春秋深二十二卷首二卷

〔清〕許伯政撰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深十九卷》提要

春秋深首卷上

巴陵許伯政惠棠著

春秋三傳得失辨

古者諸侯各有國史先儒論之詳矣春秋魯史也聖人贊易刪書序詩定禮正樂皆述而不作至於因國史以成書獨謂之作春秋者取史文而筆削之揭大義以為經皆裁自聖心而列史所紀事實以為傳創古史書所未有故謂之作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由是觀之所稱其文則史若左氏傳是已蓋春秋之作雖以魯史為主而事實則兼采晉之乘楚之檮杌如晉見於經當僖公二年而傳紀晉事起自隱公五年荆見於經當莊公十年而傳紀楚事起自桓公二年此非采諸魯史也且經書鄭伯克段于鄢據魯史以取義耳其傳文叙事遡自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以至閱地及京等事此豈魯史所紀哉故有經必有傳而傳必兼采列國之文孟子于史稱晉乘楚檮杌于事舉齊桓晉文特言其大要若是耳設使有經無傳則後人茫然

莫知其事實將何由考見聖人取義之所在然而傳非左氏所
能為也今詳其說於後
朱子曰左氏不必解是丘明史記却說左丘明失厥有國語或
曰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傳自是左姓人作今按公羊穀梁皆
複姓故稱公羊傳穀梁傳使左丘明作傳何故不稱左丘傳而
稱左傳蓋國語是左丘明作史記甚明其人或即論語所稱亦
未可知若春秋本傳不但非左丘明作並非左氏所作何也聖
人既因史取其義以為經因叙次史文所載事實為傳傳原與
經別行亦猶詩之序易之十翼皆與經別行者也厥後公羊穀
梁但得其經惟左氏兼得其傳即如漢興詩有四家魯人申公
受詩于浮邱伯為訓詁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號魯詩齊人
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
號韓詩是三家之詩皆自為傳訓者也惟毛氏序獨傳自子夏
故鄭箋云衆篇之序合編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之各置于其
篇端是春秋有三傳猶詩有四家而左氏獨得其本傳稱曰左
傳亦猶毛詩獨得詩本序稱曰毛詩也

左氏既獨得春秋本傳則其辭義必出於醇正而今讀之每多
浮夸悖誕與聖筆之謹嚴迥不相副何哉嘗考隋經籍志云先
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即此推
之可見左傳中凡加注解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類又加論贊
如君子曰仲尼曰之類多左氏所增竄蓋與毛衛之潤益詩序
相似故今一一小書之使不與本傳相混則玉石判然矣
春秋本傳其辭氣古茂峻潔非司馬氏史記所能及凡經文之
所取義皆自其中出凡傳文叙而不斷間有指點經意者類皆
皆言約旨精至於左所增竄不但辭氣浮夸且與經之本旨傳
之本意自相矛盾今皆逐事指駁之閱之自見
史記嘗稱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竊謂經義之筆削固非門人所能贊若采史文所紀事實為傳則
游夏之徒優為之惟是去浮從實必經聖人裁定之大抵經為
綱主乎魯史傳為目兼采列國之史隱公三年經書八月庚辰
宋公和卒四年書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此据魯史
赴告之文而書之也若傳叙宋事自穆公疾召孔父屬殤公以

王使公子馮出奔鄭其敝衛事自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
曰莊姜至桓公立乃老魯史何由載此此采宋衛之史以立傳
者也而餘傳皆可類推矣至于傳文所紀時人語言行事忠佞
邪正不一其言多有似是而非者此是因其實而著之若變風
之存桑中溱洧所以示懲創或遂指為左氏所為則又誣左氏
矣

馬氏端臨嘗稱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作傳文攙入正經不曾別
出而左氏則經自經傳自傳杜元凱經傳集解序文以為分經
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為之書至
元凱始以左氏傳附於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
以言古經矣今按馬氏所見甚是朱子刻經于臨漳郡春秋一
經亦專以左氏為主然左氏經文如改尹氏為君氏訛紀侯為
杞侯之類亦未可概指為古經至于本傳敘事確實與經義符
者則當棄公穀從左氏矣

朱子未嘗注春秋而知春秋之深者莫如朱子其因通鑑以成
綱目以書法為綱取法乎經也以史事為目取法乎傳也要之

四

先有史事乃有書法設筆削既成而不錄史事為之傳則有綱
無目不幾於王半山所誚為斷爛朝報者哉竊思孔子適周訪
禮於柱下史則其歷聘列國凡二百四十餘年事跡博覽史文
靡不賅記及乎晚年道終不行乃因魯史以成經而集史事以
為傳經出聖筆而傳或授意于弟子以成之朱子曰孔子作春
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此言庶得其實矣

公穀有經無傳故自為之傳以釋經其初立說亦必有所傳聞
然其得諸傳聞之實者不過什之一其他億度以為之說者每
多附會穿鑿惟左氏得其本傳故朱子嘗言左氏曾見國史考
事頗精然今讀其自作注解又為之論贊者附會穿鑿亦同於
公穀噫秦亡漢興之際使無公穀左三家則春秋之經與傳將
至泯滅不傳然自有三家而異立說之害乎經傳者正復不少
後之學春秋者不可不知三家之功又不可不知三家之過分
別讀之可也

啖叔佐曰左氏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
世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穀梁意深公羊辭辯隨

五

文解釋往往鈎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
例義有不合亦復強通或迻矛盾不近聖人夷曠之體今按啖
氏此論最為得之讀春秋者須知先有史之叙事乃有經之取
義則知經從傳出而其博采諸史叙事尤備因以求意經文可
知者非左氏所自為非公穀所能並也

左氏不傳其名未知何時人或謂經傳分行讀者右經左傳非
左氏傳也此說似可通而無所徵據況左傳中凡所注解及論
贊多與本傳末意不符明是左氏所增入考之史記嘗稱河間
獻王脩學好古所得尚書禮記毛氏詩左氏傳孟子皆古文先
秦舊書由是觀之左氏蓋先秦間人其傳尚是古文朱子曰左
傳是後來人做為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
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又曰秦始有臘而左氏
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今按左氏增入注解論贊以附
於本傳者不但不曉經旨亦不合立傳本意其為狗尾續貂最
易辨別至於傳文叙事非左所自為如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
公侯子孫必復其始等語是述筮史之所占決豈由左氏撰造

六

嘗見胡廷芳啟家異傳外篇載宋太祖即位初年庚申歲命陳
摶筮卦得離之明夷摶言後一百零九歲南方有妖人入中國
中國用之天下自此多事又云丙午騰蛇有二君者貿受其禍
又云自辛酉至庚申三百年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其後安石入
相徽欽北狩及元革宋鼎其言一一悉驗此非胡氏見後事而
為之說也況卜筮尚占聖人之道凡卜師筮史無有遠近幽深
遂知來物豈盡荒唐如洛下閎當漢武時造太初歷占云八百
年後有聖人脩之厥後唐一行脩大衍適符其年數漢史所記
豈唐人增入乎凡此類殊未可輕議古人之作偽也史記稱秦
惠文君十二年初臘又稱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月嘉
平故朱子謂秦始有臘祭今考正字通所采風俗通及蔡邕獨
斷皆言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漢曰臘若如其說是蜡臘
一祭二名而嘉平之稱亦非始皇所創又康成注月令臘即周
禮所稱蜡然禮運注曰蜡祭百神臘祭先祖二祭同月鄭以蜡
臘為一非是此雖眾說不一未有謂臘祭始於秦者況秦惠文
十二年始稱王設創稱祭名曰臘祇可行於秦不能通行於列

七

國莊周蒙人也其桑庚楚篇有曰臘者之有𦟝胲可散而不散
則是臘之名祭諸國皆然而傳稱宮之奇曰虞不臘尤可見臘
祭先祖周本有之非左氏以秦制妄加諸虞人也蓋史記所云
初臘者言秦習西戎之俗至惠文君十二年初舉行臘祭亦若
秦文公十二年初有史以紀事耳經稱初獻六羽非始創六羽
之謂敎守文堅滯則泥難不通矣
凡說經者果有所見亦可直据已見詳加說論其言是聽後人
取之其言非聽後人棄之而于經傳無所疑也若造作語言
如述舊聞以誑後人則斷乎不可嘗見陸氏德明曰春秋魯之
史記也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西狩獲麟傷其虛應乃與魯
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
制下明將來之法褒善貶惡勒成十二公之經以授弟子弟子
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之
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陸氏此說細閱之似乎有原有委
及詳考之如西狩獲麟傷其虛應已屬臆說又曰與魯君子左
丘明觀書于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又曰勒成十二公之
經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又曰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
其真故論本事而為之傳不為揣理推原之論而為根据確鑿
之談則是自欺以欺後學凡說經者慎無效尤也
程子曰以傳考經之事跡朱子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
下大亂聖人且據實書之又曰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
公穀專解經事則多出揣度蓋程朱教人讀春秋之法如此歐
陽永叔嘗謂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又謂聖人之意皎然乎
經惟明者見之不為他說蔽者見之竊謂歐陽氏此說甚不足
信夫孔子之作春秋蓋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者之
深切著明是聖筆之所取義即具于當時人見諸行事之中既
挈其義于經即錄其事于傳而左氏得其經兼得其傳乃春秋
之全書也自秦火以後博采羣書以為史者首自史記然史記
所載周平王以後列國事實本多左傳設無左傳則亦無史記
矣後之學者因不見左傳史記而讀經縱知隱公為魯君末由
知惠公之子桓公之兄而隱母曰聲子桓母曰仲子更無由知
之經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不見傳莫知邾儀父為何人鄭伯

克段于鄢無傳不能知段爲鄭伯之母知弟克之于鄢爲何故而曰聖意皎然乎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豈其然乎

春秋天子之事何也姑就事跡求之諸侯不謹侯度則本王朝貶爵之法降之曰人吳楚僭稱王號則明周室班爵之制正之曰子邦君之妻有縱淫殺夫者雖國君之母必削其族姓不稱姜氏諸侯之妾有守節者　七國之餘必加之旌表書葬紀叔姬國君而敢于行詐誘殺者必比諸僕隸下賤之人斥名曰衛侯燬楚子虔卿大夫而敢于姦宄作亂者必同于不待教而誅之列曰盜殺陳夏區夫盜殺衛侯弟縶凡此刑賞皆天子之事也至于嚴亂賊之誅正裔夏之防朝聘必以時征伐必奉命祭祀喪紀必循名分及　時恪謹天戒勤恤民力其爲天子之事又易見也然而探乎其本先儒皆稱明王道以經世夫明王者之道以經世非天子之事而何哉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誠身以端治本其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必始自昊天之子是故天子聖諸侯賢諸侯賢大夫正而逮邇莫敢不一于正矣此春秋之志也故周子曰爲後世王者而修也

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此言春秋一書體先王經世之志取二百四十餘年間時人所見諸行事者一切裁以天理之中正而議其是非挈義于經紀事于傳俾讀之者法戒瞭然在目然其言微而章志而晦盡而不汙初未嘗分辨其治者有功當賞之若者有罪當誅之也是故知孔子者則謂其明大法以待後來之王者不知者且謗其擅天討以治當世之君卿大夫矣夫自包羲氏畫卦以來吉凶與民同患者千聖之公志也孔子之生當周道既衰聖王不作既不能行道于當時以撥其亂則亟欲示法于後王以開其治於是明已往之行事垂將來之炯鑒是之　春秋也若謂其以匹夫託南面之權而且生素王素臣之橫議毋亦旬絕于孔子乎哉

周子曰亂臣賊子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至哉言矣然須知春秋成而亂賊懼者懼聖人推見至隱而有以得其情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故春秋之治亂賊每就堅冰既至而切著其由來于履霜之始因攸往見凶而深明其因來于羸豕之初不但趙穿攻桃園而書盾許止不慎藥而書弑洩得其隱情也壬辰公薨臣弑君也而先見之幾動于閔請翬帥師商臣弑頵子弑父也而幾之先見兆[illegible]乃剖勤魯因而帥敬召食奠而弗與釁起細微惡加者[illegible]況蔡之下謀子禍衍之婁罷好兵者乎凡此皆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經挈其綱傳詳其目是以弑君三十六本時事以繹經義無非示人君修已以敬而謹幾于微毋使邪氣潛滋暗長則雖有姦回亦自懼其有敗難售而靡派消沮此之謂杜禍於未萌遏惡於將萌也故曰爲人君而不通于春秋之義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若夫亂賊之人方自謂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又自謂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夫豈忽然書曰弑父弑君即能警惕之使後來者懼而不敢發哉

筆削之所取義或予或奪其節然大公如天之生物栽培傾覆各因其材未執筆之前固未嘗先立例既成書之後讀之者亡

畝書法若可以例求而斷不可以例拘也自公穀左各自以意為解釋於是說春秋者說言例為卽如經書殺其大夫者將五十事而諸國不同故各以國著今其例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然則罪不累上卽可不稱國耶設書殺其大夫公子嘉而不稱鄭書殺其大夫洩冶而不稱陳豈復成文理耶會不思殺其大夫則一而所殺之人不一有以忠諫殺者有以讒譖殺者有以私忌殺者有殺以除偪者有殺以說人者有殺當其罪者有殺不以其罪者據傳以讀經其稱國則同其取義各別而概之以例曰罪累上吾見其例比而同之如巨屨小屨同賈皆亂物情而必不可通也袁問春秋凡例朱子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爲也昔嘗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誰之所爲乎曰善談五行者爲之也予曰然則何貴設若自天而降具言其爲美爲惡則識可信矣今特出乎人爲惡可信也知此則知春秋之例矣又或論春秋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朱子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異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聖人之作春秋明萬世之公義非一國之私書其于魯事孫言則有之諱惡則未也卽如外曰某弒其君某內曰公薨而不地外曰某君出奔某內曰公孫于某是謂之辭孫子貢衞人也其對出公曰君再在孫自是辭氣應如是若其事實則宋國史以列于傳內外如一無所諱也且惡之當諱莫如閨壼闈醜之當諱莫如君母文姜屢會齊侯一一直書之他惡之無諱可知已蓋經之直書者據乎史也史之直書者俾乎職也趙盾不能禁董狐崔杼不能禁南史者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夫有所受之也然則史之所書亦書之何諱焉若夫內事修辭較孫于外者猶之鄉黨恂恂朝廟便便因乎地也上大夫誾誾下大夫侃侃因乎人也然其分別是非指陳得失非便便侃侃者行其直而恂恂誾誾者有所諱也大凡諱國惡者臣子之常分事既當諱則絕口不言雖問不答至于登諸簡冊是是非非自有公論直而不敍則宜若諱飾爲之辭甚且推過于人如之何其可耶乃爲諱惡之說者且云爲齊桓諱爲秦穆諱吾嘗見其高談曰春秋責備賢者及其解有難通又曰春秋爲賢者諱噫己則雌黄其口而可以誣聖人乎

天子之命大夫稱字其說生於公穀最不足信彼于單伯送王姬誣送爲逆遂生此說列國之命大夫必衆何故見於經者獨魯之單伯祭仲祭封人也有寵于鄭莊公以爲卿仲本其名也戎逆故單伯之例亦以爲命大夫稱字則無稽尤甚管仲見于襄王稱國高天子之二守所謂命大夫也而齊國高二氏之見於經者未嘗稱字卽此可證其說之無稽閔二年書高子來盟與書季子來歸同公穀亦曰嘉之也貴之也彼固知子之不爲字也况以理揆之天子遣使于下國稱字尊王人也且元士受地視子男則爵亦匹于五等自不得稱名于諸侯之國若既命爲諸侯之大夫則其奉君命出使君前臣名定分也而又稱字以重王命不幾敎其挾王寵以傲君乎蓋公穀此種横議與指許仲孫來爲魯之慶父同一譸張爲幻耳

春秋于諸侯序爵所以辨貴賤也會盟先霸主尊方伯也叔孫昭子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然况經于小國之大夫會盟人之而不列其名謂之昭貴賤之辨於義甚正若其以地來奔設不書名而書邾以地來奔或書邾人以地來奔此豈復成文理而左氏之說曰雖賤必書重地也此無理不通之說也

內十二公書元年書薨世次井井矣列國之君甚衆二百四十餘年繼世者甚多而不得書其卽位于魯史故于卒葬志之卒書爵書名葬書諡否明確不混使世次瞭然所以清通經之眼目也而其舉之合禮與否其諡之潛禮與否卽因此見之其或不名考由史闕文其或不舉者由魯之不會亦因此見之此如大匠搆屋門堂棟宇既正而一條一凡亦備矣設不志其卒葬則凡書來公書晉侯書鄭伯者二百四十餘年前後一求公一齊侯一鄭伯而眉目不清道後氏書哉

聖人書法固是字字不苟然皆明切正大自然而然之理若逐字穿鑿以求義不但非聖人本意且戾害義爲不小卽如分應稱人而書人者其常也分宜稱爵而人之分宜稱氏名而人之

原缺第十四葉

爲度德知禮服而舍之他如魯人以爲敏晉人以爲有禮之類皆信以爲實而指爲聖人之所嘉許凡此類者總由識見旣卑不達傳文紀事本意故耳凡讀傳者須自出心眼灼見傳之文意得其肯歸所在而後以求經義庶幾會心不遠矣

公穀之解經守文堅滯泥難不通啖氏譏之矣然其行文敘事每有酷似漢魏叢書中所載傳奇小說者已於經文下畧爲辨論今附載公羊一條于此俟大雅者察焉

公羊傳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内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于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絶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曰吾何以得此於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

吾君孰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於朝而立成公黑臀

公羊此傳次于宣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之後或係錯簡想彼亦耳聞其事未得其確遂率臆記之如本傳於靈公先敘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是於臺上觀彫墻外之行人疾避彈丸以爲笑樂公羊指爲使諸大夫皆内朝然後處臺上彈之已趨而避丸荒唐極矣接稱盾已朝而出是謂盾與諸大夫皆在内朝辟丸之列尤極荒唐又稱盾見公殺膳宰趨而入言其欲誅公也乃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盾亦逡巡北面再拜趨出寂無一言趨入何爲乎其言使勇士往殺盾而不聲明晨往寢門闔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則是晝日而往也入大門無人入閨無人上堂無人俯窺其戶自食魚飧何盾之煢煢獨居也據本傳序事盾當待飲未及三爵提彌明趨登扶下之時伏甲已起未及殺盾故嗾獒噬之明雖殺獒公徒攻明故鬬且出提彌明死之盾幸不死者賴靈輒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也公羊既稱伏甲召盾食何故盾已食甲不起且令進劍況盾聞彌明之呼躇階而走何故甲仍不起且呼獒屬之及獒旣絶頷然後宮中甲鼓而起豈有此情理且甲起于宮中暴桑下人起于甲中而曰抱盾而乘之宮中之乘從何而來荒唐不愈甚乎接稱趙盾趨而出衆無留之者謂驅其所乘出于宮中也即稱穿弑靈公迎盾而入與立于朝是盾不但未越竟并未出亡而先稱其復國不討賊何以謂之復國也其敘事之荒謬如此至其文氣纖佻猥瑣如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非弑君而何不討賊自有應得之罪如何即指爲弑君又稱祁彌明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儼然優人演戲關侯之側有周倉且抹去趨登扶下情節而云盾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于君所竟是深山野人目未見朝儀者狗四人曰獒而曰靈公有周狗暗照西旅貢獒立說尤極可笑較之本傳豈但上下牀之別哉

編年紀月紀日史體也書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皆取諸史但古風簡質如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見虞書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見夏書然言月正言季秋而不著其年言元日言月朔而不著其日後之人莫得而推考焉至於商書伊訓乃有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之文迨乎周書則自泰誓牧誓武成以至召誥洛誥多方顧命畢命等篇紀日浸詳而兼紀旁死魄哉生明既生魄及朏朏之類其見于詩者時田則有吉日維戊吉日庚午之類日食則有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之類故生數十年後者可本近推遠以得其年與其月日之得其日而朔望可推分至亦可推其有裨于考古論世蓋甚大矣大抵周治尚文史法亦加詳密故春秋經傳紀日甚多蓋史官遵用周制而聖筆因之是亦今用之吾從周之一端矣其間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孔疏云或史先闕文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可謂通識矣由是推之均之書葬書卒書弑書日食而或日或不日者其爲史闕文官失紀情事易見公穀遂因日不日之迹曲生横議指爲褒貶左氏亦有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之注真小儒之鑿說也

紀日之義不但有益於考古尤有功於授時即如經書日食三十六則後之推日月躔度者可得而考傳紀日南至有二則後之推節氣歲差者可得而考書閏月者經有其二傳有其四則後之推十九年一章者可得而考若更以逐年逐月所載之日辰及晦朔爲紀則推考尤易雖春秋紀日不專爲此設即此亦可見紀日之爲功後世矣春者天之所行非王者所得而移正日者王之所頒非諸侯所得而建故經以正月繫王所以一天下之統也且孔子答顏淵爲邦之問首稱行夏之時可見若昊授時乃王者御世之首務甚明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見于堯典其爲授時之要務尤甚明今本春秋所紀日辰推得桓王至莊王之初二十五六年間浸失兩閏其後又或失之太早至僖四年而後少得其正傳于僖四年特紀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九年特紀己丑日南至中間相距一百三十三年恰得七章之數殆非偶然而合且四時無事必書首月其以人時爲重尤爲可見試觀秦人棄三統而以亥月爲歲首置閏不以定四時而概用後九月其滅裂先聖王之典則上背天時下貿人事者欲以愚黔首而禍世也則知春秋之修史書法其爲後世慮至深遠矣

凡稱三正者其旨爲政乃時王所須之正朔三代各異稱正月者

其旨爲征乃天時所行之首月百王皆同或謂秦人避始皇諱稱正爲征竊謂小雅曰噲噲其正室之向明處也周禮夏官曰王射三侯五正侯射二侯三正孤卿一侯二正士豻侯二正凡射侯中曰正也凡數始於一而古人於數之始多不稱一如君之始年曰元年年之始月曰正月月之始日曰元日餘月曰朔日是故正月之正其義有二攝提貞于孟陬爲衆星之紀有正鵠之義爲天地交泰于寅而萬物向陽有向明之義焉此自上世以來古今所通稱而豈避秦諱之謂哉其詳具首卷下

古史自經秦火之後不復可見幸春秋成而二百四十餘年之史事附經以立傳雖非周室王朝及侯國之全史而古史之規模即此可見其大概迨漢武帝時司馬氏網羅前代以爲史記本紀之外十表八書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後世史 咸取則焉然史者記事之書也編年紀月鴻纖畢載即具本紀之中不另列年表史記禮樂兩書以太史公曰爲起止其廣述聞見似子書非史體律歷天官等書亦叙述兼以識論不純于史事若春秋一書經義固議而不辨傳事亦叙而不斷所有君子曰仲尼曰諸論斷竊嘗細察之本雖間有一二而餘多因左氏所增設今故辨别而小書之史記蓋以太史公云云倣效之耳且春秋本傳叙事其散見于編年紀月之下者如海涵地負無所不有設取魯齊晉楚諸國之事辭各比屬之即是世家取列國卿大夫之事辭各比屬之即是列傳其他天文地輿吏治戎狄災異卜筮巫醫相術亦各以其類比屬之則所稱朝鮮西南夷循吏酷吏日者龜策等傳及凡方術雜技亦可無所不備竊嘗就本傳所紀卿大夫語言行事之分見於前後者於齊取管仲魯取叔孫昭子各比屬之以爲列傳則其他之可比屬者即此可推今列於後以備覽

齊管夷吾集傳

莊公八年冬十有一月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

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閔公元年春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懐也詩云豈不懐歸畏此簡書同恶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退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屈完及諸侯盟七年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擕以禮懐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懐齊侯修禮于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内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毋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時共命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太子雍王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亦有寵公

十九

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管仲相桓公其行乎國政世傳管子之書傳皆不紀至于救邢攘狄以安夏伐楚責貢以尊周甯母之會修禮于諸侯官受方物且不列鄭姦皆其一匡天下之烈卓卓可紀者平戎于王天子嘉其勲享以上卿辭不敢受亦異於恃功自伐者矣惜其不能引君當道故桓公不知正心修身以齊其家而以好内多寵貽嗣繼之憂當其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以爲太子亦既知早樹建之爲國本矣而又惑于雍巫豎貂許立武孟故管仲甫卒而五公子皆求立仲其如桓何哉或問管仲子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蓋稱其功之足以服人也是故魯人小穀之城亦以酬功云

魯叔孫婼集傳

照公四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豎牛立昭子而相之杜注昭子豹之庶子婼五年春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孺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關塞之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九年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十年九月叔孫婼如晉葬平公也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皆無辭以見昭子至自晉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病于宮中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懐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搆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孺立庶故婼也及此若

廿

周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于叔仲子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使人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爲怨府十六年二月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伐鼓用幣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仲尼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生也二十一年春三月葬蔡平公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秋七月壬午朔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二十三年春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

廿一

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冬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病而復二十四年春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公賦新宮昭公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弗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秋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衆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對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

廿二

宗祈死戊辰卒

嘗讀論語至叔孫武叔毁仲尼未嘗不悲其自絶於聖人及讀春秋傳自東門氏殺嫡立庶而政在季氏孟孫每附之獨叔孫豹暨子婼常與季齟齬而婼之心跡尤著集其遺傳可考見也昔子貢問士兼及今之從政者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若婼者庶幾興於斗筲之器乎顧自叔牙以罪飮酖繼以僑如肆惡三桓之子孫必微則武叔之不肖固宜婼雖才未能昌厥後也或曰三桓若慶父若僑如若意如厥罪惟均慶父誅僑如逐而意如倖免天罰似乎不均竊謂斯君專國季氏尤橫孟氏次之然孟僖子相昭公如楚病不能相禮而講學之臨終屬其子師事仲尼一念補過因而有南宮敬叔至今配食兩廡幸矣叔孫之裔有婼恥季遜君抱憤祈死經傳紀之榮如華袞抑可幸矣豈季所得並哉

或問子指傳文中君子曰仲尼曰諸論斷以爲左氏所增設而別無根據誰能信之曰據傳所敘事以求經所取義其本旨昭然可見而又另加論斷不惟多與本旨矛盾且辭涉繆妄是以知其增設不待外求根據也昔戰國閒人或稱伊尹負鼎俎以割烹要湯

卄五

或稱孔子于齊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或稱百里奚自鬻于秦養牲者孟子以爲好事之者爲之咸丘蒙問舜南面而立堯北面而朝瞽瞍亦北面而朝舜見瞽瞍其容有蹙而託于孔子曰于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故孟子斥爲非君子之言乃齊東野人之語蓋當其時處士橫議雖楊墨之害尤大而造作語言不獨楊墨也秦漢以來傳奇小說倚經附史奇怪百出皆踵其流毒卽如世傳離騷莊子兩書其中每雜以贋作後之讀者往往能辨之又如今小說中有列國傳三國志好事者稱爲奇書凡公穀傳中敘事荒唐者皆類此不獨左氏也而左傳敘事之荒唐又或有後人所增入如衛宏之潤溢毛詩序者今亦錄其一事而辨之如左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矣

每讀左氏季札觀樂之文無蘊可尋而繆妄尤甚案季子來聘在

卄四

襄公二十九年孔子方八歲未正樂序詩也設如史遷古詩三千餘篇之說則所刪二十七百篇皆周樂也其間豈無他國之風安得由二南及檜以下悉合于毛詩此猶曰遷言未足信耳邶鄘衛周樂既分三部魯工何以合歌且憂而不困乃聞歌知之而曰吾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今按憂而不困衆似二君之德極不相肖札未觀樂之先何從聞其如是而指爲衛風之證耶其三十九篇內新臺牆茨桑中鶉奔倫理滅絶以致定中再造亦憂而不困乎鄭曰細甚先亡旣影附於聲淫亂雅之意矣但旣爲周樂何故雅鄭未收其後孔子正樂系爲不放之也凡人憂思則知戒懼歌王思而不惟是因心衛慮而不作勢將死於安樂何美之有君子審音知樂而歌之所慝者唯聲與詩本樂記言之故辟喬志者齊音也就三百考之荒淫無節焉歡內亂者齊詩也歌齊曰泱泱大風國未可量於聲詩兩無所據無乃姑妄聽之姑妄言之乎能夏則大歌奏似爲近之至於魏當閒公元年爲晉獻所滅其詩雖存實亡國之音也今曰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揆其意中以魏詩皆爲晉作晉方主盟中夏遂從表裏山河生義而爲此說

故唐本晉詩又從國名生義含唐叔受封而歎美陶唐氏與續序
如出一手也陳曰無主難久似專指抹林若宛丘刺幽公當屬王
之世衛門誘傳公當宣王之世逮觀樂時傳世二百七十餘年斷
其無主難久將札言之不中乎抑樂工未歌此數詩乎序稱二南
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言其經夫婦成孝敬乃道之造端與肇基王
迹之義迥別今二南曰始基猶未勤而不怨象箾南籥曰美哉猶
有憾是繆認始基爲肇基情其三分有二未能身致太平則與聲
淫及商無異而文王服事之志荒矣鹿鳴之三閒歌之三笙奏之
六載在儀禮乃周德方盛之樂工歌小雅莫先乎此何以稱周德
之衰設指刺幽者言之類皆直陳得失且有惡惡如巷伯者何以
稱怨而不言乎幽詩迎寒暑幽雅祈年幽頌祭蜡載在周禮掌于
籥章歌幽必不越此何以云周公之東卽就居東言之鴟鴞救亂
狼跋美公衰而不傷猶似之與樂而不淫何涉乎三頌事異世殊
斷難合歌於歌頌而統稱盛德之所同　蔑猶有慙德而魯僖之
頌不但同德于商而且比盛於文武不已矣乎況大雅曰曲而有
直體卽曲而不屈也未足以該文王之德頌則曲直遠邇遷復哀

請觀起請觀結手筆庸瑣義意空疎蓋與僞泰誓等耳讀左祝詩
者皆不可不辨也

樂用廣施取處行對舉成文外强中乾湊合無味又不知遷復哀
樂用廣施風此方論歌未及於舞而遽以五聲八風對言之淺陋
尤易見也大武則影附四海永清曰周盛若此大夏則影附不矜
不伐曰勤而不德韶舞則影附盡美盡善曰甚盛蔑加猶無大繆
但魯樂果備虞韶孔子魯人也札得觀韶于魯子反聞韶于齊何
也大抵以國風皆周樂以魯樂備六代所見不出漢人其謬爲大
言以欺世求諸續序則多比附衷以古序則極支離殆由河閒獻
王所得舊書有毛氏詩左氏傳詁訓之士遂相採拾增輯爲之說
又考武帝元光五年河閒王來朝獻雅樂所獻之樂大約歌用四
詩舞稱六代而總周樂爲名當日獻之漢朝必先有援据好事者
因左事帙繁事雜竄入其說以爲引用詩樂之證耳今考左氏本
文叙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與語畢又叙其出也通嗣
君也故遂聘于齊聘于鄭適衛適晉文理一線而其閒歷叙與諸
國卿大夫言者繁有條向背有法蒽晏子之納邑免難及甯戚閒
鍾一大段雜而益整至頤而不可惡起止亦復屹然乃于禍必及
子之下橫空填入此文由歌及舞由風及雅頌由文武及湯禹舜

春秋深首卷下

春王正月建寅辨

周正以十一月爲歲首蔡氏書傳辨之明矣或嫌其引證無多難爲確據今按史記歷書云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春滅六國頗推五勝自以爲得水德之端而正以十月其紀述極明晓蓋月數古今所同謂之正歲而紀歲者或以正月爲正或以十二月爲正或以十一月爲正或以十月爲正言各適所建頒正朔故曰正以某月非改首月之數爲正月也凡稱建者指斗建而言商周改建不但不改四時月數而於斗杓建寅仍稱通正月即如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即詩稱之二日鑿冰冲冲也繫以正歲者從寅起數以順歲星若正月之正猶一日之稱元日與三正之正字同音義異也左傳襄公三十年二月晉絳縣老人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今推其年天正丙子月丙寅朔春王正月甲子朔乃文公十一年乙巳歲也即此可證寅稱正月周人未嘗改則商可知已又按史記及秦漢書秦二世二年冬十月秦兵圍沛公子豐十一月章邯追敗楚軍于澠池春正月趙張耳陳餘立趙歇爲王夏六月項梁立楚懷者孫心爲楚之懷王秋八月大霖雨此一年也三年冬十一月楚次將項籍矯殺宋義春二月沛公擊昌邑夏四月沛公攻潁川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八月沛公入武關九月子嬰殺趙高夷三族又一年也漢王劉邦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子嬰降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爲義帝二月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夏四月諸侯罷兵就國五月齊田榮擊走齊王都秋七月使彭越擊殺濟北王安八月漢王還定三秦此又一年也可證孟春稱正月秦人亦未之改而曲說之士乃指史記所紀月數皆由太初正歷後追改之彼何所考據而云然不過凡史記作於太初元年之後臆度而緣爲之說耳

竊嘗本理以辨之曰四時者天之所行三正者王之所行商周革命必不能移昊天有常之四序以就新王迭用之三正天時既非人巧所能移而強名仲爲孟春汩陳天行貿亂人事狂夫不敢爲而順天應人之聖人乃爲之耶自古滅先聖之典法焚刪定之詩書莫暴于嬴秦而歲首仍稱冬十月彼知天象昭昭雖欲改易之不能以愚黔首也曾文武爲君周召爲臣而無知妄作乃昏于秦敗或謂周正既不改四時月數孔子論爲邦何以必稱行夏之時此正迂士拘文牽義之陋識也夫以月數言之夏正寅爲正月順序至丑爲十二月以四時言之夏正寅爲孟春順序至丑爲季冬周而復始故其行獨得天時之正及商人改丑建爲歲首則月數始于十二月終于十一月四時始於季冬終於仲冬周人又改子建爲歲首則月數始於十一月終於十月四時始於仲冬終於孟冬其行時皆不合天時之正蓋商周之歲首既改建則史冊編年繼世改元及凡每歲頒朔諸侯朝正廣民紀齒皆從其所建之月爲歲首是夏人以春正月元旦爲新歲周人以冬十一月朔日爲新年其與民變革大矣豈時月俱改之謂乎故孔子語顏淵曰行夏之時所以示敬授人時者必順乎天行也昔眉山家則堂所著原夏正上中下三篇辨說最爲詳明今本其說更加推廣而先就經書中凡周人見諸行事者指言之

一徵諸易丑半二陽其卦名臨酉半四陰其卦名觀臨之反體爲觀故臨象曰至于八月有凶本先天月卦數之酉爲八月也然猶以爲文王繫辭之時未行周正也再徵毛詩文王化行中國昏姻以時而有桃夭之詩仲春合男女是也如時月俱改猶稟商王寅爲仲春已用周正丑爲仲春排何由而夭夭華何由而灼灼乎曲說又爲之辭曰民事仍用夏正然則均此斗杓指卯之月建正則稱孟夏民事仍稱仲春一月兼二時以授人時庶民何所適從乎周頌作於成王之世臣工曰嗟嗟保介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謂暮春爲建辰則農事既起年麥將熟詩意不煩解而自明如指爲建寅時非舉趾何能有事于新畬來年未秀何以將受乎明賜耶宣王之詩曰六月棲棲朱註夏正建未之月也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大衍授時諸歷推之皆在幽王六年建亥之月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其言時序明著極矣曲說曰四月建卯故至六月建巳方徂暑天獨不思其下章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又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午未月爲秋嘉生蕃茂百卉何以稱具腓酉戌月爲冬氣非梟烈飄風何以稱發發幽風一篇四時月數皆具乃周公所作以戒成王者說者又以爲追述公劉時事正當夏代然則豈稱七月流火夏后氏果有此天象耶論語孟子兩書周人之所著也曾皙曰暮春者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設暮春建寅冰凍未泮水非渙渙何堪偕彼童冠既浴且風耶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今之八九月爲冬何必即飲湯二三月爲夏何必即飲水此自文武成康以及宣幽又自春秋以迄戰國周人之言若此四時月數果改易乎然猶以爲經書所言旁見側出非專言時令也再就周人之時令指言之

周禮一書朱子以爲非周公不能作使周正果改時月周公相成王將以此書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則凡布政出令必用時王改建之正朔行事俾四海臣庶咸知遵稟今讀

天官宮正之職春秋以木鐸修火禁解者曰火星以季春出季秋入因天時也豈寅申之月乎膳夫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非夏時何以解說乎獻人春獻王鮪即月令之季春薦鮪乎寢廟也食醫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春溫夏熱秋涼冬寒視所宜也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木酸火苦金辛水鹹而土甘也疾醫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

三

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所敘四時周之時乎夏之時乎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凌者藏冰之室亥月藏之乎春始治鑑鑑者盛冰之器子月盛之以禦溫氣乎夏頒冰暑氣盛也卯月頒之乎司裘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那周單襄公所謂隕霜而冬裘具也豈今六七月事乎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獻之于王此最易知也典婦功及秋獻功其爲八月裁績婦功告成亦易知也染人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獨非夏時乎

地官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屬民而讀邦法所稱四時孟月果子午卯酉乎抑亥寅巳申乎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陰陽和同之月也必非丑建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與三之日于耜同也必在寅正旅師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春秋之斬木不入禁掌染草以春秋斂染草之物舍人以歲時縣穜稑之種共王后之春獻種凡此皆夏時無疑則四時之孟月可知已

春官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又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會大司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之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人固知爲夏時矣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季冬陳王以貞來歲之媺惡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籥非夏時乎籥章中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人固知非建丑建未之月矣龜人上春釁龜占夢季冬聘王夢獻可指爲建子建亥之月乎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家宗人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鬼物又誰能謂周正之改夏時乎

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四時之序既昭然矣司爟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納火天行也挈壺氏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沃漏壺之凍也羅氏中春羅春鳥獻鳩春時鷹化爲鳩也諸子春合諸學秋合諸射春溫秋肅順時氣也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趣馬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牧師孟春焚牧中春通淫其不啻四時獨不昭然乎

春官大司寇孟冬祠司民獻民數于…數也雍氏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司烜氏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柞氏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大行人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此皆不待解說而知其同於夏時共周禮雖闕冬官而以上四十二官其撫于五辰以熙庶績四時月數何嘗少改于夏后而堅執爲已改者豈其未見周禮乎或曰彼有春秋左傳爲確據今按隱公元年經書春王正月傳乃于春王下正月上增一周字按諸文理極不適順蓋淺識之士所旁注決非傳之本文茲亦姑不與辨惟就二百四十餘年間經傳紀事之時月指告之

隱公三年傳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杜注四月今二月秋今之夏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芟踐之傳曰取注曰芟踐也欲面就周正遂不顧文理之繆然四年傳秋諸侯復

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若止於芟踐之何以稱取其禾而還于五年傳臧僖伯諫觀魚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其言與周禮符合魯秉周禮故僖伯舉之以諫君其所稱春蒐雖曲說者不能不以爲今之仲春也設謂經書公矢魚于棠之春爲今之冬豈周禮不改四時而魯人改之乎九年經書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挾卒挾周禮所謂挾日也卒終也故傳申之曰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書始對卒而言自三日以往對挾日而言書庚辰亦如癸酉之書始今推上年失閏故此年以二月爲三月癸酉雖三月十日實在春分後二日正當雷始發聲而未電之候乃大雨震電自癸酉爲始至三日以往及于己卯陽既失節矣亦越庚辰後大雨雪挾日而後卒是既及清明斷雪之後猶然積雪盈尺又何陰縱之甚也兩者皆爲時失故并書之曲說必謂三月建寅雨雪非異因大雨震電而連及之又妄指挾爲魯大夫賤族不惟未達經旨抑且下成事之文著矣桓公八年經冬十月雨雪今推此年亦月而失置遂以秋九

月爲冬十月當肅霜之候而雨雪故紀之非時之爲異而失閏之故亦著矣其可指爲今之八月乎十四年經春正月無冰當三之日納于凌陰之時而無冰可納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仲秋也豈今之六月乎汲冢周書云周雖改正烝享猶自夏尚說之士亦多指口而於此獨忘之乎十三年經夏大水豈今二三月乎十六年經冬城向傳曰書時也經於城向下又書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則城向明在亥月若酉月則場功未畢何時之有莊公七年經秋大水無麥苗麥以秋種而天降霖雨大水爲災既種者不能生未種者不能播以致野無麥苗故據事直書之曲說周正改月數者解爲五月水潦熟麥及五穀之苗爲思百草始生曰苗何獨麥不可稱苗而必截苗字屬五穀使文理紊繆聖人采有此書法乎十六年傳鄭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夏正得天古今通用故十月純陰胎陽下起一陽爲盈數若舊爲夏八月商改九月周改十月是進退由人非天行之定數何以稱盈數歟二十五年經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幣于社傳曰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有

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是本傳明稱六月非正陽之月而杜預爲之說曰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今推上年不應閏而先置閏以致此年四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卯正交夏至是以五月爲四月杜氏所謂月錯也然今推五月辛丑朔十六日丙辰子正交小暑應作補閏五月六月辛未朔酉初交大暑則辛下日食實在六月朔杜氏既以正月爲建子因以五月爲七月又辛未爲朔且以當日食而壬申爲二日然天行之節氣不隨人而轉讀此者試就十五年後之僖公五年天正子月辛亥朔日南至逆推而上求此年天正冬至因本冬至以順推此年六月大暑果在辛未且在朔日則春秋之正月建寅可確然於胥而西說不能惑矣二十八年經冬築郿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豳詩曰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我稼既同總一歲之收穫計之也此書冬築郿定之方中也書大無麥禾我稼既同將也其非八月明矣凡制國用必于歲之秋又書告糴于大無麥禾之後其爲歲秒籌國用又無疑矣閔公二年經十有二月狄入衛傳稱史諸河宵濟立戴

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今讀其詩一其野芃芃其麥必介三陽之際若在亥月麥未甚長安得乳此芃芃乎僖公五年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今推至日得辛亥朔與傳合但至日不繫四年冬十一月而稱五年春王正月乃分傳附經者移就周正所爲何以知之此年傳稱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卜偃述童謠曰丙之辰龍尾伏辰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凡堅稱周正改朔數者皆不能不以爲夏正蓋使九月建申十月建酉當其時申酉月之交日躔不得在尾鶉火不得旦中也然則經書九月戊申朔日食獨爲周正乎且卜偃周人也其時須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者周王也軍中覘天時何故不近捨十一月十二月之交而猶生今反古遠稱千五六百年以上夏后之月數乎左氏亦周人也述卜偃之言則用夏正曰九月十月之交傳以明之乃從周正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何故同代之人同此月數而獨謂各別以致一傳之文數行之內前後互異且經傳且異乎兆自經書九月戊申朔日食推之其月小盡二十五日壬申未初交立冬二十九日丙子晦以日躔言之其旦

于辰在大火之次于辰之値宿在尾九度其時月離近日而未交
故在策丙子紀在〻〻後五日尚屬九月晦故曰九月十月之交
若指日月交會而言則當云十月之交何故萬言九月于蓋傳本
與經別行今以傳證傳可知前加王正月于辛亥朔日南至之上
移置五年春之下後加十二月丙子朔于冬晉滅虢之閒乃作僞
者移就周正所增注非傳之本文讀者不可不察也十年經冬大
雨雪雨雪書大而繫以冬者若萬旬連月平地盈尺積久不霽
類後弋史冊往往書之以志異常若指爲今之八九月豈有是乎之
二十四年傳春王正月秦伯納重耳于晉及河晉語董因迎公于
河公問曰吾其濟乎對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是謂天地配亨小往
大來今及之矣蓋泰爲正月之卦今公及正月入晉與卦兆相應
也又傳稱二月壬寅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今
推二月壬辰朔是文公以二月十六日即位也傳于三月晉侯潛
會秦伯于王城誘殺呂郤之後補敘迎夫人嬴氏以歸季隗晉侯
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〻〻〻〻死文公以綿上爲之
田然後知經敘夏秋伐鄭之事是子推〻〻三月也今推其〻

三月十五日交清明故世以清明閒爲寒〻皆云爲介之〻
斷火設正月建子二月建丑三月建寅也〻抵今久之者情
理既不符而寒食又與清明何涉乎三十三年經十二月乙巳公
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當氣寒之候霜不殺草而木果實
著冬溫之甚地氣不凍閉也杜預遂稱乙巳公薨在十一月彼謂
十一月建戌霜降必在戌月故曲爲遷就今推乙巳本十二月十
二日其月癸丑卯初交大寒凡長歷之舛誤多類此
文公二年經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即魯頌所謂秋而載
嘗與桓公之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同也豈六月大事乎七年傳酆
舒問趙衰趙盾孰賢賈季答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說
周人以八九月爲冬秋陽以暴何爲可愛以二三月爲夏赤日逼
逼何爲可畏乎
宣公七年傳稱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本在夏伐萊秋至自伐
萊下而指夏爲二三月者曰此闕秋字又何其與前周之秋今之
夏禾猶未熟句相矛盾也十二年經冬十有二月楚子滅蕭傳稱
師人多寒王巡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豈初冬時情事乎

成公元年經春二月無冰時當四之日獻羔祭韭祠司寒以出冰
之時而冰化無可出也古者喪祭用冰且以藏冰出冰爲變理陰
陽之一道故史書無冰以志異常也十六年經王正月雨木冰正
當三陽交泰夏小正所謂柳稊梅杏杝桃則華之候乃雨木冰所
以志異也若建子之月雨凍木冰常事耳何足異哉
襄公四年傳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
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杜注臧紇時服狐裘竟不思十
月若建酉臧氏何故八月衣狐裘乎十年經夏五月甲午遂滅偪
陽傳曰四月戊午會于柤晉荀偃請伐偪陽丙寅圍之弗克荀罃
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杜注戊午四月一日今推此年應閏四月
故四月初旬乃穀雨中氣用事月令所謂季春之月時雨將降下
水上騰也設四月建卯節氣又遲安得云水潦將降乎十三年經
冬城防傳曰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則城防在我稼既
同之後無疑矣豈以今八九月爲冬者乎十四年傳師曠對晉侯
曰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司相規〻〻〻藝事以諫正月孟
春於是乎有之此可證周禮中凡稱正〻〻徇于路者皆〻

正月孟春與夏時無二春秋何獨不然〻〻經九月大雩〻
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傳改〻〻〻〻午華臣奔陳蓋
分傳附經者見此傳有皇國父爲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
農功畢之事遂改九月爲十一月以就周正而移置於冬邾人伐
我南鄙之下與經文相亂杜氏尚爲之說曰華臣實以冬出經書
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出以冬而先以秋告天下安有此情理杜
不察傳之訛而屈經以從之豈惟經之害亦傳之害也十八年傳
十二月楚師伐鄭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非二之日栗烈初冬冰凍豈若是其甚乎十九年傳四月丁未鄭
公孫蠆卒赴于晉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杜
注以行葬禮是蠆以六月葬蓋大夫三月而葬也傳于三十年又
追敘於子蟜之卒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過伯有氏於時歲
在降婁降婁中而旦即月令季夏之月旦奎中也若六月建巳春
秋時奎婁安得旦中杜預乃曰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移
天象之宴中於五月以就曲說誕矣況杜氏嘗云自文公十一年
至襄公二十七年中闕兩閏若此年六七月昏旦中星不差則其

前必未嘗少一閏果不少閏則自二十年至二十七年相距八年
耳何由失兩閏杜注之荒唐若此而讀者不辨何也二十一年傳
夏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使二三月
爲夏何以稱方暑乎二十八年經春無冰杜注前年知其再失閏
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果使
上年十一月後頓置兩閏如魯人置之則不敢須行諸侯仰司王
置之又安能于月內傳遍天下使咸知奉行此其鑿空妄語不足
與辨但考襄人之稱十二月斬冰正月納冰二月出冰則春書無
冰在必延子建子乃爲災也二十九年傳鄭子展卒子皮卽位於
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此文
在五月說者因指此五月爲今三月之證竊謂年穀不熟曰饑麥
本九穀之一傳稱鄭饑未及麥言麥荒不熟故府至五月民未及
食麥子皮以父命餼粟取陳以食農助歛之不給也下稱宋亦饑
子罕請出公粟以貸與此正同豈饑爲一事未及麥又爲一事乎
三十年傳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絳縣人或年長
矣而往與于食有與疑年曰臣小人不知年紀

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
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七十三年卽文公十一年
乙巳歲也今推其歲天正十一月得丙寅朔春王正月得[illegible]朔
與傳合但此傳應在襄二十九年十二月乙巳鄭大夫盟伯有文
之後分傳附經者妄移于三十年二月耳何以知之經于二十九
年夏五月後書仲孫羯會晉荀盈及齊宋衛鄭曹莒滕薛
小邾諸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傳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
月卬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范獻子來聘報城
杞也其冬經書冬仲孫羯如晉傳曰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是
羯會城杞始于六月故晉使士鞅聘魯以拜謝城功告成于冬月
故魯使孝伯如晉以報聘悼夫人杞女也因于歲晚務閒時念與
人之城杞者城功既畢勞還役也故傳于趙孟以老人爲絳縣師
之後曰於是魯使者在晉承孟孝伯如晉言之也是傳文敘事前
後秩然而悼夫人之食輿人不在次年二月事理甚明矣乃分傳
附經者于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食誤解辰在申司歷
過爲再失閏則自文公十一年正月甲子朔逆閏數至襄公二十

九年十二月癸未日七十三年中少一甲子因之移于三十年二
月以足其數杜預又以爲既閏兩閏經於襄二十八年春不得書
無冰遂鑿空創爲十一月日食後頓置兩閏之奇解然自文十一
年正月甲子朔逆閏數至襄三十年二月癸未日又多一甲子故
又爲之說曰所稱正月謂夏正月言自文十一年三月起算乃符
甲子之數林氏附會之曰自乙巳至戊午七十四年而言七十三
年以甲子數之耳蓋事既顛倒失實雖曲爲解說愈見牽強有如
此讀春秋者惟本經傳所紀月日依歷法推之灼知襄公二十七
年直無再失閏之事卽知其年十一月後無頓置兩閏之謬因于
二十九年本傳文所紀城杞及報聘諸時事以求癸未食輿人月
分必不在次年二月則所稱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季三之一其數
自然而合七十三年之數亦確然不易矣誤解辰在申之說詳見
春秋本年
昭公四年經春王正月大雨雹傳稱季武子問申豐曰雹可禦乎
豐乃詳述古者藏冰出冰用冰皆以其道
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

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今按七月卒
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今去冬大雨雹正
爲藏冰失道所致特引七月卒章以證之若正月建子非夏之
侯何故舉此爲對引詩以證哉六年傳二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
曰火見鄭其火乎六月丙戌鄭災今以恒星歲差推之火出于周
爲五月故以建未之月昏見午位必非巳月也七年經夏四月甲
辰朔日有食之傳稱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
惡之衛大魯小公問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
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今按去如昏往也四月斗杓建巳
巳衛亥亥爲豕韋衛之分野故曰去衛地日建甲辰辰衝戌戌爲
降婁魯之分野故曰如魯地月建所主者大日建所主者小故曰
衛大魯小此與洪範庶徵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爲日相似故
曰大咎其衛君魯將上卿曲說指四月建卯故舍月日枝幹而謂
其以太陽躔次所在占災祥已屬非理又況寅月中氣至日始改
躔娵訾之次卯承豕韋也則卯月合朔日躔正在豕韋中與降婁何
涉而云魯實受之乎九年經夏四月陳災傳稱鄭裨竈曰今火出

而火陳今推此年應閏三月四月壬戌朔交小滿十六日丁丑交
芒種故火出斗柄所指辰巳間非昏見午位也杜氏既謂四月建
卯遂謂前年誤置閏何其妄也又此年經書冬築郎囿傳曰書時勿
也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以勦民詩曰經始勿
亟言冬築雖非不時而囿非急務宜如詩戒以勿亟其文意甚明
豈今八九月事乎十年傳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于
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
其地星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
今其虛為元枵之次婺女在其首危在其尾于分野為顓頊之墟
姜任世守其地而妖星之應不在姜任者歲星臨其守地于內有
福也知告邑姜者婺女居顓頊墟之維首而有妖星為應在婦女
之象而邑姜乃姜之女晉之妣也故明之曰天以七紀蓋七月建
申申為實沈之次晉之分野也妖星出正月斗建在寅與申相衝
凡一陽生子則一陰生午三陽生寅則三陰生申盈虛消長
七相衝即易稱七日來復之義也且推是年正月戊子朔在立春
後八日七月四日得戊子在立秋後三日故又

星所于是出可見妖星出正月亦出自戊子日
守地以戊子日卒今妖星即昔晉執則
分星占災祥之遺術也杜林謬解爲客星居紐首則下文
動有妖星又以列宿四七爲天以七紀之解則其橫空插入此語
與上下文意理更何所交涉乎又是年經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
卒傳曰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
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惟十二月氣寒栗烈故熾炭溫
地非初冬時事也十二年經冬十月楚子伐徐傳曰楚子狩于州
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
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設十
月建酉安得雨雪況徐楚地居南服者乎十八年經六月邾人入
鄅傳曰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今按藉稻者用足履行稻間踐
草于泥而藏之即耘稻也今楚南鄉俗猶稱耘稻爲藉禾六月土
潤溽暑正耘稻蕩草之時故邾人乘其農忙而掩襲之若建巳之
月稻方耕插何從藉指二十一年經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傳
稱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

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
也故常爲水今考傳稱日食爲災者皆過分而未至如春分之後
夏至之前三月四月五月朔食是陽方昌盛而陰猶勝之秋分之
後冬至之前九月十月十一月朔食是陽方藏用而陰反凌之皆
陽不克也若二至之後二分之前十二月正月二月六月七月八
月諸朔雖食不爲災蓋二至之後陽極生陰陰極生陽動靜互根
是謂相過二分之前三陰三陽二氣均平天地配偶是謂同道大
抵日爲陽精月爲陰精其食本有常度而所值之月數有陰陽消長盈
虛之不同故有爲災不爲災之別哉七月建午則壬午朔食過分
未至而亦不爲災不與所言自相刺謬乎四十四年經夏五月乙
未朔日有食之傳稱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
克克必甚能無旱乎今推五月十八日壬子卯正交夏至其爲過
分未至可與前七月日食互證也三十一年經十有二月辛亥朔
日有食之傳稱史墨對趙簡子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終
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
故弗克今推是年十月

九日得庚午在辛亥
之日日始有謫
若交分若干日若干時刻分秒入食限之法而因察其變
之枝幹以占十二野之災祥蓋十二月合朔已在冬至後雖食不見
爲災而謫始見于天當十月既望之後則猶在至前故能爲災也
知吳入郢者巳爲鶉尾之次乃楚之分野今日食于亥朔謫始于
亥月亥與巳相衝而月建在丑以發丑爲星紀之次吳之分野也
知六年及此月入郢必庚辰者十二辰次即十二野之分星日躔
循辰次右轉是謂地紀地紀五歲爲周今推此年歲次庚寅定公
四年歲次乙未自庚寅歲十二月辛亥朔至乙未歲十一月庚辰
晦連閏積一千八百三十日而地紀一終日食之應不過乎此矣
午克庚辛地從勝天幹也杜氏截日月在辰尾爲一句屬之十二
月以證其爲辛亥乃以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爲追論前月因合庚
日有變日在辰尾爲庚辰之解不但于理有難通揆之於文法其
可通乎

定公元年經冬十月隕霜殺菽蓋戎菽也秋種冬苗春秀夏熟其苗宛宛柔弱伏吁隴豆而最耐霜雪今隕霜殺之陰肅太過物不能堪也四年春經書三月公會劉子晉侯暨衆諸侯于召陵侵楚傳曰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言于范獻子曰水潦將降正季春時令也則三月非建寅明矣

哀公十二年經冬十有二月螽十三年經九月螽十有二月螽此與冬蟓生十年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皆所以著時令不正故卉木應枯而衆昆蟲不蟄而作也傳稱季孫訪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信如其說仲尼兩書十二月螽特為失閏書之以罪司歷乎然則九月螽又何以書乎況本經傳所紀日月推之自哀公元年至十六年惟五年應閏六月而閏十月此外皆未失閏也且置閏即遲數月節氣不過遲數日如九月終霜降因失閏遲在十月初五六日則立冬仍在十月不過遲數日大火之伏見于其方位亦不過差數度非〻〻先令失一閏霜降已在十月終而其後仍不〻于天駝諸宿度全差一躔決可比豈得指節〻

度之差為蟄蟲未畢之據此由分傳附經者妄年至年此再失閏未補因而竄入謬誤蓋〻堅言無以異違天時者必能驗天以知其繆通義理者必不理以覺其偽也杜預乃于十三年為之說曰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然則春秋閏月皆魯人置之以頒諸侯乎抑天王頒朔于諸侯皆不失閏而魯人自不正歷乎凡長歷之踵妄而又曲為解說蓋多類此耳

以上四十九事皆見春秋十二公經傳本之以求周家時月何嘗改易而強指左傳為改易之證者據其誣淫之辭生于心之蔽陷又有三焉今辨之於後

昭公十七年經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凡指左傳為周改時月之證者此其一也今推此年應閏四月如法置閏則閏月乙巳朔五月甲戌朔二月乙亥未初交夏至而推經傳所紀月日其置閏乃在九月後以致誤五月為六月故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宜遵禮救護又引夏書以明之蓋彼為季秋日過秋分而未冬至此雖六月道閏稍遲日過春分而未夏至與彼正同設太史指正月在此月則彼為季秋何以稱此月朔之謂乎況季平子周人也身為世卿竟不知周正六月建巳何昏至此極乎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又明四月所以稱正月之義且明日食救護非餘月皆否之意古人文法雖簡而意理極明曉可玩蓋四中主分至四孟主啓閉八卦所以配八節也孟冬純陰于月卦值坤故古稱陽月坤上六傳曰為其嫌于無陽杕杜篇曰日月陽止是足徵也孟夏純陽于月卦值乾故古稱正月尊其為正陽秉令之月詩曰正月繁霜尤足徵也若日食當此兩月其變尤大〻分未至之月朔日食皆救護之禮所必謹〻也為正月在此月也既不曉其連下句為文又

之謂意理相背且必解當夏四月為當夏后氏之之孟夏立異而不顧其謬更甚矣莊公二十五食傳既明其非正月此年六月甲戌朔日食傳又明其昇不自相矛盾可見讀古人書而不貫通其文理必至害義害事非宜細失也

又昭公十七年經冬有星孛于大辰傳曰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凡指傳為周改時月之證者此尤其一也今按歷家占驗天象以星日為憑日東出西入故東曰暘谷西曰昧谷星以向南為出向北為入故南曰明都北曰幽都堯時夏至大火昏見午位故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然恆星逐歲以〻東行至於周初大火以建未之月始加于午位故豳風曰七月流火惟夏后去唐虞甚近火以三月初昏出斗柄所指辰巳閏故曰火出于夏為三月至商漸差火以四月初昏出辰巳

閏故曰於商爲四月至周季愈差火以五月初昏出辰已閏故曰
於周爲五月蓋申須梓慎皆明于以分星占災祥之術而所見之
跡容不同申須之意以彗星冬月孛大辰故曰除于火言時當火
入也梓慎則詞此彗往年吾已見之是其始微也當火出之時而
微見今茲火出之時而彗章必當此火入之時而彗伏不離則其
居火也久矣其相與不既然于閏舉夏商周火出之月數不同以
證之蓋周時火出本逆又此年失閏四月而周十月故冬時猶見
彗孛于大辰光芒西及漢若在夏時大火已入而彗仍居火可證
其火入而伏相與甚久故又申之曰夏數得天言夏去堯時不遠
當仲春時蒼龍七宿在東朱鳥七宿在南白虎七宿在西元武七
宿在北如其本方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
北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仲冬則虛轉
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至來歲仲春列宿仍還本方
以次迭轉是火出于夏時之月數得天之正以後刖出見入亦逆
矣治歷明時之法衰于周季數于竊秦悮生之
始覺之漢魏時人皆所不曉故雖見于左傳詁
誤猶不足怪乃自唐宋以來讀傳者相與承訛
月商改爲四月周改爲五月竟不思大火之一
躔縱毫不改其期度古今來果有此鐵版不移之天象乎
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
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凡指周正改時月者之所引證此又
其一也今按日改躔而中氣至故古人稱十二中氣皆曰日至而
于四孟爲尤者管子輕重篇曰以春日始至數九十二日謂之夏
至而麥熟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而禾熟春日至卽
孟春中氣古稱啓蟄今稱雨水是也夏日至謂孟夏中氣卽今之
小滿故麥熟秋至謂孟秋中氣卽今之處暑故禾熟自雨水至交
小滿自小滿至交處暑各數九十二日爲麥熟禾熟紀其大要也
又按周以農事開國故郊祀后稷以配天思文之頌是也考其祀
事蓋舉行于孟春故大雅生民篇敘后稷穡之功至以興嗣歲
卽承之曰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后稷肇祀庶
無罪悔以迄于今其文理既已灼然可見況魯僭郊禘凡見於經
傳者閟宮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懈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明堂位曰魯君以孟春祀帝于郊
配以后稷此天子之禮也家語定公問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
孔子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至于啓蟄
之郊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
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春秋襄公七年經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
免牲傳稱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
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凡此
皆孟春郊稷配天之明證又按周頌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
也豐年序曰秋冬報也凡此祈報蓋皆有事于上帝試觀春秋書
郊者凡始自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宣公三
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成公七年春王正
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十年夏
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襄公七年夏四
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公
十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五月辛亥郊
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
郊祀乃啟蟄之郊非冬至大郊與家語符合則
子建甚明而魯人用郊兼用夏祈秋報及矣甚
祀古人多用仲月秋嘗應在八月而孟獻子創議以爲正月日至
春氣發生既可以有事于上帝則七月日至秋物新熟卽可以有
事于祖故曰七月而禘獻子爲之譏其變古違禮也曲說者不曉
文理遂指爲正月建子七月建午之據曾不思魯僭禘祭原不始
于獻子若仲夏祭祖豈自獻子始爲之乎
朱子嘗以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
十二月輿梁成分明是九月十月竊謂此亦未可拘墟南北之風
土各異古今之風氣亦殊種植收穫有早有遲詩稱十月穫稻誰
得謂豳風非夏時耶夏小正云夏四月越有大旱豈每歲四月必
有大旱哉凡農功自四月至七月皆喜雨而畏旱古人龍見而雩
爲百穀祈甘雨也南方杭稻北方黍稷時届立秋未嘗不畏旱春
秋書夏大旱者不得指爲今之二三月其稱秋大雩者豈得指爲
今之五六月況孟子是指久旱苗槁爲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
於此時之比其稱七八月之間旱亦要終言之耳以意逆志庶幾

得之設堅引其言爲周改時月之證然則曾子周人也所稱病于夏畦必今之二三月秋陽以暴必今之五六月乎且夏小正曰秋七月時有霖雨故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孟子亦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皆本時令以立言也豈得謂七八月斷然是五六月耶國語述夏政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言其時下令於民使除之成之也孟子是就冬涉時乘輿濟人而論故舉其現成者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非謂十一月成徒杠十二月成輿梁其文甚明也蓋徒杠通步行輿梁通車行惟十月成之及十一月風寒之候徒杠已成則人不病涉十二月氣寒之候輿梁已成則獸亦不病涉設指十一月爲夏九月則濟水之有徒杠亦梁也水淺狹處用木跨水爲小橋謂之徒杠可免人涉水稍深則成輿梁蓋免獸涉皆成梁事若除道是去草茀以免霜露之沾濡糞除瓦礫平坷坎豈得以成徒杠當之乎由以上所考經傳諸書觀之謂周正不改四時月數則確然可據者其多知彼而藉口已改者不惟引證寥寥亦可以知以所別白矣況春之爲言溫和也設周

不以大寒爲立春當此天地凍閉萬物蟄藏之時思夫亦知其不可武周聖人獨不知乎昔箕子之陳洪範曰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其論庶徵曰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又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此武王親訪于箕子而聞得之乃敢變易天時以從新建何其不能尊所聞行所知也凡信改時改月之說者不過書生喜新好異之陋習然而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設淫之流毒其漸不可以不防設萬世以後或有如王莽欲行商正武氏欲行周正者竟用其說改易四時則其禍世殃民較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又有甚焉是惡可以不辨也自古帝王躬膺歷數必須正以紀歲須朔以紀月每於歲終頒來歲十有二月之朔于諸侯俾薄海內外咸知遵奉而猶慮其奉行之或悖也延行之年又爲偽時月正日以一之故正朔所頒萬國攸同此敷治之首務御世之大柄也魯本周侯而不稟周正者周自平王東遷王綱傾頹夷于列國沿及季年禮樂征伐浸自諸侯

出馬史稱魯惠公四十六年當平王四十八年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夫王者之禮莫大于郊禘惠公敢于越分以請其僭竊之志既發於行事矣天王使史角往蓋不允其請而諭止之乃敢梏留天使不聽反命而天王不討方伯不詰則其不稟周正後誰憚而不爲隱公惠公之子也愚竊謂魯有春秋以建寅爲歲首卽始自隱公嘗讀前漢志伯禽以成王八年正月已己朔旦受封之魯下距春秋三百八十六年然則春秋紀歲首自正月始追原開國之始以尊禽史亦若僭郊則閟宮作頌追原生民之初以尊后稷僭禘則白牡騂剛追原有大勳勞于天下以尊周公故其以春秋名史方侈然自謂合天時之正豈復知有天王之尊哉此與後世姦雄割據別建年號始無以異孔子筆削春秋爲王迹既熄不得已而作也特於春之下正月之上加王號焉所以一天下之統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者此卽第一義也或謂春秋既非周正而孔子加王號焉孔子所尊者何王歟曰夏正得天百王所同周人雖以十一月爲歲首猶自夏焉凡周禮稱正歲者皆自寅月

王者御世之大權當正月先王之所兼用此春王正月所以書也蓋隱公元年春正口之舊文也女據文讀之不但元年屬魯公正月亦須自魯公矣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孔子筆削之春秋也筆一字而履聲赫赫履靈濯濯特揭尊王之義以歸魯而二百四十餘年之史書悖逆頓解卽魯人惡得而非之且筆此一字既使後世讀之者咸曉然於頒正之由王不由魯而魯人不稟周正擅以建寅爲歲首其罪自昭揭於萬世而不可揜矣或謂春秋書文公四不視朔此朔若須自王朔魯既不用周正何爲仍用周朔曰周正本不改四時月數魯人維以正月爲歲首其一切紀載月之繫時日之繫月原與周朔無少異也且魯史特一國之私書不能適行于列國當是時強大之侯扶天子以令諸侯而魯人往會其時事安得不同用周朔至於王朝頒朔未嘗不及於魯魯人視爲具文是以月吉雖或朝廟而不行視朔之禮積久遂至廢格此子貢所以欲去告朔之餼羊也或疑春秋果始自隱公晉韓起聘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何以稱焉曰

易象者易之象辭也辭起乎時雖見易象不過視爲卜筮之繇辭
及觀書太史始知爲周公所作故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周禮乃
一代之王制亦周公相成王所作以成文武之德者也周衰諸侯
惡其害已多去其籍故儀禮極爲殘闕魯爲周公子孫後德雖衰
循秉周禮故齊仲孫湫對桓公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凡魯人
行事載在春秋者多依傍周禮儀禮卿如左傳所紀僖伯諫觀魚
哀伯諫納鼎申繻之男女無瀆御孫之女贄告虔其所引稱大抵
原本舊禮故韓起見之而知周禮在魯因歎爲周之所以王也豈
謂春秋爲魯開國之舊典乎是故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
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可見春秋與晉乘楚杌皆
王迹既熄以後之書故史文紀事其大端輕王靈尊霸令不越齊
桓晉文之類耳
舊說相沿多稱春秋再失閏今本經傳所紀月日推之自桓王二
年暨莊王六年二十八年間失兩閏焉夫十九年七閏古法相沿
曆家豈不熟哉而至之于失兩閏豈但司曆不精天之哉
失道號令不行于天下頒朔每不至于諸

而至于下年者皆由失頒于前補置于后
至于再失當是時列侯之會盟征伐朝聘
不至莫知閏在何月則其逐月紀事但依每年十二月之常例書
之豈列侯皆不知其年應閏何月哉彼固外假尊王之名以爲不
敢擅置而失閏之實則又以爲怠棄時政過在王朝非侯氏之咎
也春秋于歲首正月無事則二三月必書王以尊正統其于四時
閏時無事必書首月以成歲功獨桓王十一年至莊王二年不書
王者十有四闕秋冬者二年其取義示人不亦深切著明歟自莊
王六年以後前失既補迄于春秋之終閏法不大差殊間或失之
旋失旋補雖情事大畧亦類桓莊而不致久懸若夫應閏之年或
早數月或遲數月此則司曆之過求諸唐宋以來往往有之不獨
衰周爲然也今逐閏詳於歷年閏之自見
邵子元會運世以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竊嘗本易卦納
甲法分爲甲壬庚戊丙五運每運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年其詳具
全史日至源流茲不具載惟取周平王四十八年即魯惠公末年
逐月紀其中氣以爲二百四十餘年推算中氣之緣起其年天正

十一月丁亥朔乙卯日子正初刻四分內一秋冬至十二月丁巳
朔甲申日己正初刻七分大寒春秋以寅正紀事故從正月起數
具於左

魯惠公末年周平王四十八年

歲次戊午

正月丙戌朔 甲寅子正三刻九分雨水
二月丙辰朔 甲申丑初一刻十三分春分
三月丙戌朔 甲寅未正一刻穀雨
閏月乙卯朔
四月乙酉朔 申初一刻八分小滿
五月甲寅朔 丁巳子正一刻六分夏至
六月甲申朔 戊子午初一刻九分大暑
七月癸丑朔 己未酉初二刻十三分處暑
八月癸未朔 庚寅未正初刻十四分秋分
九月壬子朔 庚申亥初三刻三分霜降
十月壬午朔 庚寅酉初三刻四分小雪
十一月辛亥朔 庚申卯初三刻十二分內
十二月辛巳朔 己丑申正二刻一分大寒

自此至僖公二十六年當襄王十八年丁亥歲每期歲實三百六
十五日二時七刻八分十秋
冬至十四日八時三刻十四分五秋
小寒十四日八時五刻四分五十五秋
大寒十四日九時一刻十四分一十秋
立春十四日十時一刻五分一十一秋
雨水十四日十一時三刻三分十一秋
驚蟄十五日零六刻十三分五秋
春分十五日二時三刻七分五十五秋
清明十五日四時零四分五十五秋
穀雨十五日五時四刻六分
立夏十五日六時六刻十三分五秋
小滿十五日七時七刻二分
芒種十五日八時四刻七分零五秋

夏至十五日八時六刻九分五秒
小暑十五日八時五刻三分五秒
大暑十五日八時零九分五秒
立秋十五日七時零一十三分五秒
處暑十五日五時六刻九分五秒
白露十五日四時二刻十一分十秒
秋分十五日二時五刻十二分十五秒
寒露十五日一時二分一十秒
霜降十四日十一時五刻二分五秒
立冬十四日十時二刻十二分十五秒
小雪十四日九時二刻十二分十秒
大雪十四日八時五刻十二分五秒
自僖公二十七年戊子歲以下二百一十六年終周威烈王八年
每期三百六十五日二時七刻七分五十秒
冬至十四日八時三刻十四分四秒
小寒十四日八時四刻四分四十四秒十

大寒十四日九時一刻十分九秒十微
立春十四日十時一刻六分九秒十微
雨水十四日十一時三刻四分九秒十微
驚蟄十五日零七刻四秒十微
春分十五日二時三刻分八分五十四秒十微
清明十五日四時零七分五十四秒一微
穀雨十五日五時四刻七分五十九秒十微
立夏十五日六時七刻零四秒十微
小滿十五日八時零二分五十九秒十微
芒種十五日八時三刻十分四秒十微
夏至十五日八時七刻零四秒十微
小暑十五日八時五刻三分四秒十微
大暑十五日八時零八分四秒十微
立秋十五日七時零一十一分四秒十微
處暑十五日五時六刻六分四秒十微
白露十五日四時三刻九分九秒十微

秋分十五日二時四刻十一分十四秒十微
寒露十五日一時一刻八分九秒十微
霜降十四日十一時五刻五分四秒十微
立冬十四日十時二刻十一分十四秒十微
小雪十四日九時二刻十二分九秒十微
大雪十四日八時五刻十分四秒十微
凡推二百四十餘年節氣者依此推之

周幽王五年甲子歲天正冬至日躔在牛六度之五分
桓王十五年丙子歲當桓公七年天正冬至日躔在牛五度之五分
襄王十九年戊子歲當僖公二十七年天正冬至日躔在牛四度之五分
靈王十一年庚子歲當襄公十二年天正冬至日躔在牛三度之五分
敬王三十一年壬子歲當哀公六年天正冬至日躔在牛二度之五分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恒星雖隨天左日一旋而每歲東行五十秒故七十二年移一度今附志之以便推考

魯

考史記及前漢書周公元子伯禽當成王八年正月己巳朔受封於魯其傳世禽父子考公酋酋弟煬公熙熙子幽公宰宰弟微公潰弑立一稱魏公濆子厲公翟翟弟獻公具具子愼公濞一稱真公濞子武公敖敖子伯御弑兄戲自立宣王誅之立其弟孝公稱稱子惠公弗湟凡八世十君二後入春秋

隱公名息姑惠公子

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辨義先王制禮諸侯一娶九女元妃之下次二媵次六妾皆嫡之娣姪也若元妃無子卒不再娶以次妃繼室既爲繼室則職理陰教祭主薦粢猶夫人也傳稱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其遵禮不再娶明矣史記年表惠公享國四十六年其卽位元年當平王三年宋武公生仲子當平王二十三年則惠公在位已二十一年故傳敘聲子生隱公在先宋武公生仲子在後紀實也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蓋掌文有此故宋人異之當仲子年及笄歸於魯使從繼室傳媵數傳之文意甚明也再稱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是隱公尊信手文當惠薨之後立桓爲太子而奉之其文尤明設惠公於繼室以聲子之後聞手文之異納幣逆女再娶仲子爲夫人則名分已定桓固生而太子何待隱立而奉之仲子且可卒而祔廟何待別爲考宮況後傳稱哀公欲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宗人釁夏曰周公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此禮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固無其禮是惠公未嘗以妾爲妻其文尤爲明據且桓生而惠薨仲子踰年亦卒是以隱元年秋天王使來歸賵經序稱惠公仲子譏賵侯妾也又古之國君有十五生子者桓公旣弑立之三年娶於齊其年十五矣杜氏謂惠不以桓生之年薨未詳何本要當以本傳敘事爲據夫隱公以繼室之子年長嗣立正也乃信手文之祥非受命於先君不請命於天子欲挈宗社以授黃口之庶孽而奉父妾爲夫人其設心之乖悖已甚卒之醸弑奪之禍不獲令終然則手文非祥也妖也雖然文生於仲子之手妖興於隱公之心蓋其心不明乎義理乃惑於妖祥是故尊手文祭鍾巫事皆涉乎怪妄將以祈福免殃而殃及其身禍延於國豈非不明乎善不正其心使之然哉聖人之作春秋正人心也正人心必始於正君心正君心莫要於正倫理倫理明而心術端則邪慝不能罔而妖孽消矣此傳先經以紀事乃魯人二百四十餘年間事端之緣起不但隱攝桓弑階厲於仲子之手文由是而有三桓則桓僖之親盡不毀庶衰之祿去

公室昭定哀之孤立若寄生啓手文爲之兆焉讀春秋者不可不察也此傳老潔無枝蔓亦有嚴謹之意

歲次己未周平王四十九年

正月庚戌朔己未卯正雨水　七月戊申朔甲子夜子初處暑

二月庚辰朔己丑辰初春分　八月丁丑朔乙未戌正秋分

三月己酉朔己未戌正穀雨　九月丁未朔丙寅寅初霜降

四月己卯朔庚寅亥初小滿　十月丙子朔乙未夜子初小雪

五月戊申朔壬戌卯正夏至　十一月丙午朔乙丑午初冬至

六月戊寅朔癸巳酉初大暑　十二月丙子朔甲午亥初大寒

元年春王正月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辨義元年者君之始年也天子改元通行於萬邦諸侯改元通行於一國自即位而言以紀在位之數始于此自繼世而言以紀傳世之數據乎此自有后王君公以來莫之或異也此本史之舊文而先儒有體元之說用作策論理可旁通以之解經豈正義哉昔者羲文之作易也先天圖起於雷以動之後天圖起於帝出乎震故王者欽若昊天春爲四時之首寅又爲三春之首凡數起於一而自古皆稱一月爲正月其月之一日爲元日此不起於夏不改於商周其義與建正有別建正者若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各取斗杓所建

三

之月爲歲首用頒正朔而不改其月數史記歷書曰夏正以正月商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秦人自以爲得水德之瑞而正以十月是也經以正月繫王者魯本周之侯氏用以冬十一月爲歲首而魯史以春正月爲歲首是不稟王者之正朔故加王號以大一統此春秋正名分之第一義其詳已具首卷矣左氏不達經旨遂於傳文王之下正之上增注周字文理極不通順非傳本文故小書之不書即位隱自謂攝位不行即位之禮是以史不書於策能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宜正位而託於攝廢天倫忘君父以行己私故經仍其不書即位之舊而於傳紀其不書即位之故則取義之深切著明即在不書中矣此與閔時無事書首月不同觀下有三月可見莊元年同此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傳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爲蔑之盟

辨義周武王既有天下列爵惟五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食數也而大司徒之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制與今直隸州相似蓋人民土田各食其受地而隷小國於大疆以轄之小國亦各有封疆者其隷

四

於共大戎專屬戎萬屬以疆辨之附庸在疆内者屬之閑田山川在封域者主守之故職方氏於以周知天下凡邦國皆小大相維是謂封疆之數其閑受地小於五十里職分卑微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諸侯曰附庸此封建之大勢也魯之開國始自禽父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蓋封疆獨方七百里若任宿須句顓臾邾楙莒徐之類皆魯之屬國暨附庸也邾子克見莊公十六年此時尚未王命故史不書爵凡附庸見於公侯分宜稱名舊史稱曰儀父由公貴之進稱字也公何故貴之公自謂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爲蔑之盟耳夫禮莫大於辨上下定民志故禮達則分定而覬覦不生禍亂不作邾之附於魯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也公能秉周禮以涖之何以盟爲命以嗣子承國先君而自託於攝貴彼而稱其字則名不正降己而與之盟則分不定其意但欲求好而不知名分陵替則彼將生心焉以與國相抗以發奮爭雄蓋魯曰弛邾日張其發自蔑盟始焉厥後邾遂外結強侯列爵惟〔爲〕子雖於魯疆爲屬國而非附庸矣春秋以道名分此又開章之要義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辨義寤生墮地時開目視也姜氏因受驚而惡之且之其所愛惡而辟請舍長建少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矣然武公不用婦言而莊公繼立使能積誠孝以事母篤友愛以訓弟縱母驕弟傲夫豈不能和協蓼蕭曰宜兄宜弟先王所以訓諸侯也鄭伯豈不聞焉顧乃藏怒宿怨陽順母請使居京城罷曰大叔其設心欲擒而姑縱以驕之使恣爲不義不但失教也故祭仲告以害國則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再告以圖蔓則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子封告以弗與請除則曰無庸將自及再告以厚將得衆則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此豈怕無成算而云然哉蓋其陷弟之詈罪既毒以深其伺母之機變尤詭而秘是以段將襲鄭公已先公聞其期於是欣然曰可矣可其逆形發露縱逃誅戮不能容身我國也於是伐京不已身親伐鄢段既出奔遂誓其母故經書克段者言其務欲治而去之若斬草必除根也春秋傷人倫之廢斯又大義之一豈如二君之謂哉頴考叔鬭君有悔心既借母遺以感悟之而公告以悔卽宜教之孝友開發其天性且告以誓母悖德鬼神必怒惟引慝迎歸庶免逆戾而很云闕地及泉隧而相見曲成其誓母之惡是其平日雖知小孝而不學無術左氏稱其純孝引詩以貲之不已夸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傳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辨義仲子不書卒庶妾之卒不書也直書仲子妾稱也繫仲子於惠公明惠公未嘗以妾爲夫人也然則隱公奉父妾爲夫人亂嫡庶瀆倫紀王既不能討正之而反阿其意使宰來歸賵胡爲乎來哉晉少姜卒鄭游吉如晉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甚其御共妾葬也子大叔曰昔文襄之覇夫人薨士弔大夫送葬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于守嫡惟懼獲戾是小役於大猶以不擇位爲耻辱况以昊天之子不能式序在位而下賵侯氏之妾故特書天王愧之也冢宰六卿之長是謂天官而銜命以來恬不知耻故斥而書名賤之也此無傳者事備義明不待傳也啖氏助曰左氏云豫凶事夫仲子而在天子豈有歸其賵于不辨叔季者猶不當何譏之極當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辨義經書及宋人盟明非宋公也傳曰公立而求成申明公在盟也夫公以繼世新立而自稱攝位既不正其在己惟欲汲汲求人三月求好于邾貴儀父而盟之九月又求成于宋及宋人而盟之恭不近禮耻辱莫大焉經不稱公著其降已失位也宋雖上卿臣不抗君不得盟公斥稱宋人與書及晉處父盟而削

其姓大意相似非微者也宿與顓臾須句同司昊濟之祀在魯邦域中而通宋人盟於其地宋之爭宿蓋動於此矣始通兩字當與九年絕宋使對玩之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傳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辨義祭采邑伯爵也諸侯世相朝見周禮天子之卿受地視男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貴同五等分職王朝無無官守而朝外侯之禮凡王官奉王命來者聘也祭伯非朝非聘而來是私交於魯也故傳以非王命聲明之

公子益師卒

傳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辨義周道親親故君子不施其親周公所以訓魯公也凡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此親親之殺也孫明復曰益師孝公子是則隱之叔父於禮應書其卒矣傳稱衆父卒蓋著其後嗣賜氏之所從出以與經相備然則衆仲殆其胤孫乎凡内大夫書卒者皆同姓也雖恩有厚薄人有賢否而蔦藟庇其本根之義茍無大故不可廢也其卒不日史闕之耳無駮同此小斂不與卒同日公不與小斂而聖人不書卒日何所取義乎

附傳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九

辨義此入極之前案傳中此類甚多凡經無正文者列附傳○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有蜚不爲災亦不書○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辨義紀伐夷夷不告則魯史不書經亦無由書之左氏何由知有此事猶曰得諸他國之史蜚微蟲耳有蜚不爲災魯史自然不書左氏更何由於二百四五十年後知此年八月魯地有蜚又不爲災而補記之惠薨隱立即有宋師而依禮營葬魯之諸臣豈不足以供之何肯以葬故委之幼子至於有闕國都城門又安有非公命而新作之事理此其鑿空妄誕較生瞷仲子之誣爲尤甚故小書以別之五月無辛丑十月無庚申本歷法推之自見詳見後

十

鄭公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

辨義此二年冬伐衛之前案盟翼又六年春渝平之前案杜氏謂先經起事是也

歲次庚申

正月乙巳朔甲子午正雨水　八月壬申朔辛丑丑初秋分

二月乙亥朔甲午未初春分　閏月壬寅朔

三月甲辰朔乙丑丑正穀雨　九月辛未朔巳初霜降

四月癸酉朔丙申寅初小滿　十月庚子朔辛丑卯初小雪
五月癸卯朔丁卯午正夏至　十一月庚午朔酉初二刻冬至
六月癸酉朔戊戌夜子初大暑　十二月己亥朔庚子寅初大寒
七月壬寅朔庚午卯初處暑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辨義周禮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各方五百里合王畿方千里四方相拒（距）各萬里蓋王者聲教四訖內自都鄙邦國外及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凡有血氣之人民方土所產之財用九穀六畜職方氏皆辨其數要以知其利害焉若其所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歷舉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諸州不及徐梁蓋其山鎮藪澤川浸皆名山大川多隸諸夏是合王畿侯甸方三千里之地爲九州衆建五等十二載時巡覲嶽不越乎此故書云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也此外於越驪戎萊介赤白狄淮夷徐戎之類其列爵極大者子極多者男是謂男服雖切近九州服事諸夏不預列侯盟會戎杜注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近戎之地今按費誓曰徂玆淮夷徐戎並興魯人須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曰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蓋皆魯之封疆所轄經書公會戎于潛其徐戎之類乎傳曰修惠公之好可見會是往事所有戎請盟公

辭可見盟乃舊制所無蓋戎近邦域歲修會事申明約束以好封疆乃馭戎之道若與之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斷乎不可當比屬盟唐讀之

夏五月莒人入向

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辨義莒向皆小國莒子娶于向邦君之妻也向姜不安莒而歸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莒子不自反而遷怒於向率其國人入向國都以姜氏還情同擄掠如蠻如髦而天王不討方伯連帥不詰此何世道哉斥而人之以聲貶爵之義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大抵自是而後向亦滅於莒矣

無駭帥師入極

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

辨義凡大夫帥師及出使不書爵而名之奉君命也公子稱公子公孫稱公孫已氏稱氏無駭不氏未賜氏也極魯附庸與郎地切近上年費伯帥師以城郎以偪之今使無駭動干戈於邦內帥師入之暴寡小敗王略直書其事惡自著矣此後極不再見於經殆與向同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辨義春辭之秋盟之故經書公及而傳曰復修戎好言舊制以

會修好今公復以盟修好也自淺識觀之會而復申以盟戎必
不疑豈知戎懷疑我之心故亟亟請盟公能堅申舊約以信示
之使戎知吾信之必足恃可以無盟則疑釁自消好亦如故今
狥其請而與誓於神是使戎不信我而信神適以長其疑貳之
心而自失馭也蓋民之輕我而滋擾其幾先見於盟唐矣庚辰
八月九日杜注七月九日誤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傳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

辨義卿爲君逆正也既入境君乃見而親迎於所館凡男女結
昏尊長主之故昏禮不稱主人人君遣卿往逆必告於廟故不
稱君使公羊謂紀有母母命不通隣國孔穎達謂有廉恥之心
不欲自言娶婦何其識之卑陋言之猥褻耶凡女以從夫爲有
家故謂嫁曰歸此經正伯姬之歸立紀事之案也

十三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傳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

辨義杜氏知子帛爲裂繻字者裂帛爲繻也莒在魯封疆之内
乃魯之屬國密莒邑也紀莒皆畏齊之強而託重於魯裂繻逆
女道經密邑故與莒子盟于密書字者周制列國之卿當小國
之君故稱字也子帛先於莒子者莒子以魯昏紀之故謙託地
主以先之非禮也此經亦後事之案蓋自隱桓莊閔及僖元年
以前六十三年中魯莒有好而無怨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辨義此聲子也惠公元妃卒遵先王之禮繼室以聲子有子嗣
立爲君故薨稱夫人禮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由其母非
繼室故成風敬嬴齊歸之稱夫人僭也齊桓之申王命曰無以
妾爲妻謂黜嫡立庶非指繼室而言皆不得以例聲子夫敬大
昏所以重萬世之嗣奉神靈之統諸侯於禮既不再娶元妃早
卒無子而遵禮以次妃繼室則凡副禕亞獻以奉宗廟敬修內
職以理陰教皆繼室主治之今有子嗣立爲君而在生主內治
者死不得稱夫人生得入廟承祭者死不許祔姑不卽于人情

十四

之至安卽不合乎天理之至正乃迂儒腐論而豈聖王之禮制
哉穀梁曰夫人隱之妻然薨者臣子尊其君父之稱君在夫人
死則訃告君爲主稱卒不稱薨傳於元妃稱孟子卒是足據也
然則聲子何以不書葬隱公成仲子爲夫人遂殺禮以葬其母
故書夫人薨所以正聲子之終不書葬所以著隱公之罪也乙
卯十二月十七日

鄭人伐衛

傳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辨義聲罪致討曰伐然命討主乎天子而後諸侯奉命伐之故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公孫滑出奔衛衛不諭鄭以親

親之道請爲共叔立役而爲之伐鄭取廩延是輔滑作亂與鄭君爭國衛實有可伐之罪矣然在鄭伯則當請討於王而王命方伯聲其罪或隣國統其師斯可以伐之上冬伐衛南鄙有王師虢師會焉故經不書於此特書鄭人伐衛而傳申之曰討公孫滑之亂可見令討不由天子春伐不由方伯而鄭伯自專討伐之權以報私怨則是以亂治亂故書人以示貶爵之義林氏堯叟曰此諸侯專征伐之始也

歲次辛酉

正月己巳朔 酉正二刻雨水　七月乙丑朔 乙亥午初處暑

二月戊戌朔 己亥戌初春分　八月乙未朔 丙午辰初秋分

三月戊辰朔 庚午辰正穀雨　九月甲子朔 丙子申初霜降

四月丁酉朔 辛丑巳初小滿　十月甲午朔 丙午午初小雪

五月丙寅朔 壬申酉正夏至　十一月甲子朔 乙亥夜子初冬至

六月丙申朔 甲辰卯初大暑　十二月癸巳朔 乙巳巳初大寒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辨義日食本有常度古人畏其陰揜陽如卑陵尊邪侵正以是爲災眚所以日食必行伐鼓用幣之禮故史書於册而聖人筆之一以示治歷明時之法一以示遇災而懼之意胡傳備矣嘗依歷法推之己巳實正月朔其日酉正交雨水又推三月庚戌本二月十三日其月二日己亥交春分夏四月辛卯本五月二十六日其月七日壬申交夏至八月庚辰本七月十六日其月十一日乙亥交處暑十二月癸未本十一月二十日其月十二日乙亥交冬至以上五日皆與經之繫月不合然推之於前二年八月庚辰九日也其月三十日辛丑交秋分應閏八月十二月乙卯十七日也其月二日庚子交大寒再推之於後傳於此年終有庚戌十二月十八日也其月十三日乙巳交大寒四年經書二月戊申十七日也其月十四日乙巳交春分嘗考之後秦姜岌及授時諸歷說皆云是歲三月己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其所稱三月就杜氏周正改月數言之卽建寅之月也然則經二月日食殆由傳寫者訛王正爲王二故讀者就己巳月朔推之移庚戌辛卯以下五日先後一月以相從是以本節氣及閏法推之前後皆合而中間不合耳杜氏長歷於未入春秋前卽闕一閏以就隱元年傳之五月辛丑十月庚申故二年八月庚辰猶爲七月九日乃於二年十二月乙卯後置閏以就三年二月己巳以下諸日而謂十二月無庚戌四年二月無戊申究之移閏曲就卿得其五仍失其三未爲得也竊謂閏餘成歲古今常法在春秋時舊說相傳固有失閏之事然必求諸經傳日月置閏則不合失閏則皆合乃不得已以失閏推之設前後月日置閏旣閏有合有離失閏仍有合有離此必日月之誤非置閏之失與其移閏曲就使連年累月凡日之合者不合者

節氣皆違於月分何若如法置閏使合者既可得月分之正而偶有不合者因可察其傳寫之誤乎

三月庚戌天王崩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辨義杜注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按遠日以赴者欲速至也叔來求賻者久不至也此屬兩傳讀之其時事可知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

辨義君氏之稱奇創無理今從公穀作尹氏然以卒劉卷王子虎例之聖人既譏世卿宜書尹氏其卒今不爵又不名彼何人斯後之讀者能弗惑之哉或曰此即禱鍾巫之尹氏公感其脫已於難遂與偕歸盡其事而親祭之加恩於尹氏今憐其卒歛殯宅穸之[illegible]踰分故史紀其卒而聖人筆之譏公之恣卑祀寵小人而䙝天王之喪也今按此說据傳事以實其人於情理頗近故志之以待論定尹氏蓋巫之世其業者其主鍾巫傳法之主若二氏之稱祖師也杜注鄭大夫蓋誤

秋武氏子來求賻

傳秋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辨義武氏周之世卿子嗣子也王政壞亂散無友紀王崩闕葬

十七

四出求賻而遣使之[illegible]嗣子行役故書武氏子來求賻大東之刺亂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亦此類也賻助喪之物前此遠日以赴冀諸侯之速至今王崩閱三時未葬而來求賻則赴魯而魯不賻可知故書來求之失正又以著不賻之無君也想其時事周鄭交惡列侯效尤豈惟魯哉平王不書葬良有由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若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奉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辨義列國之君易世者卒書爵書名葬書謚使世次瞭然所以清通經之眼目詳具首卷繼世以嫡子王制也宣公舍其私意舍子立弟大意與魯隱等豈能命以義者哉卒釀弒奪之禍其子何能饗之穆公既稱宣公以己爲賢使主社稷是必知與夷不足主社稷也今又挐而與之是謂廢先君之功豈曰能賢而區區以讓國爲能賢是宣穆二公皆好名之人耳況孔父既對

十八

以群臣願奉馮即宜偏諭群臣曉以己志而又專屬殤公於孔
父則招督之忌孔父者已伏發於此既以國付與夷即當以公
子馮付之教以宜兄宜弟而又使馮離其骨肉出居於鄭以仇
與夷則招鄭人之納馮者又階厲於此故此傳特叙宣穆好名
所以着殤公被弑之由爲後事之案左氏極贊之全與本傳文
意相反其爲增入論贊灼然可見也宋穆臨終讓國之言必不
載於魯史而其事足垂世戒故春秋采列於傳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傳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

辨義忠信薄而後有盟誓故君子不尚盟而尚信盧盟殆在春
十九
秋之前經書齊侯鄭伯盟于石門而傳以尋盧盟申之可以見
其不背前盟而自此二十年後兩君未見其交惡交攻庶幾盟
之近信而異於盟朝夕叛者然豈春秋之所取哉當是時鄭伯
爲周卿士心二貳于虢故思援齊以助强齊侯爲山東名國而
有志於霸故思資鄭以糾合是其交好之固喻於利非喻於義
蓋王迹愈熄則霸力浸張其兆已見於石門歟又天下之大勢
也并誌車僨于濟著其越國屢盟經歷險遠而車馬殆煩則百
姓之騷擾可知也

癸未葬宋穆公 辭見前

附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
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
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
鄭交惡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辨義鄭莊姦雄似曹瞞而知兵亦似之王貳于虢蓋畏其久執
政柄而烈烈逆之也莊習知平桓之闇弱無能爲故挾怨而質王
子又怒奪政而麥取禾其異於曹瞞之陵漢獻者幾希矣此傳
亦先經起後事之案四月取麥秋取禾夏時也左氏自作論斷
不罪其要君無上而譏其交質無信稱曰二國妄甚矣澗溪云
云引喻失義而引詩尤謬凡編中小書者皆此類也
二十
歲次壬戌周桓王元年

正月癸亥朔乙亥子正雨水　七月庚申朔庚辰酉初處暑
二月壬辰朔乙巳丑初春分　八月庚寅朔辛亥未初秋分
三月壬戌朔乙亥未正穀雨　九月己未朔辛巳亥初霜降
四月辛卯朔丙午未正小滿　十月戊子朔辛亥酉初小雪
五月辛酉朔丁丑夜子初夏至　十一月戊午朔辛巳卯初冬至
六月辛卯朔己酉巳正大暑　十二月戊子朔庚戌申初大寒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辨義歲首正月無事書春王二月二月無事書春王三月所以

示懲授人時王者御世敎治之大柄非侯氏所得專也牟婁杞邑先王分土域民各守疆界而莒人擅興師旅伐杞而取之人民土田攘爲己有此王法所必誅而時無明王賢伯故莒雖小國亦放恣若是奪爵稱人特爲爭城爭地不奪不饜者聲其罪也其後莒庶其以牟婁來奔卽此年所取者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媯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毋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辨義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故經書衛州吁弑其君完以聲大義而傳述紀其弑君之所由來以垂世鑒石碏之諫字字典型也衛桓立於平王三十七年舊本截置隱三年之末義無所取今正之君弑書名亦若君卒書名使世次不混耳衛人汲汲討賊執州吁殺之其宗嗣已絕故不稱公子所以明弑君大惡法宜絕其宗嗣也齊商人之事異是凡弑君稱氏族稱世子公子及稱國稱國人者當各就其情事求之不得執一爲例執一爲例則衆人皆能之何必考書法於聖人戊申二月十七日杜注三月非是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傳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辨義前經聲州吁弒君之罪此經正諸侯黨賊之罪而翬又內臣之方命從賊罪宜速誅肴當公未及尋宿盟之期聞衛告亂汲汲及宋公遇于清蓋謂弒君大變當速討之此時如乍見孺子入井其怵惕不寧發於初心也乃宋公平日怨鄭納馮一聞州吁伐鄭除害之言欣然許之竟昧其遇清之本心不顧州吁之爲賊且主帥以黨於賊而陳蔡方睦於衛皆賊黨也故伐鄭圍門先宋公次陳侯次蔡人乃及所黨之衛人此黨賊者首從之別也公聞衆仲之對其於德亂之分已了然於心故宋乞師而公辭之彼翬者獨非人臣哉弒君虐民之賊請以師會公旣不許固請而行願黨賊者其力必能作賊方君命者其志必在

廿三

無君故伐鄭取禾宋陳蔡之首從仍前而以翬帥師會伐爲主著翬之罪宜速誅而公不早辨且縱之黨於賊也讀者本傳之叙事求經之書法乃知其辭煩不殺者繼婉而成章議而不辨然其取貶之凡諸行事莫深切著明於此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卽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辨義州吁未能和民定位石碏使朝陳請覲遂聲二人弒君之惡以告權而不失正也陳人旣執二賊若歸諸京師請施天討且請謀於衛衆選立嗣君則侯職舉矣而乃請涖于衛則是衛人有賊請衛人自殺之衛人無君聽衛人自立之故書衛人殺州吁于濮非王靈刑罪之所也不稱公子而書衛人立晉非王命選建之嗣也蓋當時王侯憒憒若此春秋所以作也傳中桓公兩字蓋讀者所注今小書之昔者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弟豈敢殺兄然叔爲王臣而以殷叛大逆無道公雖愛兄之至不能

廿四

廢君臣之義以生之是謂大義滅親若父爲子綱當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使子違教令父命之死不敢不死況石厚身犯大逆碏不能誅卽碏之罪而稱曰大義滅親何其悖也

歲次癸亥 又閏五月此春秋失閏之始

正月丁己朔 庚辰卯正雨水　七月甲寅朔 申正大暑

二月丁亥朔 庚戌酉正春分　八月甲申朔 乙酉夜子初處暑

三月丙辰朔 庚辰戌初穀水　九月癸丑朔 丙辰戌初秋分

四月乙酉朔 辛亥戌正小滿　十月癸未朔 丁亥寅初霜降

五月乙卯朔 癸未卯初夏至　十一月壬子朔 丙辰夜子初小雪

六月乙酉朔　十二月辛巳朔 丙戌午初冬至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廿五

辨義矢如矢于牧野之矢陳也矢魚蓋廣陳取魚之具縱觀其捕魚以爲樂林注魚本亦作漁是也後世且有畫舫輕橈漁婦漁歌簫鼓諠譁極張設以助歡者當時或未有此然魯侯觀魚臺世猶傳之則當時之張設可以想見故僖伯以爲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且曰亂政亟行所以敗蓋惕惕乎有流連荒亡之懼焉聖人筆之於經書法之謹嚴垂戒之深切在一矢字非譏遠地也設書公矢魚而不地豈復成文理哉僖伯之諫有典有則周禮在魯於斯可見公既不納又從爲之辭稱疾不從想見其人焉或泥則君不射一句謂矢魚與射蛟于江射大魚于海相類然彼是乍見水怪起而射之與此之往觀情事不同且魚潛在淵何從射之朱子嘗謂陳魚如何不只寫陳字卻乎白下個矢字然聖人不直書射魚而書矢魚又何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射隼豈可書矢隼哉

夏四月葬衛桓公

傳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秋衛師入郕

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辨義稱衛師罪用衆也郕人乘衛之亂遽師無備潛師侵之豈曰無罪然衛晉初立不思亂自內生致招外侮惕然反已以自修而急於動衆以報怨以入報侵其毒倍於郕其罪即重於郕故書法如此裁之以天理也天理不明則挾微嫌搆重怨日尋干戈而天下大亂生民荼毒矣

廿六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傳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辨義穀梁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祭夫使公子主祭則宜用大夫之羽數矣隱公豈不知此但其志欲成仲子爲夫人而不得祔于廟故別爲築宮考者初落成而祭之其問羽數也蓋疑既別築宮則事異於祔廟然考宮而君親祭之又

螟

欲自異於公子主祭者及聞衆仲之對遂從諸侯用六之數故
書曰考仲子之宮正其爲父妾之宮也曰初獻六羽言妾宮僭
獻六佾自考仲子之宮始也大抵仲子之宮其後即三家之宗
室此時僭用六佾厥後且舞八佾歌雍詩甚至萬於公者二人
焉詩曰雖彼雨雪先集爲霰初獻之義嚴矣哉先儒解爲降用
六佾不主言今此用六之非而但明前此用八之僭且云善其
復正何正之復乎今不敢從

邾人鄭人伐宋

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爲道鄭人
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
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
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
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廿七

辨義宋取邾田以敗王制其罪可伐然非邾可自伐也今邾不
告方伯上請王命而告于鄭曰敝邑爲道故首邾人罪附庸主
兵専伐也鄭欲釋憾以王師會之非奉王命伐之故次鄭人罪
其黨邾報怨也傳文宋使來告命以下爲後公伐邾之案又爲
終背宿盟而伐宋之案不如是則敘事無原委百世下曷由考
見經之書法哉

辨義螟結實螟食其莖心俗呼莖心蟲最害收穫歲之災也歲
災則民困故成災必書重民命也此年失閏此九月實八月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
忘葬之加一等

辨義彄孝公子惠公弟生不用其言而葬加一等何益然僖伯
進法言予否死猶思之而弗敢忘其守正不阿可見矣志其卒
篤親且録賢也辛巳十一月朔失閏五月故在十二月

宋人伐鄭圍長葛

傳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廿八

辨義先聲入郛之怨以伐之乃圍長葛而環攻之踰時不解鄭
報東門宋報入郛仇報何時已哉此民賊也如有王者所必禁
禁之不止所必誅也

附傳春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
奔隨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辨義此紀晉事之始桓王初立昏亂若此須記

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
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
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辨義此衛伐鄭東門之餘案鄭人出奇制勝善戰善陳之端開矣雖魯史所不載而采列於傳志兵禍之日滋也

歲次甲子此年未補閏

正月辛亥朔乙卯亥初大寒
二月辛巳朔乙酉午正雨水
三月庚戌朔乙卯午正春分
四月庚辰朔丙戌丑初穀雨
五月庚戌朔丁巳丑正小滿
六月己卯朔戊子午初夏至
七月己酉朔己未亥正大暑
八月戊寅朔辛卯卯初處暑
九月戊申朔壬戌丑初秋分
十月丁丑朔壬辰巳初霜降
十一月丙午朔壬戌卯初小雪
十二月丙子朔辛卯酉初冬至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辨義渝變也與易成有渝義同乎成也元年鄭人伐衛請師於邾公子豫請往與邾鄭盟于翼而公不在盟且公本不許往也然鄭伐宋而魯尋宿盟以好于宋乃鄭所深忌今邾人道鄭伐宋入其郛公怒宋使辭之而不救則宋魯之隙開矣故鄭人乘隙而來變翼平之涖于豫者更其成于公求公主之蓋將以寵魯而孤宋援不惜自屈以相就此即縱人横人之術故書以惡之更成書渝平相令書胥命豈獨陳魚書矢魚哉

廿九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傳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辨義齊鄭素相好春鄭既來渝平故此夏公會齊侯盟于艾而傳以始平于齊申言之著其後會齊鄭伐宋入許皆自艾盟始也且魯習禮教齊習功利齊尚夸詐魯尚濡忍故魯爲齊沒亦自艾盟始閱後事自見辛酉五月十二日實四月

秋七月

辨義閏時無事書首月備四時以成歲此經義非史法也

冬宋人取長葛

傳秋宋人取長葛

辨義圍踰年而竟取之其惡易見而天王方伯若罔聞知也於是鄭之仇宋益深則兵連禍結民益受其殃矣傳詭冬爲秋杜氏遂爲秋取冬告之辭解謬已

三十

附傳異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晉事二

辨義自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爲晉之世臣逆曲沃強而晉衰矣觀嘉父之自翼逆隨納鄂有與周共休戚之意此前王之遺澤也其後武公篡國自置私人則故家之後日就衰微故傳特紀之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

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辨義鄭怨宋衛故請成于陳結黨也陳桓獨難宋衛而易鄭以致鄭伯侵陳故傳申叙侵陳之由以著鄭伯之專伐異已者亦上下經義之關鍵也夫鄭伯何仁可親而況私盟要結尤王法所禁左氏另加論斷指陳桓不許鄭成爲長惡又拉雜凡十辞朱子嘗謂芟夷蘊崇一段于上文甚事蓋昌黎譏其浮夸即此類也庚申五月十一日實四月
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也〇禮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卅一
辨義此傳著鄭莊復爲王左卿士之由蓋京師告饑魯爲請糴于宋衛齊鄭鄭伯因而如周致粟傳曰始朝桓王指交惡之後言之也王不禮焉蓋取麥取禾之怨猶未平耳及聞周桓公規鄭勸來之說故此後虢公始作卿士鄭伯仍爲左卿士左于請糴之下增注禮也兩字而本傳之文意遂隔絕爲二事矣勸來懼不蔇不禮鄭不來周君臣之謀國如此時事可知矣
歲次乙丑 補閏十二月
正月丙午朔 辛酉寅初大寒
二月乙亥朔 庚寅酉正雨水
三月乙巳朔 庚申酉正春分
四月甲戌朔 辛卯辰初穀雨
五月甲辰朔 壬戌辰正小滿
六月癸酉朔 癸巳酉初夏至
七月癸卯朔 乙丑寅正大暑
八月癸酉朔 丙申巳正處暑
九月壬寅朔 丁卯辰初秋分
十月壬申朔 丁酉未正霜降
十一月辛丑朔 丁卯午初小雪
十二月庚午朔 丙申夜子初冬至
閏月庚子朔 丙寅巳初大寒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辨義諸侯一娶九女嫡之娣姪年八歲即可備媵數然必待年至十五乃歸之以從嫡叔姬伯姬之媵前年此待年今歸于紀聖人將録其賢故志其始歸爲紀滅守節之案或以爲變例特書之夫常事雖嫡歸不書録賢雖媵歸必書何例之有 卅二
滕侯卒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辨義書卒書葬說具宋公和卒滕侯卒而不名史闕文也不葬魯不會也滕子爵而稱侯蓋亦傳寫之誤告終稱嗣繼好息民自有邦交之典豈獨同盟盡盟載之法掌於司盟所以治諸侯之不協若屢盟長亂詩人刺之乃亂世之事左氏謂同盟稱名薨赴以名爲禮經此禮此經何王所制誕妄甚矣
夏城中丘
傳夏城中丘書不時也
辨義程子曰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夫城郭溝池以

爲固亦王公設險守國之道然而使民以時乃道國之本務夏
而城之妨農病民故書之以垂戒此書城之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辨義夷仲年齊僖公之寵弟也凡聘禮使者執圭以致命束帛
以致享將其恭敬以相存問乃邦交之典禮今年爲結艾盟而
來其齊侯之志所重在結盟而不在聘故不使諸大夫而使其
弟來蓋謂寄腹心之交於最所親愛之母弟庶以明吾結好之
篤摯殊不知果本忠信之心以行典禮則聘猶愈於盟諸大夫
無異於弟今假聘以結盟又假弟以示厚皆假也特筆書之如
見其肺肝矣此傳當與前始平于齊比屬讀之

廿三

秋公伐邾
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
辨義邾人導鄭伐宋入其郛故宋圍鄭長葛而取之今宋及鄭
平而盟于宿郎公及宋人盟之地也邾爲魯之附庸故公爲宋
討邾聲其入郛之罪以伐之將藉此踐宿盟以謝衆而宋取邾
田置不復問則是暴小寡以悅強大而不平其心豈足以服邾
乎徒自取擅專討伐之罪而已庚申實在六月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
伐之于楚丘以歸
辨義楚丘杜注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今兗州府曹縣東楚邱亭是也衛文公徙居楚
邱朱子詩傳在滑州彙纂曰此楚邱之在北者與戎伐凡伯之
地不同是戎伐凡伯之地乃曹縣東之楚邱在魯封疆之內杜
注衛地誤也周禮行人天子時聘以結好懷諸侯也今魯不朝
貢于周而天王使凡伯來聘既首足倒置矣戎前與公會盟修
好今敢挾弗賓之小嫌伐聘魯之天使于楚邱至於以歸公宜
聲罪致討夕不待朝而竟褻如充耳豈公能爲宋討邾獨不能爲
天王討戎乎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之謂何比事觀之其罪者著

廿四

矣議而不辨此之類也胡傳謂以歸者罪凡伯不死位竊謂以
歸本是實事書之以見戎之肆行無忌若使人館宿雖卿行旅
從而變起倉猝安知以歸之時凡伯不執節如蘇武必坐以不
死恐非經旨也
附傳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
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
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
伯許之乃成昏
辨義陳風墓門之刺佗曰夫也不良國人知之是佗之將危宗
社陳人紛騰于口議故洩伯觀其不賴盟料其不免良佐如陳

亦知陳之將亂此紀仲殺免代立國人分散之所由也忽娶于陳亦事後之案皆前經起事者壬申十二月三日實十一月此月後補閏故下年三月有庚寅

歲次丙寅失閏三月

正月己巳朔乙未夜子初雨水

二月己亥朔丙寅子正春分

三月戊辰朔丙申未初穀雨

四月戊戌朔

五月丁卯朔未正小滿

六月丁酉朔戊戌夜子初夏至

七月丁卯朔庚午巳正大暑

八月丙申朔辛丑申正處暑

九月丙寅朔壬申未初秋分

十月乙未朔壬寅戌正霜降

十一月乙丑朔壬申申正小雪

十二月甲午朔壬寅卯初冬至

卌五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 犬丘即垂

辨義今遇皆先定期但簡禮相見者謂之遇猶均之娶妻而六禮不備曰邂逅耳宋衛有皆怨於鄭然衛爲公孫滑伐鄭而後鄭人伐衛衛約宋合陳蔡圍鄭東門而後鄭人侵衛收聚皆由衛起報亦兩相當故衛之怨鄭易解宋殤初立而鄭欲納馮與之爭國乃宋所深憾馮一日在鄭則宋殤不能一日忘鄭此宋難解之怨也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即瓦屋之期宋公慮衛若許齊則己難獨却遂以幣請與衛先相見盖陰約衛侯與己合志以擯鄭故此遇乃盟瓦屋不書鄭伯之緣起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辨義天子東巡狩望祀岱宗則諸侯朝于方嶽者皆助祭鄭以宣王母弟特賜助祭泰山之邑祊其邑名也凡方伯朝天子得賜朝宿邑于畿内成王以周公故賜魯近許之田爲朝宿之邑兼有周公別廟魯君于朝宿時祀公者也此宜後嗣世守豈容私相交易鄭伯私計王久不巡狩鄭何由祀泰山侯久不述職魯何事需朝宿但周公別廟尚在明請魯棄先祀魯必病之今惟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因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兩就其利魯必悅從故使其臣宛竟來歸祊以不祀泰山爲辭也魯人亦謂我不朝覲焉用朝宿但明以祀周公委之鄭我實病之故不遽允乃許田惟卜日庚寅我入其祊若爲鄭主守者然祊自我入而許田之易不允已允矣庚寅三月二十三日

卌六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桓侯封人立

辛亥宿男卒 己亥五月三日辛亥十五日失閏三月故在六月

辨義史闕其名故經不書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傳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

月也八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也〇禮

辨義宋之過衛于垂不欲及鄭平也齊侯竭力解紛乃卒會溫盟瓦屋而以釋東門之役爲辭是専勸宋衛謝過于鄭伯使釋其怨故曰卒平宋衛于鄭也此雖参盟之始猶未有主盟者故宋先齊序王爵也溫及瓦屋皆周地此時鄭伯再爲王左卿士故不在盟惟于盟後以齊人就近朝王蓋表齊侯平怨之功於王而亦聞宋衛之在盟于王而宋公不王之罪由伏於此矣鄭莊真小人之尤哉杜注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辛卯八月不得有丙戌今推庚午七月四日其日己正大暑丙戌二十日失閏故以六月爲七月左氏不識本傳文意截丙戌朝王另爲一傳而增禮也以注之因而增八月兩字今皆小書之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傳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辨義衆建之制八州八伯謂之收三十國爲卒卒有正十國爲連連有帥五國爲屬屬有長故職方氏曰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盖長帥正各率其所屬屬于八伯八伯又各以其所屬屬于二伯而皆歲修職貢于王此周制也莒國在今山東青州府莒州其境乃魯之封疆所屬莒州西二十里有浮來杜注紀邑也前此紀莒爲魯故盟于密故今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昏姻之故也莒屬于魯成紀好於莒壯聲援以備齊也此經亦後事之案

螟義已見前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辨義杜注無駭公子展之孫今按凡已賜氏族者則子孫世之其間有世官者亦有但世祿者非凡賜氏族者皆世官也胡傳似誤

附傳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辨義往逆未告祖既配乃告故曰先配後祖此二事皆後案甲辰本閏三月七日失閏故作四月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辨義此終瓦屋之盟比屬於鄭伯以齊人朝王讀之即後伐宋之案豈非白衣蒼狗須臾改變者哉

歲次丁卯補閏在十月後

正月甲子朔辛未中初大寒
二月甲午朔辛丑卯初雨水
三月癸亥朔辛未卯正春分
四月癸巳朔辛丑戌初穀雨
五月壬戌朔壬申戌正小滿
六月辛卯朔甲辰卯初夏至
七月辛酉朔乙亥申正大暑
八月庚寅朔丙午亥正處暑
九月庚申朔丁丑戌初秋分
十月庚寅朔戊申丑正霜降
閏月己未朔丁丑亥丑小雪
十一月己丑朔丁未巳正冬至
十二月己未朔丙子戌正大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辨義南氏季字天子之大夫七年冬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邱以歸魯不能討戎罪以振王靈甫越一年此春又使南季來聘王不君魯不臣晉可見矣

卅九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挾卒

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失時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辨義決旬曰挾周禮稱挾日是也卒對始而言終也仲春日夜分雷乃發聲爲一候始電爲一候陽氣以漸而壯也至於清明斷雪穀雨斷霜雨潦方降陰氣以漸而央也陰陽調和則雷出不震霜雪以時上年失閏三月此雖三月九日辛未始交春分十一月得癸酉而大雨震雷總至閱八日庚辰又大雨雪挾日乃卒已在清明之後陰陽錯行若此皆失時爲災也癸酉始大雨庚辰始大雪故傳曰書始對卒字言之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明自癸酉至於乙卯平地尺爲大雪釋挾日乃卒也舊指挾爲魯大夫未敢從之

夏城郎姜同中丘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絶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辨義鄭伯於盟瓦屋之後獨以齊人朝王已伏宋公不王之罪案於是以王命討宋本非王命而鄭人以之經不書者鄭未告魯也今聞公怒絶宋使遂以王命來告伐宋是特特爲王左卿士而竊柄作威耳公既怒宋益思親鄭遂與會齊侯于防以謀伐宋着公之志在隨人也當合下會中丘讀之

四十

附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

甲寅鄭人大敗戎師甲寅十一月二十六日故知補閏十月
辨義觀哭之量敵慮勝善戰善陣之風浸而長矣衷戎盡殪大
奔繼以大敗追逐不遺餘力殺人如麻可想見矣杜注此皆春
秋時事雖經無正文必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
其枝葉究其窮所窮他皆倣此斯說得之

歲次戊辰失閏八月
正月戊子朔丙午午初雨水　七月乙酉朔壬子寅正處暑
二月戊午朔丙子午正春分　八月乙卯朔癸未丑初秋分
三月丁亥朔丁未丑初穀雨　九月甲申朔
四月丙辰朔戊寅丑正小滿　十月癸丑朔辰正霜降
五月丙戌朔己酉午初夏至　十一月癸未朔寅正小雪
六月乙卯朔庚辰亥正大暑　十二月壬子朔申正冬至

四十一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
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
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
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禮也
辨義上冬既會防定謀此春遂合力伐宋三國會中丘爲師期
蓋曰奉王命整六師也翬帥師會伐蓋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也公親會老桃蓋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及公敗宋于菅而宋
郜宋防鄭歸之魯取之其事竟畢矣夫宋公果不王宜貶爵子
則宋仍負固未嘗稽顙王庭也宜削地乎則魯齊未嘗以郜防
反命聽王處置也公之敗宋于菅即有軍功鄭伯安敢勞之以
地翬之帥師伐宋爲會王命魯何得貪取其土左氏妄貶鄭莊
之正大反傳釋經本意其爲狗尾續貂最易見也杜注癸丑正
月二十六日戊申五月二十三日今推之皆同殆繕經者訛王
正爲王二與己巳日食同此更有傳可證六月當如經在壬戌
上左誤移於戊申上耳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冬十月壬午

四十二

齊人鄭人入郕
傳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
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
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九
月戊寅鄭伯入宋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辨義蔡衛郕知鄭假王命伐宋故不會而衛人尤比于宋故宋
人衛人因鄭師在郊乘虛入之既獲入鄭之利又摟蔡人以伐
戴伐鄭之與國也蔡未獲入鄭之利怒而不和鄭伯乘機圍戴
伐取三師俘虜之也忿猶未洩故戊寅入宋經不書者歸重伐
郕也蓋入宋猶曰有怨郕人何罪不自省其假王命之愆反加

郕以逆王命之罪摟齊聲討入其國都故奪爵稱人正其罪也杜注戊寅八月二十四日今推之亦同大抵九月字亦左所增入故小書之又壬午本九月晦經繫十月故知失閏八月經解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今取會防會中丘以至入郕比屬讀之以經爲綱以傳爲目但見其黨同伐異紛紛擾擾不成事體蓋原其本由於王綱傾頹易所謂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備其惡至於殃民搆怨詩所謂亂生不夷靡國不泯也而聖人修史垂教之情可見矣說者每逐句逐字破碎以索其義析如襪線穿鑿以騁其辯棼若亂麻將以解經而經旨充塞然則春秋之失亂不其然乎

歲次己巳未補閏

正月壬午朔丑正大寒
二月辛亥朔酉初雨水
三月庚辰朔辛巳酉正春分
四月庚戌朔壬子辰初穀雨
五月庚辰朔癸未辰正小滿
六月己酉朔甲寅酉初夏至
七月己卯朔丙戌寅正大暑
八月戊申朔丁巳巳正處暑
九月戊寅朔戊子卯正秋分
十月戊申朔戊午未正霜降
十一月丁丑朔戊子巳正小雪
十二月丙午朔丁巳亥正冬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辨義滕子爵薛伯爵而以滕侯薛侯書之細讀本傳著其以侯禮來朝也五等之君衆見于王通稱諸侯燕賜皆稱侯氏今滕薛朝魯而行旅見之禮相與爭長薛曰我先封滕曰我周之卜正魯爲之辭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是滕薛尊魯如周而魯亦以周自居則滕薛者魯之侯氏也周室班爵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其旅見于王班階同則長同姓不以同姓長子男於伯長伯於公侯今魯欲長滕而託辭寡人若朝薛不敢齒諸任但知庶姓不先同姓而長子于伯紊亂王爵是均之侯氏而不序爵也魯不朝王而受諸侯之朝諸侯朝魯而不朝王稱曰滕侯薛侯尤以責其天澤不辨而使之顧名思義此皆取義之大者也細讀明堂位自知班階之說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時來卽郲

傳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

公夻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惟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其況能有父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玆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太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辨義夫許太岳之胤前王所封如其不修職貢宜奉王命致討亦未必六師移之今傳叙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可知非奉王命也鄭伯爲之辭曰天禍許國鬼神不逞假手于我尤可見許無罪可聲也又曰其敢以許自爲功又曰無滋他族偪處與我鄭國爭此土可知鄭伯貪取其土主謀剪伐也故夏會郲秋伐許直書其事則鄭伯之夻其君奪其國固王法所必誅而公夊齊侯同謀黨伐皆法所不宥也且王室既卑鄭莊爲王卿士不能繼桓武之忠惠此京師以綏四國而惟據大滅小以敗王畧讀其飾辭佞口亂義則悖德悖禮之罪益彰其使許叔處東偏不過假此杜齊魯之忌而又使獲佐百里正所以箝制之傳之文意甚明皆以著入許之罪案也況許莊出奔原非服罪鄭奪其土並非舍許左氏乃極贊鄭莊有禮度德且曰服而舍之憒憒若此豈傳之本文哉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辨義壬辰本十月十六日失閏未補故在十一月翬使賊弒隱立桓而桓諱罪寪氏以掩其惡當時魯史不書翬弒其君以赴告諸侯孔子魯人安得而追書之書公薨著桓之匿弒庇賊也薨而不地著隱之死非其所也不成喪不書葬著其安忍無親也凡此者志而晦也然備其事于傳其實亦不可得而滅矣前

此州吁弒君修怨于鄭宋來乞師翬請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其無君之心已露矣公既不能早辨而且寵以事權如無駭之卒翬爲請謚勝薛爭長翬爲致辭又且久假以兵柄如伐鄭伐宋皆翬帥師以致邪志日肆至於請殺桓以求太宰逭露凶機設公卽時赫怒明正其罪亂庶遏沮矣顧且倚爲腹心告以本懷遂致反譖于桓轉殺桓之刃加諸公身而翬嗣是又爲桓之腹心矣易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如何也若公者不可爲世永鑒哉不書葬由于不成喪則凡君弒不書葬者可類知矣如晉厲公葬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齊莊公側于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其不成喪見于傳者如此其他可知彼既不成喪則鄰國不會葬因而不書葬也其有弒君書葬者彼以葬赴而此往會之耳公穀以爲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以罪無臣子其說似近理故諸儒信之竊謂君弒賊不討則當時上而天子下而方伯尸位溺職皆在焉能爲有無之數其國無臣子何待不書葬而後著且置賊不討而惟安然營葬鄰國之君亦靦然會葬則書葬正可著其國無臣子何必削而不書耶大抵弒君而安忍者竟不以禮葬弒而飾惡者則且以禮葬故經有書不書之別皆如其實以著之而情狀卽在其中若其賊不討之罪不因是爲顯晦也亦有賊已討而不書葬者如宋萬弒閔公立子游其後賊討而不書葬由子游已葬閔公而不赴是討賊在葬後也凡此皆當據本傳以求事實庶經義昭然可見公穀之說雖於理無礙然淺識者每謂賊不討雖會葬聖人亦削而不書則於經義多有不合此似是而非之說不可不辨也

附傳鄭伯使卒出豭行出雞犬以詛射頴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無益矣

王取鄔劉蒍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鄭息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辨義此四事皆爲鄭紀之射頴考叔見入許故終言之桓王取田于鄭而與以蘇忿生之田亦不平其取許而以此抑制之耳與息戰大敗息師以虢伐宋大敗宋師可見鄭之勢愈張志益肆皆自入許始此卽王奪其政之所由也左氏譏詛射爲鄭失政刑伐鄭爲息不量力于理爲近若桓王之失鄭其由來者漸矣豈在取田今不罪鄭之事王不忠而譏王之待鄭不恕緣其意中視周鄭爲二國故其立說冠履倒置而不自知其謬也宋鄭搆怨屢見于前經聖人筆削取義不在逐事枚舉故附見于

傳豈不告則不書義盖左氏見二百四十餘年之事每多無經有傳者遂爲此說而杜氏惑之遵爲解經之例于例或不通寧屈經以從傳而譏經誤此最害義讀者不可不察也

春秋深意卷之二

桓公名軌隱公庶弟亦名允

歲次庚午周桓王九年 補閏十月如前例

正月甲子朔 丙 丁亥辰正大寒

二月丙午朔 丙辰夜子初雨水

三月乙亥朔 丁亥子正春分

四月乙巳朔 丁巳未初穀雨

五月乙亥朔 戊子未正小滿

六月甲辰朔 己未亥正夏至

七月甲戌朔 辛卯巳正大暑

八月癸卯朔 壬戌申正處暑

九月癸酉朔 癸巳午正秋分

十月壬寅朔 癸亥戌正霜降

閏月壬申朔 癸巳申正小雪

十一月辛丑朔 癸亥寅正冬至

十二月辛未朔 壬辰未正大寒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辨義前傳譯明羽父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桓之罪案既定矣設將値宣王則桓必膺伯御之誅而況輩于經於十一月壬辰公薨後接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著其弑君簒立安然卽位行禮而天王不討方伯不詰乃綱常之大變也公羊以爲如其意巧言哉亦秪好行小慧耳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傳元年春公卽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

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辨義桓弑立懼討即位之初汲汲修好于鄭以鄭伯爲王左卿
士將援鄭以定其位也鄭人乘機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即
許之當三月會垂時鄭伯更加以璧假許田爲祊乃鄭請祀周
公之祊許田但以假鄭故加璧也然魯受其璧是入祊之外又
入其價則許田爲鄭物魯不得再籍口朝宿祀周公蓋鄭伯知
公之援已定位而以機變之巧籠之公自知罪大無援志在好
鄭以田易祊原不暇惜何況璧假即于四月三日丁未及鄭伯
盟于越結易祊之成盟曰渝盟無享國嚇公以固交易也嗣是
許田入鄭而周公之祀永廢矣厥後魯人頌僖公曰居常與許
復周公之宇不過頌禱之夸詞豈真能復哉

秋大水
傳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辨義螽螟水旱皆歲之災民之病故成災必書夏小正秋七月
時有霖雨故莊子云秋水時至百川灌河聚時令也若雨無其
極百川泛漲平原淹沒傷我稼穡則大水成災矣此年秋七月
十八日大暑失閏故

冬十月
傳冬鄭伯拜盟
辨義鄭自入許後益垂涎許田即欣側不容酣睡之意今拜盟
以終璧假之事合渝盟無享國讀之只是一傳下年正月有戊
申故知補閏在十月後如前例
歲次辛未失閏六月
正月庚子朔壬戌卯初雨水　七月戊戌朔
二月庚午朔壬辰卯初春分　八月丁卯朔亥正處暑
三月己亥朔壬戌戌初穀雨　九月丁酉朔戊戌酉正秋分
四月己巳朔癸巳戌初小滿　十月丙寅朔己巳丑正霜降
五月己亥朔乙丑寅正夏至　十一月乙未朔戊戌亥正小雪
六月戊辰朔丙申申初大暑　十二月乙丑朔戊辰巳正冬至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二年春
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弑其君
辨義啖氏曰孔字父美稱也此說甚確孔父之後奔魯曰孔防
叔以王父字爲氏也且華父名督孔父名嘉本傳甚明嘉字孔
父與鄭公子嘉字子孔同杜注以孔爲氏父爲名未免強解春
秋雖本魯史然其取義裁之聖筆故曰孔子懼作春秋當日督
既攻殺孔父乃弑殤公經則以弑其君及其大夫書之先君後
臣尊卑之定分昭矣而于孔父書字以旌其死節兩義原可並
行不悖蓋此由後人追論其事以寓勸懲非代孔父稱其字于

君前也若必如劉原父之說謂已名其君于上不得字其臣于下然則昭二十二年經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天王君也而稱名劉單臣也而稱子其于君前臣名之禮尤大有礙矣左氏謂君子以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說亦甚善恐非聖人先書弑君之正旨旁通可也公羊云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知既死而救之知必死而趨之此演說之失其真者故似傳奇野史

滕子來朝

辨義滕本魯爲宗國見孟子今桓公新立位定故來朝孟子稱子男五十里滕壤地褊小將五十里春秋自此年以後皆稱滕子其爲子爵甚明可知前書滕侯卒者傳寫誤也

四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辨義經書會于稷以成宋亂傳明之曰爲賂故立華氏故遂相宋公誅心之嚴不待辨而明矣公本弑君自立之人馮之位定則公之位益定鄭伯久欲納馮故皆召馮立之以親鄭然則受賂成亂公與鄭伯尤相爲首尾可知也凡賊臣誅逆每借民怨以動搖其輔翼之臣觀督之宣言可見自殤公屬與夷於孔父其懷忌蓄邪已久而遇妻于路殺而取之亦會逢其適以作亂耳豈爲漁色起見哉爲賂故立華氏明宋有華氏始于督遂使屬籍應絕之賊得世世相穴孔子懼作春秋職是之故非督此時即以字爲氏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傳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

五

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辨義本傳以讀經不待辨而義明哀伯之諫大抵原本周禮法語之言凜凜可敬此與僖伯諫觀魚皆是自作諫章而史錄之

聖人序詩取變雅若二藏之文〻殆可嗣板蕩抑戒桑柔之替詩
亡然後春秋作得中若此類者孔子之所取也先言昭德塞違
是以明己德閑己邪爲本其下儉度有數文物聲明皆昭示子
孫之典則官邪而字外立華氏內寵皆在其中哀伯有此諫
可以不愧其父矣以申五月十日而不繫月者督以正月九日
戊申弒君則此爲五月易知也桀紂以甲子亡後世循忌之華
督弒君名在諸侯之策今納鼎太廟必服吉告祖而竟與弒君
同日神其恫哉大鼎繫郜與璧繫垂棘相似著其器之貴所謂
寵賂也且義重取納此何必瑣辨

秋七月紀侯來朝 左作杞侯此從公穀

六

傳秋七月〇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辨義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非侯爵文誤也及紀侯
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胡傳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
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之劉原父曰左氏誤紀爲杞遂生不
敬之說今按紀魯有昏姻之故故紀侯求庇于魯程子胡傳劉
氏之說皆確不可易當比屬明哀盟浮來及事後觀之

蔡侯鄭伯會于鄧

傳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辨義蔡鄭鄧三國皆近于楚按楚自熊繹受封子爵也舊稱蠻
荊當夷厲時楚僭王號宣王中興命方叔南征蠻荊來威釆芑
之詩是也乃封申伯于謝扼古楚之衝惟爲東都之藩屏迨平
王東遷楚數侵申王民戍之作揚之水至於熊通僭王號是
爲武王其見於春秋傳自魯桓六年侵隨八年合諸侯九年圍
鄾敗鄧十一年盟軫敗鄖師蒲騷伐絞伐羅至魯莊四年熊貲
立是爲文王莊六年伐申十年執蔡侯十六年滅鄧其勢日張
由是與諸夏爭霸而鄭以近楚之國爲之服役浸至駕晉以主
霸盟朝諸侯此當桓之二年經書蔡侯鄭伯會于鄧而特以始
懼楚聲其故于傳焉夫曰懼楚則當是時荊之憑陵江漢若野
火浸然而將至燎原可想矣然曰始懼楚則前此之時諸侯怠
傲如燕雀處堂而自謂無患又可想見矣嘗讀詩序曰蓼蕭廢

七

則恩澤乖湛露廢則萬國離彤弓廢則諸夏衰小雅盡廢則四
夷交侵中國微矣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
秋作今本傳以讀經可見聖人修史以垂教通考天下治亂之
幾洞察世變遷流之故開示之意何其明切彼逐字逐句訓詁
以立解者不亦拘于墟乎

九月入杞

傳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辨義不稱主帥不稱帥師直書入杞公主之也小國無罪可聲
而入其國都以肆暴掠乃王誅所必加故入不稱公言遜而義
嚴矣左氏謬妄已見前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傳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辨義禮記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蓋孝子事親出必告反必面故告至于廟者事死如事生也隱二年秋八月經書公及戎盟于唐而傳曰修戎好此亦二年秋九月經書公及戎盟于唐而傳曰修舊好修隱公之好也秋猶是戎猶是唐猶是盟猶是而修好之先君已飲恨于地下誰爲之乎冬公至自唐傳特申之曰告于廟將親告祖禰而獨念隱乎如亦告隱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乎此春秋誅心之筆讀傳自見左氏以凡公行注之既不達傳文本意況征伐凱旋乃有飲至策勳若尋常盟會何勳可策至于特盟參盟皆亂世之事其言往來稱地曰讓地往稱地來稱會曰成事不過影附經文牽臆爲之說非周制之典禮有是亦非聖經之旨法如是公穀杜撰往往似此讀者察之庶不爲其所愚矣

歲次壬申 未補閏

正月乙未朔 丁酉戊正大寒　七月壬辰朔 辛丑亥初大暑

二月甲子朔 丁卯午初雨水　八月壬戌朔 癸酉寅正處暑

三月甲午朔 丁酉午初春分　九月辛卯朔 甲辰子正秋分

四月癸亥朔 戊辰子正穀雨　十月辛酉朔 甲戌辰正霜降

五月癸巳朔 己亥丑初小滿　十一月庚寅朔 甲辰寅正小雪

六月壬戌朔 庚午巳正夏至　十二月庚申朔 癸酉申正冬至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傳會于嬴成昏于齊也

辨義自是終桓王之世暨莊王二年正月不書王者共十有四先儒多謂桓無王故不書王夫桓無王而削王號是討王非討桓也況討賊剗不容緩何待其喪畢入見時而討之杜注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甚哉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書王今按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者所以釐百工熙庶績也自百王遞興三正迭建王者之敬天勤民莫先于授時桓王失道閏餘失班在位十年以來久而日甚故正不稱王著其不能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也四年七年兩闕秋冬著其春入于夏夏入于秋秋入于冬冬入于春而四時不成則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也餘說詳具首卷會嬴以成昏是不遣卿納幣而公自之匪媒求娶不敬天昏非正始之道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傳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

辨義命猶令也胥相也相命相令 不相下與鄭虢胥命于弭同公穀以爲結言而退穀梁以爲近古荀卿稱春秋善胥命皆未

達傳文不盟之義耳盖齊衛怙伯會于蒲原爲結盟而來而傳
宣之心争爲雄長於是兩不受命而兩相命遂不盟而退盖爭
覇主盟之端已兆于此故特書之嗣是而後强大者挾王命以
雄兵車弱小者索敝賦以奉侍會事乃相與聽命之不暇矣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
傳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辨義左穀皆作杞侯今遵程子從公羊作紀紀與郕皆畏齊之
强而資魯之庇此會連紀郕之好乃齊襄滅紀降郕之遠案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辨義後秦姜岌唐大衍元授時皆推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在
晝去交分入食限諸家所稱八月皆就杜氏歷用周正言之即
今之六月也緣上年失閏六月末補故此年以六月爲七月今
推是月十日辛丑交大暑即此可見春秋之用夏正矣

十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
氏至自齊
傳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
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
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
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辨義左氏見傳稱上卿送女以禮于先君因謂逆女稱公子爲
修先君之好謬矣公之子曰公子親親也翬弑其君于法宜絕
屬籍而桓德其立己倚爲腹心是以逆女獨遣之經書公子著
其寵任屬籍宜絕之賊得罪于宗廟非所以奉神靈之統也君
主陽教夫人理陰教陰陽之義配日月故大明生于東月生于
西君與夫人奉宗之位次象之今日月告凶至于失既且日當
壬辰與戊相衝魯之分野應之而竟于此月吉告廟逆女經文
連類書之著其肆無忌憚不知恪謹天戒也齊侯越境送女已
屬非禮而公之往會于讙志在會齊侯非循禮見而親迎于所
館故書夫人至自齊不予其受之于讙也昏姻大禮而始事之
苟若此則其居室之無所不苟可知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傳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辨義致夫人之使弟藉親愛之弟以致其親愛猶之逆女使翬
倚腹心之人而寄以腹心凡皆發於人欲之私不知裁以天理
之正者也

十一

有年
辨義有年五穀皆熟也有道之世陰陽燮和上下草木鳥獸魚
鱉咸若固有天災而百穀時熟故周頌春藉田而祈社稷曰載
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又曰匪此有此匪今斯今振古如
茲可見其有年自古而史不勝書矣至於人事失氣化衰水旱

螽螟頻年發作一値有年慶焉天幸而將書之猶之醉人為瑞
焉耳聖人筆之於經所以著其前此之屢凶而於此有年亦天
矜于民豈魯之君臣能感召天和以致之哉
附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
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
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
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
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
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
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

十二

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
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
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
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
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
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
叔

辨義晉事三見啓曲沃伐翼以上原本截置上冬末今合之此
傳敘事甚詳而辭無支蔓名以制義以德命為義也義以出禮
禮以體政政以正民與孔子正名之旨大意相似

歲次癸酉補閏十月如前例

正月己丑朔癸卯丑正大寒
二月己未朔壬戌卯酉初雨水
三月戊子朔壬寅酉初春分
四月戊午朔癸酉卯正穀雨
五月戊子朔甲辰辰初小滿
六月丁巳朔乙亥申正夏至
七月丁亥朔丁未寅初大暑
八月丙辰朔戊寅巳正處暑
九月乙酉朔己酉卯正秋分
十月乙卯朔己卯未正霜降
閏月甲申朔己酉巳正小雪
十一月甲寅朔戊寅亥正冬至
十二月甲申朔戊申辰正大寒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十三

辨義考之周禮春辨鼓鐸以教振旅遂以蒐田夏辨號名以教
茇舍遂以苗田秋辨旗物以教治兵遂以獮田冬總軍實以教
大閱遂以狩田此農隙講武之大禮也至於尋常田獵多稱蒐
狩罕稱苗獮而狩尤為四時田獵之常稱通乎上下試誦鄭風
叔于狩小雅之子于狩可以概見二年失閏六月此年春正月
實十二月然經書公正月公狩于郎而不日識其彌月出畋于
郎地外作禽荒與十旬弗反者相類耳左氏以為書時是聖人
書常事以美公何以不紀所卜之日也或曰狩非不時而郎非
常所是聖人於合禮中乎舉小失以刺公也況郎本魯地後此
築郎囿何以知非狩之常所乎今就本經求之此年春狩郎莊

四年冬狩禚又就本傳求之僖二十七年冬晉蒐于被廬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文六年春晉蒐于夷襄十三年夏晉侯蒐于綿上此無論夏時周時拘拘之說必不可通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傳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辨義宰冢宰渠其封伯其爵糾其名也桓公弒逆天誅不加篡立于今四年未見其入朝受命而王使宰來聘三綱淪九法斁矣王稱天宰稱名與賵妾同義而責之之意尤深切矣父在故名鑿空妄誕公穀之鑿空往往類此也以前例推之此年蓋亦閏十月甚下年正月有甲戌然小雪在閏月二十六日是前此全失一閏未補何以定四時而成歲故特闕秋冬以志之

附傳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辨義紀秦事始此與紀晉楚同意王德既衰諸侯爭長而五霸迭興剪滅封建與春秋相終始者也魏自此年見傳至閔元年滅于晉魏有變風詩作于此四五十年間耶

十四

歲次甲戌失閏五月

正月癸丑朔丁丑夜子初雨水　七月辛亥朔壬子巳初大暑

二月癸未朔丁未夜子初春分　八月庚辰朔癸未申初處暑

三月壬子朔戊寅午正穀雨　九月庚戌朔甲寅午正秋分

四月壬午朔己酉未初小滿　十月己卯朔甲申戌初霜降

五月辛亥朔庚辰亥正夏至　十一月戊申朔甲寅申初小雪

六月辛巳朔　十二月戊寅朔甲申寅正冬至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辨義甲戌正月二十二日己丑二月七日說文一舉而二曰再重也再赴者重日以赴非兩次赴也疾甚曰病正月甲戌公疾既病而佗殺免代立之亂作國人駭然分散公之卒否眾莫能知及己丑知之亦莫知公卒實何在日故重日以赴而己丑不月皆佗亂之擾攘之情形以告鄰邦庶幾憫其亂早來正己也讀墓門之刺佗可見陳人惡佗而畏其為亂已久設當時有稍明大義者何難誅佗以靖陳亂以慰民望乃齊侯鄭伯且如紀天王且使仍叔之子聘魯蔡衛且偕陳人從王伐鄭而置陳亂於不問惟寧常會葬桓公以了其事噫天下無邦一至此乎春秋具其再赴之日耳陳人告亂之情以責衰如充耳者也

十五

夏齊侯鄭伯如紀

傳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辨義自盟石門以來齊鄭結黨鄭欲取許則齊侯輔鄭帥師以入許今齊欲滅紀故鄭伯從齊假朝以襲紀經書如紀著其非

朝非會而相與詭隨若盜之影跡伺隙以肆刼也紀人知之故
來告春秋惡之故揭其情狀蓋傷天下之無明王賢伯故諸侯
之出於恣有若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傳仍叔之子弱也

辨義仍叔美宣王見雲漢詩序蓋宣王之大夫也此稱仍叔殆
其後人之嗣爲大夫者而稱仍叔之子程子謂父受命而使子
代行是也使子代行而繫天王使者仍叔請以子代行而王聽
之也夫仍叔亦以老病不能出使宜辭使聘之命不得請以子
代使於四方王宜別遣能者俾無辱君命不得聽其請以子代
況弱不勝任乎此與使宰伯糾來聘皆由王綱不振而此則奉
使之人更加句且据事書之泄泄訿訿之狀如在目前又何怪
乎周室之日趨于壞亂耶

葬陳桓公

城祝丘

辨義高息齋曰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之來討故非時城
此以備之說本杜注但經文簡直不再立傳憑空生議是否難
以臆度不若以盛夏興役妨農病民解之與城中丘爲類庶幾
近實耳文姜享齊侯于祝丘卽此年所城者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
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
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陳亂
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
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
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
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
之王卒大敗祝聃射中王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
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
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辨義泰之上六曰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傳釋之曰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言國勢土崩由於命亂故勿可用師惟宜
告命蓋必先治其命以自強然後可治亂也周既東遷王綱傾
墜自平王貳虢以來交質交惡鄭之無王其所由來者漸矣今
鄭伯因奪政不朝王宜聲其罪布告方伯命之致討而使司馬
張六師以會伐庶幾得體乃不忍一朝之忿自將中軍區區蔡
衛陳人實從陳佗作亂代立民心分散豈足任用而蔡衛屬于
虢公不過偏師會伐二國之君皆未親行故經書蔡人衛人陳
人從王伐鄭鄭伯不請罪而禦戰既無異於強賊之拒捕而王
之輕已躁動又何異於匹夫之撫劍及至卒敗身創後益消沮

不振春秋不書戰不書敗若王告伐而不告戰敗以自掩蓋耤
勞王問左右爲鄭既服罪而旋師也傳特紀射肩亦能軍正表
其支飾以掩耳目豈表其能軍哉

大雩

螽

傳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辨義郊雩外祭烝嘗內祭左氏雜引以備四時既屬牽合而指
秋雩爲不時則尤妄蓋每歲當巳月龍見之時用盛樂而雩者
萬物始盛爲百穀祈膏雨非因旱也其因旱而雩者周禮司巫
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是也凡經書大旱大雪大雨大水之
類皆極災之辭此稱大雩言索百神而饗之如詩稱靡神不舉
靡愛斯牲是也此由旱甚太甚而然故書大雩則大旱可知矣
繼之以螽則雖雩不雨而陽亢之極旱蝗交作其歲災民困又
可知矣此年失閏五月秋七月尚是六月

冬州公如曹

傳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辨義杜注淳于州國所都今按其後嗣或因以爲氏孟子時齊
有淳于髡殆其後與解合後

歲次乙亥未補閏

正月戊申朔癸丑未正大寒　七月乙巳朔丁巳申初大暑
二月丁丑朔癸未寅正雨水　八月乙亥朔戊子亥初處暑
三月丁未朔癸丑卯初春分　九月甲辰朔己未酉正秋分
四月丙子朔癸未酉正穀雨　十月甲戌朔庚寅丑初霜降
五月丙午朔甲寅戌初小滿　十一月癸卯朔己未亥初小雪
六月丙子朔丙戌寅正夏至　十二月壬申朔己丑巳初冬至

六年春正月寔來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辨義寔州公之名凡潔身去亂者士君子之節也若國君死社
稷者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故效死弗去也州莫詳其始封經
稱州公則其先世蓋受地百里而爲公侯之國矣及周室衰微
強吞兼幷州之土地人民日見侵削而國危焉斯亦時勢艱難
莫可如何者耳然州公值此惟宜制節謹度竭己力之所能爲
綢繆其牖户而以與廢存亡俟之天命庶幾喻於義而利害不
足以搖之今乃飄然如曹豫度其國之將危遂長往不復在寡
識者或且嘉其不以養人者害人能輕千乘之國如敝屣殊不
知斬宗祀而爲全身之計棄世守而效匹夫之行罪莫大焉惡
得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哉故當其如曹稱曰州公所以著其爲
國有土之人也及其朝魯指名而斥曰寔來所以責其去國不
復自舍君公之貴降爲庶人則亦庶人之嗟來之而已何取于
朝哉此義明然後人皆知嚴於義利之辨而不敢苟於去就之

際籍以辟患而活名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傳夏會于成紀侯諮謀齊難也

辨義傳文甚明當〻此冬來朝亡屬其離事觀之

秋八月壬午大閱

傳秋大閱簡車馬也

辨義四時講武惟冬中尤爲農隙故總簡軍實使羣吏各帥其民凡家可用者正蒐狩作後至有誅於是聽誓于陳前斬牲以狥曰不用命者斬其軍遣最殿最備故稱大閱天子諸侯惟旗鼓之用不雜而大閱之外則一也教戰陳必賑吉故書壬午若詩稱吉日庚午之類是也上年失閏此年八月西屬孟秋時非農隙乃使民正蒐獮作倉備嫁禱而卜日大閱以總簡車馬非禮也若因紀諮齊難而爲之則其教民之不素尤可見矣

蔡人殺陳佗屬公躍立

辨義此經之傳已見於前佗之殺免代立至是踰年而不成君者國人分散不奉戴爲君也蔡與陳爲鄰鄰國有賊蔡能殺之比諸陳桓弑君沐浴請討之大義豈不相近然蔡之殺佗特欲立其所出耳非志在爲陳討賊其事若可予而其義不足予故書蔡人殺陳佗而削立躍不書非蔡人所得私立也此服諸義利之介以定予奪之衡者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傳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于物爲假取于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辨義冢嫡始生而謹書之重世嗣也申繻之對蓋亦周儀禮之遺意朱子門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此公誠非齊侯之子矣然則此亦聖人之特筆不然後世讀猗嗟之刺魯莊曰展我甥兮安知不妄生呂易嬴之議歟

冬紀侯來朝

傳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辨義紀之求庇于魯緣有昏姻之故而且魯于王室爲懿親于列邦爲望國故夏既會成以諮難冬復來朝以求成然紀侯亦知公不能爲紀令齊但冀其請王命以求成而公告不能者公負弑立之罪當即位之初元年越易田以結鄭又會嬴成昏以

親齊亦藉以自固耳今爲紀請命於王王之命齊未可以而齊之怨毒必加魯是既無益于紀而徒開罪于齊此公告不能之隱衷也而納女之郳謀起於此矣夫齊雖強豈暴于楚紀雖弱非小于隨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紀侯不思修德和民以固吾圉而區區求亢于人孟子所謂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者耳豈春秋之所取哉

附傳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

廿二

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辨義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讀小雅楚茨大田信南山諸詩可見矣夫民神之主故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忠于民者政在養民而行之以忠也昔武王大告武成列爵分土建官位事惟曰所重民食喪祭季梁之言尚有典型可謂衰周時之老成人矣賢者識其大者故孔子有取焉

廿三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 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于齊無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辨義鄭莊知兵哭忽亦然觀其兩敗戎師可見然其後公子五爭兵章不息正由知兵故也豈非鄭莊之詒謀使然哉語曰男攀低戶盡謂高門之女挾妙而驕挾富而侈非有家之福昔賢

家訓往往取之今忽稱人〻有耦齊大非耦亦是此意〻〻忽所
以免文姜之禍也況忽已昏于陳親逆婦嬀豈可再昏哉乃議
其失大國之援以致六國都哉凡男女合昏尊長主之故曰辭
諸鄭伯前傳云忽〻王所陳侯請娶鄭伯許昏是也

歲次丙子 補閏十月如前例

正月壬寅朔 戊午戊正大寒　　八月戊辰朔 甲午寅初處暑
二月壬申朔 戊子巳正雨水　　九月戊戌朔 乙丑子正秋分
三月辛丑朔 戊午午初春分　　十月丁卯朔 乙未辰初霜降
四月辛未朔 己丑子正穀雨　　閏月丁酉朔 乙丑寅初小雪
五月庚〻朔 庚申丑初小滿　　十一月丙寅朔 甲午申初冬至
六月己〻朔 辛卯巳正夏至　　十二月丙申朔 甲子丑初大寒
七月己亥朔 壬戌亥初大暑

廿四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辨義杜注咸丘魯地在高平鉅野縣南今按地名咸丘則邱也
凡邱陵墳衍豈百産以給財用國之寶也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王之制也地名咸丘可知爲草木生之禽獸居之〻區時當春
二月可知爲草木〻動鳥獸孳尾之候于此而焚之殆與叔在
藪火烈具揚大烈具阜相類是求逞游畋之欲雖傷物生絶民
利而不惜豈非逆于民上以從其欲而棄天地之性者乎焚邱
癸巳亥與狩郎癸正月不〻〻彌月而此終日也既窮〻〻日之
樂馬慢發罕而咸丘之可〻〻焦土非所念及矣桓當此焉年十
九而好田猶如此少年豪蕩也此與狩郎皆過大于矢魚而無
復僖伯之諫蓋與九齡已老韓休死同增浩歎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辨義諸侯朝于天子稱名君前臣名也今穀伯鄧侯先後來朝
雖非旅見而稱名以見公〻亦受之不辭故書其事以兩罪之
大抵穀鄧近楚楚方〻〻併漢東而魯爲望國二君遠來託庇故
恭不近禮如此左氏謬〻〻春秋賤之又訛夏爲春自當從經作
夏公穀皆爲失國之君今按九年傳巴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
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聘于鄧則此年鄧未失國而穀可類
知已蓋公穀〻未見本傳妄言之耳

廿五

附傳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
遷盟向之民于郟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晉事四

辨義傳列秋冬而經闕之蓋此年亦閏十月如前例故下年正
月有己卯而推小雪在閏月乙丑晦是前此全失一閏未補故
再闕秋冬以示不成歲也

歲次丁丑 失閏三月

正月丙寅朔 癸巳申正雨水　　七月甲子朔 戊辰寅初大暑
二月丙申朔 癸亥酉初春分　　八月癸巳朔 己亥巳初處暑

三月乙丑朔甲午卯正穀雨　九月壬戌朔庚午卯正秋分
四月乙未朔　十月壬辰朔庚子未初霜降
五月乙丑朔辰初小滿　十一月辛酉朔庚午巳初小雪
六月甲午朔丙申酉正夏至　十二月辛卯朔己亥亥初冬至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辨義己卯立春次日烝冬祭春用之過典祀也此無傳者事備
義明不待傳也詳見後
天王使家父來聘
辨義家父王大夫自四年至此五年三聘備書之深譏之也
夏五月丁丑烝
辨義丁丑小滿後十三日四時之祭品各薦其時食故祠禴物
薄烝嘗物豐合于天時盡于地財不能矯舉也春宜祠夏宜禴
而皆用烝意在從豐與殊不思逆禮從豐何如薄之時也若必
矯舉以祭如夏宜先心而乃先背是謂誣其祖何以薦饗其在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傳申之曰不如西
鄰之時也其此經之旨乎
廿六
秋伐邾
辨義邾在邦域之中人非敵國外患隱七年秋公伐邾爲宋討
也此則魯自伐邾之始而邾無罪可聲故著其動干戈于邦內
自離析其羽翼也邾嗣是必爲魯之敵國外患矣
冬十月雨雪
辨義此年失閏三月十月九日庚子交霜降而月內雨雪失時
也紀雨雪之失時則失閏亦見矣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傳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
辨義祭公蓋畿內諸侯而爲王卿者也此經書法之簡嚴見于
遂字遂者自專也趙木訥曰齊將滅紀紀託于魯魯勢不能庇
紀爲之謀納女于王託王爲重焉今按桓六年四月公會紀侯
于成傳曰紀來諮謀齊難其冬紀侯來朝傳曰請王命以求成
于齊公告不能至是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
于京師此屬其事辭觀之趙氏之說于情理極合蓋祭公來
與祭伯來書法正同此非王命而來私交于魯者也魯因告以
紀謀納女于王祭公藉此適王之欲遂自專主往逆王后于紀
紀女實非王后祭公張大之欲以尊紀而沮齊耳觀後經稱紀
季姜可見也再考之傳莊王桓王太子也其庶弟王子克有寵
于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是莊王之母
乃桓王正后辛伯指並后則正后現在而紀女不得爲王后明
矣凡王女下嫁于諸侯命同姓之國主昏于事爲得體于經爲
有据若天王娶后何假同姓之國主之况王遣卿逆后必告于
先王之廟既告廟禀命宜歐逆于后父國之國而先使至人命于
廿七

同姓之諸侯親迎從卑成〻禮制襄公十二年靈王求〻于齊
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何嘗命同姓主昏其後經書劉夏逆
王后于齊傳曰官師〻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宣六年夏定王使
子服求后于齊冬〻〻桓公逆王后于齊此皆當時事實何嘗使
單靖公召桓公先受命于魯惠王元年居喪不應娶而虢公晉
侯鄭伯朝于京師見使原莊公〻逆王后于陳傳特紀其違禮兆
亂故行稱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其文甚明言其喪娶殺禮歸
同媵妾而實則惠后也其詳各見本年
附傳八年春滅翼 合卜 誘殺〻子侯爲一傳
隨少師有寵楚鬭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
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
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
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
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
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鬭丹獲其戎
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鬭伯比曰天去其
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接上冬 誘殺小子侯詩之

廿八

歲次戊寅 未補閏
正月庚申朔己巳辰初大寒　七月丁巳朔癸酉巳初〻暑
二月庚寅朔戊戌亥正雨〻　八月丁亥朔甲辰申初處暑
三月己未朔戊辰夜子初春分　九月丙辰朔乙亥未初秋分
四月戊子朔己亥午正穀雨　十月丙戌朔乙巳戌初霜降
五月戊午朔庚午未初小滿　十一月乙卯朔乙亥申初小雪
六月丁亥朔辛丑亥正夏至　十二月乙酉朔乙巳寅初冬至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雖義當昏于齊往稱〻之女在齊未行則女也至稱夫人至魯有
家則夫人也此義之顯〻而易〻見者名分然也王后天下之母儀
既書逆王后于紀即宜書王后姜自紀歸于京師所以正其名
分此不得與內女有行稱伯姬歸于紀者同例也今紀求納女
于王恃以抗齊祭公人臣敢〻逆王之欲受魯之託狥紀之情
竟自專主用逆王后〻之禮逆之實非王后也故于其歸正其名
分書紀季姜歸于京師與傳稱仲子歸于我同義則紀以非禮
納之王以非禮受之其失已著矣左謂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
書謬語也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經何以不書耶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傳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

廿九

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辨義諸侯因老病而使其世子攝事朝王者急述職也攝事適鄭君者會時事也今曹伯有疾欲結好宗邦使其世子來朝既非禮矣射姑當食而甘味之時傳特紀賓以上卿而申之曰禮也著其照常受賓禮了無憂容及初獻時聞樂奏而忽歎是明父知病將不起而硋辭使命而忍離左右以來不固辭賓禮而安受上卿之享其享禮不已甚乎經綱傳目讀者察之
附傳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鬭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鬭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辨義楚事三見鄧侯自卑以朝魯而不能訓治其民奪幣殺客結怨巴楚又不受讓所謂怠傲以求禍者也朝魯胡益哉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辨義此當合上立緡于晉讀之武公所以不能猝吞晉者以此虢終滅于晉亦兆於此
歲次己卯 補閏十二月仍全闕一閏
正月甲寅朔甲戌未初大寒　八月辛巳朔己酉亥初處暑
二月甲申朔甲辰寅正雨水　九月庚戌朔

三月癸丑朔甲戌卯初春分　十月庚辰朔酉初秋分
四月癸未朔甲辰酉正穀雨　十一月己酉朔辛亥丑正霜降
五月癸丑朔乙亥酉正小滿　十二月己卯朔庚辰亥初小雪
六月壬午朔丁未寅初夏至　閏月己酉朔庚戌巳初冬至
七月壬子朔戊寅申初大暑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莊公射姑立
傳十年春曹桓公卒
辨義庚申正月七日是月二十一日甲戌交大寒冬入于春孟陬殄滅正非其正矣前以定示時以作事今推八月己酉始交處暑已失一閏又及再閏而十二月有丙午則再不閏時非其時矣置閏之法十九年七閏爲一章自隱二年閏八月後再由三年及此年八月己巳十九年之數祇得五閏章非其章矣王者若昊授時之大法紊壞至此將使天下洶洶莫知所終聖人懼焉故於正月書王以示蠢極必防受之以臨此撥亂反正之志也爲後世王者而修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辨義杜注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今按此來戰之緣起也衛侯但計勢之強弱不顧理之是非故二三其德若此既弗遇之故不日且不月也

○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傳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辨義魯以周班後鄭名正言順所謂我有辭也鄭人矜功懷怒請師于齊齊以衛師助之則桃丘弗遇之故見於是矣此曰之來侵我乎三國連兵非潛師也伐我乎我有辭焉無罪可聲也是直抱怨結黨加我以横逆來戰而已矣此戰鄭實主兵經先齊侯次衛侯而後鄭伯 召王之附也 昭王爵尊周班也蓋曰雖加我以逆横乎天命未改周班不可得而亂也不書敗者彼恃衆我恃辭曾力屢戰互有殺傷而兩無勝敗也

三二

附傳虢仲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秦事三見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辨義虢虞之受伐出於一以譖一以貪可懲矣此厭不悛滅虢執虞殆先見矣

歲次庚辰 未補閏

正月戊寅朔己卯戊初大寒　七月乙亥朔癸未戊正大暑
二月戊申朔己酉己正雨水　八月乙巳朔乙卯寅初處暑
三月丁丑朔己卯己正春分　九月甲戌朔乙酉亥子初秋分
四月丙午朔己酉亥子初穀雨　十月甲辰朔丙辰辰初霜降
五月丙子朔午巳子正小滿　十一月癸酉朔丙戌寅初小雪
六月丙午朔壬子巳初夏至　十二月壬寅朔乙卯申初冬至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辨義既戰于郎以洩其怨隨而盟惡曹以固其交擯魯也擯其以周班後鄭也夫既不遵周班則不得列爲周之侯伯故前序三國之爵以申我之有辭此序三君之爵而人之以代王之天討蓋諸侯放恣毎惡周班之害己而欲去其籍魯雖秉周禮桓公又豈能恪遵王制者哉今一循周班三國遂相與合力擯之此春秋所深惡而痛絶之者也左氏節叙經文混加宋字並無事義可取其謬焉以杜氏遂指爲經闕而後人或指之以生横議讀者其愼辨之

三三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癸未五月八日實月四月

辨義鄭莊公豪猾似少而機深過之姦雄似操而知兵如之此亂世之姦臣也夫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伯爲王卿士不思紹美緇衣自入春秋二十餘年敗人倫悖天澤黨強吞弱見于

經傳者衆逆無弗作其不軌行篡操之事者内卿多屬其家而王心亦忌之屢欲奪其政外侯各守帶礪而強大且制之不得肆其志也至是身甫沒而世嫡出奔庶孽奪位公子五爭狂華不息皆莊之身教使然也其不至殄滅者桓武之忠勳所延耳能嗣是盡春秋之終鄭亦服役于晉楚救過不暇而已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傳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辨義此經專罪祭仲所謂卿夫之不可與事君者也夫祭仲邑封人耳賤無氏族故以邑繫名而字足稱祭仲足與稱孟明視同其以有寵于莊公使爲卿進身既不以正矣進身之後即爲公娶鄧曼納色以固寵也及鄧曼生忽遂援立之以樹己功當齊人欲妻忽仲明知忽已娶于陳乃挾無大援不立三公子皆君之說以惑之思以離間其骨肉而豫營狡兎之窟于齊女蓋其素懷患得患失之心而不以安社稷爲說明效已見于前事矣今宋人誘執之時即仲臨大節之日也晉人以師納捷菑于邾邾人曰貜且長晉以強暴亦屈于義而弗克納使仲能伏義執辭誓死不屈宋人無如義何其如仲何乃一聞不立突將死之言俛首與盟以突歸而立之昔樹功于忽者今又賣忽以邀功于突故書宋人執鄭祭仲即言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所以著突歸忽出皆仲作生賣主以成之也突不應立故不繫鄭其歸于鄭非所據而據之也忽應嗣立故繫鄭而莊公違禮速葬由忽之不慎且忽未踰年改元卽位法應稱子不稱君所以十五年仍稱鄭世子忽若其出奔是逐于彊臣逆弟不得已而避之非貶辭也

冬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辨義此一盟二會公入于宋而成于魯蓋宋莊自鄭歸立魯及齊陳鄭皆有賂故其逐忽立突亦藉以求賂然突方歸鄭而忽奔于衛又嘗有功于齊宋公懼衛齊納忽己無鄰援獨力難拒遂請盟于魯及陳蔡以樹黨於是魯遣大夫柔會宋公陳侯蔡侯之弟叔盟于折此盟之所起于宋者也郎之戰釁起于忽之怒魯乃魯所深怨則爲突拒忽尤魯所深願而公未及親會折盟故會宋公于夫鍾以信之再會宋公于闞以固之此會之成于魯

者也聖人據其行事之委曲以詳之辭煩不殺正以發其快々
挾怨互相要結之情狀以深惡之也
附傳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
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
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
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
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
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
而還事在春
辨義楚事四見勢益熾矣

廿六

歲次辛巳 補閏十二月仍失一閏

正月壬申朔 乙酉丑初大寒
二月辛丑朔 甲寅申正雨水
三月辛未朔 甲申申正春分
四月庚子朔 乙卯卯初穀雨
五月庚午朔 丙戌卯正小滿
六月庚子朔 丁巳申初夏至
七月己巳朔 己丑丑正大暑

八月戊戌朔 庚申巳初處暑
九月戊辰朔 辛卯卯初秋分
十月戊戌朔 辛酉未初霜降
十一月丁卯朔 辛卯巳初小雪
十二月丁酉朔 庚申亥初冬至
閏月丙寅朔 庚寅辰初大寒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傳夏盟于曲池 平杞莒也
辨義紀侯左作杞今遵程子從公穀作紀曲池魯地公自即位
之後未及莒盟今盟于曲池合紀莒之交于我以繼浮來所以
固紀之聲援爲紀非爲莒也蓋公之謀紀技止此矣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辨義杜注燕人南燕大夫傳見後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爲公卒莊公林立
辨義杜注壬辰七月二十三日今推丁亥後五日得壬辰蓋八
月當在公會宋公于虛之上而錯經者誤以壬辰繫之
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
武父 傳見後
丙戌衛侯晉卒 子惠公朔立
辨義此與盟武父同日而事異重書丙戌乃見卒日或謂羨文
然使經不重日必以不日生議矣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
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
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辨義句瀆之丘即穀丘公之志在挾宋以拒忽其欲平宋鄭將
列宋于會以定其位也宋公求賂未遂不肯會宋故秋七月公

廿七

會宋公并燕人盟于穀丘以要之然宋之成與猶未可知故八
月又會宋公于虛十一月又會于龜再三爲之求宋而宋公貪
賂執意辭平公遂自以鄭伯盟于鄭地之武父以定其位十二
月即及鄭伯帥師伐宋丁未戰于宋責宋無信也此亦戰之兩
無勝敗者蓋魯桓弒兄自立故公之扶之不但仇怨而又同病
相憐宋督弒君立馮以親鄭而鄭取賂焉故宋之立之責賂不
但重利而又挾恨相報是皆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所以屢會
作戰如白衣蒼狗倏忽變幻此春秋之所甚惡也君子曰以下
全不曉傳文本旨故不書之丁未十二月十一日月後有閏故
下年二月有己巳

附傳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
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
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
還楚事五

歲次壬午失閏五月

正月丙申朔己未亥正雨水
二月乙丑朔己丑寅正春分
三月乙未朔庚申午初穀雨
四月甲子朔辛卯午正小滿
五月甲午朔壬戌亥初夏至
七月癸巳朔甲子辰正大暑
八月癸亥朔乙丑未正處暑
九月壬辰朔丙申午初秋分
十月壬戌朔丙寅戌初霜降
十一月辛卯朔丙申申初小雪

六月癸亥朔
十二月辛酉朔丙寅寅初冬至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傳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辨義此戰三傳互異今據經文求之乃齊加兵于魯耳蓋齊欲
滅紀而魯屢庇之齊德鄭怨而魯助之以拒之且盟之伐宋皆
齊所甚怒也此戰之則齊主兵連宋衛燕之師以來主則公主
兵先會合紀鄭之師以待而以己巳日戰與之先爲書公會紀侯鄭
伯乃書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其爲外來而內禦辭事
甚明矣師臨魯郊故不書戰地紀鄭德魯之助故會師趨魯之

急同心力戰四師所以敗績也衛朔稱侯已踰年改元即位也
燕稱人大夫帥師從宋者耳前年宋責鄭賂故魯鄭伐宋宋又
安能再多責賂使鄭不堪命乎且經明書公會紀鄭及四國戰
而左以不書所戰之公後至尤與經義不合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辨義義同秋大水書時者匝時也夏大水非令之二三月

秋七月

冬十月

附傳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

數之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
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
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
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
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
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
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
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
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
皆免之楚事六

歲次癸未 未補閏

正月辛卯朔 乙未 未初 大寒
二月庚申朔 乙丑 寅正 雨水
三月庚寅朔 乙未 寅正 春分
四月己未朔 乙丑 酉初 穀雨
五月己丑朔 丙申 酉正 小滿
六月己未朔 戊辰 寅初 夏至
七月戊子朔 己亥 未正 大暑
八月丁巳朔 庚午 戌正 處暑
九月丁亥朔 辛丑 酉初 秋分
十月丁巳朔 壬申 子正 霜降
十一月丙戌朔 辛丑 戌正 小雪
十二月丙辰朔 辛未 巳初 冬至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傳鄭人來請修好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辨義請修舊好魯鄭之交密矣同病者每相憐同惡者恒相濟

也傳紀曹人致餼著曹之不在盟蓋曹畏宋也

無冰

辨義上年失閏五月此年正月二十日庚戌始交立春當納冰
凌陰之候而無冰可納由陰氣不能護凝以衛陽藏故陽氣發
洩太蚤宜寒燠也

夏五月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傳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辨義夏五閏月字傳寫脫漏耳此尋武父之盟并修曹之會來
盟使其弟致親密之意以相結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傳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辨義上年失閏今八月十四日庚午始交處暑十六壬申十九
乙亥諸侯耕耤以供粢盛藏神倉謂之御廩平時不戒于火
猶以不嚴守衛焉今卜嘗在乙亥先期三日壬申正致齊之時候
而御廩災縱粢盛不害毋乃鬼神其恫不康禋祀固宜外省自
責告神改卜以有事而泰然以乙亥嘗不畏天戒怠勝敬也聖
人豈幸其不害而書之教人以御廩雖災不足忌乎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子襄公諸兒立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傳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

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辨義宋莊逐鄭世子忽立突而求賂其罪已大又因求賂未遂過屢會卒皆以致魯鄭代之伐宋者固有罪而宋公尤宜反己以自責也乃忘圖報復以齊蔡衛陳之師代鄭肆其掠毀及廟椽此宋公既爲罪首而爲宋所以者書惡取暴在諸侯則應貶爵在卿大夫則應罷黜故皆人之以正王討也

歲次甲申 補閏十二月如前例

正月乙酉朔 庚子戌初大寒　八月壬子朔 丙子丑正處暑

二月乙卯朔 庚午巳初雨水　九月壬午朔 丙午夜子初秋分

三月乙酉朔 庚子巳正春分　十月辛亥朔 丁丑卯正霜降

四月甲寅朔 庚午[illegible]子初穀雨　十一月庚辰朔 丁未丑正小雪

四二

五月甲申朔 壬寅子正小滿　十二月庚戌朔 丙子未正冬至

六月癸丑朔 癸酉巳初夏至　閏月己卯朔 丙午丑初大寒

七月癸未朔 甲辰[illegible]正大暑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傳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辨義侯國職貢各量土産之所宜歲有常品如良材可爲車者貢之即器貢之類不貢車也錦繡可爲服者貢之即服貢之類不貢服也徑期而議之可不共而征之可來求之爲甚則不可然當是時侯氏之罪有大于不貢者而天王不問也遜辭以畔猶且不至而況車非其所常貢者乎聖人閔王靈之不赫以致侯職之不修故書之所以戒萬世之家四海以爲富馭六合以爲臣者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太子佗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

四三

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辨義突倚仲蔡兄自立今爲仲所逐故其失國特斥其名而以自出爲文罪之也忽正其名曰鄭世子忽著其分宜君鄭故曰復歸于鄭言來復而歸于其所也祭仲鄭大夫耳其語忽曰三子者皆君是其罕曰懷人盡君之心以事其君故其妻亦懷人盡夫之心以事其夫而且傳心法于其女一家之內人其形而獸其心彼惡可與事君良由莊公任用匪人故前此突歸忽出皆由仲倫生貢主以成之聖人既嚴其罪矣今突處非據之位入德其立己優以事權是仲之專突實縱之猶不思自振君綱[illegible]

加刑戮而陰誅盜殺詭使其壻殺妻父大乖君道故不書伯以
君而專書突出奔所以著偽匪人以竊位者自取禍也夫豈方
計仲罪之萬死猶輕哉

許叔入于許

辨義許叔居許東鄙未出于許而書入于許何也叔非出亡異
國不可言歸叔本公子原未為君不可言復在昔許之正都為
鄭所據今鄭自生亂叔由東偏整其義旅緩其人民驅逐鄭守
入居正都奠除宗廟以奉祖修葺社稷以妥神故曰入于許也
夫許太岳之胤先王所封鄭人據其國都君奔祀闕是侵敗王
畧者鄭也歷今十有六年天王不討方伯不詰許人幾無入于

許之望矣叔乘鄭之變亂內生興復故物以守前王分封之舊
不但有功于先世此春秋所嘉也稱許叔不稱許男者此紀克
入之初尚未朝王以請命赴鄰國以會時事也胡傳以書入為
責其因亂竊入處位矣古公避狄遷岐營建國都乘事機之會
非必告商而後遷況叔之光復舊封譬如大盜之刼財事主乘
懈奪回豈可責其不先告官候命哉

公會齊侯于艾

傳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

辨義謀許以與鄭人者齊魯也今會謀定許者前此齊魯以[illegible]
讓鄭鄭莊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而告之曰吾子

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
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且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
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齊魯備聞此言今許叔既入于
許必使百里赴告齊魯申鄭莊之前約以請命時是時鄭忽復
歸于鄭乃魯桓所深忌而齊襄新立亦好于魯桓是以公特會
齊侯于艾而謀定許不過因許叔既入乘使自以為功耳其定
許也不過告于鄭人使踐其先君之舊約無再與許爭而相與
列於于盟會耳春秋書之所以志許叔付是為許男雖于齊魯無
譏亦非于其能定許以蓋前愆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辨義邾牟葛附庸也序邾于牟葛之上則牟葛皆附庸明矣附庸
來朝稱名而此人之譏旅見也旅見者諸侯朝天子之禮附庸
不得行此禮以朝邦君邦君尤不得受之于附庸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傳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
公也弗克而還

辨義突以篡立被逐而世子忽復歸于鄭正也突又計殺櫟守
而入據之以偪忽苟為後義先利不奪不饜良由其然不知有
倫理故無由生其悔悟之心化爭為讓讀者取鄭伯突出奔次

鄭伯突入于櫟合觀之聖筆之取義昭然矣前此執仲使立突
求賂者弑君得國之宋莊也盟武父伐宋而欲定突位者弑亦
自立之魯桓也兹乘突得入櫟公遂會合宋公并約衛陳會謀
于袤伐鄭將以逐忽而納突助逆伐順也讀者取鄭世子忽復
歸于鄭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合觀之聖筆之取義尤
昭然矣或解伐鄭爲征突因屬紕繆胡傳以爲役鄭莊之城櫟
尤極紕繆盖不正其倫理之得失而但衡其事勢之強弱決非
經旨況鄭莊忌養天倫以致後嗣效尤公子五争又寵任祭高
以致立君逐君易若置棋其咎豈在城櫟使忽既入鄭忠良輔
之無高渠彌之亂凡忽既弑子儀又君鄭十四年使無傳瑕

四六

之亂突雖入櫟若寄寇之據孤城安能再得國數凡讀春秋者
苟舍取義之大旨而算字尋解未有不別生橫議者也

歲次乙酉周莊王元年 失閏四月

正月己酉朔 乙亥卯初雨水　　七月丁未朔 庚戌丑正大暑
二月己卯朔 乙巳申正春分　　八月丙子朔 辛巳辰正處暑
三月戊申朔 丙子卯初穀雨　　九月丙午朔 壬子卯初秋分
四月戊寅朔 丁未卯正小滿　　十月乙亥朔 壬午午正霜降
五月戊申朔　　十一月甲辰朔 壬子辰正小雪
六月丁丑朔 戊寅申初夏至　　十二月甲戌朔 辛巳戌正冬至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
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
鄭｜○以飲至之禮也
辨義會袤伐鄭弗克而還故再爲突伐之傳文較經尤簡但以
謀伐鄭指釋會曹而大意了然矣會曹蔡先衛會伐衛先陳蔡
至有先後耳公以篡黨篡連結諸侯暴師于外自夏四月歷秋
七月乃還故書至以著其道時病農也左曰飲至謬已

冬城向
傳冬城向○書時也
辨義向小國莒嘗入之而此城之與齊人築薛相似或莒滅向
而魯據城焉未可知也凡城築不時病民則書時何用書然下

四七

有十一月而左云書時可見左氏亦以此冬爲亥月若以今八
月爲冬十月何時之有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傳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于齊而美
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
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
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
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
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

奔齊
辨義朔讒殺其兄以得國同人思伋壽而作二公子乘舟之詩
刺朔之能不我甲而作九蘭之詩則朔爲民心之所共棄可知
故經於其失國出奔斥名與哭同以自出爲文亦與哭同也然
則洩職之立黔牟孔子亦取之乎嘗觀孟子論貴戚之卿曰君
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使二公子能聲朔讒搆振
國之罪請于天子告于先君選賢易位展於孟子之言亦有合
焉然爲此者必有伊尹之志而後可今洩職怨朔殺其所屬而
私立黔牟是以亂易亂耳聖人何取焉原其逐朔之由來於傳
宣公積不善之餘殃以垂戒也

四八

歲次丙戌未補閏

正月癸卯朔 辛亥卯 正大寒　七月辛丑朔 乙卯辰 正大暑
二月癸酉朔 庚辰亥 初雨水　八月庚午朔 丙戌未 正處暑
三月癸卯朔 庚戌亥 正春分　九月庚子朔 丁巳午 初秋分
四月壬申朔 辛巳午 初穀雨　十月庚午朔 丁亥酉 正霜降
五月壬寅朔 壬子午 正小滿　十有一月己亥朔 丁巳未 正小雪
六月辛未朔 癸未亥 初夏至　十有二月己巳朔 丁亥丑 正冬至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辨義汪德輔曰紀魯之姻國而衛朔在齊故齊欲納朔而[illegible]
平紀也今按紀自納女于王之後魯又會合紀鄭敗齊宋衛燕
之師紀之衰勢少振此在桓襄未立之前故公於此春盟于黃
以平齊紀共釋前怨但齊襄之志在謀衛不爲平紀也且齊仇
紀而欲滅之久矣紀前納女于王以抗齊又助魯敗齊今齊之
來盟志在納朔而魯藉盟平紀齊寧不嫉魯而滋忿紀哉故平
齊紀是齊滅紀之案謀衛故則抗王師以納朔之案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傳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
辨義邾既同牟葛來朝于此又盟于趡者邾畏宋伐而求魯之
援故公會之仍稱儀父尋蔑之盟也杜注丙午三月四日今同
上有正月丙辰下有五月丙午可知此爲月誤

四九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傳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
疆場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
謁焉
辨義疆事者齊守疆之吏不守本界踰疆滋事也疆吏來告既
聞公命遂及齊師戰于奚兩不相讓此亦事之小者而書之何
哉黃盟方新而齊師侵魯逼齊之背盟輕魯幾先見於此矣公
但知疆場之事愼守其一而後備其不虞豈知愼守其正以盡
所備者乃所以謹兩侯度用戒不虞哉蓋公當弑立之初猶不

畏心迫齊宋衛鄭胥好于公氣勢浸張而志遂肆矣志方肆而
禍亦隨之矣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哀侯獻舞立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癸巳葬蔡桓公

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
也

辨義蔡侯封人無子其弟季于次當立又次獻武蔡人賢季皆
欲立之封人愛獻舞獨欲立之循次立賢雖蔡人之心公然而
立嗣必由君命蔡季於是去而之陳其去也讓國而去不得議

〻于無去國之道其讓而去也發乎季之本心非有所驅廹
于其事不得與拖怨出奔者同論也陳蔡相去至近六月七日
丁丑蔡侯封人卒蔡人即召季于陳其舉國屬望于季願季速
歸共立爲君者日夕以冀而季則遲遲吾行以待嗣君之立至
于秋八月蔡季乃自陳歸于蔡以送先君之葬其去違嫌疑而
不激其歸慰衆望而不隨蔡人所以感而嘉之也當是時兄弟
爭奪倫理滅絶者比比皆是故聖人録季以勸善而風世焉蔡
本侯爵謚曰桓侯正也蓋季請謚于王而得之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傳伐邾宋志也

辨義邾宋爭疆久矣二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以尋蔑盟亦知
畏宋伐求魯之庇也今甫幾月又及宋人衛人伐邾經不書公
者比屬前事明伐邾非公志乃宋志也本非公志而背趡盟以
徇宋志阿强大以欺寡小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傳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
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辨義夏書胤征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其朔而不日與此同
其聲羲和之罪曰尸厥官罔聞知則傳稱官失之者殆與彼同
可見衰亂之世工不信度每每有此故據實書之示戒也今推

十月庚午朔十八日丁亥酉正交霜降緣上年失閏四月故此
年以九月爲十月大衍授時諸歷說皆云十一月朔加時在晝
去交分入食限稱十月失閏也蓋所稱十一月就周正改月數
言之即今九月也

附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
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
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辨義高渠彌弒君不見于經由鄭人怨魯伐忽匿之不赴耳故
采其事以紀于傳而匿弒不赴之情罪自著矣

歲次丁亥再失閏八月

正月戊戌朔 丙辰午正大寒　七月丙申朔 庚申未正大暑
二月戊辰朔 丙戌寅初雨水　八月乙丑朔 辛卯戌正處暑
三月丁酉朔 丙辰寅正春分　九月甲午朔 壬戌申正秋分
四月丁卯朔 丙戌酉初穀雨　十月甲子朔
五月丁酉朔 丁巳酉正小滿　十一月癸巳朔 子正霜降
六月丙寅朔 巳丑寅初夏至　十二月壬戌朔 戌正小雪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

五二

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辨義古聖人義成天地之道以授人時十九年七閏者章法也其間八年三閏十一年四閏者所謂五歲再閏故著法以再扐後掛象之此百王不易之定法也自十一年至此八年應得三閏僅有其二故十年正月書王為全失兩閏書之此年正月書王為再失一閏書之欽若昊天敬授人時王者之事也今一失再失故責之益深望之益切也與猶偕也兩願之辭傳稱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可見將行之時已兩願偕行矣既偕行則夫人亦往會于濼故曰遂如齊也男女無相瀆易此必敗申繻之言如先見其事而公不聞豈非天奪其魄哉魯人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既出脫奮襄且開釋文姜與討為氏有死者正相當也既殺彭生遂藉此赴諸侯而會葬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杜注丁酉五月一日今同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己丑二十八日

辨義前書薨于齊是死于外非令終也其取義與不地者有別再書喪至自齊是凶短折而大傷祖考之心也終書葬我君是魯人藉口彭生竟無討賊報讎之志也

五三

附傳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辨義齊侯師首止將為忽討賊而高渠彌相子亹以會之則鄭未以高弒君告于鄰國可見矣人譏祭仲以知免則仲與謀弒忽可見矣而仲直受之曰信也所謂無所不至者也

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辨義莊王崩葬不見于經不赴不會也故見其事于傳此莊王

三年也春秋失閏始自桓王二年以而益甚至此年愈甚觀王室之壞亂若此則頒朔之禮之廢蓋有由矣自莊公元年以後連歲補閏而歷法少正矣

春秋深卷之三

莊公上 名同桓公嫡子

歲次戊子周莊王四年 補閏十二月仍闕一閏

正月壬辰朔 辰正冬至

二月辛酉朔 酉正大寒

三月辛卯朔 巳初雨水

四月庚申朔 辛酉巳正春分

五月庚寅朔 辛卯夜子初穀雨

六月庚申朔 壬戌夜子初小滿

七月己丑朔 甲午辰正夏至

八月己未朔 乙丑戌初大暑

九月戊子朔 丁酉丑正處暑

十月戊午朔 丁卯亥正秋分

十一月丁亥朔 戊戌卯正霜降

十二月丁巳朔 戊辰丑正小雪

閏月丙戌朔 丁酉未正冬至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于齊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絶不爲親禮也

辨義朱子嘗言不書即位者非聖人絀其即位自是魯君元不行即位之禮今按傳以文姜出明不行禮之故即指孫于齊而言當桓喪至自齊姜亦隨喪歸魯然而衆怒羣譏姜亦内慙不安於是營葬之後將出于齊故莊公改元不行即位之禮爲姜出之故非由痛父也及三月之齊而經書孫者言其自爲孫避非子出之故也其不稱姜氏則聖人特揭絶不爲親之大義開

示羣蒙者也善妻道也臣道也妻殺其夫則妻道絕邦君之夫人邦人稱之曰小君君夫人而弒其君則小君道絕天地之性人爲貴兄妹而爲獸亂則人道絕至于子固無絕母之理然身者親之枝也資生于母而資始于父故承父之重爲萬世之嗣母以外淫殺其父則母道自絕矣且夫爲妻綱天地之大義設夫殺其妻爲之子者不敢以母故讎父若妻殺夫同于臣弒君子雖愛母豈忍棄父而廢王法今孫于齊當比于母出母廟絕不可私反之義故曰禮也言天之所秩王之所制雖孝子慈孫不能違也劉原父駁傳曰文姜弒君自絕于魯莊公何故不忍即位竊謂姜固自絕於魯然其子當此固宜痛自貶損且子同以六年九月生至此年十三其不忍離母猶然孺子耳況性本下愚又無忠義之臣輔之季友當此年纔數歲何知矢志父仇昭公十九猶有童心子同可類知矣姜出復還肆行無忌豈不由此讀者察之

二

夏單伯送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傳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

辨義送公殺作逆今從左杜注單采地伯爵也單伯天子卿也王將嫁女于齊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今按王嫁女于諸侯命同姓諸侯主昏故單伯不稱王使王不自主昏也魯不遣卿往逆者魯以居喪辭主昏王不聽辭故單伯送之魯人不顧館之于國中故築王姬之館于城外春秋據事書之一以責王不能討諸兒爲獸內亂之罪而許以昏姻又以非禮強魯使主大讐之昏一以責魯不能引禮堅辭且直情請討而但築館于外是無異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又何恣夫孫于齊者旋反于魯而縱淫無忌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當宣公杵臼立乙亥十八日實八月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辨義桓弒兄篡立未嘗覲王請命今王強令魯主昏又來追錫公命君以慰橫死之幽魂爲其子孫光榮而置齊惡不問既失天討有罪之權又乖天命有德之道王不稱天宜已

三

王姬歸于齊

辨義齊桓娶共姬傳稱齊侯來逆則齊襄亦如之經書王姬歸于齊而魯忘父以接仇人之罪著矣豈築館所能掩飾哉

齊師遷紀郱鄑郚

辨義郱鄑郚紀之三邑遷者齊以師強徙其民而奪取其地也齊人久謀滅紀前此紀納女于桓王又有魯桓力爲維持故齊猶有所顧忌今桓公殞于齊莊王又女于齊則紀援盡失而齊暴遂肆盡三邑遷而紀之滅在旦夕矣自單伯送王姬至此皆無傳情事已具經中也

歲次己丑再補閏十二月如前例故下年十二月有乙酉

正月丙辰朔丁卯子正大寒

二月丙戌朔丙申申初雨水

三月乙卯朔丙寅申初春分

四月乙酉朔丁酉寅正穀雨

五月甲寅朔戊辰卯初小滿

六月癸未朔己亥未正夏至

七月癸丑朔辛未丑初大暑

八月壬午朔壬寅辰正處暑

九月壬子朔癸酉寅正秋分

十月辛巳朔癸卯午正霜降

十一月辛亥朔癸酉辰正小雪

十二月辛巳朔壬寅戌正冬至

閏月辛亥朔壬申卯正大寒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辨義慶父莊公庶兄蓋與公子牙同母文姜娣姪所生季友文姜之愛子所謂三桓也莊公生于桓六年慶父殆生于桓四五年此時年約十六七歲於餘丘公穀以爲邾邑杜注以爲國名地闕無考夫魯自三桓專恣祿去公室然而公子主兵始自慶父慶父主兵始自帥師伐於餘丘所以著慶父當此主幼國危時以少年公子弄兵柄以作威不惟弑子般之禍伏焉即三家以軍功爲世卿之兆亦伏焉易始之初六愿始作也而聖人示攸往見凶之象曰羸豕孚蹢躅在易但託空言若此經即易象之見諸行事致爲深切著明者也何待逐字求書法哉

四

秋七月齊王姬卒

辨義魯爲王姬主昏故齊以其卒赴于魯自是而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如雨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辨義禚齊地孫齊不書姜氏著其當絶也此書姜氏著其不絶之且縱之也夫魯夫人而可會齊侯乎曰姜氏也兄妹也侯女嫁于諸侯父母終使人寧于兄弟歸寧猶曰犯禮而可與會于禚乎傳曰書姦明春秋爲萬世作事載舊史因文取義雖國大惡不能諱也知我春秋罪我春秋聖人豈得已哉

乙酉宋湣公卒子閔公捷立乙酉十二月五日實十一月

歲次庚寅失閏六月故下年六月有乙丑

正月庚辰朔辛丑亥初雨水

二月庚戌朔辛未亥初春分

三月己卯朔壬寅巳正穀雨

四月己酉朔癸酉午初小滿

五月戊寅朔甲辰戌正夏至

六月戊申朔丙子辰初大暑

七月丁丑朔

八月丁未朔未初處暑

九月丁丑朔戊寅巳正秋分

十月丙午朔戊申酉初霜降

十一月乙亥朔戊寅未正小雪

十二月乙巳朔戊申丑正冬至

五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傳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辨義溺魯大夫未氏者衛朔奔齊齊欲納朔桓十七年盟黃嘗

與齊謀衛故今假師于魯故溺會齊師伐衛齊抗王命而納朔魯嘗父讐而會伐故疾之疾魯非專疾溺也稱齊師則魯師見矣且義重黨讎會伐師之多寡何論焉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傳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辨義或以緩葬罪諸侯之不會或謂王室有子儀黑肩之亂因而緩葬今按魯會葬故經書葬則諸侯皆會可知也傳紀子儀黑肩之亂事在桓公十八年莊王在位已三年律以七月而葬先已緩矣又遲至此年五月乃葬是王室怠緩不循葬期不由有亂也在當時諸侯因曰無王然上既因循下益惰慢自是莊僖二王崩葬皆不書豈非苟簡棄禮又有甚于緩者乎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傳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

辨義讀此經須細察傳文紀於是始判之義乃見聖人哀其志之旨紀季紀侯之弟酅季之采邑也齊之强暴既取紀必取酅之許其取紀而後請以酅入附齊必不許則紀祀斬矣紀季於是私請于紀侯及齊未加兵取紀而先以酅判入于齊求爲附庸後請五廟以世世服事齊之百役則齊喜其不勞得酅且孤紀援欣然允之而紀與酅於是乎始判矣酅紀既判齊雖圖紀不復患酅而季乃得保酅土以奉紀先矣是能委曲圖存全其宗祀似諂而不害于正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天也順天者存紀季所爲殆其近之

冬公次于滑

傳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〇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辨義莊思繼桓之志以援紀而畏齊如虎於是將會鄭伯以謀紀故而次于滑以待之蓋欲鄭伯爲紀排解于齊耳鄭伯辭以難則公亦廢然反矣書次著其進退不果之情狀也左誤以師言之易曰旅即次又曰旅焚其次詩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豈必師哉此守文堅滯之病也

歲次辛卯補閏六月

正月甲戌朔丁丑午正大寒

二月甲辰朔丁未寅初雨水

三月癸酉朔丁丑寅初春分

四月癸卯朔丁未申正穀雨

五月壬申朔戊寅酉初小滿

六月壬寅朔庚戌丑正夏至

閏月壬申朔辛巳未初大暑

七月辛丑朔壬子戌初處暑

八月辛未朔癸未酉正秋分

九月庚子朔甲寅子正霜降

十月庚午朔癸未戌正小雪

十一月己亥朔癸丑辰正冬至

十二月己巳朔壬午酉正大寒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辨義穀梁享甚矣甚其非兩君相見而大禮野合也

三月紀伯姬卒

辨義伯姬自隱二年歸紀至是先紀滅而卒此立齊葬之案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辨義蘇子由曰鄭伯子儀也胡傳鄭伯實厲公非子儀高息齊曰忽世子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爵子儀乘間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而與諸侯會故知此鄭伯即突也高渠彌弑忽立子亹齊人殺子亹立子儀春秋皆沒而不書以突爲鄭伯故也胡和仲曰蘇子由以鄭伯爲子儀然鄭伯實厲公終始爲君故不沒其實非與之也竊嘗本事實求之突雖入櫟祗據孤城故經以失國之君名之稱鄭伯突突既未復國主社稷治民臣諸侯必不以時事與會遇也子儀自鄭人迎立至今五年其于鄰國豈竟不修邦交之好亦豈盡無會遇之事自桓十八年正月後迄遇垂之前諸侯之會遇盟皆不見于經豈數年中皆無其事但常事不書耳高氏謂子儀爲君甚微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未免臆度不近情理後傳紀原繁之對厲公曰社稷有主而外其心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是鄭人共奉子儀爲君而不貳于突不得謂鄭有二君此事實之可據者也又以經義求之經稱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與忽之應君鄭而不與突也何謂不得稱子忽弑不書由鄭人不赴則魯史不載而子亹子儀之立亦不載若謂聖人沒亹儀之立何故並沒弑忽不書豈與其世子歸鄭而不與其爲鄭伯乎即如厲公入鄭在莊十四年夏六月亦不見經而其冬會鄄書鄭伯豈經與其稱鄭伯獨沒其復入鄭乎觀荆人責鄭緩告入而伐之則經不書其入鄭亦由不告耳且子儀迎立較愈于突之篡立但皆非聖人所與耳兩無所與則亦兩不沒其實現在失國者名之稱鄭伯突現在主國者君之稱鄭伯必不于終始爲君者予之十四年君鄭者奪之此經義之可求者也更就遇垂之情事求之突初入櫟魯會宋衛陳于袲伐鄭又會于曹謀伐鄭欲逐忽以納突也而齊皆不與焉緣魯怨忽而齊德忽有敗戎之功志在助忽以拒突也桓十三年會紀鄭及齊宋衛燕戰四國收績則鄭突又嘗搆怨于齊其後齊襄報高渠彌殺子亹本紀鄭忽討賊故不納突而子儀藉是得立則齊襄又有恩于子儀是以上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而子儀辭以難由其志在附齊也于此書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其爲子儀無疑蓋齊陳鄭此遇情形與齊鄭如紀相似此紀難所以益急也大抵當時諸侯不顧理之是非但計勢之強弱既附強以扶已之弱因黨強以凌人之弱蓋人心不正未有甚于此者矣故今仍從蘇說而志所見以請正於讀春秋者

紀侯大去其國

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辨義大去一去不返也此與夏遇垂聯書者著陳侯鄭伯以齊之命迫紀侯屈己以下齊而紀侯不能故以其國與紀季而大去之傳曰違齊難言必遲不去則難及身矣其以國與季由季先以酅入齊今使奉紀版圖轉致于齊以為季功而酅乃益固耳春秋書此既著齊襄之強暴又著陳鄭之黨惡且著紀侯平時不能修政自強以卻齊而但負氣不能下則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也然能聽季以酅存宗祀而其去又可免齊之殘民則較州公之度其國危遂不復者此又善于彼焉斯亦聖人之所閔故書紀侯而不斥名耳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辨義紀侯為齊所迫逐不及為伯姬營葬而去是以齊侯入紀之時惟孤棺在殯勢不能棄之于野因命葬之入土掩埋而已書之以著其殘暴不仁使紀侯妻子捐棄也或以為婦人之仁或以為魯往會之皆非經旨讀者自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鄭伯辭以難即按四年春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大去其國違齊難也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比屬讀之玩其文脈一貫則當年之時事如指諸掌矣乙丑六月廿四日實五月月後補閏而時止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辨義公穀皆曰齊人齊侯也今按禚即姜氏會齊侯之地今公及齊侯狩于禚而廣之曰齊人所以著從狩之衆莫不指而目之公竟頑不知恥也讀齊風猗嗟之刺莊可見

附傳四年春王二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令尹鬭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于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辨義心蕩若怔忡恍惚之類此由心勞得之鄧曼知其慾食得志日夜圖維雄心不息以致此故曰盈而蕩天之道以天道虧盈敎也此可為貪謀之戒 楚事八

歲次壬辰

正月己亥朔壬子巳初雨水　七月丁酉朔戊午丑初處暑

二月己巳朔壬午巳初春分　八月丙寅朔戊子亥正秋分

三月戊戌朔壬子亥正穀雨　九月丙申朔己未卯初霜降

四月戊辰朔癸未夜子初小滿　十月乙丑朔己卯丑初小雪

五月丁酉朔乙卯辰正夏至

六月丁卯朔丙戌戌初大暑

十一月甲午朔戊午未正冬至

十二月甲子朔戊子子正大寒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辨義師大衆也蓋齊侯將伐衛而先治兵于境上書如齊師與行人儦儦齊子遊遨之刺同已見胡傳

秋郳黎來來朝

傳五年秋郳黎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辨義郳宋附庸黎來其名也孔疏郳之上世郳挾之後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今按附庸來朝分應稱名而傳以未王命申言之者欲人知自是之後王命爲小邾子也有道之世辨上下定民志故人各安其分義而不萌爭奪之心及王道缺微諸侯兼并小弱之君皆思倚強附大畢其爭奪爭奪遂志郎可濫邀王命試觀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列爲諸侯則郳及小邾之事可類推矣據傳以讀經庶知其取義之所在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冬伐衛納惠公也

辨義稱人者奪爵以貶之也貶齊宋陳蔡而公同之矣傳以納惠公指釋之大旨了然當與下經合讀

歲次癸巳

正月癸巳朔丁巳未正雨水

二月癸亥朔丁亥申初春分

三月壬辰朔戊午寅正穀雨

四月辛酉朔己丑卯初小滿

閏月辛卯朔

五月庚申朔未正夏至

六月庚寅朔壬辰丑初大暑

七月庚申朔癸亥辰初處暑

八月己丑朔甲午寅正秋分

九月己未朔甲子午初霜降

十月戊子朔甲午辰初小雪

十一月戊午朔癸亥戌初冬至

十二月戊子朔癸巳卯正大寒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秋公至自伐衛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寧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辨義洩職逐君立君傳有罪矣然朔讒殺其兄以得國罪人也使諸侯能知大義上請王命正洩職之罪而誅之數朔之罪而放之黔牟可立則立否則廢之爲衛選置賢君庶幾王綱正侯職舉矣今齊受朔之奔魯從齊之命會合宋陳蔡伐衛以納罪人放逆極矣王于斯時宜正辭聲義脫告諸侯使誅其當誅放其當放立其當立如敢抗違宜簡畀方伯張皇六師以定衛亂

討逆命今乃遣子哭救衛救之爲號儼然衛爲與國而王援之
諸侯爲敵國而王拒之名不正言不順一至於此是以冠屨莫
辨王師无功而諸侯得志朔竟入于衛矣子哭稱字非必微者
𠂢曰王人卑之以病王役執凡救皆善爲例者何其腐也黔牟
放于周視周爲苹淵藪耳放寗跪殺洩職乃即位怒王救而戾
誅之耳左氏增入論斷謬妄已極而引詩尤不通書公至自伐
衛著其黨父讎抗王師前冬會伐今秋始還暴衆經年民疲國
憊而猶以告至恫其祖也

蜈

冬齊人來歸衛俘

傳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辨義俘伐衛俘獲之寶玉也齊人來歸之若首盜分贓于其黨
而傳申言文姜請之可見如齊師之時已豫請之矣

附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
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
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
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
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辨義楚文鄧曼子也三甥之請殺楚子之滅鄧其懷機械肆凶
頑皆豺狼之不可近者傳附紀之所以著人心之不正設鄧侯

從三甥之謀以殺楚子楚人畜怒爲君報仇滅鄧益速矣又按
宣王封申平王戍申皆見于詩此傳稱伐申盖不久亦滅于楚
而楚遂偪近陳宋矣

歲次甲午

正月丁巳朔 壬戌 戊正 雨水
二月丁亥朔 壬辰 亥初 春分
三月丙辰朔 癸亥 巳正 穀雨
四月乙酉朔 甲午 午初 小滿
五月乙卯朔 乙丑 戌正 夏至
六月乙酉朔 丁酉 辰初 大暑
七月甲寅朔 戊辰 未初 處暑
八月甲申朔 己亥 巳初 秋分
九月癸丑朔 己巳 酉初 霜降
十月癸未朔 己亥 未初 小雪
十一月壬子朔 己巳 丑初 冬至
十二月壬午朔 戊戌 午初 大寒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解合後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傳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辨義恒星列星也周禮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凡昏旦及五
夜刻漏各有中星四時更見馮相氏掌十二野之分星視其變
動以辨妖祥今按星以夜見然風雨雲霧之夕夜色昏晴而恒
星不見常事耳辛卯四月七日杜作八日其夜月近上弦四無
雲翳夜色明淨而恒星全不見既異矣及乎中夜無雲自雨而
星隕如雨之多大異矣盖惟夜明故詫恒星之不見亦惟夜明

故夜中時仰見雨星偕下星隕如雨此傳最簡明杜注以夜明為日光不匿誤甚矣夫一氣之所蟠際其精氣發揚于上則在天成象其體器凝聚于下則在地成形聖王在上天地位萬物育而無邪氣奸于其間故燗然星陳者各安其常度今列宿乃衆建之分星然而不見衆星乃民物之精氣隕而如雨不祥也其封建剪滅而民物耗敝之兆乎

秋大水無麥苗

傳○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辨義麥以秋種而天降霪雨大水為災既種者不能生未種者不能播以致野無麥苗故據事書之杜氏解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已辨其謬于首卷左氏見專言無麥苗故曰不害嘉穀雖立解與杜異其謬一也杜以可更種曲解之益謬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辨義自二年冬至此冬六年五會而傳于會之方書曰書姦于會之終將曰齊志豈徒然哉自隱元年至此三十六年矣魯之卿佐若僖伯哀伯及衆仲申繻數輩尚有典型亦指不多屈及桓殞于齊沖人嗣位其見于經者慶父帥師溺會伐衛而外世臣之謀國者無聞焉則是老成凋謝主幼臣庸度其國勢如舟汎洪流柔徒莫楫由是姜氏縱其姦遂使齊侯肆其志盡諸兒之包藏禍心豈惟悅一婦人設非身死于賊彼志得逐魯之不為紀者幾希矣齊志不紀于會穀而紀于會防者防為魯之要邑著其志在入魯且以示其志之終不遂者由天速之斃也襄弑以後莊之行事乃少變焉詳閱經傳自見

歲次乙未

正月辛亥朔戊辰丑正雨水

二月辛巳朔戊戌寅初春分

三月辛亥朔戊辰申正穀雨

四月庚辰朔己亥酉初小滿

五月庚戌朔辛未丑正夏至

六月己卯朔壬寅未初大暑

七月己酉朔癸酉戌初處暑

八月戊寅朔甲辰申正秋分

九月戊申朔甲戌亥子初霜降

十月丁丑朔甲辰戌初小雪

十一月丁未朔甲戌辰初冬至

十二月丁丑朔癸卯酉初大寒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

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

辨義甲午二月十四日日不繫月經文類此頗多非誤也齊將伐郕令魯期約陳蔡以正月出師故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暫駐也俟陳蔡不至故甲午于郎治兵習戰也此其輕動大衆蓋欲因人成事其頓兵境上則與其擊鼓其鏜踴躍用兵情事大畧相彷經文甚明不須傳也廟非治兵之地左氏妄矣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傳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

務修德以待時于秋師還口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辨義此經當合正月師次于郎以下一氣讀之師及齊師圍郕而冠以夏者環攻曠日久不下也及其下之郕降于齊師郕畏齊不畏魯也齊獨受郕降故慶父請伐之公畏齊彊既引罪自責又引書自解於是屆秋而師還焉奉仇人之令興無名之師歷三時之久害農廢餉廢祀荒政而無功空還此何爲哉嘗合齊猗嗟之詩觀之可見莊之爲人美容貌巧趨蹌工射善舞亦頗誦詩書而不適德性是以忘父讐裕母蠱惟齊是媚在位八年以來齊難紀則次滑而不敢救齊召魯則往禚而不知羞前此會伐衛俾來衛俘之歸亦由文姜請之今此會圍郕寧受郕降之辱惟恐慶父伐之是所謂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甘爲人役者耳其曰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可見殺其父淫其母頑然無所怍于中也左氏謂君子是以善魯莊公但見其藉口修德待時且稱引夏書而爲是言耳

十八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辨義州吁先君之庶子有寵好兵無知先君母弟之子有寵如適皆作亂之本也二人皆蓄謀弒奪故書法同死襄難者三人一役徒兩僕豎其無親臣可知矣連稱管至父不書與石厚同傳叙小白子糾之出奔先立下經之案其說見後癸未十二月七日是月廿七日癸卯大寒經十一月蓋繕經者訛二爲一耳

十九

杜注傳誤非是

歲次丙申

正月丙午朔 癸酉辰正雨水
二月丙子朔 癸卯巳初春分
三月乙巳朔 癸酉亥正穀雨
閏月乙亥朔
四月甲辰朔 夜子初小滿
五月甲戌朔 丙子辰正夏至
六月甲辰朔 丁未戌初大暑
七月癸酉朔 己卯丑初處暑
八月癸卯朔 己酉亥初秋分
九月壬申朔 庚辰卯初霜降
十月壬寅朔 庚戌丑初小雪
十一月辛未朔 己卯未初冬至
十二月庚子朔 戊申夜子初大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傳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辨義齊有弒君之賊齊之臣民人人得而誅之特雍廩加之刃
耳稱雍廩殺無知者史官紀事實之文書齊人殺無知者聖人
公討賊之義與蔡人殺陳佗相似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傳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
先入

辨義公穀作納糾左作納子糾張元德曰正義云今定本乃有
子字可見左氏古本亦作納糾故今從公穀小白與糾孰兄孰
弟各說不一竊嘗本傳事以求經旨糾無論為兄為弟于義不
得君齊何也糾與小白皆僖公庶子其于襄公義則君臣親則
兄弟也然小白出奔莒在襄立之初猶衛文為衛之多患而先
適齊無知弒君豈小白所能逆覩哉子糾親見無知作亂論臣
道當為君討賊論弟道當為兄討賊使其舉義告于高國管召
輔之誅無知殺連稱管至父力豈不優于雍廩能如是則大義
既伸兄終弟及國人誰不願奉以為君設其力有未能當來奔
之頃泣告魯莊移爭國之師為討賊之師豈不名正言順乃君
戕則急于避亂賊誅乃急于爭國為人臣為人弟遂狥利悖義
至于此乎春秋書糾而不繫齊罪其自挈君死于賊恝若塗人
而去之是自絕于齊也不稱子者其非應嗣之人也公及齊大
夫盟于蔇祇因齊無君欲盟其大夫以納糾耳齊大夫無主名
由齊臣無有願主是盟者故公伐齊以納糾而小白已自莒先
入矣書齊小白著小白之當君齊書入于齊明齊人納之故能
入書葬齊襄公明小白已嗣位葬其先君則伐齊納糾之師當
早藏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傳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

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
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
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
于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辨義乾時齊水也及不書公承公伐齊納糾言之故傳曰師及
齊師戰于乾時敗績至于喪路傳乘戎御皆止公亦幸免于獲
而已不義伐人自取大敗者也敗績逃歸震索索視矍矍矣齊
又帥師來言故殺子糾囚管仲悉如齊命齊師乃去也若自齊
桓論之糾雖爭國然吾先君之子也縱不如能如舜之封象聽
其餬口于四方可耳亟致之死忍甚矣故書齊人取子糾殺之

罪桓公也夷吾以可相免糾以同父誅是誠何心哉

冬浚洙

辨義洙水在魯城北齊伐魯之道也浚深之也昔不浚而今浚之者諸兒死小白入乾時敗子糾殺不速浚洙齊來伐我何以備之夫不能正三綱張四維以自強而區區浚洙以備齊不已末哉雖然昔方情情然以忘親事仇爲可恃今乃恐恐焉以敵國外患爲可憂是昔如夢而今如覺浚洙雖末哉亦生于憂患之機闗闗是而將轉乎

歲次丁酉

正月庚戌[子]朔戊寅未正雨水　七月戊辰朔甲申辰初處暑

廿二

二月庚子朔戊申申初春分　八月丁酉朔乙卯寅初秋分

三月己巳朔己卯寅正穀雨　九月丙寅朔乙酉午初霜降

四月己亥朔庚戌寅正小滿　十月丙申朔乙卯辰初小雪

五月己巳朔辛巳未初夏至　十一月乙丑朔甲申戌初冬至

六月戊戌朔癸丑子正大暑　十二月甲午朔甲寅卯初大寒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辨義長勺魯地公敗齊師于此則齊師伐我明矣前此伐齊納糾由在魯齊師來言而子糾殺管仲囚魯既屈服齊又來伐則由在齊彼曲我直士氣必奮然曹劌見往冬浚洙預爲固守之備曾未思民心不和雖高城深池將委而去之肉食者鄙未

廿參

能遠謀如此故請見而問何以戰問其何所恃師以用民于危事也小惠未徧小信未孚惟忠可以一戰蓋君以忠感民必以忠應於是以我之直禦彼之曲民懷必奮之心而又作其氣于一鼓此公所以敗齊師于長勺也劌之遠謀在此其開悟君心即在此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此類是也經豈以公敗之爲譏乎設使強敵壓境我雖理直不宜戰而敗之則必術首迎降而後可也齊人三鼓齊人自鼓也我姑遲之以作士氣大國雖敗懼其有伏我且審其轍亂旗靡而後逐慎戰耳說者必譏爲詐敗[戰]蓋以詐戰曰敗例不可破耳然果孔子例乎亦三傳例乎昔周王講武東都其詩曰以作六師保其家邦成王顧命

曰張皇六師無廢我高祖寡命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胡傳乃云善爲國者不師無是理也周禮大閱以教戰陳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三鼓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師之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武王之誓師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而云善師者不陳無是理也子之所慎戰居其一子行三軍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我戰則克文王伐崇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伐是肆是絶是忽而云善陳者不戰無是理也蓋胡氏但喜其飾辭之巧可以悅耳而未察其巧言亂德用之治國必至僨事耳夫所惡于善戰善陳者與兵搆怨爭城爭地以糜爛其民而豈可因噎廢食哉

廿四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辨義公之侵宋殆因宋欲遷宿而救之然宋將侵畧王畧宜先執義以告之宋或不從宜奉辭以伐之今徒肆擄掠適以怒宋而禍宿自我施之既不義爲宿謀之則不忠無一可者也宿本男爵乃魯封疆之屬國司太昊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今宋迫遷其君民遷之他所而奪其地魯不能救則宋亦自是微滅矣春秋奪宋爵而人之傷前王封建之廢而明德之祀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傳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辨義公敗齊侵宋故齊宋連師以來齊先宋者齊主兵也次于郎者齊桓之志在圖霸兾魯畏伐請平則魯由是通好于齊矣適宋師不整魯乘懈敗之宋既偏敗則齊桓次郎之志不遂傳稱齊師乃還明齊仍未得魯服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廿五

辨義桓二年秋經書蔡侯鄭伯會于鄧傳曰始懼楚也至此歷二十七年楚始見于經而稱荆者蠻之也荆勢日張鄧既罹其殃蔡亦受其禍而原蔡受禍之故由獻舞無禮于婦人遂至身爲俘虜然則敗蔡者非荆也蔡者故名之以彰其罪焉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〇譚無禮也譚子奔莒〇同盟故也

辨義司馬九伐之法賊殺其君者滅之未有不禮出亡之公子不賀新立之鄰君而罪至于滅者有之自齊桓始罪之魁也書

齊師著其衆暴寡書譚子奔莒著其不許謝過而廹逐之之左注
之妄緣其尊桓不敢疵議耳

歳次戊戌

正月甲子朔癸未戌正雨水
二月癸巳朔癸丑戌正春分
三月癸亥朔甲申巳初穀雨
四月癸巳朔乙卯巳正小滿
五月壬戌朔丙戌戌初夏至
六月壬辰朔戊午卯正大暑
七月辛酉朔己丑未初處暑
閏月辛卯朔
八月庚申朔巳秋初秋分
九月庚寅朔酉初霜降
十月己未朔庚申未初小雪
十一月己丑朔庚寅丑初冬至
十二月戊午朔己未午初大寒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傳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
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雋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辨義鄑魯地此亦敵加于已而禦之然宋未陳而薄之則有毋
敵之心蓋因屢勝而驕非復洙泗時之氣象矣長勺敗齊師齊
人先三鼓豈亦敵未陳乎例之不足據如此

秋宋大水

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對
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

廿六

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
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
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辨義宋大水非魯之災經因弔災而筆之善其釋怨恤鄰且宋
公文仲之言孔子有取焉敬天之渝無敢戲豫懼也凡罪己罪
人敬與肆而已而興亡判焉可弗懼哉臧孫達是哀伯林注即
文仲按文仲名辰達之子文十年春經書臧孫辰卒後此六十
七年此蓋其初時叔孫嘗稱其言立此亦其類乎

冬王姬歸于齊

傳冬齊侯來逆共姬

辨義此與築館事自別然襄藉聯昏王室以圖紀桓藉聯昏王
室以求霸其機智則一故經特著之

廿七

歳次己亥

正月戊子朔己丑丑正雨水
二月丁巳朔己未丑正春分
三月丁亥朔己丑申初穀雨
四月丙辰朔庚申申正小滿
五月乙酉朔壬辰丑初夏至
六月乙卯朔癸亥午正大暑
七月乙酉朔甲午戌初處暑
八月甲寅朔乙丑申初秋分
九月甲申朔乙未夜子初霜降
十月甲寅朔乙丑戌初小雪
十一月癸未朔乙未辰初冬至
十二月壬子朔甲子酉初大寒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辨義胡傳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酅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今按隱七年叔姬歸紀蓋年十五六至是五十餘歲矣當紀侯去國殆寓于魯而叔姬從之患難流離徼倖不違也今紀侯卒而歸于酅奉紀祀以待歿生死紀婦也春秋旌淫亂雖國君之母無所諱襃貞節雖亡國之妾有勿遺遺道而行三代之道也發潛德之幽光春秋之志也公羊守文堅滯有歸于叔之邪說或遂謂初嫁曰歸嫂叔不通問故書歸于酅以識之爲此說者設其兄死而寡嫂來依之彼必拒而不納是豺狼也曷思紀季以酅入于齊爲附庸必有宮室宗廟豈徒草舍三間叔姬歸于酅以守節奉祀其于嫂叔不通問之禮有何妨礙而必以不肖之心相汙蔑耶

廿八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桓公御說立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顓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辨義甲午七月十日是日交處暑經八月傳寫之誤豈可先于上年減閏就之傳自乘丘之役至病之追叙行弑之由舊本截置十一年末今合之經書宋萬與書宋督同專錄仇牧以其見危授命非弑君失討之督可與也宋萬出奔陳罪陳保惡且貪賂也賊討不葬殆子游既立遂葬閔公而不赴耳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此語公而大充是心也能惡人能好人矣

廿九

歲次庚子 周莊王子僖王元年

正月壬午朔 甲午辰正雨水
二月壬子朔 甲子辰正春分
三月辛巳朔 甲午亥初穀雨
四月庚戌朔 乙丑亥正小滿
五月庚辰朔 丁酉辰初夏至
六月己酉朔 戊辰酉正大暑
七月己卯朔 庚子子正處暑
八月己酉朔 庚午亥正秋分
九月戊寅朔 辛丑卯初霜降
十月戊申朔 辛未丑初小雪
十一月戊寅朔 庚子未初冬至
十二月丁未朔 己巳夜子初大寒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辨義衆建之有方伯天子選賢能而設之牧俾率其所屬之國以歲修職貢于王甚或不共則方伯奉王命伐之故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焉自王迹浸熄德降而力乃有五霸五霸創自齊桓齊桓糾合諸侯創自北杏之會故春秋于此必謹始而嚴其義焉前此諸侯之會無論特盟參盟皆以王爵為序次未嘗尊一國為盟會之主也盟會有主由北杏始特舉其爵曰齊侯著其非九命伯作而擅自尊大以侯氏號令羣后也宋公陳侯蔡侯邾子受爵王朝不受天子之命而受齊侯之命故奪爵稱人宋之賊已誅君已立此不過假平宋亂為名以定宋位而自遂其擅命之私耳此會不至者豈惟遂人傳特紀之起下文也

三十

夏六月齊人滅遂

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辨義天子之待諸侯一不朝貶爵再不朝削地三不朝乃六師移之今以鄄邦會約遂人偶一不至竟比諸防風後至而滅之蓋當時不至者甚衆齊之力未足以恫喝強大因而藉遂為旧將以震驚小侯使之聞風駭汗奔走聽命故奪爵而人之以中天討傳并紀戍之立後案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傳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辨義魯望國也春秋之初列侯多覘魯之從違以為進退齊得宋不得魯則糾合不遂然自浚洙以來魯莊頗知自奮而齊無如之何今盟于齊地之柯乃齊侯之志欲釋怨修好而公往會之故傳申其意曰始及齊平霸者自長勺以後操齊魯情事觀之則大旨昭然矣公羊所志曹沫劫盟事玩其文氣似戰國策蓋後人所偽造即如宋萬弑君本傳叙事甚明公羊有婦人侍博之說大都齊東野人附會之談不成文理今並附于此讀者詳之○公羊傳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美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

三十一

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以此文較本傳旬惭形纖獲發敵歸不因禁散舍諸宮中數月尤屬奇談盖漢魏叢書中小說多類此

歲次辛丑

正月丁丑朔 巳亥未初雨水　七月甲辰朔 乙巳卯正處暑

二月丙午朔 巳巳未正春分　八月癸酉朔 丙子寅初秋分

三月丙子朔 庚子寅初穀雨　九月癸卯朔 丙午巳正霜降

四月丙午朔 辛未寅正小滿　十月壬申朔 丙子卯正小雪

五月乙亥朔 壬寅未初夏至　十一月壬寅朔 乙巳戌初冬至

六月乙巳朔 甲戌子正大暑　十二月辛未朔 乙亥卯初大寒

閏月乙亥朔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傳宋人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辨義北杏之會以平宋亂而宋首背之故伐之然齊桓之會北杏非奉王命不足以屈宋故於此請師于周而單伯會之乃取成于宋而還當合會鄄玩之

夏單伯會伐宋

秋七月荆入蔡

傳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辨義荆南蠻也讀傳叙滅息入蔡之由無異引盜入室特書荆入蔡著荆之殘暴又以罪蔡之昏庸也齊方創霸而楚之横行若此讀者不可不察其時勢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傳會于鄄宋服故也

辨義特書單伯會齊侯者齊之以尊周爲名始于此故以齊侯主會而宋衛鄭皆列其爵焉傳曰宋服言齊至是始得宋而猶未得魯因可見矣周子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闇塞也此以力假仁聖門所以羞稱也然而王迹既熄有能不以兵車盟會諸侯禁其放恣上尊王室外攘蠻戎則聖人亦有取焉其取之之道不觀所由察所安而視其所以假仁近仁假義近義則姑予之假仁賊仁假義賊義則深惡而痛絶之此五霸功罪之權衡也自是會以後皆當本此意觀之

附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

初内蛇與外蛇鬬于鄭南門中内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
問于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
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
傳瑕使謂原繁曰傳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
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
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
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内之民
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
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
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命聞命矣乃縊而死

三四

辨義鄭厲之入不見經說已見前殺傳瑕懲祭仲也人棄常則
妖興至理格言申繻之意特藉鄭事以諷魯莊也

歲次壬寅

正月辛丑朔 甲辰戌初雨水
二月庚午朔 甲戌戌正春分
三月庚子朔 乙巳巳初穀雨
四月己巳朔 丙子巳正小滿
五月己亥朔 丁未戌初夏至
六月己巳朔 己卯卯正大暑
七月戊戌朔 庚戌午正處暑
八月戊辰朔 辛巳巳初秋分
九月丁酉朔 辛亥申正霜降
十月丁卯朔 辛巳午正小雪
十一月丙申朔 辛亥子正冬至
十二月丙寅朔 庚辰巳正大寒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辨義前會首單伯以尊周至此春復會桓始爲諸侯長故曰齊
始霸也自莊九年夏小白入管仲相至此春閱七年矣自北杏
至此齊桓三會諸侯而不言盟由人心不一此糾合之難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辨義妖復作矣自是而後莊公行事亦浸壞矣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鄭人侵宋
傳諸侯爲宋伐郳鄭人聞之而侵宋
辨義郳叛魯而宋爭之與爭宿無異今齊桓始霸宋服于齊故
爲宋伐之宋主兵故先于齊鄭人聞之侵宋實釁怨宋也背鄄
之會志輕齊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三五

冬十月

歲次癸卯

正月乙未朔 庚戌丑初雨水
二月乙丑朔 庚辰丑正春分
三月甲午朔 庚戌申初穀雨
四月甲子朔 辛巳申正小滿
五月甲午朔 癸丑丑初夏至
六月癸亥朔 甲申午正大暑
七月癸巳朔 乙卯酉正處暑
八月壬戌朔 丙戌申初秋分
九月壬辰朔 丙辰亥正霜降
十月辛酉朔 丙戌酉正小雪
十一月庚寅朔 丙辰卯正冬至
十二月庚申朔 乙酉申正大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郳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郳宋故也

辨義爲侵宋故故宋主其而齊衛會之然凡與霸主之盟會者多此服彼背必一一伐之日亦不足矣大抵霸者之效不過如此故曰霸必有大國

秋荊伐鄭

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

辨義緩告之過小矣而荊伐之荊且責禮于諸夏矣其責禮于鄭乃爭霸于齊也蓋鄭爲盟會之所又爭自此始焉

王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辨義書會不書公魯莊猶不親至而卿往會焉不書其人尊諸侯不列名盟載也鄭承莊公之餘烈亦最難服者今鄭畏荊而附齊故因鄭成而會以盟之堅之以約誓齊主盟之始也陳先衛許先滑霸主因時事而爲進退耳霸者不能以德服人然齊桓能不專恃兵力而柔慰以服之雖難強其天心之皆同亦庶幾守約之可同故于五霸爲盛書曰同盟于幽予之也

郳子克卒

辨義北杏之會列郳人則未會之前已進爵爲子矣杜注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然安知非賂王錫命如晉武之類歟

附傳鄭伯治與于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〇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辨義治雍糾之亂必首祭仲此紀其追治與亂者則入國殺傅瑕時已殺祭仲可知矣蓋此傳主言鄭不廢共叔之後故節敘其事耳左不譏閼不能衛首而專譏鉏不能衛足何哉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辨義晉武賂僖王請命故有無衣之詩

王七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辨義莊十七年僖王崩不見經其年惠王立莊十八年惠王元年也故傳因事紀之立後經取義之案

歲次甲辰

正月己丑朔 乙卯辰初雨水	七月丙辰朔 辛酉子正處暑
二月己未朔 乙酉辰正春分	八月乙酉朔 辛卯戌正秋分
三月戊子朔 乙卯亥正穀雨	九月乙卯朔 壬戌寅正霜降
四月庚午朔 丙戌亥正小滿	十月甲申朔 壬辰子正小雪

閏月丁亥朔

五月丁巳朔戊午辰初夏至

六月丁亥朔己丑酉正大寒

十一月甲寅朔辛酉午正冬至

十二月甲申朔庚寅亥正大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辨義詹蓋鄭大夫之將于齊者齊桓怒鄭伯之不親朝而執之

按莊王以魯莊十二年崩僖王元年即齊桓會北杏之年僖王在位五年崩即此執鄭詹之年而二王之崩葬皆不見于經可見齊桓霸圖既與諸侯知有霸主不知有天王故崩不奔喪葬不會事而齊桓置若罔聞知且桓假尊周為名以遂其霸謀不

三八

聞躬率列辟修職貢以朝王今怒鄭伯不朝盟主詹執其使臣是謂假義賊義故書執以聲其罪書人以奪其爵也

夏楚人殲于遂

傳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辨義遂人無罪而滅國其故家之父老子弟積怨集謀屠齊戍人盡殺乃止據事書之彰齊桓之假仁賊仁為世戒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辨義齊以不義執詹無以服鄭伯之心仍不來朝齊人久羈鄭詹故詹乘間自齊逃來書之以著齊桓之不能以大字小豈賤詹不能伏節哉詹不歸鄭而來魯不使齊得借端責鄭也

冬多麋

辨義麋陰獸善迷能害稼冬多麋紀其水土所產皆本少今乍多而見于此冬也夫氣機之所鼓盪物以類應使人無覺焉陰獸善迷之物奚由類聚哉

春秋深卷之四

莊公下

歲次乙巳周僖王孫惠王元年

正月癸丑朔 庚申未初雨水

二月癸未朔 庚寅未正春分

三月壬子朔 辛酉寅初穀雨

四月壬午朔 壬辰寅正小滿

五月壬子朔 癸亥午正夏至

六月辛巳朔 乙未子正大暑

七月辛亥朔 丙寅卯正處暑

八月庚辰朔 丁酉丑正秋分

九月庚戌朔 丁卯巳正霜降

十月己卯朔 丁酉卯正小雪

十一月戊申朔 丙寅酉正冬至

十二月戊寅朔 丙申寅正大寒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辨義史闕其朔日聖筆仍之著其失也唐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元授時推五月壬子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蓋誤五爲三今推三月朔得壬子蓋兩家所稱五月就長歷改月數言之卽今三月

一

夏公追戎于濟西

傳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辨義濟西濟水之西也戎侵魯疆而公親禦之戎已去矣公不遣將追戎遠至于濟西此何爲哉莊公不好德而好藝尤工于射觀詩稱射則貫及傳紀金僕姑射宋萬可見也此之遠出追戎不過恃藝高以求一逞而性質之佻達舉動之輕浮見於言下矣蓋公自再敗宋師以後雖屢捷氣驕猶有意自強齊桓亦不能屈之自姜氏再如齊以後舊疾漸發讀後此經傳自可見之左氏諱之兩字最無理夫人如莒且不諱而諱戎來乎凡諱國惡之例最不可信若言孫則有之矣蓋宜諱必不書既書必非諱凡志而晦者孫也非諱也

秋有蜮

傳秋有蜮爲災也

辨義有者本無而忽有也蜮射工潛伏水中含沙噴射人影輙成痏故曰爲災此物之妖者人棄常則妖興當與多麋合看

冬十月

附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數亦異不以禮假人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

辨義惠王初立虢晉來朝王居喪饗醴命宥賜以玉馬故曰非禮左注誤矣鄭虢晉又使原莊逆王之欲居喪逆后殺禮于歸同于妾媵故歸稱陳嬀而實則惠后此立寵帶之案也

二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卽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按下文讀之

歲次丙午應閏九月誤閏五月

正月丁未朔乙丑戌初雨水

二月丁丑朔乙未戌初春分

三月丙午朔丙寅巳初穀雨

四月丙子朔丁酉巳初小滿

五月乙巳朔戊辰酉正夏至

閏月乙亥朔庚子卯初大暑

六月甲辰朔辛未午正處暑

七月甲戌朔壬寅辰正秋分

八月癸卯朔壬申申正霜降

九月癸酉朔

十月壬寅朔午正小雪

十一月壬申朔子正冬至

十二月辛丑朔巳正大寒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辨義鄄衛地魯衛同姓之國也衛公族食采于鄄者將嫁女于陳結自以其庶女媵之使從嫡故曰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此家事非國事也即使其命出境非奉命會盟也適值齊宋會盟于鄄結遂及齊侯宋公盟蓋權辭稱公命來請盟耳齊桓糾合必先服宋魯今盟幽之後又盟鄄以固宋而魯亦使大夫請盟深契其意故欣然允之會不料其結爲所紿此伐我西鄙所由來也此與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皆可發一笑

夫人姜氏如莒

辨義如齊亂矣如莒甚矣而公不問也下愚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辨義鄙邊境也齊宋伐我而陳人與焉釁起于結媵陳人之婦也伐我西鄙志不在伐亦使公引過謝咎同歸盟好耳蓋嗣是以後竟如鄄盟以從齊矣前此盟柯始乎于齊釋怨也此後從齊服于盟主也

附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絰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于善

辨義此段終上文所紀楚事也君敗于敵拒之弗納君不從諫臨之以兵蠻性也苗蠻之性不知引君當道而逼之強戰邪說暴行也自刖自殺豈足啟齒傳附志之著其不明君臣之義以爲世戒左贊以愛君納善不亦謬乎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侯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辨義自桓王後傳紀莊僖两王行事昏庸又甚于桓王今惠王

初即位而傳紀之如此亦無異于莊僖此年應閏九月而早閏
五月故六月有庚申又魯莊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三十年三十
二年道閏皆大旱觀子頹之亂可見王室多故百務廢弛而頒
朔之苟且有由矣衛伐周立子頹齊桓奉命伐衛之案也

歲次丁未

正月辛未朔 丑初雨水
二月庚子朔 辛丑丑初春分
三月庚午朔 辛未未正穀雨
四月庚子朔 壬寅申初小滿
五月己巳朔 甲戌子正夏至
六月己亥朔 乙巳午初大暑
七月戊辰朔 丙子酉正處暑
八月戊戌朔 丁未未正秋分
九月丁卯朔 丁丑亥正霜降
十月丁酉朔 丁未酉正小雪
十一月丁卯朔 丁丑卯正冬至
十二月丙申朔 丙午申正大寒

五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義同前

夏齊大災

雖義災天火之也大災志其甚也齊人來告史書于冊而春秋
筆之不但明弔災之誼人事悖而天譴至亦可想見矣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雖義戎伏是膺方伯所有事也何以人之當是將天王居櫟子
頹奸位齊桓果志尊周室事未有急于誅子頹以納王者而區
區伐戎家則堂謂其不過逐利以自私于王室何有可謂深見
其情得經意矣

附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
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
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
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
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
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接下胥命于弭讀之

歲次戊申 早閏四月故五月有辛酉應下年閏七月

正月丙寅朔 丙子辰初雨水
二月丙申朔 丙午辰初春分
三月乙丑朔 丙子戌正穀雨
四月甲午朔 丁未亥初小滿
閏月甲子朔 己卯卯正夏至
五月癸巳朔 庚戌酉初大暑
六月癸亥朔 壬午子正處暑
七月癸巳朔 壬子戌正秋分
八月壬戌朔 癸未寅正霜降
九月壬辰朔 癸丑子正小雪
十月辛酉朔 壬午午正冬至
十一月辛卯朔 辛亥亥正大寒
十二月辛酉朔 辛巳未初雨水

六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子文公捷立

傳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
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
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

月鄭厲公卒

辨義胥命于弭鄭虢之意各欲樹功于王故相命不相下然鄭伯執于櫟雙雖同伐王城而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則鄭伯爲納王之主所以獨居定亂之功而享王備樂以自夸之故王之錫地酬勞唯及鄭不及虢也鄭伯譏子頹樂禍召咎故原伯譏其效尤亦將有咎非豫知其死也然死期將至之人每自昧本心之明作事顛倒亦不可不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辨義夫人姜氏薨取書義與桓書公卽位同使讀者觀其終而原其始義之嚴在其中矣戊戌七月六日實八月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附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于王

冬王歸自虢

辨義終鄭虢分政之案爲後鄭執王使之案

歲次己酉

正月庚寅朔辛亥未初春分　七月戊子朔
二月庚申朔壬午丑正穀雨　八月丁巳朔戊午丑正秋分
三月己丑朔癸丑寅初小滿　九月丁亥朔戊子巳初霜降
四月己未朔甲申午正夏至　十月丙辰朔戊午卯正小雪
五月戊子朔乙卯夜子初大暑　十一月乙酉朔丁亥酉正冬至
六月戊午朔丁亥卯初處暑　十二月乙卯朔丁巳寅正大寒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辨義眚災肆赦自古有之然周制赦宥之法所宥者曰不識曰過失曰遺忘所赦者曰幼弱曰老耄曰蠢愚不及大眚也肆及大眚是廢法以縱惡將使爲惡者日益肆而犯法者日益衆國不可得而治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辨義子不忍揚親過然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天道無私故稱天以諡之也子不忍短親喪然母出與廟絶

八

于其卒也雖屬毛裏離之身不得哭于廟不得行三年之喪者天秩有禮必自剸以禮也又況淫縱以弑其君者乎由是推之葬之以厚不諡不祔庶乎可耳曰文姜則諡矣稱小君則祔矣就其見諸行事者直書之雖譏而不辨而無父之惡固已深切著明何必別求書法哉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豈不欲往畏我朋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〇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勿納于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其在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

九

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〇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此四句蓋左氏引後事爲證非傳本文故小書之

辨義經書公子御寇而傳稱太子明御寇本厲公太子故再叙蔡人殺五父立厲公生敬仲而曰其少也言御寇其太子敬仲乃其少子立後所生也其使周史筮之筮于完始生之時林注以爲敬仲少時誤已自陳侯鮑疾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立陳大亂蔡人殺佗立免弟厲公躍次莊公林次宣公杵臼皆兄終弟及今宣公立其子款爲世子御寇本厲公太子於次序當立陳人懼其效文公子爲亂而殺之敬仲懼而奔齊顓孫蓋莊公子也經于御寇稱公子不許其爭立也殺書陳人著其爲國人殺之然而不去其公子所以著陳人擅殺之罪而宣公爲立已子遂不能保全兄子其咎亦著矣傳文專叙敬仲仕齊之事所以著齊桓創霸之初已伏有嬀代姜之禍也卜筮尚占聖人之道然其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者合禮則吉悖禮則凶而已故亂之所生惟禮可以已之今以出亡之公子遽命爲卿並于高國敬仲既自懼其速謗桓公獨不慮其卑踰尊疏踰戚爲厲之階乎禮稱諸侯無故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況羈旅之臣初授工正君飲酒于其家懽樂終日命繼以火爲謔孰甚

十

焉蓋陳氏盜齊始于桓公而不能以禮御臣其幾如此而發已動于陳人之筮不亦幽深乎哉敬仲謙謹旅受以異求自容也而左氏贊以仁義不已夸乎

夏五月

辨義閏時無事書首月備四時也此書夏五月者上年置閏太早節却而前今推得此年首夏四月二十六日甲申交夏至實屬五月故因此夏閏時無事著其置閏乖宜所稱夏四月實五月也蓋應閏不閏則冬入于春春入于夏不應閏而閏則秋來于夏夏來于春其失一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辨義及齊高傒盟者公也不稱公者降已則失位也此蓋爲納
昏而藉盟通好耳觀接書納幣可見

冬公如齊納幣

辨義毋喪未再期而圖昏又不遣卿而身自如齊納幣始之不
正若此豈敬大昏以重萬世之嗣者哉

歲次庚戌

正月乙酉朔 丙戌酉正雨水　七月壬午朔 壬辰午初處暑
二月甲寅朔 丙辰戌初春分　八月辛亥朔 癸亥辰正秋分
三月甲申朔 丁亥辰正穀雨　九月辛巳朔 癸巳申初霜降
四月癸丑朔 戊午巳初小滿　十月庚戌朔 癸亥午初小雪
五月壬午朔 己丑酉正夏正　十一月庚辰朔 癸巳子正冬至
六月壬子朔 辛酉卯初大暑　十二月己酉朔 壬戌巳正大寒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辨義冬往春還曠時棄祀爲何事乎親納幣耳其何辭以告至

祭叔來聘

辨義祭叔蓋祭公之弟祭公使之來聘不書祭公使者内臣不
得與外侯私交也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
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
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
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辨義社若侯社置社之類其地寬平其旁樹木漢人枌榆社即
其遺制也襄二十四年夏傳稱齊社以蒐軍實使客觀之蓋齊
俗也大抵社之時鼓樂賽神甲胄耀武男女聚觀故魯語曰齊
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也公前在齊聞而樂之今特往觀焉
公于是時年三十六矣而少年狂蕩之習氣不除曹劌切諫啼
而不用不仁而可與言義書至自齊譏其舉動不法無以告至
又何以觀後嗣乎

荆人來聘

辨義荆于周之九服蓋男服也自入春秋以來不預盟會未通
聘朝前貢禮于鄭今來聘于魯此荆與諸夏交通之始也蓋齊
方創霸而荆欲爭雄儼然以諸夏自爲矣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辨義穀齊地即姜氏會齊侯之穀蕭齊之附庸叔蓋其字也前
已如齊納幣而公未終母喪齊人不聽迎娶故如齊觀社之後
又及齊侯遇于穀致親迎之意也蕭叔近穀就近見齊侯因而
朝公公貴之稱字與邾同自降以尊齊是謂嘉禮野合其遇豈
修政而遇其朝豈修禮而禮朝哉

秋丹桓宮楹

傳秋丹桓宮之楹 比屬下文讀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子僖公夷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辨義遇穀未久又會盟于扈程子以爲要結姻好王氏以爲促昏期是也蓋齊桓欲服魯自盟柯以來尚未大服于齊至盟防納幣乃入齊侯彀中延及僖文以後爲役日益甚矣

附傳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辨義晉桓叔剪滅其公室以盜國今桓莊之子孫又自謀剪滅録之以垂世戒也

歲次辛亥 早閏七月 應下年閏五月

正月己卯朔 壬辰子正雨水　閏月丙午朔 戊辰未正秋分

二月己酉朔 壬戌丑初春分　八月乙亥朔 戊戌亥初霜降

三月戊寅朔 壬辰未正穀雨　九月乙巳朔 戊辰酉初小雪

四月丁未朔 癸亥申初小滿　十月甲戌朔 戊戌卯初冬至

五月丁丑朔 乙未子正夏至　十一月甲辰朔 丁卯申初大寒

六月丁未朔 丙寅午初大暑　十二月癸酉朔 丁酉卯正雨水

七月丙子朔 丁酉酉初處暑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

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毋乃不可乎

辨義經之取義具于御孫之諫納諸大惡則忘父妻仇之意已在言下再比屬下文讀之

附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傳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毋乃不可乎

辨義有是哉子同之不仁也齊人殺其父而不懲淫其母而不羞乃姜殯甫踰年汲汲乞昏仇女身自如齊納幣加以觀社遇穀盟扈猶恐媚齊之未至焉之僭越禮制丹桓楹刻桓桷以侈逆婦朝廟之觀且不顧男女之別悅以大夫宗婦之覿幣將以慰淫蕩無恥之母心乎抑以妥仇怨未伸之父魂乎喪心至此無惑乎又以逆[注]姤致哀姜之禍也御孫之諫一曰納先君于大惡何其刺骨一曰男女之別由夫人亂之何其怵心而竟褎如充耳何哉士昏禮主人親迎既御輪授綏先歸俟于門婦至揖以入經書夏公如齊逆女不遣卿逆而主人親迎也再書秋公至自齊先歸也再書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揖以入也皆著其

降國君之尊用士庶之禮將藉此以媚齊而從姊之凶始于此

此矣公羊謂夫人不僂不可使入齊東野人之語耳

大水

辨義秋潦成災也天有常道播為五氣降為五性達為五倫人反常性滅常倫則邪氣姦乎其間而災沴應之矣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辨義羈與曹與鄭忽同世子當立者也赤不繫曹與突同庶子不當立者也然彼先經書宋人執祭仲明仲受宋盟以突歸于鄭而立之忽乃出奔衛此先書戎侵曹明戎滑師侵曹羈不敢拒守遂出奔陳赤乃乘隙歸曹 此各據當時之事實書之雖同此庶奪嫡位而取義又見于出與歸之先後蓋曹羈身為嗣君承父之重當戎人來侵不過掠擾邊境即使出于赤所自致正宜率其臣民竭力固守而乃棄捐宗社率爾出奔故立已踰年不稱曹伯罪羈自棄國也然而國有與立惟仁不遺親義不後君則利欲之私自不熾于人心苟為後義先利則不顧君臣之分嫡庶之辨而不奪不饜者遂接跡于世故赤歸曹不繫曹明其義不得為君也其後突稱鄭伯赤稱曹伯正由天下無道不仁而得國者天王不討方伯不詰彼遂泰然而為君春秋據實書之所以著其罪豈許其義應為君乎

十五

郭公

辨義或謂此蓋史闕文經存之以傳疑或謂公與亡形相近經本郭亡訛為郭公竊謂後說近是胡傳述此傳云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君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按善善惡惡人之本心不能用不能去私欲害之自喪本心之明也以之治己善善不能用必至善棄而不修惡惡不能去必至惡積而不捨以之用人善善不能用必至君子在野惡惡不能去必至小人在側國欲不亡其可得乎

附傳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十六

歲次壬子

正月癸卯朔 卯辰初春分
二月癸酉朔 丁酉戌正穀雨
三月壬寅朔 戊辰亥初小滿
四月壬申朔 庚子卯正夏至
五月辛丑朔
六月辛未朔 酉初大暑
七月庚子朔 壬寅夜子初處暑
八月庚午朔 癸酉戌正秋分
九月己亥朔 甲辰寅初霜降
十月己巳朔 癸酉夜子初小雪
十一月戊戌朔 癸卯午初冬至
十二月戊辰朔 壬申亥初大寒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辨義莊公即位以來與陳無好亦無怨唯十九年公子結媵陳

人之婦于鄆聞釁於齊宋其冬伐我西鄙陳人與焉今魯既新
昏于齊陳亦來聘于魯故傳曰始結陳好而會于幽曰陳鄭服
則此書來聘亦後事之案也凡聘問通好邦交之常左曰嘉之
故不名所嘉何事乎蓋女叔名叔猶祭仲名仲而女其氏耳知
此則知原仲之仲亦非字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子黔公赤立

辨義不書葬或魯不會或史闕文不必别尋義也必以爲聖人
罪之則有罪大于朔而經書葬者又須别生義矣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
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辨義昭十七年傳叔孫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
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今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則僭天子之禮社
不用幣而用牲則乖告神之道故經書鼓用牲于社而傳以非
常申明之正陽之月慝未作交夏至則一陰生今推六月辛未
朔交大暑則日食不在慝未作之前故傳貫明之

伯姬歸于杞

辨義上年八月哀姜入至此甫十月而伯姬歸于杞又盛是遣
嫁不容于後母也不書來逆　卒于歸不具百兩御之百兩將
之之儀也亂會兆之案

十七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傳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
月之眚不鼓

辨義旱乾水溢社與有責焉門國城門五祀之一也秋水大至
禮當用幣于社于門告神使救災護城也不宜鼓不宜用牲傳
文甚明非常者棄常也

冬公子友如陳

辨義報女叔之聘也此友見經之始

附傳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
圍聚盡殺羣公子 終前事

辨義晉無公族實餘子爲之趙氏與焉無異以乞養子亂宗其
禍始此

十八

歲次癸丑

正月戊戌朔 壬寅午正雨水　七月己未朔 戊申卯初處暑
二月丁卯朔 壬申未初春分　八月甲子朔 己卯丑初秋分
三月丁酉朔 癸卯丑正穀雨　九月甲午朔 己酉巳初霜降
四月丙寅朔 甲戌寅初小滿　十月甲子朔 己卯卯初小雪
五月丙申朔 乙巳午夏正至　十一月癸巳朔 戊申酉初冬至
六月乙丑朔 丙子夜子初大暑　十二月癸亥朔 戊寅寅初大寒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辨義二十年冬齊人伐戎今公伐之奉覇王之令也說具伐徐

曹殺其大夫

辨義曹殺者曹君殺之也殺其大夫不著其人舊說非其人之罪且所殺者衆也大抵亦既㤗曹凡大夫不義已者殺之不訣已者亦殺之是自戕其股肱乃獨夫之行也豈但有專殺之罪哉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辨義魯公之誓師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閟宮頌曰淮夷來同遂荒徐宅皆魯之封疆所轄今徐戎服于楚故伐之宋齊稱人大夫帥師而公會之主兵者公也春伐戎秋又伐戎徐奉霸王之令伐之服徐戎乃可制楚也此魯役于齊之始也須記

十九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附傳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志晉伐虢之由

歲次甲寅

正月壬辰朔 丁未丙正雨水　七月己丑朔 癸丑午初處暑

二月壬戌朔 丁丑戌初春分　八月己未朔 甲申辰初秋分

三月辛卯朔 戊申辰正穀雨　九月戊子朔 甲寅申初霜降

四月庚申朔 己卯辰正小滿　十月戊午朔 甲申午初小雪

五月庚寅朔 庚戌酉初夏至　十一月丁亥朔 癸丑夜子初冬至

六月己未朔 壬午卯初大暑　十二月丁巳朔 癸未巳初大寒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擧卿非君命不越境

辨義卓去病曰伯姬歸寧當在魯而會于洮豈哀姜方挾嬌寵不以子女待伯姬故伯姬未敢還來而與乃父謀其適歟此說極是斯亦妄動而不成事體之至者故曰非事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傳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二十

辨義十六年齊桓主盟于幽公不在會而陳鄭畏楚亦未決意從齊至是魯昏于齊陳聘于魯鄭亦以使逆后好于陳相與聯接以從齊故曰陳鄭服蓋陳鄭近楚陳鄭服齊則楚不敢輕向北方自莊十五年復會于鄄乃齊之始霸至是而糾合之功成焉書曰同盟于幽著齊霸之成也大抵諸侯雖不同德同心而同守盟約會合不以兵車於是和諸夏拒狄蠻庶幾惠此中國汔可小康矣管仲得君二十年僅致小康猶且不足故聖門羞其功烈之卑然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既已莫覩猶幸齊桓創霸少慰下泉思治之民心故春秋予之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傳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辨義公子友君之母弟如陳葬原仲越國私交傳文申釋甚明也季友致忠于魯其葬原仲意在不遺故舊且必請命而行豈有邪心而書法之謹若此何哉禮不可越端不可開越禮之端一開賢者行之不肖者效之踵而益甚春秋謹發于始故特書之讀者究觀友之後嗣行事則知聖人之情見乎辭矣仲原氏之名諸侯卒皆書名大夫既卒不名妄說也史記稱季友母陳女始託爲男而生此說歟

冬杞伯姬來

傳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如某

二

辨義歸寧父母詠于葛覃文姒之家法也聲明杞伯姬來爲合禮則知公會洮之犯非禮知會洮之犯非禮則公之不能以威如假家以天子制義而阨于女壯其義彼而章矣左但釋字以明例史文常例耳豈經之取義哉

莒慶來逆叔姬

辨義莒慶莒大夫名慶者與稱莒拏同叔姬莊公女伯姬娣孟任所生也莒慶來逆叔姬親迎其婦也公何故女于小國之大夫哀姜賤其母而主嫁之公不能制也

杞伯來朝

辨義杞本伯爵程子辨之明矣杞伯姬來寧而杞伯來朝蓋藉昏姻以自託而未知公阨于女壯且無以庇其女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辨義城濮衛地汪德輔曰相會于衛地而後伐衛則爲謀伐衛明矣然魯兵不與伐衛者亦猶魯濟謀伐戎而魯不與伐戎也今按謀則與魯共其事所以一魯之心於齊無所外伐則唯齊專其功所以成齊之霸非魯所能爭此齊用魯之術也

附傳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辨義禮樂慈愛戰所畜故辭也蓋世衰道微其敝深矣五霸任

二三

此術以用其民是謂假之下至七國并此而棄之唯務善戰善陣以殃其民而已

歲次乙卯 閏三月經三月甲寅四月丁未可據

正月丁亥朔 癸丑子正雨水

二月丙辰朔 癸未子正春分

三月丙戌朔 癸丑未初穀雨

閏月乙卯朔

四月乙酉朔 未正小滿

五月甲寅朔 乙卯夜子初夏至

六月甲申朔 丁亥巳正大暑

七月癸丑朔 戊午酉初處暑

八月癸未朔 己丑未初秋分

九月壬子朔 己未亥初霜降

十月壬午朔 己丑酉初小雪

十一月辛亥朔 己未卯初冬至

十二月辛巳朔 戊子申初大寒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辨義王使召伯賜命則齊爲方伯請伐衛則齊奉天討伐衛之故由立子頹則衛之罪大然事在十年前衛朔已歿而命其嗣是慢命也故不書王命衛本有罪旅及齊人戰是抗討也故書衛及齊戰以罪之齊既敗衛陽數以王命陰取賂而還是藉公營私也故與衛皆奪爵而人之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文公蘧篨立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仇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鬭御疆鬭梧耿之不比爲旆鬭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辨義傳稱諸侯救鄭卽指公會齊宋而言何以人之楚子元欺其幼主欲蠱文夫人擅興無名之師妄伐無罪之國故聞救夜遁惟其義既虧則其氣自挫能于斯時會諸國之師聲子元之

罪並伐荊楚則子元者楚人所願除也聲義以應人心楚必誅元謝罪而奉幼君受盟于覇主豈不較召陵爲有光哉爾乃見義不爲雖救患近恤鄰之道而整旅之赫怒之勇故書救以予之仍書人以卑之
冬築郿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傳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辨義城創始曰築凡用民力必視年之凶豈王制也麥熟于夏禾熟于秋然詩稱十月納禾稼而曰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我稼既同繼一歲之收穫計之也冬築郿雖非不時然總計歲收大無麥禾則民食艱窘而力役之爲妄舉可見矣因之臧孫辰告糴于齊則國用大絀而倉儲之素無蓄積可見矣每有非水非旱非蟲而百穀粃浮不實者氣衰土敝是謂歲耗此書大無麥禾者也
附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

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後案

歲次丙辰

正月庚戌朔 戊午卯正雨水
二月庚辰朔 戊子卯正春分
三月庚戌朔 戊午戌初穀雨
四月己卯朔 己丑戌正小滿
五月戊申朔 辛酉卯初夏至
六月戊寅朔 壬辰申正大暑
七月丁未朔 癸亥夜子初處暑
八月丁丑朔 甲午戌初秋分
九月丙午朔 乙丑寅初霜降
十月乙亥朔 甲午夜子初小雪
十一月乙巳朔 甲子午初冬至
十二月甲戌朔 癸巳亥初大寒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辨義新考易其舊制而新作之與長府改作同馬閑曰廄延廄其名也上年大無麥禾用继告糴其冬築郿既已病民況延廄本可仍舊而春新之不但防畏且時继饑歉故曰書不時胡傳善矣舉動若此其廄有肥馬民有飢色亦可想見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收馬也廄果當新宜及馬出廄空爲之豈待秋分馬入時始興工乎

夏鄭人侵許

傳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辨義前此許爲鄭所并自許叔入許齊魯會謀定許之後至此三十三年許無鄭患今齊霸力新鄭既同盟于幽許亦嘗同盟于幽而鄭人敢侵許是鄭不守霸主之誓爲也蓋鄭者齊魯所交爭上年秋齊雖救鄭不能張撻楚之威則鄭雖同盟不能堅從齊之志故侵許復見于此夏而鄭終滅許及楚屢遷許亦兆端於此矣伐侵襲之別但明史文紀事之例非經所取義

秋有蜚

傳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

辨義劉氏向曰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爲蟲臭惡今按有者昔無而今有之志異也啖叔佐曰左氏云凡物不爲災不書春秋紀異多矣何必爲災乃書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辨義前夫歸于酅著其念念不忘紀此書紀叔姬卒著其抱志以没生爲紀婦死爲紀鬼也竊嘗推此以觀聖人之取人衛莊姜不見答于君而能威儀棣棣不轉匪石之心宋共姬遭禍于火而能從容守禮不改待姆之常孔子皆賢之賢其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衛共姜之毋欲奪其志而能之死矢靡慝紀叔姬當強齊暴滅其國而能歸于酅以卒是皆不以存亡與廢易其處孔子皆賢之賢其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也故曰仁人心也人心喪則人道紀聖人安得不懼春秋安得不作哉

城諸及防

傳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辨義自二十四年秋哀姜入其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二十八年大無麥禾告糴于齊此年秋有蜚六年中災異疊見既如此其間二十六年春伐戎秋伐徐二十八年冬築郿此年春新延廏冬城諸及防師役繁興又如此詳書之而君德可知國是可知矣左以十二月爲十月故以書時注之

歲次丁巳 庭閏七月早閏三月

正月甲辰朔癸亥午正雨水　七月辛未朔

二月甲戌朔癸巳午正春分　八月庚子朔丑初秋分

三月癸卯朔甲子丑初穀雨　九月庚午朔巳初霜降

閏月癸酉朔乙未丑正小滿　十月己亥朔庚子卯初小雪

四月壬寅朔丙寅午初夏至　十一月己巳朔酉初冬至

五月壬申朔丁酉亥正大暑　十二月戊戌朔己亥寅初大寒

六月辛丑朔己巳寅正處暑

二七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左朊師字今從公穀

辨義出師將以救郕而次于成畏齊不敢進故其行次且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辨義鄣紀附庸，襄既滅紀，桓復降鄣，貶曰齊人，罪其假義賊義以此令諸侯，何以詰侵許之鄭人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辨義語云既歸三尺土，難保百年身，然而存順殁寧，故因魯往會葬而特書之，以志封墓之意焉。或謂葬妾媵變例也，夫果其賢足錄，雖乞丐猶書，而何遺于妾媵，又何常例之拘拘乎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辨義說已見前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齊人伐山戎

傳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辨義山戎病燕，罪固可伐，然四夷有警，王命討之，田有禽，利執言也。方伯奉命伐之，在師中吉，承天寵也。後世強臣擅兵，聞有邊警，拜表輒行，君子每痛惡之。今山戎之伐，并不表聞于天王，而齊魯草遇于魯濟以謀之，是以天下之公義爲二國之私謀，故書公及齊侯，罪侯氏之無主也。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史記稱桓齊自伐其功曰我北伐山戎，于至于孤竹，諸侯莫違寡人，雖三代受命何以異此，此其設心狂悖，豈亞桓溫，削其爵而人之，聖人之情見于辭矣，彼執將卑師少爲例者，不亦固哉

附傳樊皮叛王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

二八

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辨義丙辰四月十五日實五月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鬭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
鬭班殺子元鬭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辨義終子元之事紀子文之能著楚之日強也
歲次戊午
正月戊辰朔丙正雨水　七月乙丑朔甲戌巳正處暑
二月丁酉朔戊戌酉正春分　八月乙未朔乙巳辰初秋分
三月丁卯朔己巳辰初穀雨　九月甲子朔乙亥未正霜降
四月丙申朔庚子辰正小滿　十月癸巳朔乙巳巳正小雪
二九
五月丙寅朔辛未酉初夏至　十一月癸亥朔甲戌夜子初冬至
六月丙申朔癸酉寅正大暑　十二月壬辰朔甲辰巳初大寒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辨義臺游觀之所也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冬
不雨三十二年春城小穀比屬其事辨觀之棄三時之本務連
築三臺于遠地以樂游觀加以一冬不雨來年受旱猶不知閔
而次春復城小穀重困民力以媚鄰臣莊公之荒淫驕奢日益
無度矣誰生厲階毋亦生自婦人乎
夏四月薛伯卒不日不名史闕文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
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辨義傳文甚明戰勝曰捷獻其克捷之所俘獲曰獻捷下奉上
之禮也來獻戎捷罪其夷功不獻王而相俘遺以雅同謀之魯
也既曰來獻故書齊侯著其賜于下奉上之義將以自誇適以
自暇也中國則否若樊皮叛王雖執歸京師不行獻捷之禮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歲次己未早閏六月應下年閏五月
正月壬戌朔癸酉夜子初雨水　七月己丑朔庚戌未初秋分
二月辛卯朔甲辰子正春分　八月戊午朔庚辰戌正霜降
三月辛酉朔甲戌未初穀雨　九月戊子朔庚戌申正小雪
四月辛卯朔乙巳未正小滿　十月丁巳朔庚辰寅正冬至
三十
五月庚申朔丙子夜子初夏至　十一月丁亥朔己酉申初大寒
六月庚寅朔戊申巳正大暑　十二月丙辰朔己卯卯初雨水
閏月己未朔己卯申正處暑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
辨義小穀齊邑名管仲私邑也魯爲城之報德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傳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辨義此經與公及齊侯遇于魯濟相對照蓋山戎止于燕病荊楚伐鄭志圖北方事之輕重既有辨矣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是公事公議之非若魯濟私謀也宋公聞請會之故請先見于齊侯蓋欲抒所見以相商而齊侯即與遇于梁丘故經長宋公于齊侯著齊侯之歷表集謀不自以身為霸主專其事也在齊侯請會之意殆以山戎克復威名遠播故欲進而圖楚又慮楚非山戎可比故欲會而援伐然聖人就事論事姑不覩其所由而但視其所以舉動近于光明斯進而予之故書法如此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雩講于梁氏史記作班長悅梁氏女班即般傳訛也公穀紀事之訛多類此

辨義此傳敘事最詳明而讀者或不察即如公年三十七娶哀姜或謂公制于其母必齊女而後娶曾未思公以夫人言許孟任割臂盟公而生子般則孟任乃公元妃故季友願以死奉般以般為公嫡長子也若哀姜自來嫁至公薨九年耳然則孟任之卒去哀姜之薨不遠故文姜葬而公如齊納幣再娶也圉人犖與女公子戲殆即伯姬叔姬年幼時事在孟任未卒哀姜未至以前其時子般怒使鞭之其非童蒙可知哀姜既入伯姬歸紀叔姬歸莒則子般即位時其年蓋二十有餘矣伯姬叔姬皆子般妹孟任所生故稱女公子然公娶孟任為夫人行類柔中故哀姜氏之因賤其女並賤子般且子般為公嫡長子公豈不欲立之然且臨疾問後正由目擊哀姜之怙寵淫妬畏其後必為亂故季友曰願以死奉般也慶父公之庶兄本非應立之嗣叔牙敢以材對明知慶父通于哀姜故有所恃以挾制公耳向使般非嫡長當立臣願以死奉般季友何敢遽發是言叔牙何故聞命就死無一言以自明乎夫叔牙欲使瀆亂宮闈之兄篡奪君位罪不容誅季友及公未薨先以君命賜死處置得宜故書曰公子牙卒著其負罪自盡不以酖牙累季友也前此隱弑

于弟桓死于妻今牙卒而公薨于路寢章之抑危之也子般即位次于黨氏明知宮中之禍不可測故欲依母黨以自庇然而誅發于共仲賊興于圉人皆由哀姜藏爲禍本豈非莊公不能修身閑家以詒之禍乎且圉人之賤敢于犒外與公女戲其罪應死公明知其有力能爲亂既不能殺又不能逐致使毒及嗣君迹其由來之漸豈非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者乎

公子慶父如齊

辨義劉原父曰傳云成季奔陳立閔公然則立閔公者必慶父也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而立焉其如齊者告立君也張氏洽曰慶父自莊公即位已專兵柄而莊公昏

三三

庸耽樂不恤國事致慶父肆行姦宄陰爲他日取國之計觀莊公與叔牙問答之辭使非季子應時誅之則般不得復立矣今般雖弑而尚未能取國非特季子之黨不順亦見魯俗秉禮人心未盡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告于覇主以爲自託之計今按此兩說極爲明切故並登之

狄伐邢傳合于後

附傳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于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辨義將興降監其德將亡降觀其惡可見德則將興惡則將亡而神之監觀隨之君子是以敬于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也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智者是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也虐民而聽于神昏甚矣蓋神之依人而行者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惟人自召神無私焉非聰明正直而一者孰能依而行之內史過殆因問以警王故曰虞夏商周皆有

三四

之周指幽厲以上而言亦前鑒不遠之意也國語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此稱神降于莘殆巫覡之類也然必以爲幻妄不足信則迂矣

春秋深卷之五

閔公莊公庶子名啓方一名開

歲次庚申

正月丙戌朔巳酉卯正春分
二月乙卯朔巳卯戌初穀雨
三月乙酉朔庚戌戌正小滿
四月甲寅朔壬午卯初夏至
五月甲申朔癸丑申正大暑
六月甲寅朔
七月癸未朔甲申亥正處暑
八月癸丑朔乙卯戌初秋分
九月壬午朔丙戌丑正霜降
十月壬子朔乙卯亥正小雪
十一月壬午朔乙酉巳正冬至
十二月辛亥朔甲寅戌正大寒

元年春王正月

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辨義閔公哀姜娣叔姜之子杜注年八歲按莊二十四年八月哀姜入使閔生於二十五年庶此正月朔祇八歲然安知非五六歲耶自上年十月子般卒季友奔陳而慶父用事甫立閔即如齊今初年改元不行即位之禮其主持由慶父蓋不欲成孺子為君也傳申言亂故語簡意明紛紛之議何為哉

齊人救邢

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辨義齊桓之創覇主盟其本心但欲務富强兼弱小以充廣其土宇非有尊周攘夷恤患分災之志故其不以兵車一匡天下孔子皆以為管仲之力今讀戎狄豺狼不可厭諸夏親暱不可棄二語持義既正而宴安酖毒不可懷尤切中齊桓之膏肓其引詩畏此簡書而以同惡相恤明之諷其無忘盟載以伸信義于諸侯也桓公雖用仲言不過遣將帥師未能躬履戎行故書齊人救邢著其實也不沒其功亦不掩其過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傳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辨義再言亂故是以緩則當是時亂少歇而君位粗定乃得成禮以葬也辛酉六月八日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兩句連讀情理乃顯

傳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辨義傳文釋經甚明而讀者或不察夫季友魯公子也因慶父弑其所立而出奔陳魯欲復之召諸陳耳何必盟齊侯以請復且必俟齊侯許之而後召哉蓋慶父志欲篡國其最所忌畏者唯季友故弑般立閔即如齊者閔公乃齊之所出既立其所出以親齊因而如齊告立以居功齊侯感季友乃子般之黨歸將不利于幼主故不許季歸也然魯人無季如舟無舵衆心皇皇

必欲復季慶父亦無辭以禁之於是衆奉閔公至于齊之落姑及齊侯盟而請復之齊侯迎于公請乃許復季而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望季歸之切也當是時季友一身乃魯之安危所繫前此願以死奉般而慶父殺之力不能討出奔于陳不得已也今國危主幼聞召來歸始終不改忠君憂國之本志而以安社稷爲悅故來歸書季子以嘉之勸忠也

冬齊仲孫來

傳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携貳覆昏暴霸主之器也

辨義齊桓有取魯之心故使仲孫湫來省難將以覘釁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述所省之難以復命也設問桓公若何去之之問不以不已自斃君其待之兩語速遏其邪心而誅去慶父桓必將藉之以取魯魯未可取而天下諸侯必皆不義齊而相與叛盟霸功自是隳矣惟仲孫此來不背逆君之惡而引之以正覘其釁魯不可取之故正辭以對雖不足語于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者之立心而大異乎乘釁傾危之習故可嘉也周禮所以本非于先王治法實有所見不能爲是言孔子謂

魯一變至於道正以其不棄周禮也親有禮因重固仲孫所謂固存間携貳覆昏暴似其所謂推亡故曰霸主之器勉齊桓寧魯難以成霸烈也豈私厄魯哉

附傳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長兄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辨義志申生不得立之由并志趙魏之始晉方肆意滅國而滅晉之禍已胎于此萬盈數魏大名卜師筮史之所推測每如是後世測字之術殆原本于是

歲次辛酉

正月辛巳朔甲申午初雨水　七月戊寅朔庚寅寅正處暑

二月庚戌朔甲寅午正春分　八月戊申朔辛酉丑初秋分

三月庚辰朔（乙酉丑初穀雨）　九月丁丑朔（辛卯辰正霜降）
四月己酉朔（丙辰丑正小滿）　十月丁未朔（辛酉寅正小雪）
五月己卯朔（丁亥午初夏正）　十一月丙子朔（庚寅申正冬至）
六月己酉朔（戊午亥正大暑）　十二月丙午朔（庚申丑正大寒）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辨義陽國名遷陽與降鄣同惡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乙酉五月七日）

傳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辨義時祭有四祠禴嘗烝皆以仲月爲正其三年祫五年禘在于何時當以王制爲據凡當祫之年天子春祠犆而不祫犆者將也夏先祫後禴秋先祫後嘗冬先祫後烝盖三時各增一祫祭諸侯無禘祭而得祫祭春祠亦犆祭惟夏禴一犆又一祫秋則卽以嘗祫冬則卽以烝祫凡此皆吉祭也至于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故曰吉禘（必當序昭穆）故祫祭羣昭羣穆之主于太廟以致之而祭用吉服亦吉祭也今莊公喪未畢魯人用吉服致其主合食于太廟故曰吉禘不稱祫而稱禘者按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是晉人亦稱祫祭爲禘祭之盖諸侯稱祫爲禘乃東遷以後之僭稱不獨魯也不書禘于莊宮者合食其主于太廟不在莊宮也然書吉禘于太廟則致主之義不見書禘于莊公不書吉禘則短服之義不見惟書吉禘于莊公則二義皆見而稱祫爲禘其僭名亦可見若誅心之旨則傳文速之一言盡之盖惟不孝忘親故吉服致主若是其欲速也舊解爲吉禘于莊公之寢以莊公配今不敢從魯僖郊禘詳見僖公三十一年

五

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公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辨義慶父立幼主其包藏禍心似王莽自季友來歸禍心不遂故使卜齮賊閔也閔弒則莊公之子惟存僖公成季見幾急以僖公適邾使魯無君有君既大繫國人之望閔公者齊之所出故齊人立之今慶父通哀姜以弒閔乃齊人所甚怒是哀姜慶父于此時內爲魯人之所公憤外爲齊人所必誅故姜氏遜于

六

邾慶父出奔莒季友乃入立僖公急以賂求共仲于莒而殺之
先除禍本其見幾既明而成事亦敏矣慶父不削公子著尊権
禍國之所由且魯未絶其屬籍也縊死不書季友弟也慶父兄
也大義滅親不以殺兄累友非譏失賊也經先孫邾後奔莒本
當時事實而傳倒之者使文叙事耳成風聞繇事季友欲藉其
力以立其子故卑禮致恭以承之若宋平公夫人使饋錦馬王
于合左師自下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儼然卑幼之事尊長成風
事友殆亦同之林注謂禮事成季是也向來似指事之爲通之
與慶父哀姜僑如穆姜爲一例然求之本傳曰事曰通文異義
殊且與傳稱敬嬴私事襄仲有別故附辨之成風聞繇一段舊

七

本錯簡在晉伐吳落後今合之本本五月乙酉推之辛丑七月
二十四日餘詳僖元年

冬齊高子來盟

辨義杜注蓋高傒也此經較冬齊仲孫來多一盟字而所嘉予
高子者即在此盟蓋齊使高子將甲以來衛之使仲孫來省難
原欲伺釁以取魯其志不在盟會也高子成君之正不成君之
謫遂主盟魯以平其亂經不書齊侯使而特書高子宜嘉其成
魯哉桓方取威定霸高子不欲其背取一國失信義於諸侯而
廢一匡之功雖難言正誼明道亦庶幾不汲汲于功利者故聖
人有取焉桓公存三亡國魯居其一賴有此盟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傳冬十二月狄人入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
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
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于二子
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黄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
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
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
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國遂從之又
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
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

八

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
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
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
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
十兩

辨義經書狄入衛而傳先稱遂滅衛者言懿公甚敗君臣胥拔
也再紀狄入衛者言衛人聞敗棄守狄乃入其國都也自史文
觀之狄雖入衛不能據爲已有故書入不書滅者事實也若自
沫邦之覆敗觀之當州吁戕宣公繼立以來淫亂瀆倫貽羞
中冓以致父子相賊兄弟相讒君綱既淪民俗大壞加以懿之

棄民罷鶴遂使康叔武公之遺封戎狄入焉此其取義之一所以罪衛也再自諸夏之安危觀之戎狄是膺方伯專征者之責也齊桓既主盟安攘山戎病燕尚勤遠略況同盟之衛乎夫衛大于邢而與邢接壤前此狄伐邢齊桓感管仲之言遣師救之故邢雖小而狄不能入後此狄復伐邢賴有次于聶北之師故邢已潰而狄仍不能入今熒澤敗績衛未失守設有赴救之師爲之聲援石祁寗莊恃以無恐而堅守懿雖戰滅狄安能入衛哉此又取義之一所以責盟主也夫衛惟無救故其君屠其國破其民殄戮僅遺男女七百三十人幸桓宋念昏姻之故逆河宵濟立戴廬曹而許穆夫人爲宗國賦載馳於是齊桓聞之使

九

無虧戍曹不過感于欲控大邦誰因誰極之語而內怍于志爾歸車甲遺戍以塞同盟共患之責耳然衛之君屠國破齊不能救區區乘馬祭服魚軒重錦之歸何補于亡故經削而不録也說春秋者習聞左氏封衛之說或謂書入爲賢者諱或謂書入不以累桓爲思聖人秉筆大公無我而豈眷眷私一齊桓哉

鄭棄其師

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辨義書鄭棄師于狄入衛之後同在十二月以見當是時狄人戰衛于熒澤鄭師翱翔於河上並不赴救也盖文公惡高克使之師次河上豈欲禦狄哉不過欲久而不召使師衆潰散以歸罪于克及師散而克不敢不奔矣夫以惡一臣之故不惜久勞師衆以成其罪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此聖人所以書棄其師也

附傳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

十

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嘆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

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内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内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辨義里克之諫自是正理其教太子曰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尤爲當理里克此時儼然端人也有子誰立既示意于里克偏衣金玦更示意于羣臣盡敵而反尤明示意于太子當時狐突梁餘子養罕夷先丹木皆喻其意申生當此爲伯夷可也而有所不能者國繫之也卒以自殘成其父殺子之名共則共矣其於求仁得仁不亦遠乎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辨義無端插入此段並非序事以立後案可比其爲左氏增入論贊非傳本文顯然易見故小書之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辨義宋桓既逆衛遺民度河立戴公廬于曹其月卽卒此傳紀衛文立于此年十二月故魯僖元年卽衛文元年也大抵文公元年冬卽營居楚丘傳紀其布衣帛冠務材訓農云云述其徙居之後懲創前事勤儉修政乃能轉亡爲存故廣季年言之讀者當與鄘風之定中蝃蝀相鼠干旄諸詩合觀焉三百乘觀詩稱騋牝三千可見

春秋深卷之六

僖公上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

歲次壬戌周惠王十八年

正月乙亥朔己丑丙初雨水

二月乙巳朔己未丙正春分

三月甲戌朔庚寅辰初穀雨

四月甲辰朔辛酉辰正小滿

五月癸酉朔壬辰酉初夏至

六月癸卯朔甲子寅正大暑

七月壬申朔乙未巳正處暑

八月壬寅朔丙寅卯正秋分

九月壬申朔丙申未正霜降

十月辛丑朔丙寅巳正小雪

十一月辛未朔乙未亥正冬至

十二月庚子朔乙丑辰正大寒

元年春王正月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 ○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辨義凡不稱即位皆由當時不行即位之禮而各有其故焉傳于隱曰攝莊曰文姜出故閔曰亂故說已見前于僖曰公出故殊言見在如齊非追指適邾也自慶父適于哀姜遜邾二君而魯大亂閔之存亡懸命于齊故當時稱齊桓存三亡國魯居一焉當季友以僖避亂適邾賴齊桓怒慶父哀姜殺其所出二賊懼邾朱一孫邾一奔莒僖乃敢復入然季友雖入立之非上冬高子來盟慶父雖除公位未定魯亂不息故僖于盟後如齊朝正於霸主以受其命所以正月元日不得行即位之禮君以朝會征伐出境其臣民稱曰公出傳以此聲明不稱即位之故則魯君朝齊之自僖始其故亦見矣左氏謬加注釋諸家多辨其舛故小書之公殺皆稱繼弒不言即位持論正似究非當時事實使僖果知繼弒不忍行即位之禮則是禮義素明于心必不忍諉罪大義應絕之哀姜祔廟以配父其臣又安敢背公之素志逆祀以躋僖耶若謂僖實即位而孔子削之斯為横議矣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曹師左作曹伯今從公穀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辨義聶北邢地師次于聶北非畏縮非觀望也狄為邢患於茲三年去來無常者也齊會宋曹之師以救邢兵力有餘然疲戰則狄退師退則狄來來而復救我先疲于奔命矣今次于聶北與邢犄角為久屯之計使邢有所恃以固守狄無所得而自疲庶可不戰以屈之故不書齊師宋師曹師救邢次于聶北而書次于聶北救邢善其以次為救也相持既久邢人雖潰有師可奔師遂逐去狄人以逸待勞也具邢自有之器用而遷之不惟不奪于狄而師眾無敢私一物焉其令素嚴也夏六月邢遷于夷儀三師合力城之始終其事而不解可謂得救患之禮故累侯伯之職申言之侯伯諸侯之長即方伯也此經有褒無貶讀

傳繹經自可見之武以次為捷救為予今不敢從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七月無戊辰有壬午
辨義夷魯地殺之于夷為魯討也以歸以尸歸于齊也傳已見
前書夫人姜氏薨臣子之辭也而曰于夷著其以罪受討於外
不得考終内寢也書齊人以歸明討罪由霸主義已絕于魯也
何以稱齊人稱齊侯以歸則不成文理矣
楚人伐鄭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傳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
辨義荊南蠻之地名楚受封之國名統稱荊楚禦國于所封之
地與衛稱沬邦相似稱楚人國之也鄭之即齊親諸夏也楚人
伐之與齊爭鄭以求霸故荊之書楚自此始志蠻進于夏之
始也楚力方強齊桓獨力難抗故會于檉以謀之犖即檉之別
名傳文盟字即會字之訛觀承言謀救鄭可見

三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傳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辨義偃與虛丘杜注皆邾地是邾師自戍其虛丘秋深代至將
歸而公敗之于偃也八月會檉邾人與焉甫閱月而公敗其師
何故哉閔二年八月季友以公適邾九月慶父奔莒乃自邾入
立之于此敗邾師非怨其在邾之薄禮即責其入立之不質與
齊桓之罪諱殆相似北杏之會列邾人時已王命為子非復附
庸于魯矣今公甫即位挾嫌以敗其師則邾與魯為仇即自此
始然則時事之遞變國勢之日下于斯可以觀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十月無壬午有戊辰
傳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
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辨義前此以賂求共仲于莒蓋許而未與故莒以師來求賂莒
固無禮然食言而敗其師獲其弟魯尤非義也莒本魯之屬國
自隱桓莊閔以來有好無怨而魯莒搆怨自敗酈獲挐始當合
敗邾觀之公賜友汶陽之田及費志季氏以軍功為世卿自此

四

始左見傳稱挐為莒子之弟以非卿注之友亦莊公弟也友可
為卿挐獨非卿耶又見賜田及費以嘉獲言之陋甚矣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辨義喪至自齊故稱夫人氏而削其姓絕之也胡傳謂大義已
絕不可復入宗廟是也又曰譏齊桓則非也庶民之女從人設
或縱其淫惡為父母貽罹亦當請法治之況哀姜淫縱亂倫與
殺二君桓公自應以義奪恩伸霸令以討賊左氏乃謂女子從
人殺之已甚而胡氏亦謂譏桓不念也或謂桓不應聽魯請歸
其喪亦非也凡大惡之人既已正法示衆其子孫請收瘞之亦

將憩焉今魯僖以母故請其喪桓公何用禁之但喪之既至別
葬則可以小君禮合葬必不可謚而祔致于廟尤不可拔聖人
于喪至自齊先削姓以彝其義則後此葬我小君哀姜稱于太
廟用致夫人直書其事惡自著矣丁巳十二月十八日下年五
月辛巳月十四日由此推之於前七月無戊辰十月無壬午設
于閏二年五月乙酉後強置閏月則其年八月辛丑及此年七
月戊辰十月壬午皆可合而十二月無丁巳下年五月無辛巳
是移閏由就雖得其三仍失其二故今不從杜氏

歲次癸亥

正月庚午朔甲午夜子初雨水　七月丙申朔庚子申正處暑

五

二月己亥朔乙丑子正春分　八月丙寅朔辛未午正秋分
三月己巳朔乙未未初穀雨　九月乙未朔辛丑戌正霜降
四月戊戌朔丙寅未初小滿　十月乙丑朔辛未申正小雪
五月戊辰朔丁酉亥正夏至　十一月甲午朔辛丑寅正冬至
閏月戊戌朔　十二月甲子朔庚午未正大寒
六月丁卯朔己巳巳初大暑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辨義宋子魚曰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杜
注三亡國魯衛邢今按魯遭慶父之亂而齊寧之有齊仲孫來
及高子來盟之經可據狄入衛衛立戴廬曹而齊戍之有齊使
無虧戍曹暨歸物之傳可據狄伐邢而齊救之有齊人救邢暨
聶北救邢城邢之經可據然齊桓先有志取魯聞仲孫務寧魯
難之對而止無志救邢積管仲諸夏親暱不可棄之言而從之
狄入衛齊不救感許穆夫人賦載馳而有戍曹歸物之舉衛人
比之木瓜是當時義士譏其薄德亦有經傳之文可據也至於
左氏指城楚邱為封衛與公穀大旨相同故諸家從之竊嘗考
諸事理其說無據而可疑者有六焉凡說春秋者皆據左傳凡
傳文立案必叙其事實今傳先于閔二年為之說曰僖元年齊
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明是

六

自作論贊並非叙事雖指為齊城楚邱之確據其可疑一也於
此為之說曰諸侯城楚邱而封衛不書所會後也魯果後至不
及城期宜詳書諸侯不書公會以著之而經文全不書侯諸明
是魯獨城之何以見後至之義其疑可二也諸儒知魯後之說
不足信遂從公穀曰不與齊侯專封今讀鄘風定中之詩曰升
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其
事與公劉遷豳陟巘降原相類其美衛文與傳紀布衣帛冠通
材惠工之意相倣而絕無隻字及諸侯之會城豈衛人先不與
齊齊侯專封而默之乎其可疑三也且詩稱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則衛城楚邱時當冬十月與經春王正月不合其可疑四也胡

傳稱周制凡封國大宗伯賓司几延設黼扆內史作策命其所
稱引與經書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毫不相涉況狄人入衛伐
邢雖受禍有輕重然邢由潰奔爾北遷于夷儀衛由野處曹邑
遷于楚丘其事一也夷儀本邢地邢人願遷之楚丘楚衛地衛
人願遷之其情一也城地雖新而分土仍如周初之故列爵不
改周初之舊猶之鄭遷經晉遷新田原無須另作策命設謂遷
國當請王命衛當請命邢亦當請命何故城邢不為專封而城
楚丘獨曰專封鑿空無稽其可疑五也春秋書城者二十有九
如城中丘城武城城郚郿之類皆魯自城之而此云城楚丘其
書法則一以較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諸侯城緣陵內大夫會諸

七

國大夫城虎牢城杞城成周者迥乎不同而於此指為齊桓封
衛鑿空尤甚其可疑六也蓋魯衛皆有楚丘已于戎伐凡伯辨
之此年魯自城楚丘以備戎與衛無涉故取左說小書以別之
然舊從其說者衆故詳志所疑俟高識者論定焉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辨義書小君書謚以著其非禮其說已見喪至

虞師晉師滅下陽

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
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
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
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
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
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
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賂故也

辨義虞公許晉假道且請先伐虢故虞先晉著下陽之滅由乎
虞也下陽滅而虞虢暴矣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夫晉之垂
延虞虢暴客也下陽之滅虞實毀重門廢擊柝而引之入室焉
故經次晉而首虞蓋曰自我致寇又誰咎也其垂戒切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傳秋盟于貫服江黃也

八

辨義貫杜注宋地江黃近楚皆男服之國原不與夏盟故稱人
不假兵車而盟以服之所以孤楚之與又以繫諸夏之望也

冬十月不雨解合後

楚人侵鄭

傳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辨義經書侵傳稱伐蓋傳文之訛去秋伐鄭此冬侵鄭其與齊
爭鄭由猾夏之志未嘗一日忘齊所以積謀伐楚也

附傳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辨義漏師洩軍機也志之為豎貂奄豎之戒亦桓卒作亂之案
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

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辨義不懼而又有功謂之益疾讀之怵然

歲次甲子

正月癸巳朔 庚子卯初雨水　七月庚寅朔 乙巳亥正處暑
二月癸亥朔 庚午卯初春分　八月庚申朔 丙子酉正秋分
三月癸巳朔 庚子酉正穀雨　九月己丑朔 丁未丑正霜降
四月壬戌朔 辛未戌初小滿　十月己未朔 丙子亥正小雪
五月辛卯朔 癸卯寅正夏至　十一月戊子朔 丙午巳正冬至
六月辛酉朔 甲戌申初大暑　十二月戊午朔 乙亥戌正大寒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解合後

徐人取舒

辨義羣舒蓋徐之屬國前此畏楚之強服于楚自莊二十六年
會宋齊伐徐徐已服事于諸夏今齊桓霸威益盛徐人倚之取
舒蓋仍服屬于徐非滅之也翦楚羽翼當與服江黄合看

六月雨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
辨義凡雨必既優既渥乃能生我百穀自上冬十月不雨為始
閱時至正月書不雨又閱時至四月書不雨非全無雨也歷三
時之久間有微雨不能霑足則民心皇皇皆以不雨為苦故書
法如此六月雨言至是始霑足也左以不曰旱不為災注之安
有八閱月不雨而不為災者乎穀梁以為勤雨范甯諸家皆宗
之竊謂閱時書不時雨著其恒暘也不書雩著其不勤雨也設有
勤雨之心積月不雨即當閔念何待閱時書大雩者不曰勤雨
且曰不時書閱時不雨者獨曰勤雨且曰不為災其信然乎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傳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盟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辨義貫之會已服江黄故以伐楚謀之授方畧也尋盟涖盟約
與國定師期而盟以信之不得臨期逋慢慎重其事也

楚人伐鄭

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辨義楚三伐鄭以與齊爭而鄭必不棄齊此見齊桓糾合之盛
所以能成一匡之烈也自盟貫至此皆伐楚之前案

歲次乙丑

正月丁亥朔 乙巳午初雨水　八月甲寅朔 壬午子正秋分
二月丁巳朔 乙亥午初春分　九月癸未朔 壬子辰正霜降
三月丙戌朔 丙午子正穀雨　閏月癸丑朔
四月丙辰朔 丁丑丑初小滿　十月壬午朔 寅正小雪

五月乙酉朔 戊申巳正夏至 十月辛亥朔 申正一刻冬至
六月乙卯朔 己卯亥初大暑 十二月辛巳朔 丑正大寒 庚戌酉初雨水
七月甲申朔 辛亥寅正處暑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
潰遂伐楚次于陘
夏許男新臣卒 即許叔子僖公業立
辨義趙氏匡曰許國近楚盡許男遇疾而歸卒于國故不書卒
于師此說良是
秋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
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
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
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
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
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
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
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
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
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
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

十一

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
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
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辨義自桓二年蔡鄭會于鄧曰始懼楚歷今五十五年楚之僭
號猾夏蠶食衆建紀于經傳者其勢日熾齊既挾天子令諸侯
則有罪宜伐孰先于楚而負固難伐又孰過于楚伐之不克一
敗爲笑諸侯離矣桓公歷年謀之至是連八國之師藉嫁姬之
末故以侵蔡蔡潰如拉朽則楚必聞之此奪之以先聲也遂伐
楚當是時不盟必戰勢如騎虎乃楚子使與師言喻以馬牛其
風雖極倨侮其何以折服之然管仲籌之熟矣昔召康公以三
公夾二伯而宣王命于八伯今追述召康之命太公則齊爲方
伯賜自先王凡五等之侯九州之伯皆得征其不義寧于爾楚
獨不相涉乎顧天下唯無瑕者可以詰人我將詰其蠶食猾夏
則滅紀滅譚滅遂楚亦出爾反爾惟昭王南征不復楚罪極大
而今遠其時包茅不共王祭楚罪猶小而今有其事吾聲其罪
猶小而彼無辭與罪極大而彼有辭者以責之彼必辭其大而
受其小受其小而楚氣已挫所以師進次于陘楚子使屈完來
盟于師也桓公淺人耳區區陳師耀完懼以衆戰衆攻直露其
捷伐之底蘊豈知楚恃其方城漢水之固方謂力于齊何畏于
衆故屈完持德力之辨以折之桓亦語塞是以屈完及諸侯盟

十二

于召陵而終不能來楚子使以周班從侯伯後也然召陵之盟
孔子有取焉者取其委曲柔楚以收之盟而不戰也收楚于盟
師既不罹荼毒之慘楚亦少戢僭猾之威雖曰小補民受其賜
此則春秋因時起義以定霸主功罪之權衡者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
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
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
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

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辨義甚哉齊桓之器易盈而量最褊也連師伐楚僅得屈完來
盟而已志得意滿故甫聞觀兵東夷循海而歸之侈說既慨然
許之及聞師老難用陳鄭共資糧屝屨之甘言又欣然說之夫
轅濤塗之進謀誠為不忠然不過小邦憂于賦繁病國耳兩說
並進擇善而從可也善固宜揚賞之虎牢則已僭惡亦宜隱既
執其人且伐其國又何罰之濫也書人以貶之有以哉

八月公至自伐楚

辨義會齊伐楚而至之何也閟宮之頌僖也戎狄是膺荊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蓋影借伐楚之事而張大之故又曰俾爾昌而
熾俾爾壽而富云云即述其以功告至于廟而承嘏之辭也因
人成事以侈其功以誑其祖而久役病民不復閔念特書公至
自伐楚其旨深切矣

葬許穆公

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
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

辨義經未書許男卒于師左氏因男爵謚公遂生侈說爲思不
請王命而齊桓葬之以侯且謚曰公此何禮哉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傳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辨義前及江黃人伐之此又七國連師侵之齊桓於此豈惟量

之褊抑亦性之暴而乖字小之仁矣書人書侵深罪之也公孫
茲帥師著魯叔孫以軍功為世卿之始

附傳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
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辨義今推此年冬至日得辛亥朔與傳合但南至不繫四年冬
而稱王正月以繫于五年春乃分傳附經者移就周正所為其
說詳具首卷下此年以後置閏雖不盡善而無大失亦齊桓
輔周之力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
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

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戊申十二月廿八日

辨義筮短龜長就現在所得卜筮繇辭言之蓋既卜再筮而龜逆筮從筮辭之吉但主目前故短卜辭不吉主言後故曰長凡問吉凶當計久遠故不如從長因而述卜繇以明之若十年尚猶有臭是也惜未并述筮繇耳杜氏從筮龜分長短似誤大抵筮之吉亦若南蒯黃裳元吉之類耳

歲次丙寅

正月辛亥朔
二月庚辰朔 丙初春分
三月庚戌朔 辛亥卯正穀雨
四月己卯朔 壬午辰初小滿
五月己酉朔 癸丑申正夏至
六月己卯朔 乙酉寅初大暑
七月戊申朔 丙辰巳初處暑
八月戊寅朔 丁亥卯正秋分
九月戊申朔 丁巳未正霜降
十月丁丑朔 丁亥巳正小雪
十一月丙午朔 丙辰亥正冬至
十二月丙子朔 丙戌辰正大寒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傳五年春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辨義詩稱宗子指宣王而言周召共和以輔太子是也士蔿引詩對申生爲世子言之王莽殺其子逆蔺議其三綱絕晉獻用嬖妾之讒無罪殺其世子故直書以罪之傳并志其伐蒲屈由世子而且及衆子也此武王誥康叔所謂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而與不孝不友皆曰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者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辨義朝猶見也伯姬莊公女自莊二十五年夏歸杞歷今十五年杜注謂其子年在十歲右左伯姬于成風爲母子其子于僖公爲甥舅伯姬歸寧挾其幼子來見此何足書哉吳臨川曰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其說據世本是伯姬子即成公也蓋惠

公有疾將終懼其子幼不立使伯姬挾之來朝以託于魯與曹
伯使世子射姑來朝同非爲歸寧來也然嗣君承父之重不請
樹子于天王而惟定其位于甥舅之國成其事於婦人之手則
大綱傾而王制廢矣公穀沾沾從朝字生義殆非經旨
夏公孫茲如牟
傳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辨義牟魯之附庸公孫茲魯之卿佐侯國之卿無出聘附庸之
禮其如牟也娶而非聘也經不書娶者家事不載于國史特書
如牟者其無君命而越境是自專也三桓以軍功爲世卿皆始
于僖其動輙自專亦始于僖書之以志履霜也

十七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
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
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
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
而歸
辨義世子鄭王子帶皆惠后子而后溺于偏愛欲廢長立少其
情事與鄭武姜等然武公不聽而惠王惑焉儲貳一搖則周室
不寧故齊桓謀爲此會以定之首止衛地也王世子何由至首
止蓋齊桓先以會諸侯于首止聞諸王而請世子涖之王世子
之尊不與諸侯齊列今方伯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共仰儀
容仰其尊敬所以分正義也分義正而世子之位定此會之美
者也既會之後諸侯盟于首止以申翼戴儲貳之誓以明尊崇
王室之義而王世子不與焉此又盟之美者也夫爲人子者不
以從令爲孝爲人臣者不以從令爲忠况王用婦言以搖國本
又命鄭棄齊從楚此命果行豈惟周室不寧必致諸夏不靖而
鄭伯乃喜而從之何其悖哉夫書鄭伯逃歸不盟嚴罪之也罪
鄭伯而王之命鄭與周公之奉命召鄭其惡自著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十八

傳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
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辨義楚書滅國自弦始書楚人罪猶夏也書弦子奔黃咎恃姻
也而楚背召陵之盟齊不能詰弦失所恃義在其中矣詩云密
人不共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豈齊桓所敢望哉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傳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
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
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

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
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
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
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
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
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
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
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
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

十九

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
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
必是時也冬〇十二月丙子朔 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
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
其職貢于王〇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辨義虞不書滅虞自取之其義已見滅下陽書虞公而晉稱人
以執惡晉侯也虞公固極昏庸然未嘗獲罪於晉今假道滅虢
遂因館虞而襲滅之又執其君但知肆其殘忍貪狠弱肉强食
而無復人性故深惡之讀宮之奇太伯虞仲一段聖人蓋傷之
矣晉滅同姓自楚剪諸姬皆啓王畧者也修虞祀歸職貢而虞虢

之存滅王不問焉其昏庸豈異於虞公經提其綱傳詳其目讀
者察之小書十二月丙子朔說具首卷下
附傳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
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于諸侯而城之
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歲次丁卯
正月丙午朔乙卯夜子初雨水 七月癸卯朔辛酉申初處暑
二月乙亥朔乙酉夜子初春分 八月壬申朔壬辰午正秋分
三月乙巳朔丙辰午正穀雨 九月壬寅朔壬戌戌初霜降
四月甲戌朔丁亥未初小滿 十月辛未朔壬辰申初小雪

二十

五月甲辰朔戊午亥正夏至 十一月辛丑朔壬戌寅正冬至
六月癸酉朔庚寅巳初大暑 十二月庚午朔辛卯未正大寒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傳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
也
辨義密鄭邑鄭伯既逃歸遂不時城密邑以備諸侯之來伐今
諸侯伐鄭見其新城而圍之故以圍新城書之著其逃歸不盟
罪既可伐又新新城密邑爲負固從楚之計則罪益重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傳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辨義鄭從楚故楚人圍許以救鄭諸侯遂移圍新城之師以救許急同患也楚退乃各還國而鄭仍未復不久勞師衆也

冬公至自伐鄭

辨義與至自伐楚同大約齊桓之霸功莫盛于伐楚其責遺命之合義莫如伐鄭故同與其事者亦欲至策勲以張之

附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辨義志夷吾所以藉秦而先得國後棄也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

廿一

辨義趙伯循嘗據經辨此傳之可疑今按傳紀此事在冬諸侯救許乃還在秋是此冬楚再伐許許無諸侯之救不得已而屈己固存事或有之史記亦有楚成王十八年北伐許許君肉袒謝乃釋之語但逢伯稱微子啟如是可見好事造言春秋時已有之且逢伯本意不過借此感諷楚子使假仁存許以與齊爭霸耳傳中叙時人引古多類此

歲次戊辰 應閏七月閏在十月

正月庚子朔 辛酉寅正雨水　八月丁卯朔

二月己巳朔 辛卯卯初春分　九月丙申朔 丁酉酉正秋分

三月己亥朔 辛酉酉正穀雨　十月乙丑朔 戊辰丑初霜降

四月戊辰朔 壬辰戌初小滿　閏月乙未朔 丁酉亥初小雪

五月戊戌朔 甲子寅正夏至　十一月乙丑朔 丁卯巳初冬至

六月戊辰朔 乙未申初大暑　十二月甲午朔 丙申戌正大寒

七月丁酉朔 丙寅亥初處暑

七年春齊人伐鄭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廿二

辨義鄭未服將會以盟謀之先遣將聲罪以伐之此世子華聽命于會之緣起當與殺申侯盟甯母合讀

夏小邾子來朝

辨義杜主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按魯秉周禮大小國所尊仰春秋所書如此類者所以著先王親賢之遺澤未亡于人心而魯不能遵循以自強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傳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女必不免

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弗出奔鄭又有寵于
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辨義申侯反轅濤塗之譏取說齊桓賜以虎牢何又云殺之以
說齊申侯原仕楚畏鄭文以己之從楚謗過申侯而殺之以說
齊夫申侯專利不厭又面是背非以擠人善佞工諛以邀寵小
人耳楚棄之鄭收之保姦也以信讒諉過殺之非刑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寗母
傳秋盟于寗母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
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
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

廿三

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
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毋乃
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
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
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
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
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
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弗許鄭必
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
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
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辨義寗母之會修禮于諸侯官受方物會盟之最美者也陳鄭
畏楚故世子如會管仲諫齊桓之聽子華見理正大處事切當
而招攜以禮四語尤可羈進于王惜桓公不能設誠而致行之
耳孔子小管仲之器而許其一匡之功如勸桓拔邢以從簡書
及此盟所言于齊侯者皆其功之卓有可稱不但伐楚也後此
平戎于王王享以上卿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可知
首止寗周盟洮定位皆仲之謀也
曹伯班卒子共公襄立
公子友如齊

廿四

辨義僖之立得力於友而藉庇於齊故僖友同心事齊凡會盟
征伐一切百役無或不至事齊惟謹也魯自僖公之世爲始凡
出聘及帥師不出三桓間或臧氏而君之權浸替臣之勢浸張
原始以要其終皆可得而見也
冬葬曹昭公
附傳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
于齊
辨義八年冬經書十二月丁未天王崩考之史記年表在僖公
八年當惠王二十五年則此傳之惠王崩惠后之亂也莊十八
年傳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僖二十四年冬經書天王出居于

鄭傳追叙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即指此年盖襄王乃惠王元子與甘昭公帶皆惠后所生故襄王居鄭告諸侯曰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緣惠后寵帶欲立為太子未及而崩故襄王惡帶之争立為難不喪發而告難于齊非秘之也后崩發喪必嗣子為喪主而帶争之故不發喪而先告覇主使合諸侯以定其位特猶首止之盟以抑帶也此傳當合八年春盟于洮一氣讀之其稱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定太子之位以主發母后之喪也此年應閏七月而傳紀閏月在冬鄭使請盟于齊之後故置于十月後

歲次己巳

正月甲子朔 丙寅巳正雨水	七月辛酉朔 壬申寅初處暑
二月甲午朔 丙申午初春分	八月辛卯朔 癸卯子正秋分
三月癸亥朔 丁卯子正穀雨	九月庚申朔 癸酉辰初霜降
四月癸巳朔 戊戌丑初小滿	十月庚寅朔 癸卯寅初小雪
五月壬戌朔 己巳巳正夏至	十一月己未朔 壬申申初冬至
六月壬辰朔 庚子亥初大暑	十二月己丑朔 壬寅丑初大寒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廿五

辨義王人即王世子所遣告難之人特為告難而來故與諸侯之盟同在事也位卑故不書氏字而序諸侯之上尊王室也此盟定王世子之位救王室之難會盟之美者也鄭伯請咎自服故書乞盟以著之自此十餘年楚不犯鄭由齊桓崇德不列姦鄭既心服而楚亦畏之也

夏狄伐晉

傳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辨義晉在北陲為強國狄自入衛伐邢兩國遷都以避之至是而伐晉書之以著狄之肆患于諸夏齊晉雖盛未能攘逷也此後紀晉事浸詳須記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辨義禘即祫祭已于吉禘莊公詳之哀姜大義應絕前此逆喪于齊雖葬以小君之禮尚未致主于廟今用禘而致主故不稱哀姜與氏而不姜同義傳文指釋其非禮之故甚明也公羊以為致媵女固極無理穀梁以為立妾劉向指為成風諸家多從之今按說文致送詣也謂之送主詣廟則辭意明顯設僖公欲

廿六

尊妾母爲夫人必擇吉告于太廟然後上夫人之尊稱于其母何以謂之因禘而致夫人于太廟孫明復曰僖公妾母嫁非嫡見不得與祭故因此秋禘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竊謂夫人與祭者薦豆也使僖公正嫡風氏亞獻儀然君婦莫莫豈不名分混淆况如其說經當書用見夫人而曰用致何以謂之致也今不敢從大抵般殺無後孟任繼莊公元配魯人輕之故不致配而致哀姜徇私妾作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傳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辨義左氏誤解說已見前不書葬義同莊僖

廿七

歲次庚午周襄王元年

正月己未朔辛未申正雨水　七月丙辰朔丁丑巳初處暑

二月戊子朔辛丑酉初春分　八月丙戌朔戊申卯正秋分

三月戊午朔壬申卯正穀雨　九月乙卯朔戊寅未初霜降

四月丁亥朔癸卯辰初小滿　十月甲申朔戊申巳初小雪

五月丁巳朔甲戌申正夏至　十一月甲寅朔丁丑亥初冬至

六月丁亥朔丙午寅初大暑　十二月癸未朔丁未辰初大寒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子襄公茲父立

傳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辨義嗣君未踰年改元即位則一切文告會盟仍稱先君之年年以行事所以稱子非未葬之謂也凡未踰年雖葬稱子既改元雖未葬稱公經可據也康王在喪稱眇眇予末小子又稱予一人釗報誥左謂王曰小童不知何據宋桓立于莊十二年冬在位三十一年考經傳所紀國內無事當魯弔大水言懼名禮臧氏謂其有恤民之心宜爲君然則御說庶幾能謹度者歟不書其葬史闕文或魯不會耳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廿八

辨義宰孔奉王命賜胙傳又甚明然必齊桓以會期請命于王而王遣宰周公涖之受命賜胙所以經書公會宰周公齊侯云云嘉此會奉王命以尋盟修好故傳曰禮也自莊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于鄄乃齊桓挾天子令諸侯之始故十五年春復會而傳曰齊始霸也至是三十年而宰周公奉新王之命會于葵丘賜胙下拜盡禮以率百辟雖曰假之恭近於禮此齊霸之最

盟者也故葵丘五命孟子亦稱之齊桓自初立至此三十五年
而王稱其耋老則自昔入立時年近四十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辨義伯姬其聲姜所生歟公穀皆稱未適人不卒竊謂苟氏故
雖適人經亦不卒蓋不為卒也又謂婦人許嫁笄而字之死則
以成人之喪治之竊謂此亦通行常禮耳史紀故事或因治其
喪而登諸冊聖人因史取義必不取通行常禮筆之于經也然
則伯姬卒何以書為公與夫人素所溺愛未許嫁而卒憐惜不
已特治以成人之喪殯殮葬送皆越分踰禮故書以示譏此時
公在葵丘蓋聲姜所為也當比屬郕季姬事讀之

廿九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
好

辨義傳不敘五命此會特本前盟乃桓盟之終也嗣是以後浸
不足觀矣

甲子晉侯詭諸卒

傳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
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
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

辨義自齊桓創霸數十年晉未與盟會今葵丘之會晉侯何以
來本宰孔之言求之齊桓以尊攘合諸侯志勤遠略而上年狄
伐晉故晉獻此來欲與之合力攘狄宰孔知其在亂不能西略
故曰君務自靖其亂無勤于行此晉侯所以還也在亂者危不
可久之謂林注誤矣晉侯以甲子卒在戊辰前五日而書于後
者宰孔初秋先歸遇晉侯而御之還故不與葵丘之盟非因卒
而不會故諸侯聞其卒在盟後往伐之時後傳甚明此經是另
書晉事當與里克殺奚齊合讀之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傳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
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
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
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
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
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
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
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謂人能已乎冬十月里克
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
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

辨義驪姬欲立其子多方譖世子獻公竟用其讒而殺申生
在子固不得仇父然自王法論之武王之誥康叔曰于父不能

三十

字厥子乃疾厥子而與不孝不友並數之曰惟弔玆不于我政人罪得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故春秋遵文王作罰以治諸侯
于奚齊之死不書弒而書殺不書子而書殺其君之子明奚齊乃晉君溺愛之子殺嫡而立之得罪于政人不足稱君則不得稱弒也然則不罪里克乎曰臣殺其君之子罪在不赦明矣
附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辨義討字蓋左所誤增晉獻赴葵丘之會必先受期約故齊侯以其中道而返于盟後伐之及至高梁聞晉亂而還不伐其喪也若卒諸侯以討亂何故及高梁而還耶春秋所不書類此者甚多豈皆令不及魯兄魯本在會之諸侯何故令不及之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辨義此志夷吾得國于是年而不終之案唯則定國語約義博名言也是吾利三字險心可畏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辨義志宋魚氏始此

歲次辛未
正月癸丑朔丙子亥正雨水
二月壬午朔丙午夜子初春分
三月壬子朔丁丑午正穀雨
四月辛巳朔戊申未正小滿
五月辛亥朔己卯亥正夏至
閏月辛巳朔
六月庚戌朔辛亥巳初大暑
七月庚辰朔壬午申初處暑
八月己酉朔癸丑午初秋分
九月己卯朔癸未戌初霜降
十月戊申朔癸丑申初小雪
十一月丁丑朔癸未寅初冬至
十二月丁未朔壬子未非大寒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辨義魯之朝齊自僖始嗣是如齊且如晉如楚積漸日甚國君幾于道長矣朝聘以將天子所以懷諸侯也自小役大弱役強諸侯移朝王之禮以朝霸主論其時事乃無道之天也而原其本則由魯君不能修德法祖以自強故不能不爲人役耳
狄滅溫溫子奔衛
傳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辨義杜注蘇子周司寇蘇忿生之後國于溫今按溫子叛王無信其國滅出奔固屬自取然前年狄伐晉甸侯也此春秋伐溫滅

內也王不救霸不攘狄患介肆如諸夏何此春秋所以書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傳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辨義不正奚齊之爲君義已見前然晉不可無君也卓子非有爭立之心而晉獻公之子奚齊既殺荀息立卓子以葬晉有君矣里克又殺卓于朝故正厥名分曰弒其君也荀息乎時荀明義理而有介于石不終日之識其先必不爲奚齊傅且不肯逆君之惡爲假道伐虢執虞之謀矣然孔子論士有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則荀息有焉故書及其大夫荀息者取其猶有以異于斗筲之人也里克前此以冢子諫獻公以不孝戒申生似詭人也及聞驪姬將殺世子欲以中立自免則小人也至于以三公子之徒作亂連弒二君又亂人也何以逃變若是觀其聞荀息將死之言而曰無益則見之矣夫以身許國必預揣摩于益與無益之故則利害戰于中安能不患得而患失以視無益焉辭者之設心相去不已遠乎故士苟非堅持有所不爲之志其不至于無所不爲者幾希矣白圭之詩戒言之不可妄發左氏引以證荀息何其繆也上年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乃立卓子立卓之後乃葬獻公葬獻之後里克乃殺公子卓于朝始因其即位于朝而弒之故經在正月傳稱

三三

十一月似屬訛誤杜氏亦以經爲從赴今寧移傳從經不敢屈經從傳故小書十一月以別之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辨義隱九年傳稱北戎侵鄭桓六年傳稱北戎伐齊此與戎伐凡伯及追戎濟西蓋徐戎之類其種類甚多故別稱北戎杜注指爲山戎亦誤大抵北戎能爲齊魯鄭許之患故齊侯許男伐之其宰孔所謂東略乎然楚狄之患尤大于北戎德威不立而勤遠略伐書之以志齊霸之衰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傳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辨義周公忌父王子黨王卿也齊隰朋霸佐也將立夷吾宜先聲里克弒君之罪以誅亂賊庶乎天討有罪矣今會立晉侯置里克不問而晉侯殺里克以說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所以著天王霸主之失討而晉自以其私忌殺之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三四

辨義雨雪書大而繫以冬若蔑旬運月深谷盈丈平地盈尺積
久不霽之類說見首卷
附傳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
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
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毋乃殄乎且民何罪失
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
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
於韓
辨義狐突適下國遇太子蓋在車中恍惚如夢故秦伯謂妖夢
是踐也此傳亦後案
丕鄭父之如秦也言于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
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
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
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
黨也丕豹奔秦言于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
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三五

歲次壬申
正月丁丑朔壬午寅初丑雨水　七月甲戌朔丁亥亥初處暑
二月丁未朔壬子卯初春分　八月癸卯朔戊午酉初秋分
三月丙子朔壬午酉正穀雨　九月癸酉朔己丑丑初霜降
四月乙巳朔癸丑酉正小滿　十月壬寅朔戊午亥初小雪
五月乙亥朔乙酉寅初夏至　十一月辛未朔戊子巳初冬至
六月甲辰朔丙辰未正大暑　十二月辛丑朔丁巳戌初大寒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
辨義丕鄭父以出君謀諸秦伯其罪可殺然晉侯以猜忌殺之
與殺里克同忌則多怨安能定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辨義薛士龍曰夫人齊侯之女今按僖娶桓女不見經蓋常事
不書耳然不以禮歸寧而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鄉黨
自好者不爲也魯頌稱聲姜爲令妻觀此舉動遠不逮竹竿之
女子矣此與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雖情事不
同其越禮妄動則一也後儒惑于魯頌之夸辭信僖公爲賢君
聲姜爲令妻因而于說春秋多曲庇之惑又甚矣

三六

秋八月大雩
辨義此因旱甚而雩率百神享之故曰大雩其旱必不始于八
月故書大雩則旱甚可見舉書大旱則雖旱不雩亦可見也
冬楚人伐黃
傳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辨義楚僭王號故責歲修職貢于小國黃恃齊不歸楚貢故楚

人伐之而齊不復顧同盟也齊不顧而黄之滅可以立侯盖桓
公志衰無復遠念矣此後特事日下須記
附傳天王使召武公内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
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
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
以長世
辨義此亦志夷吾之不能定國也禮國之幹云云至言似諭孟
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
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後案
歲次癸酉 早閏十一月故十二月有丁丑應下年閏三月

三七

正月辛未朔 丁亥巳正雨水
二月庚子朔 丁巳巳正春分
三月庚午朔 丁亥夜子初穀雨
四月庚子朔 己未子正小滿
五月己巳朔 庚寅巳初夏至
六月己亥朔 辛酉戌正大暑
七月戊辰朔 癸巳寅初處暑
八月戊戌朔 癸亥夜子初秋分
九月丁卯朔 甲午辰初霜降
十月丁酉朔 甲子寅初小雪
十一月丙寅朔 癸巳申初冬至
閏月丙申朔 癸亥丑初大寒
十二月乙丑朔 壬辰申正雨水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辨義秦姜岌唐大衍元授時皆云五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入食
限盖以周正五月推之即夏正三月此過分未至而食者

夏楚人滅黄
傳黄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
能害我夏楚滅黄
辨義弦以恃黄滅黄人又恃諸侯之睦于齊而不共楚貢在黄
人固如燕雀處堂自謂無患然齊為盟主而使黄失所恃黄之
滅齊之罪也春秋豈但罪楚人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子穆公款立
附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邱之郛懼狄難也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三八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
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
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
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
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辨義傳稱城衛楚邱之郛別于二年正月所城之楚丘也自僖
十年以後先狄戎並起為患故齊霸浸衰之候也癸丘以前見齊桓一匡之功癸
丘以後乃齊霸浸衰之候也管仲辭上卿之饗固知讓矣然塞
門反坫僭擬邦君愷悌君子神所勞矣豈仲所克當哉
歲次甲戌

正月乙未朔 壬戌申正春分
二月乙丑朔 癸巳卯初穀雨
三月甲午朔
四月甲子朔 卯正小滿
五月癸巳朔 乙未申初夏至
六月壬戌朔 丁卯丑初大暑
七月壬辰朔 戊戌巳初處暑
八月辛酉朔 巳巳卯初秋分
九月辛卯朔 巳亥未初霜降
十月辛酉朔 巳巳巳初小雪
十一月庚寅朔 戊戌亥初冬至
十二月庚申朔 戊辰辰初大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辨義狄復侵衛但豈能難衛哉徒恃賊衛楚丘之郛以爲諸夏之敝則經畧中原無復身任其憂者可知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傳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辨義夷戎並興病杞而難王室故會于鹹以謀之此日不暇給之勢也

秋九月大雩

辨義旱甚也揆其時事豈惟魯哉戎狄夷楚交擾而因之以旱荒人事氣化恒相倚伏也

冬公子友如齊

辨義會鹹之後友如齊聘與三年會陽穀七年會甯毋同盖每

有大議魯共齊命而友秉魯政故如齊者皆友也

附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辨義既不與王言何由據知王怒未怠湫蓋逆知帶之必亂王室不欲王之召還故遠期之十年耳其後富辰勸王召太叔固非湫所及料也合省難觀務寧魯觀之湫洵老成人矣

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辨義觀晉之薦饑則旱不獨魯可見百里曰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是謂求福不回非子桑所及也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宜其霸也百里相秦而顯其君孟子亦取之豈徒然乎

歲次乙亥

正月庚寅朔 丁酉亥正雨水
二月己未朔 丁卯亥正春分
三月己丑朔 戊戌午初穀雨
四月戊午朔 己巳午正小滿
五月戊子朔 庚子亥初夏至
七月丁亥朔 癸卯未正處暑
八月丁巳朔 甲戌午初秋分
九月丙戌朔 甲辰戌初霜降
十月丙辰朔 甲戌申初小雪
十一月乙酉朔 甲辰寅初冬至

六月戊午朔 壬申長正大暑　十二月乙卯朔 癸酉未正大寒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辨義杜注緣陵杞邑今按城緣陵而遷杞仰會鹹之所謀故諸侯不重叙胡傳謂前目後凡是也左謂不書其人為有闕簡非而胡傳仍以專封言之則尤非蓋會鹹謀杞且謀王室則緣陵之城必與成周並聞諸天子豈曰專封而況杞無待于封哉夫杞小國也逼近東夷當是時戎夷楚狄四出為患殱溫滅黃其勢岌岌於此而經營四方非若吉甫北伐方叔南征江漢之淮夷來求常武之截彼淮浦不足以匡天下乃上年懼狄難區區

四一

城衛楚丘之卽此又城緣陵以遷杞不過苟且目前之計非有威服淮夷之力凡遷都避危最為下策卽如周室東遷西周淪陷況蕞爾小邦我能往寇亦能往者乎盖齊桓既年老志衰諸侯厭隨行附和穀梁以為散辭盖曰聚極將散其言頗見大意讀者就葵丘以下經傳而以宰孔在亂之意求之則當時諸侯之見諸行事者可見而聖人示指之深切着明白可見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辨義經文本明讀傳益明夫女既適人怒婿之不朝因女來寧而止之雖意不在絕昏與絕昏同故季姬不繫鄫深疑之也然季姬既止不能奮飛於是請于僖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以釋己猶且遲之一年有餘乃聽歸于鄫此其迫出情理之外庶民所不忍為而僖公為之則其昏庸無道卽此一事可以概見昔夏父弗忌將躋僖公展禽譏其犯順不祥僖不明而躋之亦不祥可見僖之不明魯人已有定許而諸家多稱僖為賢君不過惑于魯人頌禱之夸辭耳若自春秋所紀三十餘年行事觀之無一可稱者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傳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四二

辨義杜注沙鹿山名今按山在晉境而不繫晉者劉原父謂名山大澤不以封是也易曰山附于地剝夫山載于地峻極于天一旦山冢崒崩而附于地是剝落也其不祥之兆遠在天下而近其地者尤先當之故異書之以志異也辛卯七月五日杜長歷于八月前增閏以就之今不從

狄侵鄭

辨義侵衛進而侵鄭偪近畿內矣

冬蔡侯肸卒 子莊公甲午立

附傳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

毛將安傳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讐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後案

歲次丙子

正月甲申朔 癸卯寅正雨水
二月癸丑朔 癸酉寅正春分
三月癸未朔 癸卯酉穀雨
四月癸丑朔 甲戌酉初小滿
五月壬午朔 丙午寅初夏至
六月壬子朔 丁丑未正大暑
七月壬午朔 戊申戌正處暑
八月辛亥朔 己卯酉初秋分
閏月辛巳朔
九月庚戌朔 子正霜降 己卯戌正小雪
十月庚辰朔
十一月己酉朔 巳初冬至
十二月戊寅朔 戌初大寒

四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辨義 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即此觀之其令不始于晉而始于齊桓但晉自文襄以後令益煩苛耳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辨義 徐近江淮間于周為男服雖不與會盟而服事諸夏厲王無道徐楚皆叛宣王征之蠻荊來威徐方來庭平桓而降天下無邦及齊桓創霸徐即諸夏前此恃齊取舒以孤楚之與今齊霸浸衰楚人伐之故齊桓會諸盟于牡丘尋前盟以謀救徐既盟之後遂次于匡而遣諸國大夫帥師救之雖不足語于赫怒整旅然猶幸有此救使楚不得肆志于徐而戎狄淮夷亦將聞風知所顧忌此亦兵車之會之可予者也蓋以力假義原不能使大邦畏其力故藉糾合以補苴罅漏如此公孫敖帥師乃孟孫以軍功為世卿之始諸侯不行而大夫帥師其兆亦見乎此此政逮大夫之先幾也覧者動之微可勿慎歟

四四

夏五月日有食之

傳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辨義 大衍授時皆云四月癸丑朔交分入食限今推四月得癸丑朔殆官既失其朔日并訛其月分故書之以著其失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傳秋伐厲以救徐也

辨義 杜注厲楚與國伐厲者攻其所必救也齊救徐之技止乎此經所以不書救徐也不能抑強而遷怒于弱小非道也

八月螽

辨義志蝗災也

九月公至自會

辨義至自伐楚至自伐鄭皆以因人成事者張而大之假至策
勳于廟此不書至自救徐者公次于匡而帥師者公孫敖則策
勳者敖之勳也

季姬歸于鄫

辨義鄫子來朝即請歸矣今且遏之又久而後聽其歸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辨義此年閏八月九月己卯晦戌正交小雪應作十月朔殆當
時誤置大盡耶于此時而有震雷其不寧不今與後代史策書
冬雷及南至日雷電交作者相同也夷伯魯大夫大夫三廟以
次遞遷盡大夫惟有太宗之室以合其族不得各建不遷之廟
以祀其先經書震夷伯之廟蓋其主當遷而不遷者大意與桓
宮僖宮災相似故傳曰罪之也穀梁以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
卑言之見理正大左氏以爲展氏未知何據而曰有隱慝將展
氏子孫有隱慝而震其祖廟耶抑夷伯在生有隱慝雷至是追
震其廟耶此婦孺之見也

冬宋人伐曹

傳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四五

辨義伐曹討舊怨蜀盟敗矣諸侯離矣宋實始之故貶爵稱人

楚人敗徐于婁林

傳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辨義徐楚之不敵明矣有救之者徐可幸而不敗今徐恃齊救
久與楚抗而齊救不足恃故楚人敗之于婁林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于
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
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
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第一段卜
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
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
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
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第二段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
曰師少于師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
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倍猶未也公
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
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
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
吾幸而得囚第三段 本錯在後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

四六

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
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
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
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
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第四
段杜錯在前壬戌上當有冬十一月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
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
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
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
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
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
下風第五段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
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
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
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
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
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
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
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
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第六

四七

段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
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
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
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
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
於是乎作州兵第七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
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
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
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
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
其死于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
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
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
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第八段十月晉陰飴甥會秦
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
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
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
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
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

四八

秦可以覇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第九段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于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第十段

辨義韓晉地秦伐晉而書晉侯及秦伯戰罪晉也傳敘秦伐晉之由一烝賈君不納羣公子一入爲所納而背許不與一饑食其粟而年史閉糴此皆可伐之罪晉不知引過以謝而合衆逆

四九

戰故專罪晉侯書獲晉侯則晉敗不待書矣不曰以歸穆姬不欲其入而舍諸靈臺處即改館饋牢未嘗以入也經書十一月壬戌戰于韓而傳在九月者左氏見卜徒父曰歲云秋若在十一月則冬而非秋故截戰韓于九月以就之且置于寢廟伐曹敗徐之前與經文相亂今按傳首序烝賈君至閉糴伐晉之由也再敘卜徒父之筮至不敗何待師將興而占之殆在七八月故曰歲云秋也九月晉侯逆秦師又使視師又使請戰韓簡知其必敗故曰吾幸而得囚此未接戰以前情事讀之最易見也接戰之後三敗及韓故曰寇深曰君實深之其卜右及乘小駟而愎諫弗聽又在壬戌戰韓之前讀之尤易見也左氏倒三敗及韓一段於前移九月逆師一段於後以就下壬戌戰于韓原而去冬十一月四字故自壬戌戰韓原以下至職競由人不得不截置寢廟伐曹敗徐之前既截置於前則陰飴甥會秦伯于王城以下不得不增入十月及十一月以就丁丑讀者詳之其迹自見

歲次丁丑

正月戊申朔 巳初雨水
二月戊寅朔 巳正春分
三月丁未朔 戊申夜子初穀雨
四月丁丑朔 庚辰子正小滿
五月丙午朔 辛亥巳初夏至
六月乙亥朔 壬午戌正大暑
七月乙巳朔 甲寅丑正處暑
八月甲戌朔 甲申夜子初秋分
九月甲辰朔 乙卯卯正霜降
十月癸酉朔 乙酉丑正小雪
十一月癸卯朔 甲寅未正冬至
十二月壬申朔 甲申丑初大寒

五十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内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辨義不言隕星而言隕石當其隕自太空人所不覺從其既隕觀之則石也于宋其地也五其數也正月戊申朔其隕之日也鷁水鳥似鷺而大古人畫像于舟首謂之鷁舟以其善御風高

飛也風雖大豈能驅鷁使退乃是隕石之月六鷁爲摯迎風退飛過于宋都宋人咸目見而傳聞之不日者不與隕石同日亦未記其何日也斯二異者孰使之然哉周内史叔興言之明矣凡陰陽每感人事以相應人事有升降陰陽感之而升降人事有順逆陰陽感之而順逆猶呼吸之在人陰陽之氣也和順生於心呼吸應之而順暴戾生於心呼吸應之而暴此皆捷如影響今宋襄指問曰是何祥吉凶焉在彼蓋疑是隕者退飛者將生吉耶將生凶耶此其情於天道由其不内省於人事是以叔興既退譏其失問蓋隕石于宋六鷁退飛過宋是陰陽呈象之事非吉凶所生也若其使精氣之發揚不升而降風氣之鼓物

五一

不順而逆良由將得諸侯而不終者人事之乘（乖）悖有以感召之此則吉凶之由人者故陰陽應之有是二事之先見是謂徵之顯也襄公好自是叔興不敢逆其意故先以魯多喪齊有亂言之人君發言使人不敢逆其樂莫予違可知矣大抵古人以十二野之分星察災祥以五方之雲物辨吉凶以卜筮之象數占來物而周内史與有職焉則其前知齊魯事不足異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辨義古人生子以伯仲叔季爲序士庶皆然友本桓公季子故稱季子然生稱公子友卒稱公子季友者志魯之世相季氏自友始也友卒之後悼子爲公孫行父乃稱季孫非友在生已賜季爲氏也凡政在大夫皆由其先有功德于朝其君褒之賜以田邑有百乘之家俾子孫世守遂浸執朝政爲世卿焉友本忠賢其後文子頗克負荷武子而後弱公強私日益滋甚此由後嗣不肖而庸主失馭豈友之咎哉自古故國必有世臣厲王流彘周召共和以輔太子是其明效士雖不世官然有世祿即有世嗣世嗣賢仍使爲卿不賢則否權在人主故世嗣爭自奮發以承先而世爲卿相故國所以有世臣也春秋時强家自立嗣子自死則相繼爲卿不由君命儼與操子丕懿子師相類春秋所以惡世卿也若謂世嗣必不得世爲卿豈其然哉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五二

辨義季姬來寧在十四年夏六月自遇防後十五年九月始歸鄫今八閱月而卒殆因見賤于父致獲罪于夫而以憂憤卒歟故伯姬未嫁之女而書卒識親愛之辭也鄫季姬已嫁之女而書卒譏賤惡之辭也大抵伯嫡生季庶出故均之女而愛惡頗辟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也不書葬不會葬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辨義茲叔牙之子戴伯也故稱公孫後嗣乃稱叔孫叔孫得政自僖始牙後書卒自茲始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傳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畧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

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辨義淮夷不惟病杞又且病鄫故會于淮以謀城之役病訛言而御不果城何暇東略遑九國之君以會議而幾措倉皇若此僕其攘夷安夏難矣邢後于許霸令非周班也

附傳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秋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辨義齊伐厲狄伐晉已見前經諸侯爲戎難戍周亦見會鹹經不瑣書而叙其後事于傳使讀者知其時事之孔亟也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終前事

五三

歲次戊寅

正月壬寅朔 癸丑申 初,雨水
七月己亥朔 己未辰 正處暑

二月辛未朔 癸未申 正春分
八月己巳朔 庚寅卯 初秋分

三月辛丑朔 甲寅卯 初穀雨
九月戊戌朔 庚申午 正霜降

四月庚午朔 乙酉卯 正小滿
十月戊辰朔 庚寅辰 正小雪

五月庚子朔 丙辰申 初[下]夏至
十一月丁酉朔 己未戌 正冬至

六月庚午朔 戊子丑 正大暑
十二月丙寅朔 己丑卯 正大寒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傳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辨義杜注英氏楚之國與今按齊再伐厲不克救徐故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然婁林之敗不能以此補之伐徐之楚不能以此退之徒爲徐再結怨于英氏而已

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傳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辨義項國也書滅項于公至自會之前著執政處守者擅兵滅國之罪即以著公之假以兵柄使自專不忘君也齊以擅討止公故夫人姜氏因齊侯歸自會中道會于卞以請釋之而後公至自會辱甚矣左氏因至自會而曰諱之諱滅項乎已直書之諱止公乎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已直書之二事之外何恶當諱甚矣左之誕也

五四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明年孝公昭立

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

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辨義既立孝公爲太子又私許立武孟無易樹子乃葵丘五命之首禁而齊桓自犯之傳於桓卒詳其事所以示不爲周南召南之永戒又以立後經之案也

附傳夏晉太子圉爲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

辨義卜筮尚占聖人之道卜法失傳由後世無太卜筮吏之官世掌其職耳

歲次己卯

正月丙申朔 戊午亥初雨水

二月丙寅朔 戊子亥正春分

三月乙未朔 己未午初穀雨

四月甲子朔 庚寅午正小滿

五月甲午朔 辛酉亥初夏至

閏月癸亥朔

六月癸巳朔 辰正大暑

七月壬戌朔 甲子未正處暑

八月壬辰朔 乙未巳正秋分

九月壬戌朔 乙丑酉正霜降

十月辛卯朔 乙未未正小雪

十一月辛酉朔 乙丑丑正冬至

十二月辛卯朔 甲午午正大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辨義此傳當接上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讀之立子以嫡不以長正也而齊桓之夫人三皆無子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則其子既無嫡庶之別如是而立長或立賢詎定樹子於王正也齊桓則又未嘗及是矣如是而以父命爲尊亦庶幾近正焉蓋均此內嬖之子鄭姬非更寵于長衛而齊桓選于六子之中屬意孝公是必倣年鈞以德之義故內寄之仲父外屬之宋公而以爲太子則名分已定通國奉之矣無虧年即稍長而父命當尊觀聖人嘉泰伯之德稱伯夷之賢取申生之共予祭季之讓必不許無虧之藉長爭立也況雍巫庖人且寺人貂奄豎耳以薦羞還寵獻媚共姬而請立無虧桓公雖私許立武孟未嘗告于羣臣廢孝公而立之乃當桓卒之際易牙等敢因內寵殺羣吏而立無虧是庖人奄豎竟操嗣君廢立之權尤春秋之所甚惡也故書宋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伐無虧之抗父命倚羣小而據位也蓋無虧之作亂可伐聖人非以宋不應伐齊而罪之齊人不與宋拒戰而自殺無虧其爲遵桓命而立孝公大可見矣

夏師救齊

辨義三月齊人殺無虧而魯於是夏救齊以義言之無虧作亂不當救以時言之無虧已死不及救故書夏師救齊譏其救非所救而輕動大衆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辨義宋師卽伐齊之師不及曹衛邾主于宋也齊人旣殺無虧本將迎立孝公而猶有未立之四公子徒黨甚衆齊人恐不能勝之遂與宋人戰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然齊師無鬬志四公子之徒雖奮力不足以敵宋齊師所以敗績也宋立孝公不書者齊人自殺無虧以靖亂而願立孝公非宋之兵力能勝齊而立之尤非宋之舉義能服四公子之徒而立之也

狄救齊

辨義狄誰救救四公子之徒耳此必有召之來者而戰敗後乃至耳故書師救齊于無虧已殺之後又書狄救齊于孝公已立之後皆以著其冒昧然狄不足譏譏狄以病魯也穀梁以爲善救齊胡傳拘于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例又設或問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竊獨以爲不然聖人論人家國之事凡知爭不知讓知利不知義皆其所深惡也齊桓不能脩身以齊家六嬖六子本無嫡庶之別則與魯武公見戲括于王舍嫡長而建少不同況桓以孝公爲太子商之管仲屬之宋公縱未合于年鈞立德之義亦非盡由溺于私愛卽使由于私愛若孤竹君之欲立叔齊在桓公誠爲大過（然自無虧論）而必以庶長之父爲子綱宜以不孝爲懼豈得以不立爲憂而必以庶長援嘗爭之也設使旣以孝公爲太子之後無虧心無所爭而齊之大臣不服父兄百官暨國人皆不欲咸屬意於年長之無虧及桓卒而相與舉公義以絀私愛舍孝公而立之則是衆心之所愛戴宋公必以桓屬己之故違衆伐齊强納孝公斯宋襄爲可罪矣乃無虧因雍巫以善烹有寵于其母遂因豎貂以薦羞請立于其父卑污已極又況父死不殯悍然因內寵殺羣吏擁立于匹人寺人之手是無虧乃桓公之逆子而齊國之亂人齊人殺之固其宜也惜宋公闇于大義不舉無虧作亂之罪誅其黨與惟區區欲納孝公故春秋但書伐齊不書立昭耳今說春秋者不罪無虧以爭立棄父子之倫但罪桓公以私愛亂長幼之節且不罪無虧之抉孽小以作亂但罪宋公之徇私屬以立昭是豈足語於折事理之中而酌輕重之衡者乎若惠王惑于婦言欲廢已立之世子鄭而立少子帶怒諸侯定其位欲撫鄭以從楚則將引蠻猾夏故春秋裁以大義若取以較論齊桓尤爲引喻失義大抵經義雖難以淺窺然本傳敘事甚明必據傳事以求經義庶不致別生横議耳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辨義杜注八月無丁亥今推丁亥七月二十六日

冬邢人狄人伐衛

傳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辨義前此狄入衛伐邢卒以還國圖存則邢衛合力同心以攘狄猶恐不足而邢乃引狄伐衛大罪也劉原父曰詩云騂騂角弓偏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邢棄兄弟之親而從狄其爲反矣也不已甚乎使衛怨之卒以滅國其爲然也不已信乎所言見理正大深合經旨穀梁謂狄稱人以進之伐衛所以救齊由其不見本傳故率其胸臆造爲設辭而胡傳從之則敝矣

附傳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辨義志鄭之朝楚始此且志諸侯之朝楚始於鄭也

歲次庚辰

正月庚申朔甲子寅初雨水

二月庚寅朔甲午寅正春分

二月己未朔甲子酉初穀雨

四月己丑朔乙未酉正小滿

五月戊午朔丁卯寅初夏至

七月戊午朔己巳戌正處暑

八月丁亥朔庚子申正秋分

九月丁巳朔辛未子正霜降

十月丙戌朔庚子戌正小雪

十一月丙辰朔庚午辰正冬至

六月戊子朔戊戌未正大暑

十二月丙戌朔己亥酉正大寒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傳宋人執滕宣公宋人上當有十九年春四字而錯簡在秦取之之下說見後

辨義附庸見于公侯稱名滕爲文昭列爵五等非宋附庸也宋襄欲繼桓圖霸期會諸侯于曹南滕子先赴其會襄自以位列上公首主夏盟滕爲宋之私屬不許與會斥名而執之與晉人斥戎子支駒曰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相似故奪爵而書宋人執滕子嬰齊舉其斥名以執滕子比于附庸也分宜稱名貴之稱字分宜稱君賤之稱名皆狥作好作惡之私以作福作威耳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宋襄首爲是會勞未及于世而尊已陵人若是其能有終乎胡傳謂齊桓九合諸侯而滕不與按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滕子在焉非不與九合也又謂宋襄繼起滕不尊事大國然于魚謂其一會虐二國之君可見宋定會期滕子先至豈不尊大國者乎襄二十七年秋齊請邾宋請滕皆不與盟其時魯欲視邾滕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此可證宋役滕爲私屬故不使與盟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辨義既會而盟于曹南首宋公次曹人邾人其書法與會于北杏相做以宋非奉王命爲方伯也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傳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辨義既盟曹南之後鄫子乃至故會盟于邾宋公罪其後至使邾子執之用祭次睢之社東夷嘗病鄫齊桓會淮東畧謀城鄫而未果今誅鄫子之慢會欲藉此以勝屬東夷也次于睢水之社乃民間私設非祀典所載故曰淫昏之鬼奉牲以告曰用與雖欲勿用之用同書法也邾子不爲同盟請釋竟向宋意執而用之以洩宿怨故書邾人執鄫子以惡之然比屬盟邾之下其爲宋公所使自見夫曹南之盟鄫子後至而宋戕其君杏北之會遂人不至而齊殲其國無非假此以恫喝小侯使奔走聽命皆假仁賊仁假義賊義之尤者也

六二

秋宋人圍曹

傳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毋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宋人圍曹上當如經有秋字而錯在衛人伐邢上）

辨義宋公一會虐二國之君故曹伯不服宋圍曹以討之與宋背北杏之會齊人伐之亦相倣大抵宋襄孳事效法齊桓然齊成而宋敗者有故焉齊伐宋之背盟其得要在請師于周單伯會之盖以力服人必假以德綏諸侯故先假尊周以伸大義次假講信以好大邦此齊桓所有而宋皆無之豈宋襄之才逮不逮齊桓哉齊桓不自用而尊信管仲謀行言聽宋襄則愎有一子魚不能用此成敗所以相遠也是故論王霸之本原相去天淵若其行事之大畧順理則得逆理則失用人則裕自用則小勵精則治倦勤則荒憍謙則人服志滿則衆離未嘗不相似也故孟子論大有爲之君擧桓之於管仲與湯之於伊尹並稱正以其行事之大畧相似耳使其絶其不相似何以稱曰假之耶夫畫虎雖成非虎也若宋襄則畫虎不成反類狗矣

六二

衛人伐邢

傳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辨義甯莊子欲以伐邢逢君之惡適值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因而藉口克殷年豐以鼓動其國人豈謂衛德可比周武且武王豈因周饑而伐殷是謂巧言亂德孔子所惡也從之興師而雨亦莊子之言盖謂天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厥師興而雨不在禱于山川此與齊王欲取燕而曰不取必有天殃相似

是又矯誣上天以誑衆尤孔子所甚惡也孟子之論春秋嘗稱其文則史蓋指傳文而言傳文博采時人語言行事于國史其事或仁或暴其言或信或詐各不沒其實讀者能明辨之則經之取義其予奪可見乃說者於此傳毎指爲左氏之誣妄而不察誣妄之出于晉人是爲忩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傳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辨義齊桓沒諸侯無伯宋襄不足與故欲修桓公之好陳請修好故先陳蔡侯爵故次蔡鄭伯首朝于楚故先楚後鄭然魯不稱公四國之君皆稱人盟于齊而不稱齊與盟者貶也貶其進楚而盟于齊也蓋方伯之職非齊之私職主盟之事非齊之私事諸侯果欲修桓之好宜請命天王簡任賢侯以主諸夏之盟申攘尊之義廣一匡之功可以復振今以無忘桓德爲名進楚而與盟于齊齊孝公既不足繼桓以蜀楚遂乘機而進與齊爭蜀是謂敗桓之德安在無忘桓德耶故楚子剟與夏盟始於此其爭主夏盟即始於此此治亂之機關也

梁亡

傳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辨義民國之本也好土木國之妖也好土功之極至於民罷弗堪民懼而潰雖有高城深溝虛邑耳不待秦之取梁梁已亡矣此傳杜氏原本自梁伯益其國至秦取之在上年末遂城而居之在本年首梁亡以下乃如經在本年尾今合之而小書其中十九年春四字讀者知四字爲錯簡則文理通順矣

歲次辛巳

正月乙卯朔 巳巳初雨水　七月癸丑朔 乙亥丑正處暑

二月乙酉朔 巳亥亥正春分　八月壬午朔 乙巳亥正秋分

三月乙卯朔 巳巳夜子初穀雨　九月辛亥朔 丙子卯正霜降

四月甲申朔 庚子夜子卯小滿　十月辛巳朔 丙午丑正小雪

五月甲寅朔 壬申辰正夏至　十一月庚戌朔 乙亥未正冬至

六月癸未朔 癸卯戌初大暑　十二月庚辰朔 乙巳子正大寒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〇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

辨義杜注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晉初去古猶不甚遠杜氏所注或非無據大抵南門者舊所有也本名稷門新作者更其舊制而高大之故名高門天子諸侯門戶異制更諸侯之舊制而高大之其僭擬天

子可知矣諸侯爲籍于東郊天子爲籍于南郊郊而後耕耕而
祈穀各祀於其地故孔子論郊祀后稷曰兆卯于南就陽位也
魯自僖公末年請郊廟之禮乎王未之許也而春秋書郊始自
僖公之末然則新作南門蓋將僭用南郊而先高大其門以肅
出入之觀瞻也左氏既曰書不時是失土功之時也又曰凡啟
塞從時則是隨時之時可見其信手增入而杜氏回護之曰別
起從時之例僻矣

夏郜子來朝

辨義孔疏二十四年傳富辰云郜之初封文王之子㸚季之弟
以後更無所聞唯此年一見而已無時君謚號不知誰滅之今

按經書郜子來朝于魯宗國也自是之後郜不見經大抵此經
與梁亡皆以著周初封建之浸廢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辨義公羊云西宮小寢也則是燕處之所君子攸寧者也而天
降之災警之也然則南門作而西宮災天人感降應之際微而
彰矣五月有己巳無乙巳乙巳形近乙其巳之訛歟

鄭人入滑

傳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泄堵寇帥師入滑
辨義莊十六年鄭伯滑伯同盟于幽今諸侯無伯朝楚者始於
鄭則滑之叛鄭服于衛欲服事諸夏也而鄭人入之豈但強凌
弱哉齊桓既卒之後引狄伐衛者始於邢朝楚入滑者始於鄭
皆首敗夏盟故書之以志諸夏之益衰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傳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辨義甚矣齊孝公之不肖也齊桓之覇功莫大于攘狄以存邢
衛使孝公有志率桓之功期約邢衛而盟之告以狄人豺狼不
可近同姓親暱不可棄責邢之引狄伐衛責衛之宿怨病邢使
之兩釋前怨同心屏狄大義豈不足以服人而乃與狄盟于邢
以謀難衛一匡之烈掃地盡矣齊人狄人並書等齊于狄以深
罪之

冬楚人伐隨

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
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辨義漢東之國隨爲大嘗與楚爲成今諸侯無伯隨以漢東諸
侯叛楚將與諸夏協心以屏楚其志與滑之叛鄭同也楚不服
隨難以爭衛于諸夏故因叛而伐之取成而還春秋書此著時
無賢伯以撫隨故終折而入于楚也孔子取齊覇之一匡受賜
不得已而思其次耳至是時其次又不可得矣自邢人狄人伐
衛以下至此合讀之如聞太息之聲焉左氏不顧義之是非但
論勢之強弱議隨不量力既謬引詩尤謬

春秋深卷之七

僖公下

歲次壬午周襄王十三年

正月己酉朔 甲戌申初雨水

二月己卯朔 甲辰申初春分

三月己酉朔 乙亥寅正穀雨

四月戊寅朔 丙午卯初小滿

閏月戊申朔

五月丁丑朔 未正夏至

六月丁未朔 己酉丑初大暑

七月丙子朔 庚辰辰正處暑

八月乙巳朔 辛亥寅正秋分

九月乙亥朔 辛巳午正霜降

十月甲辰朔 辛亥辰正小雪

十一月甲戌朔 庚辰戌正冬至

十二月甲辰朔 庚戌卯正大寒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辨義狄侵衛齊人盟狄于邢有以使之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辨義甚矣宋襄之昏於欲也諸侯不已從而求之于楚是率諸侯以從楚而授楚以霸諸夏之柄也臧文仲知其鮮濟公子目夷知其禍敗而宋公不自知何其昏也經首人之等宋齊於楚而深罪之

夏大旱

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辨義人君憂旱當引咎自責竭誠雩禱而欲焚巫尪不明甚矣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巫尪巫之生質尪弱不耐歌舞者故欲焚之鄭子謂其暴人之疾子是也書大旱不書大雩不成雩也是歲饑旱久成災也不害從文仲之言務旱備之效也杜注謂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旱鄙倍無理甚矣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傳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辨義盂宋地會盂者宋公所期約故首宋公宋不能自合諸侯而求諸楚故次楚子乃列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于伯楚下以見諸侯皆從楚而至者也楚始書爵諸侯春爲會主也當是時非楚之暴強不能執宋公不稱楚執者在會之諸侯疾宋之居畏楚之強楚曰執之則相與從命執之故執上公如執匹夫而不忌又且從楚以伐之是執宋以伐宋者非楚之所獨而諸侯之所同也林注謂不言楚執宋公不以夷狄執中國也辭竊以

爲不然夫楚以蠻猾夏罔聖人所惡然其修春秋以嚴中外之防道莫先於治內內諸侯信能自治則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中外之名分截然矣今宋襄首爲曹南之盟至者僅滕曹邾鄫四小國顧且在會虐二國之君既盟有圍曹之暴則寡助之至矣尚不內省而求諸侯於楚無異乞肉於虎口鹿上未已加之會盂以招執伐是自取恥辱者宋公之罪也諸侯本欲修齊桓之好乃合魯陳蔡鄭盟楚于齊齊不足以主盟適以啟楚之爭覇況盂之會五國從楚之求以至莫不順楚令以執宋公是昧於大義而甘爲楚役者諸侯之罪也今不正本以治內侯之罪而但曰楚蠻宋夏雖執不言楚則是飾虛文以蓋實禍如諱盜劫以拚慢藏而春秋之失亂矣設楚能行文王之政修和有夏使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孔子惡得而黜之

三

冬公伐邾

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皡濟而修祀紓禍也

辨義此傳聲伐邾之由邾自進子爵以後其志日肆故滅須句而不忌公雖伐之邾猶未服故下春再伐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辨義宜申楚大夫魯不與盂之會習與齊之盟故楚使來獻宋捷儼然以盟主自爲引魯爲同盟之國等伐宋于四夷之功經稱楚人以外之所以正獻捷之非禮著受獻之可羞也不稱宋捷蒙上執伐言之非有所諱也觀下書釋宋公可見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傳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辨義薄宋地五國從楚伐宋自秋徂冬仍聚宋地未釋宋公公既受捷乃往會盟于薄以釋之蓋請釋于楚子耳而稱會諸侯盟以釋之則宋公以求諸侯于楚自取僇辱諸侯以服從于楚陵轢宋公其罪益著矣

四

歲次癸未

正月癸酉朔己卯亥初雨水　七月辛未朔乙酉未正處暑
二月癸卯朔己酉亥初春分　八月庚子朔丙辰巳正秋分
三月癸酉朔庚辰巳正穀雨　九月庚午朔丙戌酉正霜降
四月壬寅朔辛亥午初小滿　十月己亥朔丙辰未正小雪
五月壬申朔壬午戌正夏至　十一月己巳朔丙戌丑正冬至
六月辛丑朔甲寅辰初大暑　十二月己亥朔乙卯午正大寒

二十有二年春伐邾取須句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辨義取須句而反其君以崇明祀保小寡故曰禮也取者須句

乃魯附庸在邦域之中滅于邾而魯取還之也成風所言未屬
公正必謂公爲母家報怨殊失乎允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辨義宋公不知責已而欲責人誠取禍之道然諸侯無伯而鄭
首先如楚棄夏即蠻其罪可伐謂宋之德力不足以伐鄭則可
謂鄭不當伐則不可故首宋公次衛許滕皆書王爵明其道不
討其功之意也宋列于五霸亦惟此舉差近義耳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
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
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
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
冑縣諸魚門

辨義邾人以須句故出師不義也然兵凶戰危而公藐之文仲
進藥石之言而公違之以致覆敗獲冑懸門是辱國由公故不
書公以見其爲臣民所不忍道也不書我師敗績孫也而未列
於傳錄實也若其諱之則并不書及邾人戰矣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五

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
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
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
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
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
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
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
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
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
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
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辨義楚人伐宋而書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罪宋公也
罪其逞欲愎諫固敗是求以致師丧自殞也蓋宋公不務德而
逞欲求霸既自伐以招人伐今強敵加已不能慎固疆圉聲義
以退之又不愼持固或無畏寧執非敵之心以禦之至於大敗
猶藉口不鼓不成列以塞國人之咎已此易所謂迷復之凶豈
眞有不忍薄人于險之心哉且夫就戰論戰凡戰而不義敗則
殃已之民勝則凌人之弱皆爲大罪若泓之戰由於楚人伐宋
強不義也其卒旅若林而來勍敵之人也聖人所尚乎殺一無
辜雖得天下不爲者殺無辜也非謂殄殲乃讎殺勍敵之人也

六

夏后之誓師曰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
周王之作士氣曰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以勍者皆吾敵
必迪果毅以登乃辟也書之紀戰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
凶殘殺伐用張殺勍敵也豈于取凶時哉重傷乎詩之紀戰曰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
執勍敵也豈於仍執特雖二毛乎孔子曰我戰則克孟子曰君
君有不戰戰必勝固曰仁義之師能使兵不既接勍敵不致殺
何以克何必以勝乎至若追奔之際傷慼其迯者聽其逸不忍
盡敵也由是觀之子魚論戰未爲不是能說春秋者毋譏曹劌
之敗齊曰詐戰則於此必非子魚而是宋公觀公羊以爲雖文

七

王之戰不是過可見焉竊見先儒論史不間以昆陽之戰罪漢
帝以淝水戰罪晉臣況泓之戰是衆寡宋果能敗楚以抑猾
夏之暴戾殺于城濮聖人必不以阻隘鼓儳罪宋公故附論之
三軍以利用便利也因利乘便敵曰利而用之阻隘可也
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
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享於鄭九
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
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
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義雖丙子巳巳後八日夫楚亦周初所封國而春秋惡之何哉

古語譏楚人曰沐猴而冠譏其似人非人也傳曰蔡鄭會鄧曰
始懼楚其後所紀楚事若因息嬀而滅息因鄧甥而滅鄧此又
紀其取鄭二姬皆著其蠻之性如豺狼之不可近左氏乃以
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車不邇女器譏之是無異
指猴而詰之曰爾胡不冠也當是時棄夏盟而朝楚者莫先於
鄭今鄭文之事楚儼然自爲臣妾爲妾猶未厭所欲而取其二
女此非朝楚之明效大驗歟諸侯羞之以鄭爲戒是以知其不
遂霸也春秋初書荊書進楚志其由蠻而漸交乎夏以爲諸侯
憂也設楚能用夏變蠻聖人何惡于楚哉
附傳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

八

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辨義伊川與鄭皆中州也秦晉遷戎可與楚人享鄭參觀之
晉太子圉爲質于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
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
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後案
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太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
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
之也後案
歲次甲申
正月戊辰朔乙酉寅初雨水　七月丙寅朔庚寅戌初處暑

二月戊戌朔 乙卯寅初春分　八月乙未朔 辛酉申正秋分
三月戊辰朔 乙酉申正穀雨　九月甲子朔 辛卯夜子初霜降
四月丁酉朔 丙辰酉初小滿　十月甲午朔 辛酉戌正小雪
五月丁卯朔 戊子丑正夏至　十一月癸亥朔 辛卯辰正冬至
六月丙申朔 己未未初大暑　十二月癸巳朔 庚申酉正大寒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辨義家則堂曰齊孝非宋襄之力則不能有國顧忘納己之德乘其敗而圍其邑所謂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齊侯書爵以其背大惠而忍于爲不義故目其人而誅之吳臨川曰楚與諸侯盟于齊乘閒以干列國耳齊侯不悟而受其盟宋之不與盟于齊不愆義也齊侯反借此爲名以責宋伐之於敗傷之後悖理甚矣兩說皆善吳氏所見尤大

九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子成公王臣立

傳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辨義傷于泓而泓卒宋不忘楚故諸侯不會葬

秋楚人伐陳

傳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辨義焦夷陳之二邑頓國名蓋屬於陳者城頓以偪陳也吳臨川曰曹南之盟陳不從宋伐鄭之役陳亦不從宋盟齊則陳從楚會盂執宋公伐宋則陳從楚考之經唯見陳之服於楚不見陳之貳于宋今楚討陳之貳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卽誣以貳宋之罪伐之而取其二邑積其勢不至於滅陳不已也今按宋敗而楚之猾夏益至陳近而楚之加兵最易子文謀之得臣行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吳說得之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爵稱公始答也

傳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十

辨義程子曰杞二王後而伯爵今按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考之世本爲杞惠公則杞爲伯爵明矣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卽此傳所稱成公在位十八年至此冬而卒經不書名史闕耳杞書卒始此其降伯稱子先儒以爲時王黜之是也左氏誤注說詳於後

附傳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

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後案

歲次乙酉

正月壬戌朔 庚寅辰正雨水
二月壬辰朔 庚申巳初春分
三月辛酉朔
閏月庚寅朔 亥正穀雨
四月庚寅朔 辛酉夜子初小滿
五月己丑朔 癸巳辰正夏至
六月己未朔 甲子戌初大暑
七月己丑朔 丙申丑初處暑
八月戊午朔 丙寅亥正秋分
九月戊子朔 丁酉卯初霜降
十月丁巳朔 丁卯丑初小雪
十一月丁亥朔 丙申未正冬至
十二月丙辰朔 丙寅子正大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

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辨義棠棣周公所作有詩序及國語可據此稱召穆作詩蓋賦詩之訛鄭執王使與唐之強藩相似王怒以狄伐鄭與召外兵以除君側之惡相似此其受禍必益烈乃失道之甚者也富辰非不知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者所以指陳時事蓋曰與其納侮啓狄何若忍忿親鄭也其引詩特重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二語故曰周之有懿德猶曰莫如兄弟其懷柔天下猶懼有外侮又曰扞禦侮者莫如親親今周德既衰又

渝周召以從諸姦毋乃不可其言可謂懇切矣至於論狄姦之不足任狄后之不可娶尤爲明著而王皆不聽是書狄伐鄭㐲王也合下天王出居于鄭讀之則經旨可見然則不罪鄭乎曰經書伐鄭明鄭罪當伐也傳文備矣而以狄伐之則大乖天討故比於召外冦以清君側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傳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

十三

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太叔以隗氏居于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亂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辨義趙木訥曰天王出居于鄭志出入之實爾三傳鑿爲異論曰天子無出又曰王者無外又曰出失天下也夫一視同仁王者之心此所謂無外也豈謂王者一出而遂有外乎一舉足而出天下遂非其天下乎今按趙氏之辨明白正當足破三傳之鑿但謂經書出居非貶襄王則於義似不可耳當是時狄横甚熾戎夷並興爲諸夏之憂王因忿以狄伐鄭既悪矣又德狄而后其女無異歸妹以須且失閑家之節致使淫縱亂倫則益悪矣虞舜愛象封之有庳必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爲防之嚴乃以全其愛之至也子帶既反自當閑之禮義以全親愛而聽其出入焦樂搆亂害𠉀賊臣助之引狄伐王至於降九重之尊棄九廟之享而鄙在鄭地故書天王出居于鄭以深咎之

晉侯夷吾卒

傳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第一段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第二段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第三段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

十四

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
以戈逐子犯第四段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
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
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
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第五段
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
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
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
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
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
第六段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
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
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
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
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
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
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能(將)興之誰能廢之
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第七段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
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
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

十五

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
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第八段二十四年春
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
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
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
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
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
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
高梁第九段○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
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
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
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
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
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寘射鉤
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
以難告第十段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
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
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第十一段初晉侯之豎頭須守
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
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

十六

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
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第十二段狄人歸季隗于晉而
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
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
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内子而
已下之第十三段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
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
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
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
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

十七

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其母曰亦使知之若
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
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
志吾過且旌善人第十四段

辨義傳紀惠公卒于上年九月而經書於此冬不詳其月日者
懷公不赴文公定位乃以舊君之卒赴即以新君之立告而懷
公之立與殺不復言及矣重耳之立不書魯史於列國書舊君
之卒葬不書新君之初立也此傳自重耳敢不拜以上舊本置
上年尾今合之以著晉文即位之始末也傳稱三月己丑晦是月
十五日乙亥交清明介之推隱而死殆在斯時此西河舊俗爲
子推寒食所由來也說具首卷賦河水蓋沔水之訛出匹思晉
故義取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耳又推閏月
庚寅朔交穀雨應閏二月而閏三月小失也

附傳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
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辨義不衷身災於理爲近以奇衺非法服也若詩言不稱其服
識小人無德不稱法服與不衷之義迥別又引書地平天成借
釋稱字尤謬冠履相稱與詩德不稱服之義又別

十八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于皇武子
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
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杜注一本無也字讀纔爲一句今從之

辨義宋忘父仇效鄭如楚志楚之益張也此叛楚之案

歲次丙戌

正月丙戌朔乙未未正雨水
二月丙辰朔乙丑申初春分
三月乙酉朔丙申寅正穀雨
四月乙卯朔丁卯卯初小滿
五月甲申朔戊戌未正夏至
六月甲寅朔庚午丑初大暑
七月甲申朔辛丑辰初處暑
八月癸丑朔壬申寅正秋分
九月壬午朔壬寅午初霜降
十月壬子朔壬申寅初小雪
十一月辛巳朔辛丑戌初冬至
十二月辛亥朔辛未卯初大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傳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
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
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也○同姓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
莫余敢止
辨義春秋滅同姓者多矣豈獨衛之於邢然使其衆暴寡強淩
弱直書衛侯滅邢大惡著矣今陰使其臣求仕得仕從守巡城
掖以赴外殺之而獲取其國與大盜殺越人于貨無以異也設
但殺守而未滅國亦當書盜殺邢守國子今以滅國爲重故罪
坐主者而衛侯斥名張元德謂同于楚子虔之誘殺是也

十九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子成公鄭立
宋蕩伯姬來逆婦
辨義胡傳伯姬公女也然公自主昏則所逆之婦亦公女是姊
爲姑妹爲婦也瀆亂倫紀自貴者爲之何以化民而善俗乎齊
俗不親迎侯者刺之今以姑逆婦大乖男下女之道既非所以
正始況婦事姑者也用登之厥明贄見于舅姑婦雖公女不得
挾貴以驕而姑來逆婦尊卑倒置則名分混淆爾教民傚則風
俗大敗豈但譏公下主大夫之昏爲非禮哉
宋殺其大夫
辨義此宋成公也濫殺則不君專殺則無王葵丘之五禁至是
而大壞矣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傳秋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
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
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
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
子于頓
辨義杜注頓迫于陳而出奔楚今按頓本陳之屬國前此子玉
伐陳而城頓收頓屬楚以偪陳也故陳人攻之頓子奔楚今子
玉追秦弗及遂移師圍陳使陳自顧不暇因而納頓子于頓意
不在於存頓而在於滅陳陳滅則頓固其頓也春秋書之以見
覇盟既衰楚之猾夏其勢日熾陳不撫頓而以資楚楚遂藉頓
而以病陳也說者從納字生議罪陳罪楚皆非經旨

二十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辨義杜注洮魯地凡嗣君未踰年改元雖先君已葬一切文告
猶稱先君之年以行事故稱子此實衛文公二十五年也慶
莒大夫娶叔姬者莒本魯之屬國自元年獲莒挐以後與魯爲
怨故衛人平莒于我會盟于洮緣魯僖衛文屢同覇盟有好無

怨令衛成新立即盟洮以修文之好且平莒之怨蓋諸侯無伯
又各樹黨援私相要結此齊人所以討是盟也
附傳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
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使
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
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
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
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晉師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
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

廿一

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
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陽
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
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
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
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
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晉侯問
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
原
辨義平王文侯之命載在周書今天子蒙塵使晉侯明於大義
繼文之業帥師勤王並用享獻于天子吉孰大焉今為之謀者
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是假勤王以求諸侯而非有志于明義
也大有九三互兌悅以交于五故取象公用享于天子今為之
筮者必主卦變曰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逆公是藉戰克以
邀王享而非役志于用享也亦不沒其本象故曰大有去睽而
復亦其所也此皆雜于功利之私不能引君當道卒之饗醴命
宥請隧弗許非昧于小人弗克之占者乎王既鄙其請隧不得
已而賜田乃陽原不服不再請王命而竟圍之以出其民降之
以易其守其意中尚知有王乎當襄王出居于鄭告魯告秦告
晉今既入王城亦必告于魯而經不書者晉文雖有勤王之功

廿二

不敵其藉功請隧及圍邑出民之罪是以削之于經仍備其事
于傳使讀者知其功不敵罪則削而不書之義自見所謂筆則
筆削則削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一語括一篇國語

歲次丁亥

正月庚辰朔 庚子戌 正雨水　閏月丁未朔
二月庚戌朔 庚午亥 初春分　八月丁丑朔 巳 正秋分
三月庚辰朔 辛丑巳 正穀雨　九月丙午朔 丁未酉 初霜降
四月己酉朔 壬申午 初小滿　十月丙子朔 丁丑未 初小雪
五月己卯朔 癸卯戌 正夏至　十一月乙巳朔 丁未丑 初冬至
六月戊申朔 乙亥辰 初大暑　十二月乙亥朔 丙子午 初大寒

七月戊寅朔 丙午未初庭著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
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辨義盟洮未久又尋于向參盟以相固結耳十九年冬陳蔡楚
鄭盟于齊以修齊桓之好而公往會焉故齊討是二盟以公棄
齊之盟是忘桓之德也稱侵我者齊師肆掠掠獲則疾反公覺
而追之至酅弗及聲其倉皇失智由于邊鄙素無備也穀梁以
為可及而不敢及胡傳亦用之竊謂既畏齊弗敢及何敢越境

十三

至於酅哉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
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
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
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野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
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
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
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
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
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辨義齊再聲二盟之罪以伐我故衛守洮盟以伐之夫孝公嗣
世九年不能遵先王之賜盟以率桓之功而責魯忘桓之德故
聞展喜之對而還屈於義也初夏之時新穀未升舊穀將沒故
曰室如懸罄春侵西鄙夏伐北鄙四境蹂躪故曰野無青草我
敝邑用不敢保聚為侵之故也不覺追之又不及自作回護耳
公子遂如楚乞師
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
其不臣也

十四

辨義甚矣魯僖君臣之昏庸也前此從齊桓伐楚猶借以自張
曰荊舒是懲今孝公侵我雖不義既責以大義未入境而還即
當以責齊者自修舊職乃爰乞楚師以報怨是無異引巨盜以
劫仇家勢將殃及四鄰已亦並受其毒直書公子遂如楚乞師
深惡之也副使臧孫又私見子玉道之伐齊宋以子玉剛而無
禮不謹臣節帥師在外必自用而不受君命此策士傾危之術
尤春秋所深惡也杜注謂道以責齊宋不臣事周室楚人僭王
何知周室以此道子玉豈所願聞哉自盟向至此經與傳皆一
氣讀之乃知遂句逐字稽求書法之誤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辨義魯祖周公齊祖太公楚祖熊繹皆開國之祖也若夫祭其祖之所自出乃王者之大祭上而鬻熊非楚子僭號所當上祀況祝融乎況可責夔子乎以非禮責人而滅同姓故楚削爵稱人夔存爵稱子以歸者志夔祀自是而絶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傳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伐宋圍緡

辨義宋成忘泓之讐朝楚大罪也今叛楚即晉如出谷遷喬而楚人伐宋圍邑强不義也子玉主兵臧孫道之也

廿五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于楚

辨義魯乞楚師伐宋以之伐齊楚遂因伐宋之便伐齊取穀豈魯力能左右楚師哉前此魯師救齊拒宋之納孝公也今怨孝公伐我而倚楚取穀以寘公子雍特爲孝公樹敵又使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易牙者無虧之黨故引桓子七人爲七大夫于楚使猾夏臣黨特書公以楚師罪公之乞師如將狼牙噬也楚使申公叔侯戍穀則穀非魯有而楚師屯駐以窺諸夏也故後傳紀晉文之霸功以出穀戍釋宋圍並數之

公至自伐齊

辨義以伐齊取穀之功告至而不自知其乞師之可恥挑禍之可憂魯之君臣顔之厚矣

歲次戊子

正月甲辰朔丙午丑正雨水　七月辛丑朔辛亥戌初處暑
二月癸酉朔丙子寅初春分　八月庚午朔壬午申初秋分
三月癸卯朔丙午申正穀雨　九月庚子朔壬子夜子初霜降
四月癸酉朔丁丑酉初小滿　十月己巳朔壬午戌初小雪
五月壬寅朔己酉丑正夏至　十一月己亥朔壬子辰初冬至

廿六

六月壬申朔庚辰未初大暑　十二月己巳朔辛巳酉正大寒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公卑杞杞不共也

辨義杞降伯稱子由時王黜之說已見前夷乎等也杞既降爵爲子朝見公侯不得用平行禮數而杞仍以伯爵用子禮故公以禮卑之責杞之文敖慢不共也左氏謬謂孔子因杞用夷禮而貶其爵杞即變爲夷人之可也豈仲尼所可貶伯爲子哉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弟昭公潘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傳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辨義不廢喪紀指會葬言之明不廢喪紀之爲禮者以楚伐齊
之爲惡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傳秋入杞責無禮也
辨義杞不謹侯度誠可責矣然當以周禮討正之而遽以師入
其國都肆其擄掠非大字小之道况甥舅之國乎故書入以罪
之杜注乙巳九月六日今同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
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文子飲
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
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
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
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第一段冬楚子及諸侯
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
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
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
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
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
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
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
御戎魏犫爲右第二段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
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
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
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
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
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第三段
辨義主兵者楚故先楚稱楚人外之也陳蔡鄭許以周班序爵
聲其以諸夏之君從蠻圍宋也仲尼之徒尊王道賤霸功而春
秋有取乎桓文者救時也齊桓既沒宋襄無成而楚暴日肆其
時陳蔡鄭許曹衛齊魯大小諸國皆靡然從之使無晉文城濮
一戰則諸侯並受其殃豈止於周宋且周室必被其禍何待于
問鼎讀者取僖十九年至此年經傳比屬觀之其時事可見矣
霸業雖卑然必以力假仁義乃能服人晉文致霸之大略須於
此傳細求其作用即如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名言也而曰
德義利之本是之謂假不但示讓是假其示義示信示禮只是
善政民畏不足語於善教民愛即此察霸功之假由此求王道
之眞一閒之隔天淵判焉識此意者可與讀春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辨義乞楚伐齊宋者魯也楚率諸侯圍宋而公諸會侯盟于宋合力從楚以困宋也直筆書之罪無可掩矣

歲次己丑

正月戊戌朔 辛亥巳初 雨水
二月戊辰朔 辛巳巳初 春分
三月丁酉朔 辛亥亥正 穀雨
四月丙寅朔 壬午夜子初 小滿
五月丙申朔 甲寅辰正 夏至
六月丙寅朔 乙酉戌初 大暑
七月乙未朔 丁巳丑正 處暑
八月乙丑朔 丁亥亥正 秋分
九月甲午朔 戊午卯正 霜降
十月甲子朔 戊子丑正 小雪
十一月癸巳朔 丁巳未初 冬至
十二月癸亥朔 丙戌夜子初 大寒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辨義侵曹伐衛用狐偃之謀也其謀與齊桓將伐楚先侵蔡相似一報嫁姬之嫉一報不禮之怨私心也然一欲藉蔡潰以張魯楚之威一欲藉侵曹伐衛以解圍宋之急情事不同而用謀則一先侵曹以致楚而楚不救再伐新昏之衛以致之故兩書晉侯而情見矣衛侯出居襄牛後案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辨義買本奉公命爲楚戍衛以拒晉今楚救衛不克而公懼殺買以說晉既誣以戍衛之非公命又謂楚人曰不卒戍則買兩受其誣特書不卒戍刺之著其誣殺公子以媚楚而說晉之隱情自露矣刺者無可加以罪而遣匿傷之義同刺客之刺公羊謂內諱殺大夫既曰刺之又曰諱殺是無異於刺人而殺之語人曰刺之也非殺之也兒童之見不如是之謬已

楚人救衛

辨義衛新昏于楚晉伐其所必救故楚人救衛再來救之晉人所以舍衛而入曹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于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

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
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
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
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辨義齊秦喜賂必告楚舍宋楚怒分田之頑必拒齊秦而相激
怒能無戰乎杜注誤矣入曹而數其不用僖負羈乘軒者三百
人即曹風侯人所刺近小人也數之未嘗不正報施亦未爲失
義然執曹伯而分田畀宋人則非禮之極緣其知楚愛曹衛故
加之横逆以頑怒楚致其來戰蔑宋急可解求諸齊桓行事未
用此機變先儒指爲譎而不正信然矣胡傳云曹伯羸者未御

三一

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辭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
暴矣孫明復曰執曹伯不歸于京師畀宋人使自治之甚矣今
按晉侯出師爲宋告急而來非爲曹不承晉政來也修辭令于
曹何解於楚圍執曹伯歸京師何救于宋急蓋曹衛之罪在于
從楚楚之大惡在於援諸侯以圍宋使晉侵曹伐衛而楚釋宋
則曹衛亦免矣今晉告楚釋宋而楚不許告齊秦同戰楚而齊
秦未可論其時事者必設身處地別有正大之舉措使楚必去
宋以全曹衛或齊秦不合力而晉能獨摧楚鋒以解宋圍斯可
矣如束手無策而但曰晉不宜執曹伯畀宋人則惟有絶宋而
已絶宋則宋必服於楚而與諸侯並聽其號令其爲諸夏之憂
不可勝言矣凡標紙上之空言無制事之實際斷不可輕心論
古此非爲晉文護短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傳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
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
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
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
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
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
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

三二

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
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
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
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
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于楚子玉怒從
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
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
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
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
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侯歸父崔夭秦

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辨義己巳四月四日晉主戰故書晉侯齊宋秦助戰故書師楚稱人不以臣敵君也楚師敗績嘉克強敵也城濮之戰其懷璧安夏如救楚極溺必不可少晉君臣惟志主于必戰故私許復曹衛不言楚請且拘宛春以怒楚然曹衛之田義應許復曹衛

三三

絶楚亦於理應絶雖是謀畧而五霸假之皆未能免此故此戰情事不得謂之譎細讀傳序晉君臣語言行止即可見之酅山名其山險阻楚背酅而舍負險也然車戰利平不利險故輿人謂我據田原夏草每每以食馬軍棄險就平以絡陳不與楚爭險是謂舍舊謀新下稱陳于莘北是也杜注似誤

楚殺其大夫得臣

傳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辨義得臣自伐陳城頓進爵令尹遂以善戰善陣自負敢抗命專兵必求為之強戰以取敗此得臣之罪也官匪其人使之主兵者楚子之過也書楚殺其大夫得臣則兩義皆見矣臧文仲知其不臣蔿賈嘗譏其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今楚殺之乃是之福非以一眚掩大德可比然使其不死必恥敗而棄疾于晉故晉文有莫余毒之喜豈可因此譏楚之不應殺得臣乎此傳

三四

錯簡在盟踐土下今遵經正之

衞侯出奔楚

傳衞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辨義此傳雜于出入三覲之下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之上蓋左氏因傳言奉武叔受盟遂移此與盟于王庭相亂不知衞侯聞楚敗即自襄牛出奔楚且知晉既敗楚釋宋圍必盟諸侯遂使道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而身仍居楚故傳詳序之爲經稱衞子之案其文甚明今如經正之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

傳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當作三日）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三五

辨義甲午四月二十九日衡雍踐土皆鄭地近于王畿萬二千五百家爲鄉每鄉按戶役民三日作王宮蓋王聞楚捷有命勞軍故甲午至衡雍之後先作王宮于踐土五月十一日丙午晉鄭盟于衡雍之後天王至于王宮十二日丁未獻楚俘十四日己酉王享醴命宥乃策命晉侯爲侯伯十八日癸丑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是踐土之盟較齊桓衣裳諸會益有光矣傳訛癸丑爲癸亥雖亦五月二十八日自當從經傳文又訛三日爲三月杜注以爲城濮役之前三月是作宮自二月始其時豈能豫知勝楚王出勞師而作宮乎

陳侯如會

辨義既盟之後陳侯乃至故言如會而不言盟書之以著從楚之諸侯皆屬於侯伯也前此陳侯請修桓公之好會盟于齊遭楚人伐之圍之不得已而從楚今諸侯有伯而陳亦如會斯亦不失本心而異于迷復者矣

公朝于王所

辨義王所即王宮猶言行在也在會之諸侯皆朝王經書公朝據魯史言之楚蠻擾夏列侯靡然從之誰復知有守府之天王今晉師克捷天子勞軍策命侯伯賜之彤弓使敬服王命以綏四國而來會之侯氏相與要言同獎王室因於咫尺之近仰瞻天顏自入春秋以來百年間所僅見之盛事也胡傳乃謂春秋

三六

以王所非其所爲貶竊謂王者以四海爲家昔宣王田而吉日
美之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其自將以平淮夷常武美之曰截
彼淮浦王師之所然則警蹕所駐何非王所而必方嶽爲常所
拘迂極矣此亦算字害辭之過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傳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
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
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
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
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

三七

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
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
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
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
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辨義衛侯倚楚之新昏怨晉不許盟志欲與楚因而國人出之
居于襄牛及聞楚敗遂出奔楚故同于失國之君稱名曰衛侯
鄭自楚復歸于衛罪其奔楚也當其使元咺奉叔武受盟寄百
里之命也叔武不負寄命之重故經書衛子予之也或訴元咺
曰立叔武誣之也傳紀晉侯振旅在七月經書衛侯自楚復歸
在六月傳特申之曰晉人復衛侯是晉文因叔武既受盟于踐
土即復衛侯以踐前私許之約事理甚明胡傳用公羊之說
謂晉文懷憾逐衛侯立叔武果如其說叔武既立爲君受盟王
庭位已定矣晉人必不復衛侯豈肯聽其自楚復歸而不問聖
人又豈肯以晉人逐兄立弟爲是而於叔武稱衛子哉至於復
歸入國之際前驅殺叔武雖非衛鄭本心然前已聽讒殺角今
甫入而殺叔武雖枕股而哭又殺歂犬不足解元咺之疑所以
奔晉而訴之也經書元咺奔晉另起下案讀者以本傳敘事爲
據則橫議不能惑矣

陳侯款卒 穆公辛子共公朔立

三八

秋杞伯姬來

辨義伯姬僖公之姊桓杞公之母也桓公上年來朝爲公所卑
帥師入杞此之來寧殆爲謝過而來書之以著公待杞之無恩
也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而況同父者乎

公子遂如齊

辨義齊桓既沒齊魯即棄好携怨今同盟踐土故公歸即遣遂
如齊通聘復歸于好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傳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
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

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刑賞之謂也冬會于温討不服也

辨義壬午六月十七日丙申七月二日此段與會温無涉然事關城濮且有徵會討貳之命故如傳序次而合載之陳共公稱子未踰年改元也秦稱人秦伯不親至也討不服許不赴會衛侯雖至而不與會以元咺訟之故也

天王狩于河陽

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三九

辨義河陽晉地也天子會諸侯以講武曰巡狩宣王復古之詩曰東有甫草駕言行狩是也以諸侯見者未狩之前牧伯以諸侯朝見詩稱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是也此是復先王講武之制以會諸侯春秋時之所僅見但事由晉文因會温而召王故特書天王狩于河陽左氏述仲尼之意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是也然須知諸侯會温在前王狩河陽在後蓋晉文因會温而召王既會之後乃以諸侯見且使王狩經傳甚明也梁穀于會温曰諱會天王謬矣左氏於狩河陽曰非其地亦謬矣巡狩者巡所守也不言守而言狩者天子巡者所至必蒐閱武以張皇六師設王巡晉守因而講武河陽胡爲不可而必曰非其地也哉

壬申公朝于王所

傳壬申公朝于王所

辨義壬申十月九日朝于王所又在行狩之後如小雅瞻彼洛矣乃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之詩其曰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即傳之以諸侯見且狩也次篇爲裳裳者華集傳謂諸侯美天子乃行狩既畢朝諸侯以燕賜之即此經所謂朝于王所者也此時晉文初霸自謂方伯率諸侯請王行狩所以修侯職震王靈威中外甚美也然至尊奉行典禮非臣下所敢召請使爲之令人卜朔招賓曰召客使名位相懸故令不敢以施之暂撫況至尊乎經削召請不書以尊天王所以謹扶命之防杜探懸之漸者義嚴而慮遠矣

四十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辨義子告父臣訟君執理雖正而干犯名義罪在不赦所以扶三綱正倫紀故易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衛鄭醜說殺角罪也究亦君殺臣與父不以其罪殺子同耳叔武忠於君命有功無過而殺之大罪也然由衛鄭不能約束前驅以致誤此其情理易明當元咺訴于晉晉君臣如明于禮法宜入告天王簡命賢

臣訥於衛之臣民務得其實情因而酌衛鄭情罪之輕重貶爵可也削地可也廢之而別立賢君可也若使其君臣對質直其臣而囚繫其君則斷乎不可今衛侯與元咺訟或爲輔或爲坐或爲大士則居然兩造庭訊矣既訊之後若請處置于王猶少得體今衛侯不勝或殺或刖或免則居然斷獄斷罪矣且以衛侯爲被訴之首惡執歸京師寘諸深室則居然伸臣冤治君罪納之囹圄係用徽纆矣甯子職納橐饘居然要犯囚禁聽覲隨送飲食矣此不必有私憾于衛君而處置顛倒大乖紂逆王憲之任故奪爵而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深罪之也元咺犯義縱以得實不治其罪而臣訴其君君臣之義已絕宜放之他

四一

國豈可使其靦顏再立于衛朝今乃縱咺歸衛立公子瑕是使健訟之人得挾訐告以廢君立君乃大亂之道而晉人昧然爲之故元咺歸衛特書自晉復歸若縱惡長姦之由晉而嚴罪之也此傳敘事明切雖敘而不斷然本之以讀經其取義最易見公穀支離不足述也此傳應在王狩河陽公朝王所後左錯簡在前今如經正之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傳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辨義丁丑壬申後六日圍許即會溫所稱討不服遂者繼朝王之後當晉定衛獄之際也曹伯亦服于楚者用失國之法稱名與名衛侯同筮史貪貨受託固有罪矣然其言于晉侯者語皆合理其稱與衛偕命而不偕復指六月衛侯復歸而言晉侯聞而悅之亦可謂從善改過不貪許復之前言故書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著晉復曹之信近也侯獳小豎耳其貨史以求復君與頭須竊藏盡用以求納重耳相似皆臣妾之忠愛

四二

非曹伯知情非晉侯受賂事理之是非又當別論胡傳謂春秋罪曹伯以賂得國而名之以嚴義利之辨正性命之理特議似濶大今據傳讀經未見其確也史稱紂囚文王于羑里閎夭之徒求美女文馬九駟因費仲獻紂以贖文王此出臣子愛君憂國之至情豈得指此譏文王以賂免乎

附傳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辨義當是時楚狄並爲諸夏之患既敗楚即爲禦狄之計自不可少衛武公當東遷之初作抑戒曰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

用戒戎作用遏蠻方所以謹侯度戒不虞也霸者擧動亦近似之不如是又何以霸

歲次庚寅

正月癸巳朔丙辰未正雨水

二月壬戌朔丙戌未正春分

三月壬辰朔丁巳寅初穀雨

五月辛卯朔[四][酉]戊子寅正小滿

五月辛卯朔己未未初夏至

閏月庚申朔

六月庚寅朔辛卯子正大暑

七月己未朔壬戌辰初處暑

八月己丑朔癸巳寅初秋分

九月戊午朔癸亥午初霜降

十月丁亥朔癸巳辰初小雪

十一月丁巳朔壬戌戌初冬至

十二月丁亥朔壬辰卯初大寒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辨義杜注介東夷國也蓋亦魯之封牆所轄者葛盧介君之名與附庸同也不言朝公在會也餘解見後

公至自圍許

辨義不稱至自會溫而稱至自圍許以單功告至也會霸主之功以爲己力僖公行事見於經者多如此此魯人所以爲之作頌也豈皆公本意亦三桓之主持爲多耳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傳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子男可也

辨義端不開漸不可長故亂之所生惟禮可以已之翟泉之盟謂尋踐土之盟可謂鄭可伐而會謀伐之以行霸討亦可然天子之卿大夫不與列侯會盟尊王也列國之卿大夫不與公侯會盟尊君也其或有世子及卿大夫盟與盟者必有故焉今翟泉在洛陽王城之地王子虎盟諸侯之卿大夫於此而魯公往會則王室之尊下降焉列國大夫之專擅起執國命由自此盟爲之兆焉此春秋時事之變局而於晉文主盟之初見之故會不書公王子虎暨諸國卿大夫皆貶而人之所以謹諸履霜之始也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蓋文有脫漏耳杜注徵者之說不足據也左置王人而但云卿不書豈識經意者哉

秋大雨雹

傳秋大雨雹爲災也

辨義雨雹曰大其傷稼殺畜可知故曰爲災劉向曰雹者陰脅陽也然則繼翟泉盟而書之示警深矣

冬介葛盧來

傳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辨義陳君舉曰介一歲再至其意妄在于故亟書之介人侵蕭識有以來之也今按先王封建大小相維而各守王章名分截然無相擾害至於衰世強凌弱衆暴寡則屬在小國亦思倚強附大以逞其吞爭之志陳氏之說得之仍不言朝一歲再至于禮爲煩且其志不在朝也張子曰物吾與也今聞牛鳴而辨其意亦古人格物理盡物性之一事葛盧必有所傳而後世失之附紀于傳好古之志博文之助也

歲次辛卯

正月丙辰朔 辛酉戌正雨水
二月丙戌朔 辛卯戌正春分
三月丙辰朔 壬戌巳初穀雨
四月乙酉朔 癸巳巳正小滿
五月乙卯朔 甲子戌初夏至
六月甲申朔 丙申卯正大暑
七月甲寅朔 丁卯未初處暑
八月癸未朔 戊戌巳初秋分
九月癸丑朔 戊辰酉初霜降
十月壬午朔 戊戌未初小雪
十一月壬子朔 戊辰丑初冬至
十二月壬午朔 丁酉午初大寒

四五

三十年春王正月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聞晉之有鄭虞也

夏狄侵齊

辨義晉發作三行以禦狄狄當不畏之今乘閒竊發以侵齊者閒晉之侵鄭也晉爲方伯不能忘私憾以侵小狄本貪惏能不逞私欲以擾夏乎故書狄侵齊而霸主之威信不可立見矣晉侵鄭不書歸重圍鄭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辨義元咺訟君犯義又君在立君其罪可殺然由衛侯賂周冶殺之故先書衛殺再書衛侯鄭歸于衛著其非其罪用義殺而使人陰賊之也不去其大夫著其爲臣不臣而尊國立君自逆辜也咺不得立瑕瑕不得私受衛于咺故不得正其爲君而稱公子殺咺則必及瑕矣衛侯歸衛而斥名賤其賂臣求納也桓文皆以力假仁然孔子稱齊桓正而譎不晉文譎而不正者譎與假有辨假者僞于爲善而不誠譎者巧於爲惡而不露即如譚不禮於桓而滅之惟其機淺故其露惡衛無禮於文而酖之惟其機深故其惡隱明加滅國之禍其禍大於酖身陰行酖人之毒其毒慘於滅國蓋譎本天資而加之以習慣則機變益巧聖人蓋有以觀其微矣

晉人秦人圍鄭

傳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于楚也晉軍

四六

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害所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至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于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四七

辨義鄭自晉敗楚之後使子人九行成欒枝既入盟鄭伯二君又盟于衡雍於是盟于踐土會于溫鄭伯皆在何嘗貳于楚而翟泉之盟誅伐鄭蓋謂鄭雖從鄭(晉)而貳心于楚耳設鄭果叛盟即楚既于翟泉會謀即應糾合諸侯聲義以責之今乃先侵鄭以觀可攻與否旋連秦軍以圍之觀燭之武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此明指晉貴無禮于鄭以動秦伯秦伯會意不但解圍又且留戍鄭乃逆公子蘭以求成于晉晉亦釋憾許之不復言其貳楚矣傳先稱以其無禮于晉次及且貳于楚將表圍鄭之舉起于晉之挾憾故經首晉次秦皆斥而稱人斥其挾嫌討以快恩讐而托言貳楚假義賊義也

介人侵蕭

辨義杜注蕭宋附庸張元德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今攷介在東夷蕭隸諸夏侍交魯以侵蕭虎兕出於柙是誰之過致此經旨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傳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辨義隱桓莊之世經書王使至魯者歸賵一錫命一求賻一求車一來聘五而魯以如京師書者絕無焉自莊二年以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餘載至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又自隱桓莊閔至僖三十年以前共九十三年未嘗書卿自僖三十一年四月四卜郊爲始歷宣成襄定哀以郊書者遂有其九嘗本是觀之禮記明堂位稱成王以

四八

周公有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故孟春祀
帝于郊配以后稷祭統又稱成康賜以重祭外則郊社內則禘
嘗皆漢人記禮者所附會何也記稱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
之位是稱周公制禮所定明堂朝見之位次故曰天子負斧扆
南向而立其來朝之三公諸侯伯子男及九夷八蠻六戎五狄
九采各有位次又申之曰此周公明堂之位其文極明解者指
爲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朝諸侯並稱成王賜禮樂以世
祀之妄甚矣大抵明堂位自明諸侯之尊卑以下祭統自鼎有
銘以下皆漢人申以說己又雜取所聞于魯衛後世之事附會
言之况與前文廻不相蒙今本此經及閟宮作頌雖意旁考經

四九

傳史書魯有郊禘始于僖公其事甚明無可疑者史記魯世家
惠公卽位于平王三年卒于四十八年既在東遷後矣外紀初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其
後處魯爲墨翟之學然則惠公以前魯無郊禘况王使角往而
公竟止之則平王未允其所請可見也禮運孔子曰我觀周道
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魯
僭郊禘在周道傷于幽厲之後王轍以東與外紀所載無異也
公羊傳昭公謂子家駒曰季氏無道僭于公室駒對曰諸侯僭
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哉駒曰設兩觀乘大
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使魯當

開國之初受禮樂之賜于先王子孫世守則與春秋之世諸侯
大夫私相僭竊者迥異駒爲魯臣祖宗故事豈不知之何得爲
此言以復其言昭公素稱知禮何故竟無一言以折之也禮諸
侯不得祖天子今魯人作頌上遡后稷所由生至於文武無非
侈陳其盛設郊禘大禮出自前王酬勳之特典寧不極意鋪張
而閟宮述成王之告叔父止云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
周室輔其大啓之宇亦止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春秋傳
祝佗語萇弘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爲睦分魯公以大
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使之職事于魯以
周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

五十

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其言與魯頌所述
相彷而皆不及郊禘則成王無非分之賜甚明也魯自伯禽以
下莊公以上誰非周公之孫承祀之君而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享以騂犧獨稱莊公之子爲之作頌可見魯僭郊禘成于僖之
末年卽春秋所書合諸頌稱眉壽保魯其時世情事無不符也
昔商人爲高宗特建不遷之廟而作殷武閟宮末章與殷武末
章正同蓋僖公既行郊禘特建后稷之廟故曰新廟奕奕矣斯
所作其非舊有而復修之明矣又按駉詩之續序曰季孫行父
請命于周史克作頌行父之見春秋如陳如晉當文公六年則
僖公之季已爲卿秉政其請命于周不但請頌并請郊禘殆因

周公來聘使公子遂因報聘以請命旣得請遂自周如晉以晉爲盟主不敢不告也昔周公留相王室食采于周者亦公之子孫魯人所爲因周公以請與傳叙魯公享禮豐備而周公辭以國君文足昭武可畏則備物象德彤璽獻功明有歸美僖公許之助請大禮以光先烈之意然則魯有郊禘惠公請于平王而未允僖公請于襄王而事成主其事者行父助之請者周公閱奉使者公子遂作廟者奚斯作頌者史克而漢人指爲成康所賜謬已又按啓蟄之郊與冬至郊天不同家語定公問曰古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大報本反始故以配上帝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至於啓蟄之郊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公曰其言郊何也曰兆郊于南所以就陽位也于郊故謂之郊今按公首問郊祖配天故子以本天本祖告之其非諸侯所敢僭明矣次問郊之莫同子又告以郊之祭本爲迎長日之至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至于啓蟄之郊則又祈穀于上帝二者實天子之禮魯無冬至大郊之事而又兆郊于南祀稷配天名雖託于降殺禮實僭擬天子聖人之言雖不廹切而義極嚴正如此公又問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天子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卜之日王親立于

澤宮以聽誓旣卜獻命庫門之內將郊天子皮弁以聽報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入國門氾掃清路行者畢止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旣至泰壇王脫裘服袞以臨燔柴戴冕藻十有二旒凡此皆冬至大郊之事魯人所無故閟宮止言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漢人附會于明堂位之下稱成王賜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不亦舛乎

歲次壬辰

正月辛亥朔	丁卯丑正雨水	七月己酉朔	壬申酉正處暑
二月辛巳朔	丁酉丑正春分	八月戊寅朔	癸卯申初秋分
三月庚戌朔	丁卯申初穀雨	九月丁未朔	癸酉夜子初霜降
四月庚辰朔	戊戌申正小滿	十月丁丑朔	癸卯戌初小雪
五月己酉朔	庚午丑初夏至	十一月丙午朔	癸酉辰初冬至
六月己卯朔	辛丑午正大暑	十二月丙子朔	壬寅酉初大寒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辨義曹伯前復悅于義也而濟觀裸浴之宿憾未平將據曹田爲己物諸侯必離於是分賜以市德蓋新得諸侯必親其共雖

館人之賤亦如見其譎矣書曰取濟西田非其有而取之也經書公子遂如晉取諸晉之所分而往拜之也周室分土惟三之制伯七十里使分曹之食地於諸侯則曹無以爲國矣王制每州皆有閒田以待封使就近之國主守之此濟西田蓋王制之閒田舊爲曹所主守遂爲曹所私佔故稱濟西田而不繫國則晉竊慶地之權魯受分地之賜厥罪維均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傳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辨義卜郊卜日也凡卜日旬內曰近日旬外曰遠日吉事先近日凡正月啓蟄之郊用上辛不卜日暮春仲夏季秋之郊先卜上辛不吉再卜中辛又不吉再卜下辛然禮盡于三使三卜不吉則出月矣今瀆以四卜仍然不從神之不聽甚矣蓋昊天至尊分不得與之相接而僭祀之是將獲罪於天宜神之不聽也帝牛已卜曰牲必在滌三月今因卜日不從而不郊故免牲出諸滌而縱之也左謂牲成卜郊爲怠慢妄矣天子四望而魯三望亦降殺于天子之意公羊謂泰山河海鄭氏謂海岱淮就魯封域所近言之義皆可通然諸侯祭境內山川各就祭于其壇墠也若因類而望因柴而望因郊而望是於五嶽四瀆各向其方望而祀之此天子之禮而侯氏僭用之可見其無知妄作之

五三

至矣免牲曰乃者著其雖不郊而仍懷褻吝不舍之心也三望曰猶者著其仍行執迷以遂過也試觀魯人頌僖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其敢於矯誣天祖若此何惑其甘蹈僭竊之罪而不畏哉此魯人僭郊之始不于正月而在四月者上冬因周公來聘始如周請命既得請選牲卜牲尚需時日故舉行於四月緣春夏祈穀于上帝亦郊之類也

詳見首卷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辨義伯姬杞桓公母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桓公繼立于茲八年此來求婦殆爲桓公求妾也昏姻不通以媒妁而母來求之豈禮也哉自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至是四十一年老矣其越禮來婦蓋因杞小而迫于晉伯貶而降爲子前此來寧特爲子謝不共之咎今又藉甥舅之誼而重託庇焉此經亦後事之案也胡傳謂戒婦人亂政使無呂武之禍但母因歸寧爲子求婦豈同于預國政經旨恐不如是

五四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傳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

命祀請改祀命
辨義僖十二年齊霸役晨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惟狄難也至此
又二十年晉霸方新而狄圍衛遷于帝丘以避之霸政下于桓
矣凡遷地闕存皆浸衰不振之勢故周東遷而益竊不復宋南
渡而中原不復夏后相居帝丘而康叔示夢曰相奪予享示以
衛之享國止于帝丘也成公乃命祀相悉矣甯武子之言其知
非鬼不祭之義乎上祀先公之禮達于諸侯周公相成王所制
是謂命祀或指此爲成王作康誥之證舛已
附傳狄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
辨義前作三行以禦狄此作五軍由狄患之孔熾也當合圍衛

五五

觀之趙氏執晉政自衰爲卿始厥後狄裁而晉亦裂矣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後案
歲次癸巳 失閏三月
正月乙巳朔 壬申辰 正雨水　七月壬寅朔 丙午酉 初大暑
二月乙亥朔 壬寅辰 正春分　八月壬申朔 戊寅子 正處暑
三月甲辰朔 壬辰亥 初穀雨　九月辛丑朔 戊申亥 初秋分
四月甲戌朔　十月辛未朔 已卯寅 霜降
五月癸卯朔 亥 正小滿　十一月辛丑朔 已酉子 正小雪
六月癸酉朔 乙亥辰 初夏至　十二月庚午朔 戊寅未 初冬至
三有十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穆公蘭立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傳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辨義狄既有亂衛宜告諸方伯及鄰封討其圍衛偪遷之罪庶
幾取亂攻昧之師矣今潛師侵掠是不能聲其罪也狄請平而
及狄盟是但求兩釋前憾不能服以義也晉作五軍以禦狄而
視衛之存亡不關休戚焉豈知天下之大計者哉經意罪衛亦
以罪晉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晉侯重耳卒 子襄公驩立
傳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

五六

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辨義杜注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其說是也
附傳三十二年春楚鬭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辨義楚自敗于城濮之後未攘諸夏今請平于晉以通好而楚
自是進於夏矣觀後事自見
於是失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
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
則不悖
辨義此傳舊在文公元年今移置此年者以此年失閏三月故
四月有己丑十二月有己卯下年四月有辛巳癸巳八月有戊

子也春秋失閏孟厥殄蔑莫甚於桓王之世及莊王之初次則
惠王時置閏每失之過早僖公四年當惠王二十一年自其年
閏九月之後傳紀辛亥朔日南至蓋幸其反正也居此三十年
皆未失閏而此年應閏三月又復失置故詳舉先王正時之法
以譏其非禮示人之意至爲著明左氏見文元年經書二月癸
亥日有食之知是朔日又見傳稱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遂指
爲閏三月之據因而移傳譏此年失閏三月之非禮者改爲譏
文元年閏三月之非禮當考後秦姜岌唐大衍元授時諸歷說
皆云文元年三月癸亥朔入食限是積經者誤三月爲二月與
隱三年己巳日食誤王正月爲王二月同也杜氏爲之說曰於

五七

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譏
竊謂不於僖末年譏其失閏而於文元年譏其補閏既非情理
况用傳稱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之定法推之僖三十
二年失閏三月故補閏於末年八月後若僖之末年法不應閏
天行有常達歷者所共知非杜氏曲說所能遁飾也又推得文
元年於法應閏八月而經書冬十一月丁未楚商臣弑其君今
推得十月己丑朔申正交霜降十九日得丁未是當時以閏八
月作九月以九月作十月而以十月作閏月此司歷者之小誤
也設文元年十月後無閏則經於二年書二月甲子三月乙巳
四月己巳八月丁卯皆不合如十月後已閏春閏三月冬閏十

月果當時實事有之乎抑杜氏率臆妄言之乎以閏正時之法
專恃中氣凡置閏之後月必中氣在月朔是謂履端於始序則
不愆凡兩閏之中年必中氣在月望是謂舉正於中民則不惑
凡置閏之前月必中氣在月晦是謂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從因
氣朔盈虛相推以置閏而自朔至晦十二中氣必不得出本月
其法則傳文履端舉正歸餘三語盡之杜注妄解猶多從之不
可不辨也此傳當在經書王正月後

歲次甲午　補閏八月

正月庚子朔丁未夜子初大寒　八月丙寅朔癸未卯正處暑
二月己巳朔丁丑未初雨水　閏月丙申朔甲寅寅初秋分

五八

三月己亥朔丁未未正春分　九月乙丑朔甲申巳正霜降
四月戊辰朔戊寅寅初穀雨　十月乙未朔甲寅卯正小雪
五月戊戌朔己酉寅正小滿　十一月甲子朔癸亥酉正冬至
六月丁卯朔庚辰未初夏至　十二月甲午朔癸丑卯初大寒
七月丁酉朔壬子子正大暑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
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
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
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

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
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
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
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
東段一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
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
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段第二 及滑鄭商人
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
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
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

五九

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
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
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
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辨義秦師本謀襲鄭知鄭有備而流毒于滑傳稱滅而滑還經
以入滑書之勢不能越國以圖遠而肆其凶殘故不著帥師之
氏名外之如狄人介人之類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
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
稷之衛也
辨義聖王在上戢干戈櫜弓矢肆懿德於時夏於是列國之君
相與禮尚往來忠信以修邦交之好朝聘以將愛敬之誠而文
之以禮樂所謂天下有道行有枝葉也衰亂之世小役大弱役
強爭奪搆怨日尋干戈其間相朝相聘者或役奔走以會時事
或應徵求以輸賄幣或藉盟誓以結黨援或飾辭令以禦詰責
則禮樂之意微而信睦之道缺矣自城濮之後怨爭少息齊魯
皆山東望國前此公子遂如齊所以釋怨講好今齊侯使國歸
父來聘禮成于郊勞贈賄而加之以敏蓋亦聖人所取也然臧
文仲不勉其君強于自治而但勸其服於有禮則謀國不臧甚

六十

矣閱後事可見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公羊無師字

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
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
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
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
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
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
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
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

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辨義秦穆自以違蹇叔不替孟明爲己罪而作秦誓孔子删書取之則殽之敗聖人罪秦不罪晉可知已蓋秦既盟鄭留戍而又欲藉戍襲鄭過周而無禮于王襲晉而不哀其喪此罪甚秦者也晉爲方伯襄承父重秦乘其新喪越境襲國輕天王貌覇命伐其同姓而晉人禦之則過不在晉矣且秦起西陲據豐鎬其關於東諸侯以晉爲之蔽耳秦雖強不能横行于東諸侯以晉之強足以制之耳是殽之敗秦不惟有功晉國亦有功於東諸侯此尤天下之大勢也設晉襄當此能舍其背殯士之盟忘同獎王室無相害之誓告天子率同盟禦諸境内既獲三帥獻俘京師以正入滑之誅庶幾殽之役繩武於城濮矣今爲其君謀者但曰天奪我而已所興者私屬之姜戎而已所以敗之者扼敵于險而已故書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著其所以謀與秦者不過爲一國之強弱計非能繼方伯之職伸糾逖王慝之

六一

大義是謂據事直書功過不相掩者也若夫諸侯之孝莫大於安宗社殄敵衆喪越境而禦之其墨以即戎雖禮之變亦聖人所恕但既敗秦之後宜速反喪服而遂墨以葬藉一時之權宜以耀軍功而變國俗則大不可耳張元德曰公羊無師字蓋得聖人之意竊謂特書秦師著其以貪勤民驅之死亡之地又著其輕脱無禮自取輿尸之凶也且秦本伯爵尉盟于王庭不得引敗狄于箕爲比例故仍從左穀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傳狄侵齊因晉喪也

辨義前因晉有鄭虞而侵齊此又因晉喪而侵齊可見其貪惏無恥乘閒竊發無時而忘擾夏也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辨義趙木訥曰僖公在位三十三年敗邾者三親伐邾取邾邑者二又以公子遂帥師伐之邾本魯附庸自列五等爲諸侯不屈于魯故必欲服邾邾終不制服也家則堂曰齊桓之没宋楚争覇魯乘之以伐邾歲至於再今晉文方没秦晉交兵魯又乘之而伐邾歲至于再毎乘伯國之多事而侵陵小國春秋備書

六二

所以貶也而說皆極明切自是以後邾莒杞鄫皆漸倚晉爲重而魯之邦域日益分崩離析矣

晉人敗狄于箕

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

六三

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辨義晉作三行禦狄又作五軍禦狄其備狄亦勤矣狄宜大畏之今不但侵齊而且伐晉緣其種類衆多貪利嗜殺或來或去飄發無常也自此狄敗狄後狄乃少知懲艾然因狄伐晉而敗之非揚彤弓之威以修安夏之職故書晉人敗狄于箕而不書僅言不了其能盡侯伯之道也先軫不顧而唾亦忠君愛國之心所激所謂直而無禮則絞者也晉襄能優容之頗有人君之度軫終不自安力戰而死亦是剛直之氣所激惜乎未學耳臼季以夫婦相敬如賓取冀缺可見古人觀人之法亦可見古人取士之法敬者德之聚此語尤爲精粹言敬則有用功次第在其中此皆三代時人之遺言文武之道未墜而在人於斯亦可見焉或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三語與孔子告仲弓相似疑左氏竊取聖言以成文非臼季實有是語誣矣郤缺爲卿亦未有軍行對其後三卿五大夫言之

冬十月公如齊

傳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辨義朝齊是用文仲之言以修好弔有狄師因時事也魯之諸臣不能輔其君修德自強而惟勉其君事齊以自託末矣書此以著僖公謹於事齊終始不懈自僖以後又漸改事晉矣

六四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

傳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辨義小寢燕息之地即安者沒于婦人之手乙巳十二月十二日是月癸丑朔初交大寒此八月後已置閏之據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辨義當氣寒之後霜不殺草而木果皆實著冬溫之甚地氣不東閉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于楚也

辨義踐土之盟諸侯皆從晉唯許猶從楚故二十八年諸侯圍之許仍貳楚故晉復合陳鄭伐之作稱人者不繇以德而專恃力為討貳則從晉楚討貳復從楚小邦何所恃哉

附傳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秩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

辨義鄭有君而楚強納瑕不義也紀之以志楚之肆暴既成陳蔡又從擾鄭也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軍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不然紓我遲速唯命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辨義詭詐是晉人習氣楚信譖以殺子上而商臣之志得矣

春秋深卷之八

文公上 名興僖公嫡子

歲次乙未周襄王二十六年

正月癸亥朔 壬午戌初雨水

二月癸巳朔 壬子戌正春分

三月癸亥朔 癸未巳初穀雨

四月壬辰朔 甲寅巳正小滿

五月辛酉朔 乙酉戌正夏至

六月辛卯朔 丁巳卯正大暑

七月辛酉朔 戊子午正處暑

八月庚寅朔 己未巳初秋分

九月庚申朔

十月己丑朔 申正霜降

閏月己未朔 午正小雪

十一月戊子朔 己丑子正冬至

十二月戊午朔 巳正大寒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辨義嗣君踰年必改元改元必始自首月朔不易之定制也君初薨即正嗣子之位爲喪主然一切文告及盟會之類仍稱先君之季年以行事此未踰年所以稱子也踰年改元即位則凡發政布令皆稱新君之元年以行事此改元所以稱公也隱自謂攝位莊閔僖皆有故不行即位之禮桓公弒立惟文公繼體爲得其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說見前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

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

辨義高息齋曰葬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天王惟有弔賵含襚之禮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於諸侯此論殆爲得之相面之術吾已有之豐下兩字聊是相士之言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傳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僖末年傳僖葬僖公緩

辨義諸侯五月而葬僖以十二月薨以四月葬非緩也左謂此年閏三月故曰緩杜氏又謂十二月乙巳公薨當在十一月因而連閏數之以爲七月而葬其失實益甚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辨義文雖僖之嫡子其先非誓於王以爲樹子者也今斬焉衰服未得見王受命而王使毛伯來錫命此與季唐時強鎮請留後即命爲留後者情事雖不同其爲王綱傾頹則一耳

晉侯伐衛

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辨義晉侯受王命爲侯伯錫以彤弓職當糾逖王慝襄公乃嗣其父職者也衛成不朝方伯其過爲小而背盟侵鄭伐綿訾及匡則有可伐之罪令襄告于諸侯而伐之又朝王請命故書晉侯伐衛許其修伯職也當其伐衛及南陽既覲行矣及聞先且居之言由南陽朝王于溫朝後仍至於師六月乃取戚故經書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也或見傳稱先且居胥臣伐衛遂謂經譏大夫專政殆非經旨此是晉襄既祥後之初政舉動尚有可觀嗣是而後浸不足觀矣

叔孫得臣如京師

傳叔孫得臣如周拜

辨義如周拜史文也如京師聖筆也翼翼京師萬國所朝宗也叔孫得臣天子之陪臣錫命大典而陪臣拜賜侯度安在哉

衛人伐晉

傳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君子以爲古 古者越國而謀

辨義衛本有罪可伐不受伐而更伐方伯故書人以罪之更伐我辭之謀儇變之巧耳可以爲古乎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傳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辨義晉取戚而疆其田怒衛不服而奪之八年春乃歸衛仍爲孫氏邑孫林父以戚附晉兆端於此公孫敖會之會疆田也此

大夫會諸侯之始亦公孫敖專君柄之始趙木訥曰三家之子孫雖自僖公而僖之世畧見構其及文公之初則已專盟會矣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横季孫氏自行父而侈敖慶父之子得臣彭生皆公子牙之孫行父季友之孫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從之江芈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

四

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太師且掌環列之尹

辨義頵弑兄商臣弑父以弑繼弑也書世子傷其天理滅絕踵而益甚也夫頵以多愛之故莫知其子之惡雖子上之直言忠諫而弗聽既立商臣又不知選左右參爵敖而潘崇為之師以潘崇之姦濟商臣之忍欲不弑君得乎此易所謂辨之不早辨者也圍以宮甲請食熊蹯不聽乃逼其縊死即加以惡謚不瞑乃曰成皆著其安忍之極也弑君父之賊必不循禮安葬何計葬後乃舉謚哉以謚于未殯之日譏左氏之鑿誤矣

公孫敖如齊

傳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辨義新君初立始聘鄰封常禮何必書為敖之專政而書也魯有三桓莫强於季氏而莫先於孟氏當莊公初立孟氏弄兵始於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浸致恃材圖立而有賊般弑閔之禍今文公初立孟氏之專政恣行始于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及如齊始聘返敖奔莒仲遂得政漸成殺惡及視之禍而政歸季氏故特書之以志其漸之所由來也邦交聘問王朝自有禮制若要

五

結外援好事鄰國藉此以衛社稷惟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之時往往有之故晉強則事晉齊強則事齊皆衰世苟且之術挾詐飾欺豈足語於忠信卑讓之道哉

歲次丙申

正月丁亥朔 丑初雨水
二月丁巳朔 戊午丑正春分
三月丁亥朔 戊子申初穀雨
四月丙辰朔 己未申正小滿
五月丙戌朔 辛卯丑初夏至
六月乙卯朔 壬戌午正大暑
七月乙酉朔 癸巳酉正處暑
八月乙卯朔 甲子申初秋分
九月甲申朔 甲午亥正霜降
十月癸丑朔 甲子酉正小雪
十一月癸未朔 甲午卯正冬至
十二月壬子朔 癸亥申正大寒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傳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辠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一段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二段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從師從之大敗秦師三段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辨義殽之役秦穆既引詩貪人敗類以責己而又逞報怨之心

六

為彭衙之師晉襄必欲示強親征禦之雖敗秦師豈足稱義戰書之以著兩國構怨殃民之罪也嗣是報復紛紛屢書不一又以著其好戰貪功不知悔禍也附紀狼瞫著其匹夫之勇死而無悔乃小人用壯者耳用之爭鬭即民賊也左稱為君子陋矣引詩皆妄王赫斯怒尤妄孟明懲於再敗增修國政重施於民志在用民強戰而趙成子稱其念德良由晉人狃於霸功不明義利之辨故識見議論如此蓋德義利之本是其病根故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耳春秋本傳自文公以下備紀詭深之辭正欲讀者察其蔽陷不至發事害政也

丁丑作僖公主

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又僖末年傳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辨義此用栗作藏主也練已過而作主將為親盡不毀之計而逆祀之故集議既定而作主是時得臣數逐專政而行父亦已用事三家皆始于僖桓僖親盡不毀則三桓皆得以軍功配享于其廟魯頌所謂三壽作朋是也

七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〇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辨義諸侯嗣立三年之喪畢乃朝于天子以受命晉方伯也公居喪未畢而以不朝來討設魯之執政有如子產其人必引禮

致辭遣卿侍命今公畏討如晉以致晉人輕之使處父盟公以
恥之與洩佗比衛于温原無異故處父削族正其以臣抗君之
罪亦以罪晉侯也然責人必先責己故削公如晉不書而及盟
不稱公著公之輕己狥人至於降國君之尊儕於大夫以取恥
辱是自失其位也左以及晉處父盟爲厭之杜注厭猶損也其
義不可曉又曰適晉不書諱之也及晉處父盟不諱而諱適晉
何異盜鈴者自掩其耳乎三月乙巳十九日四月已巳十四日
當從經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傳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
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辨義公未至故公孫敖往會敖專政也晉使處父盟公又使士
穀盟諸侯于垂隴齊桓創霸晉文繼霸皆未有此是晉襄儼以
天子自尊使其下大夫並于列侯曾不知六卿專政自是開其
端而列國大夫亦恃此貌其君此政在大夫之由也士穀在盟
所堪何事左說謬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辨義閔時不雨書夏大旱或秋大旱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
七月已歷四時則其間雖雩不應不言可見此非常之旱即非
常之災公羊以爲不書旱不雨之日長而無災妄已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傳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
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
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
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
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
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
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仲尼曰臧文
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
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辨義大事躋僖謂祫祭已祧未祧之羣主於太廟當其昭穆而
升僖之主於閔之上也凡兄弟相繼爲君不得分昭穆以亂世

次僖於閔不得爲子於莊不得爲孫也然同昭同穆之中其室
主之位次當論繼統之先後不論齒序之大小閔雖弟爲君在
先僖雖兄爲君在後其嗣世有時事在位有歷年必不可倒置
也今躋僖於閔上徇齒序之私息亂繼統之正位故曰逆祀此
句指釋經意其下文由於是至禮也述夏父弗忌之邪說仲尼
曰以下引聖言以證之仲尼是泛論臧文仲爲人傳於中取縱
逆祀一句以 證文仲惑於邪說弗忌詭稱新鬼大故鬼小而
曰先大後小順也是論齒序之大小不是分昭穆語意甚明左
氏不達于中增入論斷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上述禹不先鯀
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爲據是竟以閔爲父僖爲子也再引

宋祖鄭祖語並支離且旁及帝扱姑姊率意濶翻不成文理豈傳之本文有是哉故不書之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傳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辨義晉以方伯主兵非爲糾逆王慝而但摟合與國報已私怨是謂以秦伐秦其臣逆君之惡乃古之所謂民賊故皆人以賤之左指卿不書爲尊秦秦何德可崇而孔子尊之取義何在哉

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十

辨義此公子遂主事之始喪未終而納幣穀梁以爲譏喪娶頗得經意左氏以爲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凡君豈皆於即位後娶元妃不俟服闋哉杜氏曰此除凶之即位是代左飾非也

歲次丁酉

正月辛巳朔 癸巳辰 初雨水　七月己卯朔 己亥子 正處暑

二月辛亥朔 癸亥辰 正春分　八月戊申朔 己巳戌 正秋分

三月辛巳朔 癸巳亥 初穀雨　九月戊寅朔 庚子寅 正霜降

四月庚戌朔 甲子亥 正小滿　十月丁未朔 庚午子 正小雪

五月庚辰朔 丙申辰 初夏至　十一月丙子朔 己亥午 正冬至

六月己酉朔 丁卯酉 正大暑　十二月丙午朔 戊辰亥 正大寒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潰逃○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辨義晉襄紹霸不出會諸侯聲義以討楚之賊協力以制楚之暴而使大夫會六國之師伐沈是謂畏強禦而侮小寡寡不可以敵衆沈之民有潰散而已豈民之願逃其上哉人之以示貶著征伐之自大夫出由伐沈始也書沈潰著其竊君威暴小寡因自以爲軍功而擅寵位此時事之變局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十一

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也○禮

辨義踐土之盟虎奉王命盟諸侯於王庭不列名於盟載本非同盟也若翟泉尋盟春秋惡之故貶書人今以其卒來赴弔贈自有典禮而弔之如同盟是蔑王室於列國無復內重外輕之辨此時事之變局江河日下之勢也書王子著其親則王叔不書其爵著其不以職分交政於外侯然則侯國弔之豈得視如同盟哉左氏不達如字文意注曰禮也由其以同盟赴以名爲例也舊解謂王臣不當赴喪於列國竊謂王朝侯國有禮以辨異則名分截然設使吉凶之事漠不相交恐內外不若是隔絕也乙亥四月二十六日經五月蓋傳寫之訛

秦人伐晉

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辨義秦穆亦五霸之一經書其得志止於伐晉而又人之何哉穆公伐晉濟河封尸不過以雪前恥由此遂霸西戎不過闢土拓疆而於尊周室匡天下之功較之桓文百無一焉孔子刪書錄秦誓但不以人廢言而作春秋則未嘗節取其霸功以秦實無功可取故傳紀其用孟明之效止於霸西戎也孟明為人本不逮百里奚蹇叔之賢其才擬之管仲高傒狐偃趙衰之徒亦遠有不逮左氏矢口揄揚引詩以贊既極浮夸而詒謀燕翼引贊子桑尤為無理

十二

秋楚人圍江

傳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辨義自齊桓為貫澤之盟江之服從於諸夏久矣楚自城濮既敗以來未敢圍江此春晉人罪沈之服於楚合諸國大夫伐之故楚人亦罪江之服于諸夏帥師圍之蓋晉襄之不能聲義屈楚楚人已窺見之矣先僕救江不書師重處父帥師也

雨螽于宋

傳雨螽于宋○墜而死也

辨義後代史有書蝗飛蔽天者據其自下羣起言之此書雨螽據其自上下集言之蓋自上下集而至多者莫如雨故擬諸其形容曰雨螽也後代史有稱蝗起某界入某界者此書雨宋專就其入界言之入界而多如雨集則境以內禾稼立盡可知此時災之至重者左曰墜而死是春秋為宋志慶也妄哉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傳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十三

辨義此文公書如晉之始也魯周公之後晉唐叔之後周初分封同姓之國魯為宗豈有晉不朝魯而魯獨朝晉之禮上年晉討公之不朝使處父盟公以恥之此冬晉懼無禮于公又致公之如晉而盟之公之屈辱於晉若此由小役大弱役強積漸之勢然也當齊桓創霸之初不能致莊公久而後服焉然魯秉周禮猶不安於自屈至僖之事齊則自屈為常矣至文之並事晉則屈辱加甚矣自是以後遂習以為常而國君道長且惟恐朝之而不見納矣據事書之自魯而觀可以見國勢之日下自天下而觀可以見世運之日下蓋大侯放恣而小國困敝由王迹

之愈熄也晉賦菁莪儀然以小國受命於大國擬諸弟子受命於先師傲極矣公賦嘉樂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豈晉侯所敢當而泰然受之由是以推雅頌之不得其所又何怪乎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辨義書晉陽處父帥師罪晉也晉爲侯伯主盟中夏前遣先僕伐楚而江圍不解故以江故告于周而王叔桓公會師是奉王命討楚也晉襄當此宜奉王叔會諸侯張皇六師聲商臣弑父自立暴弱寡小之罪以伐之則大義伸而士氣奮會師方城之

十四

下楚必屈服何但解江之圍今晉侯不親行而陽處父帥師是王叔桓公夷於霸者之大夫而天子陪臣得奉天討以專征伐功小罪大此王叔會伐所以削而不書也

附傳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事在春

辨義杜注二年陳侯爲衛請成于晉

歲次戊戌

正月乙亥閏 戊戌未初雨水　七月壬寅朔 甲辰卯正處暑
二月乙巳朔 戊辰未正春分　八月壬申朔 乙亥丑正秋分
三月乙亥朔 巳亥寅初穀雨　九月辛丑朔 乙巳巳正霜降
四月甲辰朔 庚午寅初小滿　十月辛未朔 乙亥卯正小雪
五月甲戌朔 辛丑午正夏至　十一月庚子朔 甲辰酉正冬至
閏月癸卯朔　十二月庚午朔 甲戌寅正大寒
六月壬申朔 夜子初大暑

四年春公至自晉

辨義踰年乃還月正元日未得朝於祖也此如晉告至之始

夏逆婦姜于齊

傳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敬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辨義諸侯娶妻先遣卿逆則從父母家稱之曰逆女旣入於境君冕而親迎于所館則從君稱之曰夫人至正名定分也今卿

十五

不行而公親迎於齊故以逆婦姜書之凡士大夫之昏禮主人親迎於女家曰逆婦傳稱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是也凡逆婦之禮女家既告廟婦從壻降自西階升車於門外壻親爲御輪授綏乃先歸俟於門是旣受之於其父母而從壻安得不謂之婦名以制義義以制禮此亦其類也魯至僖公事齊惟謹今公之親迎意在媚齊然棄國君之禮從士大夫之禮非所以奉宗廟重世嗣反不稱公以示自卑失位也旣受之於齊又禮成於齊則是先配後祖故不復書夫人至自齊盡視莊公之書夫人入尤苟且矣左以納幣稱公子遂爲貴聘以卿不行爲賤逆謬矣賤逆亦當書逆女而可書婦姜哉且允信也信事人所以成

婦順故祀出曰不允不成婦順故也姜氏於魯非有文姜哀姜之淫行其大歸于齊哭而過市魯人謂之哀姜哀其罹禍不終非由不允祀出而謂之出姜不允其謚尤謂甚讀者辨之

狄侵齊

辨義書狄侵齊者至是而四著其爲諸夏之患益甚蓋不但王綱愈墮而霸威浸亦不振時事之孔亟可知已

秋楚人滅江

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辨義晉以伐沈挑釁于楚楚卽以圍江報之晉之伐楚救江雖暫解一時之圍而不能奉王命合諸侯聲義屈楚楚人所以肆志滅江無所顧忌也當是時主霸盟者既無桓文之君其臣謀國者亦非復管隰狐趙之流而狄楚遂致交横時事安得不日下也秦初稱霸故自懼不能救同盟左氏引詩以贊諺哉

晉侯伐秦

傳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辨義晉主尊攘之盟狄侵齊不問楚滅江秦伯猶以同盟矜之晉襄全不引爲己恥亟亟修怨報王官之役故以狄侵齊楚人滅江晉侯伐秦比事書之辠其濫襲侯伯之職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辨義邦交來聘常禮可不書書之以表甯俞也周室既衰諸侯僭竊雅頌之入樂不得其所久矣俞今於公與客宴之際因賦湛露彤弓推原其本始以曉聲述讀陪臣來繼舊好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三語大義凜然千秋毅然賢者識其大者其此類乎孔子自衛反魯亟亟於正樂此物此志也當合齊國歸父來聘觀之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傳冬成風薨

辨義隱二年夫人子氏薨繼室聲子也隱雖欲成仲子爲夫人而天王來賵稱惠公仲子考宮雖僭六佾仍稱仲子之宮不稱夫人也桓文姜莊哀姜雖大義應絕然其始娶皆君夫人若妾卒稱夫人則自風氏始也蓋魯僭郊禘始自僖公而其後雍詩遂徹於三家之堂魯亂嫡庶之分始自文公喪僖公之母而其後敬嬴定姒齊歸弋氏遂援爲尊母之例大抵三桓爲世卿皆由

僖公故既逆祀以躋僖又踰分以尊僖母也
附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衞以爲衞之良也故免之夏衞侯
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
歲次己亥
正月己亥朔癸卯戌初雨水
二月己巳朔癸酉戌初春分
三月戊戌朔甲辰辰正穀雨
四月戊辰朔乙亥巳初小滿
五月丁酉朔丙午酉正夏至
六月丁卯朔戊寅戌初大暑
七月丙申朔己酉午正處暑
八月丙寅朔庚辰辰正秋分
九月乙未朔庚戌申正霜降
十月甲子朔庚辰午正小雪
十一月甲午朔庚戌子正冬至
十二月癸亥朔己卯巳正大寒
十八

五年春王正月正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辨義賵死之禮珠玉曰含車馬曰賵含爲重賵次之惠公仲子
但稱歸賵此則歸含且賵著其禮已重而又加厚賈服解爲一
人兼兩使書以且譏之誤矣書歸惠公仲子之賵猶正名爲妾
書歸含且賵于夫人風氏此之後是竟尊爲魯君之祖母嫡夫
人而特加優異矣果嫡夫人禮無僭踰况妾母乎榮叔天子之
上大夫也召伯方伯之總領也列國之事霸主夫人薨士弔大
夫送葬廣妾則否今侯氏之妾僭稱夫人王不能正名分以糾
其慝而使榮叔歸含且賵是天子之上大夫賤於列國之士也
又使召伯來會葬是方伯之總領卑於列國之大夫也明王奉
若天道以君萬邦者必不若是矣
夏公孫敖如晉
辨義公孫敖如晉拜會葬也高息齋曰王含且賵又來會葬捨
天王而謹事晉不待貶而惡見今按桓文之霸挾天子以令諸
侯故諸侯猶知尊王晉襄以後奔走以會時事者知有霸主不
知有天子故書王之含賵會葬於前書敖之如晉於後使人比
屬觀之其時事可見矣
秦人入鄀
十九
傳初鄀叛楚卽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鄀
辨義鄀微國耳其叛楚卽秦又貳于楚由四國無王小役於大
秦至從秦楚至從楚勢不由己也秦以其貳楚而入之國未滅
而力益困其後卒爲楚所并故楚昭畏吳之强去郢都鄀也秦
覇西戎志在拓土開疆自入滑不得志未能横行于東諸侯于
此入鄀蓋將南與楚爭雄此爭戰之大勢也
秋楚人滅六
傳六人叛楚卽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
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
之無援哀哉

辨義呂東萊曰六蓼實皋陶之後先王所封諸侯唐虞三代綿延不廢何故入春秋之世便見屠戮蓋向時有聖賢之君相與維持故得世守其國祀至此先王德澤既斬故先王之諸侯亦不能自存此最見得天下大勢今按春秋之世晉齊之外秦楚最強書楚滅六於秦入鄀之後志其并吞之勢不至封殖盡拔不止豈但庭堅不祀而已哉呂氏最見大勢之說極為得之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昭公錫我立

附傳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辨義杜注為六年晉殺處父及蒐于夷傳今按處父華而不實其以干犯為剛鯁之婞直耳

歲次庚子

正月癸巳朔 己酉丑初雨水
二月癸亥朔 己卯丑初春分
三月壬辰朔 己酉未二穀雨
四月壬戌朔 庚辰申初小滿
五月辛卯朔 壬子子正夏至
六月辛酉朔 癸未午初大暑
七月辛卯朔 甲寅酉正處暑
八月庚申朔 乙酉未正秋分
九月庚寅朔 乙卯亥正霜降
十月己未朔 乙酉酉正小雪
閏月己丑朔 乙卯卯正冬至
十一月戊午朔 甲申申正大寒
十二月戊子朔 甲寅辰初雨水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辨義行父季友孫也友如陳葬原仲之非禮本為葬原仲而往故直書之此書如陳而紀其且娶于傳是奉君命出聘因之私為娶焉則其假公濟私之情著矣文仲以陳衛之睦欲求好于陳可見當時謀國者惟以要結外援為務而已行父遂藉此圖婚出使未復命不遑將母況以聘娶乎行父從政始見經而行私若此書之以志漸長之始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傳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辨義杜注求遭喪之禮聞晉侯疾故此說是也蓋行父如晉不但修聘而且問疾所以明事大之勤以為媚悅因而備豫不虞惟恐求而無之致獲罪戾耳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子靈公夷皋立

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

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紓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於陳趙孟使殺諸郫

十二

辨義後傳紀穆嬴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而屬諸子曰此子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是盾親受託孤之重任于其君者也今君死肉未寒而遂背之謀立長君觀其議論謀幹似里克而設心遠不如荀息况其逆雍殺樂既欲專己伐異反其長偪改圖又復拒秦却雍是但爲身家計利害遂不復爲國難苟安危機變之巧若此又安能臨大節而不奪乎孔子論士取信果硜硜之輩而棄斗筲之人職是故也豈謂當時從政者皆不優于謀畧歟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傳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辨義杜注卿共葬事文襄之制〻按鄭子太叔稱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大夫送葬今文襄易之以卿所謂禮自諸侯出者也此傳在賈季怨陽子易班之後今如經正之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

十三

使續鞫居殺陽處父〇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于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毋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智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可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辨義爵祿馭臣君之大柄也上卿將中軍國之重任也正佐之班既定於晉君處父黨於趙氏藉口使能而易蒐以易之宣子於是始爲國政是進退大臣不由其君而植黨者專柄以行私

故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而書晉殺其大夫明處父之罪宜
正國法也按書晉狐射姑出奔狄申明射姑以私怨擅國殺而
晉又失討也左氏解爲侵官固謬公穀指爲漏言則尤謬蓋越
職謀事出位謀政是謂侵官君果用人夫當陽子身爲太傅
自當明目張膽爭之何謂侵官胡傳駁之當矣易稱亂之所生
言語以爲階而曰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幾事不密害成者
謂言之出自加人非禮則招尤言之關乎事幾先露則害事凡
此皆當慎密不出卽發禁除妄也至於進退人才惟至公至明
足以服衆設以孰能孰否密告其君使行黜陟而相戒于漏言
將使奸臣藉此進讒誹之言陰傷善類暗引匪人而未由發覺
廿四
此大亂之道也胡傳偏主公穀故特辨之況改蒐易班且曰使
能國人共見共聞何待漏言公穀杜撰最不足信也送帑使臾
騈盾明知騈怨賈氏而借刀故騈不徇其意設徇其意盾必以
報怨諉罪於騈矣騈以夫子禮於賈季歸美宣子庶亦近於邪
無道危行言孫之意者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
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辨義四時各有當行之政分紀于十二月天子頒之諸侯諸侯
受而藏之祖廟每於月朔告廟請而行之閏月雖不列十二月
之正數然前月中氣後月初氣閏月兼之不告朔則不請行其
政故以不告月書之傳謂棄時政是也猶朝于廟無異不告朔
而猶供餼羊耳本節氣推之應下年閏三月經在十月後故十
一月有丙寅九日也大衍曆守諸家用平氣推算置閏往往似
此

附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
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卽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廿五
辨義孔子惡始作俑者曰其無後則秦伯之卒不見經蓋以用
良殉葬削之罪其不能正終也本傳爲賦黃鳥以上言簡義嚴
矣君子曰以下左所論斷死而棄民奪之善人語猶乎通若古
之王者建聖哲樹風聲云云豈緣知命之不長而爲之乎朱子
嘗譏左氏論陳桓不許鄭成若芟夷蘊崇一段干上文甚事此
文自古之王者以下至聖王同之亦與殉葬情事何干耶

歲次辛丑

正月丁巳朔甲申辰末春分　七月甲寅朔己未夜子初處暑
二月丁亥朔甲寅戌正穀雨　八月甲申朔庚寅戌正秋分
三月丙辰朔　九月癸丑朔辛酉寅初霜降

四月乙酉朔 亥初小滿

五月乙卯朔 丁巳卯正夏至

六月乙酉朔 戊子酉初大暑

十月癸未朔 辛卯子正小雪

十一月癸丑朔 庚申午正冬至

十二月壬午朔 己丑亥正大寒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傳七年春公伐邾閒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辨義自陞陘敗績須句仍為邾所并故公再伐邾而取之遂城郚以備邾雖然前此取須句而反其君以存太皞之祀故傳曰禮也今寘叛臣焉守須句之大夫城郚以守則須句竟為魯之私邑而太皞之祀永絶故曰非禮也自晉文踐土之盟曰同獎王室無相害晉襄繼之雖霸業浸衰諸侯猶知所顧忌不敢公滅弱小異於秦楚所爲今魯閒晉難取須句植叛臣以滅封建春秋所深惡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昭公杵臼立

宋人殺其大夫

傳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根本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辨義凡經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故君子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況本樂豫之言觀之羣公子非有罪也乃先君甫沒嗣子諒闇遽從于公族縱尋斧焉其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可知矣傳稱穆襄之族率國人攻公其情事與厲王虐國人叛而襲王相似經書宋人殺其大夫聾其親離衆畔羣怨沸騰莫可指名與稱國以殺者取義各別也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而經書大夫余氏光以為固鄭不名是必從公子昏者今按公族率國人攻杵臼而二子獨在公宮其為君側之卿佞可知史記成公卒其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宋人共殺禦立成少子杵臼殆傳記之訛當據經傳正之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

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
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
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
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〻　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
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
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
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
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
不見士伯其人曰既（能）亡人于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
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廿八

辨義晉外求君先蔑奔秦以著（猶其請晉）之爲不義而經以晉人主戰罪
在晉人也故再書先蔑奔秦以著之夫國有嫡嗣盾以執政大
臣背先君之託而外求君廢立自由其罪至大及其背先蔑立
靈公宜以禮修辭婉謝秦人乃云受則賓不受則寇潛師夜起
以敗之將藉敗秦之功自掩求君之咎純用機變之巧春秋所
深惡也先蔑亦正卿不聽〻　父之忠告黨盾使秦以求君意在
先樹功于公子雍曾不料盾之畏偪而中背之也雖先歸將卑
以懼秦然自知出使外求君之罪終不容于晉因而奔秦乃
小人之趨利而遁以取害者耳

狄侵我西鄙
傳狄侵我鄙西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
酆舒問于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
夏日之日也
辨義晉霸衰而狄患復作侵魯伐齊侵宋侵衛書不已時事
之孔棘者也盾使人因賈季醜問酆舒且讓之藉前此送紹之
恩以寵絡之耳即此機術是其可畏之處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傳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
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廿九

辨義扈之盟由趙盾當國欲乘靈公年幼初立自主諸侯之盟
而約束之故霸政之出於大夫始于盟扈此世變之至大者經
特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義取諸侯尊大夫爲盟主以罪
盾故傳詳序七國之君而曰會晉趙盾盟于扈又曰晉侯立故
其申釋經旨最爲明著經以序公會諸侯于首傳申言公後至
于尾其文法與遂人不至相似以晉人以扈盟來討之案討其
後至之不恭也左氏誤皆以後至爲經不書所會之故是公不
曾及於會盟竟與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之經文大相刺謬
矣乃惑於其說者以爲諸侯皆在公獨後至故諱公罪而歸責
於諸侯若言諸侯無功然所以辟公之不敏使春秋欲諱君之

罪而誘過於人則是純任私意以顛倒是非無異猾吏舞文何
足稱經世之大法哉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
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
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
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
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
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辨義徐暨戎俱男服之國書徐伐莒與荊伐鄭相似外之也莒

三十

以兆向之盟未援於魯而請盟故公孫敖如莒涖之蓋敖於莒
有昏姻之故此往涖盟必出於敖之所請而且爲仲逆則又假
公圖私也爲仲逆之而自娶之則又縱淫亂倫也公但止仲之攻
而不能治敖之罪君不御臣不法其咎皆可見矣又聘于莒而
莒以聲己辭言聲己當繼室也可見大夫於禮亦不再娶矣公
子慶父之後爲仲孫牙之後爲叔孫友之後爲季孫皆出于桓
敖爲慶父子故稱公孫但　公孫也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始見于
經杜注魯卿也未指何公之子以理揆之必莊公子也此傳稱
使敖遂復爲兄弟如初其後敖喪至自齊襄仲欲勿哭惠伯曰
喪親之終也又引史佚之言曰兄弟致美故林注以遂爲敖從
父昆弟然使從父非爲公何故敖稱公孫遂稱公子則從父即
莊公明矣然則遂或亦僖公之母弟故遂稱公子而賜氏稱仲
遂又別于仲孫而稱東門仲氏其後遂子歸父稱公孫故欲去
三桓以張公室蓋公室乃　公子孫異於三家也

歲次壬寅

正月壬子朔 己未午正雨水　七月己酉朔 乙丑卯初處暑
二月辛巳朔 己丑未初春分　八月己卯朔 丙申丑正秋分
三月辛亥朔 庚申丑正穀雨　九月己酉朔 丙寅巳初霜降
四月庚辰朔 辛卯寅初小滿　十月戊寅朔 丙申卯初小雪
五月庚戌朔 壬戌午正夏至　十一月丁未朔 乙丑酉正冬至
六月庚辰朔 癸巳夜子初大暑　十二月丁丑朔 乙未寅正大寒

三一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傳秋襄王崩 子頃王壬臣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
于暴

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辨義汪德輔曰大夫專盟始此前此盟翟泉猶有僖公在會也

自是而有袁婁之盟雞澤溴梁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矣于宋
于虢則晉楚大夫抑主齊盟而諸侯不復在矣其事自衛雍之
盟始也況當是時仲遂已有無君之心而晉討文公之盟扈必
要仲遂𢧵血而後信三桓分魯六卿分晉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汪氏此説最爲得之乙酉後壬午四日接書公子遂會雒戎盟
于暴著權臣之事外攬事專行於外也傳于會趙盾盟曰報扈
之盟言其奉君命也接稱遂會伊雒之戎乃遂事之遂指明襄
仲之事外自專以申經旨左氏見傳稱遂而經重稱公子遂因
以爲珍之陋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三二

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辨義書曰如京師既奉命出行矣不至而復是中道棄命私逆
也丙戌奔莒而傳曰以幣是竊弔喪之儀物而逃也奔莒爲從
己氏又謗所稱姦盜俱全者也張元德曰敖受命以赴天王之
喪廢君命而徒逆己爲不赦之罪況懷桑中之行而淫奔乎又
公容其復而奔魯之無政刑也今按張氏得經之意頗謝傳爲
優朱子曰文定只貶他受三氏之過經文原不及此事竊謂經
明書奔莒非不及從己氏事也但文定不責其誣上行私甘蹈
迷復之凶而專責敖不能寡欲殊非經旨耳

叅

辨義閉塞成冬之侯而螽蝗作由冬溫之甚地氣不速閉也此
與十二月李梅實皆時令不正之極者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
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
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
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貴之也
辨義據傳讀經襄夫人昭公嫡祖母也孔叔公孫鍾離公子卬
經所指大夫司馬也夫人因戴族以殺之而經書宋人經殺言
國人皆曰可殺也蓋昭公諒闇即欲去羣公子又不禮于嫡祖

三三

母其悖行無道甚矣三子位居大夫司馬而傳曰皆昭公之黨
則不惟無能改於君德且從君于昏而節節非度明矣今雖之
既作匿匿握節以死效節以奔捽之臣誼何所取焉不書氏名
特書大夫司馬司城著昭公崇信姦回是以爲大夫卿佐今殺
之奔之由於自速辜而乃以其官逆之是爲昏君保姦崇黨故
以其官書者聲明以其官逆之之咎是謂議而不辨也左曰貴
之陋矣

附傳晉郤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
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
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

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禮德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八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辨義自宣子說之以上舊本截置七年傳之末今合之　郤缺引書重在功皆可歌以悅宣子不曰子為正卿以輔幼主諸侯必能紹文襄之業使睦者歌德而曰子為正卿以主諸侯盍使睦者歌吾子竟視其幼君若贅旒矣獨不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三四

乎當其貧賤時夫婦相敬如賓似知倫理今富貴矣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忘之晉人多前後兩截者須思其故凡傳文紀事如此類者著其影附詩書運其口給即孟子所稱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而孔子懼之者也而如不睦取地已睦歸之威力脅制之而已示威示懷示德假之而已即此比九功之德惡知其非有也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晉了前棄

歲次癸卯周頃王元年

正月丙午朔甲子酉正雨水　　八月壬申朔辛丑辰正秋分

二月丙子朔甲午戌初春分　　閏月壬寅朔

三月乙巳朔乙丑辰正穀雨　　九月辛未朔申初霜降

四月乙亥朔丙申巳初小滿　　十月辛丑朔午初小雪

五月甲辰朔丁卯酉正夏至　　十一月庚午朔夜子初冬至

六月甲戌朔己亥卯初大暑　　十二月庚子朔巳初大寒

七月癸卯朔庚午午初處暑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辨義自公孫敖以幣奔莒魯不復遣使如周故毛伯來求金將以共葬也王崩未葬則居廬未有命戒故不稱王命趙木訥曰春秋諸侯其於周室如秦越其肥瘠不加喜戚也至其求而後

三五

貢猶為有饋之之助況求之得否殆未可知乎叔孫得臣如京師蓋以求金而往也趙氏為此說深切當時情事大抵政在大夫且不顧其國之內有君又安知其君之上有王盖周室益微自是而後周亦無求矣

夫人姜氏如齊

辨義夫人姜氏蓋齊昭公之女故如齊歸寧常事不遑於禮何故書之當其時嬖妾有生子之萌正其為君之夫人非妾所得並所以著其子之為嫡嗣非妾所可奪蓋辨名定分以塞亂源示人之意致為深切而後案已立於此矣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傳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辨義此因來金而往也叔孫得臣天子陪臣耳直書如京師辛丑葬襄王以視天王尊僖氏之妾母使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者遠不逮矣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傳趙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辨義蒯得作以上舊本截置八年之尾今合之辨見後

三六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辨義夫人以元妃奉神靈之統有子為萬世之胤正月如齊三月至自齊往反踰時禮宜書至于廟皆所以正名分為後事之案也蘇氏云夫人歸至唯有此可知無故則不書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辨義自蒐董易班之後趙氏始為國政先克遂以佐中軍屬于趙氏乃箕鄭父先都所深忿所以因士縠梁益耳之抱怨蒯得之奪田共謀作亂也其使賊殺先克本屬陰誅且所謀殺者必不但先克晉人既殺先都又殺士縠并及箕鄭父殆因誅之發露為先後故書法如此梁益耳蒯得非卿其殺不見於經而見傳經綱傳目也人臣挾怨懷私陰謀賊殺以亂國皆不赦之罪然殺其大夫不稱晉而稱晉人誅以惟辟作威臣無有作威當是時靈公沖幼趙盾當國殺人雖因其罪主殺非由君命故附我者生忌我者死而書晉人其旨嚴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傳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也○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三七

辨義當是時秦楚狄交窺中夏所忌憚者唯晉耳今楚乘晉君少不在諸侯以圖北方則鄭其所必爭楚子所以親將伐鄭也當此救鄭義不容已然經人楚并人諸國者罪其征伐自大夫出名義不足以威楚也夫靈公雖少厥業紹乎襄文趙盾苟知大義上請王命奉少主以修乃祖乃父之職會諸侯以申尊攘之令撫鄭以却楚使楚人知王命猶行霸威猶振諸侯同力協心庶窺伺之志可以少戢今臣之大夫會救而霸主及諸侯無一在師者分不尊則名不正而統率亦不一以致中道逗遛不及楚師竟為范山所料無惑乎楚志益肆鄭平之後旋以陳服于晉

而侵之又自東夷伐之陳雖倖勝不敢不懼故及楚平而晉不能詰也春秋豈但以緩懲其不恪哉楚伐陳不書以伐鄭救鄭爲綱而傳爲之目故傳〻〻屬之

夏狄侵齊

辨義楚既得志狄亦交侵時事孔棘其勢使之然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子文公壽立

九月癸酉地震

辨義西周既衰伯陽父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按經書地震始此蓋人事之變愈反其常則天地感之不得安其位可勿畏哉

三八

冬楚子使椒來聘

傳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辨義齊桓創霸必先得宋魯今楚子志闚北方與晉爭霸而亦以禮交于望國謀霸之略大氐猶似也觀執幣之傲知滅宗之兆後案也經于其君書爵其臣書名同之于諸夏如其實而著之大公無我非有意進之也椒不氏者伯子男之大夫不得並于公侯之大夫與吳札不書季同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〇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辨義禭者贈死之衣成風卒葬已閱五年而秦人來歸禭又繫成風于僖公儼然明其〻〻以子貴者援諸邦弔贈之禮殊爲創見贈死不及尸左氏嘗譏其非禮于此又謂諸侯相弔雖不當事苟有禮焉則書提提幡幡何所依據哉竊謂文公二妃敬嬴並秦女也以嬖妾並嫡希立其子此秦夫人姜氏如齊依父母國爲重故秦人亦欲以父母國增敬嬴之重而藉歸僖公成風之禭以示其意其謀必出于襄仲昔成風事季友而僖公得立今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其情事蓋倣成風成風既以妾稱夫人則敬嬴亦得傚而稱之此秦人歸禭之意欲以成敬嬴並嫡之寵而啟適立庶之釁已動於此據事書之著文公之尊祖型家皆踰名分而不以禮則敵國亦持其柄而操之以成其禍亂所謂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者也

三九

葬曹共公

春秋深卷之九

文公下

歲次甲辰

正月庚午朔 子正雨水
二月己亥朔 亥子丑初春分
三月己巳朔 庚午未正穀雨
四月戊戌朔 辛丑申初小滿
五月戊辰朔 癸酉子正夏至
六月丁酉朔 甲辰午初大暑
七月丁卯朔 乙亥酉初處暑
八月丙申朔 丙午未正秋分
九月丙寅朔 丙子亥初霜降
十月乙未朔 丙午酉初小雪
十一月乙丑朔 丙子卯初冬至
十二月甲午朔 乙巳申初大寒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文仲辛子許嗣為大夫曰宣叔

夏秦伐晉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辨義據本傳是兩國互相攻取而經獨書秦伐晉者抑秦也晉主諸侯之盟後攘楚以安夏猶可扶王運之衰秦據豐鎬之勝反結楚以難晉甚為周室之害申天下之大義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傳初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辨義宜申意欲為先君討賊商臣覺而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宜申除害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辨義不雨歷三時酷旱之極必至麥禾皆無國病民困穀梁但以為譏文不閔雨陋已

及蘇子盟于女栗

傳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辨義前此狄滅溫蘇子奔衛其後蓋已復之魯及蘇子盟于女栗而傳曰頃王立故何哉王室衰微頃王以闇弱新立使蘇子與外侯為盟儼然夷于列國故及盟不書何人不與其抗王室而削之王運之愈下至此不至降為東周君以亾不止矣

冬狄侵宋

辨義紀狄患之徧於諸國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

篤戴燧宋公違命無長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辨義蔡本服于楚者也今陳鄭皆聽命而會往之故楚子率蔡侯次于厥貉將伐宋而宋奪之以先聲也宋亦聞風服從左盂右盂甘為僕役扶僕以徇甘為隱忍孟子曰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于先師然則華御事曰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蓋雖欲恥之而不可得也時事至此不但恥受命而師文王者萬不可萬得即求能繼召陵之師城濮之戰者又安可得哉

三

歲次乙巳

正月甲子朔 乙亥卯正雨水　七月辛酉朔 庚辰夜子初處暑

二月甲午朔 乙巳卯正春分　八月辛卯朔 辛亥戌初秋分

三月癸亥朔 乙亥戌初穀雨　九月庚申朔 壬午寅初霜降

四月癸巳朔 丙午戌正小滿　十月庚寅朔 壬子子初小雪

五月壬戌朔 戊寅卯初夏至　十一月庚申朔 辛巳午初冬至

六月壬辰朔 己酉申正大暑　十二月己丑朔 庚戌亥初大寒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辨義麇微國耳逃厥貉之會恥爲楚役也伐麇書楚子著其當陳蔡鄭宋之既從自親戎伍伐近以威遠尨尨乎有覇諸侯主夏盟之勢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傳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辨義大夫特相會始此晉主夏盟而諸侯皆從楚自當謀之然此謀關天下之大義今兩國之大夫爲會其勢甚輕其與甚寡良由晉靈年幼而又無道其威德既不足以合諸侯其大臣貪于專政亦不以謀楚爲先務也雖有此會猶使天下知有覇令究何足以制楚哉

秋曹伯來朝

傳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辨義曹近于宋宋既從楚而曹未敢背晉故修即位來見之禮以親魯殆亦聞承筐之謀以來者此可見諸侯之從楚寔于不得已而非其本心矣

公子遂如宋

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辨義宋蕩氏于魯有昏姻之故親蕩伯姬來逆婦可見傳紀復蕩意諸於前事以起後事之案賀楚師之不害所以著楚勢方張諸侯無伯宋不得已而從之也

四

狄侵齊
辨義狄之侵齊十餘年來屢見于經甚悪可知矣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傳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

五

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辨義杜注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今按其種類身長故謂之長狄既侵齊遂伐魯恃力以肆害而叔孫得臣敗之于鹹春秋書之嘉其有卜將除害之功也僑如鄋瞞之亡于傳悉示後人廣聞見也穀梁稱其瓦石不能害身橫九畝傳奇也
歲次丙午
正月己未朔 庚辰午正雨水　七月丙戌朔 卯初處暑
二月己丑朔 庚戌未初春分　八月丙辰朔 丁巳丑初秋分
三月戊午朔 辛巳丑正穀雨　九月乙酉朔 丁亥巳初霜降
四月戊子朔 壬子丑正小滿　十月乙卯朔 丁巳卯初小雪
五月丁巳朔 癸未午初夏至　十一月甲申朔 丙戌酉初冬至
六月丁亥朔 甲寅亥正大暑　十二月甲寅朔 丙辰寅初大寒
閏月丁巳朔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傳郕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辨義諸侯失國託于諸侯謂之寓公朱儒本郕之太子自安于夫鍾儼然大都耦國如二君無父無君之賊子也故國人皆

六

弗順之郕伯卒郕人立君勢不容二君並立故以夫鍾與郕邽來奔魯人貪其土地以諸侯逆之同于寓公稱曰郕伯故經書郕伯來奔特譏其逆以諸侯之非禮又甚於以官逆宋之亡人也傳文指釋甚明左氏謬以不書地尊諸侯解之則傳意悖經旨亦晦矣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傳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 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辨義杞自是以後仍稱伯蓋時王復其舊職也僖二十三年杞

成公卒桓公以弟嗣立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蓋求爲桓
公之配而此稱叔姬者也庚子二月十一日杞伯以正月來朝
請絶叔姬而叔姬以二月庚子卒何速也然則叔姬之絶殆以
惡疾歟當其時聲姜猶在叔姬自以遘疾危篤願歸于母家故
杞伯爲之請杞因之請無絶昏未續昏也公亦憐其意而許之
此經亦從事之逆案凡女生亦以伯仲叔季爲序因之繫姓爲
字而前後輩皆同故先君之女尊稱子以別之

夏楚人圍巢

傳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
及宗子遂圍巢

之

辨義杜注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宗巢二國羣舒之屬今按
宗子爵巢伯爵廼本詞曰巢之爲國遠矣書曰巢伯來朝蓋古
諸侯也前日楚伐麇列國不能救於是又圍巢諸侯亂拱縮折
無敢犯其鋒者於是遂毒于小國爲列國無霸主諸侯何恃哉

之

秋滕子來朝

傳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辨義滕久服于宋今始來朝公亦若曾因宋之從楚而來也蓋
棄諸夏而即荊蠻本人心所不願惜無霸主以撫之耳

秦伯使術來聘

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
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
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
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
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
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辨義楚子欲圖霸使椒來聘秦伯欲伐晉使術來聘其謀略正
相類也蓋秦處西陲將伐晉以窺東方楚處南服將窺霸以爭
北方皆乘晉之君幼臣專求逞其志而魯爲望國先以禮柔之
實以賄結之焉魯與晉有承侄之誼故也觀其辭猶願徼福于周
公魯公以事君亦既情見于辭矣襄仲譽以君子而厚賄之正

八

隨其術中而不自覺耳術不氏與楚椒鄭宛同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傳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
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
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
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
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
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
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
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

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
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
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
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
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
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辨義秦晉相攻伐曾見于經秦取武城後又有此戰兩無勝敗
故曰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秦但挾忿以圖晉晉不能聲義以退
秦亟戰殃民而已其罪無主客之分戰書者服上刑而已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九

傳城諸及鄆○書時也
辨義諸魯邑也成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入鄆昭元年季武子
伐莒取鄆昔人告于魯則鄆爲莒邑明矣此書城諸及鄆藉城
諸以并鄆也書季孫行父帥師者黃東發曰二邑近費而介于
莒他年季孫宿伐莒取鄆叔弓疆其田費於是始大然則此行
父自爲封殖之計也此說極得經旨
歲次丁未
正月癸未朔 乙酉酉 正雨水　七月辛巳朔 辛卯午 初處暑
二月癸丑朔 乙卯酉 正春分　八月庚戌朔 壬戌辰 初秋分
三月癸未朔 丙戌辰 初穀雨　九月庚辰朔 壬辰申 初霜降
四月壬子朔 丁巳辰 正小滿　十月己酉朔 壬戌午 初小雪
五月壬午朔 戊子酉 初夏至　十一月己卯朔 辛卯夜子 初冬至
六月辛亥朔 庚申寅 正大暑　十二月戊申朔 辛酉巳 初大寒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邾子蘧蒢卒 子定公貜且立
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
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
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十

辨義文公將死故因卜遷繹而兆并見焉非遷繹能致其死其
稱死之短長時也見理分明左氏知命之說得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辨義義同二年
大室屋壞
傳秋七月大室之屋壞 書不共也
辨義周人九廟之制后稷爲始祖稱太廟追王古公爲太王卽
太祖之廟追王季歷爲王季卽太宗之廟文王受命作周爲世
祖故廟稱文世室武王纘緒克商爲世宗故廟稱武世室此五
廟皆百世不遷以下高曾祖父四廟五世服盡而遞遷焉諸侯

惟始受封之君稱太廟亦百世不遷世下四世遞遷無所謂太室也周公雖成王叔父有大勳勞然孟子謂周公之封于魯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又安肯越分賜以天子之禮樂故魯惟周公稱太廟禽父以下則當遞遷矣自僖公三十一年僭行郊禘祀稷配天因而建后稷之廟即頌所稱閟宮也周公本開國太祖之廟因以魯公始受封為世祖之廟以擬周之世室即此經所稱太室故記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知太室即世室者周人稱文武廟為世室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而曰王入太室祼此可知世室稱太室矣太室屋壞無故自壞也蓋魯公之靈與不安於僭竊以譴告之耳合桓宮僖

十一

宮災觀之則知神之譴告赫若雷霆此殿不悟而武宮煬宮繼作則公室日微私家日僭而周公之衰不可復挽矣左氏曰書不共穀梁曰譏不修夫文公屢不視朔有司仍循故事供其餼羊至哀公之世猶然況宗廟有四時之祀文即怠慢春秋修之自有典守者何至積久不修而朽壞哉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傳合見後

狄侵衛

辨義狄之患衛自閔元年以來衛雖屢遷以避之終不得免焉況當時晉弱不競狄與秦楚為三大患而衛尤逼于狄其能免于侵乎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辨義黃正憲曰衛成南困于楚北偪于狄無所適從故久不出預盟會聞公適晉而至沓以會之求通晉也觀衛而列國之情可見矣趙木訥曰晉襄既沒楚人伐鄭聘魯次于厥貉其謀為深矣於是伐麇圍巢無復顧忌浸浸然兵及衛鄭故衛因公之如晉而會公于沓鄭因公之還自晉而會公于棐蓋謀晉之覇

十二

也故明年遂為新城之盟李廉曰沓棐之會乃衛鄭不忘晉覇而介魯以求通觀鴻鴈載馳之賦其情可見合此數說經旨備矣大抵楚椒秦術之聘魯欲誘魯以背晉衛侯鄭伯之會公欲因公以附晉然與其從楚不若從晉天下之同心也故鄭人自比鴻鴈而魯亦歎未能免此四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載馳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采薇四章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而鄭伯拜之當時之人情事勢宛然如見矣杜注己丑十一月十一日今同

附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于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

狄雖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勲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辨義晉靈昏弱趙盾雖能僅乃拒秦備狄而不能謀乃諸侯讀

十三

此西傳可以覧之

歲次戊申

正月戊寅朔 辛卯子正雨水
二月丁未朔 辛酉子正春分
三月丁丑朔 辛卯未初穀雨
四月丙午朔 壬戌未正小滿
五月乙亥朔 癸巳夜子初夏至
六月乙巳朔 乙丑巳正大暑
七月乙亥朔 丙申申初處暑
八月甲辰朔 丁卯未初秋分
九月甲戌朔 丁酉亥初霜降
十月甲辰朔 丁卯酉初小雪
十一月癸酉朔 丁酉卯初冬至
十二月癸卯朔 丙寅申初大寒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辨義書至自晉以著其如晉之久歲首月吉不得朝正于廟也

盖勤於事人而怠於修己勢必至此然則鄭人賦鴻雁而文子曰寡君未能免此信哉

邾人伐我南鄙叔仲彭生帥師伐邾

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辨義弔而不敬卽曰非禮何至興師報討盖自儀父盟蔑以來百餘年間邾日張魯日弛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彭生帥師伐之不過報閔報怨耳自是而後邾且附晉以陵魯讀者當合前後經傳詳考之李彭山曰此卽叔仲彭生脫仲字

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卽位

十四

辨義此傳立後案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傳六月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

辨義詳序公會六國之君及晉卿而曰同盟于新城著寧從晉不從楚者諸侯有同心故傳以從于楚者服申明之末書晉趙盾晉雖主盟大夫不得先諸侯也夫均此小役大弱役強晉亦

豈達勝於楚然晉承侯伯之命于天王錫以彤弓後嗣繼之循
爲周之方伯楚僭王猾夏使諸侯背服于楚則是王楚不王周
崇僭號而滅正統萬世之名分安在哉此春秋所以不得已而
予晉以霸雖晉政自大夫出猶幸諸侯之同盟而許之許其合
志以屏楚也惜趙盾之志不務振文襄之業而欲合諸侯以誅
邾故傳表之爲下經之案

秋七月有孛星入于北斗

傳有孛星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
將死亂

辨義孛彗也光芒四出曰孛不常有而有之既見而移入于北
妖星也變不虛生故叔服以爲宋齊晉之君當之内史與有職
也然彗者所以除舊布新其除舊也固爲死亂之徵其布新也
安知不爲開治之兆亦在篤志修德者反己而省之

公至自會

辨義每至皆書以著將事孔棘國君道長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
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
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辨義新城之盟諸侯所望於晉者修霸政以攘楚今區區爲晉
姬之故帥師八百乘謀納捷菑于邾廢嫡長建庶孽棄公徇私
故書人以賤之不言諸侯之師令由晉人不以累諸侯也盾聞
辭順而還毋亦自反於舍嫡外求君卒致畏偪改圖而有悟乎
書曰弗克納非力不克而義弗克是猶近于困而反則者也邾
文公卒在上年五月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必在彼時此傳因
晉納捷菑而追述之乃杜氏分傳附經取捷菑奔晉以上截置
此年五月昭公卒舍即位後實屬舛誤今合之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傳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
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二年而盡室以復適莒
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
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
弗許

辨義敖棄君命廢王喪以幣奔莒溺倫縱淫其罪甚大魯爲立
後恩已厚矣請復聽復法已寬矣又復盡室適莒怙終不悛則
永絕於魯矣乃因重賂求復而許之是令罪人之贖以縱官邪
而廢法紀也今其身殞于齊罪由自作乃逃罪客死之人不應
如大夫之例告喪殮特因請葬弗許而書其卒於異地用彰國
法以垂淫人不悛之戒再立齊人歸喪之案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

辨義凡弒君之賊應絕屬籍商人不削公子者當昭公在時商人窺見叔姬無寵舍無威其心自以先公之子陰蓄不利孺子之謀既多施結衆聚士樹姦因而肆志弒奪子元所謂爾求之久是也其在易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言人臣施其所受之君祿及下所以助君養民若自居其德則切忌之即如齊之陳氏乃異姓之臣以施祿居德至於弒君篡國況天屬之親位尊地近尤易藉施爲姦因而受其施者相與先利後義人人以爲吾君之子而奉之然則經書公子示意深切矣宋鮑亦商人之類惟州吁有寵好兵未能和其民與商人情事不同杜注七月無乙卯今同

十七

宋子哀來奔

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辨義子哀宋人也傳稱高哀以字擊姓與稱言游顏淵同林注蕭宋附庸今按宋高哀爲蕭封人若儀封人之類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宋人不次拔以爲卿不義宋公之爵祿而出境遂來奔魯避地也孔子賢其能免于邦無道富且貴之恥故書字以予之録處士表介節也家則堂曰既爲卿矣臨難自免爲臣不忠罪莫大焉夫不義宋公而出本非臨難況由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不肯就也何嘗爲卿此亦讀書畧觀大意不求甚解之病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辨義昭姬蓋僖公之女故魯稱之曰子叔姬其求之齊想出其姜之意故襄仲設謀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其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乃授使往告之辭即告單伯代爲之請耳單伯不請王命而如齊述魯人之意以請子叔姬故齊人以其爲魯游說而執之又執子叔姬以恥魯也夫商人弒君魯如念甥舅之誼宜愬之周王上請王命以討賊若昭姬身爲國母嗣君被弒母有何罪今乃執殺子焉用母請受而罪之爲辭悖理已極況單伯身列正卿私爲魯役致招屈執故直書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以著其大玷王職再書齊人執子叔姬以著魯之君臣自取恥辱兩書齊人執以別男女不同執又以著大義不知伸而輕舉妄動故亂賊轉得藉辭肆志虐王卿辱君

十八

毋寧無顧忌也

附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此在秋

辨義周既不赴晉史無由而書故經亦不書而謂之懲不敬書史懲之乎孔子懲之乎蓋傳叙不赴之故所以著匡王在喪王室昏亂王命益不行于天下也觀單伯之執于齊即可見之凡王崩經不書者傳亡冝尋明之讀前後傳可見

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

十九

將如商密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鬭克及公子燮初鬭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辨義楚穆之卒不見經故傳紀楚莊之立明此年即其元年也大抵傳叙五覇之事其始終爲較詳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躰桓文以概之耳國語稱楚莊王幼弱子儀爲師王子燮爲傅此傳叙二子作亂蓋因王弱而挾以爲亂也

歲次己酉周匡王元年 應閏五月 而閏六月

正月癸酉朔 丙申卯正雨水　七月己亥朔 辛丑亥正處暑

二月癸卯朔 丙寅卯正春分　八月己巳朔 壬申戌初秋分

三月壬申朔 丙申戌初穀雨　九月戊戌朔 癸卯寅初霜降

四月壬寅朔 丁卯戌正小滿　十月戊辰朔 壬申夜子初小雪

五月辛未朔 己亥卯初夏至　十一月丁酉朔 壬寅午初冬至

六月辛丑朔　十二月丁卯朔 辛未亥初大寒

閏月庚午朔 申正大暑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辨義王寵不足恃又彼因晉以請於齊此何如世事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傳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公與之宴辭

二十

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魯人以爲敏

辨義司馬官名華孫華氏孫也大夫來盟未有書官書氏而不名者於此獨書宋司馬華孫來盟而不書宋公使其因事取義傳文甚明諸侯之大夫家臣不具官况出使他邦司事有常數而乃其官皆從故特書宋司馬著其世專兵柄遂縱從旅盛供張越分崇侈以耀鄰國非所以爲人臣也宋督弑君名在諸侯之策嘗將以賂故立華氏而耦承其祀苟有仁孝之心宜痛自貶損斂盈以蓋前愆今承其世職則僭官自耀而獨於與宴之時無端暴先祖之大惡于廣衆請承命亞旅以鳴謙故特書華

孫著其悖德沽逆罪父淳據子證有愧於為人後也當時魯人
惜於大義反以為敏故聖人揭其世官世族以暴其罪所以嗣
示肆亞彖也削其名者罪魯人不應與盟也蓋來盟不稱宋公使
是稱矯命自專越境私盟當列其名于盟載其為神之羞國之
辱甚矣左氏以為貴之或遂謂華耦憂宋公無道矯命專盟以
紓國難春秋貴之竊謂宋之君闇政弛甚憂在內耦為正卿不
能內正君德彌禍肅墻徒要結外援以希免侵伐抑末矣孔子
何所取于強臣之矯命專盟而貴之哉

夏曹伯來朝

傳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二一

辨義諸侯於天子五年一朝述職也文襄之令諸侯五年一朝
以事霸主非諸侯相朝也左氏見十一年曹伯來朝至此五年
遂以古制言之蓋其影附每言每如此鄭子美曰春秋書此以
起齊人伐曹之人季彭山曰十一年來朝纔四年而又朝畏齊
而託於魯也而說得之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傳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
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
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已不視帷堂而
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
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
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
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
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
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辨義前此請葬弗許正其法也今齊人飾棺寘堂阜惠叔猶毀
以為請而許其取殯道其情也故書齊人歸敖喪是亦原隱哀
兄弟求之遺意而葬視共仲所以昭鑒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傳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

二二

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
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辨義與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食同指示非禮尤明著

單伯至自齊

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辨義魯既因晉請于齊故齊人許單伯之請子叔姬而赦其假
命相求之罪使來致許歸叔姬之命于魯故書單伯至自齊張
元德曰若如左氏之說單伯為周大夫則是齊執王使春秋既
不書其自周來魯又止書其至魯而不復言其歸京師是同之
于魯之臣子無復周魯大夫之別矣詳單伯之見于經傳始自

莊元年單伯送王姬十四年夏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伐宋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其爲周大夫本不待別之而後見上年單伯受襄仲使告之言如齊請子叔姬即見執辱並未自周來魯今齊人赦之使來致命實自齊至魯故書單伯至自齊而情事已畢何用贅言其歸京師乎且單爲采伯爲爵則父子繼世前後不必一人若指爲魯之命大夫稱字則魯不應有兩單伯自莊元年至此八十二年使其弱冠即爲命大夫亦百有餘歲之老人猶能奉使如齊乎餘說已具首卷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二三

辨義晉但責蔡不與新城之盟而不聲其次于厥貉從楚脅宋之罪則大義不明不足以稱霸討故書晉郤缺帥師以著晉君幼弱征伐自大夫出其誅國不急者止于以力脅蔡此文襄之烈所以不能振也勝國曰滅獲大城曰入但釋字爲例與本傳文意何涉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傳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辨義齊雖釋單伯使致王命猶未釋憾于晉故侵我西鄙魯畏齊而雖於晉故季孫行父如晉愬之此盟扈伐齊之所由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辨義春秋所取乎霸諸侯者取其能匡天下也故於會盟詳列王爵而序霸者于首以尊盟主今扈之會謀伐齊以討賊也而晉侯受賂不克而還大失方伯之職不足主諸侯之盟則爵亦無庸序列矣家則堂曰八國討齊之弒君者今以賂釋晉靈幼弱趙盾專以賄也不書晉會諸侯削晉霸也汪德輔曰此年盟

二四

扈欲討齊而不果十七年會扈欲討宋而不能皆以賂而棄討賊之義故皆畧諸侯而不序合三說觀之是經意責晉之不足霸諸侯豈一概責諸侯之無能爲哉公以齊難故不來會故不書公會何足當諱左氏之妄每如此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傳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辨義至此方了單伯如齊之案故傳以王故申明之蓋霸主來伐既以賂免再以歸子叔姬奉承王命而弒君之賊遂安且吉矣凡婦女稱來歸者出也妻有罪夫出之正三綱也子叔姬齊之國母毫無罪犯於先君豈齊人所得來歸者哉厥後夫人姜

氏歸于齊哭過市曰仲爲不道殺適立庶是魯人之作賊殺齊人而齊女之遭禍如魯女也哀哉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辨義霸商人謂諸侯不能者晉既受賂則諸君如蛇無頭而不行矣均此侵我西鄙前稱齊人此稱齊侯者霸主取賂不討賊是成齊賊爲齊侯也由是侵我伐曹益無忌憚晉縱之也

二五

歲次庚戌

正月丙申朔 辛丑午正雨水　七月癸巳朔 丁未寅正處暑

二月丙寅朔 辛未午正春分　八月癸亥朔 戊寅丑初秋分

三月丙申朔 壬寅丑初穀雨　九月壬辰朔 戊申辰正霜降

四月乙丑朔 癸酉丑正小滿　十月辛酉朔 戊寅寅正小雪

五月甲午朔 甲辰午初夏至　十一月辛卯朔 丁未酉初冬至

六月甲子朔 乙亥亥正大暑　十二月辛酉朔 丁丑寅初大寒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

辨義不仁之人以逞志於人爲快商人弑立魯以求子叔姬怒之甚憾既深魯告晉伐齊齊以賂免其志益肆今侵鄙伐曹自我求平而君以疾辭遣臣盟君商人豈甘受此書曰齊侯弗及盟責行父處事之不審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夫盜之不待教而誅明矣然聖人不責盜之爲寇而責自我致寇之招盜亦曰反求諸己而已矣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傳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辨義公自朝正之後四不視朔則此四月之政怠廢不舉而朝不信道工不信度見於此矣傳申經意曰疾也著其狥欲偷安以致疾遂藉疾以廢政而臺下之釁兆於此矣

二六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辨義納賂以求盟而公終不親往是公内廢視朔而刑政不能修外畏强暴而盟會不敢與惟是請盟付之行父賂盟託之仲遂又何惑乎政在私家而祿去公室自公始哉納賂由公子遂則遂之藉賂媚齊而齊人親信之亦自此始後

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前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辨義公羊謂泉臺即郎臺殆因築臺而穿渠引泉以供游玩故稱泉臺又稱泉宮渠泉流衍草木生之蛇虺之所蟠也積歲既久有蛇自泉宮出衆見而聲說之竟入于國此何足為妖乃因蛇數十七而造謠曰如先君之數則民之訛言也況泉臺非夫人所居蛇出如先君之數其禍福之應與夫人何涉晉鄭有蛇鬭之妖申繻曰妖由人興今不省人事之失修德以消災而因夫人之薨毀臺以駭衆連類書之著其昏惑也

二七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辨義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肆并吞以壞封建故春秋于滅國者皆書以罪之此經世之大綱也然有道之天屬于德無道之天屬于力而生當其時者知危乃能安其位知亡乃能保其存知亂乃能有其治故春秋正其綱于經而紀其事于傳使人知楚以有災懼敗而興庸以無災矜勝而滅是即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之別也戴岷隱曰秦楚相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由巴蜀以通道趙木訥曰楚成王穆王求諸侯道與列國爭鋒今莊王之與

二八

西連巴秦繞出周晉之後西南既合而北趨晉則列國諸侯在其掌握矣然則蔿賈之謀乃轉敗為成而饑饉兵革之來適為莊王強楚之資也此二說於天下之大勢當時之情事最為得之大抵春秋之于霸職予晉不予楚尊周也然當是時晉之人事浸失楚之人謀浸強聖人亦安能以意為軒輊于其間亦如其見諸行事之實以著之使後世知所考鑒而已矣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傳宋公子鮑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

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

二九

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

辨義書弒其君者嚴亂賊之誅不書亂賊主名而稱宋人者蓋著其君縱無道以失衆心所謂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也傳序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則衆心之攸畔可見再序六卿而詳公孫壽之言則國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可見再序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未至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可見鮑雖有志竊國而孟諸行弒未與其事亦未與其謀而原其見弒之由實本於失衆則失國此經所以書宋人也意諸自為正卿君無道而不能匡臨難而適亂之適諸侯則平日從君于昏可知雖曰死之晏平仲所謂為君已死非其親暱誰敢任之者耳何足録哉或謂公既知夫人欲殺之何肯坐以待殺竊謂杵臼自言不能其大夫君祖母以及國人可見其孤立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尤可見其腹心止一意諸昔唐明皇當馬嵬兵變楊妃賜死唐人詩曰六軍不發可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蓋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其禍之慘若此然則杵臼雖明知殺己欲不待死其可得哉鄭詩之閔無臣曰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言寡助之至也昭公意諸之情事蓋似之

歲次辛亥

正月庚寅朔 丙午酉初雨水
二月庚申朔 丙子酉正春分
三月己丑朔 丁未辰初穀雨
四月戊午朔 戊寅辰正小滿
五月戊子朔 己酉酉初夏至
六月丁巳朔 辛巳寅正大暑
七月丁亥朔 壬子巳正處暑
八月丙辰朔 癸未辰初秋分
九月丙戌朔 癸丑未正霜降
十月丙辰朔 癸未巳正小雪
十一月乙酉朔 壬子亥正冬至
十二月乙卯朔 壬午辰正大寒

三十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辨義討曰何故弒君其色厲矣猶立文公而還是名為討之實則立之何內之荏也其猶穿窬之盜歟傳雖序事不斷而經義昭然卿不書而稱人胡傳謂賊之是也左曰失其所但因傳序

衛孔達于陳公孫寧之上與前此陳常先衛不合耳范武子曰
衛序陳上蓋主會者降之此說爲當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傳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傳齊侯伐我西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辨義上年六月納賂盟于郪丘而聲姜以八月薨又因齊難緩
葬可見郪丘雖盟齊難未歇四郊戒嚴今葬事甫畢即伐我西
鄙蓋聲公不親盟之罪以來討其脅我之威益張矣公及齊侯
盟于穀公畏齊之甚不敢抗拒而請盟且親往也賂盟由襄仲
請盟仍由襄仲其爲齊所親信可知矣傳稱北鄙傳寫偶誤杜
氏必指爲經誤僻哉

諸侯會于扈

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
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
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
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
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
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
七月寡君又朝以蔵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

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
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
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
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
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
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
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
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
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
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辨義前此盟于扈將謀伐齊而受賂以止今復會于扈又平宋
以成其君晉之君臣失職縱賊豈但無功哉家則堂曰兩扈之
會諸侯不序春秋所以削晉霸而著其黨逆之罪也自齊桓之霸
列國久無篡弑之禍及齊商人宋鮑弑君霸國無討又從而安
定之自是篡弑之禍接跡于天下魯赤晉靈皆斃于強臣之手
趙盾實爲之也人以爲盾有無君之心故黨逆賊而不問盾何
以責其責家氏此說深契經旨試觀鄭執辭責晉而晉甘以趙
穿公壻池爲質蓋理短義虧則詰之而無辭以荅也晉霸弛而
楚張豈不由此哉

秋公至自穀

辨義書至自穀于會危之後著公爲齊所留不得會危也
冬公子遂如齊
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
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辨義謂盟由遂拜盟由遂遂亦藉以自結于齊也將食魯麥聞
諸齊人蓋齊人故露此語以先聲奪之耳因語偷而億文仲之
言雖曰幸中然商人之死非疾而文公之狗欲懷安正所謂民
主偷必死者也遂日侍君側胡不憂及此哉
附傳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 後案
冬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了前案

三三

歲次壬子 應閏三月而閏六月
正月甲申朔 辛亥夜子初雨水 七月辛亥朔 丁巳申正處暑
二月甲寅朔 壬午子正春分 八月辛巳朔 戊子未初秋分
三月癸未朔 壬子未初穀雨 九月庚戌朔 戊午戌正霜降
四月癸丑朔 十月己卯朔 戊子申正小雪
五月癸未朔 未正小滿 十一月己酉朔 戊午寅正冬至
六月壬子朔 甲寅夜子初夏至 十二月戊寅朔 丁亥未正大寒
閏月壬午朔 丙戌巳正大暑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
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
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辨義臺下蓋即泉臺臺毀址存故曰臺下公逸遊而薨於此非
考終命於正寢也然則蛇出非妖而訛言爲妖蓋蛇入于國而
公薨於臺下是公不得與先君之數也然則身死子弒嗣是政
逮大夫祿去公室而國非其國非訛言爲之兆乎卜人筮史周
禮設官世傳其術業故傳隨事紀之非左氏所造也
秦伯罃卒 康公卒子共公立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兄元立是爲惠公
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
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
二子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
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
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王曲

辨義商人本弒君之賊齊之臣子不能討而奉以爲臣則其君
也故書弒其君者豈萬世不易之綱常也其不專斥歜職者非
賊之不書其名也商人以亂賊據君位而播惡於衆掘刖人之
死父而又使僕奪人之生妻而又使驂乘制喪廉恥賤仁殘
義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故歜職以僕御之賤行篡殺之事不以
盜書而廣以衆怒曰齊人所以著不仁得國而又播惡于衆則

民欲與之偕亡未有不滅其身者也蓋春秋者君臣萬治之書故曰天子之事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傳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一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辨義禮有吉凶故賀新君立爲一事拜葬爲一事遂與得臣本各以事如齊而經合書之者仲遂受敬嬴之屬欲立宣公嘗謀已久今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欲親魯而許之得臣既同時如齊雖各事不與其謀亦必在齊已聞其事乃歸而含忍不發是黨賊匿情也故合書以著其罪穀梁以爲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春秋取義豈沾沾毛髮小失且與上下經義何所合哉

冬十月子卒

傳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辨義子卒不地弒也與君弒書公薨同不日史闕也傳稱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以君命召惠伯是以宣公之命也蓋襄仲謀立宣公叔仲不可今既立事定而欲殺之以除害故以君命召之務人以爲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者謂宣公怒已而命之死死之可也杜注以爲許子惡之命子惡何怨于叔仲而必死之且惡視已殺宣公已立必通國皆知叔仲務人同朝豈竟然未知乎張元德曰私事公子遂敬嬴奪嫡之心也然其最啓是心者嬖故也有夫人太子而寵嬖妾則文公所以怠於政事者有自來矣此說推殺子惡之由而追咎文公乃端本之正論易所謂由來之漸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辨義書夫人姜氏著其爲先君之正嫡書歸于齊著遂弒嗣君絕國母倫理廢滅傳紀其怨哭呼天哀感市人又以見魯之諸臣莫如充耳皆罪在必誅不但仲遂也

季孫行父如齊

辨義行父如齊告立君也仲遂久受敬嬴之屬欲立宣公又見於齊侯請立之行父身爲正卿豈無見聞今當殺惡立倭之始縱不能聲義討遂亦當效厥祖因子般弒而出奔乃告立新君者行父且首先如齊則是因其弒立事成即居以爲己利外則

阿齊侯親魯之意以結好於大國內則阿談竊奪婣之意以樹
功於新君是行父者詭之遇道也故書行父如齊于子卒姜歸
之後而斧鉞之嚴行父不能逃其誅矣晉史墨曰魯自東門遂
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可證季氏之專權始於
此也

莒弑其君庶其

傳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
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
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
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
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
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
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
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
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
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
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
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
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
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

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
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
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
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
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
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
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
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
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
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
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
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
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
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
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
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
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

辨義經書莒弑其君庶其傳曰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
紀公言其君德昏虐衆畔親離故亂賊得因之以為資也然則

經不著亂賊主名豈為亂賊寬其討哉天之立君以為民也人
君不能體上天愛民之心而恣于民上以縱其淫致使人心離
畔亂賊因以為資使不於此焉示虐義則警之戒而專治亂賊
之罪反無以絶亂賊之因不足以拔本塞源此春秋之所大懼
故書法如此大抵莒人怨紀公多行無禮而弑之非為立僕僕
素未得莒人之心但因國人行弑而隱同之以洩黙已之忿故
弑後以其寶玉來奔諡法無紀當時諸侯不請諡于王則其私
諡未必皆遵諡法也季文子自謂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
鸇之逐鳥雀可謂勇於義矣行父果能奉以周旋親見仲遂弑
君立君不加誅逐而且附會之不亦失隊之甚乎蓋行父忌遂

之弑立專君欲借逐莒僕以擠之故遠引八元八愷世濟其美
堯不能舉而舜舉之三族四凶世濟其凶堯不能去而舜去之
所以喻慶父賊班弑閔仲遂又殺惡及視亦三族世濟其凶之
類季友於弑立之後竭忠輔僖己亦願於弑立之後竭忠輔宣
此則所稱世濟其美之意也蓋以堯喻莊文而以舜之去姦舉
忠感諷宣公使斥逐襄仲故傳詳紀其言正以深著其隱盡東
門氏之逐幾已動於此矣使太史克對盡自作諫書使克轉對
非口授也然文勝損質不逮僖伯哀伯甚遠盡言為心聲生心
則害事故文運之升降關乎世運自此以後傳紀時人言語皆
當以此意求之

附傳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
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
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
靖國人後叢

春秋深卷之十

宣公上 名倭 文公庶子

歳次癸丑周匡王五年

正月戊申朔 丁巳卯初雨水

二月戊寅朔 丁亥卯正春分

三月丁未朔 丁巳戌初穀雨

四月丁丑朔 戊子戌正小滿

五月丙午朔 庚申寅初夏至

六月乙亥朔 辛卯未正大暑

七月乙巳朔 壬戌戌正處暑

八月甲戌朔 癸巳申正秋分

九月甲辰朔 甲子子正霜降

十月甲戌朔 癸巳戌正小雪

十一月甲辰朔 癸亥巳正冬至

十二月癸酉朔 壬辰戌正大寒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辨義公即位史文也經之取義與桓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辨義即位之後公子遂即如齊逆女由弑立懼討是以居喪逆娶於齊以託庇而公在喪經不得見而親迎於所館故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告至於祖故稱婦姜不氏者喪禮成昏殊玷子公族也此本據事直書不待傳而義見者逆女及以至一事聯書故遂不重書公子左氏牽強注解謬矣宣之用遂如桓之用翬豈尊君命之謂哉

夏季孫行父如齊

傳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辨義納賂請會求定君位也行父之謀國包羞若此魯宣之所謂良臣春秋之所謂賊黨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辨義放者黜而遠之也河曲之役趙穿恚臾駢故撓其謀是不用命者穿也胥甲父但同軍門之呼耳今八年之後追治其罪獨放胥甲父是重罪不究輕罪偏坐故稱國以放著其刑罰之頗僻也此由穿以壻有寵於晉君以側室託庇於趙盾遂使好勇而狂之人脫然法外然桃園之亂幾伏於此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辨義讀傳文齊魯之情形罪狀昭然呈著何用多為之解

秋邾子來朝

辨義位既位矣故邾子來朝賀新君也晉武公既賂王請命其臣美之曰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邾子來朝之意殆亦類此此何世界是故孔子懼作春秋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
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
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
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辨義此傳追叙晉之伐宋討齊為緣起者挈經之要旨也前此
同盟于新城諸侯皆欲依晉以攘楚乃趙盾得政以來不見其
擧尊王之義樹夏安之功而且于兩扈之會以諸侯之師伐宋
則取宋賂為魯討齊則取齊賂由是大夫同盟之望鄭遂受盟
于楚鄙晉之不足與也若陳人因楚不禮而受盟于晉不過私
忿耳是楚之失陳其過小晉之失鄭其惡大故侵陳書楚子而

三

以鄭人屬之著楚之得罪自得鄭始按書遂侵宋者著楚子之
志不但侵陳而欲藉義以責宋之賂晉受盟也盾救陳宋而經
專書救陳者著楚之侵宋有辭盾不敢與抗惟以救陳塞諸侯
之望故不與侵宋之楚師相遇也當合下伐鄭觀之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傳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
乃還
辨義盾移救陳之師于棐林伐鄭伐其受盟于楚是以宋公陳
侯衛侯曹伯皆會之經書會晉師蒙上盾帥師言之明晉非兵
力不衆也鄭薄晉之取賂不足與則其從楚有辭故楚蔿賈救

鄭因晉解揚于北林而晉師不懲由屈于義之不足以折服楚
鄭不惟伐鄭無功且甘遺楚擒而引還師雖衆何足恃哉
冬趙晉趙穿帥師侵崇
傳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
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辨義是時秦楚結好故晉欲求成于秦以孤楚之與然聽趙穿
之狂謀伐崇以求成而秦弗與既遺擒於楚復挑釁于秦知矣
之匿棋者著皆錯且穿之弄兵盾于此先有以縱之
晉人宋人伐鄭
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

四

不入故不競於楚
辨義北林遺擒晉既義屈不足以敵楚今又與宋連兵伐鄭不
反己而求報復於義益虧此伐宋之招也盾貪取亂賊之賂以
逢君欲則晉侯之侈盾實啟之而驟諫之諫必不入內既不能
正其君德而欲外抗強楚力必不競故傳特表之此傳及下傳
兩稱驟諫不但非格心之道且非信而後諫者也
歲次甲寅應閏八月而閏十月
正月癸卯朔壬戌午初雨水　八月庚午朔己亥子正秋分
二月癸酉朔壬辰午正春分　九月庚子朔
三月癸卯朔癸亥丑初穀雨　十月己巳朔辰正霜降

四月壬申朔午丑正小滿　閏月巳亥朔寅正小雪
五月壬寅朔乙丑巳正夏至　十月戊辰朔申正冬至
六月辛未朔丙申亥正大暑　十一月戊戌朔丑正大寒
七月辛丑朔戊辰寅正處暑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林注去之夫爲句非是

辨義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而首書宋華元帥師及鄭戰以宋主斯戰罪其自取敗也盖宋西從晉人伐鄭以致鄭受楚命師臨大棘當是時宋能却鄭則楚氣自挫鄭若勝宋則楚威益張宋宜先聲鄭輔蠻猾夏之罪以曉之鄭師不退再告晉合力拒之乃率爾迎戰以致大敗故書宋師敗績以罪其殃民再書獲宋華元辭其不勝主帥之任至於身爲俘囚以辱國且害及天下也左氏但責狂狡之違命羊斟之非人不思戎車者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也將戰之際殺羊食士本以作士氣而偏照其御可見華元馭下之無禮倒戟出敵反爲所獲以師爲戲又可見華元紀律之不嚴易曰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宋華元帥師之謂也故傳並紀城者之謳以見宋之國人歸罪華元而元不能辭杜氏乃謂傳言元之不吝其咎寬而容衆不亦左乎壬子王正月十日

秦師伐晉

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傳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辨義陰地晉境也大棘之役鄭受命于楚是與晉爭宋者楚也故鬬椒之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其志可見矣盾不能聲楚之罪合諸侯以致伐區區移救焦之師自陰地侵鄭末矣況

楚次于鄭以待晉師而盾畏楚如虎飾辭亟去四國之師并不
敢復鄭郊緣盾既以取賂爲鄭所輕内怍于志又因君侈咈諫
憂其圖己私心憧憧其氣甚餒所以棐林伐鄭遇蔿賈而敗還
陰地侵鄭避越椒而亟去也晉之不競于楚豈不由此哉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
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
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
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
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
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
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
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
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
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
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
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
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
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
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
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
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
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
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
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辨義亡不越竟反不討賊盾弒君之信獄也我之懷矣自詒伊
慼盾弒君之確供也晉無知弒諸兒由謀主非由手刃盾弒君
之情形亦似之但無知之謀露趙盾之謀隱耳或謂已越竟而
反則罪可免者同謬胡傳謂去國不反君臣義絶者亦非太史
詰盾本旨蓋史狐是以不越竟證其本非出亡而假出亡以自
掩飾此語揭發隱情最爲扼要蓋侍宴未過三爵提彌明即趨
登扶下嗾獒之頃伏甲已起鬬且出明雖殺獒甲亦殺明盾賴
靈輒倒戟禦公徒而免之君臣格鬬大義乖絶盾如出亡宜及
此時去不反顧而傳紀靈輒自亡不言盾之出亡則盾於是日
戀棧歸家可知也再敘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次日事也即
接稱宣子未出山而復則盾授意趙穿使攻靈公而假作奔亡
不出于山即聞弒而復情事顯然加以反不討賊情事尤顯故
太史詰以非子而誰盾亦失守辭屈而曰我之懷矣自詒伊慼

郤夫患失無所不至之真情畢現矣其不誅史狐誅諸機深異于崔杼之淺露也左氏淺妄假託聖言爲忠弑君大惡爲人臣子豈肯以世傳清白之身爲法枉受惡名孔子豈肯稱爲良大夫既稱良大夫春秋勸善懲惡豈有不爲昭雪之理况盾果非弑君既聞太史之言不越竟之咎即難追不討賊之過猶可補自爲正卿何難立誅側室子以雪君讐明己志而隱忍受惡何爲乎今不但庇賊不討且使穿逆黑臀于周而立之以樹功于新主則盾與穿狼狽爲姦讀傳甚見史遷曰春秋推見至隱此類是也左氏但見鉏麑之死遂嘉趙盾之良究未思傳叙士季之諫極詳而宣子但以驟諫患之其能無改于君德已可概見

九

至於大臣將朝而盛服因時尚早坐而假寐尚董耳鉏麑盜賊小人歎爲不忘恭敬想其當寢門晨闢侍衛必衆鉏麑不能賊盾而退自揣不殺盾而反命君必加誅故託辭就死耳况麑觸盾庭槐而死當其潛見盛服假寐退而歎數而言是誰聞之安知非盾家飾爲此言以自張與傳錄史文正以傳疑也杜氏於服假寐注爲不解衣冠而睡夢語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弟定王立

附傳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辨義紀趙氏爲晉公族大夫始於趙盾豐斷而趙氏滅族之禍亦伏焉晉獻戮桓莊之族加以驪姬之亂而晉無公族矣

歲次乙卯周定王元年

正月丁卯朔 酉初雨水　　七月甲子朔 癸酉巳正處暑
二月丙申朔 丁酉酉初春分　　八月甲午朔 甲辰卯正秋分
三月丙寅朔 戊辰辰初穀雨　　九月甲子朔 甲戌未正霜降
四月丙申朔 己亥辰初小滿　　十月癸巳朔 甲辰巳正小雪
五月乙丑朔 庚午申正夏至　　十一月壬戌朔 癸酉亥正冬至
六月乙未朔 壬寅寅初大暑　　十二月壬辰朔 癸卯辰正大寒

十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細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辨義魯僭郊祀以孟春舉行帝牛必在滌已三月今屆正月舉祀之時牛口自傷改卜又死神之譴告嚴矣僖始僭郊四卜不從厥後亦譴于牛傷及卜之不從者又不一而足魯人終不省悟神其如迷復何

葬匡王

辨義桓王之葬緩至七年匡王之葬速以四月王室不君其禮簡慢可笑知矣

楚子伐陸渾之戎

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辨義陸渾之戎即秦晉所遷于伊川者偪近周驕楚子伐之意不在陸渾而欲耀兵以窺周室聲其楚本爵曰楚子僭號之罪著矣春秋於五霸獨節取桓文者雖其以力假仁猶以尊周室安諸夏為大義莊二十八年王使召伯賜齊侯命踐土之盟王命尹氏等策命晉侯為侯伯錫以彤弓後嗣世守是皆周之方伯於職得專征伐者也宋襄志在與商非以尊周秦伯西戎寔無功於王室且此二君皆未嘗錫命為侯伯也況楚人久僭王號竄食諸姬今乘晉霸不競問鼎周疆乃王室之賊也何霸之足云然晉自趙盾當國政在大夫考其行事一反癸卯踐土之約大失同盟之望以致楚莊得志號令諸侯與晉平分霸主之權自問鼎始嗣此無復有言及尊攘者矣

夏楚人侵鄭

傳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辨義鄭始以晉不足與而從楚今晉成初立伐鄭以修侯伯之職而鄭及晉平棄蠻從夏也楚又侵之故外之而書人

秋赤狄侵齊

辨義赤狄始見於經張元德曰白狄赤狄俗尚赤衣白衣此說甚是大抵狄之種類繁衍各分部落此書赤狄侵齊著其雜出為患與楚並與時事孔急也

宋師圍曹

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辨義武氏之謀已見前傳胡傳及諸家多謂此經非罪宋鮑竊思春秋之義不以亂治亂當鮑立之時武穆之族能聲義討賊別立賢君庶得其正今共立為君在位三年國內之人誰不為臣武氏之族乃謀尊昭公子奉鮑弟須以作亂則亂臣也因是盡逐武穆之族而曹人助之以師伐宋是助亂也此經書宋師圍曹著宋鮑不能修德以弭亂惟知動衆圍曹以報怨所謂滔滔者天下皆是不但楚狄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卒 靈公夷立

葬鄭穆公

傳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
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
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
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生
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于
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
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
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

十三

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
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
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
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辨義丙戌十一月五二十五日此傳附紀鄭穆氏之興始此

歲次丙辰

正月丙朔 壬申夜子初雨水　七月戊午朔 戊寅申正處暑

二月辛卯朔 壬寅夜子初春分　八月戊子朔 己酉午正秋分

四月辛酉朔 癸酉午正穀雨　九月丁巳朔 己卯戌正霜降

四月庚寅朔 甲辰未初小滿　十月丁亥朔 己酉申正小雪

五月庚申朔 乙亥亥正夏至　十一月丙辰朔 己卯寅正冬至

六月己丑朔 丁未巳初大暑　十二月丙戌朔 戊申未正大寒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
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
以行禮

辨義莒郯有怨公及齊侯平之使兩釋怨也莒人不肯必其平
有低昂故心未輸服此當曉以文德非偏狥壓和足服莒人之
心也公因此伐莒暴矣取向則逞暴以濟貪是謂以亂平亂非
禮之極與楚侵鄭狄侵齊宋圍曹者何異哉

十四

秦伯稻卒 共公卒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傳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
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
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
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
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
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
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
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
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

亦皆已去疾何爲乃舍之而爲大夫
辨義左氏推不足仁而不武之說最爲乘謬凡賊臣弒主多倚
兵權大棘之役歸生帥師及子公與子家謀先以其兵權在握
能行大事也其反譖子家則以謀弒誣加子家以其權重功高
君心憚之也設歸生有仁心於謀先之時立發其姦何至於反
譖乃謀先則以畜老猶憚之反譖則以懼禍順從之故弒主歸
生稱曰公子著其位尊地近謀弒成事權在歸生也首惡既定
則宋不瑕書矣鄭師山曰凡人同惡相濟非同有是心則不敢
同謀是事惟歸生有無君之心故宋以無君之事謀之觀鄭人
討亂斷子家之棺逐其族則通國以爲首惡何必孔子歸獄歸
生哉乙酉五月廿六日
赤狄侵齊
辨義再書侵齊狄患益熾亂生不衰也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辨義公以請齊纂立會齊定位賂齊獲安故告已事齊也
冬楚子伐鄭
傳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辨義杜注前亦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今按前稱侵鄭此稱
伐鄭前稱楚人此稱楚子若趙木訥曰鄭弒其君諸侯不問而
楚伐爲有辭聖人非予楚也責晉重矣此說得之蓋晉不討鄭

之亂楚乘其不服而執辭以伐之是晉棄霸討以付楚也
附傳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
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
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
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
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
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己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
族圄伯嬴于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
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伯
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于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
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
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
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
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
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
箴尹克黃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
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
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
曰生
辨義家將亡必有妖孽越椒非其類與誅伯棼以除賊赦克黃

以勸忠楚莊下失君柄亦亂世之梟雄所以能擅霸也

歲次丁巳

正月乙卯朔乙寅卯初雨水
二月乙酉朔戊申卯初春分
三月乙卯朔己酉戌初小滿
四月甲申朔戊寅酉正穀雨
五月癸丑朔辛巳寅正夏至
閏月癸未朔
六月壬子朔申初大暑
七月壬午朔癸未亥初處暑
八月辛亥朔甲寅酉正秋分
九月辛巳朔乙酉丑正霜降
十月庚戌朔丙寅亥正小雪
十一月庚辰朔甲申子正冬至
十二月己酉朔癸丑戌正大寒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〇過也

十七

辨義春如夏始至爲高固止公求叔姬也公之事齊益勤而屈辱于齊益甚人役而恥爲役其能倖免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左脫子字今從公穀與經冬來合

傳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〇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辨義子叔姬蓋文公之女卿大夫親迎于女父母國禮也然止公以求之而又此來逆于臣竟與魯君敵禮以視渤出而女于吳者凌辱又有加矣

叔孫得臣卒 莊叔卒子僑如嗣已宣伯

辨義不日闕文也三桓始於僖世後嗣書卒獨詳著其四分公室與魯共國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傳冬來反馬也

辨義家則堂曰反馬不躬至隱寧無並行爲固列國之卿而挾婦俱來前日以臣伉君猶以爲未足更挾婦以示魯宣館甥之禮宣固無所媿魯之宗廟朝廷實重爲之辱矣

楚人伐鄭

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辨義伐鄭仍書楚人不予其急爭鄭以擅霸也晉救鄭不書晉不能修文之業親率諸侯以討鄭賊過釁方求非所救也

十八

歲次戊午

正月己卯朔癸未午初雨水
二月己酉朔癸丑午初春分
三月戊寅朔甲申子正穀雨
四月丁未朔乙卯丑初小滿
五月丁丑朔丙戌巳正夏至
六月丁未朔丁巳亥初大暑
七月丙子朔己丑寅初處暑
八月丙午朔庚申子正秋分
九月乙亥朔庚寅辰初霜降
十月乙巳朔庚申寅初小雪
十一月甲戌朔己丑申正冬至
十二月甲辰朔己未丑正大寒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辨義陳之即楚迫於楚伐鄭之戍而及楚平也趙盾幸漏弑君之誅能湔[illegible]前非輒討楚人諸侯修方伯之職申尊攘之令使鄭不致為楚人侵則陳亦將惟晉是附今不能聲義攘楚而潛師侵陳故從盾侵陳者惟衛孫免而諸侯不與焉由是晉霸日衰楚威日盛而世變益大矣盾之見經凡此趙孟之忠晉人世稱之當時皆然之由世衰道微而邪說暴行作故認賊作子恬不為怪此孔子所以懼春秋所以作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辨義螽為災也螽作于八月食穗實以害收成為災尤甚

冬十月

附傳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辨義桓子意中以武王養晦為待受貫盈其辭誣其蔽可知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以上皆後案此即為之役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歲次己未

正月甲戌朔戊子申正雨水　七月辛未朔甲午巳初處暑
二月甲辰朔戊午酉初春分　八月庚子朔乙丑卯正秋分
三月癸酉朔己丑卯正穀雨　九月庚午朔乙未未初霜降
四月癸卯朔庚申辰初小滿　十月己亥朔乙丑巳初小雪
五月壬申朔辛卯申正夏至　十一月己巳朔甲午亥初冬至
六月辛丑朔癸亥寅初大暑　十二月己亥朔甲子辰正大寒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辨義文十五年冬魯有齊難晉將為魯伐齊受齊賂而還次年春魯遂及齊平納賂以盟郪丘十七年晉復合諸侯于扈以平宋魯又以齊難不會自是宣公篡立專意事齊而與晉絕矣今晉成將求諸侯故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以公立之後衛始通聘且共謀會晉此公會黑壤之案也衛孫氏結晉亦始此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傳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辨義齊侯伐萊令魯以師會伐是魯本不與其謀而但為齊役耳秋公至自伐萊著其勞民閱兩時之久也取義與莊公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秋師還同

大旱

辨義書大旱于夏會秋至之後者以著旱魃為虐歷時甚久而

公方僕僕從、暴師于外何暇以憂恤之忱修雩禱之禮是也
謂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
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
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辨義黃父黑壤別名此傳先詳鄭來會之故次詳晉不與盟之
故者發經意也當是時楚方猾夏晉成新立值霸政不競之候
因鄭及晉平覩合諸侯爲此會王叔文公臨之以謀不睦列侯
和協乃安攘之本其會可予故依次序爵繫爲會以諱不能正
宜斡前盟以更新聲大義以警衆庶可使方來有悅服者畏
至於魯不朝聘起於魯與齊雖而晉受齊賂乃晉絕魯非魯絕
晉也今衛通魯以會晉晉即當於謝過修禮以示之可修令以
讓之亦可乃止公于會不使與盟且以賂免橫暴之行忘如大盟
執是何足以明其約主齊盟哉故黃父之盟諱而不書非晉也
點其不足主伯盟也若橫逆妄加非魯之咎設以公不與盟爲
諱豈聖人之意哉
附傳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辨義此傳在秋公至自伐戎之後故無秋字杜注闕文非是
歲次庚申

二一

正月戊辰朔癸巳亥正雨水
二月戊戌朔癸亥夜子初春分
三月戊辰朔甲午午正穀雨
四月丁酉朔乙丑未初小滿
閏月丙寅朔
五月丙申朔亥正夏至
六月丙寅朔戊辰巳初大暑
七月乙未朔己亥申初處暑
八月乙丑朔庚午午正秋分
九月甲午朔庚子戌初霜降
十月甲子朔庚午申初小雪
十一月癸巳朔庚子寅初冬至
十二月癸亥朔己巳未初大寒
八年春公至自會
辨義止于會而以賂免故需時甚久冬會春乃至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辨義至自會之後即書公子遂如齊見脩好於齊也黃
去齊都甚近竟不力疾將事而復其不敬君命由畏死之心勝
懷土之念切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傳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辨義繹明日又祭也其祭謂之賓尸凡卿大夫之與正祭同日
者止曰賓尸天子諸侯明日又祭者乃曰繹賓尸其祭輕使士
將事周頌絲衣之詩是也辛巳有事于太廟是日聞仲遂卒于
垂則正祭既終事矣於事廟卿佐之喪繹可廢而壬午猶繹萬
入惟去籥非禮也蓋季氏主之遂生稱公子卒稱仲遂與稱季

二二

友同遂子公孫歸父宣十八年出奔齊其弟仲嬰齊後之
戊子夫人嬴氏薨
辨義嬴氏文公二妃也姜夫人大歸于齊則與廟絕嬴氏毋以
子貴則居然夫人然與廟絕者非先君絕之嬴氏雖嬖而殺嫡
立其子非先君所及料則嬴氏以夫人祔廟尤非先君所及料
是之謂誣其死父也
晉師白狄伐秦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
日而蘇
辨義當是時晉如修方伯之職宜擯逐者莫若楚而日尋干戈
於秦以相報復其昧天下之大義甚矣況赤狄屢爲患於齊晉
白狄若亦同之今晉但利白狄之平於己會以伐秦而不顧其
滋之爲患將及宮同盟其薄安攘之職尤甚矣

二三

楚人滅舒蓼
傳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辨義趙木訥曰舒同宗而異國故謂之群舒杜氏以舒蓼爲二
國陳氏舒庸舒鳩豈亦兩國乎今按楚甚强大日以吞國開疆
爲務既滅舒蓼遂疆滑汭盟吳越其勢愈熾而晉但會白狄以
伐秦不務膺諸侯以抑楚亡屬于事辭觀之取義見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辨義日食至於既其變大矣天象若人事之應可勿畏歟杜注
甲子七月三十日今推之亦同盡以月小盡而誤置大建故食
在晦經不書朔以著歷法之疎也漢時此類甚多又考姜岌及授
時諸家皆云是歲十月甲子朔食蓋就周正改月數言之即夏
正八月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傳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辨義己丑所卜之葬日也柩既發行雨不克葬次日庚寅日中
而克葬遲卜慢親甚矣凡柩未發而雨甚難行亦得爲雨止然
既爲雨止卽當另卜葬日若失所卜之吉卽是廢次日苟且畢

二四

事是不愛敬其親也況雨雖無常雨具可以預備范宣子曰禮
喪事有進無退士喪禮有滌車載簑笠則人君之張設周兼備
矣禮先遷柩于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
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數次孫明復曰己丑之日
喪既行而遇雨雨之遲久不可得而知設若次日猶月其可停
柩路次不行乎葬禮平旦而葬日中而虞今此庚寅日中而克葬
葬之無備可知也合此二說經譏其非禮甚明而左氏以爲禮
謬已甚稱卜葬先遠日亦不懷也未嘗不是然與本經事義無
涉何用牽引大抵宣以殺嫡得立致政在私家凡事關公室雖
送葬至大亦從苟簡故傳並記用葛一事蓋常應用麻而藉旱

用葛麻可購用而怠不豫備是忘其親也此由宣公尸位親喪
既不求自致而強臣用事亦概以苟且應付故無備如此

城平陽

傳城平陽〇書時也

辨義高貝齋曰惟晉故也陸子靜曰宣公葬母不能爲雨備不
易時而遽興土功罪不可逃矣陸說似尤得之况此年旱甚至
於無麥歲饑可知而城築復興不恤民力也左曰書時謬哉

楚師伐陳

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辨義趙木訥曰陳不幸當晉楚之衝使有桓文之君則陳固不
樂從楚也晉成厲厲何足以宗諸侯而抗楚宜陳之不能自固
而復爲楚也今按楚伐鄭伐陳皆取成即還其謀深矣

附傳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辨義盾死次及胥克爲政克有疾故郤缺爲政秋并廢克佐下
軍之本職而使趙朔卻當趙也故胥童怨郤氏此後案

歲次辛酉

正月壬辰朔己亥寅正雨水　七月己丑朔甲辰亥初處暑
二月壬戌朔己卯卯初春分　八月己未朔乙亥酉初秋分
三月辛卯朔己亥酉正穀雨　九月戊子朔丙午丑初霜降
四月辛酉朔庚午戌初小滿　十月戊午朔乙亥亥初小雪

二五

五月庚寅朔壬寅寅正夏至　十一月戊子朔乙巳巳初冬至
六月己未朔癸酉申初大暑　十二月丁巳朔甲戌戌初大寒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辨義公既受辱黃父仍屈意事齊書之以著其受役强大雖母
喪未朞不憚往還詩曰既往既來使我心疚經旨亦然

夏仲孫蔑如京師蔑公孫敖之孫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辨義胡當傳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共事
可考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今按公如齊公自往也蔑如京
師王使來徵聘而後往也然且喜爲空谷之足音嘉其有禮而
厚賄之可哀也已

齊侯伐萊

辨義王制莫大於封建諸侯之敗王畧莫甚於陵弱小萊小國
也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此再書齊侯伐萊至襄六年而齊滅
之春秋備書之傷四國無王諸侯無伯也

秋取根牟

傳秋取根牟〇言易也

辨義杜注根牟東夷國也今按魯父封于魯其土田山川附庸
封疆蓋七百里根牟殆其封疆之內屬然國屬于魯而食地非魯
之所有非其有而取之其得賂畧與楚滅舒蓼無異不得其

二六

君不毀其宗社而使奔于縣邑汶不書滅如謂諱滅曰取是猶
諱刃殺曰杖殺也取不言公林其父曰自宣以下征伐在大夫
矣斯言得之
八月滕子卒
傳滕昭公卒
辨義滕非侯已於隱七年辨之其卒不名不日史闕耳
九月晋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晋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
晋侯黑臀卒于扈 成公 卒子景公獳立
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晋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晋
侯卒于扈乃還

二七

辨義諸侯不睦雖有覇主心力不協此會以討不睦爲辭其義
頗正陳獨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其執辭亦近正當是
時楚勢益張而諸侯無伯則散無友紀春秋不得已而以晋主
覇者自晋之外別無可主也晋成此會差強人意其卒于扈謂
之勤職而死亦可不書葬魯不會也晋成爲君遑遑文襄林父
頗賢於趙盾而亦不逮良佐凡事數之会揺置乖宜則大事不
立即如衛始通魯以會晋故宣公會于黑壤乃晋遽責其不朝
致以賂免而畏乃並晋齊故扈之會齊魯皆不至晋不得齊
魯之服從則覇事益不立此天下之大勢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成公 卒子穆公遬立

辨義不書葬魯不會也今推十月四日辛酉十六日癸酉蓋冬
十月當在辛酉晋侯卒之上而置癸酉上傳寫誤耳
宋人圍滕
傳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辨義滕近宋而宋圍之其侵暴寡小與蔡之伐萊同因喪圍國
罪又甚於圍曹故稱人以貶之
楚子伐鄭晋郤缺帥師救鄭
傳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晋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
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辨義書楚子伐鄭者楚日強大銳志猾夏故國君自將與晋爭

二八

鄭以圖覇也書晋郤缺帥師救鄭者晋爲侯伯職當安夏而新
君居廬缺爲正卿得爲君代將拒楚以緩鄭也陸子靜曰伐陳
救鄭晋之君臣猶未忘文公之覇業春秋蓋善之今按善之者
善其近義猶愈於坐視不救也觀後事自見
陳殺其大夫洩冶
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衣以戲于朝洩
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
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辨義殺諫洩冶者孔寧儀行父也而靈公弗禁故稱陳殺其大

夫罪靈公信邪佞戮忠諫也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洩冶之諫可謂法語矣公曰吾能改而既從之矣彼二子者乃請殺之而公弗禁洩冶無道自趨喪亡此於洩冶乎何尤左氏乃妄託聖言以譏洩冶引詩既枉不適且使爲人臣者遇君無道者務緘默苟容而以洩冶爲戒其害世教不已甚乎

歲次壬戌

正月丁亥朔 甲辰巳正雨水
二月丙辰朔 甲戌午初春分
三月丙戌朔 乙巳子正穀雨
四月丙辰朔 丙子丑初小滿
五月乙酉朔 丁未巳正夏至
六月乙卯朔 戊寅亥初大暑
七月甲申朔 庚戌寅初處暑
八月甲寅朔 庚辰夜子初秋分
九月癸未朔 辛亥辰初霜降
十月癸丑朔 辛巳寅初小雪
十一月壬午朔 庚戌申初冬至
十二月壬子朔 庚辰丑初大寒

二九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服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辨義公自黑壤受侮於晉盖屈己事齊齊本強大又霸主之後其至每不甘下晉自文七年趙盾盟扈之後凡晉之會盟征伐齊皆不至今魯背棄晉事齊故齊侯喜我之不貳歸田以示柔懷歸濟西田而繫之我者明此田即我以之賂齊今仍以之歸我在齊爲不費之惠在我則深受賜之感凡不能修己自強而役于人者其情事往往而然其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子頃公無野立

齊崔氏出奔衛

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辨義逐崔杼而書齊崔氏出奔者杼因逐而以其族行爲將來求復之地也杼本有寵于惠公惠甫卒而逐之特高國畏其偪非以事得罪於新君也崔出于丁乃齊之世族齊人必不使其無後于齊國然使杼孤身出奔則可擇立族子以承崔宗而杼不得復入矣今以族行則將來可以求爲後而杼即得介先君之寵以求復此杼之志也崔杼弑君後此五十二年而前此先有寵于惠公可見其世族少年時即能以邪佞早結主知故擧族皆藉其庇隨之出奔因以此日之出奔伏後日之求復既復而寵愈盛族愈強非高國所能制則弑君之禍發而滅族之禍亦發焉故於此據事書之以揭其情所謂推見至隱者也左氏既以非其罪爲說則書氏似出于聖筆又曰告以族不以名則書氏又本于舊史蓋其牽意立解又任意瀾翻每如此既曰某氏之守臣某則族名當並告何由知杼不以名耶其自相矛盾又如此

三十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傳公如齊奔喪
辨義以魯侯奔齊侯之喪公如公至何僕僕道塗以自辱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子氏公十五
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
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辨義夏姬蕩婦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君臣宣淫無道極矣然
陳人作株林以刺之于其朝夕而往特稱從夏南者罪徵舒也
蓋夏氏陳之世大夫徵舒與孔寧儀行父比肩事主而二賊導
君淫於其母乃任其永朝永夕飲酒於家恬不知恥是舒徵務
母之盈以盈其君罪狀昭著今因似女似君之戲以為己病不
殺二賊而射殺其君尤可見矣惟二賊縱母通姦陷君于深惡
故春秋于弒君者多削氏族而此獨繫氏于其國所以聲亂賊
之罪狀者深切而著明矣

六月宋師伐滕
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辨義滕自宋襄圖霸以來久為宋役及晉主夏盟誓毋相害小
國賴以稍安滕亦恃爲會晉霸不競宋前既伐其喪此又動大
衆以伐之即以恃晉不事宋爲滕罪也據事書之既以著宋之
暴小又以著當是時不惟齊魯背晉宋亦起而與晉抗衡蓋諸
侯無伯而小國困敝時事之汎下者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辨義君奔喪卿會葬事齊唯謹也趙木訥曰歸父仲遂之子父
如齊依惠公以定公位子如齊葬惠公以終父志此說近理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辨義晉不能以義威屈楚而以力爭鄭鄭居大國之間從于強
令楚至役楚故及楚平晉至從晉故取成而還家則堂曰自晉
襄沒靈成景皆不克負荷而楚莊日以強盛北向而爭諸侯侵
陳侵鄭觀兵周疆將逞其所大欲晉人僅出偏師不敢犯荊楚
之鋒惟伺其去釋憾於小國今又伐鄭縱能服之豈保楚之不
再出乎自趙盾爲政宋齊魯皆弒其君盾內有所慊置而不問
郤缺爲政又不能治侯國之賊其君者乃卑三國爭鄭而以討
逆遺楚遂使楚挾仗義之名以風示天下晉霸於是愈衰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傳秋劉康公來報聘
辨義公羊以王季子爲王母弟傳稱劉康公杜注謂食采于劉
是也前此王使來徵聘僅得仲孫蔑一如京師即嘉其有禮而
厚賄之今又使母弟來報聘何侯氏之倨慢天王之恭謹也三
綱顛倒至此春秋所深悼也汪德輔曰來求之書止于文公來

聘之書止於宣公錫命之書止於成公非削之而不紀蓋王命不足爲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於諸侯耳寥寥百餘年而不尚以歸賑録自是天王之名號不見於經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傳師伐邾取繹

辨義宣公簒立邾子來朝今而伐之非有罪也貪其土而强取繹也書公孫歸父帥師罪其專兵攘地也張元德曰詩保有鳧繹邾文公卜遷於繹皆此山之地爲邾魯二國之境家則堂曰滕何負於宋而宋伐之邾何負於魯而魯侵之皆由列國無盟主强凌弱衆暴寡而莫之禁也兩說皆得之

三三

大水

辨義秋霖太過則大水爲災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辨義行父如齊曰初聘賀新君也未踰年即位而賀獻媚也歸父以伐邾故如齊使小恩討貪而畏人如盜之防捕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傳國武子來報聘

辨義高息齋曰惠公之葬既逆又未踰年而以君命遽遣使來聘爲議伐邾（皆）也當出饗而行吉禮忘哀恩而結懽好書曰齊侯

著其惡也今按未踰年改元不稱子而稱侯者獨見於此故曰著其惡議伐莒雖於傳無據然爲伐邾故如齊者歸父會齊伐莒者亦歸父則歸父懼討而導今之伐莒蓋情事之所有也

饑

辨義大水成災穀不收故饑

楚子伐鄭

傳楚子伐鄭晋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辨義鄭當南北之衝乃兵車盟會所必爭楚必得鄭乃可與晋爭覇故伐鄭必楚子自將重大其事也晋自趙盾爲政以來凡會盟征伐晋君多不身親君德不宣則宏綱不立今晋成景立踰年未與諸侯盟會而楚再伐鄭使晋之諸臣能知大計輔佐其君上請王命糾合諸侯親履行陣以修方伯之職則大義宣昭威可使遐邇聳聽而士氣踴躍試觀士會帥師尚能逐楚師于潁北若覇主在師諸侯協力豈不能大挫其爭覇之氣今救鄭唯士會而以諸侯之師戍之何足以威楚故削救鄭戍鄭不書也

附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此歸生弑君之本案說見前

三四

春秋深鍳之十一

宣公下

歲次癸亥

正月辛巳朔 己酉申正雨水
二月辛亥朔 己卯酉初春分
閏月庚辰朔
三月庚戌朔 卯正穀雨
四月己卯朔 辛巳卯正小滿
五月己酉朔 壬子申初夏至
六月己卯朔 甲申丑正大暑
七月戊申朔 乙卯巳初處暑
八月丁丑朔 丙戌卯初秋分
九月丁未朔 丙辰未初霜降
十月丁丑朔 丙戌巳初小雪
十一月丙午朔 乙卯亥初冬至
十二月乙亥朔 乙酉辰初大寒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辨義汪德輔曰楚自會盂之後未嘗稱爵與盟今書子序陳侯鄭伯之上楚初主盟也季彭山曰陳鄭當南北之衝楚之所欲爭者也所恃者晉爾有足仗耳晉德不足以庇之則有從楚而已斯言得之凡誅亂討賊固春秋之大法然必明於義利之辨焉今楚先與陳鄭爲辰陵之盟乃藉討賊以縣陳其假義賊義春秋所深惡蹊田奪牛討召會歸其臣尚知譏之曾孔子而以討賊予之哉胡傳非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辨義高息齋曰辰陵之盟列國所宜震也而齊魯方務窮兵于莒汪德輔曰伐杞伐莒皆以歸父將兵而後此會齊侯會楚子皆歸父特會國君以見宣公之德仲遂而寵其子使專權於魯也合此二說經義昭矣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傳晉郤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眾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辨義詩序曰彤弓廢則諸夏衰晉閔受彤弓之錫者也當是時楚爭晉霸郤缺既知非勤何以求人即宜輔翼其君聲罪以討陳之亂賊聲義以遏楚之橫行而區區求成於眾狄謬矣且諸侯或有不朝不聘者非止其君即執其使今晉侯親與狄會雖欲召之而不敢以此爲勤乖謬實甚故欑函之會特書晉侯會狄爵其玷侯伯之職也陳君舉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孜孜於羣狄至往會之晉卑甚矣胡傳專罪晉不討陳賊偏義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傳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辨義程子曰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胡傳討其賊爲義取其國爲貪舜跖之相去遠矣今按楚莊假義以遂貪其志孳孳爲利乃跖之徒非舜之徒也春秋豈肯許其舜跖中立哉先書楚人殺陳夏徵舒以明亂臣賊子人人得誅之義而不稱其爵不以霸討予楚也再書楚子入陳將稱爵以著其擅霸剽奪假討亂以召諸侯詐謂陳人無動遂入而縣陳大肆猾夏之毒也再書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尤以著其縱惡保姦之罪而深惡之也蓋二賊蠱惑君心淫人之母服袙以戲于朝端縱酒以飲于夏氏又敢殺戮諫臣使君迷復以致身弑國亡其罪豈亞于徵舒哉其負罪遠竄猶應僭飛廣海隅之戮使楚莊稍明禮義既轘徵舒即應聲二賊之罪而轘之以慰株林之民望以對召討之友邦今廼于申叔時蹊田奪牛之誚恐諸侯叛己乃縣陳復封仍鄉取一人以歸既非誠于改過而又納二賊于陳是前此奔楚楚既自爲逋逃主今此納陳又欲使陳爲萃淵藪蓋其意使二賊食陳之祿戴己之恩則陳人終不敢貳楚陳雖封猶楚之縣也聖筆本極明決左氏解爲書有禮識本淺陋胡傳亦謂仲尼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是憨也

附傳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受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辨義蔿艾獵叔孫敖也紀敖之能使民志楚之所以強也五霸惟宋襄自用而不用人故成敗懸殊孟子最賤霸功然其論天降大任并及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豈不以其才有足用而主臣投合之非偶哉

歲次甲子

正月乙巳朔 甲寅亥正雨水
二月乙亥朔 甲申亥正春分
三月甲辰朔 乙卯午初穀雨
四月癸酉朔 丙戌午正小滿
七月壬寅朔 庚申申初處暑
八月壬申朔 辛卯午初秋分
九月辛丑朔 辛酉戌初霜降
十月辛未朔 辛卯申初小雪

五月癸卯朔 丁巳亥初夏至　十一月庚子朔 辛酉寅初冬至
六月壬申朔 己丑辰正大暑　十二月庚午朔 庚寅未初大寒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辨義弑君賊討則書葬其例發於三傳然宋人已殺宋萬而閔
公不書葬與此異許人未殺許止而悼公書葬與此同其他君
非被弑者又有書葬不書葬之各異必泥傳例一一遷就爲之
說果可合經旨乎竊謂葬不葬皆因魯之會不會其詳已具隱
公末年
楚子圍鄭
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
五
事于晉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
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
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
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
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
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
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
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
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辨義不書伐不書入而書楚子圍鄭罪晉救之緩以致陷鄭而
使楚得其志也傳追敘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以見
鄭者楚所必爭次序鄭既盟辰陵又徼事于晉以見晉者鄭所
深恃再敘此春圍春鄭至旬有七日以見楚環攻之不勝再敘
國人大臨守陴皆哭楚退師鄭修城以見鄭死守之竭力設晉於
斯時整旅疾趨以救鄭且徧告諸侯以赴援楚必不得入鄭楚
不得入鄭而晉鄭合力以拒之諸侯必有仗義而至者楚雖強
曠日無功自必引退今復圍又至三月之久而晉救不至楚乃
入鄭與唐時賊陷睢陽相彷彿旄丘之責衛伯曰瑣兮尾兮流
離之子鄭伯肉袒牽羊之情形相似又曰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晉君臣緩救之情形似之胡傳迂闊遠于事情當以本傳敘事
六
爲據初圍旬有七日在正月復圍自二月至四月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
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
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
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
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
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
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
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

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
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家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
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
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
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
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
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
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
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
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

七

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
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
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
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
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
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
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
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
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
子反將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

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
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
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
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
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
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
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
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
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
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

八

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
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
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
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
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
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
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
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
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
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

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
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
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
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
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
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
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
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
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所聞而復晉人
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

九

興于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
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
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
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
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叔黨
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
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
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
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
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

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
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
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
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
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
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
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
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
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

十

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
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
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
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
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
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
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
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
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
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

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
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
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
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
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
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
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黨
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師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
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

十一

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
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
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
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
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
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
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
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
封之以為大戮於是有乎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
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
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此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于怙亂者也夫 鄭伯
許男如楚
辨義書晉荀林父帥師及楚戰不書救鄭無及于鄭也邲之戰
楚所以勝晉所以敗傳文敘事詳明讀之自見晉師既敗楚威
益震武有七德我無一焉儼然欲以周武自命接其僭王竊號
久蓄朝諸侯涖中國之雄心今既得其志不覺敘然發露蓋由
楚莊善馭其臣能用其民材略本異庸主又屢遭晏惡以啟之
孟子所謂小役大弱役強天也而周之世運至此益不可為矣
乙卯五月十三日經傳皆稱六月蓋月誤

十二

秋七月
傳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
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
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
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
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毋
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
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
位
辨義此與戰邲為一傳論法則罪坐主師原情則林父可赦晉

景能聽貞子之諫亦可取也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傳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于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己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辨義陳鄭已服而晉又敗於是進而伐蕭卽脅宋之先聲故宋華椒以蔡人救蕭亦以自救也或咎蕭人不應殺二囚以怒楚然使不殺楚囚能保楚子舍蕭而退不復攫奪乎傳紀其巡拊三軍如挾纊著喜於其用衆非姿安酖毒是懷者所及也還無社以下又以著當時大小諸國爲人臣者皆私相要結一值國破之際各爲自全之計所謂否之匪人也傳文遂圍蕭下先有蕭潰兩字似是衍文今小書之戊寅十二月九日杜注在十一月緣其於上年十月丁亥後增閏以就六月乙卯故十二月失戊寅然法不應閏而增閏得乙卯失戊寅不可從也

十三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辨義楚勢方張晉不能尊攘之大義糾合諸侯協力救患而使貳罪未討之先穀主盟三國之大夫受盟曰恤病討貳如見其情僞之面目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辨義楚滅蕭以脅宋宋以陳附於楚伐之尊霸盟也衛因約言不助宋猶可而竟背盟救之趙木訥曰聖人於宋書師予其問罪之舉於衛書人責其文亂之罪也
歲次乙丑
正月己亥朔 庚申 寅正 雨水
二月戊辰朔 庚寅 寅正 春分
三月戊戌朔 庚申 酉初 穀雨
四月丁卯朔 辛卯 酉正 小滿
五月丁酉朔 癸亥 寅初 夏至
六月丁卯朔 甲午 未正 大暑
七月丙申朔 乙丑 亥初 處暑
閏月丙寅朔
八月乙未朔 丙申 酉初 秋分
九月乙丑朔 丁卯 丑初 霜降
十月甲午朔 丙申 亥初 小雪
十一月甲子朔 丙寅 巳初 冬至
十二月癸巳朔 乙未 戌初 大寒

十四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辨義此與宋師伐滕同滕恃晉不事宋莒恃晉不事齊以晉主

夏盟原有無相害之盟誓也今晉敗於楚齊卽以恃晉不事齊
為莒罪蓋諸侯無伯不惟楚肆其馮陵而凡大雪小衆暴寡者
莫不肆行無忌矣

夏楚子伐宋

傳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辨義既救蕭必伐宋特藉救蕭爲辭耳李廉曰楚有事于列國
皆自鄭及宋楚成之爭伯敗宋于泓楚穆之爭伯弱宋于厥貉
楚莊之興挾鄭人以侵宋合今年之伐明年之圍又明年之平
而南北之勢成矣阜去病曰陳鄭宋皆在河南天下之要樞也
鄭處其西宋處其東陳則介乎鄭宋之間得鄭則可以致西諸
侯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得陳則可以致宋鄭陳鄭既皆歸楚
若復得宋則河南之地盡爲楚有矣兩說極合當時情事此與
清丘之盟何涉

秋螽

辨義說已見前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
歸罪于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辨義先縠前以剛愎喪師今又以姦邪召寇大虧臣道故晉殺
之公殺罪累上之例不足據也

歲次丙寅

正月癸亥朔乙丑巳正雨水　七月庚申朔辛未丑正處暑
二月癸巳朔乙未巳正春分　八月己丑朔辛丑夜子初秋分
三月壬戌朔乙丑夜子初穀雨　九月己未朔壬申卯正霜降
四月壬辰朔丁酉子正小滿　十月己丑朔壬寅寅初小雪
五月辛酉朔戊辰巳初夏正　十一月戊午朔辛未申初冬至
六月庚寅朔己亥戌正大暑　十二月戊子朔辛丑丑初大寒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
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
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
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
大國既伏其辜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辨義胡和仲曰孔達之死謀之不臧者也先君雖有約言若其
有罪而大國見討亦可踐言不自肯乎況同盟口血未乾卽亢
大國之討以危其社稷乃以身死之求說于晉與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者奚遠哉趙木訥曰衛稷叛清丘之盟背晉而與楚
今將貳楚而復歸于晉無以為辭殺孔達以說之故以國殺爲
文兩說得之傳文甚明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子宣公廬立

晉侯伐鄭

傳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辨義邲之戰雖曰救鄭無及于鄭又以六卿不和而敗是晉自失律喪師非鄭之咎也晉景君臣不能力洗媮情之氣親履戎行揚彤弓之威以制楚而藉口邲故蒐以示整欲虛張聲勢告於諸侯以懼鄭故書晉侯伐鄭著其伐非所伐有忝侯伯之職也合觀此後甘心含垢不救宋急則經意見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不使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辨義書楚子圍宋于晉侯伐鄭之後著晉坐視楚之圍宋而不救也夫鄭舍晉從楚則伐之宋抗楚而告急于晉則不救之是晉棄宋以予楚也而伐鄭又何爲乎在楚子豈不知申舟惡于宋而故使之無假道明示鄙宋之意以激其怒殺一申舟原非所

惜而可藉辭激宋以毒宋故聞殺投袂其爲計甚狡趙木訥曰楚將横行列國許蔡已從陳鄭已服則次及于宋宋列國之門戶也得宋則齊魯以之此楚所以必于服宋也王明逸曰鄭在楚之轂中未易旦夕爭也是時急莫先於救宋宋救援則鄭亦可招而晉不知所先後勞師于鄭而緩於救宋乃比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不知宋既去則楚威震及齊魯而南北之勢成矣豈但失鄭而已甚矣晉人之顛冥也二說最爲得之或謂宋不應敢楚使以挑釁然楚志在得宋殺使則問宋之罪不殺則脅宋之朝華元鄙我亡伐我亦亡之說未可厚非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辨義趙木訥曰歸父父子倚事齊以尊魯其爲謀深矣齊亦樂其諂事于己屈君之尊而下同之不以爲抗卑去病曰魯西南與宋爲界楚人圍宋則魯有剝牀以膚之慮矣是時行父當國欲使歸父會楚謀其不免但魯素服于齊恐未得楚庇先受齊患故循遣歸父會齊侯于穀一以覘齊圖楚之志一以盡己事齊之禮嚴啓隆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齊則齊楚之有交久矣歸

父會齊盖謀所以事楚也合此三說經義乃備歸父自言晉樂如鳴蟬自謂無患而不知螳螂之乘其後也桓子如見其情矣此後案

歲次丁卯

正月丁巳朔 庚午申初雨水
二月丁亥朔 庚子申正春分
三月丁巳朔 辛未卯初穀雨
四月丙戌朔 壬寅卯正小滿
五月丙辰朔 癸酉申初夏至
六月乙酉朔 乙巳丑正大暑
七月乙卯朔 丙子辰正處暑
八月甲申朔 丁未卯初秋分
九月甲寅朔 丁丑午正霜降
十月癸未朔 丁未辰正小雪
十一月壬子朔 丙子亥初冬至
十二月壬午朔 丙午辰初大寒

十九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傳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十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辨義春秋予晉以霸而不予諸侯事楚者楚僭王號諸侯事楚是王楚也王楚是無周也況魯周之懿親而可王事楚乎黄若晦曰自晉霸不競而楚爭諸侯伐陳而陳服討鄭而鄭降圍宋而宋請平往往騈首南向然陳亂無君而楚來討國賊國人皇皇惟命是聽固不足責至於鄭宋被圍初皆嬰城拒守綿歷時月力不能支然後請服此亦有不得已者獨魯不然方楚子在宋兵未及魯而望風納賄惟恐或後此可見魯君大夫皆免自營狀於威武之甚矣王明逸曰以秉之魯為之以道猶可以自強齊晉諸與國猶可責以信義且為聲援也謀其不免至于薦賄何其卑于孟獻子賢大夫而謀國若此亦可鄙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

二十

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

楚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辨義宋告急于晉晉君臣甘心含垢故楚圍宋自去秋九月至五月晉救不至而宋之力困極矣迨解揚却臨就死竟致使無降楚晉師速起之命而楚亦心懼矣楚師已將去宋雖廹于申犀之言設爲築室反耕者之計不過使宋聞之聽命請盟則楚之力竭而謀亦止此矣於是宋使華元夜入楚師直以病告而城下之盟寧以國斃是宋雖極病抗楚之氣未挫也子反懼而告王退師三十里而宋及楚平是此盟非宋公親盟楚子故書宋人及楚人平非貶華元子反之專盟而人之也謂之平者其盟曰我無詐爾爾無我虞則是彼此釋怨而無低昂故據事書之而扶宋抑楚之義卽此可見焉程時叔曰宋先代之後國雖小天下之望也諸侯之門戶也楚頓兵三時財耗民罷使晉救之宋攻其內晉擊其外一舉而霸業定矣師不敢出則晉之不振固而有蜀之盟也今按世運就衰賴人事以扶持夫救災恤患乃交鄰之道況纘承侯伯之職者乎宋告急晉侯欲救伯宗止之君臣氣縮見義不爲而楚寖由是横行晉霸自是衰歇豈非人事愈乖世運遂彌下哉公羊紀事與本傳頗異胡傳本其說而演之豈經義哉

二一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正爲之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辨義潞氏蓋所錫之土姓因以爲國號賜爵爲子于周禮當爲男服經稱赤狄潞氏別其爲赤狄內之一種也赤狄屢肆侵擾於諸夏潞氏亦必與焉今晉數其五罪以伐之未爲不義然觀伯宗所以爲君謀者殊可異焉晉侯欲救宋則導以含垢曰君其待之晉侯欲伐狄則舉以討有罪曰若之何待之是緩攻乘墉之寇而急捕伏莽之戎其意不過畏楚之彊乘狄之弱且救宋則憂于無功滅狄則貪于闢地然則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與滅頓以頓子牂歸滅胡以胡子豹歸何異哉繼宋及楚平

二二

之後特書晉師而削其主帥著晉君臣挾兵力之強開土以求富侈義以先利而不務伯職也汪德輔曰晉景公會狄于欑函而不討陳救赤狄潞氏而不救宋不可以言伯其說可謂明切而得經旨矣

秦人伐晉

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顚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辨義秦者楚之黨晉者秦之怨也楚既得志秦益生心於是覘晉略狄土而乘虛伐之書曰秦人外之也嫁之則成父之美殉之則成父之惡從治命不從亂命見理分明傳因事附志之無非教也若因結草之報而講因果則識趣卑陋矣

二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辨義頃王崩王孫蘇與周公閱爭政此定王十三年又與召氏毛氏爭政是蘇欲獨專政柄忌召毛分權使捷殺執政之大臣而天子拱手莫可如何也諸家多解爲專殺竊謂人有罪不稟君命殺之或人無罪誣加以罪殺之是謂專殺此則臣擅朝綱君擁虛器忌大臣異己者使其僭夫擣殺之豈但專殺哉春秋之法罪坐主使者王札子蓋王孫蘇之字非王子捷也不書名而書字因史之舊文與書召伯毛伯同公羊以爲長庶之號似以札子爲字梁穀以爲矯王命殺之似以王札子爲假王之甯札胡傳引用當上之說疏解亦未甚分明

秋螽解同前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辨義杜注無婁杞邑今按諸侯以王事修好有會禮焉大夫越境會於他國之邑禮所無也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後再見於此而政在大夫之亂成矣

二四

初稅畝

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辨義周人徹法井九百畝八家各私百畝中爲公田以公田中之二十畝爲廬舍故每家私田百畝公田十畝藉民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孟子所謂雖周亦助也助者藉也故曰穀出不過藉徹法行則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故曰以豐財今履畝稅其私田故曰稅畝朱子曰魯自宣公稅畝以[illegible]畝什取其一則爲十而取二今按宣公以前未之有故曰初稅畝至哀公時

則二猶不足矣公穀以爲去公田稅而取一胡傳用之恐未必
然

冬螽生饑

傳冬螽生饑。幸之也

辨義胡傳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
也王彥光曰螽之有子不肉化壯腹中胸治而自生故蝝曰螟
蝻被螽之生息最繁又易長大今自秋螽蝗作至於冬而蝝生
則是蔓延不絕時當螽閉蟄不入地而且生子此其成災必至
四境田園百物皆空蓋螽蝗之作尊凡禾稼菽麥草木果蓏衣
裳無所不食甩將既久應蟄不蟄勢必難捕不絕歲安得不饑歟

計宣公在位六年八月螽七月秋大旱八年旱無麻十年秋大
水冬螽十三年秋螽十五年秋螽當此時事孔急連歲旱螽財
耗用匱認丈不給而言利剝民之事焉起焉所以初稅畝也然
且加之以蝝生因之以饑饉將使民雖有黍且禍以燼則國之
所存者幸也左以爲幸之而註曰冬蝝未爲災妄哉

附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
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
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
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
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
大咎天奪之魄矣

辨義賞桓子是終前業使趙同是起後業當嘗其功并賞舉主
何嘗非明德充其明德之至文王之造周疏附先後奔走禦侮
不是過也然探其本原君所以信賞者喜于獲土非志于修和
有夏臣所以効功於君者不引以向道志仁而求富之此則與
文王之明德天懸地隔非羊舌職之所及知也讀傳者奈其言
之似是又究其識之卑陋歷然因設知蔽矣

歲次戊辰

正月辛亥朔乙亥亥初雨水　七月戊寅朔辛巳未正處暑

二月辛巳朔乙巳亥正春分　八月丁未朔壬子午初秋分
三月庚戌朔丙子午初穀雨　九月丁丑朔壬午酉正霜降
四月庚辰朔丁未午正小滿　十月丙午朔壬子未正小雪
閏月己酉朔　十一月丙子朔壬午丑正冬至
五月戊寅朔亥初夏至　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午正大寒
六月戊申朔庚戌辰正大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
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
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

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辨義甲氏赤狄別種留吁鐸辰又別種之服役於甲氏者經不及鐸辰經綱傳目也赤狄恃其種類之多屢興搜夏有自取滅亡之道但晉之君臣集其衆謀前滅潞氏此滅甲氏及留吁孩以求拓地之利非以伸安夏之義故士會帥師獻俘受王黻冕之命而經書晉人以外之嚴義利之辨不以方伯有四夷之功予晉也羊舌職因晉盜奔于秦而曰禹稱善人不善人遠則舜舉皐陶不仁者遠之意然引詩氷淵戰兢以證善人在上國無幸民是以盜奔秦為不善人遠則所謂國無幸民乃政刑嚴明畏子不敢者耳玩其辭之設可想其心之獘晉人言語每多類此此功利之害也戊申二月二十八日傳三月傳寫之誤

二七

夏成周宣榭火

傳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辨義杜注成周洛陽宣榭講屋武范武子曰宣榭宣王之榭孔疏曰楚語云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此榭別在洛陽講習武事則往就之今按小雅有瞻洛之詩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也其辭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又曰天子萬年保其家邦又有車攻之詩則宣王復古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所作也其辭曰東有甫草駕言行狩又曰射夫既同助我舉柴然則宣王中興會諸侯于東都講武洛陽以承丕烈因而建之以榭為以講軍實所以昭茲來許俾知張皇六師無廢我高祖寡命其為慮深遠矣至此而人火之毋亦哀識之人但見講武久廢取榭徒存棟榱腐朽不復修葺因而火之庶幾空其地可供耕種以獲利耳嗣是與王遺跡隨烟俱滅所謂黍苗南征六月北伐平淮夷省徐土者無復望其繩武矣春秋書之所以志黍離之痛也噫楚猶夏而宣榭火天乎人也何尤

秋郯伯姬來歸

傳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辨義先王制禮婦女有七出之條肅閨政閑有家也其義最嚴即如蒸藜不熟小過耳以不用命出之叱狗姑前偶誤耳以不敬出之此自春秋時至漢世皆然也宋桓夫人歸于衛作河廣之詩覩其守禮度義則其被出殆非大紀非禮今郯伯姬來歸其過之輕重無考然郯小國也聯昏大國而紀出則出亦可見其閑家之節寧嗃嗃毋嘻嘻而夫綱克正矣魯為秉禮之邦文姜哀姜穆姜之流皆極惡縱淫魯君自以身範不端安心含垢而且葬小君致夫人恬不知恥其他中冓之羞尚多曾郯之不若也然則經書郯伯姬來歸而傳申之曰出其取義深切矣抵之喪其妃耦奔女為人所棄也中谷有蓷之室家相棄亦年為

二八

饑所迫也胡傳引此立解於經旨不亦遠哉
冬大有年
辨義大有年百穀皆熟而又豐收也宣公即位至此十有六年
而水旱螽蝝饑荒自六年後十年中有其六於此書大有年絶
無僅有也書大有年於初稅畝之後又以著其民之困於重歛
雖幸值樂歲而終身苦也
附傳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
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季私問其故王
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
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二九

辨義終王札子之亂卿當宴而王享之王室自卑也問殽烝不
自知當宴也講求典禮以修國法求諸方策也亦士會之實
歲次己巳
正月乙亥朔 辛巳寅初雨水　七月壬申朔 丙戌戌正處暑
二月乙巳朔 辛亥寅正春分　八月壬寅朔 丁巳酉初秋分
三月甲戌朔 辛巳酉初穀雨　九月辛未朔 戊子子正霜降
四月甲辰朔 壬子酉正小滿　十月辛丑朔 丁巳戌正小雪
五月癸酉朔 甲申寅初夏至　十一月辛未朔 丁亥辰正冬至
六月癸卯朔 乙卯未正大暑　十二月庚子朔 丙辰酉正大寒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子靈公立
丁未蔡侯申卒 子景侯固立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
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
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
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
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
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

三十

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
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
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
逃夫三子者曰若絶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
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
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
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辨義此郤克伐齊之緣起也晉失諸侯其惡莫甚于大夫盟諸
侯且於會或止其君或執其使苗賁皇所謂群臣不信諸
侯皆有貳心雖爲晏弱緩頰而陳事則極爲切直矣斷道之會

朔在夏郤克之怒齊在春魯人必已聞之晉之背晉事齊久矣
今懼晉人討貳於齊必并以背晉事齊爲魯罪故公之來會乃
棄齊事晉之轉關也

秋公至自會

辨義前書公至自齊者屢矣於此書至自會幸免止公于會之
辱遂爲棄齊事晉之始蓋魯諸臣所以爲君謀者觀强弱之勢
成其股執其隨而已矣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傳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〇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在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辨義叔兄弟次序之通稱肸其名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左
注得之程時叔曰此記叔肸之始也肸文公子惠伯也肸之子
公孫嬰齊嬰齊之子叔老老之子叔弓弓之子叔輒叔輒之
子叔詣叔弓之曾孫叔還今按齊陳氏得政晏嬰于子雅之卒
歎曰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蓋傷政歸權門而
懿親單弱也魯於此時三家專政公室孤危故特書公弟叔肸卒
著其有後於魯猶爲公室之輔幸之抑危之也穀梁以爲宣弑
而肸非之兄弟無絕道故不去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
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取貴乎春秋其說不紀
於本傳求之史記亦不載殆不足據肸果非宣之弑立不食其
祿在肸之不去固曰通恩在宣公必不以其非己之簒逆爲賢

加恩命其子爲大夫不若氏依經立說爲得其實

附傳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
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
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
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
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辨義晉侯自會還而范武子請老傳郤克之怒齊執其使不欲
與之共事庶幾不亂書之意乎其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
此由不能克己也故孔子稱顏子之好學曰不遷怒士會胸中
儘有所見盡其行己能賤而有恥其執政能明其政刑而其敎
子唯敬尤非常見所及然則荀林父之後繼以士會晉之良也
傳紀其老皆其爲政不久也自士會告老郤氏得政而三卿五
大夫之勢横矣

歲次庚午

正月庚午朔 丙戌巳初雨水
二月己亥朔 丙辰巳正春分
三月己巳朔 丙戌夜子初穀雨
四月戊戌朔 戊午子正小滿
五月戊辰朔 己丑巳初夏至
六月戊戌朔 庚申戌正大暑
七月丁卯朔 壬辰丑正處暑
八月丁酉朔 壬戌亥正秋分
九月丙寅朔 癸巳卯正霜降
十月丙申朔 癸亥丑正小雪
十一月乙丑朔 壬辰未正冬至
十二月甲午朔 壬戌子正大寒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逆歸

辨義金氏賢曰斷道之盟欲以外楚義也頃公不與由在齊矣黃正憲曰齊自雅泉以來恃強輕晉故斷道之盟亦不與焉此晉之所以不圖楚而謀齊也兩說似得之蓋齊頃因晉來伐而親盟于繒非其亂之性也亦義有以屈之

公伐杞

辨義杞小而世昏於魯詩曰兄弟昏姻無胥遠矣今背姻盟以暴小國故書公伐以責之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傳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

辨義汪輔德曰邾稱人蓋邾子而貶之也使果微者則當書曰盜殺鄫子某邾文公用鄫子邾定公戕鄫子皆黜稱人惡其世兇殘賊人理而悖天常也蠭蠆奈昭見殺則録其名而鄫之二君不名蓋無罪而受禍耳今按此論甚是設當時鄫人不愬于大邦魯史何由書之來愬而大邦不討時事之壞亂可知矣

胡傳專責鄫之臣子不救君難不報君讐殊悉于允

甲戌楚子旅卒 子共王立

三三

傳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辨義楚君書卒始此當是時楚霸諸侯莫不朝聘通好今以卒來赴莫不遣弔送葬故書其卒者紀時事也稱楚子昭周爵也錫命必書謚謚則莊王故不書葬者削僭號也設使楚修其德天命歸之繼周而王天下則是易世改命克承虞夏商周之正統者也雖欲削之詎能削之今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民無二王如之何其可僭也是故知天命乃可讀春秋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辨義仲遂私受敬嬴之屬殺適立庶大節全虧歸父繼其世如能識忠孝之道思幹父蠱宜以德輔君明政刑肅綱紀克循秉禮之常則公室自張何畏乎三桓今歸父自用事以來其謀國

三四

之見於經者十載中無一善狀顧乃藉父功貪君寵謀去三桓以張公室而欲以晉人去之與召外寇以清君側無異妄極矣宣公但知從其父罷其子信其狂謀曾未思國柄下移而三桓之不易去也所使去之歸父恃功專恣無異卓去而操來也況季氏久專國柄從黨甚衆公之動靜必多覘伺則歸父之謀必已豫知設其歸自晉少有舉動三桓同惡互濟何難除歸父且何難爲趙盾晉如討罪厚賂立華氏之故事彼亦倣而行之耳然則歸父如晉之後公薨于路寢幸也試觀齊廟甫絕行父即以殺適立庶言于朝既聲遂之罪即揭宣之惡彼豈胸無成算而然乎藏孫許雖以當其時不能治僖怒之實以亍欲去許請

三五

去明助之於是遂逐東門氏而三桓益張公室益弱矣經于公薨之後接書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著其詭謀不臧不但毒國而亦不容其身不保其家如論脅以敗也傳於至笙之時先敘壇帷復命于介所以終聘晉之事然其藉聘如晉本與公謀去三桓此其謀之機密非介所與知會不料一往還閒君已沒家已亡故再敘其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之情狀極著其積謀不遂聊藉此抒其無可告語之憾遂不得已而奔齊周末文勝凡世職之官往往于吉凶賓祭肄習其容儀之末節原不足謂之知禮胡傳極贊其君薨家遣方寸宜已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非志於仁者不能竊謂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觀歸父行事之多惡其難語於志仁可知胡可許以造次顛沛之必於是乎讀者於前傳叙晏桓子之言曰子家懷于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人亦謀之於此首傳首叙歸父以襄仲之立公有寵欲去三桓再稱與公謀欲以晉人去之則知歸父之罪斯傳已先聲明之矣

三六

春秋深卷之十二

成公上 宣公子名黑肱

歲次辛未周定王十七年

正月甲子朔 辛卯申初雨水

二月甲午朔 辛酉申正春分

三月癸亥朔 壬辰卯初穀雨

閏月癸巳朔

四月壬戌朔 癸亥卯初小雪

五月壬辰朔 甲午未正夏至

六月辛酉朔 丙寅丑正大暑

七月辛卯朔 丁酉辰正處暑

八月庚申朔 戊辰寅正秋分

九月庚寅朔 戊戌午正霜降

十月己未朔 戊辰辰正小雪

十一月己丑朔 丁酉戌正冬至

十二月己未朔 丁卯卯正大寒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辨義二月四之日也無冰者當啟蟄祭韭祀司寒以出冰之候而無冰可知也古者賓食喪祭皆用冰且以藏冰出冰為燮理陰陽之一道故史書無冰以志異常而聖筆取之

三月作丘甲

傳為齊難故作丘甲

辨義周制丘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每甲士統二十四人故二十五人為一甲丘十六井百二十八家作丘甲丘增一甲創古制所無故曰作蓋古者田賦治兵有畜衆之數有用衆之數如大國百里提封萬井每井八家得八萬家八十家出一車故大國千乘魯頌曰公車千乘畜衆之數也至於行師百六十家出一車得五百乘其徒三萬七十五百人是謂三軍魯頌曰公徒三萬舉成數言之用衆之數也然非有大征伐戎師戎旅不輕用三軍今因齊難作丘甲是於五百乘外再使丘出一甲則用七百餘乘故數之踐魯以四卿帥師即四軍也變法應急乃衰世苟且之術而其後遂率此為常故邾人謂楚人曰魯賦八百乘至於哀十二年用田賦則千乘盡用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辨義魯自斷道之盟背齊從晉已啟釁於齊故上年如楚乞師以伐齊時值楚莊初卒楚師不出故此年為齊難作丘甲以備之今聞齊將出楚師知晉人怒齊故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援晉以拒齊也大夫出盟專主其與晉卿交懽結黨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

辨義茅戎戎名徐吾氏即茅戎猶赤狄潞氏甲氏也文十七年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即此經之前案在易離之上九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甘歜身為王臣乘戎飲酒而敗之無端挑釁以致戎氛不靖今晉侯平戎于王是戎已歸命王庭劉康公又於盟後徼戎于其還而伐之至於敗績大乖王者宣威信以撫四夷之道故於王人貽時來告敗以王師敗績于茅戎書之著王師自取敗直筆也天下未有不敵不戰而自敗者既曰敗績于茅戎其為茅戎所戰敗明矣公羊曰晉敗之不言晉王者無敵穀梁曰不言戰莫之敢敵爲尊者諱敵不諱敗杜氏曰以自敗爲文是無異子毆傷其父而書之曰父傷於子辭之曰爲尊者諱毆不諱傷豈知不諱傷既揚父之醜諱毆又掩子之惡顛倒莫甚焉公穀杜氏所見何以異此

三

冬十月

附傳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辨義讀此傳前後情事如見

歲次壬申

正月戊子朔 丙申亥初雨水　七月丙戌朔 壬寅未正處暑
二月戊午朔 丙寅亥初春分　八月乙卯朔 癸酉巳正秋分
三月戊子朔 丁酉巳正穀雨　九月甲申朔 癸卯酉正霜降
四月丁巳朔 戊辰午初小滿　十月甲寅朔 癸酉未正小雪
五月丁亥朔 己亥戌正夏至　十一月癸未朔 癸卯丑正冬至
六月丙辰朔 辛未辰初大暑　十二月癸丑朔 壬申午正大寒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辨義宣公屈意事齊故齊師不加魯今棄齊即晉故齊伐之夫晉為盟主而魯從之非齊所宜伐然魯甫即于晉遂如楚乞師以伐齊致齊亦將出楚師以伐我是釁自我開矣况嬖人之囚齊侯既曰無與而盟無入而封即宜盟之以靖封疆龍人必殺而膊諸城上以激其怒以受其毒尤為逞忿滋事故書齊侯伐我北鄙非義齊也責我也横逆之加君子必自反也

四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

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
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
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
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辯義丙戌四月晦日齊侯扶忽逞強既伐魯又乘勝伐衛極爲
非義然前此衛世子臧會晉侯伐齊中伯盟以討貳猶爲有名
之師今良夫輕動大衆將肆侵掠于齊不義也及與齊師遇石
稷從逞良夫欲戰以至衛師敗績是與師既不以義猝遇强敵
壓境又遂善自用故以孫良夫主此戰著其殄民辱國之罪也
此與齊伐北鄙有戰鞌之緣起傳因新築人曲縣繁纓之請紀
仲尼名器不可假人之訓垂教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
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
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
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
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
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
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
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
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
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
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
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
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
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
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
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
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
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
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
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
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
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
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
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
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轏中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
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

壁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
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
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
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
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
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
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
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
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
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

七

也予之石窌

辨義鞌之戰起于郤克之被笑懷怒成于魯衛之抱怨乞師故
諸家多譏為忿兵夫春秋無義戰不義而戰克豈聖人之所許
然而就事論事晉為方伯抑強扶弱分災恤患其職分也前此
郤克挾怨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私屬又弗許今許八百乘者
救魯衛也故郤克對齊侯必稱晉與魯衛兄弟云云則伐齊為
有辭矣凡忿兵必敗者由於逞一朝之忿今克于斬人馳救惟
恐同事失和可見其將佐之協心異于邲既陳于鞌相與忍病
集事可見其將佐之協心異于邲若齊則不然郤克徵會齊侯
貌其跛婦人笑于房抑侮大甚使之不堪而又逞其横行之氣

陵虐魯衛既有可伐之罪矣及師至靡笄乃傲然請戰且未戰
則其臣以賈餘勇自矜將戰則其君以翦滅朝食自詡志氣之
驕張又若此然則齊師敗績齊侯自取之故詳序大夫而曰
及齊侯戰曲在齊也齊亦自是從晉不貳是則此戰於天下之
大計不為無益蓋其起釁雖出於私忿而其行事頗近於公義
則雖不足於褒亦可姑免於貶惟綜傳之敘事以求經之書法
庶大旨可見焉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
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

八

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
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
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毋乃非德類也乎先王
疆理天下土物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
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
宜其毋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
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
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
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

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
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
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
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
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
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
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
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
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於
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

九

命之服

辨義賓媚人即國佐如師即入自丘輿擊馬陘之師一邑與袁
婁皆偪近齊都者也書齊侯使國佐如師著其自屈致賂也其
言不可聽客所為雖負氣之辭實計窮之辭及晉人不可其致
賂而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且東其畝則婦人笑客之怨心勃
然直發於辭氣矣然辭甫發而國佐即得侃侃執言責其以不孝
令諸侯不義反先王且曰何以為盟主且曰子實不優以棄百
祿且明述齊侯負氣不下之意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蓋一
言不智則直在人而曲在己理之曲直分而氣之餒壯因之矣
郤克豈識之稿淺即此可見幸其聽魯衛之諫仍以羣臣帥賦

輿為魯衛請苟有以復寡君敢不惟命是聽為辭則言順而事
亦成書曰及國佐盟于袁婁取其知義不克而反于明其秉墉
弗攻也傳於未及齊盟之前先稱使魯鄭自師逆公故盟後公
會晉師于上鄍而賜服蕭同叔子杜氏曰蕭君字同叔之女極
是公羊不見本傳演說情事辭氣卑俗與世俗小說相似今附
錄之讀者取與郤克徵會及此傳合勘則蘭艾判矣公羊傳君
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
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
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
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獲逢丑父曰吾

十

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
斮於是斮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為不盟于師而
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蕭同姪子
者齊君之母也踊於棓而闚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
跛者眇者迓眇者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
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鞌之戰齊師大
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
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叔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
之甗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
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

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於袁婁而與之盟穀梁大畧同此唯稱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齊使禿御禿眇御眇跛御跛僂御僂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寅說尤誕奇丑父于未至華泉時先與頃公易位而韓厥素未識頃公故為所假讀後齊侯朝于晉傳文可見公羊誤以馬前執縶為郤克又謂丑父面目衣服似頃公不說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傳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争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辨義紀宋人之用殉且僭禮非魯史所載采列於傳以垂戒

庚寅衛侯速卒

傳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辨義杜注庚寅九月七日今同日不繫月經毋有之

取汶陽田

辨義汶陽田本魯田也僖元年冒以賜季友後為齊所侵今

十一

晉人使齊歸我故不書歸而書取著其借力於人乃能取之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晏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十二

辨義陽橋之役楚起傾國之師掌鄭而平左蔡右許將以服魯
衛而次及于宋則中原在其掌握矣其述楚莊善用衆而稱引
文王與楚莊泌戰既勝稱引武王相似所以鼓勵其衆力征經
營横行於天下也使魯之君臣稍明大義當其侵衛即宜遣告
蜀主聲義鄭封豎四卿代齊之師以拒之今走甫及蜀疾使臧
孫往迎臧孫畏衆規避進及陽橋孟孫又請往賂且公衡爲質
以請盟其棄國甚矣經書楚師鄭師侵衛之後直書十有一月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所以著望風迎降於楚者公首爲諸國
之倡也再人十一國之大夫以楚人爲首以公及冠之又以著
公率諸國大夫受盟於楚曰其屈身辱國无甚也使衛盟蜀不稱

十三

蔡侯許男在師者楚人欺二君幼弱强冠而左右之勢不由己
不使與望風屈服者同譏也左以爲譏乘車失位既非經旨卿
不書曰匱盟語尤難曉公及十國之卿盟楚于蜀豈是畏晉竊
盟至所稱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皆臧孫責衛文之言蓋臧孫
奉使往蜀則心畏楚衆記辭以自免而於此獨以棄國責衛文
又籍口晉畏衆辟楚以自解説故傳詳其言特揭其短己責人
之隠衷也左氏遂極贊衆不可已今按大誓曰受有億兆夷人
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正謂衆不可恃豈謂衆不
可已彼但見子重託言文王用衆而附和爲此説不思文王之
多士濟濟豈是用衆若夫大夫爲政以衆克其横行猶亂乃古之

所謂民賊明君豈忍爲之此龍戰國策士之邪説以爲説者也
讀者汰去小書專玩本傳則此經責魯之君臣屈身辱國以倡
諸國從楚者其序事極明曉矣宣公元年娶穆姜魯世家成公
穆姜所生故公羊謂其即位年幼杜注以公衡爲成公子孔疏
曲爲解説不可從也

附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
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
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
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
反欲取之巫臣曰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
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之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

十四

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
其尸其子黒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
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
之父成公之嬖美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
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
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
不得尸吾不反也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
楊橋之役使屈巫聘於魯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
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

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辨義巫臣明知貪淫之不可不祥人之當遠而又自蹈之下愚也楚莊能用其言賢於取鄭二姬者矣共王所蓋多及何勞錮數語大有見明之識然則晉覇不競於楚非偶然也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夫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辨義易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此傳之意近似之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

十五

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辨義王雖為后所齊其言正大宜莊伯不能對晉人獻捷雖非禮而猶知有王室緣其受命世為侯伯故春秋予晉以覇也後此則益反是而且陵暴周室矣

歲次癸酉

正月壬午朔 壬寅 寅初雨水　閏月己酉朔
二月壬子朔 壬申 寅初春分　八月戊寅朔 申正秋分
三月辛巳朔 壬寅 申正穀雨　九月丁未朔 己酉 亥正霜降
四月辛亥朔 癸酉 酉初小滿　十月丁丑朔 戊寅 戌正小寒
五月庚辰朔 乙巳 丑正夏至　十一月丙午朔 戊申 辰正冬至
六月庚戌朔 丙子 未初大暑　十二月丙子朔 丁丑 酉正大寒
七月己卯朔 丁未 戌正處暑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辨義家則堂曰四國書爵序晉為首存晉伯也此說似得經旨

十六

蓋晉自敗郤之後不敢與楚爭然鄭當南北之衝使聽卸爲楚
導侵魯衛以及宋曹則諸夏皆危故晉伐鄭於盟罷之後所以
著鄭之導楚侵魯衛其罪可伐雖晉有丘輿之敗義來近正不
計其功也宋衛皆未葬而稱爵已踰年即位改元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辨義杜注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家則堂曰
宣公薨至是二十八月則主已入廟主方入廟而廟災此人情
之戚故公三日哭可謂知所哀而哀高閌齋曰君子於是乎知
有天道也宣公弑君篡立生不受誅死方立廟遂遇火災春秋
志此示有天道合此兩說經旨乃備

十七

乙亥葬宋文公

辨義高息齋曰七月而葬天子之禮也以譏考之知其僭禮

夏公如晉

傳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辨義此公如晉之始為拜田而往故至而圍棘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辨義鄭貪入許之利而伐許不吝不厭也說詳鄭伯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傳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辨義杜注棘汶陽田之邑棘不服者魯人所署棘邑之宰主守
此田者不服魯取其田與王賜晉原而原守不服相似書圍棘
於至自晉之後著其請命於晉然後興師圍之是則先業不
能自守而乎奪田人也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汶陽
之田不猶是乎

大雩

辨義書大雩則大旱見矣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咎音羔

傳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

辨義家則堂曰楚方蹶起中原晉人不務修明伯業闊其遠者
大者既滅潞氏又殄留吁以爲未也復興此役此逐利之師春
秋惡之此說甚善戰鞍之後孫良夫於晉之會盟征伐無不與
其結於晉甚固矣

十八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
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
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

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也○雖

辨義來聘尋盟時事之常瑕宣二叔詳述上下如是曰古之制也是固能已然衛康叔之後晉唐叔之後皆百里之侯封若循前王分封之序晉不得先衛即晉爲盟主三以方伯加等可耳何至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此其議議祇知諂晉魯不思魯衛兄弟也卑衛即以卑魯經文詳而下殺著其恭不近禮將無以自遠於恥辱也厥後晉郤衛爲溫原 而魯且欲視鄭滕悲夫

十九

鄭伐許說見前後

附傳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辨義連晉楚連和而釁夏合一幾動於此時事又將一變也此事想不載魯史各據晉乘楚檮杌采列於傳以挈後事之顛替之對亦成理可誦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illegible]朔趙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

辨義志軍制之僭天子六軍甲戌十一月廿九日十二月行

齊侯朝於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辨義郤克稱淺不如韓厥荀罃及賈人皆厚道可風齊侯韓厥戰鞌時原不相識此特視之猶憶執縶馬前時但服改耳

二十

歲次甲戌

正月丙午朔丁未巳初雨水　七月癸卯朔癸丑丑初處暑

二月乙亥朔丁丑巳初春分　八月壬申朔癸未亥正秋分

三月乙巳朔 丁未亥正穀雨　九月壬寅朔 甲寅卯正霜降
四月乙亥朔 戊寅夜子初小滿　十月辛未朔 甲申丑正小雪
五月甲辰朔 庚戌辰正夏至　十一月辛丑朔 癸丑未正冬至
六月癸酉朔 辛巳戌初大暑　十二月辛未朔 癸未子正大寒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辨義吳臨川曰晉衛宋相繼來聘以三年春同會伐鄭交結和好也今叛鄭附於楚宋共即位之初即會晉魯衛伐鄭今晉衛尋盟於魯宋亦通嗣君之好於魯是宋欲與魯衛合心從晉以却楚此亦時事之綱也

二一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悼公費也

辨義壬申三月二十八日杜注二月二十八日

杞伯來朝

傳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辨義杜注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許文仲子宣叔也子紇有曰武仲

辨義甲寅五月十一日長歷於閏月增減由就閏故三月失壬申四月得甲寅

公如晉

傳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辨義踰年再如晉諸侯朝王不若是數而况蜀主乎季文子但知咎晉侯之不敬而卑其君恭不近禮以取耻辱則不知自咎是明於責人昧於責己也所云晉侯之命在諸侯可不敬乎却是正論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傳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二二

辨義晉侯不敬似可叛也然必欲求成於楚而叛晉豈舍晉楚即無以自立乎亦異於反求諸己者矣晉雖無道未可叛楚雖大非吾族胸中亦有涇渭然秖從利己處見其如此非於大義之公有所見也

冬城鄆

辨義趙汸木曰鄆即汶陽之一邑戴岷隱曰魯既得汶陽故城鄆以自固家則堂曰鄆有三莒之別邑亦曰鄆九年楚人入鄆是也魯自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此東鄆莒魯所爭者也成十六年公待於鄆此西鄆今此所城也合此三說是魯取汶

陽之田前闔棣以居之今城郟以守之勞師興役用力勤矣然
而予奪之權在人今雖城郟豈能終守哉故書之

鄭伯伐許

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
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
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
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
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辨義鄭襄卒甫踰年朔而事 悼公未踰年改元而書鄭伯著其
居喪從吉以爭地也展陂 及鉏任泠敦本許人之田自隱十一

二三

年鄭莊入許爲鄭所據及 忽突之亂許叔入于許齊曾會于艾
以定之許由是得復建今 鄭疆許田卽公孫獲處許西偏之地
先帥師疆之爲許所敗鄭伯更親往伐而取之侮奪人之君惟
恐不順焉此之謂也其與許男訟以藉公孫獲處西偏爲辭子
反豈不知鄭曲許直但偏護皇戌而托於不能決耳晉救許楚
救鄭皆不書者取義主於鄭伯伐許故爭刪於經列目於傳也
當比匽六年楚嬰齊伐鄭讀之

歲次乙亥

正月庚子朔 壬子申 初雨水　七月戊戌朔 戊午辰 初處暑
二月庚午朔 壬午申 初春分　八月丁卯朔 己丑寅 正秋分
三月庚子朔 癸丑寅 正穀雨　九月丁酉朔 己未午 初霜降
四月己巳朔 甲申卯 初小滿　十月丙寅朔 己丑辰 初小雪
五月己亥朔 乙卯未 正夏至　十一月丙申朔 戊午戌 正冬至
六月戊辰朔 丁亥丑 初大暑　十二月丙寅朔 戊子卯 正大寒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辨義文十二年杞伯來朝傳言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
月叔姬卒然則此叔姬其杞伯所再娶者與至此歷三十年其
年蓋近五十而來歸何哉家則堂曰春秋之世倫分廢缺夫婦
之道乖矣有出而允於禮者有出而悖於禮者杞伯來朝之明
年而後叔姬乃歸此與他時義之出不同必叔姬自不安於杞

二四

非杞絕之也故其卒杞復迎喪以葬吳臨川曰疑是叔姬無子
杞桓別有妾子爲太子與姬心不自安而願歸爲故叔姬既卒
而杞桓復來逆其喪以歸也此二說似爲得之蓋不孝有三無
後爲大故無子出者禮也其有三不出者義也今叔姬無子心
不自安而來歸非不允比也

仲孫蔑如宋

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辨義報聘禮也知報聘爲禮則明年侵宋之不義見矣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傳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辨義林注野饋曰餼運糧饋之高愍齊曰苟首逆女而僑如往
饋之此之謂非禮之禮鄭子美曰穀齊地他邀大夫非過吾境
而使大夫會之非禮也若僑如私會則尤專恣之甚　汪德輔曰
自文十一年彭生會郤缺宣十五年叔孫會高固自是大夫會大
夫率以爲常矣

梁山崩

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
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
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
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
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二五

辨義趙木訥曰詩稱奕奕梁山蓋在韓侯之國韓故於晉其地
爲晉高愍齊曰先王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故春秋書梁山崩
而不繫之國者爲天下記異也　故傳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
備矣而未記其實也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
文也古之遇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
其說甚善然絳人首言國主山川言君爲山主川也次言六事
曰以禮焉其如此而已言以禮文行事不過如此而已終曰雖
伯宗若之何蓋謂修省弭災存乎主山川者非伯宗所能代謀
其言實引而未發伯宗不知再問而遂請見之絳人所以不可
也但伯宗因請見不可遂述所言以告而君從之原非掠晉經
文本傳皆無遏河之事况山崩遏河必無素縞帥哭而祠之節
可通流之理而穀梁所志如此大抵由道聽而演說之與傳奇
小說相似今附錄於後閱者參焉○穀梁不日何也高者有崩
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
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
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
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
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
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
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
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
其無績乎攘善也劉原父曰考穀梁此文似云山有崩道崩不
當書今以晉侯問伯尊故獨書也豈是春秋意耶

二六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簡王立

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
盟于蟲牢

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

父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
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
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
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
辨義鄭既舍楚服於晉合諸侯以修伯令似亦專將之不可少
者然鄭奔許因因訟于楚不勝遂舍楚歸晉而晉與盟垂棘見
當罷也說見後
附傳晉趙嬰通於趙莊姬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
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有憂乎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
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
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
之之明日而亡
辨義此後事之案嬰在此能制欒氏言此正以示意莊姬觀莊
姬譖原屏爲亂曰欒郤爲徵可見也

二七

歲次丙子周簡王元年
正月乙未朔丁巳戊正雨水　七月壬戌朔癸亥未初處暑
二月乙丑朔丁亥亥初春分　八月辛卯朔甲午巳正秋分
三月乙未朔戊午巳正穀雨　九月辛酉朔甲子酉初霜降
四月甲子朔己丑午正小滿　十月庚寅朔甲午未初小雪
五月甲午朔庚申戌正夏至　十一月庚申朔甲子丑初冬至

六月癸亥朔壬辰辰初大暑　十二月己丑朔癸巳午正大寒
閏月癸巳朔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辨義至自會與至自晉大意相同皆著其內失政柄而外勤朝
會臣逸君勞卽吳人所譏國君正長者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傳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辨義公羊傳武宮者武公之宮立者不宜立也高忌齊曰武公
獻公之子於公爲十一世祧毀之已久而輒立者善武公救在
宣王將南征北伐佐王師有功而謚曰武焉至成公時季孫行
父自多其功一旦出私意再爲立宮聖人於此書立武宮以著
季氏僭亂妄作之由今按此說甚善昔周人追王太王王季文
王稱文世室武王稱武世室此四廟與稷廟皆百世不毀者也
諸侯五廟魯之不毀者惟周公稱太廟自禽父以下皆當遞遷
自僖公僭行郊禘既立稷廟爲始祖則以周公爲太祖伯禽爲
世祖至於三家專政其以軍功爲世卿皆始於僖而又皆出於
桓故僖宮桓宮不毀季氏於此又追立武宮以耀戰功無知妄
作未有甚於此者其意以伯禽廟象周之文王廟以武公廟象
周之武王廟故記禮者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

二八

〻也左氏以立武言之而不顧經傳本文尚有宮字誤已

取鄟

傳取鄟言易也

辨義鄟附庸在魯邦域之中凡書滅者俘其君絕其宗祀凡書取者不俘其君不絕其宗祀而使臣屬於己以供賦役胡傳極意潤翻與書取之義何涉季氏將伐顓臾冉有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可見欲取之必伐之此書取而不言伐者歸重乎取言取而伐自見矣左氏以為易說者引以為例竊謂聖人但罪其不應取鄟耳豈以得之難易分罪之輕重耶

二九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傳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辨義上冬因服鄭而同盟于蟲牢宋公實與焉使能共崇信義以守盟約何必汲汲於復會況宋公以難辭復會則是有患當恤無罪可辭而乃會師肆其侵擾不亦賊義之甚哉經不書晉而專罪衛者前傳稱諸侯謀復會今衛使孫甯二卿會晉侵宋而師于鍼近在衛郊則謀復會謀侵宋者衛志也設非伯宗之〻言衛且先受其俘掠特書衛孫良夫帥師侵宋著起釁之由衛乃棄信賊義之首惡也良夫之黨晉已見於此豈待林父哉

夏六月邾子來朝

辨義汪德輔曰莒成公即位而始朝也今按邾本魯之附庸此其來朝名因取鄟而修朝禮以塞魯之責無禮耳

公孫嬰齊如晉 嬰齊叔肸子

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辨義晉命魯伐宋故魯遣其卿如晉受命

壬申鄭伯費卒 弟成公睔立

傳六月鄭悼公卒

三十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傳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辨義蔑故華元之聘嘗與盟時今聽命於晉與僑如帥師侵宋宋何罪可辭故書曰侵責與衛良夫同在晉之使人不以道固溺方伯之職而魯人奉命恐後不過謂違晉之命將與宋同禍則是不顧理之是非而但危人〻〻之自安媚人以冀苟免孟子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〻 〻侵宋之類是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辨義楚書大夫帥師始見於此直書伐鄭而異於兩書侵宋者

就事論事亶在楚而在鄭也鄭隱許田違強侵奪許恩於楚鄭伯與訟不勝其楚子能不枉其非之公以視晉為方伯不察理之是非命胥徹侵宋着且對之有愧色鄭乃以此叛楚是但知嗜利而不知自克以義實有可伐之罪春秋大公無我故書法如此不以其僅此一事而累之也設楚果能修禮明義正己以正人之不正即朱子所稱雖為大堯舜不難為春秋豈得而貶之

冬季孫行父如晉

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辨義晉人謀去故絳其因梁山崩而然歟獻子所言亦擇地利者所當知也行父以賀遷故縱嬰齊而如晉事人者固帶恒僕僕於道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御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辨義晉為方伯鄭既棄楚盟晉同盟于蟲牢楚伐鄭而晉救之義也繞角遇而楚師引還既解危於鄭從三卿而棄隨不戰亦不遷戮於蔡皆可予也夫多眾之主即商書主善為師之旨春秋時人去古不遠猶能道此惜知范韓輩不能充其類耳讀後傳自見

附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辨義禮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古人每於動乎四體覘其休咎春秋傳中此類頗多讀者不可不察

歲次丁丑

正月己未朔癸亥丑正雨水
二月己丑朔癸巳寅初春分
三月戊午朔癸亥申正穀雨
四月戊子朔甲午酉初小滿
五月戊午朔丙寅丑正夏至
六月丁亥朔丁酉未初大暑
七月丁巳朔戊辰戌初處暑
八月丙戌朔己亥申正秋分
九月丙辰朔己巳夜子初霜降
十月乙酉朔己亥戌初小雪
十一月乙卯朔己巳辰初冬至
十二月乙酉朔戊戌酉初大寒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辨義鼷鼠最小而口甘人被爲所食者不覺痛趙木訓曰鼷鼠之害說者以爲養牲不謹非也鼷鼠豈人致之而亦豈人所能驅之天意不允於魯也魯不之察又改卜焉逆天不祥宜其又食也

三三

吳伐郯

傳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辨義楚患方熾吳患復興哀哉中國乎李廉曰吳自太伯奔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始大僭稱王此即壽夢之二年也蓋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於是吳兵始及上國矣此爲書吳之始終春秋書伐郯伐陳入州來入郢救州來滅巢滅徐戰長岸雞父皆書國雖會鍾離會善道會柤會向會鄫會橐皋亦書國惟襄五年于戚始書吳人襄十二年始書吳子卒二十九年始書吳子使札聘至柏舉書子已同于列國至黃池書子則主諸侯之勢矣後七世而亡於越

夏五月曹伯來朝

傳夏曹宣公來朝

辨義曹自桓六年州公如曹始見經自九年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至此其依於魯久矣蓋曹振鐸之後以魯爲宗國故來朝之禮不廢其望於魯深矣然而魯之仰望於人者方栖栖猶甚於曹也哀哉

三四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傳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辨義楚遣將伐鄭君不行也晉會九國之君救鄭心力合矣當是時楚久爲患而又入伐則諸侯之心懼吳方患楚而楚分力伐鄭則諸侯之氣奮故不惟宋魯衛之侵者至而莒之久不會盟者亦至由莒小而近邾故也傳於馬陵同盟惟莒服言之

所以著當時之情事使常持此知懼知畏之志何憂於吳楚然
則予之之中已寓貴之之意觀後事自見晉自鍾儀後者也戊
辰七月十二日其日交處者

公至自會

辨義不書至自救鄭而書至自會者甚會盟之合義

吳入州來

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
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
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
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
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
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
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
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
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
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
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
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辨義州來爲楚邑猶下陽爲虢邑楚控州來可以禦吳猶虢守

下陽可以禦晉故吳入州來而楚奔命晉師虞師滅下陽而虞
虢舉矣巫臣姦險小人耳挾私怨以通吳於晉晉人許之浸至
通於上國其意期以罷楚不知蠻夷猶是吳無異於楚楚雖罷
晉亦並受其害而世變益大矣晉人失策未有甚於是者陳君
舉曰吳楚交兵至是始書之吳始通於上國晉人爲之也

冬大雩

辨義大雩者祭百神饗之旱甚不雨故冬大雩冬旱麥枯也穀
梁曰冬無爲雩也冬之無雨雪而麥苗槁猶非歲之災與

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辨義書衛孫林父出奔晉聲其以專政見惡於君倚晉爲逋逃
主也杜諤曰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強國以抗其君衛之
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林父自結於晉之權臣爲衛國患幾四
十年晉黨叛臣爲之羽翼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爲之趙木
訥曰林父良夫之子也定公不忍其積不能無憾於心然未加
譴而林父奔晉訴於大國而內亂其君其罪可勝誅乎晉不能
治反戚於衛獎其臣以逆其君十四年卒自晉入衛反晉之邑
其後浸淫其惡至襄二十六年入于戚以叛聖人始終著之首
書其奔終書其叛林父之罪無所逃矣衛不制而容之晉不能
治而逃之均罪也然衛之弱且制於晉有所不敢而晉佐叛臣

以亂人國其誅可不重乎春秋之法蓋專責晉也兩說極得之
此韓范當國所主持也

歲次戊寅

正月甲寅朔戊辰辰正雨水　七月辛亥朔甲戌丑初處暑
二月甲申朔戊戌巳初春分　八月庚辰朔甲辰亥初秋分
三月癸丑朔戊辰亥正穀雨　九月庚戌朔乙亥卯初霜降
四月壬午朔己亥夜子初小滿　十月己卯朔乙巳丑初小雪
五月壬子朔辛未辰正夏至　十一月己酉朔甲戌未初冬至
六月辛巳朔壬寅戌初大暑　十二月己卯朔癸卯夜子初大寒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貳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辨義傳於三年冬紀齊侯朝晉又同蟲牢馬陵之盟故晉喜齊

三七

服而使魯歸齊田經直書其事而晉魯之罪皆著矣行父責晉之言豈不甚正然魯所以受晉之欺由若此者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也設鄭子產當此必述先王分封之舊明目張膽告於晉之君臣昔鄭人辭順趙盾以八百乘臨於城下亦且避之況魯擧大義以詰晉晉寧不折服今行父理直而氣不壯者有故焉平日專擅魯政諂事晉卿若公言往愬必逢彼之怒是以於餞送韓穿而私言之虵虵碩言不爲大庭廣衆之陳而效小忠竊語之態良由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也讀傳而其情態畢露矣

公羊傳來言者何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爲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此其爲齊東野人之語譬如勇士見盜佔人妻責盜令反其本夫既而聞盜以食俱廢仍命奪之反妻於盜公羊野語何以異此而注者曰春秋善晉之義齊害經不已甚哉

晉欒書帥師侵蔡

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辨義家則堂曰蔡近楚服楚之日多從晉之日少晉未能制楚侵小國以爲功春秋不與也傳於遂侵楚獲申驪下接叙楚師

三八

之還言晉獲申驪甚師退還晉因而侵沈獲沈子揖初杜注謂追
叙六年遇於繞角時事大誤也其稱初從知范韓者言欒書此
次侵蔡遂侵楚侵沈乃從知范韓之謀而曰初者聲明為謀不
臧自此始也前此知范韓以還戰謀欒書之侵蔡今始改用機
謀純是盜賊行徑故不能輔佐霸主宣信義於諸侯閲其後事
自見左氏贊為從善如流謬極已引詩尤謬鄭為會晉師因而
門許大獲與侵沈同夏陽說侵宋欲因衛人不保而襲之曰多
得而甘〻不罪不及死亦何此是謂欺相食

公孫嬰齊如莒

傳 聲伯如莒逆也

辨義高息齋曰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按傳文逆也兩字語意
蒙混蓋左氏所注

宋公使華〻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傳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辨義六禮不備貞女不行聖人將録共姬之賢故華元來聘公
孫壽來納幣皆詳書之豈不深切矣哉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傳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
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

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
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
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辨義凡書國以殺者君殺之也有殺之當者有殺之不當者觀
其書所殺之人據傳讀經顯而易見不得拘以例也趙同趙括
於晉不得為良臣然趙嬰淫倫縱淫其罪應誅有之以遠尚從
輕典雖同括不請君命而放之然亦罪不至死況莊姬因不遂
其淫〻以為亂欒郤從〻之並無據實遂至於滅族失政刑甚矣
史記載屠岸賈及公孫杵臼程嬰事與本傳不合孔疏譏其妄
說極是大抵戰國間好事者為之史遷採焉不精耳公穀叙事
往往類此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傳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辨義天下歸往謂之王周至此時天下皆不歸往而天命未改
故書天子來賜之義與毛伯來錫文公命同洮文伯曰春秋書
王臣來求止於文公書來聘止於宣公書錫命止於成公盡文
宣以後周益微弱而禮文不足以結諸侯爵命不足以羅諸侯
也合觀兩說世運之盛下可見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傳 冬杞叔姬卒 來書自杞故書

辨義陸佃曰杞叔姬雖出猶書者爲其歸杞故也今按叔姬之卒繫杞著其非義應絶於杞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辨義家則堂曰不能治楚而從欲服鄭不能制吳而反欲伐郯晉之咎已無能甚矣上言吳伐郯此書四國會伐郯不能救之又伐之著晉之罪也汪德輔曰季孫謂侯國不能相恤寧然仁人之心然不能輔君爲善逼於強令而從之以困小弱亦何取焉今按季孫不尊義勸阻而遂賂之賂之不可而懼以從之由平日賄結晉卿行有不慊於心故也范韓之誅又如此

衛人來媵

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辨義媵伯姬也衛風美莊姜之來嫁曰庶姜孽孽大雅美韓侯之娶妻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即召南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謂也

附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後案

原缺第二葉

春秋深卷之十三

成公下

歲次己卯周簡王四年

正月戊申朔 癸酉未正雨水

二月戊寅朔 癸卯申初春分

三月戊申朔 甲戌寅正穀雨

四月丁丑朔 乙巳卯初小滿

閏月丁未朔

五月丙子朔 未正夏至

六月丙午朔 戊申丑初大暑

七月乙亥朔 己卯辰初處暑

八月乙巳朔 庚戌寅初秋分

九月甲戌朔 庚辰午初霜降

十月甲辰朔 庚戌辰初小雪

十一月癸酉朔 己卯戌初冬至

十二月癸卯朔 己酉卯初大寒

一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 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

辨義汪德輔曰春秋書叔姬卒與杞伯逆喪以歸悉無貶辭則知叔姬蓋無悖德反義之行故杞桓公猶逆其喪夫在而逆喪歸葬自應祔廟與宋襄母不同矣今按婦人無子應出宋襄之母歸於衛有子而出也衛莊姜無子而廟謚莊姜無子未嘗出也傳稱齊桓歸蔡姬未絶也夫歸而未絶則當時必有去婦復還者矣今叔姬自念無子不安於心而請歸魯則逆喪非所期於身後也杞伯念其無悖德反義之行請逆其喪以歸亦有忠厚之道聖人録之於經非取其行事之得禮也迹其所以爲

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緑衣之卒章而入

辨義程子曰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故使卿致當本程子之言思之當時婚禮之尚簡者多矣此獨隆備則伯姬之動必以禮可見矣行父賦韓奕之五章義取慶既令居韓姞燕譽而以相攸歸美君與夫人故穆姜出拜曰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於未亡人也其賦緑衣之卒章蓋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耳使能堅持此心何至隨有四德我皆無之乎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三

晉人來媵

傳晉人來媵禮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子靈公環立

辨義丙子七月二日杜注六月一日蓋此年應閏四月長歷移於十一月後以就庚申故以五月爲六月今推五月丙子朔未正交夏至此可見長歷之誤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在三月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 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辨義鄭伯會楚非貪賂也畏楚也然秋師如晉是未絕好於晉晉人宜聲義以諭之仍隆禮以綏之今乃執其君伐其國殺其使暴虐至此是爲楚毆鄭也書人以執罪晉也自盟馬陵之後反戚于衛歸汶陽于齊侵蔡侵沈伐鄭會吳執鄭伯鄭范韓之謀如奕之置棋着着皆錯據書之從善安在哉晉人多前後兩截故傳於欒書侵蔡遂侵沈以初從知范韓聲其罪焉

冬有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辨義戊申十二月六日庚申十八日經不繫月傳十一月蓋傳爲之誤家則堂曰莒同盟馬陵及蒲晉坐視其危亡而莫之救春秋所惡也今按楚子重移侵陳之師以伐莒亦必以救鄭爲名而晉不救莒其棄同盟而忝伯職甚矣此經非但責莒之無備而書之也左氏因傳稱無備而申言之亦是正論至於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言人不可得精好而棄粗醜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用物有闕必有匱乏恒以相代粗醜不棄亦可代匱時之用此與本傳無備之義何涉而牽引爲証惜甚矣

秦人白狄伐晉

傳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辨義秦黨於楚忌晉之心未嘗一日忘今諸侯貳而秦人與白狄乘釁伐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伐之晉之謂也

鄭人圍許

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辨義圍許示不急君戰國策士之險詐已見於此書鄭人深惡之也此邪說暴行之尤也

城中城

傳城中城 ○書時也

辨義杜注中城魯邑也趙木訥曰楚人伐莒遂入鄆鄆逼於魯魯實懼之城中城備不虞也此說得之

附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

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事在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

辨義晉既通吳又欲和楚亦范氏主之爲謀不臧益甚矣仁信忠敏祇以言語取之君子者之詖辭也

歲次庚辰

正月壬申朔 戊寅戊 正雨水　七月己巳朔 甲申未 初處暑

六

二月壬寅朔 戊申戌 正春分　八月乙亥朔 乙卯巳 初秋分

三月辛未朔 己卯巳 正穀雨　九月己巳朔 乙酉酉 初霜降

四月辛丑朔 庚戌巳 正小滿　十月戊戌朔 乙卯未 初小雪

五月庚午朔 辛巳戌 初夏至　十一月丁卯朔 乙酉丑 初冬至

六月庚子朔 癸丑卯 正大暑　十二月丁酉朔 甲寅午 初大寒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辨義鄭伯如晉本非即楚背晉也而晉執之又伐鄭矣再命衛侵之盍畏楚黑背公孫剽之父奉晉命侵鄭是有軍功於晉也孫林父衛 爲重其後自晉歸衛專恣橫行至於逐衎立剽殆以其父有功於晉可以藉庇而立之然則經書衛侯之弟帥師蓋謂假之兵柄非所以愛弟適以階亂也其旨深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辨義五卜不從神譴甚矣傳謂乃不可何其昧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

七

辨義鄭人立君晉人計窮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其捷伐之不義按前事觀之最易見也而其罪尤有大於此者鄭不急其君之執立髡頑爲君恃以抗晉晉亦不急其君之疾立太子州蒲爲君會諸侯以伐鄭其臣居然立之其子居然受之是臣焉不君其君子焉不父其父雖未行亂臣賊子之事實明逞無父無君之心自入春秋以來綱常之大變未有奇於此者也然鄭君爲晉所執鄭人殺繻立髡頑猶曰不得已而立子權代處守若晉之於鄭伐之既乖於義不伐以損於威乃晉侯有疾危入膏肓不皇皇問寢侍藥而汲汲立君會伐使但書晉之子州蒲序於諸侯之役則是父疾子攜反沒其共立爲君之實惡故特

稱晉侯言然諸侯之上列爲會伐之主則州蒲欲速不欲緩之
惡既彰晉厲置君如置棋之罪益顯但以晉侯有疾五月晉立
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習明經旨再詳晉侯有疾之
情事於傳則兮戲之誅知現於據傳直書之筆矣

齊人來媵

辨義高閌齊曰伯姬嫁已久諸侯以其賢猶來媵之今按春秋
聞教不修久矣伯姬獨能修之故遠近傳聞以爲賢而女子皆
願從之此可見人性之皆善矣

丙午晉侯獳卒 景公辛子州蒲先立

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
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
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
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
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
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
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
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
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辨義杜注丙午六月七日今推之亦同蓋經文中日不繫月者
多矣杜氏指爲麥始熟以祝周正者之周禮甸人主爲公田

即其徒以共薪役外內饔之事當晉侯疾久而病飲食不如常
時惟其所欲今偶兩欲麥故使甸人獻麥而饋之以役饔
人也饋人即饔人掌治君之饋食與穀者爲之治之也與使
醫緩爲之事異而義同杜不詳句饋人於周禮爲二官又
不詳其讀解爲饋麥之人爲之召桑田巫大誤也讀下文將
食而字其誤自見大抵晉景以夢召桑田巫巫言不食新殆在
春三月巫言之後公疾漸病乃求醫于秦醫既至知不可爲乃
厚爲之禮而歸之秦晉往還多需時日晉侯疾病當在四月其
立州蒲爲君在五月自五月十二日辛巳鄭伯歸至六月七日
丙午晉侯卒相距僅二十六日則五月伐鄭書鄭侯其非景公
而爲州蒲甚明矣

秋七月公如晉

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
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辨義諸侯五月而葬六月丙午晉侯卒七月公如晉往朝新君
非爲送葬也晉人疑公貳于楚因來朝而止公又託言使送葬
者以羅茷使楚未反公是否貳于楚尚無確證耳及羅茷反知公
無貳楚之事而已届葬期晉人欲以前言留公送葬所以諸侯
皆莫在也魯人辱之不書送葬事於冬故經於冬十葬晉景
公非魯諱之孔子諱而不書也

冬十月

附傳鄭伯討立君者戊申（六月九日）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辨義忠為令德用叔孫婼責高彊之語而曰非其人猶不可殊不可曉申禽君在立君不忠也豈是忠而不令且所稱非其人者公子繻子柳二叔乎似可解實不可解公穀文多類此

歲次辛巳

正月丙寅朔 甲申丑正雨水　　七月癸亥朔 己丑戌初處暑
二月乙未朔 甲寅丑正春分　　八月壬辰朔 庚申申初秋分
三月乙丑朔 甲申申初穀雨　　九月壬戌朔 辛酉亥子初霜降
四月甲午朔 癸卯申正小滿　　十月壬辰朔 庚申戌初小雪
五月甲子朔 丁亥丑初夏至　　十一月辛酉朔 庚寅辰初冬至
六月癸巳朔 戊午午正大暑　　十二月辛卯朔 己未酉初大寒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傳十一年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辨義往還凡閱月讀此傳可傳益明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傳郤犨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辨義己丑三月二十五日公甫至而郤犨來聘且涖盟即公在晉請受之盟總欲逞其橫逆以無禮脅公使無貳楚耳及盟不書公承上公至為文以著公脅於強大自安含忍甫受盟歸又與晉大夫盟也傳附志郤氏求婦一事又以見聲伯叔孝輩皆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甘為人役不如一失節之婦人耳又按聲伯之母叔肸之妻也梁穀稱肸不義宣公之篡立終身不食其食乃大節凜凜之人也既明君臣之義必不苟於夫婦之倫豈肯娶不聘之婦且肸既與財不受織屨而食則與陳仲子居於陵相似其妻必不往來宮中穆姜何故稱吾不以妾為姒叔肸人何故阿其意妻甫生子而出之故讀春秋本傳則知穀梁之說不足信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傳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辨義黃若晦曰晉人止公九月而後歸之然猶至矜虐魯者豈復有親魯之意哉疑其假而要結之也魯侯被晉之辱然猶繼

朝而聘焉、、豈復有德晉之心哉異、其歲而謟事之也晉以要
結爲信魯以謟事爲禮二者皆小人之相與焉耳今、於晉人之
求諸侯惟從知范韓之謀堅強以、、之明神以要之柔服伐貳
操爲勝算魯之君臣則惟安心、、辱奔走順承之而已

秋叔孫僑如如齊

傳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辨義張元德曰僑如之聘蓋謝戰鞍之師指歸汶陽田之怨而
行之也於晉之辱而不得已也今拔方見辱於晉又思修前好
於齊曾不思事齊事晉其爲人役則一孟子所謂是謀非吾所
能及也

冬十月

附傳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
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
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
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
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辨義此晉人陵周之始蓋王室、微晉卿當國知韓范遑其橫
謀不復挾天子以令諸侯矣不曰、使郤至勿爭而曰勿敢爭如
夜氣猶消存者

宋華元、、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
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
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
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
秦伯歸而背晉成
辨義霸者必假尊王爲號、以合諸侯如汎汎楊舟簎大紼以維
繫之不以尊王爲號則惟晉楚秦吳相與馳騖於中原以相翦
屠耳以上三條乃後事之兆端故采列於傳摰要也

歲次壬午

正月辛酉朔 己丑辰正雨水
二月庚寅朔 己未辰正春分
三月庚申朔
四月己丑朔 亥初穀
五月己未朔 庚申亥正小滿
閏月戊子朔 壬辰辰初夏至
六月戊午朔 癸亥酉正大暑
七月丁亥朔 乙未丑初處暑
八月丙辰朔 乙未亥初秋分
九月丙戌朔 丙申卯初霜降
十月乙卯朔 丙寅丑初小雪
十一月乙酉朔 乙未未初冬至
十二月乙卯朔 甲子夜子初大寒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
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事在十一年夏 十二年春
王使以、、公之難來告 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辨義京師者四方之極其居内以御外萬民之所止萬國之所朝宗也凡自外向内曰入自内向外曰出後人由四方赴都者皆曰進京由都適四方者皆曰出京其義一也然其自内出外有善有不善如天子因者方而出刑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焉王臣因奉使而出則四牡騤騤八鸞喈喈征夫捷捷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焉此出之善者也若天王降九重之尊而出居鄭三公離一人之側而出奔晉如虎豹棄山犬羊亦得而侮之蛟龍失水蝦蟹亦得而侵之此則出之不善者也今不責其出居之失而責其出奔之失道而曰自周無出左氏之陋也夫周公不能嗣其先德弼茲一人式是百辟而乃

十四

惡惠襄之偪與百與爭政不勝既出而入既入復出其罪大矣蓋王室之衰微其不可與有爲也於此矣又何惑乎晉郤至與周爭田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辨義諸侯以仰晉霸者撫以安内以輔王室也晉之君臣縱不能修其職業亦當存其防閑今與楚爲成如捕盜者與盜合影以肆害觀其盟誓之辭祇是晉楚兩相黨援狼狽爲姦耳且既不尊王則所稱討不庭者討其不庭於晉不庭於楚耳家則堂曰晉自靈成君昏闇而怠惰偷以避楚爲得計至是因得欒以通意遂交聘而爲成晉固苟求安佚而楚實怙其強大略無息肩之意後三年渝盟伐鄭無所恤也又其後宋向戌復倚弭兵之説爲盟而長楚遂使列國諸侯北面於楚庭其端實兆於此故瑣澤之會書法如此不與晉爲此會也今按晉士燮會楚人盟於宋西門之外以合晉楚之成諸侯本不與焉魯史所不書故經不書非畧之也既合成之後鄭伯先如晉聽成公乃會

十五

晉侯衛侯于瑣澤不過晉侯以其成告之魯衛使晉楚並事耳故於傳補叙晉楚之成而於經特書瑣澤之會所以著諸侯之疲於事楚皆晉侯主使之傳特紀晉士燮會楚人盟著其爲主謀合成之罪魁也癸亥六月六日其日交大暑傳五月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辨義高息齋曰此狄蓋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今按晉既結楚無南顧之憂乃從事於秦狄而天下之大義非所計及矣

冬十月

附傳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
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
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
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
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
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
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
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
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
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

十六

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心腹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
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
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
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
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
赤棘

辨義紀此以著晉楚為成之不足恃也郤至借引詩辭盡以天
下有道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喻晉之世為方伯以亂
則反之喻楚之僭王擾夏而子反為之腹心股肱爪牙以肆侵
欲當時諸侯往往如此郤賦詩斷章之類也士燮無禮必食言
吾死無日二語亦自悔為謀之不臧矣

歲次癸未

正月甲申朔 甲午未 正雨水
二月甲寅朔 甲子未 正春分
三月甲申朔 乙未寅 初穀雨
四月癸丑朔 丙寅寅 正小滿
五月壬午朔 丁酉未 初夏至
六月壬子朔 己巳子 正大暑
七月辛巳朔 庚子卯 正處暑
八月辛亥朔 辛未寅 初秋分
九月庚辰朔 辛丑巳 正霜降
十月庚戌朔 辛未卯 正小雪
十一月己卯朔 庚子戌 初冬至
十二月己酉朔 庚午卯 初大寒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

十七

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
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辨義乞師以伐秦也晉既成楚遂欲伐秦此與東和吳北伐魏
相似然武侯之志在輔漢晉人之志非以尊周則其擾伐乃易
所謂亡之無首者此天下所以洶洶無所終也禮身之幹敬身
之基不敬無基近古之人其言如此浸至戰國以後無人道及
矣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
伐秦曹伯廬卒於師

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

十八

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汝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汝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

十九

郤穀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
亥晉侯鄉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
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
楚成肅公卒于瑕
辨義伐秦必道過京師因而便道朝王故書公如京師不書朝
王其志不在朝王也接書公自京師遂會伐其志專在會伐也
往以三月惟恐後晉之師期會在五月謹於趨晉之師事也其
在周人得此即爲空谷足音觀惠伯彼賜而請先獻子爲介而
厚賜可以見之此傳詳敘晉絶秦之辭不過晉人之私怨全非
諸侯之公義且辭多文致其罪所稱晉文征東之諸侯虞夏商
二十
周之亂朝秦尤爲誣其先君先稱秦之即楚謀我終稱楚之惡
秦告我則其結楚拒秦之隱衷不覺直露矣晉侯並未上請王
命故經列序諸侯而削劉子成子之會伐不書也受中謂命朱
子極稱之然其教人切己用功尤在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
敦篤兩語敬在養神即主一無適以直其内之謂也篤在守業
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職業庶人因天乘地盡人而毋游毋曠
是其敦篤則忠信之誠以居業者可推也大抵則以定命不越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故張子以爲皆仁之所體蓋禮本於太一
行於散殊其道周於至小而無間故人之動乎四體循禮則吉
悖禮則凶是謂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辨義書公至自伐秦則公非以朝王如京師益明矣
冬葬曹宣公
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
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
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
焉乃反而致其邑
辨義弑君大惡也諸侯皆請討斯速討矣何待他年紀此於伐
秦後辭明晉人但修私怨不急公義不足以剸諸侯也
二一
傳附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
羽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
如子駹孫叔孫知 終立君案
歲次甲申
正月己卯朔 己亥戌初雨水
二月戊申朔 己巳戌正春分
三月戊寅朔 庚子巳初穀雨
四月丁未朔 辛未巳正小滿
五月丁丑朔 壬寅戌初夏至
六月丙午朔 甲戌卯正大暑
七月丙子朔 乙巳午正處暑
閏月丙午朔
八月乙亥朔 丙子巳初秋分
九月甲辰朔 丙午申正霜降
十月甲戌朔 丙子午正小雪
十一月癸卯朔 丙午子正冬至
十二月癸酉朔 乙亥午初大寒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犂丘公卒黎比公密州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辨義書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深惡晉也強見不可竟使人送而見之惡極矣趙木訥曰林父負晉以得入知衛侯畏晉而不敢治已則歸惡於衛庸何忌哉晉侯之罪當加林父一等言之當矣然須知晉侯為此由知韓范當國力為主持也易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傲必亡近古之人其言如此至爭田于周錡不敬于魯犨傲享于衛其病根蓋由怙能故好犯上耳好犯上能勿作亂乎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傳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辨義卿為君逆當稱耳將書至故先書逆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傳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辨義高息齋曰此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屬之不霸也夫許鄭之怨久矣三年再伐四年伐九年圍之今又伐焉使屬公而霸則鄭人怒鄰其弱敢如是乎明年遷於葉避鄭以依楚明晉不足恃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辨義書夫人姜氏至自齊者既入境君冕而親迎於所館也書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者君不親迎故僑如以之至也稱婦者告至以著代也君婦將代姑奉神靈之統而廢親迎不敬其親也禮記載孔子答哀公問言之詳矣前此宣公篡立欲倚齊為援故即位之初不親迎而遂以婦姜至由居喪急娶尚闕不成禮也今成遂沿為故事傚而行之則大昏之正禮竟廢矣何惑乎哀公疑冕而親迎之已重也君前臣名禮也稱族何為尊君命舍族何為尊夫人妄極矣其微而顯數語殆得之舊聞而信手填於此耳成至此始娶即位年幼可知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子獻公衎立

傳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太子冬十

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内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辨義立後案林父營狡兔之窟已具此傳

秦伯卒 桓公卒子景公立

歲次乙酉

正月壬寅朔 乙巳丑初雨水
二月壬申朔 乙亥丑正春分
三月壬寅朔 乙巳申初穀雨
四月辛未朔 丙子申正小滿
五月辛丑朔 戊申丑初夏至
六月庚午朔 己卯午正大暑

七月庚子朔 庚戌酉正處暑
八月己巳朔 辛巳申初秋分
九月己亥朔 辛亥亥正霜降
十月戊辰朔 辛巳酉正小雪
十一月戊戌朔 辛亥卯正冬至
十二月戊辰朔 庚辰申正大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辨義孫卒者曰嬰齊公子遂之子而歸父之弟也公孫歸父奔齊而仲遂之後遂絶魯不欲絶仲遂之後使嬰齊後之故曰仲嬰齊賀仲軾曰是時皆有兩嬰齊一爲叔肹子一即仲嬰齊皆公孫也皆見於經又曰仲遂者莊公之子叔肹者文公之子世次亦既有辨則仲嬰齊從君賜稱氏而叔嬰齊稱公孫亦情理所安今按此仲叔皆公室親支與三家之仲孫叔孫各別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辨義戚之會本以討負芻而經稱曹伯序爵于鄭伯之下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之上曰同盟于戚著晉侯不修方伯之職上請王命聲罪討賊反列諸會登諸盟載以成其尹爲君也繼書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著其於同盟之後而執之聊假尊王討罪之名以塞諸侯之責已此據事直書而義自見者觀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則當時之公論可見矣左氏妄注不足辨也子臧之事與季札同盖負芻子臧同父也不幸生衰亂之世遭天倫之變討負芻而已不立則絶先君之嗣討負芻而已立則蹈爭國之嫌盖大節一也惟聖人至誠盛德直達其節表裏洞然人不能以非禮強之其次則必克去己私勉強堅執是謂守節下此則必至於失節今爲君本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或解聖達節爲不拘常禮無可無不可則行一不義殺一無辜雖得天下不爲者千聖之所同而豈可通融遷就乎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子平公成立

傳夏六月宋共公卒

辨義觀此知世子會盟由父病子攝義更於晉令不敢不遵耳
九年二月共姬歸于宋此時世子成約五六歲

楚子伐鄭

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
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
守禮禮以衛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
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
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二六

辨義楚日以猾夏為事者也楚將北師如在籠之鶴將有凌空
搏擊之想其新與晉盟姑藉口息兵以息民今背盟棄禮不顧
失信於晉并不顧失信於民故書楚子伐鄭著其首禍殃民由
於敵利則進何盟之有也而與為戎者不亦妄乎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
楚

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
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
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
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
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
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
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
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
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
氏殺子山夫○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
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石
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

二七

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
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
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辨義三月逵葬不循禮制由子臣之不懷宋之禍由桓氏族大
六官強橫故蕩澤恃以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自知力不能正
引罪自責不敢賴寵而出奔義也未至晉而書出奔晉著其初
志之實非冀人止之也魚石自討元多大功國人與之使去晉
不反通國共怒師攻桓氏必至無後且自揣桓族強盛雖許元
討必不敢討是以自往止之非愛元也庇桓氏也華元當此身
義請討既得其正許之乃反尤得其正故書宋華元自晉歸于

宋著其歸宋之不苟也歸師國人討蕩澤稱國以殺著山之正
國法也削山氏族著其弱公室自絕於公族也夫魚石魏止華
元則元既歸矣許討蕩山則山既殺矣石亦可藉此免於罪矣
正宜訓正桓族改過遷善與元協心共張公室乃率五官並出
不越境而舍於睢上意欲何爲哉使人止之不可元自止之再
不可又何爲哉既不可矣又恐其不我納騁而從之更何爲哉
華元知其挾詐要君反必亂國是以決睢澨閉門登陴以拒絕
之於是不得已而出奔楚非宋逐五臣五臣自絕於宋耳專書
魚石而削其爵著其爲懷詐釀禍之首惡也

二八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
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傳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辨義吳本太伯之後然地處南徼僭竊王號與楚同乃周室之
叛臣其有志猾夏前此伐郯其端兆也鍾離爲楚邑吳子自往
鍾離而晉士燮倡先約諸國之大夫特往會吳于鍾離謂將藉
其力以抗楚是不思楚之外又添一楚故傳於鍾離之會曰始
通吳與郯之會曰始懼楚相似然始懼者意欲推而遠之始通
者志在引而近之士燮之爲此誅罪魁也
許遷于葉
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辨義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此易所謂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
窞者也自是名爲周之許國實則楚之葉者耳是蠻方也會以
通之使來許諸夏也偪而遷之使往時事至此亦孔之哀矣
附傳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
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州
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
難
辨義善人天地之紀至理精言即易剝之上九所謂碩果不食
也譖而殺之小人剝廬也然君子傷譖善人者尤傷聽譖者試
觀三郤誅而厲公亦弒豈非淪胥以亡哉伯宗雖未足當碩果

二九

然易之爲象百物不廢大小皆可通也直言及難未爲無道言
孫之訓耳
歲次丙戌
正月丁酉朔 庚戌 辰初 雨水
二月丁卯朔 庚辰 辰正 春分
三月丁酉朔 庚戌 亥初 穀雨
四月丙寅朔 辛巳 亥正 小滿
五月丙申朔 癸丑 辰初 夏至
六月丙寅朔 甲申 酉正 大暑
七月乙未朔 丙辰 子正 處暑
八月甲子朔 丙戌 亥初 秋分
九月甲午朔 丁巳 寅正 霜降
十月癸亥朔 丁亥 子正 小雪
十一月癸巳朔 丙辰 午正 冬至
十二月壬戌朔 乙酉 亥正 大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辨義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乙未交立春節氣本早正月於卦
爲泰乃天地交而萬物通之候朱子嘗言上温故雨而不雪下
冰故著木而冰則是天地之氣當交不交也夏小正云春正月
寒日滌凍塗言日滌凍而爲塗泥也當其時柳稊梅杏杝桃則
華乃雨而木冰所以志其異也若建子之月雨凍木冰常事耳
何足異哉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成公原立

傳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
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
陂退舍于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
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雁爲晉故也

辨義高氏齊曰鄭至是附楚爲楚加兵于宋故書侵自是諸侯
之兵無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
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
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

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
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辨義鄭叛晉從楚侵宋方伯之職義當假兵伐之而書晉侯使
來乞師著其不能申安攘之公義以合諸侯則不成爲覇令矣
蓋晉楚爲成平分覇職其討不庭則諸侯不但當奉晉令也讀
范文子之言亦自知爲謀不臧雖悔何追豈獨其君之咎哉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傳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
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
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
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
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
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
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
所由克也今楚内棄其民而外絶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
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
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
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
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
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

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

三二

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

敗何待公從之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

三三

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軍

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

三四

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辨義晉勝楚者惟城濮鄢陵兩戰然城濮之戰楚圍宋以擾夏晉文合諸侯之師以攘之糾逖王慝也今晉楚爲成共謀不協討不庭而鄭獨叛晉晉往伐之楚來救之不過晉楚爭鄭而已此大義之遼遠城濮者也以戰功論之楚驕晉懼楚輕完晉暇整大意亦似城濮晉楚爲成王其謀者范文子也楚食言而悔之臨戰而欲逃之乃云合諸侯非所能不已謬乎其言外寧必有内憂戒以惟命不常亦因悔而生懼其隱情與趙盾忠靈公之不君同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傳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辨義其義與殺得臣同大抵君不向道不志仁而求爲之强戰亦鮮有自保其軀者也而況師敗君傷者乎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三五

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辨義程子曰晉怒公之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爲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恥也猶謂郤犨貪貨晉侯信愬其曲不待言矣然公之國難由繼中冓

之醜致與賊臣之許家自毀而人毀之非不足恥也安得以正
己許之聖人之於國惡諱之辟孫則可諱之諱惡則不可此書
不見公自責晉觀之直筆也自責公觀之微而顯也後經再書
晉人執季孫而責晉之義見矣再書僑如出奔及刺公子偃而
責公之義顯矣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傳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
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陽不敢過鄭子叔聲
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

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
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
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辨義晉既予楚以覇而獨與楚爭鄭必陰謀之於此伐之鄭何
所懼哉昔齊桓伐宋請師于周故經書單伯會伐宋所以別異
王臣今晉厲并未請師而尹子會伐與諸侯遣卿會伐並列是
夷周于列國使尹子卒乘以會特書此世變之愈下者也經
文不及宋衛杜注以為後至觀傳序其失軍亦可見

曹伯歸自京師

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
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
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
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此傳在伐鄭前）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
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辨義負芻篡逆之人也前同盟于戚稱曹伯以明列諸會盟而
成其為君者晉侯也今歸自京師稱曹伯又明釋有罪而終成
其為君者亦晉侯也故曹人請于晉曰君列諸會晉侯囚曹復
請而謂子臧曰吾歸而君是執歸京師由晉侯囚之歸自京師
由晉侯釋之何與于王哉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傳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孫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
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
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
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
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
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
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
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
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
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

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辨義孫明復曰沙隨之會晉侯既不見公今又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魯一不出師而晉再辱魯其惡可知也今按沙隨不見公猶罪其後于壞隤此則臣受私託君信讒言恐其歸必叛晉故執行父而安寘于苕丘以俟僑如弊及而并殺之豈但怒其不出師哉執書晉人非但貶晉侯深罪當黨惡之晉卿也蓋僑如以晉政多門一語揭其隱忌所以行也

三八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傳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辨義此時公尚待于鄆其出僑如而盟之乃農奉公命而為之穆姜遷于東宮殆在此時前傳叔聲伯對郤犨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於此書出奔齊雖彼諱之惡得而諱之程時叔曰僑如造亂成公不明所致也以僑如之惡魯不即誅於不見公之時至再辱國又不能誅而縱之奔魯國無政可知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傳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于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于卿

辨義沙隨不見公禍起於僑如貨郤犨以行譖僑如造禍惡由於通穆姜而脅公以去季孟通僑偃鉏起過而穆姜指之曰是皆君罪本不在偃也僑如奔而刺偃無罪可聲而直傷之耳召立豹是後事附紀之以見同父之公子無罪加誅而世卿叔孫之嗣雖大惡可廢由季孟不欲絕三桓之後也經歷書之傳歷紀之豈專罪晉而不罪魯哉

附傳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

三九

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辨義獻楚捷于周似知尊王而以視踐土之王庭河陽之王狩相去遠矣若郤至之自殺其軀又易見也

歲次丁亥 應閏五月而閏十二月 有傳可據

正月壬辰朔 乙卯未 初雨水
二月壬戌朔 乙酉未 正春分
三月辛卯朔 丙辰寅 初穀雨
四月辛酉朔 丁亥寅 正小滿
八月己未朔 辛酉卯 正處暑
九月戊子朔 壬辰丑 正秋分
十月戊午朔 壬戌巳 正霜降
十一月丁亥朔 壬辰卯 正小雪

五月辛卯朔戊午未初夏至　十二月丁巳朔辛酉日正冬至
六月庚申朔　閏月丙戌朔辛卯寅正大寒
七月庚寅朔子正大暑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辨義晉不能服鄭而鄭且侵之衛雖侵鄭何救于晉霸之壞哉蓋鄭之叛晉雖由楚以田求成于鄭然楚之得鄭實由晉以盟求成于楚晉既與楚共霸諸侯則楚自得與晉並驅中原鄭之從晉從楚向背惟鄭所擇晉亦安能聲罪夏之義以責之讀者

挈其綱於此則此以後之書法不煩言而義自見矣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秋公至自會
傳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辨義尹子單子雖以王官序諸侯之上而與諸侯同盟于柯陵是亦外侯耳晉為盟主不求和楚則自失其霸上不尊王則自棄其命乃區區挾尹單二子率兵車以合時事豈知大義既迷雖以威辱魯以力脅鄭蓋使之離心向楚如為淵敺魚耳今伐鄭無功畏楚空還故但書公至自會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辨義高無咎之素行不可考然就事論事為君處守無罪可逐且非得罪於聲孟子由孟子既怒鮑牽而訴之誣以不納君而別立勢不得舍高而專指鮑所謂譏人罔極也靈公明知訴言之誣其刖牽逐無咎藉以息孟子之怒耳使信其訴何以獨置公子角不問乎蓋昏亂之朝亂罰無辜故高無咎出奔莒與僑如出奔齊文同義異請傳自見非凡書出奔者皆罪之也
九月辛丑用郊
辨義周人以正月啓蟄郊祀上帝配以后稷郊而後耕既耕而

祈嘗噫之春夏祈穀于上帝是也既成而報豐年之秋冬報是
也此郊以九月蓋秋報也趙木訥曰成公七年蓋嘗卜之而不
從乃免牛十年又嘗卜之五卜不從而遂不郊今惟卜而不從
則不得郊故不復卜而直用之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
月諸侯還

辨義柯陵會伐楚子重師于首止而諸侯還今再會伐十月圍

四二

鄭楚師甫至汝上十一月諸侯即還故公於是月至自伐鄭也
蓋諸侯不過因晉乞師勉強赴會不但不敢抗楚且不願與鄭
為怨以晉伐之非義故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子叔老嗣

傳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而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
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
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
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辨義壬申十月十三日書于十一月後者公至而後告且弔也
公孫嬰齊叔肸之子於公室為至親嘗〻長壬申卒于貍脤禮不
郊弔故公既至而卒之夢食瓊瑰含玉之兆故恐死不敢占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辨義大衍授時皆推得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蓋失閏五
月而閏十二月也故也

邾子貜且卒 定公卒子宣公牼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傳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
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
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
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于厲公

四三

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
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于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
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
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
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書欒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
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
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
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
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
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

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玆三者其
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
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
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
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
而僞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
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
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
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
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

四四

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
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
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
皆歸公使胥童爲卿 厲公田以下在十二月

辨義稱國以殺君殺之也三郤有取死之道然厲公殺之信讒
挾怨不以其道也不別罪之輕重一朝皆尸之尤爲刑罰不中
士燮但以速死不及難爲范氏之福耳如君國何德刑不立姦
軌並至其言似是然矯魚自爲寇幸助君作難姦軌莫甚焉故
自知必不容於晉而奔狄以免死祈死者喻于利免死者罔之
生皆邪說詖行之類也

楚人滅舒庸

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
設備楚公子櫜師襲舒庸滅之

辨義滅舒庸者楚人之罪自取滅亡者舒庸之罪當與晉人執
虞公參觀之

附傳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克慶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
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
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辨義崔杼再爲大夫始此餘詳見後

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

四五

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
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閏月乙
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 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辨義此段因紀閏月截終歲終當接上使胥童爲卿讀之

歲次戊子

正月丙辰朔 庚申戊初雨水
二月乙酉朔 庚寅戊正春分
三月乙卯朔 辛酉巳初穀雨
四月甲申朔 壬辰巳初小滿
五月甲寅朔 癸亥酉正夏至
七月癸丑朔 丙寅午正處暑
八月癸未朔 丁酉辰正秋分
九月壬子朔 丁卯申正霜降
十月壬午朔 丁酉午正小雪
十一月辛亥朔 丁卯子正冬至

六月甲申朔 乙未卯初大暑 十二月壬辰朔 丙申巳正大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辨義書偃殺胥童稱國以殺者胥童道君作亂宜正國法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四六

辨義書弒其君則書偃之爲亂臣罪狀既著矣稱國以弒者州蒲父在自立當膺賊子之誅而且無道覆國所謂逆復之凶反君道者也士燮反自取陵以驕侈克敵天益其疾爲憂而死爲幸則舉國臣民無所措手足可知矣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宋杵臼之續也暴其民甚則自弒國亡故書法如此

齊殺其大夫國佐

傳慶〔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 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辨義國佐以穀叛其罪可殺故稱國以殺然慶克淫亂宮閫而佐摧殺之亦激于義憤耳今不正其叛國之罪而爲殺慶氏之故使兵夫人之宮殺之於內宮之朝是代聲孟子爲慶克報仇故克之子封爲大夫佐爲司寇也齊靈詢下愚哉

公如晉

傳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公如晉朝嗣君也

四七

辨義六官之長皆民譽舉直民服之謂也厲公不能用則亡悼公用之則霸一轉手事耳不及書偃不賞私勞也書施役故韓獻子爲政嗣君賢而公朝之非前此[illegible]晉可比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于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

辨義楚既得鄭則可幸鄭以擾夏而伐宋又其所最先也伐宋以取彭城納魚石而吳晉之要道絕焉是楚鄭以宋之叛臣入據彭城故書爵以聲其身爲戎首黨姦肆毒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辨義此與十一年春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犫來聘辭相同而有禮無禮不同左氏注解此爲得之

秋杞伯來朝

傳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辨義晉自靈成景厲以來將五十年矣朝日衰楚禍日熾諸侯苦之久矣杞伯此朝特爲問晉故而來也傳稱公以晉君語之其兩相慶幸之意不言可見是時晉悼年十四故杞伯驟朝晉而請爲昏自是杞伯之卒葬皆見經襄九年以後多與會盟由昏姻之故女蘿託于松上也孟子論交鄰之道曰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而引勾踐事吳爲證今杞桓善擇所託而宗社賴之亦庶幾焉杜注乃云爲平公不徹樂張本淺哉

八月邾子來朝

傳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辨義此邾子牼元年

築鹿囿

傳築鹿囿書不時也

辨義大雅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此名鹿囿蓋因鹿之囿也蓋非舊有而新築之且八月場功未畢而勞民築囿妨農甚矣時事孔棘而務游觀不知務又甚矣

己丑公薨于路寢

傳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辨義公薨于路寢道之正即禮之常然自隱君成八君矣終正寢者莊宣成三君耳此三君者又皆不及以稱有德何尚朗令終之難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傳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覇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辨義楚鄭書人書侵惡之也晉救不書歸重虛打之會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辨義前此楚人擾夏晉以方伯出師撻之遣告諸侯師師會伐天下之公義也何用乞師自晉楚為成平分伯職則諸侯當晉楚並事鄭叛晉從楚晉與楚爭衛是晉之私事故告於諸侯經皆書乞師豈非晉屬君臣爲謀不臧始之哉

五十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傳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辨義晉悼首為虛打之盟以謀救宋義也楚師已還故宋人辭諸侯不敢久煩而請師圍彭城不可使叛臣久據以張楚之聲聲勢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五一

春秋深卷之十四

襄公上 名午成公子

歲次己丑周簡王十四年

正月庚戌朔 丙寅丑初雨水
二月庚辰朔 丙申丑初春分
三月己酉朔 丙寅未正穀雨
四月己卯朔 丁酉申初小滿
五月戊申朔 己巳子正夏至
六月戊寅朔 庚子午初大暑
七月丁未朔 辛未酉正處暑
八月丙子朔 壬寅未正秋分
九月丙午朔 壬申亥正霜降
十月丙子朔 壬寅酉正小雪
十一月乙巳朔 壬申卯正冬至
十二月甲戌朔 辛丑申正大寒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辨義公生於會沙隨之歲居此正月朔年三歲

一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于晉

辨義彭城本宋邑楚鄭伐宋納其叛臣于彭城以三百乘戍之使據邑富君故晉侯既為虛朾之會遂從宋人之請命正卿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叛臣之人據邑者於是彭城降晉晉以五人歸於書圍宋彭城予其助宋討叛也楚非自取彭城亦未以封魚石左氏謂非宋地而追書公羊謂不與楚專封皆設辭也傳稱春己亥而下月史無此例今推己亥二月二十日蓋舊傳者脫二月而錯置于齊太子光之上耳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傳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辨義叛臣既就擒則伐宋納叛使之據邑偪君者未可竟置不問故遣韓厥帥師伐鄭而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既執義聲討亦不輕闗其民也晉師既入鄭郛敗其徒兵再自鄭以

二

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而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舉動皆近乎正故書伐書次皆予之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傳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辨義晉伐鄭之納宋叛臣故楚救鄭侵宋鄭亦侵宋相抗不相下其勢則然也然書侵宋不書救鄭則楚罪著鄭罪亦著矣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傳冬十月邾子來朝禮也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傳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辨義晋城濮之戰却楚救宋功固可取然晉文所以覇諸侯尤在踐土之盟受侯伯之命于天王受彤弓之錫以糾逖王慝而後列侯皆知尊周自襄公以後晉之君臣不知尊王室浸至晉楚爲成而覇業衰矣今悼公新立有志繼文之業其先務莫有大于尊王者昔狐偃語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悼之諸臣豈不聞之九月天王崩邾子不踰月而朝魯衛侯甫及冬而來聘晉侯切近周疆亦使荀罃來聘是晉悼昧於大義不知周赴吝喪以倡諸侯此如振衣不挈其領未有不顛之倒之者也經聯書一朝兩聘於天王九月崩正月葬之間大旨昭然矣

歲次庚寅周靈王元年

正月甲辰朔 辛未辰初雨水
二月甲戌朔 辛丑辰初春分
三月癸卯朔 辛未戌正穀雨
閏月癸酉朔
四月壬寅朔 亥初小滿
五月壬申朔 甲戌卯正夏至
六月壬寅朔 乙巳酉初大暑
七月辛未朔 丁丑子正處暑
八月辛丑朔 丁未戌正秋分
九月庚午朔 戊寅寅正霜降
十月庚子朔 戊申子正小雪
十一月己巳朔 丁丑午正冬至
十二月己亥朔 丙午亥正大寒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辨義五月而葬降禮同於列侯無惑乎小朝大聘者不知有王也王靈愈熄則世運滔滔日下矣

鄭師伐宋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矣

辨義侵宋書伐著鄭背楚令以與晉抗由晉楚爲成階之禍晉悼雖發奮修職而前盟難追改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傳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辨義齊姜襄公嫡母即成十四年所逆之婦姜氏也傳紀季孫取穆姜櫬以葬齊姜其非禮不待辯而意明左以虧姑成婦逆莫大焉申說之意盡辭中矣又兩引詩言愈瀾翻愈汜濫冒泰所以譏其浮夸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子僖公髡頑立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

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辨戊庚辰七月十日蓋繕經者誤增六月而繫秋七月於仲孫
蔑上當據傳正之晉宋稱師衛稱甯殖者兩國遣師付殖幷將
也鄭奉楚令以援宋而經書伐晉合宋衛以過鄭而經書侵者
大義不足以服鄭而乘喪侵援有罪罰討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
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
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
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
賴之
辨義會戚以謀鄭故而其故有難最謀者前此鄭伯如晉聽晉
楚之成故晉可責鄭之背成叛晉不能自背其成責鄭之貳從
楚也瑣澤之會魯衛皆聽成唯齊不與焉今會戚而齊不來正
由齊咎晉之成楚盡鄫之會崔子已有言矣使齊更持此義以
咎晉則晉之覇柄茲失故曰寡君之憂不唯鄭事將在齊也晉
悼雖曰賢明而前盡莫幹中義實難故此會不親合諸侯而先
使大夫會謀以覘諸侯之意向耳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

五

以偪之後案
叔孫豹如宋
傳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辨義叔孫氏自公孫茲叔孫得臣之後敗於僑如而豹復嗣卿
位其出聘始此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
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傳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
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辨義城虎牢以偪鄭前會已豫謀之至是齊及滕薛小邾皆至
故會畢而遂城之此藉勢以偪鄭非能聲義以服鄭也趙木訥
曰鄭成一叛入楚晉厲敗之於鄢陵三合諸侯征之而不反蓋
鄭入楚則楚兵將橫行於衛宋之郊天下諸侯爲之不寧今晉
悼之與規規然求所以得鄭之策諸大夫謀城虎牢以偪之虎
牢既非鄭有鄭何恃以抗列國哉故兵出虎牢則直指鄭郊非
特鄭無所恃楚失之蓋亦恐矣故雞澤之盟鄭不伐而至八國
之君同涖是盟而天下無兵車之役者凡六年則虎牢之城誠
有功於天下此聖人所以不繫之鄭歟趙氏此論極合當時情
事虎牢之城本以偪鄭若書城鄭虎牢則是爲鄭城之也特
書城者言晉與諸國會謀專主城之以勢力奪鄭之所恃使其

六

兵以相抗故不書鄭以著之若後此戍鄭虎牢則情事與此各
別其書法不同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
之〇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辨義稱國以殺權在君也多受小國之賂見殺之罪由也
附傳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
師乃還〇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
歲次辛卯
正月戊辰朔 丙子未初雨水　七月丙寅朔 壬午卯初處暑
二月戊戌朔 丙午未初春分　八月乙未朔 癸丑丑正秋分
七
三月丁卯朔 丁丑丑正穀雨　九月甲子朔 癸未巳正霜降
四月丁酉朔 戊申寅初小滿　十月甲午朔 癸丑卯正小雪
五月丙寅朔 己卯午正夏至　十一月癸亥朔 壬午酉正冬至
六月丙申朔 庚戌夜子初大暑　十二月癸巳朔 壬子寅正大寒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
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
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〇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
〻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辨義自是以後楚君大夫七伐吳其兵釁始自嬰齊之貪功首
禍春秋所謂賊民也喪師失地棄良殄國衆怨叢之其死於心
疾幸而免哉所獲不如所亡於是較量利害非經本旨況本傳
敘事甚明何必於中插入此語讀者決之則文氣不滯矣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傳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
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
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辨義公方六歲而孟獻子輔之以朝晉惟晉是依耳豈不于國
八
而于長樗頓改襄靈之舊書之以著晉侯勤於修禮也稽首則
恭不近禮咎在獻子然賢知悼公既知有天子在而不知尊天
子以帥百辟方伯之職安在此可觀時事矣
公至自晉
辨義盟長樗之後仍自晉返晉其不至以長樗何待申說而注
疏辨說紛紛不一但見其辭之費於春秋之要義何涉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
盟于雞澤
傳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

伐句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
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耏
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
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義雞澤之會書曰同盟晉侯於此有三失焉晉以方伯主夏
盟所當世修其職攘楚尊王也前此晉楚爲成平分伯職晉悼
此會正宜聲明其大義切諭諸侯激以華夏卽蠻之可恥而但
以鄭服爲號鄭雖在盟其晉實至從晉楚至從楚是情不可同
而强同一失也厲公時尹單同盟于柯陵儕王官於外侯而不
尊天子晉之大失也今仍蹈前愆引單子同盟不別異王卿以
尊周若綱無綱是分不可同而混同二失也吳子之僭號稱王
其始君若南海尉佗自稱蠻夷長老非有猾夏之志自巫臣始
通吳於晉今晉侯此會欲修吳好意在結吳以屏楚而不思吳
苟得志何異於楚今雖逆之不至其後浸淫肆暴繼楚爭霸晉
實啓之是義不可同而求同三失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
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
請服也
義陳之棄晉從楚久矣今陳侯苦楚人之侵欲使袁僑如會
求成是爲不寧方來乃晉得諸侯之大機會也使晉悼明於以
大字小之道既使告於諸侯卽親率諸侯開誠佈公曉以蠻夏
之大防尊攘之大義相約正聘朝之禮輕聘幣之數其包荒之
行急分災救患之誼與陳來使親盟以昭信則小國幸困敝之
可蘇如久旱之得雨雖有强大壓境彼有所甘又有所恃必不
復萌叛心矣今見陳自請服志得氣揚惟使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苟簡以應故事故據事書之以著晉悼務遠忽近是不
至者必欲逆之陳既來者反不能安之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義此與陳之如會以伐許之不會也張元德曰荀罃悼公之
賢大夫也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益修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
患其不來今遽帥師以問罪於許規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
也趙木訥曰許爲鄭所屆遷于葉以避之葉偪近楚倚楚爲重
必不能近叛楚而遠事晉也惟晉能服楚則許可得不然徒征
之無益矣合此兩說則經旨罪晉君臣之不知務自見矣其所
以不知務者由於欲速所以欲速者由於器小不可不察也
附錄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
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

乂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

十一

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

辨義其臣暴懼舉子舉偏皆得人可謂忠矣其君聞過知改而不難於自屈可謂明矣君苟不明豈惟祁奚之舉必不行即魏絳之死必不免何以復霸哉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上接盟陳伐許下接在繁陽爲一傳

歲次壬辰

正月壬戌朔 辛巳酉正雨水　八月己丑朔 戊午辰正秋分

二月壬辰朔 辛亥戌初春分　閏月己未朔

三月辛酉朔 壬午辰正穀雨　九月戊子朔 申初霜降

四月辛卯朔 癸丑巳初小滿　十月丁巳朔 戊午午初小雪

五月庚申朔 甲申酉正夏至　十一月丁亥朔 戊子子正冬至

六月庚寅朔 丙寅卯初大暑　十二月丙辰朔 丁巳巳正大寒

七月庚申朔 丁亥午初處暑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子哀公弱立

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于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

十二

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 陳無禮故也

辨義文王爲殷之西伯故帥殷之叛國以事紂陳非楚之侯氏晉非楚之侯伯豈可帥叛事之況陳既如會請成而與之盟豈可畏難而棄之當是時晉治浸張楚威少挫楚人聞喪止伐隱有畏晉之心將藉此柔陳以服之設欲行禮於陳成公未葬彭名侵陳獨非伐喪哉且大國行禮小國不服必亡者事勢然耳使晉人能識大義糾合諸侯聲楚侵欲於陳乃伐喪之罪以伐之在人我明其爲賊而義聲所指足以挫楚而保陳無如晉既以八成失志（智）於楚不能出此所以不能固陳并不能有鄭也

夏叔孫豹如晉

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辨義襄公聘晉者九自此夏始晉悼在位魯無齊楚之患者善事晉也然君幼虛器而祿去公室亦由於此矣九夏奏其三而肆夏為首故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見大雅本詩序求之乃衆見羣后於明堂之樂服可見矣穆叔以為兩君相見之樂由周自東遷及魯襄之初已二百餘年時人但視兩君相見之用此而習為固然下至大夫報聘亦用之蓋雅頌之不得其所由來久矣

十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傳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爲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辨義定姒益齊姜之媵也其薨不殯于廟禮也王荆石曰定姒非嫡夫人故文子不欲成其為小君之喪此說甚是但行父自為正卿聞匠慶之請即應曉以周禮不可僭踰必以禮正君母之終乃所以愛君今但怒其略木而不御者三家出於桓三卿始於僖桓母仲子僖母成風皆以妾僭夫人先君有往例行父雖欲引禮以爭而不敢耳左氏見季孫曾取穆姜之櫬葬齊姜今匠慶亦取季孫之檟葬定姒遂以為多行無禮必自及何其陋也

十四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辨義戊子薨辛亥葬二十四日耳明速如此葬薄可知薄葬事以儉財僭名分以與君祿去公室而君擁虛器又何怪焉

冬公如晉

傳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于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辨義聽政者受貢賦多少之政也鄫疆屬於魯其賦不屬於魯今請屬鄫以借助魯不思鄫之削弱困憊已久而莒且虎視

眈眈魯安能得其助也

陳人助頓

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辨義頓本屬於陳楚不能服陳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楚力之詘可見矣晉合諸侯聲罪以討楚何惑其終不能固陳哉

附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其（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娛）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内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

十五

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辨義此志晉之君臣諫行言聽乃復霸之本亦知棄陳則諸華必叛而終不恤陳何也

十六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辨義紀屬鄫之不利始髽志國俗所由變

歲次癸巳

正月丙戌朔 丁亥子正雨水
二月丙辰朔 丁巳丑初春分
三月乙酉朔 丁亥未正穀雨
四月甲寅朔 戊午申初小滿
五月甲申朔 庚寅子正夏至

七月癸未朔 壬辰酉初處暑
八月壬子朔 癸亥未正秋分
九月壬午朔 癸巳亥初霜降
十月壬子朔 癸亥酉初小雪
十一月辛巳朔 癸巳卯初冬至

六月癸丑朔辛酉午初大暑　十二月庚戌朔壬戌申初大寒

五年春公至自晉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

辨義襄在位書至者二十一殆于強令不遑啓處也後不再注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傳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辨義鄭僖初立始同雞澤之盟今來聘以通嗣君蓋因息兵而修好此亦晉悼修賦而諸侯和睦之效杜注發子產父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傳穆叔覲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〇書曰叔孫豹鄫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十七

辨義鄫本魯之屬國魯當率之以修職貢於王非無賦於司馬也成屬鄫者使鄫爲魯之私屬所謂小役大弱役強也蓋魯以賦受役於晉因請以鄫賦受役於魯而魯之請屬晉之許屬其然皆著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辨義晉人之本意將爲吳合諸侯傳文甚明餘見後

秋大雩

傳秋大雩旱也

辨義雩是旱祭旱甚則百索神享之曰大雩首言夏雩秋旱秋雩冬旱冬雩杜預執龍見而雩一語指爲夏祭謬甚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〇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辨義公子申侵欲小國以偪子重子辛至於見殺壬夫又自蹈之貪人以類殺之宜矣春秋書此著楚之急於得陳故求得陳也著楚之急于得陳則晉欲攘楚其不可棄陳甚明矣

十八

左氏譏共王不刑而所引逸詩與不刑無涉再引夏書又與無信殺人無涉囈語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辨義既使魯衛先告會期於此會吳于戚晉侯以此張遠馭之略也前此遣大夫會吳於鍾離于善道非吳招之故書會吳以

著往會者之非於吳無貶也此則吳子請聽好而來會故不序其爵而書人列於齊世子光之下鄫大夫聽命于會者之上外之也丙午之盟不書吳不得與諸夏之盟時正其義以削之所以責晉非爲晉諱之也齊侯仍不親至以後皆然已於二年會戚論之矣因會吳且命戍陳故會戚之諸侯受命戍陳者皆於是冬遣師戍之故經不重叙張元德曰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士匄知戍陳之非長策是以有與陳之歎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旣來之則安之晉爲安陳之計如此何以能保陳乎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九

傳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辨義楚急於得陳故戍陳之師甫集伐陳之師即至楚人盖曰共討不庭宋西門之誓具在也晉不能伸方伯之大義以攘楚戍之固下兼會于城棣以救之亦急著耳況豫懷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之計陳安可終保而鄬之會陳安得不逃乎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子宿諡曰武子

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辨義傳於行父卒紀其清儉自其後人富於周公較觀之文子亦賢矣然季氏之內專國政外樹私交自行父始未足謂之忠于公室也昔諸葛武侯自言身死之後不使有餘財以負君而世所以賢諸葛者賢其生平謹慎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逆覩成敗利鈍而爲之是謂以安社稷爲悅非賢其死無私積之爲忠也設執政好攬權而以清儉爲忠王安石亦可爲之

二十

附傳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

辨義晉和諸戎而戎敢陵周晉之罪也即使陳生果有貳戎之事然晉人但執王叔而戎之陵周竟置不問無王甚矣盖晉自靈景以來自以霸力號召諸侯不復挾天子以令之積漸至此雖悼公之明不知有尊王之義附志于傳著王運之日下也自平公以後晉且暴蔑周室矣

歲次甲午

正月庚辰朔 壬辰卯正雨水　七月丁丑朔 丁酉夜子初處暑

二月己酉朔 壬戌辰初春分　八月丁未朔 戊辰戌正秋分

三月己卯朔壬辰戊正穀雨　九月丙子朔己亥寅初霜降
四月戊申朔癸亥亥初小滿　十月丙午朔戊辰夜子初小雪
五月戊寅朔乙未卯正夏至　十一月丙子朔戊戌午初冬至
六月戊申朔丙寅酉初大暑　十二月乙巳朔丁卯亥初大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子孝公匄立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辨義嚴啓隆曰姑容立于僖之二十四年在位七十一年而卒事魯最恭末年復昏于晉悼杞君告卒至是始書名魯亦始會葬自是以後杞之卒葬始備見於春秋今按自襄九年後凡有會盟杞伯皆預盡倚晉爲重也其說已見成十八年

夏宋華弱來奔

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辨義相狎相優相謗世臣子弟惡劣至此辱國玷宗逐之宜也故書來奔以著其罪凡書來奔出奔據傳緯經予奪各別宋子哀來奔豈與宋華弱來奔例論哉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傳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辨義滕始朝由晉合諸侯故諸夏和睦也

莒人滅鄫

傳莒人滅鄫鄫恃賂也

辨義鄫以賦屬魯恃魯必庇鄫然鄫者莒所久爭今莒人滅之而魯不能救是鄫之滅魯實速之趙木訥曰晉爲盟主受魯之託乃不能庇一鄫莒人滅之亦不能問焉在其爲盟主今按此經之旨晉魯兼罪讀後經自見

冬叔孫豹如邾

傳冬穆叔如邾且修平

辨義魯卿聘邾僅見於此蓋四年冬魯自請屬鄫邾莒即伐鄫與魯爭鄫也其時臧紇救鄫爲邾所敗今莒獨滅鄫魯欲爭之而懼邾之助莒故聘且修平欲好邾以仇莒也書如邾於莒滅鄫之後情事昭然矣

季孫宿如晉

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辨義莒之滅鄫禍起於魯之請屬鄫故晉以鄫故來討張元德曰晉不討莒而討魯偏矣今按宿之如晉見不但謝罪且聽晉討之罰命晉不發命魯亦中止此諺所謂糊塗公案也宿父喪未期而執使命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其義見晏桓子卒傳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傳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

辨義高息齋曰齊圖久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而遂滅之滅國必書傷封建之廢即戰國七雄之漸也丙辰十二月十二日無月誤

二三

歲次乙未

正月乙亥朔 丁酉午正雨水　八月壬寅朔 癸卯卯初處暑

二月乙巳朔 丁卯未初春分　九月辛未朔 甲戌丑初秋分

三月甲戌朔 戊戌丑正穀雨　十月辛丑朔 甲辰巳初霜降

四月甲辰朔 己巳寅初小滿　閏月辛未朔 甲戌卯初小雪

五月癸酉朔 庚子午正夏至　十一月庚子朔 癸卯酉初冬至

六月癸卯朔 辛未夜子初大暑　十二月庚午朔 癸酉寅初大寒

七月壬申朔

七年春郯子來朝

傳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

辨義李彭山曰成七年吳伐郯郯既從吳至是吳與晉通好而遂不免郯之通魯故復來朝以修舊好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傳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辨義凡指春秋至正月爲建子者可稱四月建卯不應指啓蟄在建子之月啓蟄而郊正月也郊而後耕四之日舉趾是也郊稷配天孟獻子不知其非禮彼固謂以祈農事耳

小邾子來朝

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辨義二年城虎牢小邾人來焉於此始朝由諸侯有伯大小邦仍得修禮與郯同也

二四

城費

傳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辨義昭伯獻媚權要非時多役耗公室以强私家小人附羶之害如此李廉曰費魯强邑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於是爲季氏邑矣自南遺既城之後費益强南蒯繼之以畔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

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十四年費人叛南氏削邑
齊齊來歸費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爲費宰定八年不狃以費
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孔子命
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
之盛衰可考矣

秋季孫宿如衛

傳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辨義魯於晉衛皆兄弟之國公元年冬衛晉同時來聘自後公
如晉及以聘晉者屢矣衛獨遲至七年而後報故辭謝以緩報
之非貳蓋賄幣屢費指据維艱強大之供慢則必怒同病之國
綏怒相諒此亦實情也然衛不厭其緩而惟疑其貳所以是冬
孫林父即來聘而公與之盟正以明非貳之志且據傳以讀經
當時之世態人情俱可見矣

八月螽

辨義此年失閏六月八月實七月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
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
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
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

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辨義拜言尋盟拜前緩報非貳之言也公登亦登不辭亦無悛
容安態如繪此當思其動乎四體之所由矣壬戌九月二十二
日是月四日甲辰霜降經書十月此失閏六月之據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
子邾子于鄬

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辨義圍陳之禍急壬代陳楚十月圍之十二月晉使會于鄬尚
在鄭地名爲救之實遲延未赴救故經不書救書其意以有陳
非其事與之而後可結藉會鄬以塞諸侯之望耳陳侯雖在會
何足恃以解楚圍哉當合下經讀之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傳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
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
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
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
五年奉而立之

陳侯逃歸

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
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

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國陳侯逃歸
辨義先書鄭伯髡頑如會其非有疾明矣未見諸侯丙戌卒于
鄵由騑弑其君子駟假以瘧疾赴於諸侯鄵與鄬皆鄭地相去
至近不能掩在會之耳目也會鄬本欲救陳而陳侯會逃歸由
虎寅以楚執公子黄脅之其使人告於會由不能掩在會之耳
目也晉悼以方伯主盟糾合諸侯正當會鄬之時有此兩事豈
可姑置之不問哉卒鄵之故不問則亂臣得懷私憾以弑其
君逃歸之故不問則强臣得逞仇敵以脅其君此綱常之必
不可廢者也况鄭伯如會以見諸侯而亂臣弑之不使赴會陳
侯〻〻會待救而强臣脅之致使逃歸是明欲背〻〻從楚以與鄭
二七
主〻雖於此激勵同盟赫怒致討此事機之必〻〻可失者也而
晉悼竟置不問以致陳鄭兩失故直書兩事於會鄬之後而方
伯之不職覇功之不振自見矣丙戌十二月十七日是月四日
癸酉大寒此十月後已補閏之據
附傳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
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
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
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
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
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辨義紀韓起爲晉卿之始
歲次丙申
正月己亥朔壬寅酉正雨水
二月己巳朔壬申戌初春分
三月己亥朔癸卯辰正穀雨
四月戊辰朔甲戌巳初小滿
五月戊戌朔乙巳酉初夏至
六月丁卯朔丁丑卯初大暑
七月丙申朔戊申午初處暑
八月丙寅朔己卯辰初秋分
九月丙申朔己酉申初霜降
十月乙丑朔己卯午正小雪
十一月乙未朔戊申庚〻丁初冬至
十二月甲子朔戊寅巳初大寒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〻八年春公如晉且聽朝聘之數
二八
辨義〻孫明復曰公前年會諸侯於鄬不至者公〻鄬朝晉也今
推前十二月丙戌十七日也其時公猶在會而正月如晉孫說
誠是
夏葬鄭僖公
傳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
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
辨義羣公子謀子駟咎在葬時故附紀之後案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傳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〻〻喜惟子產
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

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
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辨義王聖源曰鄭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然後告絶於晉而與
楚平春秋惡之故書人以示貶今按侵其與國以求平當時人
詭智每如此且陳蔡皆楚所必爭鄭人所深知是時子駟當國
志欲從楚子國子耳皆子駟之黨故使二子侵蔡楚不討則可
邀功於晉楚來討則可求成於楚此皆子駟之機變也子國怒
子産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推尊子駟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傳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〻大夫聽命季

二九

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
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辨義此經書法本傳最明正如公如晉特聲明聽朝聘之數則
諸侯皆來聽命可知矣不命於國而會于邢丘使諸侯之大夫
聽命不使國君親聽藉以示崇與諸侯之意也其實則謂大夫
聽命度數之多寡疏數自可令莫予違且鄭伯幼沖使因獻捷
親聽尤可審當大夫而列國大夫各欲樹功於霸主以自結其
誰不攝伏拱聽耶夫朝聘之數天子所以命諸侯今命由霸主
故聲其本職曰晉侯著其非天子而僭竊王命也〻書鄭伯著
其役使幼君親自獻捷又親聽命也人四國之大夫則人宿可知

著其號令羣后之卿位儼然霸主之陪臣而唯命是聽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傳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
辨義高氏閌曰鄫田接於魯而疆界不明故興兵伐魯以正之
而鄫遂歸于莒矣
秋九月大雩
傳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傳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

三十

蟜〻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
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
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
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
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
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
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
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
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
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

道請從楚鄭也更其役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
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
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
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
遑啓處以相救也剪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
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
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
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
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辨之楚書大夫帥師伐鄭著其與晉分覇與五年冬書伐陳同
三
也子產曰鄭侵蔡以自結于晉然從楚者本心也楚至而服
惟恐其後矣今披鄬之會子駟弑其君使不得與會志楚從也
晉侯親在鄭地見其事而不能討此子駟所以益輕晉雖子產
之言甚正而不從也其兩引詩一曰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
無成一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明以正
卿當國拒絕羣議積極矣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
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如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
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
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
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命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辨義自成公初年以後事晉甚勤而晉之辱魯甚多至悼公
乃悉反之汪德輔曰成公末後至襄十二年士匄荀偃士魴凡
四聘於魯則晉之所以結與國者不亦厚乎宜悼公之得諸侯
也汪說甚是士匄知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而不知尊王
其忝于先君守官之嗣甚矣

歲次丁酉

正月甲午朔戊申子正驚雨水　七月辛卯朔癸亥酉初處暑
二月甲子朔戊寅子正春分　八月辛酉朔甲申未初秋分
三月癸巳朔戊申未正穀雨　九月庚寅朔甲寅亥初霜降
四月壬戌朔己卯未正小滿　十月己未朔甲申酉初小雪
五月壬辰朔庚戌夜子初夏至　十一月己丑朔甲寅卯初冬至
六月壬戌朔壬午巳正大暑　十二月己未朔癸未申初大寒

三二

九年春宋災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
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
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
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
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

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于門西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納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辨義此因宋告災而紀之後世史策所記有稱延燒數千家者有稱數日不絶者此傳紀樂喜救災之政纖悉備具此亦用戒不虞人事之必不可不豫修者也若曰天道觀之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可見火雖天降之禍敗甚釁人有所由滋豈惟商人哉凡有家國之責者偶遇火災毋謂天道深遠難知而不省致同於國亂之無象也

夏季孫宿如晉

傳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辨義來聘即報曾之事晉日勤宿之交晉卿日深皆可見之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傳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辨義穆姜自宣元年歸于魯至是四十五年計其齒又約六十有餘而遷居東宮者十二年觀其稱引易辭引咎自責可謂明切向使終守祿衣之章度鈇魯之命毋顧乃不靖國家棄位而姣其有愧於我心匪席而不可卷者多矣魯之文姜哀姜以淫亂弑君殺子幾至亡國春秋絶之削其姓氏也穆姜縱淫瀆倫惑僑如之邪謀將廢長君而危宗社其獲罪於先君甚大有毋如此實成公之大不幸今觀其稱夫人葬稱小君則前此但不出于東宮而問侍孝養之禮殆未衰失也家則堂謂行父服穆姜畏其以非齊妻其心可誅是則然矣若謂不應遷之于東宮聖人之意恐不然也朱子論莊公之於文姜母不可制可制其從者然則靜養東宮外臣不得輕見亦制其從者之類也秦始皇遷其太后茅焦諫以車裂假父嫪毐殺二弟乃亂世之邪說有不見棄於孔子者哉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于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

三五

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子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　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辨義己亥十一月十一日當據傳正經十二月之誤此年不應閏戊寅十二月二十日傳閏月當從杜注作門五日經書公會晉侯及十國伐鄭而己亥同盟于戲不稱及鄭伯者鄭雖行成來盟不從晉之載書不改鄭之載書是十二國同盟而鄭未嘗同也蓋自晉楚爲成既許鄭以楚晉兩故成十八年以來晉雖敗楚于鄢陵累年會師伐鄭而鄭之從楚愈固今既不能尋義

三六

盟以親鄭近楚不能背之也今會十二國之師伐鄭六卿及大夫門子從鄭伯來盟晉爲載書宜盟以鄭以棄楚即是同與王室而但云唯晉命是聽則不過與楚爭鄭耳故子駟帛繼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是明言晉楚爲成而大亟霸鄭不得不兩從也又曰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是明譏晉之無禮于諸侯且強不如楚也此皆由晉自持霸柄以與楚有以致之故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甚未嘗不追咎前成之失策也猶幸不墜修德息師之志以圖後效故終能服鄭耳

楚子伐鄭

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
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々 今楚師至晉不
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
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
之可也及乃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
未能定鄭而歸
辨義書楚子伐鄭非予楚也著其背前盟以討不庭也
附傳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
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
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

三七

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于中行
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于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
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
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
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
能報也
辨義須知有悼公為君則有諸能者為臣蓋君正莫不正雖霸
功亦非子囊知其不可敵而曰事之後可庶心服善如此必不
肯自息亦可取也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
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
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曰
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
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
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辨義記稱古者無天子諸侯冠禮而起於夏殷之世蓋古王侯
世子亦二十而冠與士庶同然其年幼嗣立者未冠則不服袞
冕而於涖朝承祭無以肅威儀故夏殷之世以義起之歲星一
終可冠法乎天也禮既以義起則三加之服天子用天子之服
諸侯用諸侯之服各有等威而與未為君者通用士服不(同)其

三八

餘論義準是若行其祼享之禮節以金石之樂處以先君之祧
之類是也丈夫既冠而後婚故曰冠而生子禮也在行未可具
自可歸而行禮何必假備于兄弟之國此武子之諂也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
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
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
楚不能與爭
辨義不得志于鄭而歸謀息民是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也易
曰傷于外者必反其家言反己治內也內治然後可以治外然
則戲之盟乃晉霸之轉關故傳紀其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全由

於此示人之意明切矣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散財以聚民也然無滯積又必無困人蓋積既散而人用以紓急之寔無所悕也無求利又必無貪民蓋棊既弛而民食由此斷之得行其巧也立法盡善遺有勸方惟此其難之祈以備更賓以將牲恐未免唐魏之儉不中禮然不孫寧固非國之害也

歲次戊戌 應閏四月而閏十一月

正月戊子朔 癸丑卯正雨水

二月戊午朔 癸未卯正春分

三月戊子朔 癸丑戌初穀雨

四月丁巳朔 甲申戌正小滿

五月丙戌朔

六月丙辰朔 卯初夏至

七月丙戌朔 丁亥申正大暑

八月乙卯朔 戊午夜子初處暑

九月乙酉朔 己丑戌初秋分

十月甲寅朔 庚甲寅初霜降

十一月甲申朔 己亥夜子初小雪

閏月癸丑朔 己亥午初冬至

十二月癸未朔 戊子亥初大寒

三九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諸侯會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

雖義晉合十二國以親往會吳于柤而吳不稱爵并不稱人者會而不盟未嘗序其爵次以列名於載書不過稱吳以扼楚而已然前此晉忌楚爲僭王猾夏之國而與之爲仇並覇諸侯既如持刀柄以授人矣不得已而通僭王之吳以扼楚雖苟濟目前之事勢實厚貽他日之大患故楚之爭覇未息吳之爭覇復興皆晉人之失策爲之也傳紀齊高厚相太子光之不敬固屬後來齊侯自成十七年會尹子單子伐鄭之後凡晉之會盟會伐會救皆遣世子光而齊侯不親至蓋齊本强大又首覇之後嗣一匡之烈莫大於尊周攘楚而晉與楚合成齊深耻之晉人亦明知其意而義不敢責讀經傳者其細究之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傳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絶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于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机出于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予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如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予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

四十

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
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〇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
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
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
敢請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
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
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
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
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
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之

四一

諸霍人也〇禮 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辨義相楚地偪陽楚之與國而近于相今因會吳于相遂滅偪
陽偪陽何罪而貶王略以私之向戌何功而非王命以封之故
書遂以罪其事本不相及而專指以相及也桑林蓋殷人祀先
王之樂晉侯受其享僭也能懼句請禱不及荀罃之智遠矣偪
陽詭稱夷俘志其害祖之誣使周史選族嗣志其擅王之命而
左氏以禮也注之妄已郰人紇仲尼之父秦堇父丕茲之父二
父以力相尚而二子以德為師弟故因事附志之此年三月二
十六日癸丑交穀雨四月二日得戊午十日得丙寅皆在穀雨
中氣內故曰水潦將至即月令季春之月時雨將降也甲午閏

四月九日失閏故在五月傳六月庚午實五月十五日八月丙
寅實七月十二日九月己酉實八月二十五日十月戊辰實九
月十五日十一月己亥實十月十六日蓋補閏在十一月後後
凡類此者據節氣推之自見不再注

公至自會

辨義以會吳于相為主故以會至王彥光曰會吳猶可會吳而
滅人之國其惡甚矣故以會至若如其說是聖人作春秋不但
為魯諱惡且為諸侯諱惡此皆公穀杜注之流毒大為說經之
害故辨之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四二

傳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衛
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
晉又得罪于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于二
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
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
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
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
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
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
三士乎

辨義滅偪陽以予宋故楚鄭伐宋討宋之受偪陽於晉也鄭奉
楚爲霸主聲罪討宋并及于衛故傳曰楚令也晉衛皆會師以
滅偪陽故從以伐宋提其綱而侵衛侵我備於傳經綱傳目也

晉師伐秦

傳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辨義楚鄭伐宋晉師伐秦聲其不恤宋患急私怨緩公義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辨義楚鄭伐西鄙莒伐東鄙同在此秋是莒不畏魯且不畏晉
也汪德鄭〔輔〕曰莒屢同晉悼之盟而乘間加兵於魯無忌憚甚矣

四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伐鄭

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己酉師于
牛首

辨義己酉師于牛首而集鄭地也紀齊太子光以先至長于滕
主霸主欲以先至勉勵後至自以其令上下之不用周禮〔禮〕之稽
故經特先之而傳申其旨也亳城北同此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
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
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
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
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
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
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
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
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
于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
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
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

四四

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
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
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
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辨義傳稱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又稱帥賊
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劫鄭伯以如北宮故書曰盜聲其
不待教而誅無首從之可分非一二之可指名也公子騑公子
發公孫輒秉鄭而削其大夫著三子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
所欲奪也張元德曰鄭之從楚以勞列國皆公子騑之罪也鄭
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公子騑以官命未改止之鄭之

役僖公如會以從盟主而騑弑之楚子襄伐鄭子展欲堅守以
待晉而騑請從楚以任其咎故公子騑者弑君之賊也而公子
發公孫輒惟騑是從罪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所
謂上褻下暴而致寇至孔子以爲盜之招也斯說得之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〇書
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 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
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
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
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
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
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
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
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
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辨義此衆晉侯合十二國之師伐鄭自九月己酉師于牛首至
十一月師至陽陵爲日甚久惟戍鄭虎牢而不攻城不掠邑不
戰楚至丁未諸侯之師還故經於楚救鄭接書公至自伐鄭明
未與楚抗也蓋自戲之盟知罃即言非禮何以主盟姑退而修
德息師以來終必獲鄭其時晉悼歸國急謀所以息民此可見
其知反己自治矣故此時戍師以出若專爲鄭戍虎牢而來雖
曠日持久不乘鄭盜作亂而亟攻不因楚師來救而亟戰在知
罃豈不知逃楚之可恥又豈不知鄭涉潁盟楚之可伐而必不
爲欒黶所搖惑故不言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
是其志欲以德服鄭而不專恃力以與楚爭鄭大可見矣自厲
公失策與楚爲成有共討不庭之盟誓則鄭從楚楚救鄭晉雖
欲聲義責之而前盟難悔計惟反己自克庶可柔鄭之心亦可
幹前之蠱此晉人還師之志也

附傳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
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
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
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
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
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
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
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
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
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〇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
相王室

辨義陳生之不逭不待言矣然王不能正而王叔之親王卿之
貴使旬侯之大夫聽其訟於王庭王室之卑甚矣周之東遷晉
鄭焉依鄭既叛即王室有難惟晉平之雖魯衛不與知焉故春
秋必予晉以霸而晉不尊王則責之必嚴也

歲次己亥

正月壬子朔 戊午午正雨水　　七月己酉朔 甲子寅正處暑
二月壬午朔 戊子午正春分　　八月己卯朔 乙未丑初秋分
三月辛亥朔 乙未丑初穀雨　　九月戊申朔 乙丑巳初霜降
四月辛巳朔 庚寅丑正小滿　　十月戊寅朔 乙未卯初小雪
五月庚戌朔 辛酉午初夏至　　十一月丁未朔 丁酉初冬至
六月己卯朔 壬辰卯正大暑　　十二月丙子朔 甲午寅初大寒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
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
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
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
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盡使為臣不然不
舍

辨義此分田賦也侯國百里出車千乘得六軍魯頌曰公車千
乘是也周制凡侯國卿大夫之有采邑者得食其邑之入而田
賦治兵悉隸公徒私家不得有藏甲今季氏請與孟叔為三軍
各征其軍是欲分公車千乘之半而三分之各征其一盡軍出
于農而祿出于田軍分則祿去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辨義僭天子之禮干神明之譴而終不省悟故屢書之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
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
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
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

四六

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
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
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辨義前此晉與楚爭鄭而鄭之從楚益固今晉翻然改圖惟戍
守虎牢伐鄭而不攻遇楚而不戰且聽鄭涉潁以盟楚引師竟
還儼若捐鄭以予楚不復再爭而鄭人之憂亡乃益急惟恐晉
之不爭鄭且惟恐晉爭鄭之不吾疾必求舍楚固與晉而後即
安此晉之善謀致人雖霸者之權術不足語於以德服人而假
仁近仁假義近義春秋就事論事亦不得不姑予之也子展定
致晉伐鄭之策故經書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乃下經六節之

提綱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子小
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傳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
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
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
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
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
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
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
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辨義此即舍之所謀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而
從之盟是也卓去病曰此三傷之二擣虛以救宋亦以虎牢先
有戍兵易爲聲援此說甚善然晉悼之最善者尤在此盟蓋戲
之盟士弱爲載書南恭無以服鄭令范宣子愼重載書大反前
失所命八事皆天下之公義全不及唯晉命是聽而歸重奬王
室尤使僭王之楚從楚之鄭聞之而氣挫蓋與葵丘五命大畧
相彷矣己亥同盟于亳城北不聲言及鄭伯者十二國之心同
鄭伯之心尚未固同故盟後盟逆楚伐宋也己亥四月十九日
是月十日庚寅小滿此上年十一月後已閏之據後凡此類考

四七

倣此推之不再注
公至自伐鄭
辨義始以伐鄭往故以伐鄭至何必爲滕
楚子鄭伯伐宋
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
逆之丙子伐宋
辨義此即子展所謀楚師至吾又從之非欲從楚激晉怒也此
其事晉正鄭謡似乎晉爲鄭所用然諸者似巧而實拙故鄭終
不能不屈服於晉此可見謡之不足以勝正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
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
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
侯楚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
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
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
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
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
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對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

四八

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
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
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
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
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
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
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
樂也○禮

辨義前傳稱楚將伐鄭鄭伯逆之此傳稱諸侯觀兵於鄭東門
鄭使伯駢行成皆鄭人豫定之成肄至是而鄭遂固與晉矣趙

四九

武入盟鄭伯子展出盟晉侯經不書者此不過盟鄭之不叛晉
而諸侯同盟已具於亳城北故會于蕭魚不再盟也禮鄭因納
斥侯禁侵掠使告諸侯纍措潤大可觀趙木訥曰蕭魚之後楚
疲於外鄭服於內故寸兵不折而鄭自歸雖不插而鄭不叛
其後二十餘年鄭不復叛而楚不復伐則悼公所以制楚服鄭
之功豈不比於桓文耶李廉曰晉悼三駕止此八年九合亦止
此今按三駕九合雖能抑楚而全不見其尊王此悼之霸功所
以不逮桓文也且修霸之初爭鄭而棄陳規模亦爲狹隘晉城
濮之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
無害欒貞子曰漢陽諸姬(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
雖曰假之然義所當爲必思奮勉不甘畏縮今范宣子一聞楚
人討貳立子囊帥日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此其畏難苟安
惟恐不利於己不顧無信於人則其設心與寧我負人毋人負
我何異哉晉文在位無弒君之事齊桓將宋萬慶父哀姜及晉
里克皆伏誅故亂賊猶知顧忌此則鄭弒君而不問衛逐君而
定之何其悖也悼公以樂賞魏絳之功頗有英明氣象然功甫
就而曰請與子樂之其志已滿其氣已霣有大者不可以盈而
絳能以安其樂思其終規之切中悼公之病

公至自會

辨義穀梁不以伐鄭至得鄭伯之辭竊謂會即指會伐鄭而言

五十

何必瑣瑣。

楚人執(執)鄭行人良霄

傳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
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
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辨義楚弱於晉鄭人以豫決之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楚人早自
決之故鄭使致辭或玉帛綏晉或武震威晉聽楚自擇楚既不
能綏又不能威而力窮辭亦窮矣書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著其
辭力兩窮而徒忿怨也此傳錯簡在蕭魚前今移傳從經

冬秦人伐晉

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晉秦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辨義秦爲是伐晉以救鄭實蠻仇夏不義之師也故書人以外之此亦後案

歲次庚子

正月丙午朔 癸亥丙正雨水　　七月癸卯朔 己巳巳正處暑

二月丙子朔 癸巳酉正春分　　八月癸酉朔 庚子辰初秋分

三月乙巳朔 甲子辰初穀雨　　九月壬寅朔 庚午未正霜降

四月乙亥朔 乙未辰正小滿　　十月壬申朔 庚子巳正小雪

五月甲辰朔 丙寅酉初夏至　　十一月辛丑朔 己巳亥子初冬至

六月甲戌朔 戊戌寅正大暑　　十二月辛未朔 己亥巳初大寒

五一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傳十二年傳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爲公盤

辨義莒本魯之屬國而其後浸至構怨始則魯虐莒後且莒陵魯有由來矣十年秋莒伐東鄙此年春再伐東鄙且還台邑而圍之其事始由於爭疆其志則起於越佔蓋魯於斯時君弱臣強自三軍作而公室分內德既離則外侮隨至所謂國自伐而人伐之也台在東鄙而近於費乃季氏之私邑季孫救所以帥師救台也救台以固費遂乘機入鄆即文十二年行父之所城後爲莒所據而今入之取爲己有之不歸公室也取鄆以爲己邑而取鍾以爲公盤假此自明愛君而玩弄公於股掌之上即此見之矣書遂入者譏其專己生事且自封殖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傳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辨義拜師謝伐鄭之師也許於老曰晉悼服鄭都甚而聘魯善持勝也今按本持勝之心行能終諸侯之術霸者之假耳然假義近義亦春秋所予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子諸樊立

傳秋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〇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于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

五二

辨義吳既通於上國因以君卒來赴此吳書卒之始也魯以其同姓臨于周廟即魯頌之閟宮稷廟也杜氏以爲文王廟夫諸侯不得祖天子魯於禮安得祀文王以侯禮祀之則褻尊以王禮祀之則僭制伯禽受封豈有是哉況以事實求之魯以周公爲始封之君稱太廟故魯頌曰周公皇祖及其僭行郊禘乃建后稷之廟故頌稱皇祖后稷即此稱周廟也又以魯公廟象周之文世室再立武公廟象周之武世室容因僭郊禘而增立之

然周者王天下之號魯侯氏安得稱周廟左氏但見吳爲同姓
遂以禮也注之又自演其說曾不思吳雖同姓而僭號稱王是
不爲周之臣子大義既自絕於周矣何可臨于周廟況魯本不
得有周廟乎且襄臨吳於周廟昭娶吳曰孟子禮安在乎察此
則知傳文紀此以申經旨其義較而章矣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辨義楚以伐宋報晉之取鄭者宋合晉楚之成今晉獨取鄭不
聽從楚故歸罪於宋而伐之經不書伐而書侵罪楚之藉端滋
擾也

公如晉

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也○禮

辨義前此既聽朝聘之數今往朝之尊霸政也兼拜士魴之辱
與拜師相應皆致恭以相要結而惟恐情意之不周到耳左氏
妄以爲禮趙伯循曰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拜之是公無學識也
而言禮也一何謬乎

附傳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
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
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
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辨義此兩傳一紀諸侯對天子求后之禮辭一志諸侯夫人父
母沒使人寧於兄弟之禮亦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之意
也楚僭王號而娶妻仍稱夫人蓋所娶者列侯之女列侯不聽
其逆以王后之禮亦不聽其以王后之命來寧雖欲自稱王后
其勢必有所不行矣子曰今天下行同倫此亦其類也

歲次辛丑

正月辛丑朔戊辰夜子初雨水　七月丁卯朔甲戌申正處暑
一月庚午朔己亥子正春分　八月丁酉朔乙巳未初秋分
閏月庚子朔　九月丙寅朔乙亥戌正霜降
三月己巳朔未初穀雨　十月丙申朔乙巳申正小雪
四月己亥朔庚子未正小滿　十一月乙丑朔乙亥寅正冬至
五月戊辰朔辛未夜子初夏至　十二月乙未朔甲辰申初小寒
六月戊戌朔癸卯巳正大寒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也○禮

辨義朝晉而反告至于廟何勳可策蓋此時公室既分而季氏
當國凡公出則季爲居守自謂獨任其勞故孟獻子書勞于廟以
志己之宣力公室載在簡策不使季得獨居其功所以爲子孫
世卿之計非爲公書勞也故傳特紀之而左以爲禮陋哉

夏取邿

傳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〇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辨義傳文甚明邿小國也以亂分而爲三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因有自取滅亡之道然魯以師救之將以治其亂也遂乘亂取之甚取非所有與田睽奪牛同故直書取邿以著其惡據傳讀經聖人曷嘗爲魯諱左氏妄注不足辨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子康王昭五

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五五

辨義楚之爭雄於諸夏久矣楚共以鄢之敗死猶自責將以激勵其後嗣及其臣民其志亦可畏哉齊晉諸君莫能及也

冬城防

傳冬城防〇書時事也 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也〇禮

辨義莊二十九年冬城諸及防其時防未爲臧氏邑也今臧氏受防爲私邑而防近于齊故城以備之蓋武仲黨于季孫將早城者季氏將以市德于武仲武仲請俟畢農事者不欲以城己私邑歛怨于國人也厥後武仲得罪出奔以防求爲後于魯即此冬之所城左氏妄增兩注則傳意晦經旨亦晦矣

附傳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也〇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〇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五六

辨義君明於使能臣善於讓能衰世之不可多得者也君子曰以下自是傳之本文用贊士匄文勝其質所謂其文則史也然識解非左氏所及其中間引書引詩與前後不符殆左所增入

何也傳稱一人刑善指范宣子讓其下皆讓而言若書之一人
有慶天曰予一人也而引證上文情甚矣刑善法善也既指禮
讓而言引儀刑文王以釋刑善已不切本旨至於北山之詩乃
刺大夫之不均今指我從事獨賢爲不讓情尤甚矣且插入周
之興也及其衰也先與下世之治也及其亂也文意相犯若自
可不務乎直接世之治也讓之理既平正文亦古健可誦矣讓
固禮之主〻鳴謙貞言由於中心得之否則象恭而已爭善而
字晉人病根觀句之後事即可見之
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
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
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于晉焉用之使歸
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
之

五七

辨義鄭良霄所由秉政于鄭也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本爲一
句杜注不習則增絶句又云一本無增字皆非也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
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
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〇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辨義此與下年春吳告敗于晉爲一傳左因春氏言乘喪遂移
置楚子審卒傳文下以伐喪爲不弔又引詩證之不通甚矣

春秋深巻之十五

襄公中

歲次壬寅周靈王十三年

正月乙丑朔 甲戌卯初雨水
二月乙未朔 甲辰卯正春分
三月甲子朔 甲戌戌初穀雨
四月甲午朔 乙巳戌正小滿
五月癸亥朔 丁丑卯初夏至
六月癸巳朔 戊申申正大暑
七月壬戌朔 巳卯亥正處暑
八月壬辰朔 庚戌戌初秋分
九月辛酉朔 辛巳丑正霜降
十月辛卯朔 庚戌亥正小雪
十一月庚申朔 庚辰巳正冬至
十二月庚寅朔 巳酉戌正大寒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
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
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
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
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
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
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
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
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貍所居豺狼所
嗥我諸戎剪除其荊棘驅其狐貍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

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
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
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
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
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
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于會
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於是
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辨義晉悼君臣前此之會吳失策已甚而其失德又未有甚於
會向之舉也未欲以伐喪數吳之不德當其遣使告敗即應聲義
數之今特為吳謀楚號召諸侯會吳于向而忽數其不德以退
之胡為乎哉盖士匄數吳非其會吳之本心也為吳而連兵搆
怨於強楚必非諸侯所願但迫於霸令難為不協各遣下大夫
勉強來從故會向之時士匄何其動靜疑諸侯之事我不知尋
者逡巡生機變數吳之不德以退之因而執莒公子務婁曰以
其通楚使非有其實也晉人以伐我讒之也將執戎子駒支而
先數諸朝曰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本無其事也晉人忌其
即事謗之也此皆臨事之機巧期以固諸侯之攜曾未思何
誣執何國不可執戎可誣數何人不可數將以固之適以
區區服魯二卿而輕其幣徒形其黨而不華耳傳文亦愷悌

二

語如見其聽讒用詐之肺肝矣經於齊宋衛則與晉並書卿勝
杞小邾皆稱人非卿也惟魯以諂事晉遣二卿鄭以新從
上卿何以比於士匄者書其名所以聲其罪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
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
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
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
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
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
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
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
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
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
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
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
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
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人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

三

宮括不書于向書于伐秦偏也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
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
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
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
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于晉而復之
辨義報櫟之役魯成十三年晉厲接諸侯以伐秦皆報晉之私
怨而此次伐秦尤爲滅裂高息齋曰春夏興師煩擾列國將師
不知威德兩弛晉國之政衰矣汪輔德曰以十三國之卿大夫
師重兵以壓境而師出無律將各異心徒以煩民功績蔑有晉
侯待於境上視若贅旒皆悼公之怠於政事致諸臣之專恣也

四

而說極得之晉卿師師皆偃爲首而輕民命以阿晉者叔孫豹
先濟衛北宮括鄭公孫蠆勸濟故齊宋與諸小國皆稱人非卿
也惟四子書名以發其非與向之會書法同

己未衛侯出奔齊

侯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
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段一孫文子如戚孫蒯
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
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
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
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

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
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段二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
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
行于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
人執之段三初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二
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
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
而射之貫臂段四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
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
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

五

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段五公使厚成叔
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
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
有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太叔儀對曰羣臣
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
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
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
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段六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
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
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

聽命于諸侯既衞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衞侯衞侯與之言虐
而告其人曰衞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
國子尼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紇說謂其人曰衞君必
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辨義君制其國而不能以禮馭臣至於威福下移為賊臣所逐
故經書衞侯出奔齊以提其綱而詳錄其出奔之故於傳使讀
者既知出君之賊罪不容於死而慢臧誨盜君實為之此春秋
之志也故曰為人君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前有讒而不見後有
賊而不知

莒人侵我東鄙
辨義莒之侵伐於魯皆在東鄙自滅鄫之後四見於經蓋為爭
疆而然其陵魯為已甚矣

六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傳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
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
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辨義庸浦之役楚以三覆獲吳公子黨今吳亦以要隘敗楚公
子宜穀皆用奇兵戰驅其子弟以殉而弗恤此戰國之漸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衞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晉侯問衞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衞有君矣
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
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衞以待時
乎冬會于戚謀定衞也
辨義賊臣逐君立君法宜速討而曰衞有君不如因而定之方
伯帥諸侯以治亂職分所宜而曰伐之未必得志而勤諸侯仲
虺所云取亂侮亡推亡固存豈為黨護賊臣置君如棊而設
哉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中行獻子之說是也戚則
孫氏之邑前此挾之以奔晉而晉以歸于衞今就其邑為會定
其私立之君位是與姦也諸侯不會而大夫為會以定篡君之
位是教孫林父也王荊石曰荀偃本弒君之賊故為逆賊謀而

七

成其弒君之亂李廉曰衞侯出奔而林父會于戚昭公在乾侯而
季孫會于適歷釋君助臣之禍前後一轍悼公之霸業盡喪矣
附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
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
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
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辨義吳子乘卒諸樊以長子承重爲喪主位既定矣既除喪而
將立札是易位也札曰君義嗣也誰敢奸君辭義嚴正如昔
負芻弒立諸侯曹人皆不義之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
能守節況諸樊非不義為君其敢謂弟之才德賢於長兄而奪

然當之故曰有國非吾節也願附子臧謙辭也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
是知荊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
新軍無帥故舍之
辨義舍新軍之故下文申釋甚明左說悖甚
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
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
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
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
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八

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
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
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
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
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
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
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上
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辨義師曠因其君問衛之出君對以或者其君實君一語之外
惟泛論君道全不涉衛事其論君道之賞刑於民以實寔為本

論天生民而立之君以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為主皆中理要其
條語意亦平正終以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
從其淫以棄天地之性語尤懇切蓋因悼公於三傷楚不能爭
後漸有倦勤荒淫之志故因問進規以箴諫是師本意非附會
苟倨邪說而為之說也讀者分別觀之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
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余命
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辨義舊稱武王妃邑姜乃太公女故稱伯舅王環命舅氏之典
纂乃祖考是仍命之世胙大師以表東海齊靈之放恣端由於

九

此不特貌晉覿之日哀也讀後事自見
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辨義杜注羽毛王者游車所建齊私有之宣子聞而借觀据其
說殆齊因賜命僭用王旌故宣子假而弗歸忌之非貪之也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辨義楚徙都郢而未城故子囊遺言城之蓋為吳所敗不懼欲
城之以備吳之傳之紀此為吳入郢之遠郢也左氏妄加論贊
引詩尤不通大臣謀衛社稷區區以築城為忠末矣
歲次癸卯失閏七月

正月己未朔己卯午初雨水　七月丁巳朔乙酉寅正處暑
二月己丑朔己酉午正春分　八月丙戌朔
三月戊午朔庚辰丑初穀雨　九月丙辰朔丑初秋分
四月戊子朔辛亥丑正小滿　十月乙酉朔丙戌辰正霜降
五月丁巳朔壬午午初夏至　十一月甲寅朔丙辰寅正小雪
六月丁亥朔癸丑亥正大暑　十二月甲申朔乙酉申正冬至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辨義杜注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許翰老曰不盟於國而盟于劉嵩向戌故公弱甚矣今按魯自公室既分三家專政唯務勤事鄰國謀接世卿雖屈辱其君而不顧正以為己抗君地步也宮室自有制度向戌尤獻子之美其室必是越分僭侈豈可惜重勞而不毀雖曰兄命然但知篤私恩不兩[illegible]公義令聞之人豈宜蹈此蓋三家僭竊皆以為常獻子之言亦太過耳且歸過於兄尤非禮也

十

劉夏逆王后于齊

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辨義劉夏即盟劉之劉魯邑也劉夏劉邑大夫名夏注既以為劉定公子非也晉荀偃稱其君曰曾臣彪自稱曰官臣偃對王室言之也劉夏魯之邑大夫非有職司于王室故稱官師猶今官衆耳蓋天子既遣單靖公逆王后于齊魯為同姓宜遣卿從逆護送至京師而使劉夏從之職分卑微不足達于天子故傳稱官師著其卿不行之非禮也魯人媚霸主則二卿並行逆王后則劉夏從行合觀而惡自著矣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傳夏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辨義齊自成二年戰鞌之後久不犯魯以魯事晉而齊畏晉也上冬晉人假羽毛弗歸齊人始貳豈藐晉霸之衰亦恃王之賜命以自尊大今發難於魯殆聲卿不行之罪以致討也公救成至遇豈惟畏齊之強亦公室卑弱兵將單微故逗遛不敢進耳及齊師既去季孫宿叔孫豹乃帥師城成郛以備齊之再至寇來則弱主躬先戎行而犯其難寇去則強臣擁衆城郛而居其功直書其事大惡著矣黃若晦曰城成郛者名曰備齊實城孟氏私邑也耳孟氏邑而叔季城之三家合為一體以弱公室也此說自可采

十一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辨義杜注丁巳七月一日今推是月二十九日乙酉交虧者是歲大衍授時諸歷說皆云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入食限

則是繕經者誤秋七月為秋八月與隱三年己巳日食誤王正月為王二月同

邾人伐我南鄙

傳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

辨義王貫道曰邾儕于齊而黨於莒齊莒來伐故邾亦效之今按魯恃晉庇晉不為討則四鄰交侵莫可如何由民分于三桓而公室卑弱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子平公彪立

傳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十二

辨義年二十九而卒國曰有命覲魏絳師曠所感規毋亦倦勤荒淫死於安樂乎癸亥十一月十日實十月

附傳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蒍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辨義此楚康二年傳於上年冬先紀子囊卒此再叙其用人立後安也所用之人有賢有否左氏妄贊可哂也獨不見楚殺舒于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

十三

復其所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辨義宋之六卿庇盜以招鄭賂章賂以借官邪不顧玷職敗國故師慧譏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由立朝無人也子罕既聞言知愧宜請改紀國政肅清朝野而區區固請歸譏抑亦矣即如獻玉弗受而曰我以不貪為寶乎時允蹈斯言鄭人之賂何為受之況獻玉者曰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可見國亂無政宋之四境群盜滿野相國聞之尤宜悟其旨之借獻玉以刺我惕若恐懼而但為之攻玉使富還道于轝何其昏昏堵氏作亂狗為亂門之子奪妻歸范義絕歸宗也傳并紀之垂

盟之意也

歲次甲辰 補閏六月

正月癸丑朔 乙卯丑正大寒	七月庚辰朔 庚寅巳正處暑
二月癸未朔 甲申酉初雨水	八月庚戌朔 辛酉卯正秋分
三月癸丑朔 甲寅酉正春分	九月己卯朔 辛卯未正霜降
四月壬午朔 乙酉辰初穀雨	十月己酉朔 辛酉巳正小雪
五月壬子朔 丙辰辰正小滿	十一月戊寅朔 庚寅亥正冬至
六月辛巳朔 丁亥酉初夏至	十二月戊申朔 庚申辰正大寒
閏月辛亥朔 己未寅正大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辨義晉悼於成十八年二月即位其秋杞請爲昏晉平公杞出

十四

也此春正月葬後即位計其年大約十二三其改服修官警守以會溴梁爲魯執邾莒皆荀偃輩所專擅可知矣其意但欲威以懾諸侯之貳而使其君違禮速葬改服短喪改父之臣與政舉行吉祭且宴會歌詩極忘親悖德之行非所顧也會盟征伐國之大政悼公之末諸侯不行而使大夫會吳伐秦自戚已啓專政之漸及於溴梁諸侯皆在會而大夫專盟則君[illegible]旒矣趙木訥曰溴梁之會諸侯會而大夫盟信在大夫也是晉權漸移於六卿魯權日入於三家齊權屬崔高衛權在孫甯宋權歸于罕陳權歸二慶曹莒邾杞從可知爾其後杞之城宋之盟皆出於大夫平公不與焉原其失權之漸蓋自此始是以聖人謹之張元德曰春秋莊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桓文繼霸列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以來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於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大也而說最得經之要旨

齊人伐我北鄙

辨義魯自成二年後背齊事晉然晉悼九合諸侯齊靈雖不親至而晉君方明難爲協故世子光及齊大夫猶會聘事焉及齊新得賜命上年春王后甫歸伐魯北鄙此年春高厚逃盟再伐北鄙其抗晉而圖復霸之意大可見矣齊靈無道安能復霸其弱魯之志未嘗一日忘況公室既分國勢益弱三年六伐魯

十五

其如齊何哉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辨義人事愈失世變彌下而天地不寧其位可畏也

叔老會鄭伯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入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十六

辨義晉荀偃主兵而先書鄭伯大夫不先諸侯也鄭聞伐許如其所願故君親行雖為報宋揚梁之役而宋未嘗以尊者從行故稱人而從於衞許為所偪鄭而遷于葉楚遷之也今許男請遷于晉欲棄楚從晉也諸大夫不可者外畏楚之伐內以鄭之偪徒受播遷之苦且招偪伐之危以此蹈躅不行其情可憫矣設晉於斯時上請王命清理其舊封俾復其故壤奮我威以攘楚使不得侵伐修文告以諭鄭使不得偪逐則許幣遷全乃徒於其不可而撓伐之既拂許男請遷之本志徒快鄭宋報怨之私心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傳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辨義成左作郕公穀皆成作左氏傳亦作成杜注魯孟氏邑且傳稱孟孺子速徼之其為孟氏邑無疑齊至是三伐魯矣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

十七

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辨義如晉聘尊霸政也言齊故愬己苦也其曰朝不及夕引領西望且兩賦詩可謂迫切矣然豹不思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者誰為為之而徒仰鼻息于晉不亦顏之厚乎中行獻子曰偃知罪范宣子曰匄在此絕口不及寡君而專國之情狀具見於言下其稱寡君之未禘祀言喪未畢也然前此既改服矣於會諸侯執國君宴飲高會歌詩見志而於此藉口未禘其誰欺欺天乎經綱傳目讀者參之則其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可見

歲次乙巳

正月戊寅朔己丑夜子初雨水 七月乙亥朔乙未申正處暑
二月丁未朔庚申子正春分 八月乙巳朔丙寅午正秋分
三月丁丑朔庚寅未初穀雨 九月甲戌朔丙申戌正霜降
四月丙午朔辛酉未初小滿 十月甲辰朔丙寅申正小雪
五月丙子朔壬辰亥正夏至 十一月癸酉朔丙申寅正冬至
六月丙午朔甲子巳初大暑 十二月癸卯朔乙丑未正大寒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宣公卒悼公華公立
宋人伐陳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辨義陳本願從晉晉以有陳非吾事不討二慶會君之罪而棄之則陳之從楚不得已也雖楚嘗伐宋然宋不能雜憾於楚而遷怒於陳陳何罪乎故書宋人伐陳以惡之獲卬不書經綱傳目也

十八

夏衞石買帥師伐曹
傳衞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閉門而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衞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辨義越境從田既有罪矣毀瓶致詬是自取其辱也孫蒯即武抱怨石買自爲貴卿當以理諭止之乃藉此小故擅重公伐農時以伐曹不過黨附權門而媚于其子故特書石買帥師以深惡之此與宋伐陳齊兩伐我皆挾嫌搆怨以殃者民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傳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辨義圍桃圍防分道並進也師逆臧紇待於旅松是明之棄防不守而桃可知矣三桓之畏齊若此以視臧堅寧死不受刑臣之唁者抱愧多矣

十九

九月大雩
辨義過時大雩旱極成災可知矣去年書大雩於圍成之後今年書大雩於圍桃圍防之後是連年加之以師旅又因以旱荒也災害並至若此誰秉國成以致之哉
宋華臣出奔陳
傳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皋比私有討于吳遂幽其妻曰畀予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

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
遂奔陳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
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
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
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
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辨義甲午九月二十一日華臣暴其宗室大亂宋國之政逐之
宜矣向戌位爲左師既知大臣不順國之恥即宜輔正君刑明
法以治之顧乃畏其强禦求隱忍以蓋之是包羞也既自悔初
謀之失即宜改圖而短策過門必騁何其怯也及國人逐瘈狗

二十

華臣出奔陳則是大臣盜竊不飭任其逃刑苟免豈非欲蓋彌
彰益之恥乎子罕公誠與右師蓋恥事異情同卽此可見宋之
大臣不務共矣公道而唯以含垢認過彼此黨同互相諱飾爲
術其意但知詛人祝己則人將忌己曾不思賢佞亂壹則正氣
湮鬱卒此以事上使衆必至國維不張民慶不恤乃亂國亡家
之本故傳因事在同月而連類紀之其有垂鑒之深也 左氏但
見妨於農收一語遂改傳文九月爲十一月以就周正而移置
於冬邾人伐我南鄙之後與經文相亂讀者必遵經之序次以
讀作則經綱傳目昭然可見杜氏爲之說曰出奔實
者以始作亂時來告爲恩華臣作亂左師蓋之必不以告乃出
奔在冬而先以秋告天下安有此情理杜不察傳之誤而屈經
以從之豈惟經之害亦傳之害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

辨義高息齊曰邾之先君以伐魯爲晉所執既歸而卒 邾子在
喪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與齊齊人使之修先君之怨也 以杙
柯之會所以復執也王彥光曰魯之四鄙皆伐其東齊人伐其北
邾伐其南魯之微弱不振亦可知矣國有政雖小而强國無政
雖大必弱魯嵬于紅革車千乘豈曰無兵而陵夷至此者三家
分政民不知有民故也合兩說而經旨備矣

二一

附傳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
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
辨義父母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也而曰非大夫之
禮何哉春秋之世朝聘會盟侵伐無月不有卿大夫既尉其父
職則有執事于朝屬當公事承行誰肯旁代所以父死未久奪
卽出使於外若魯之季孫孟孫其見於經者往往然也況奪情
出使則斬縗及寢苫枕草之禮安得不廢禮廢既久習以爲見
士匠行之而大夫不行遂以爲非大夫之禮故其老以問晏
晏子難以顯言其失故曰唯卿爲大夫託言己非卿不行
夫也林注誤晏嬰見傳姑此

歲次丙午周靈王十七年 失閏五月

正月壬申朔 乙未卯初雨水

二月壬寅朔 乙丑卯初春分

三月辛未朔 乙未酉正穀雨

四月庚子朔 丙寅戌初小滿

五月庚午朔 戊戌寅正夏至

六月庚子朔

七月己巳朔 申正大暑

八月己亥朔 庚子亥正處暑

九月戊辰朔 辛未酉正秋分

十月戊戌朔 壬寅丑一刻霜降

十一月丁卯朔 辛未亥正小雪

十二月丁酉朔 辛丑巳正冬至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辨義 高息齋曰白狄之來與介葛盧同今按諸夏既衰屬在四裔者皆思交通上國以爭雄故於始來謹志之

二二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傳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

辨義 曹以伐取重丘愬于晉衛亦使買蒯以訴辱之故愬于晉故稱衛行人罪衛也蓋買蒯越境從事衛君既闇曹愬于上卽宜究察事由治二臣之罪反邑謝曹以復于晉而令爲行人以訴是臣有罪而君爲庇之宜乎晉之執之矣然晉不正其罪狀以告衛君明法以治之并諭晉衛各愼疆守以絕釁端不執之于長子于純留此外不復置問殊乖政體且意不服而人之歸主事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illegible]

邾子同圍齊

傳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

二三

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

綽郭冣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
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
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
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冣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
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
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
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
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
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
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

二四

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
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
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辨義王明逸曰齊環恃其衆暴虐鄰殘民四年之中三加於六伐
鄰四圍邑不道之甚爲諸侯所共疾晉討得其罪與衆同伐而
非爲私也故書同圍以與之鄭師山曰邾莒嘗疾魯 滕薛小
邾嘗從齊矣今圍齊則莫敢不同者晉人以大義驅之也西說
極公當時情事然細玩本傳序事純以威力脅制之並不聲
致討齊亦未屈服受盟惟相與大肆焚伐侵掠而還則同上
橫逆加魯霸主亦率諸侯逞其忿以橫逆報之方伯之職如

斯而已乎不書同伐而書同圍殆旨嚴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武公滕立
辨義劉原父曰穀梁曰閔之也非也是亦記事而已杜以此曹
伯卒于師而負芻就立今亦卒于師謂其幸免於討則一何閔
之有公穀之謬大率類此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
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
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
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嘆曰君

二五

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
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
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
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
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
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
於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
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
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
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辨義曰襄十一年後楚不伐鄭者七載今子孔召之而來故書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著其國自伐而人伐之也歲星[illegible]
福木年在豕韋明年在降婁時當冬春之交故曰多在陬北與
月建無涉

歲次丁未

正月丙寅朔 庚午戌正大寒　八月癸巳朔 丙午寅正處[illegible]
二月丙申朔 庚子午初雨水　閏月壬戌朔 丁丑子[illegible]秋分
三月乙丑朔 庚午午初春分　九月辛卯朔 丁未辰正霜降
四月乙未朔 辛丑子正穀雨　十月辛酉朔 丁丑寅[illegible]小雪
五月甲子朔 壬申丑初小滿　十一月辛卯朔 丙午申正冬至
六月癸巳朔 癸卯巳正夏至　十二月庚申朔 丙子丑正大寒
七月癸亥朔 甲戌亥初大暑

二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
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
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
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荀偃癉疽生瘍于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illegible]
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
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
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illegible]又
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辨義曰揚即柯祝晉平即位初為溴梁之會使大夫盟曰同討
不庭今為祝柯之盟曰大毋侵小絕口不及尊奬王[illegible]何惑乎
諸侯知有盟主而不知有共主嗣是益甚哉溴梁執莒邾[illegible]
邾子皆王爵也非王命而執之是以諸侯執諸侯而[illegible]政自大
夫出乎此晉所以貶稱人也不書以歸者執之以疆田故公至
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也邾本魯之附庸受地不能五十里傳
于溴梁曰命歸侵田於此曰疆我田其為邾侵魯田而今始取

二七

歸可見矣說者多謂晉奪邾田予魯而魯強取之非經旨也且
疆理天下者王權也魯之山川土田錫自先王傳自先君今分
崩離析以致邾人侵之而仰晉人取之據事直書則無[illegible]侯守
晉擅王權其罪皆見矣圍齊乃臨時行事公歸告至[illegible]稱伐齊
事理易明而辨者紛紛何也

季孫宿如晉

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
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
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illegible]林
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

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
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大夫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
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
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辨義如晉拜師師為魯與也叔孫豹黍苗之賦義取原隰既平泉流既
清以誇臨田歸我之德自比於召伯之有成也武子賦六月師
重討齊之功尊晉為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也林鍾銘ノ蓮類紀
之則佰之頑鈍無恥讀傳自見傳於晉平初即位首稱筆古肸
為傳於此特稱范宣子為政皆舉要以示讀者察之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此傳舊本在季孫如晉前今遷經正之
辨義荀偃卒欒盈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河故
傳稱晉欒魴帥師而經以林父主兵傳又申明義其以從衛孫
文子伐齊言林父非將也林父逐君承齊而使之主兵伐齊晉
人之冥頑何異於林父哉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
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
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

二八

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
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
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 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市朝 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
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
辨義光為父所廢乃乘父病竊立仇殺父妾左但譏以婦人不
刑不在市朝是猶不責其紾兄臂奪食而但責其不以徐也齊
環以五月壬辰晦卒而赴以七月辛卯光無父之罪益著齊環
廢長建少以階禍傳文已備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傳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辨義前此圍齊而齊未服夏使逐君之孫林父帥師伐之秋又
士匄帥師侵之變伐曰侵痛貶之也至穀聞齊侯卒乃還以不
伐喪為禮也抑末矣范匄之為政如此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獻子卒子速嗣為孟莊子
辨義此仲孫書卒之始春秋書仲孫猶之賜氏也其後以孟孫殆
以公之遂之子亦為仲氏故魯人私稱慶父後為孟孫以慶父
本桓公庶長子耳

齊殺其大夫高厚
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兼其室 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于昏也

二九

辨義齊靈廢嫡立庶高厚不能爭而奉命爲牙之傅令杼侍從
殺厚以兼其室逆光之故以洩怨除害故書齊殺其大夫歸罪
于光也左氏獨以從君于昏罪高厚專己汪德輔曰杼殺高厚
慶封討夙沙衛明年復使慶佐爲大夫而誅牙傅崔杼慶自是
專權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傳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
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
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
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

三十

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公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
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
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辨義此與齊殺高厚文同而取義不同嘉以強臣專政三室如
一跋扈盤踞有取殺之道況西宮之難縱盜以亂國純門之
師召強敵以禍國罪不容誅鄭簡未幼主子展子西爲政而殺
之殺其罪故書鄭殺其大夫明其正國法也傳申明爲政專
國人患之乃討之以甲守再稱帥國人伐之明其國人皆曰可
殺也子產爲卿始此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傳城西郛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
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
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辨義齊未及晉平懼齊而城西郛齊既及晉平懼猶未啟晉
而城武城是魯之依晉以禦齊如嬰口之依乳母也地險固以
守國然而君弱臣強瓜分公室是未知正三綱張四維乃天險
之不可升也經傳雖詳而不辨然其情狀則見諸行事深切著

三一

明矣
附傳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于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
以其善于伐秦也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
也（或以禮也爲句非是）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
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
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衛不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必不有其宗
辨義此三事或終前傳或起後傳皆略也

歲次戊申

正月庚寅朔 乙巳酉初雨水　七月丁亥朔 辛亥巳初處暑
二月己未朔 乙亥酉初春分　八月丁巳朔 壬午卯正秋分
三月己丑朔 丙午卯正穀雨　九月丙戌朔 壬子未初霜降
四月戊午朔 丁丑辰初小滿　十月丙辰朔 壬午巳正小雪
五月戊子朔 戊申申正夏至　十一月乙酉朔 辛亥亥正冬至
六月戊午朔 庚辰寅正大暑　十二月乙卯朔 辛巳辰正大寒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辨義莒魯構怨久矣祝柯之盟曰大毋侵小故有是一言息爭
曰向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也莒魯結好自是十五年不交兵

三二

然則此亦盟之近信者歟文曰速代父爲卿未練而從政無復
三年之喪今按孟莊子之孝曾子嘗稱之未練從政可謂孝乎
三家分政凡盟聘征伐輪當其役者莫肯代任其勞雖亦不聽
其以私恩廢公事故不得已奪情爲之此亂世之事也且諸侯
皆居喪盟會大夫安得不然耶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傳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辨義晉悼之世光爲世子屢與盟會今既廢得立必願與諸侯
結好而崔慶當國亦願與諸侯之大夫交通上年齊及晉平盟
于大隧因爲澶淵之盟以結齊成當是時楚力不競而齊亦從
晉兵禍稍息矣故書法無貶
秋公至自會
仲孫遬帥師伐邾
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辨義邾魯爭疆互相攻侵報復紛紜雖有霸盟不能禁止亂世
忿爭之象可想見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

三三

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
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
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
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
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書曰蔡
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
辨義此傳叙事最明而後段合叙尤明所以發明經之書法事
分兩國義實一貫也蓋楚僭王號晉爲侯伯則諸夏之君宜棄
楚從晉蔡文侯本志欲守踐土之盟而親兄弟之國是志不能
行而卒是實志以沒也今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既忠且義

有功無過而蔡人殺之蔡侯不禁故書國以殺者罪其君之昏
庸也履與燮同母殺燮則禍必及履故不得已而出奔夫用〻
詞悃而出奔書以罪之是必使履束手受害益彰其君縱殺無
辜之過而後可也二慶于鄭之會使楚人執公子黃訴其君迷
盟以從楚不惟陳國之賊臣實諸夏之罪人令乘蔡人殺燮仍
陳故智譖黃於楚以除偪黃當將奔之際呼於國曰慶氏無道
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此數言乃二慶之罪案故經於
黃出奔特書陳侯之弟既以罪二慶剪君之手足又以罪陳侯
不能自庇其手足也王朝石曰燮之欲去楚而之晉所以退反
先夫懼又楚役求師其民皆謀國之合於義者不幸見殺於國
人而左氏遂以遺衆罪之以強合國殺之例謬已許翰老曰二
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哀公力不能正則國
何恃而不亡兩說最得經旨

叔老如齊

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辨義曾句成十一年僑如如齊之後至此二十八年魯雖與齊昏
于齊而以如齊書者不見於經及晉侯周卒以後齊屢陵魯受
有圍齊之役至澶淵盟而始平故叔老如齊修好而傳曰初聘
禮也喜其繼好息民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傳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
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
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辨義如齊初聘如宋報聘良由澶淵盟而兵禍少息故國家閒
暇得以聘問繼好也觀其宴享賦詩此亦當年時事之不可多
得者矣然知務外而不務內其能及是時綢繆牖戶者誰哉

附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
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
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
遂卒

辨義悼哉殖之命子也殖立剽為君以聽命於諸侯〻〻在於茲
矣殖欲掩出君之名又教子弒君之罪將掩之乎無乃甚之矣
故傳特紀之以立後案正以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之作見於
一家父子之相授受有如此

歲次己酉

正月甲申朔 庚戌亥正雨水
二月甲寅朔 庚辰夜子初春分
閏三月癸未朔 辛亥午正穀雨
四月癸丑朔

七月辛亥朔 丙辰申初處暑
八月辛巳朔 丁亥午正春分
九月庚戌朔 丁巳戌初霜降
十月庚辰朔 丁亥申初小雪

四月壬午朔 未初小滿
五月壬子朔 癸丑亥 正夏至
六月壬午朔 乙酉巳 初大暑
十一月己酉朔 丁巳寅 正冬至
十二月己卯朔 丙戌未 初大寒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雜義拜師及取邾田卿聘未足以致恭故公親拜之蓋重門手柝以待暴客者不能豫也寇乘其懈盜竊其貨有能爲我禦暴而奪還者則大喜過望而鳴謝之不已也此魯之君臣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三六

雜義季孫貪地辱君以卑公室傳紀事甚明經書於公至自之前者其辱國無君也傳紀武仲責其賞盜經意甚見矣凡小國之大夫預會不書名雖貴賤明名分也左概諸他事以爲例本屬曲說而於此更變其例曰雖賤必書重地也尤爲雖責其口自夏書曰以下與上文意理絕不相涉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解書尤謬文之姊曰姑姊有靈王求后於齊之傳文可據此姑姊蓋成公庶姊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傳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能相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于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

三七

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
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于君無不
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
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
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
向之罪于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
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
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
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鯀殛
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

三八

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
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
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
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
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欒盈過於周周西
鄙掠之辭于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將逃罪罪
重于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施
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
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于尉氏

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
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辨義欒書弑君纂厲公虐而不能刑家纂盈繼之外則好施多
士樹黨以招忌內則不能積誠孝以感母以致母讒其子被逐
出奔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其所由來者漸矣故盈以自奔為
文也范匄身秉國鈞聽祁祁之縱淫以造謗信范鞅之挾怨以
誣徵既逐欒盈又殺十人囚三人延于烈火玉石俱焚其專國
作威之罪尤曉然易見大抵衰亂之世主弱臣強是以國多大
寵而不仁人間之雖叔向不免況欒盈乎春秋事據不惟據
傳以讀經則知經綱傳目聖人筆此一事其垂鑒之意所見甚

三九

富而但指字以求書法何益哉樂王鮒之言行於君而不能行
於范匄匄不行其言君雖欲赦叔向匄必阻之惟祁奚之知向
而又見信於匄先言於匄而說則往言于公而免矣祁之不見
向而歸是嫌也向深知其意亦不告免焉而朝若不察其用心
之委曲為杜士匄之疑忌而以叔向為徑情直遂則亦無貴乎
讀傳矣末紀過周一段讀盈之辭則知欒氏之禍所由來讀王
所謂於尤則知晉逐欒盈非以其罪然使候出諸轘轅則天王
守府而道萬邦之理亂於不問其情狀亦在目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辨義元授時以夏正推是歲九月庚戌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

日三千六百八十二分入食限十月庚辰朔已過交限不應頻
食後秦姜岌及唐大衍其說亦同今按歷家推步之術皆一百
七十三日始一交會將其大畧耳若交會而度分小有差離則
亦不食或遂指爲當食不食非也至於頻月而食此無此理大
抵當時嘗以天子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則所推日
食亦必預頒而司歷推算或以爲在九月庚戌朔或以爲在十
月庚辰朔兩說難以預定遂並頒之以待驗其後一驗一不驗
故史家兼紀其事聖人因而筆而之於經所以示歷法者有疎
密而司歷者不可不慎其選耳或謂漢之時亦有頻食者高帝
三年十月甲戌晦日食十一月癸卯晦日食文帝前三年十月

四十

丁酉晦日食十一月丁卯晦日食是也竊謂朔者日月合朔也
日月必在合朔未有晦而食者漢承秦與歷術粗疏不知定朔
而用平朔故日食多在晦既不知定朔則所推日食必無由密
合京房輩遂謂食不在晦朔者謂之薄然何故自武帝太初以
後遂無頻食者此可見帝高文帝時之頻食亦是歷家兩議而
史並登之非實有其時事也

曹伯來朝

傳父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辨義此曹武公即位之三年故曰始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
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
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欒王
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
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
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
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
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于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
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
而寢處其皮矣

四一

辨義許松老曰欒氏之出徙以權門私相忌怨而平公受其激
怒勸動諸侯以逞范匄之積憾必欲盈無所容於世此必發憤
卒與禍亂此皆以私敗公凡以爲古今之至戒今按士匄逐盈
之後殺十人囚三人猶未快於其心再出知起四人于齊不過
爲斬草除根計故曰彼欒氏之黨余何獲然而盈之復入齊之
伐晉即兆釁於此錮之亦何益哉

附傳齊侯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
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于申叔豫叔豫曰國多
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

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
使子南爲令尹
辨義兩事亦前後之案
歲次庚戌
正月戊申朔丙辰寅正雨水
七月丙午朔辛酉亥初處暑
二月戊寅朔丙戌卯初春分
八月乙亥朔壬辰酉正秋分
三月丁未朔丙辰酉正穀雨
九月甲辰朔癸亥丑初霜降
四月丁丑朔丁亥戌初小滿
十月甲戌朔壬辰亥初小雪
五月丙午朔己未寅正夏至
十一月甲辰朔壬戌巳初冬至
六月丙子朔庚寅申初大暑
十二月癸酉朔辛卯戌初大寒

四二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辨義叔老子叔齊子也高息齋曰此叔肸之孫聲伯之子其子
弓嗣爲大夫是爲子叔敬子今按三桓之外魯公室之親見於
經者惟叔肸之嗣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沙隨
傳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于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
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
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
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
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辨義商任及沙隨兩會爲錮欒氏耳而經皆列序諸侯者著天
下國君皆爲權臣役由於國政在大夫也范匄當未得政之時
以讓官佐服疑靡之次晉之臣民翕然稱之及其得政專權以
信讒逐欒盈而屢錮之前後行事判若兩人何以若是蓋其讓
也共工之象恭也其爭也鯀之圯族也春秋筆削於經而列目
於傳正冀後世人主覽之有以洞察姦邪之情狀而毋爲所罔
庶幾知人之哲矣

四三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傳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
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
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
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
遂殺子南于朝轘觀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于
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
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
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

莫敢有寵于蘧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
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
于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
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
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
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
人者而後王安之

辨義洪範曰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
皆知作威之害而不知作福之尤害即如觀起但有寵于子南
耳非且以附贈多馬楚人患之則子南之挾君剥民以自封甚
於季氏之富過周公可知矣罷極富盈則其威勢炙天撑小詭
隨而人主悖悖於上又可知矣楚康將討子南而三泣棄疾非
愛棄疾也因其身爲御士慮或從誅故以垂泣感動之觀疾對
以洩命重刑臣亦不爲可見雍子用以爲追舒罪不至死大誤
巳蘧子馮備聞申叔之言辭令尹令繼子南爲之又復怙寵者
八人何其門之如市也雖賴申叔忠告幸免子南之續然其貪
昧于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之訓即此可見此與范匄怙權娼嫉
追舒怙寵貪忍皆執國柄者之炯鑑

附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
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

四四

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辨義正月公甫至自會而武仲春如晉由晉政令之無常也當
與徵朝于鄭合觀之罰令倍賦適使滋爲民蠹以御叔何哉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
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
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
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
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
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於是有蕭魚之
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
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群臣隨于
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之明年子
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君于見于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
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
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
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
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
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辨義自湨梁之後齊既成而楚方主弱兵甚暫息使無乏之君臣
能内修國政外申伯令使諸侯輯睦則諸夏安靖況可小厲矣

四五

乃范匄當國惟以私憾錮欒盈以貪賄徵朝聘豈惟沫天下之
大計其謀晉之不忠已甚矣子產之言諄諄于楚事明告以晉
楚惟天所授之意且仍本晉楚爲成鄭受成于戲以立說也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
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
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 壬
在儆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 ○君子曰善哉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十二月鄭游眅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
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太叔曰國卿君之
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

四六

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辨義黑肱敬戒游眅淫縱欲保祀承家者當合觀之杜注丁巳
十一月十四日今同由九月己巳推之可知此爲月誤慎爾侯
度引詩子張安矣杜注曲護之曰侯維也滋妄矣
歲次辛亥 厓閏九年而閏十月
正月癸卯朔 辛酉巳正雨水　八月庚午朔 戊戌子正秋分
二月癸酉朔 辛卯午初春分　九月己亥朔 戊辰辰初霜降
三月壬寅朔 壬戌子正穀雨　十月己巳朔
四月壬申朔 癸巳丑初小滿　閏月戊戌朔 寅初小雪
五月辛丑朔 甲子巳正夏至　十一月丁卯朔 申初冬至

六月辛未朔 乙未亥初大暑　十二月丁酉朔 丑初大寒 丙寅申正雨水
七月庚子朔 丁卯寅初處暑
二有十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爲文公益姑立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禮爲鄰國闕
辨義杞孝公于晉悼夫人爲同父兄弟于平公爲舅氏諸侯離
絕期功之服然母喪之而子并不徹樂背母親哀故傳譏其非
禮左以爲鄰國闕釋之不曉傳意也
夏邾畀我來奔

四七

辨義杜注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今按畀我繼
庶其來奔武子賞盜有以招之也庶其非卿則畀我必非卿不
以地來而以名書何所重乎此可見例之不可通矣杜謂竊邑
言之代左飾非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
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
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辨義二慶暴虐其君而去其親罪在必誅况以國叛而拒君乎稱國以殺著其爲國法所必討也慶虎首惡慶寅助之書及慶寅著其罪宜連坐不容未減也陳侯之誅二慶蓋因乎楚然公子黄陳侯之弟也楚人信二慶之讒以來討即出奔楚以避之今因陳侯如楚以直之由是二慶爲討以叛受誅卒如五年不減是無天之言則臣志既白弟道亦全故書陳侯之弟自楚歸于陳予之也不稱復歸者本非畏罪奔亡也高息齋曰讒誣不釋則忠良不顯姦宄不誅則淑善不遂君子小人相爲伏見是故陳討二慶而公子黄返也斯言得之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四八

傳晉將嫁女于吴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于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于中行氏程鄭嬖于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

四九

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于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辨義盈本晉人雖被逐出奔未入籍他國未受祿他君故書之晉書復入于晉著其伐君作亂也入于曲沃著其據邑拒命也此欒氏之罪狀也至於錮之于諸侯而齊侯偏以詭謀納之絕之於曲沃而邑人且以舊主奉之奪之于卿位而魏氏將以私好逆之皆由范氏獨攬利權又執民柄以私憾逐盈而晉政多

門黨同伐異浸至臣橫主弱國勢分崩其兆已見於此此又經
綱傳目非沾沾指字以求書法所能盡其義也傳敘范匄作閒
欒氏至而懼再敘范鞅舒手賂以曲沃再敘斐豹殺督戎誓
日焚丹書小人倡亂之情態如繪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傳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成秩御莒
恒申鮮虞之傅摯爲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
邢公盧蒲癸爲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胠商子車御
侯朝桓跳爲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
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
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
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
曰將如君何武曰子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
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
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
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
卲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
氂

雜義齊侯久謀伐晉其納盈於曲沃欲使其內變既作齊乘其
急故此冬但假伐衛爲名以出師使晉不備遂乘其無備以伐

五十

之以報平陰之役也據傳讀經則書遂之旨昭然見矣齊伐盟
主誠有罪然實晉之霸職不修政令失儀有以啓之自齊叛晉
而晉霸浸衰諸侯皆貳諸夏日益多故此特書之又一變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傳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雜義孫莘老曰不救則懼晉之討往救則畏齊之強此二語足
發魯人之情狀書救著其不敢得罪於晉書次著其不敢得罪
于齊蓋一事而兩作周旋也左以禮也注之謬已

己卯仲孫速卒 莊子卒子羯嗣爲孟孝伯

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
紇吾皆愛之欲擇焉才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
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
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
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
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
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
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
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
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

五一

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
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
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
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
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
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氏之愛我疾疢也孟
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
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辨義季孫寵紇仲叔次之武子當國正季孫方強之時而廢長
建少孟氏效尤蓋三桓之復其兆已見於此

五二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傳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
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
于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
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
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
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
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
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
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
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
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
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
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
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
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
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辨義臧孫之除道東門爲嘗有爲亂之事然其肇禍之本不由
於除道亦不由於甲從當其阿季孫之意爲之廢長立少非愛
季也將以亂季之家也由是豐點乘機奪鉏立羯以亂孟孫之
家因之爲鉏讎臧以惑季孫之聽是紇之舞智害人適以害己
遂至宗祧失守故書出奔以罪之觀其斬關干紀何難據邑要
君是其爲人益禀資警敏而熟於機變之巧者二勳之祀幸不
廢而僖伯哀伯之家風掃地矣

五三

晉人殺欒盈

傳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
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辨義殺盈繫以晉人言非國法殺之士匄殺之也匄憑國力以
快私憾臣安得不強君安得不弱乎欒盈既逐其職已削自不
追稱大夫此理易見而左氏不達何也

齊侯襲莒

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辨義還自晉乘莒無備而掩襲之故書以惡之武夫不貪貨棄命婦人不越禮受弔先王之流風遺俗猶存故志之

五四

附傳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辨義見幾避禍因智之事然作不順者易所謂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施不恕者己所不欲施之於人也有一於此必叢衆咎於怨而況兼之乎左引夏書證與前同

春秋深卷之十六

襄公下

歲次壬子周靈王二十三年

正月丁卯朔

二月丙申朔 酉初春分

三月丙寅朔 丁卯卯正穀雨

四月乙未朔 戊戌辰初小滿

五月乙丑朔 己巳申正夏至

六月甲午朔 辛丑寅初大暑

七月甲子朔 壬申巳初處暑

八月癸巳朔 癸卯卯初秋分

九月癸亥朔 癸酉未初霜降

十月壬辰朔 癸卯巳初小雪

十一月壬戌朔 壬申亥初冬至

十二月辛卯朔 壬寅辰初大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一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

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
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
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
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
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
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
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
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于
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辨義叔孫豹對范匄不朽之問公孫僑致范匄重幣之書其事
不同而情理相類傳故並叠之凡秉國成而務名務者小人也　二
晉主夏盟皇專由范氏而匄以此自多上遡陶唐矜為不朽由
其志得氣盈易所謂鳴豫凶者也其重諸侯之幣豈唯聚于公
室正以賴其私家其事極于不仁其思發于不恕德基既壞令
名不宣而當死期將至欲以殉之利身侈心不朽何其妄哉傳將
紀此者晉霸所由是衰而公室亦由是卑也士會似季友降而
士燮似行父再降而匄豈歟則宿與意如耳嗣是世保且不保
何不朽之有傳紀士匄為政止此以後則趙武用事矣

仲孫羯帥師伐齊

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辨義羯為始卿其以晉故侵齊將藉軍功以周位於魯又[illegible]
交於晉蓋當時世卿之要訣也

夏楚子伐吳

傳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辨義楚方不競故內舍鄭而外伐吳以除其偪吳力方張故無
功而還然齊復以懼晉交通之則楚又舍吳而內向鄭矣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辨義按時歷說是月甲子朔加時在晝日食九分六秒

齊崔杼帥師伐莒

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疆如齊聘且請
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　三
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疆如楚辭且
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辨義著崔杼之恃權專伐也杼之帥師奉命送陳無宇如楚耳
遂以師伐初平之莒惟其久蓄無君之志知其君既獲罪於晉
又爲構怨於莒度已得肆行其志矣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辨義按時大衍皆云不應食其義已見二十一年庚辰日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夷儀
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辨義高息齋曰自盟於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會齊侯環卒
而光新立乃受盟於溴梁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合齊於是
復貳明年乃伐衞遂伐晉又再加兵於莒晉侯爲是故會于夷
儀帥十二諸侯之師將以討齊從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固勢不
競衆志不一也曰水不克者將辭不能伐耳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傳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
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
四
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太叔曰不然
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旣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
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
告而馳之皆取胄于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
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旣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
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
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吳人爲楚舟師
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
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
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

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
乃還
辨義公子午伐鄭子孔召之楚子舉三國伐鄭齊侯召之以楚
子主伐序蔡陳許之上猶以晉侯主會序宋衞鄭曹諸國之上
蓋同爲盟主同討不庭晉實成之今晉蜀衰而諸侯貳楚遂竝
駕齊驅而晉不能與爭故因其實而著之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辨義宜咎黨于慶氏書其出奔著陳慶氏之禍至是乃息也王
五
彥光曰宜咎陳大夫鍼子八世孫其後在楚爲箴君宜咎
叔孫豹如京師
傳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辨義許崧老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
有叔孫豹之聘高息齋曰是時穀洛鬭毀王宮而齊侯叛晉求
媚于天子故爲王城之於是叔孫豹始如京師聘且賀焉李
曰魯之聘王止此此後止書叔鞅之會葬而已
大饑
辨義志大饑於七月大水之後澇甚而五穀不升也雨無正之
刺幽王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經旨如之

附傳晉侯使程鄭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
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
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
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
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後案

歲次癸丑

正月辛酉朔 辛未亥 正雨水　七月己未朔 丁丑申 初處暑
二月庚寅朔 辛丑夜子 初春分　八月戊子朔 戊申午 初秋分
三月庚申朔 壬申午 正穀雨　九月丁巳朔 戊寅戌 初霜降
四月庚寅朔 癸卯午 正小滿　十月丁亥朔 戊申申 初小雪
五月己未朔 甲戌亥 初夏至　十一月丙辰朔 戊寅寅 初冬至
六月己丑朔 丙午辰 正大暑　十二月丙戌朔 丁未未 初大寒

六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
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
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
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
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
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
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
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
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
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
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
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
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
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
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

七

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
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
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
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
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
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
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
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
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
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illegible]

哭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氏曰民之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
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
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
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
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
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
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
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
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
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
乘不以兵甲

辨義莊公驟如崔氏與陳靈如夏氏相類以崔冠賜人與徵舒
似女之戲抑類杼縱妻蠱君因而弑之情事亦類徵舒而以此
說晉免討則尤狡矣凡嬖臣從君於昏淫自知君弑不死死終
不免豈能死節者哉賈舉豐祝佗父諸人所謂私暱任之者也
晏子曰君死安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豈畏威
避死者哉杼舍之不殺耳然君爲已死而自殺以殉則與從君
於昏者無異故不爲也其盟國人也不與崔慶而唯忠君利社

原缺第九葉

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
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
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
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辨義陳會楚伐鄭不義也井堙木刊甚肆暴又甚于楚鄭爲民
報其怨先請伐於盟主乃入陳而不爲暴掠履襲以直報怨者
與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傳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
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
崔慶新得政將求善于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
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辨義凡書同盟者有二有三各以其事實辨之同盟于重丘而
傳曰齊成故所以申明晉人受賂縱弑亂臣不足爲盟主故不
序晉而統稱諸侯且以著諸君無一敢執義而爭者則是同惡
互濟故同爲是盟也杜注己巳七月十一日今同此傳辭明亂
文子爲政可見受齊賂而崔慶新得政主持皆由武也其薄幣
重禮蓋以反范匄之所爲要尋於諸侯其曰知楚令尹兵可以
弭可見[illegible]其謀由趙武而事成於宋向戌此皆從事之提
要讀者慎毋忽之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衛獻公入于夷儀

辨義晉侯與會于夷儀者當國之衛侯剽也使衛與之夷儀者失國之衛侯衎也方定齊人弒君之位又啓衛人弒君之禍是尚可以諸侯之盟主乎衎不稱名說已見前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

十一

騈子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辨義滅國必書傷封建之日廢也是日以滅國爲事舒鳩不務守已彼叛楚從吳而未知吳之不足恃也舒鳩滅而楚復張矣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傳鄭子産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

十二

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

辨義書鄭再伐陳以著陳及鄭平言歸于好也陳叛晉即楚又從楚伐鄭晉所深知而又問陳之罪既昧昧矣侵小之問則自忘其數圻之大戎服之問則自忘其先君之命故爲子産斯折耳須知所言皆實事而言之成文是謂辭順是實

尼之言與論語善鄭之為命同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諸樊卒餘祭立

傳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

辨義吳子之卒因志其伐楚而卒于門巢以為後案

附傳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以授子木禮也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

十三

辨義紀楚之執政使能賞功故楚復強亦後案也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辨義此紀鄭有子產亦當時之賢大夫日夜思之行無越思于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道能見大意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々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按下傳

歲次甲寅 應閏六月而閏十二月

正月乙卯朔 丁丑寅 正雨水

二月乙酉朔 丁未寅 正春分

三月甲寅朔 丁丑酉 初穀雨

四月甲申朔 戊申酉 正小滿

五月癸丑朔 庚辰寅 初夏至

六月癸未朔 辛亥未 正大暑

七月癸丑朔

八月壬午朔 亥 初處暑

九月辛亥朔 癸丑酉 初秋分

十月辛巳朔 甲申丑 初霜降

十一月辛亥朔 癸丑亥 初小雪

十二月庚辰朔未 癸未巳 初冬至

閏月庚戌朔 壬子戌 初大寒

十四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傳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于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

殺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死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寛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〇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〇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〇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

十五

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内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亡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辨義剽本不應立然孫臣逐其君而立之與夏之仲康相類在位十有二年衛之宗祀賴以不廢國内之人誰不奉以爲君而甯喜弑之罪不容誅者也或謂喜受命於其父似可從末減此說最無理夫甯殖逐君亂臣也因而立剽則其君也又欲蓋逐君之名而以弑新復舊命其子其子奉而行之是父子世濟其凶如有王者彰厥天討殖當寸磔而喜又安可

原缺第十六葉

田取衛西

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

十七

而壹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〇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辨義澶淵之會晉趙武廢田取衛邑以與叛臣且爲臣執君而囚之今衛侯鄭伯本不在會聞其事而如晉將補恤患補闕正違治煩所以爲盟主者告之因以爲臣執君詰之乃叔向告趙武武告晉侯反歸罪於衛君且既許歸衛君又取衛姬而後歸之是晉平昏暴無道由叔向趙武實左右之無異康來之助紂爲惡也良霄在鄭最爲昏暴不臣而趙武向戌皆有將譽今武代其君主爲此會戌善於武而黨附之故經於良霄稱名武與戌皆削其氏名而人之惡其身無足算又甚於良霄以痛絕之也家則堂曰罰者無他主張名分而已晉自悼公卒

伉其君而下陵上替之禍幾遍於列國晉亦坐受其[illegible]

作亂逐君悼公爲之定塞君之位今劉死叔入晉平受賊臣之譖而囚獻公執甯喜取衛田以益林父平即甚愚亦何利而爲此由晉之諸臣各爲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交起爲亂以爲彼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良可嘆也魏趙韓三分晉國悼平實有以啓之耳汪德輔曰晉平五合大夫既自縱其權委之臣下而且主張其宜君履倒置此年會澶淵黨叛臣而討君於宋使晉楚之臣交相見遂以桓文霸統屬之荆蠻城杞則不恤宗周而私母家貽諸大夫之誚澶淵謀宋災而不討蔡般弒君父之賊於虢仍讀舊書而復先楚是皆悖上下之義紊內外之

十八

分今按此兩說於世變遷流愈下之故所見最爲明確豈但晉霸之衰而已乎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illegible]

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猜主也……

騁告公〻

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illegible]

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辨義殺世子大畧與晉獻同讀傳自見向戌之爲鄙夫讀傳尤可見每見說春秋者多以戌爲賢大夫曷取此傳及前後

十九

諸傳細讀之

晉人執甯喜

辨義六月會澶淵晉人執甯喜經書於秋者著其執歸于晉也高閌齋曰弒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晉人執之非討弒君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戍也家則堂曰甯喜可執坐林父之訴而執之是時趙武爲政叔向爲之謀晉無一事可稱二子者崇虛譽而無其實亦何益於人國乎今按崇虛譽者文其邪說恭行自以爲是倡衆而虛起和之此孔子所以惡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辨義 注德輔曰是時晉平昏庸大夫專恣霸業息矣楚是以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爲陵僞之舉鄭雖未服於楚明年晉楚爲成而北方諸侯皆朝楚矣家則堂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卒于楚楚子爲之伐鄭師還乃葬許靈公楚之求諸侯亦勤矣今按經書楚子伐鄭在許男卒楚之從會葬之前所以著晉之勤義不如楚也晉弛楚張晉實爲之謂之何哉

附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蒞盟秦伯車如晉蒞盟成而不結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illegible]

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辨義叔向之三云不應就是客氣爭善兩字是其病根夫善公理也而爭之則私欲也公室之卑兆見於此者不能協衆和衷則必徇私植黨滄滄泚泚亦孔之哀矣宋人蜀洛三黨由爭善也是故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位

辨義讓不失禮當與晉之爭善參觀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其不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

從趙武至而長鄭悼公至壬戌楚公子〻
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戌長滕成公至〻
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
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
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馹
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
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申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
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
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
辨義窮必有大國其挾天子令諸侯本衰世之事然探乎其本

二六

即古之方伯佐天子以叙四國者也楚僭王號乃周室之賊惡
可春為霸主自宋華元合晉楚之成已為分霸之始然猶相持
未下也今政在大夫趙武私結向戌屈建以主其事俾晉楚之
從交相見而南北二霸成焉特書趙武主會而會于宋著趙武
向戌為天下罪魁故傳首稱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
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所以著小人之一念好名雖壞天
下之紀綱而不顧其禍尤甚於好利趙武不思晉受命為方伯
得專征伐而許其弭兵此皆是子木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即應
〻以昔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之錫于天子敬服王命以叙四國
相見非寡君所敢專請從楚欲請命於天王則其必

無辭以對乃謬稱晉楚齊秦匹也楚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
君敢不固請于齊不折之以義而難之以勢又聽其釋齊秦他
國請相見皆枉矣故趙武之務虛名無實學其為斗筲之人與
向戌一也讀左旋入宋一語膚考之狀如見矣左氏見前傳趙
武云道之以文辭遂謂仲尼舉其禮以為多文辭誣甚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
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
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
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

二七

會宋〻盟受命而出衣其屍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
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
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
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不鄉
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
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
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
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
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太叔儀不貳
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辨義甯喜弑君法所必誅況殖立之喜弑之殖逐之喜復之
子濟惡視置君如奕棋居納君爲奇貨今其君殺之比諸鄭厲
殺傅瑕猶惜其殺之不早况夫子善叔孫昭子之不勞豈反責
衎之失信於賊臣乎衎苟求復國許以政由甯氏誠爲昏庸
然使喜粗識君臣之義思幹父蠱當衎復國之日即歸政于君
而竭忠盡瘁以事之縱難洗弑君之惡或可逃滅身之刑顧乃
專擅國政使其君徒擁虛器此而謂殺之不以其罪豈臣之有
福作作威罪不應殺乎且衎有欲甯不及此之言則殺喜非其
本心此免餘喬不顧嫌力除君側之惡故稱國以殺者著喜爲
國法所必誅不以專殺累免餘也鱄出奔晉特稱衛侯之弟罪

二八

鱄也罪其守小信而昧大倫也夫賞忠罰姦乃所以沮勸若以
賞喜不勸是勸臣爲亂賊也王明逸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獻
公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云此信之不義言之必不可復者而
子鮮爲之殺甯喜者即政由甯氏之一言也且言必信行必果
而不惟義之所在未有不至於賊者也重於失信而不知兄弟
之恩之尤重不忍負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離乃決於自絶
止使者而盟于河終身不向衛國而坐不已甚乎今按尾生與
女子相期橋下爲野合不自惡其悖禮犯義而獨欲不爽其信
子鮮之信何以異此讀春秋者知孟子之譏陳仲子曰亡親戚
君臣上下則知王氏之論見理正大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
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
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
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
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
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
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
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
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

二九

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
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
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
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
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
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
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
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
○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
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

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ド

子於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
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
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
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
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
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
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
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

三十

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
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
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
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
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
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
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
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
清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

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
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
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
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
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
○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楚義此盟假弭兵為號而使晉楚之從交相見且先楚於晉其
闕紊天下之紀綱名分最為重大乃諸侯皆不在而大夫專主
之子不猶知使駟謂其君以請命而諸夏之大夫竟忘其主國
之有亡世道之變孰大於此特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削

三一

豹氏亦以示與盟之大夫皆當削族統稱諸侯之大夫者其皆
諸侯之罪人也書盟于宋以叢武首禍罪向戌也此經之書法
大義森然非先目後凡可比蓋夏會于宋楚未爭先故經先晉
後楚仍其舊也盟在秋七月書諸侯之大夫削先楚也左氏混
以先晉晉有信注之妄極矣愚思此盟悖義信非所信況趙武
叔向不過懼楚衷甲欲與宋致死又不及是則安受其毒屠劣
極矣何信之有甚畏楚強而先之墮蠻夏之防以禍諸侯德之
賊也何務德之有且晉為盟主故諸侯歸之叔向乃曰諸侯歸
晉之德非歸其尸盟昧心自欺顏之厚矣何楚焉尊日二一ド
稱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〻

并衛吾氏張國難也左謂以逆命去其族妄
益後間序晉荀盈逆如楚莅盟著其甘心先楚也
左氏之佞學賦詩著其託於風雅沾沾自喜頑不知恥也再
叔大夫師請賞著其蠻弭兵以沽名又藉以要利令子產責其以
誣道敝諸侯并責其未嘗爲無厭之甚而戌亦自慚且懼也代
前此辭偪陽之封行之似廉潔今藉功請賞而本相露矣蓋趙
武向戌皆以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諛聞于家邦細閱傳所
紀兩人話言行事自當見之叔向亦然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 ○再失閏矣

三二

辨義云古歷推乙亥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姜岌校時諸歷說皆云
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則經文訛一爲二明矣
按昭公七年傳、日月之會是謂辰蓋指日行所歷十二躔次
言之即夏書辰弗集于房之辰傳云辰在申言日月之會合在
申時也凡司歷推算日食必加時在晝稼詳其入食限之時刻
以詔救護毋得先時後時致於失誤今推乙亥日食在亥大雪
後二日其時日入申正雖食不見而當時司歷者以爲日月
之會在申時故傳識其違若七月雖斗建在申而日月合朔或
尚值大暑中氣或已交立秋初氣皆日躔鶉火之次于辰在午
以歲差值宿推之其時七月合朔日躔所值于宿在軫與翼皆于

杜指申無淺設乙亥日食果在七月朔當稱建在申主合朔言
申于蓋再失閏矣四字乃左所妄

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
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
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
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
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
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
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
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
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于
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
明來奔慶封當國

三四

誌墓志此爲惡人之戒

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
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
養民政其焉往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
楚爲右尹

辯義周末文勝春秋時人多習於儀度嫻於誦讀然享賦詩以
敏爲能且自矜藻鑑每以此動衆而負時望叔向之贊薳罷亦
其類也凡傳中紀人物類此者皆當以此意求之申鮮虞君死
不能死而僕賃喪之亦當時釣譽之一術

歲次丙辰

正月甲戌朔 丁亥申正雨水
〃辰朔 丁巳申正春分
三月
四月壬寅朔 卯
五月壬申朔 庚寅申
六月壬寅朔 壬戌丑正大暑
七月辛未朔 癸巳辰正處暑
八月辛丑朔 甲子卯初秋分
午朔 甲午未初霜降
〇小雪
十二月己亥朔 癸亥辰初大寒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
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
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辯義無冰之說已見昔春歲星之行天一年移一次十二年一
周天然其移次數始於寅月故月令曰季冬之月星回于天數
將幾終歲且更始夏正得天故夏曰歲者主歲星稱之也設春
秋正月建子二月建丑此年正二月歲之行次未及星紀是乜
淫於元枵又無論焉違理者其細思之

三五

夏衛石惡出奔晉

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
氏之祀〇禮也

原缺第三十七葉

辨義石惡黨于甯氏書出奔罪之也惡為石碏之後故立圍以
守祀終前案又立後案也

邾子來朝

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辨義其時晉楚之從交相見舊從晉者朝于楚舊從楚者朝于
晉而凡小屬於大者亦各相朝見故曰時事猶諺稱衣冠新様
曰時興也蓋小國困矣而民不聊生朝聘益甚矣

秋八月大雩

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仲孫羯 晉

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辨義將如楚先告晉合觀邾子來朝時事孔棘举天下而路也

三六

冬齊慶封來奔

傳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
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
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云云

生二

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
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
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
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邑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
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
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
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
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
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
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
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
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
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
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三八

辨義崔慶之惡亙倫蔑紀皆以家亂自召殲亡季氏受其命宜
齊人之來讓也此慶氏傳而終以崔氏垂戒切矣杜注十二月
戊戌朔乙亥誤竊謂傳稱十一月乙亥嘗則十二月云云

傳指爲閏月之驗誤已甚先書冬齊慶封來奔次書十一月公
如楚十二月天王崩則慶封來奔在十月明矣本此推之封田
于萊丙辰陳文子召無宇八月十六日乙亥當九日六日左閏
傳錯簡以當改其月數以就周正故與經不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傳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
在伯有廷勞于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于鄭鄭必有大咎
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
蘋藻之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此六六拉雜不過非得本文故小書之

三九

雖義例君舉曰列國之君旅見于楚始於此舉魯以見其餘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傳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不書禮也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
書之以徵過也

雖義甲寅十二月十六日癸巳二十一月二十五日先甲寅二十
二日實以癸巳崩妄以甲寅告由王人急忽赴不具日問而對
妄對也既未來赴則魯史不知其事無由書之而左以未書爲

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一
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
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
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
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
公遂反

雖義書楚子卒於天王崩之後著諸侯旅見于楚不奔喪于周
如何足倒置也

附傳冬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
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
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
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四十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
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于東門之外而傲吾猶將更之今還
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
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
禍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
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
告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

其民人以〻家天之休此君之惠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
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
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山涉川蒙犯霜露以逞君
心〻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
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太叔歸復
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德政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
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
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
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
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四一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
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
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
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
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
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于德小適大有五惡說
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
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
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〻

辨義以上附傳五條合經所書邾子來朝仲孫羯如晉公如楚
楚子昭卒諸傳觀之皆紀宋之盟奔走諸夏之君以朝楚而終
以楚〻公建卒趙武喪之如同盟著其權臣結黨主為是盟以禍
天下也左以禮也注之何唐〻妄之至此楚晉楚為盟其義
各列其君名非楚〻武主之傳稱如同盟著其僭妄也

歲次丁巳周景王元年

正月己巳朔 壬辰亥正雨水　　七月丙申朔 戊戌未初處暑
二月戊戌朔 壬戌亥正春分　　八月乙丑朔 己巳午初秋分
三月戊辰朔 癸巳午初穀雨　　九月甲午朔 己亥酉正霜降
四月丁酉朔 甲子午正小滿　　十月甲子朔 己巳申初小雪
五月丁卯朔 乙未亥初夏至　　十一月癸巳朔 己亥寅初冬至
閏月丁酉朔　　十二月癸卯朔 戊辰未初大寒
六月丙寅朔 丁卯辰正大暑

四二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
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
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
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
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

辨義公以周室懿親而屈辱於蠻方若此亦甚矣
但譏不朝正於廟哉
夏五月公至自楚
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
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
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秖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
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
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
于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
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

四三

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辨義出則受辱于強楚入則受制於強臣式微之賦傷心獨絕
也讀傳則經意自見彼執段至冀勳爲例者於此其尚可通哉
庚午衞侯衎卒 子襄公立
閽弒吳子餘祭 弟夷昧立
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
之
辨義以越俘爲閽故書弒吳子不稱弒其君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
孟孝伯會之鄭子太叔與伯石往子太叔見太叔文子與之語
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
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
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
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
侯言于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
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
及矣
辨義晉夷病杞齊桓公合諸侯城緣陵以遷杞公義也今南北

四四

二霸先方召諸侯以旅見而晉合十一國之大夫以城杞與非
時之役治母家之私小役大弱役強未有若斯役之橫暴者也
且晉其事聚自見矣并紀高止之專華定之侈後事之案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
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
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
辨義城杞是晉侯以私情役諸侯故使來聘以拜謝魯之公臣
不能具三耦亦可哀矣
杞子來盟

使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
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
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
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
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
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
盟 書曰子賤之也

辨義城杞是一事治魯侵杞田又是一事魯既歸杞侵田故杞
文公亦盟杞自僖二十七年以後經皆書杞伯此後亦稱杞伯

四五

惟此稱杞子必繕寫之訛若云聖人賤之决無是理杞自桓公
以女妻晉悼之後恭會盟多見於經至是會城治田皆倚晉
之力晉悼夫人其杞女之終秀乎杞桓之謀國亦巧矣若論天
下大義如有王者正疆理不但魯田當歸晉地尤當損叔侯
之對于公不過就當時情事立說耳

吳子使札來聘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
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
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請觀于周樂云云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
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
之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
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欒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
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
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
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
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
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
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
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
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

四六

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辨義吳子夷餘祭使札出聘在未弑之前蓋餘祭嗣立始遣札
通好于上國故傳曰通嗣君吳始見經稱吳至此稱吳子猶楚
始見經稱荊其後稱楚子皆因其遣使聘問于諸侯而著其列
爵非賢其使札而進之也札不稱公子名分同于邾滕之小國
非有所貶也吳人此聘乃爭伯于諸夏之造端故經特志之傳
只紀札之祿于各國大夫勸善規過可謂濁世之賢公子韓趙
魏專故知晉萃于三族非賢之也觀樂一段說具首卷

秋九月衛殺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原缺第四十七葉

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書于篇
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子
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
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句
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
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于伯有
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
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
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
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
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四八

雖義均此政在大夫而能恤民者興國升降鄭罕宋樂是也伯
有反是善之代不善天命也豈惟臣室帝王代興不越此理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
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
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
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筐之歲也是歲
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
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

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
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illegible]
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
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
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
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
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
可
雖義上傳十二月己巳月七日此傳癸未二十一日傳稱二月
乃左氏所移道其詳已具首卷

四九

歲次戊午
正月壬辰朔 戊戌寅初雨水　七月己丑朔 癸卯戌正處暑
二月壬戌朔 戊辰寅正春分　八月己未朔 甲戌酉初秋分
三月辛卯朔 戊戌酉穀雨初　九月戊子朔 乙巳子正霜降
四月辛酉朔 己巳酉正小滿　十月戊午朔 甲戌戌正小雪
五月庚寅朔 辛丑寅初夏至　十一月丁亥朔 甲辰辰正冬至
六月己未朔 壬申未正大暑　十二月丁巳朔 癸酉酉正大寒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
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于

虔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共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
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辯義張元德曰晉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此鮮植晉文所以行
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楚人行霸主之禮非晉卑趙武之責而
何哉今按蓮氏于楚稱賢臣而助子圍匿其情其亦鄙夫耳苟
曰失其守者其辭屈其是之類夫
夏四月癸世子般弒其君固 靈公班立
傳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
辯義父不父子不子人道汙于禽獸據事書之以垂世戒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傳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
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辯義王明逸曰案列女傳宋共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
既稼于共公七年共公卒伯姬寡三十四年至景公時伯姬之
宮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
不下堂待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
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
義而死遂逮于火而死此視三傳尤備夫保傅不俱宵不下堂
此伯姬所守之禮也豈無所見而徒守哉越義求生不如守義
而死此伯姬素定于心之見也天理人欲之間在乎此而已矣

五十

死生命也禮義之關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一下堂而
此足之失不可悔也故寧守義而死也王氏此說最善胡安定
曰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蓋言其求仁而得仁也古者女未許
嫁但習女訓不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工以其未從有家夫則
無婦職故曰女待人許嫁乃教以四德者既從人有家則事夫
子奉舅姑供祭祀主中饋按姻黨有婦職焉必度義而行之以
曰婦義事今伯姬寡居遇災暮夜倉卒救火多從而保傅未俱
率爾下堂懼罹不測此正由見義精細故方寸不亂而因此遂
逮于火不幸也非有意輕生也左氏妄引成言以相譏誚信如
其說一聞失火即時倉皇夜竄雖則生不測而不惜是無異於
行險以徼幸也亞識所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者哉此宋
平公時事列女傳以爲景公蓋誤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
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
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
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
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
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辯義聲明儋括欲立佞夫佞夫弗知乃無罪之人也尹言多等

五一

見僭括之圖篤作亂鞬口立佞夫因先鉏之
枉殺故書天王殺其弟踫王也張元德曰景初王立儋括謀亂
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亡矣見理致爲明切括殺
彥奔晉而專書殺者經綱傳目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辨義葬從夫謚正也內女而魯會葬常事耳書之以著魯共葬
事在先立後案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傳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

五二

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
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
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
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
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
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
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
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
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
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

不與攻己也喜曰
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
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
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
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
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
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
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
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
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

五三

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
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
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
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
辨義伯有之行狀類慶封桂淫耆酒荒淫書名罪之葉少蘊曰
既奔許又自墓門之瀆入介于襄庫爲亂以伐北門子駟子帶
帥國人討而殺之不書大夫位已絶矣殺書鄭人討賊之辭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辨義蔡班弒父自立歸薛以赴而魯往會葬故書之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于澶淵宋災故

傳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
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
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
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
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
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
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辨義五月宋災禍及君母如欲恤災資助即宜及其時行之今
於既葬之後謀歸宋財則前此竟是然未發賻贈之禮可知矣
且歸宋以財其事最小無關天下之大計何待于謀即或謀之
亦遣告以量力協助何待于會蓋當時政在大夫又値弭兵之

五四

後趙武向戌輩欲張其克建息民之功能爲脏鄭之誼因而倡
爲此會以合大之原非欲歸宋財故既會而無歸于宋也春秋
賤而人之特發其名會之由曰宋災故所以著其假竊覇令糾
合鄰僚藉端聚議進道沽名而毫無與於國計民生不但著其
不討蔡賊也魯於七月遣卿會是合豹之來會不過難違覇令
而謀歸宋財非魯志也故經不書之若謂聖人難外卿諱內卿
豈理也哉

附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
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
叔向曰不旣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
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夏四月
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
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
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能過十年矣

辨義此即孟子地利不如人和之意大夫敖政多門當與上條
駟良方爭合看蓋譏陳以警鄭大夫也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
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
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絶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

五五

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此在八月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
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
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
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
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
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
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
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
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

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
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
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
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
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
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
而死誰其嗣之

辨義子產居心行事近於強恕其有君子之道四以此爲本

歲次己未

正月丙戌朔 癸卯巳初雨水　七月癸未朔 己酉丑正處暑
二月丙辰朔 癸酉巳正春分　八月癸丑朔 己卯夜子初秋分
三月丙戌朔 癸卯夜子初穀雨　九月壬午朔 庚戌卯正霜降
四月乙卯朔 乙亥子正小滿　十月壬子朔 庚辰丑正小雪
五月甲申朔 丙午巳初夏至　十一月辛巳朔 己酉未正冬至
六月甲寅朔 丁丑戌正大暑　十二月辛亥朔 己卯子正大寒

五六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
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
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 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言而子之知其不免於斃見于四體固其然哉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
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
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
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
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
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
不能終也

五七

辨義襄無嫡子薨後乃立敬歸之子爲嗣尚未即位而卒於葬
前故稱子而書名以卒之子野以毀卒裯則居喪不哀在慼有
嘉容故穆叔謂不度之人必爲季氏憂不知宿之意正以不度
爲季氏利此千古權姦之秘訣

己亥仲孫羯卒 子貜嗣是爲僖子
傳己亥孟孝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
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癸酉葬襄公

辨義是時南北二霸諸侯
事之競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辨義傳稱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則是國人衆怒疾視以攻莒子弒之而賊子展輿因之乃立焉春秋書莒人弒其君而不専作展輿所以示暴其民甚則自弒國亡之戒非爲展輿寛賊子之罪也左傳書曰買朱鉏與經本文不合公穀多類此者不足據也

五八

附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辨義晉自文公創霸至於公室亦卑由政在侈家也私交樹善當時悉習而考……各異心故也盡季孟即魯之侈家也

齊子尾害閭丘嬰以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辨義志之齊征伐自大夫出而又藉以行威福子尾即齊之侈家也此昭七年暨齊平之案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

五九

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王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

車馬有所資從有代其

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
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
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
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
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
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
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
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
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
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
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

六十

辨義子產之辭道亦人所知也惟其氣剛正足以達之無是餒
也其直而不嫌絞則學問之力也適晉必告楚傳并紀之者宋
盟先楚之害也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
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
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
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
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辨義晉[illegible]吳而[illegible]

庸張之以對趙武也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
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
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
無大國之討乎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
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
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于其
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于野
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于
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
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六一

辨義志北宮稱鄭之有禮而述子產之從政以明之孔子善鄭
之爲命以此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
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
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
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
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

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
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言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
吾不信也

辨義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而庶人之議必出於學校上之人
不能小決使道而作威以防之則憤而爲激論變而爲橫議此
楊墨之言所以亂天下也漢之黨禍宋之蜀洛朔其弊皆由於
校之士子產所言凡執政者其可不奉爲龜鑑乎子產不可謂
仁然必不可謂不仁唯其能強恕也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
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

六二

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
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
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
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
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
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
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
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
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
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

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
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辨義此與孔子責子路之賊子羔同意子產之告子皮忠之一
言足以盡之子皮虛心納善洵可敬子產爲人謀而忠又善道
之大非易事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
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
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
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
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

六三

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
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
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
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
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
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
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
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
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
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

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可止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
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辨義中庸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記曰天高地下萬
物散殊而禮制行焉北宮文子之論威儀可謂詳備矣其言可
畏可象可謂廣遠矣然而威儀所以定命必探其本大學釋淇
澳之詩曰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言恂慄以
於中而威儀形於外本隱之以顯剛健篤實而光輝故可畏可
象者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也先之以自修仁能守之也先之
以學知及之也而其本尤在於敬以直内使慎獨之至不愧屋
漏乃能以心攝身而莊以涖之非禮不動久之由勉安而其
旋元吉故張子曰三百三千皆仁之所體也設内弛敬畏而外
治威儀若顓孫之堂堂則文勝而史若魯昭之威儀已亟則的
然而日亡矣今北宮文子畧言敬慎威儀而不及居敬立誠其
所稱引亦多夸大少篤實此由王澤浸熄故聞見浸差又爲文
勝之習氣所漸染故其言如此此上附傳八條考鑒得失者可
以觀

春秋深卷之十七

昭公上 名裯襄公子

歲次庚申周景王四年 應閏二而閏六月

正月庚辰朔 戊申申初雨水
二月庚戌朔 戊寅申正春分
三月己卯朔
四月己酉朔 卯初穀雨
五月戊寅朔 庚辰卯正小滿
六月戊申朔 辛亥申初夏至
閏月丁丑朔 癸未正月大暑
七月丙午朔 甲寅辰正處暑
八月丙子朔 乙酉寅正秋分
九月乙巳朔 乙卯午正霜降
十月乙亥朔 乙酉辰正小雪
十一月甲辰朔 甲寅戌正冬至
十二月甲戌朔 甲申卯正大寒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
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
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
産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
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
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
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
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

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
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
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
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
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
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而駕焉
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
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
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
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

二

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
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
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
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
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
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
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
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
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
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

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
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
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
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
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
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
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
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辨義楚圍此來原為聘于鄭娶于豐氏而遂會于虢以尋宋之
盟不過欲詐晉而駕焉以再得其志故令讀舊書加牲上而已

三

然晉受王命為侯伯豈楚所敢先豈武所敢讓故會虢先晉所
以正中外之防非賢趙武有信而先晉也仍讀舊書則不足言
盟矣夫武豈不知先楚之可恥然前已忍恥為之雖祁午極言
必欲堅守宋盟之信正欲掩護先楚之失所謂小人之過必文
者也且武相晉七年其再合諸侯也夷儀之會則娶崔杼弒君
之賂澶淵之會則奪衛邑以與孫氏囚衛君而納衛姬其三合
大夫也以弭兵會于宋而先楚以宋災會澶淵而無歸此會又
讀舊書而先楚凡皆賊仁賊信之尤者也淳于之城不恤宗周
之闕以棄諸姬諸侯怨之何令名之有至於秦晉為成及齊侯
白狄朝晉尚事耳而張之曰平亂寧夏尤屬與世盜名經其

詐爲仁自矜爲信取譽引詩大言不慙豈非色取行違居之
疑者乎讀者察之庶不爲公穀左之浮言所惑矣圍雖強暴衆
心賊惡故交口譏評但其言有道有婉有謹有排于以譎言以
知物亦自有見能合左師之言則以同流合汙閉能媚於世爲
保家之術者也

三月取鄆

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
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爲
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
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

四

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
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
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
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
有是四者人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
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汙
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
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　可謂
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
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

之命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
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
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
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
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
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
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一段令
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
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強其可哉雖可不
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強以克弱而安之強不義也不義而強其

五

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強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
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
終夫以強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二段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
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
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
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趙孟辭私于子產曰武請于冢宰矣乃
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
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
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

吠彤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
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三段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
穎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
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
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
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其趙孟
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
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
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四段 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
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

六

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于外一旦於是庸何
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五段
辨義經但以三月取鄆絜其綱而傳文敘事極詳皆經所取義
也先聲明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所以著取鄆以利私
家非歸公室雖叔孫在會不顧也再聲明樂桓子相趙文子欲
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及求貨弗與直援趙孟罪之所以明欲
欲為叔孫請先使斛藉以求貨見求貨不遂因藉以沽名而為
請諸楚使求賂之惡名歸斛勸忠之美名歸己機變之巧也然
叔孫之能可免而取鄆之罪當究今自疆場之邑以下亦勸之

弗與知莒之疆事此非求免叔孫乃出脫季孫蓋季孫以求
隱庇也自古聖王之大法莫如封建今謂王伯之令猶不可壹
虞夏商周之盛皆有強侯肆暴誣甚矣又謂自無令〻諸侯主
盟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然則主齊盟者所辯
何事乎又謂吳濮有釁楚豈顧盟是其後滅賴滅陳滅蔡楚之
小國蔑陵北方皆武教孫升木也凡此口給豈惟巧言亂德抑
亦邪說誣民矣陸沈中原必此人趙武似之楚圍賦大明首章
武知其自以為王而為賦小宛二章是以彼昏不知指抑數以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勉楚圍明勸以篡逆何用心之險也享欲
一獻晏喜賦詩將以觀清儉風雅之譽然飲酒樂而曰吾不復

七

此是不敢任而張則大耋之嗟乃日昃之離也再紀劉定公所
譏則傳之卻武不甚著明于終敘叔孫之歸申明取鄆由季孫
賈欲贏而惡囂一語直揭季孫之隱凡此皆經所取義所謂見
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音斟即針又音箝 詩子車鍼虎
傳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
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鍼 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
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
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
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

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于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辨義書秦伯之弟鍼罪鍼也秦景在位三十六年鍼恃父寵如二君于景其不弟不臣較無知之衣服禮秩如嫡又有甚焉使景果不能容鍼何故在位年久未見裁抑而誅逐之蓋其母愛鍼之驕奢日益無度故以不去懼選警言之使鍼聞母訓知懼知悔痛自貶損以盡弟道景必不責之顧慮不出此辟兄離母出奔仇國其罪大矣觀其有車千乘終事八反驕奢氣習毫未悛改但其本心之明亦知若能少此何以得見故女叔齊以知過許之且鍼為人臣人弟直以無道曰君無禮極矣又謂歸待嗣君又云鮮不五稔禦禍極矣公穀左以為罪秦伯而胡傳從之故特據本傳叙事以辨之趙孟聞言無道而問其亡又問幾何又云誰能待五何幸災之至於此極哉又按鍼以千里之地舍其車設為自雍及絳之象若指為實事雍絳相去千里安能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杜林兩注皆誤

八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莊公穿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即大原）

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辨義孟子曰我善為戰我善為陳大罪也此毀車崇卒之始故書晉荀吳帥師以惡之惡始作俑也斬嬖以徇盛尊命賤嗣是由戰國以及秦漢踵而日甚矣趙氏恒曰彼徒我車自古而然晉嘗數敗羣狄於魯亦然何至是而毀車用卒以取勝也蓋徒便侵軼車勢遲重若平原曠野以我遲重遇其奔突宜矣今所遇阨宜步而不宜車也故以什共車古以十士共一車之地而與敵鬬勇者勝故曰必克困諸阨言因其阨而困之用奇設伏智者勝故曰又克然非用卒不可也故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向者每乘三人五乘為十五人今伍人為伍三五一十五也此言用卒之法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相離者布陳使相遠也司馬法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皆准車數多少為兵今雖用卒[illegible]

九

陣之名也此言布陣之法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傳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辨義當是時亂臣賊子接跡於世其君之廢立不但不由王命并不由父命如冢州舍去疾立展輿既又廢之展輿遂因國人弑父以立設羣公子於此時誅展輿以立去疾庶得其正乃聽展輿自立而去疾奔齊今怨展輿奪秩乃召去疾于齊由是去疾藉公子鉏之力自齊入于莒展輿出奔吳展輿既不盾弑君之誅去疾亦不得為繼父之正據事直書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之亂象皆見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

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辨義春既取鄆秋遂乘亂疆田帥師者儆其土疆藉我師我旅以經營之也此由弱國桐臣既因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則魯之強臣肆其不奪不饜之欲者遂如盜賊公行於白晝而無忌矣叔弓公室之臣而為權門役故書以罪之

葬邾悼公

辨義邾君書葬始此權臣當國卑公室以結鄰好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傳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犫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

去其國強御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毋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即位薳罷為令尹薳啓彊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辨義以疾卒來赴魯史書之經亦仍之惟聯書楚公子比出奔晉以見義所以著楚圍強暴弑立書以哀弱受其赴而不敢問其由晉以霸主受其奔而不敢詰其罪蓋大國豺狼小國狐兔率天下而禽獸未有若此時之甚者也試觀晉餼百人仕討

楚之爲匹鄭聘立君惟晉諸侯之以合則將事可知矣

附傳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于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于吳將行子南子產咨于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十二

辨義此鄭殺公孫黑之前案族大寵多之象如見焉抑有此可扶蘇之詩亦女自擇婿所作子晳盛飾即子都之孤子南戎服即子充之類蓋習染成風久矣子南已先聘故曰夫也壯以大夫解之則與夫夫婦婦謂順之意不相貫矣子晳雖懷奪妻之心未行奪妻之事而子南兵其從兄子產謂直鈞幼賤有罪顧爲平允大叔之言亦順理薰隧原屬私盟故子產弗討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illegible]

十三

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毋乃
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
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
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
其毋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
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
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
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
之　一段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

十四

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
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
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乎有煩手
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
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
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
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
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
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
對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于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

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
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
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
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
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二段
辨義問子產求醫和為晉侯有疾也今叔向聞子產之言別問
鄭故趙孟聞醫和之言急問良臣竟忘君疾之病其心大可誅
矣子產醫和所言皆可傳述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庚戌
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十五

辨義杜注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朔前傳
言十二月月誤今推得十一月甲辰朔六日己酉七日庚戌此
傳附於經文十一月己酉後則晉既烝是追紀十月事左氏以
周之十月建酉不得烝祭故改十二月蓋其屬辭每如此趙武
相晉八年進君之惡毫無狀書經傳所紀歷歷可據醫和曰國
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
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
以云明責武無能改于君德而尸位也用作趙孟史贊可謂定
評當與劉子譏其神怠民叛何以能久合觀之
歲次辛酉

正月甲辰朔癸丑亥初雨水
二月癸酉朔癸未亥正春分
三月癸卯朔甲寅午初穀雨
四月癸酉朔乙酉午正小滿
五月壬寅朔丙辰戌正夏至
六月壬申朔戊子辰正大暑
七月辛丑朔己未未正處暑
八月辛未朔庚寅巳正秋分
九月庚子朔庚申酉正霜降
十月己巳朔庚寅未正小雪
十一月己亥朔庚申丑正冬至
十二月戊辰朔己丑午正大寒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十六

辨義當是時晉政多門主柄浸移凡爲政者先務與列邦之權臣相結今韓起來聘晉侯使之也其告爲政而來亦前此所無乃起之自示謙沖故傳加且字以著之左注曰禮也誤已享晏於季氏封殖嘉樹無忘角弓遂以甘棠諂佞儀能封殖奚益季之結於韓自此始矣晏享賦詩是文勝習氣韓氏人品頗優於趙孟然而矜識鑒詡文采習爲謙以要時譽則大畧相似晏子稱爲君子與後進於禮樂之君子同

夏叔弓如晉

傳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于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十七

辨義起來聘以通嗣君故叔弓報之起謙故弓益謙辭郊勞辭致館恭不近禮也忠信禮之器卑讓禮之宗誠哉是言矣然以辭不忘國爲忠信出言先國後己爲卑讓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叔向之言色多致飾于外故其取人亦以飾外此又假不歸惡知其非有之流毒春秋懼之請傳者察之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

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
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
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
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
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
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辨義稱國以殺正國法也或以因疾爲嫉夫強暴不臣之人將
作亂而疾作天棄之也數其罪而殺之春秋何惡于鄭伯乎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傳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至少姜少姜有寵于
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
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一段 晉少姜卒公如
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
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于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
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
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
印段如晉弔
辨義寵妾之喪季孫致服猶為恥辱況公乎據事直書讀傳曰
見其失晉平以近女生疾至於公可為叔向不諫而少姜而言
陳無宇韓起先為納幣其子須為逆女皆其臣從之者也

十八

歲次壬戌
正月戊戌朔 己未寅正雨水
二月丁卯朔 己丑寅正春分
三月丁酉朔 己未酉初穀雨
四月丙寅朔 庚寅酉初小滿
五月丙申朔 壬戌丑正夏至
六月丙寅朔 癸巳未初大暑
七月乙未朔 甲子戌正處暑
閏月乙丑朔
八月甲午朔 乙未申正秋分
九月甲子朔 丙寅子正霜降
十月癸巳朔 乙未戌正小雪
十一月癸亥朔 乙丑辰正冬至
十二月壬辰朔 甲午酉正大寒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悼公寧立

傳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傳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
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
從之
辨義杜注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蓋當時魯之公室日卑季孫
前此欲魯視邾滕卑公室也上年始會邾葬今使卿共滕葬其
志將使公室浸降為小國則將來不為陳恆海上之遷即為晉
卿三分之計豈但使昭為魯郊哉有公利無私忌惠伯知禮賢
於叔弓懿伯之忌忌日也杜注以仇誤懿伯弓父於〃故稱叔父

秋小邾子來朝

十九

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辨義邾滕既會葬加厚而獨欲卑小邾忌其來朝以張公室也比事書之讀傳而經旨見矣

八月大雩

傳八月大雩旱也

冬大雨雹

辨義解合下

北燕伯款出奔齊

傳齊侯田于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辨義傳紀齊放盧蒲嫳于北燕叙北燕伯奔齊是所稱外嬖即盧蒲嫳盖簡公多嬖寵故嫳甫放于燕即得寵為外嬖其欲去諸大夫以立寵人嫳與其謀故諸大夫比以殺之簡公懼而奔齊以殺嫳所放之人告齊求容納之也北燕伯出奔與鄭伯突迫於祭仲而出奔情形相同故書法亦同

二十

附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于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辨義鄭役於晉如此他國可知晉臣之言如此晉之時事可知當與下諸傳合參之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于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

二一

國賜之内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
嘉之 一段 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
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
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
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
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
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
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
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二段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

二二

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
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
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
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將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
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
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三段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
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臣之先臣容焉
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
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

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
既以告于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
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
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
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
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
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四段追叙
辭義齊亦服役于晉如此晉之時尹其公室日下如此唐人
詩曰樹樹皆秋色山山惟落暉春秋之季似之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

二三

之以策曰子豐有勞于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
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于晉猶荷其祿況
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初縣州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
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
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
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
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
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
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
爲其復取之之故

辨義左以仁言利溥贊宣子雖曰沒以夸尚無大謬以為卑禮禄贊伯石則惜極矣蒼傳詳序范趙韓皆欲州而於末申明豈氏哉主韓氏伯石獲州由宣子請之爲將來復取之計可見伯石謬爲恭敬亦宣子授意使以此說之旨僕因可借此爲之請州豈伯石能爲禮乎范趙韓在當時皆晉卿之有譽者讀此傳皆可知鄙夫也惟其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故有譽也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辨義晉平有疾由惑於女蠱韓起再如齊逆女是逢君之欲以益之蠱也其聞更女欺晉之言而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則前此之告爲政而來見欲藉此昏齊昌之寵臣相與說豈結黨其機心亦直露矣田蘇稱其好仁色取也

二四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于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辨義韓起聞鄭朝楚之請不稱晉君之命以對而聞伯叔向以在楚猶在晉答之蓋事權在手但欲巳之專晉不復憂晉之失過也楚享鄭伯賦吉日以田則江南之夢居然天子之所鄭伯具田備以從居然遂率左右以燕天子矣

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二五

辨義齊桓晉文之霸諸侯以尊周壤夷爲事故天下賴以扶持浸淫至於此時魯爲季氏所專志卑公室其義既見於經矣此上附傳七條又以著齊晉皆爲強臣所据所重不在盟主而楚威遂獨張此時事之變極於大壞者也讀者細察乎此則此後經傳所載可瞭然見其取義之意矣

歲次癸亥

正月壬戌朔 甲子巳 初雨水　七月己未朔 庚午 丑正 辰昏
二月辛卯朔 甲午巳 初春分　八月己丑朔 庚子 亥正秋分
三月辛酉朔 甲子 亥正穀雨　九月戊午朔 辛未 卯正 霜降

四月辛卯朔乙未夜子初小滿　十月戊子朔辛丑丑正小雪
五月庚申朔丁卯辰正夏至　十一月戊午朔庚午未正冬至
六月庚寅朔戊戌戌初大暑　十二月丁亥朔庚子子正大寒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傳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

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雜義申豐所論藏冰用冰之道退是勤農周禮但鄭云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則所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豈區區藏冰得道所能致哉當若晦曰季氏專國有無君之志人道乖戾干犯陰陽故今春之間大雨雹若再時晉人申豐區區以不藏冰為咎可謂矯誣上天矣劉原父曰此之為人姦佞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歸之藏冰欲以謟媚強臣抹殺災異此與張禹谷永何異兩說皆得之正月三之日納于凌陰時也又按十二月中日躔元枵之次為子宮是謂北陸三月中日躔大梁之次為酉宮是謂西陸皆參日之躔次而言不指所在之宿杜氏釋例北陸虛西陸昴出其不曉恒星有歲差也西陸朝覿謂日初出時昴風日四之日其蚤是也三月初尚屬四陽杜注奎星朝見東方尤謬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于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于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于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

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
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
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
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
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
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
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
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
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 一段 楚子問于子產曰晉其許
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

二八

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
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
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于齊而親于晉唯是不來
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
曰求逞于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二段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
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
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
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
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
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

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
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
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
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王使椒舉侍
于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
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
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于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
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
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
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

二九

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
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
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
興
辨義申之會楚始合十三國而為之主蓋晉楚之從交相見成
于趙武命諸侯在楚猶在晉成又韓起令楚來求討侯司馬侯
更以晉楚唯天所相贊之晉平淫溺志安能不許於是紘立
汪悖之楚圍遂朝諸侯合中外偕然以六王二公自為是三侍
固備三殆然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大夫多求莫匡其君竟霸世
修之霸政委之於楚失德已極而曰修德以待其歸何乃言如

舊顏之厚也請召即使爲女又何忝庸已甚也向戌獻公合諸
侯之禮子産獻伯子男會公之禮顏爲得體以其不主楚也楚
圍多汰椒舉告以愼禮勝於晉而然猶以後至不見宋佐以吳
也誣執徐子無非求逞於人以快志也人而不仁如禮何哉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
殺之遂滅賴

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
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
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
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

三十

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
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
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
于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
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鬭韋龜
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
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
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辨義會申之後率八國伐吳與晉畢諸侯伐秦相似報私怨也
齊慶封有可殺之罪然楚圍執殺之是以慶封殺慶封耳賴何
罪而滅之故以遂書言凶人逞志横行罪不相及而連及之也
在楚圍之肆惡天固欲盈其貫然使之逞其心厚其毒非晉貫
棄覇職以縱之歟甲申七月二十六日傳八月衍文

九月取鄫

傳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辨義前此魯欲屬鄫而莒滅之今莒不撫鄫鄫叛而來故以取
書如物自來而攘之也此時公室四分則取鄫者季氏耳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

三一

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
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
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子曰魯以先子
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
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
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
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
于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于丘
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强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
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

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〻賓出
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强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公
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仲叔
孫曰何爲曰不見旣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逐之奔齊
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〻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
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
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
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
于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
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

三二

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
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
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
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
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
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雅義豹之初生有讒人名牛之卜既長卑不聞之在齊生子有
號牛助于之夢〻與卜協何竟〻〻之夫豹猶其兄縱淫禍國而
去齊又自毀本心庚宗野合人有寵而妖興是自作孼不可活
也庚宗不亂猶必免于牛禍

附傳鄭子産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爲蠆尾以令
于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産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
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
子作法于凉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
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
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雅義作丘賦殆與作丘甲相似亦廹于時事加賦以濟急然大
反惠義之道渾罕譏其偪而無法極當重賦怨于禮義非爲善
也是謂不度豈可不改不恤人言侫口甚於子路

三三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箴
尹宜咎城鍾離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
生罷賴之師
雅義此伐吳拔賴之後桒申無宇謂楚禍之首者是也
歲次甲子
正月丁巳朔 己巳申初雨水　七月甲寅朔 乙亥辰初處暑
二月丁亥朔 己亥申初春分　八月甲申朔 丙午寅正秋分
三月丙辰朔 庚午寅正穀雨　九月癸丑朔 丙子〻正霜降
四月丙戌朔 辛丑卯初小滿　十月壬午朔 丙午辰正小雪
五月乙卯朔 壬申未正夏至　十一月壬子朔 乙亥戌正冬至

六月乙酉朔甲辰丑初大暑　十二月壬午朔乙巳卯正一小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毁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毁中軍旣毁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毁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于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旣葬而

三四

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當亦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辨義舍毁棄也前作三軍中軍屬公室今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則公室無尺土一民矣此如强奴析分主之家産收其租入私其佃戶但歲酬所入獻于主以給食用使穆叔尚在必不至此故傳詳其家亂之事以惜之觀南遺言叔厚季薄此傳之大意可見矣毁於施氏成諸臧氏醬二氏黨季之罪也

三五

楚殺其大夫屈申

傳楚子以屈申爲貳于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氾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産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

辨義屈申無貳吳之事而以猜忌殺之猶夫自剪其股肱則凶禍隨之矣楚暴横晉昏懦鄭日不暇給讀傳皆可見

公如晉

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
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
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
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
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
于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
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三六

傳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莒人愬于晉晉
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
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毋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
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
諸蚡泉莒未陳也

辨義昭公之賢於禮女叔齊所譏從爲明切汪德[illegible]曰昭公如
晉凡七至晉而見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得善往返
然以莒人之愬幾不免於辱家則堂曰庶其牟夷知莒之盜也
季孫宿魯之盜也襄二十一年公如晉庶其以地來奔季孫納
之今公如晉在行牟夷復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季氏下魯君
之出招納邾莒之叛人叛邑以爲私有不曰魯之內盜可乎襄
公如楚還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人以告公懼不敢入幾欲適
諸侯今公在晉而宿所爲復爾然置其君於陷穽莒獲之也將
使晉人執之而已得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逐君之謀實兆於宿
矣鄭師山曰晉人方以納牟夷之故欲止公而叔弓又敗莒師
不顧覇討以成君禍事而觀罪可知矣三說皆確叔弓阿附
季氏亦公室之罪人也故經屢著之

秦伯卒

傳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辨義后子復歸傳在伐吳後今附經

三七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
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
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于
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
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
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
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
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
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

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
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
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
于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
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
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
巢薳啓疆待命于雩婁○禮也
辭義楚圖得志未逞於人春秋書此著其凶人爲惡雖日不足
也君執虜師之使聞有報志而弗殺色厲內荏其氣餒也懼吳
而使沈尹射薳啓疆各待命于境何禮之有越始見於經稱人

三八

若大夫會師也王綱既墜覇職亦廢屬在四裔皆思逞亂故晉
通吳以制楚楚又通越以制吳而兵連禍結天下日益無邦矣
請從事自見
附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
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
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愼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
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
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
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
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

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
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
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
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
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
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
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
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
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

三九

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
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
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
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
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
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
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
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
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
諸圉辭不敢見禮也

辨義凶人汰侈必欲求逞於人故以恥人為得志使無道啓疆之諫彼以起為閽肸為司宮豈敢向秦吾舅甥云云所能與其其穗啓疆之諫非聖王務行禮云云所能登其聽也全賴張皇晉之威勢能使氣奪神沮易所謂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而不威不懲者也

鄭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辨義能用善人民之主汰侈已甚身之災害至言也

歲次乙丑 應閏　月　而閏六月

正月辛亥朔 甲戌亥初雨水
二月辛巳朔 甲辰亥初春分
三月庚戌朔 乙亥巳正穀雨
四月庚辰朔 丙午午初小滿
五月庚戌朔 丁丑戌正夏至
六月己卯朔
閏月己酉朔 辰初大暑
七月戊寅朔 庚辰未初處暑
八月戊申朔 辛亥巳正秋分
九月丁丑朔 辛巳酉正霜降
十月丁未朔 辛亥未初小雪
十一月丙子朔 辛巳丑正冬至
十二月丙午朔 庚戌午正大寒

四十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平公立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葬秦景公

傳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辨義秦書葬始此魯東諸侯也前此不會秦葬今季氏僭國欲結好大邦始遣大夫如秦共葬事故傳特表之

夏季孫宿如晉

傳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辨義季孫專魯招納叛亡陷君於罪霸主所宜討也前因莒愬欲止公今宿如晉拜莒田是晉不討其受叛人且聽其取叛邑溺職甚矣又且享有加籩以寵之宿亦安得不肆行無忌哉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宿之本情見矣以魯之上卿託於晉之下隸巧言令色足恭而已矣晉人乃以為知禮孔子嘗謂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觀晉人可見

四一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徵之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于左師左師曰女

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
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辨義胡傳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座而父子之恩絕逆華合比
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亡國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
亡秦信共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
鑒覆車之轍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家則堂曰伊
戾與柳所以譖太子與右師皆坎用牲埋書以售其險詐先後
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戌之比伊戾適以相似而平公
不知悟也嗟夫閹宦禍人國家必外廷臣與之合而其譖乃售
伊柳戌亥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戒哉今按春秋之作彰往

而察來以上兩說極得見諸行事深切著明之旨彼拘拘釋經
字以求義者亦可以悟矣戌知宗子維城而比伊戾以殺太子
是自戕本心之明也於此獨責亥之比柳無祇甚矣

秋九月大雩

傳秋九月大雩旱也

辨義此年閏六月而九月大雩是甚而來年不能抑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
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
于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于薳洩而殺之

辨義無故執徐聘使而伐之又怒吳救徐而伐之於是啓吳所
敗已喪棄疾又枉殺薳洩是自為其敗也書伐吳以著其要
求逞於人者必不能得其志而祇以來禍也

冬叔弓如楚

傳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辨義趙木訥曰諸侯兩事晉楚季孫宿如晉則不得不以叔弓
如楚今按楚虔肆惡如火燎原無端疑徐之貳吳叛楚而伐之
況聘娶於吳楚所疑忌今楚妻不競於吳蔽因聘而弔敗將以
釋楚之疑而不知適以啓楚之侮遷啓疆來召釁動於此矣

齊侯伐北燕

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
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
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辨義是時晉霸不競齊本耆霸之後使景公有志修職則伐北
燕以納簡公亦是義舉惜其貪賂無信大事不成故書以譏之

讀下經傳自見

附傳二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于子今
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
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
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

忠舉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強斷之以
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
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並有爭心以徵于
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
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
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盡（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
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
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
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
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

四四

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
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六月丙戌鄭災
辨義叔向之論甚正自子產自謂救世其意與救時相豈易得
然蓋世苟且之法皆救時而相習之子產於此不能離其
咎矣周將火以建未之月昏見午位丙戌六月八日
楚公子棄疾如晉韓穀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
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
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
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
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

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
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
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
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
逆之
辨義棄疾市德與宋公子鮑大意相似入田樵樹采蓺抽屋強
匄　棄疾始禁之且誓之則前此使客所過如遭盜劫可知矣抽
屋強匄之威尤可怖也
歲次丙寅
正月乙亥朔 庚寅 丑 正 雨水　七月癸酉朔 乙酉 戌 初 處暑

四五

二月乙巳朔 庚戌 寅 初 春分　八月壬寅朔 丙辰 申 正 秋分
三月甲戌朔 庚辰 申 正 穀雨　九月辛未朔 丙戌 夜子 初 霜降
四月甲辰朔 辛亥 酉 初 小滿　十月辛丑朔 丙辰 戌 初 小雪
五、甲戌朔 癸未 丑 正 夏至　十一月辛未朔 丙戌 辰 初 冬至
六月癸卯朔 甲寅 未 初 大暑　十二月庚子朔 乙卯 酉 正 大寒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
辨義暨與也前此魯以偪于齊不敢會于申今齊侯遠伐北燕
亦慮魯之乘虛侵擾故魯暨齊平由齊求之昔齊桓將伐山戎
先與僖遇于魯濟此平蓋亦倣傚之

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
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
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辨義癸巳正月十九日虢燕地此傳當接代北燕暨齊平傳合
讀之齊侯以十二月啓行齊人以正月暨魯平是月癸巳齊侯
次于虢而燕人行成自稱知罪若能聲明大義曉告燕之臣民
使奉舊主自新以圖後效豈不名正言順顧乃貪賂受姬不
克而還爲足以振前人之覇業乎

三月公如楚

傳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
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
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于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
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
非　王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
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
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
人于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
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
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毋乃

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
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
之一段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彊曰臣能
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
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
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
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于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
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
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
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
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
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
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
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
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
及楚不能答郊勞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
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
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
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辨義不仁而自恭若孰如楚虔然能赦無宇之匿亦未嘗不可
與言也薳啓疆前此諫其君之耻晉而於此獨爲之召公是晉
强則畏往遺之禽魯弱則因而逞君之惡所謂賊其君者也昭
公闇弱安得不聞召即往如楚已辱失儀納侮則尤辱季氏當
國乃使不能荅郊勞之僖子爲介强臣之不忌君極矣盖前此
弔賂啓疆已窺其庸闇故傳紀逆新臺之享長鬣之相既好以
大屈啓疆嚇而反之所以著楚人玩弄公於股掌之上也
叔孫婼如齊涖盟
辨義正月暨齊平至是使婼如齊涖盟盖齊以君出伐燕未平
於魯魯亦以君出如楚涖盟于齊皆内猜而外爲好者也

四八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傳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
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
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
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
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
曰因民三曰從時
辨義此年三月二十三日丙申立夏四月日食乃通分未至而
又正陽之月也衛地豕韋于辰爲亥魯地降婁于辰爲戌去如
皆往也月建癸巳巳衛亥故曰去衛地日建甲辰辰衛戌故曰
如魯地月建所主者大日建所主者小故曰衛大魯小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子靈公元立
傳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
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
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况遠人誰
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絶諸侯也獻子以告
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侯惡且喪于周且
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
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辨義晉人此舉差强人意但皆柄臣專之未嘗請命於君也王

四九

室追命與魯桓相似或因傳有齊惡與君同名生王父名子之
說不過因事旁及與經義無涉然安知非一爲善惡之惡一爲
好惡之惡字同而音義異耶
九月公至自楚
傳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
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
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
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
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
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

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没必屬說與何忌
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
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
可則效已矣
辨義、三月公如楚九月至所以著強臣擅國將棄君於楚而公
幸免也孟僖子卒於昭二十四年將死屬其子師事仲尼是後
事仲尼稱其能補過蓋聞其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而言非謂
屬子師已也夫子當此年十七懿子敬叔尚未生史記以僖子
死屬此年誤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子意如立

傳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
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
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瘁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
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
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辨義、家則堂曰自季友及行父雖專魯相猶無悖於臣節至於
宿乘主幼遂兵權伐國取地以自私襄公幾為所逐自後世言
司馬懿其人也至昭師遂移宗社意如逐君宿所命也其魯之
大盜歟此論甚正十二辰通稱日號故曰配日注謂子丑亦甲
乙誤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
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
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
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
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
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
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
也將不列于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
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于夢武王所
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
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
癸亥葬衛襄公
辨義、立嗣不由君命而成子專之與魯季孫何異但其決于夢
卜志在擇賢與宿因禍之不度而立之以為己利用意不同且
衛之公室不分亦愈於魯比事觀之可見
附傳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
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
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
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

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事在今

辨義季孫專魯難庇於晉故晉人來治杞治田知宿不敢不順也宿遂東孟孫從公在楚而季成以應晉命又恐開罪取成於杞何用心之險彼至此也故傳特表之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

五二

產爲豐施歸州田于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于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于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于樂大心

辨義晉侯之疾不可爲子產醫和前已言之確鑿雖苟延至言其勢必有加無瘳與黃熊何渉子產不敢拂其問故舉夏郊以對祀鯀有間適然耳何益於死哉州田賜豐氏韓取原爲復取之故今子產歸之一日不敢以聞于君私致諸子再曰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再曰吾子取州是免敝邑于戾而建置豐氏語語中款於是受而告君知君必以與之而復取之計遂矣以易原縣虛辭實取機變之巧也凡傳文序事雖習見至隱盡而不汙讀者察之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

五三

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于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辨義子產魂魄之說實有其理然凶人不終天之命也沒以罪

強死肆為滛厲卽立後以撫之與賞姦何異況子產自書國鈞
爲厲所爲與長強傑何異大抵子產雖賢不能無迎卽如匃碩
房杜宋稱𦒿范豈能有美無疵故作五賦鑄書刑與此之闓說
取媚皆僑之稗政孟子嘗譏其乘輿濟人每人而說之曰亦不
足亦此類也傳文得失備紀正欲讀者知所裁擇而取舍焉如
亦以爲志其美斯不善讀傳矣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
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于子產子產曰君之
羇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
罪降古之制也朔于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
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
也使從嬖大夫
辨義罕朔殺人逃叛死晉爲羇主宜執而罪之或歸諸鄭聽其自
行處置而乃問位於鄭脅柩矣子產所答亦甚明晓但不敢聲
義以忤其意耳宣子反以爲敏使從嬖大夫是晉自甘爲逋逃
主何以主盟哉
單獻公棄親用羇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辨義棄親用羇信有罪矣殺獻立成何横也甚於罕朔矣世族
怙寵作亂王室皆然何惑于鹿國不振哉故並紀之
歲次丁卯

正月庚午朔乙酉辰正雨水　七月丁卯朔辛卯丑初處暑
二月己亥朔乙午巳初春分　八月丁酉朔辛酉亥正秋分
三月己巳朔乙酉亥正穀雨　九月丙寅朔壬辰卯初霜降
四月己亥朔丙辰夜子初小滿　十月丙申朔壬戌丑初小雪
五月戊辰朔戊子辰正夏至　十一月乙丑朔辛卯未初冬至
六月戊戌朔己未戌初大暑　十二月乙未朔庚申夜子初大寒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
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
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
哀公縊
辨義孫明復曰留庶孽也偃師冢嗣也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
社之重殺冢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皆招之由也故曰陳侯之
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甚招之惡也許松老曰陳哀寵其庶子
貣以強幹而濟之權以軋太子至於亂作躬受其禍惟其溺愛
法不勝私也嚴啓隆曰因偃師之變志而卒是哀雖寵留非有
殺偃師之志也偃師殺而哀始痛求死無地矣哀之愚不亦甚
哉合此三說經旨備矣甲申三月十六日辛丑四月三日傳辛
亥十三日當從經
叔弓如晉

傳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
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
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辨義可弔又賀其言是矣然晉之諸卿於其君之淫溺無後憂
無一言救正而諸侯偶有不朝不聘且詞責之以長其君之驕
甚矣其自相蒙也奈何誚人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
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辨義留以嬖寵屬於招而招殺世子以立留是留與知乎殺兄
五六
致其父羣憤自縊不孝不弟乃陳之賊子也今陳赴于楚且告
有立君是留自立為君遣人赴告而干徵師受命以往乃賊黨
也書曰陳行人者其為賊子竊國者之所使也楚因公子勝之
愬執而殺之宜矣乃稱楚人與書楚人殺陳夏徵舒義同著楚
虔但欲因陳亂以取其國非真為陳討賊黨也留懼誅出奔于
鄭書曰陳公子著其為招寵奪立之庶孽不成其為君也
秋蒐于紅
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辨義公車千乘魯賦之舊也今賦歸三家其蒐之紅者曰昔此代
實則睥睨田獵以為樂故自根牟至于商衛即虎無虞之縱使
恭公以往不過娛以從禽而兵權不在焉故經不書公魯人獵
較殆權與於此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傳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
辨義留既奔鄭招自知罪大畏誅歸罪於過而殺之經書陳人
殺其大夫公子過者過以貴戚之卿黨招作亂覆其宗社國人
皆曰可殺殺之以伸國討宜也不稱招殺者招為首惡豈可聽
其歸罪于過以求末減哉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五七
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
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
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戍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
諂侍飲酒于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
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 一段 晉侯問于
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臣顓頊之族也
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
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
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
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辨義楚滅陳特紀晉侯之問著其賊主覇盟坐視不救也并紀史趙之對爲陳復封之案與嬖主來與之嬖者閔陳之殺輿臣殺輿玉以殉葬杜注盖誤十月無壬午當從傳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辨義陳既滅矣執公子招放之于越縱大惡也孔奐其公孫孔寧之嗣與前此封陳而納孔寧于陳所以樹楚之黨今既滅陳置守而殺孔奐所以除楚之害

葬陳哀公

辨義楚滅陳而魯畏楚留不會陳葬明矣孰葬陳哀公杜注袁克葬之其先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馬玉既葬又請

五八

私于幄加絰于顙而逃夫陳之宗社滅亡親貴諸臣皆無伏節守義者克以輿嬖之賤獨硜硜抱其〻〻馬懃主之誠冒死葬之請私以盡報君之義加絰而逃以守不臣楚之節以視奴顔婢膝忘故主而邀新恩者不亦賢哉臣子葬君父例不書名故書于陳滅之後而先錄克營葬之事於傳表微以垂訓也

附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辨義引詩不通盖左氏所增註小書別之本文乃成理可誦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于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于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

五九

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辨義齊晉皆覇者之從而諸侯所宗也今晉平崇侈以棄其民而六卿乃益張齊卿兼室以弱其親而陳氏乃益盛是不唯王靈愈熄而霸統亦絶則天下汹汹如滔彼舟流莫知所屆矣故於僖沈事紀之所以示也

歲次戊辰

正月甲子朔 庚寅未正雨水
二月甲午朔 庚申申初春分
三月癸亥朔 辛卯寅正穀雨
七月辛卯朔 丙申辰初處暑
八月辛酉朔 丁卯寅正秋分
九月庚寅朔 丁酉午初霜降

閏月癸巳朔
四月壬戌朔 卯初小滿
五月壬辰朔 癸巳未正夏至
六月壬戌朔 乙丑丑初大暑
十月己未朔 丁卯辰初小雪
十一月己丑朔 丙申戌初冬至
十二月戊午朔 丙寅卯初大寒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
辯義許茗老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
大夫會之今當按是時天下幾不知有晉霸矣
許遷于夷
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
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
遷方城外人于許
辯義汪德輔曰夷一名城父本陳地楚滅陳遂遷許於此程時
叔曰王綱不振諸侯吞噬不安厥居至於再遷雖許男不能治
其國家然可以觀世變矣今按楚虔會暴既滅陳即遷許儼然
遷甘並吞諸夏建置諸侯之志蓋許遷而鄭且及之矣
夏四月陳災
傳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二十五年而遂亡
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
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

六十

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二十五年
辯義公穀皆訓春秋存陳竊謂楚滅陳而封穿封戌為陳公則
國號未改今災當其地不書陳災何以書之鄭裨竈曰今火出
而火陳逐楚而建陳竊謂楚虔躬負大逆而肆暴滅陳以封戌
乃天命所不佑故降災以逐之火出于周為五月此千周三月
節却而前故四月火出
秋仲孫貜如齊
傳孟僖子如齊殷聘也禮
辯義此著齊魯復通為後事之案禮也兩字左氏所注
冬築郎囿
傳冬築郎囿時也書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辯義桓四年公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復築郎以為
囿將以為游觀之地平子欲其速成可見意如逢其君以耳目
之娛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昭子所言深切著明
附傳辯義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
詹伯桓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
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
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
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

六一

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辨義此傳敘述王辭即泰之上六所謂城復于隍自邑告命而貞吝者也然而晉人之遜不可追矣叔向所言罪人之罹供也夫殆楚則親婚之宗周則暴滅之爾故民效毋惑乎三分晉室之師隨其後也蓋周末亡而晉先滅矣

六二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辨義孔子曰君使臣以禮傳文紀晉平之荒湛而不此亦可想見先王禮臣之大畧不實識小屠蒯之類乎

歲次乙巳

正月戊子朔　乙未戊　正雨水
二月戊午朔　乙丑亥　初春分
三月丁亥朔　丙申巳　正穀雨
四月丙辰朔　丁卯午　初小滿
五月丙戌朔　戊戌戌　正夏至
六月乙卯朔　庚午辰　初大暑
七月乙酉朔　辛丑未　初處暑
八月甲寅朔　壬申巳　初秋分
九月甲申朔　壬寅酉　初霜降
十月癸丑朔　壬申未　初小雪
十一月癸未朔　壬寅丑　正冬至
十二月癸丑朔　辛未午　初大寒

六三

十年春王正月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辨義戊子正月朔日而曰星斯於是乎出是星以戊子朔出乎也傳文不繫戊子者星以戊子出不自戊子止正月昏然不得專繫戊子也正月建寅七月建申寅衝申晉之分野也故曰天以七紀與七日來復義同餘詳首卷

夏晉欒施來奔

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内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辨義欒高多怨則告陳鮑者怨家構陷之也欒高之罪莫大於不與陳鮑之兵伐而恃強伐君然子旗不免晏子預憂之春秋

六四

書此正以著欒施出奔陳氏始大而大公之祀岌岌矣桓子惑蘊利生孽之言舍邑散財以收拾人心真盜國之雄也欒高之禍由信内多怨齊家者省之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辨義陳止齋曰始作三軍時公室為中軍及其舍中軍而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則中軍盡歸季氏故叔弓為季氏貳季氏并公室為二軍也末書仲孫貜仲氏之一軍也不及叔孫仲孫附季昭子不附季也夫齊魯皆周初分封之望國欒施出奔陳氏始大而大公將不祀季孫伐莒用人亳社而周公其不饗良哉

六五

戊子晉侯彪卒子昭公夷立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傳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

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
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
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
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
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
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
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
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
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
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

六六

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辨義詳會葬之人於傳昭故將事也叔孫議高彊以語諸大夫
其言切刺季氏則昭子之不附季氏甚覺矣縱欲不能自克子
皮之責已甚切哉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子元公佐立
傳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
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辨義經闕冬字由傳寫脫誤凡經傳有偶誤若節此可以類推
豈容生妄議邪居喪宜寢苫而熾炭溫地說之不以道甚矣元
公惡之其欲敗度縱敗禮可知也

歲次庚午
正月壬午朔 辛丑丑正雨水
二月辛亥朔 辛未寅初春分
三月辛巳朔 辛丑申正穀雨
四月辛亥朔 壬申申正小滿
五月庚辰朔 甲辰丑初夏至
六月庚戌朔 乙亥午正大暑
七月己卯朔 丙午戌初處暑
八月己酉朔 丁丑申初秋分
九月戊寅朔 丁未亥初霜降
十月戊申朔
十一月丁丑朔 戊初小雪
閏月丁未朔 丁卯辰初冬至
十二月丙子朔 酉初大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六七

辨義叔弓於公室為親非霸主而以卿共葬事季氏主使之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傳景王問于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
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
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
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
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
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
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
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

也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
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
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殞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于二
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
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
沒振沒猶終也

辨義楚虔蔡般皆弒君之賊以弒殺般以賊殺賊也蔡般固應
伏其誅而楚虔欲攫取其國設爲詐謀重幣甘言誘而殺之與
殺越人於貨無異故書法之嚴如此而棄疾圍蔡輒紂肆惡者
也

六八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傳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辨義喪不廢蒐傳文指釋甚明此與紅之蒐同而曰大蒐則車
徒之盛皆可知不此由強臣不忌君以歸氏非正嫡而輕之然
惟輕其君乃輕其母也而傳稱胡女敬歸本非襄公夫人故其
歸不見經其卒亦不見經蓋先襄而卒耳齊歸敬歸之娣以子
立僭稱夫人

仲孫貜會邾子于祲祥
傳七月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
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
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
宮敬叔于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辨義大蒐比蒲之後繼書盟于祲祥而傳曰修好禮也明夫好
禮固宜修而國有君母之喪何不可緩至葬後比事觀之其惡
著矣貜以公事出而受奔女尤爲恣行無忌懿子敬叔生於奔
女與衛文公許穆公夫人生於宣姜畧同故犁牛之子騂且角
世多有之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
人于厥憖
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
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
會于厥憖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
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
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
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辨義杜注不書救蔡不果救嚴啟隆曰晉之不能治於趙孟而
極於韓宣暮氣之不揚不可爲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傳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

六九

爲魯卯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辨義不廢蒐由强臣專政者主爲之故曰國不忌君公不慼故曰君不顧親當時還葬者目擊之晉人聞而譏議之備紀於傳即經之所取義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辨義書誘書殺書圍此書滅書執書用著其罪惡之極惡浮桀紂也

附傳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禬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十二月單成公卒

辨義孔子嘗曰立於禮凡春秋傳所載如此類者可想不見古人立禮之大畧

七十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辨義棄疾紀爲蔡公後事之緣起也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皆衰世猜忌防制之術非正本之論無宇特爲棄疾鄭丹言之後案也

春秋深卷之十八

昭公中

歲次辛未周景王十五年

正月丙午朔 辰正雨水
二月乙亥朔 丙子辰正春分
三月乙巳朔 丙午亥初穀雨
四月乙亥朔 丁丑亥正小滿
五月甲辰朔 己酉辰正夏至
六月甲戌朔 庚辰酉正大寒
七月癸卯朔 壬子丑初處暑
八月癸酉朔 壬午亥初秋分
九月壬寅朔 癸丑卯初霜降
十月壬申朔 癸未丑初小雪
十一月辛丑朔 壬子未初冬至
十二月辛未朔 辛巳夜子初大寒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辨義陽即唐燕別邑也北燕伯出奔齊迄今十年前此齊侯伐燕受賂而還今再納之而傳曰因其衆是燕民思復其故主也使齊景能順衆心親履戎行納款于燕正其君臣以慰民望庶霸業可冀復振今使高偃帥師以大夫納諸侯名分不正非所以昭義也不能納諸燕而納于陽聽強鄰國拒納非所以靖亂也當是時晉霸日衰使齊景能紹桓之業一匡天下則王綱賴以維持小國賴以安靖而所爲若此故直書其事以責之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傳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辨義子產之言近情近理庶幾強恕而行者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傳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辨義華定弗知固爲庸劣然奉命不敢拜湛露彤弓華定安敢答蓼蕭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豈大夫所敢受哉答雅頌之用不得其所已久雖昭子不知也書曰宋公使華定來聘與國之使也此享而之公與客燕也奈何賦蓼蕭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

有由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
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
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辨義公與諸侯皆如晉公獨至河乃復以強臣取鄆故公受其
辱也強臣信有罪而公之庸弱豈獨無咎乎鄭請免喪聽命晉
人許之在鄭爲得禮然晉喪未大祥而晏子投壺身不行禮何
以師諸侯且晉鄭往朝猶曰迫於霸令而晉不懷親安則爲之
也又何能以禮全人之孝哉諸侯叛晉自齊始此其兆也

五月葬鄭簡公

傳六月葬鄭簡公

義辨當從經作五月杜注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

傳楚子使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于楚子成虎知
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辨義成虎即成熊信讒以無殺罪刑罰不中也然虎知而不行
左識其懷寵亦是

三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傳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
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
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
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搆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
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
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
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孫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于叔仲
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
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
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
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
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
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
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
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
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
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
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
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
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

四

曰吾不為怨府

雖義南蒯因不禮而欲去季氏非志我公室是由　不忠也又懼不克遂以費叛如齊則下不共事不善之言驗矣自怨從蒯奔齊而季氏益橫公室益孤特書之以罪慭往從亂人也叔仲小欲交搆二家小人耳然季氏方橫昭子不為怨府極有見

楚子伐徐

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皮冠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

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昭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〇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

雖義此經是弑于乾谿之緣起故伐徐不書楚人而書楚子著其弑君暴位而為惡不悛求逞於人終致自弑嗣絕之禍也子革即鄭丹申無宇嘗言鄭丹在內王其必戒其非忠直之臣可知其與王言如響長君之惡也及聞析父之譏乃飾為吾刃將斬之說設王視鏚柲不出或出而左史不趨過趨過而王不稱良史無由述祈招之詩何以懈之有傳文敘此正以見虔之凶殘肆志其臣皆諂諛而諛不聞忠諫雖偶感詩言饋不食寢不寐數日而終不能自克以及于難極言其至死不悟也當是時蓮氏及許圍蔡洧蔓成然之謀已成子干之禍將作虔即數日能自克而衆叛親離難已臨身安能免乾谿之辰　左氏影附論語假託聖言必非傳之本文故小書之

晋伐鮮虞
傳晋荀吴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晋陽秋八月壬午滅
肥以肥子緜皋歸晋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辨義鮮虞肥皆白狄別種滅肥不書經綱傳目也晋嗣翦職主
夏盟自趙武創弭兵之邪説既宋之後迄今十有七年一切叛
君滅國雖凶暴不仁如楚虔不聞其辟罪致伐而於此肆貪詐
以伐鮮虞故不書將不書師不書人而書晋伐鮮虞賤晋而狄
之也
附傳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
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

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丁酉
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没劉
州鳩陰忌老陽子
辨義王室事多不見經而列於傳非魯史所載也志其殺奔之
禍與列國同所謂論奔以備也
歲次壬申
正月庚子朔 辛亥未正雨水　七月戊戌朔 丁巳辰初處暑
二月庚午朔 辛巳未正春分　八月丁卯朔 戊子寅初秋分
三月庚子朔 壬子寅初穀雨　九月丁酉朔 戊午午初霜降
四月己巳朔 癸未寅正小滿　十月丙寅朔 戊子辰初小雪
五月己亥朔 甲寅未初夏至　十一月丙申朔 丁巳戌初冬至
六月戊辰朔 丙戌子正大暑　十二月乙丑朔 丁亥卯初大寒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
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
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
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
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辨義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則中軍悉歸季氏此圍費之師季氏
之師也叔弓帥之者意如專國主兵以私事假託於公故叔弓

以公室之親服私家之役也漢灌嬰奉產禄之命將兵擊齊嬰
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卒誅諸呂使叔弓能
此春秋必不罪之而惜乎其不能耳故書其帥師圍費著其黨
惡也南蒯挾不禮之怨欲去季氏本非忠扶公室又懼不克而
以費叛如齊亂人也不書蒯叛者意如無君致使家臣藉口公
室以叛則是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故不爲季氏罪蒯也詳冶區
夫之諫於傳著其爲季氏黨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
公子比
傳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

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于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
與于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鬭韋龜中犫又奪成然
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
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
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
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
郊而告之情强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
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
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
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

九

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
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
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
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
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
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
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
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者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
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
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

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
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
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乃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
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
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
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
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
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
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
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

十

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
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
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實還自徐吳
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
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
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犫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
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犫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
犫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
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
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

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
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
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
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
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
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
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
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
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
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

十一

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
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
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
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羋
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
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
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
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
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
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

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illegible]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
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
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
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志守
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
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于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于民
無援于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雖義子干自晉歸楚在四月作亂在五月是度猶在乾谿若申
亥告王柩尚在他年當是時通國莫知王死於何所故以弒于
乾谿書之比歸自晉叔向對韓宣子曰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

十二

可見觀從明以弒立召比而曰及郊乃告之情者先假棄疾之
命以召之既至乃告以假命也於是入襲蔡坎牲加書誣稱蔡
公召二子以徇眾是比為棄疾從已以行弒故書楚公子比自
晉歸于楚弒其君于乾谿罪坐首惡也比甫入除宮國每夜駭
呼稱王至比懼自殺由棄疾詐比而殺之故書楚公子棄疾殺
公子比狀詐以殺兄也皆所以著其君臣父子兄弟將去仁義
而懷利以相接故臣弒君弟殺兄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至於
此極也公穀謂比不弒君由未見本傳耳國于天地必有由立
豈人之智力所可巧取叔向所稱取國有五難有五利正孟子
所謂先利後義不奪不饜者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如此

傳傳載之若人心之不正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子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
孫意如以歸
傳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郠故晉將以諸侯
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
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
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
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
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
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
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于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
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
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
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厎信君苟有信諸侯
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
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
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
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
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

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
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
而盟以顯昭明志業于好講禮于等示威于眾昭明于神自古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
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
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
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
眾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
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
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
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
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
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于豚上其
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眾用諸侯之師
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
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
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
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
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
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

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辨義晉君不合諸侯數二十年加以虒祁成諸侯貳今昭公初爲平丘之會使能綏之以德示之以禮武可繼已散之人心叔向乃曰諸侯不可不示威再曰諸侯不可不示衆何謀之悖乎申之會楚虔示諸侯侈椒舉引桀紂以進戒今叔向爲君謀導之以效桀紂椒舉之不若也蓋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不惟子產知之齊人早已輕之故將尋盟而齊不可劉子告以君苟有信諸侯不貳言極切實晉不自反其信無以式諸侯惟知告以文辭董以武師觀叔向告齊之語外強中乾齊人懼而聽命畏其威非服其信義也甲戌之盟無所誓戒經以會平丘盟平丘兩書之所以著其情事之參差書曰同盟著其以威與衆強之使同且不知別異天子之老而混同之也且是會也將爲取鄆

十五

故討晉也邾莒既愬於會即應聲明王制治意如罔上專兵之罪乃不盟其君以執其臣意欲何爲哉蓋齊強但可恐之以辭魯弱則可壓之以勢觀叔向所云寡君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亦可畏且曰瘠牛僨于豚上其畏不死此雖鄉黨自好者恥出諸口況霸主之命諸侯乎書曰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則晉之威虐既著而魯之君弱臣強以招侮辱亦著矣此會由叔向主謀凡叔向平日發於議論者多有可聽及其見諸行事毫無可觀如此蓋議論可聽者色莊也行事不足觀者行不顧言也

公至自會 辨合後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冬十月葬蔡靈公

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也○禮 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也○禮 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也○禮 冬十月葬蔡靈公也○禮

辨義廬隱太子有之子吳悼太子偃師之子皆未即君位而以蔡侯陳侯書之剖晰矣曰陳蔡者先王之封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爵書歸言二君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今按棄疾舉事依陳蔡人以國故復陳蔡以報其功使德歸于楚恩歸于己然當入楚殺郟

十六

之時陳蔡欲爲名請爲武王是棄疾藉陳蔡之力以取國陳蔡即藉棄疾之入楚殺虔以報讐故聖人於此予其克報君讐興復故封而以自歸爲文也聯書葬蔡靈侯著其枉讐既報得以禮葬也左氏從以四禮也注之歸美棄疾於經旨何所合乎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

十七

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命死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于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辨意公至自會之後如能聲言如之罪告于子家子及叔孫昭子諸臣削季孫祿召公子慭南蒯于齊歸郈于臣歸費于公引咎自責以告于晉請誅意如庶幾能正君綱治臣罪晉卿即陰庇季孫不過求歸之如歸衛孫林父耳然意如亂此亦必歛戢公既不能此且而且如晉請之至河乃復何重取辱之至於此哉自是意如歸而公爲魯卯之勢成矣

吳滅州來

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辨義州來吳入楚之要區吳楚久爲仇敵吳滅州來以覘楚也而覘楚即擾夏之漸蓋晉之微會于吳有以啓之也楚平懲靈而先求自治亦有足取者惜此心不恒耳

十八

附傳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辨義孟子曰我能爲君闢土地今之所謂良臣荀吳之流是也

歲次癸酉 失閏六月

正月乙未朔 丙辰戌正雨水

二月乙丑朔 丙戌戌正春分

三月甲午朔 丁巳巳初穀雨

四月甲子朔 戊子巳正小滿

五月癸巳朔 己未戌初夏至

七月壬辰朔

八月壬戌朔 午正處暑

九月辛巳朔 癸巳巳初秋分

十月庚申朔 癸亥申正霜降

十一月庚寅朔 癸巳未初小雪

六月癸亥朔 辛卯卯正大暑　十二月庚申朔 癸亥丑初冬至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 尊晉罪已禮也

辨義至不氏者告至於君君前臣名也意如以上卿從公如晉因取卿之故公不與盟既辱君矣為晉所執不能伏節受附之懼畏死脫歸尤屬辱國

三月曹伯滕卒 子平公頃立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于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辨義郊公父死不慼其忘親與為魯郊者同國人弗順而欲立庚輿則其素行不足以縶民望可見乃蒲餘侯公子鐸相爲朋黨以郊公獨善意恢而殺之以孤其黨援故意恢之被禦國著其猶爲郊公所善而見殺也由是郊公奔齊鐸逆庚輿于齊置

君如弈棋也孫華老曰曹莒小國其大夫之位纔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名故曹莒大夫之名不經見於經其有事變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今撤不書名者周室班爵之制因事書名者春秋筆削之義孫氏此條可正公穀曹莒無大夫之誤

附傳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使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忘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辨義終南蒯之叛而季氏之益固自見矣強臣卑公室為之家臣者極諫可諫不聽而去之可據其邑以叛而曰欲張公室則亂人也非大夫之家臣即公室之陪臣韓晳以欲張公室罪家臣誠辭也其識深矣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好于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也○禮 楚令尹子旗有德于王不

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
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
辨義此棄疾初政未嘗不可觀然意在假恩民爲用師計耳豈
禮也哉成然怙功貪恣則足以殺其軀不與養族同滅幸也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
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
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
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
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
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
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
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辨義三數叔魚之惡言以叔魚鬻獄與雍子買直邢侯專殺三
惡並數故承言不爲末減蓋治國制刑不隱于親者法也然執
法自有刑書官晉君必不使兄斷弟獄刑官亦不使兄證弟獄親
屬得相隱也今肸聞宣子之問率爾直對曰三人同罪施生戮
死可也且引夏書曰此皐陶之刑請從之此其引例斷獄惟無
所隱痛於心故無所哀矜於口耳子嘗稱古之愚也直此曰古

之遺直而薄其昧于義若好直而絞義之賊也率此以行必有
父攘子證自謂直躬者矣子產將行子南問于游吉觀吉所以
對子產者豈曰不直於國豈曰不忠而辭氣惻怛與叔向迥異
讀者取兩人辭氣相較則其心術之厚薄可見矣左氏以此事
合會平丘歸季孫爲三數既謬矣而以殺親益榮爲近義則邪
說誣民矣玩益榮兩字是肸不以弟犯法見殺爲親之辱而以
已直離斷罪益身之榮其設心不尤甚於沽直歟況平丘之會
鮒攝司馬淫芻蕘以求貨肸爲鮒兄不思苦口諫止而使衛遺
之錦以遂其貪以張其惡猥薄極矣宣子問歸季孫肸既自謝
不能斯已矣乃曰鮒也能是乎將極賊其貪詐而遇事又稱其
惡爲能使之行狡詐以誑人其用心尤爲狠薄不祥孔子肯許
此數之以爲古之遺直哉且稱其能與數是何涉讀者察之

歲次甲戌 補閏八月

正月己丑朔 壬辰午 初大寒
二月己未朔 壬戌丑 初雨水
三月戊子朔 壬辰丑 正春分
四月戊午朔 壬戌申 初穀雨
五月丁亥朔 癸巳申 正小滿
六月丁巳朔 乙丑丑 初夏至
七月丙戌朔 丙申午 正大暑
八月丙辰朔 丁卯酉 正處暑
閏月丙戌朔 戊戌申 初秋分
九月乙卯朔 戊辰亥 正霜降
十月乙酉朔 戊戌酉 正小雪
十一月甲寅朔 戊辰辰 初冬至
十二月癸未朔 丁酉酉 初大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子王僚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
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
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辨義二月有事于宗廟春祠也豈獨武宮此因叔弓涖事于武
宮而卒故專主武公言之禘祭當合于太祖之廟不在武宮而
傳言禘者魯既僭行禘祭則時祭亦僭天子之制故皆以禘稱
之有事于宗廟雖遭大夫之變不得以間此則叔弓涖事籥甫
入而卒于其所故去樂卒事故傳以爲記禮之變而書之是也

二三

高息齋曰成六年季孫立武宮非禮也此有事于武宮則知自
立宮之後祭之如親廟方其祭也而叔弓涖事籥入而卒此豈
雖罪之變而已哉今按叔弓黨附季孫公室之罪人也涖事而
卒無疾暴卒也赤黑之祲先見於戒百官之日其變必有所由
高氏之說自可東傳
夏蔡朝吳出奔鄭
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
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
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
難乎弗圖必及于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
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
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
翦其翼也
辨義蔡之復因朝吳之力也然未嘗自恃其功以在下位爲辱
無極雖設爲助子請之說以傾之吳究未嘗請也觀無極言吳
在蔡蔡必速飛則吳之終於蔡可見矣蔡人信無極之讒而逐
之故書蔡朝吳出奔鄭罪蔡人也朝吳去而蔡益不能國矣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辨義大衍曆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今同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二四

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
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
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
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
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
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
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力而頓兵何
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
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
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

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
人以鼓子鳶鞮歸
辨義荀吳晉人之善攻戰者也鮮虞何罪而晉伐之吳既知或
以吾城叛吾所甚惡獨不知我無罪而人逞其強伐我國圍我
城尤吾所甚惡乎此其狂議與強盜劫舍攻門其奴請開門入
之而盜弗許曰必俟我自攻入盖無以異也況圍鼓三月鼓人
請降必俟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尤鷸狠戾此蓋自量其力之必
能克鼓而又假此市信市義以籠絡愚民乃賊仁賊義賊信之
尤者書曰晉荀吳帥師罪其爲好攻戰之民賊以深惡之也自
是以後凡傳所紀時人語言行事浸浸戰國策之風氣可知人
心之不正日甚矣

冬公如晉
傳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辨義吳臨川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
見納辱亦甚矣至此又往朝焉益畏大國不敢以辱爲恥也
附傳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二月晉
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
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
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
于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
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
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
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
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
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
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
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
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
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
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

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
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
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
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
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辨義籍談對王舉典以責之宜也叔向譏王以喪賓燕極是然
晉爲方伯不能尊奬王室歲脩職貢天下之大經安在叔向侈
口議王全不知自責宜其與籍氏皆無後也
歲次乙亥
正月癸丑朔 丁卯長 初雨水　七月辛亥朔 癸酉子 立秋

二月癸未朔丁酉辰正春分　八月庚辰朔癸卯亥初秋分
三月壬子朔丁卯亥初穀雨　九月己酉朔甲戌〻正霜降
四月壬午朔戊戌亥正小滿　十月己卯朔甲辰子正小雪
五月壬子朔庚午辰正夏至　十一月戊申朔癸酉午正冬至
六月辛巳朔辛丑酉正大暑　十二月丁丑朔壬寅亥正大寒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其是之謂乎

辨義五霸桓文爲盛以諸夏頼其維持也當其時晉霸既衰楚師不出故齊之伐徐志在抑楚以與晉爭霸然而末矣自會宋向戌至此二十有一年其間楚靈之伐吳伐徐由于制蠻無道即其凶殘季孫意如之伐莒由於大夫專兵逞其懷忿皆由諸侯之以伐國書者惟晉齊各二而已晉置天下之理亂於不問而一伐鮮虞滅肥再伐鮮虞克鼓削爵書晉而稱背其師所以罪晉昭溺方伯之職任民賊以拓疆也齊欲紹桓之霸業而一伐北燕取賂而還再伐徐受賂取成而還〻特書齊侯所以罪齊景大泰一匡之烈而縱貪心以失事機也觀昭子傷

二七

諸侯之無伯而引宗周既滅靡所止戾之詩可見王綱頽〻而伯職亦廢於此時爲甚蓋天下滔滔其勢又一變焉而日下者遂莫可挽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辨義經書戎蠻子傳稱蠻氏又稱蠻子是戎蠻蓋南蠻之別種而於周爲子爵者也楚與戎均之蠻也均之子也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如獸之相食其勢且果獸食人也誘殺其父復立其子而左注曰禮肯甚矣

夏公至自晉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夏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辨義閔三時始至者公正月即告歸而晉人止之故傳特著之然止公者由晉卿非晉君意也故其昭伯之語以著之公外辱於強國內制於強臣易所謂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者也然而晉之君幼弱六卿強其公室將卑與魯何異蓋魯之君弱臣強習實爲常也而晉又蹈之天下滔滔〻〻謝底平子曰爾幼惡識國蓋疑其言之如將刺己而搶飾之耳

二八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子頃公去疾立

傳秋八月晉昭公卒

讎義家則堂曰晉之衰始於平成於昭頃以迄於亡

九月大雩

傳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讎義并紀鄭事以著旱甚不獨魯詩所謂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者也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傳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讎義意如親見晉六卿行事而信子服回之言其黨結六卿以自固者即由是始矣

二九

附傳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一既宣子之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取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

三十

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言故
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
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
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
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二段 夏
四月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
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
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
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是有事其
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

三一

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
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
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于子產以
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
拜
辨義進退升降禮之末節而孔張從然世祿之家鮮克由禮遂
至此哉玉環玩物耳韓起猶將而謂諸鄭伯以求之昭伯謂晉
卿奢傲即此可見子產柳之鄭所以猶能國也因宴賦詩韓起
沿趙武習氣亦是文勝習氣
歲次丙子

正月丁未朔 壬申未 初雨水
二月丙子朔 壬寅未 正春分
三月丙午朔 癸酉寅 初穀雨
四月乙亥朔 甲辰酉 正小滿
五月乙巳朔
六月甲戌朔 乙亥未 初夏至
七月甲辰朔 丁未子 正大暑
八月癸酉朔 戊寅卯 正處暑
九月癸卯朔 巳酉寅 初秋分
閏月癸酉朔 巳卯巳 正霜降
十月壬寅朔 巳酉卯 正小雪
十一月壬申朔 戊寅酉 正冬至
十二月壬寅朔 戊申寅 正大寒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
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三二

辨義晉政在強家而公室卑覇功墮矣故小邾就近相朝非畏
公畏強臣之侵擾也采叔之乘車路馬玄衮及黼天子錫來朝
之諸侯也而平子賦之僭妄極矣菁莪之賦小邾蓋自道其託
庇阿陵之意故昭子稱之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
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
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
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
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

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
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辨義甲戌五月朔二日乙亥未初交夏至失緣閏四月遂以五
月爲六月故平子謂其非正月而太史謂在此月也日過分而
未至其詳已具首卷應如不君君昭子於此已覺之矣

秋郯子來朝

傳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
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
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
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
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
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
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
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
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
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
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辨義郯子來朝惜事與小邾同仲尼學官信而好古也上古即
物名官其取義遠後世因民命官其指事近焉自顓頊以民
事浸繁設官浸衆其勢不能紀遠乃紀于近如由官百乃倍

三三

由官倍而三百六十雖有鳴鳳在山之瑞不能徧指羽族以名
官豈謂其德不能致遠瑞哉郯子言此正謂古祝鳩氏即今司
徒爽鳩氏即今司寇古今官制雖沿革不一而因流溯源名異
義同但紀近者義易知紀遠者名難曉所以答昭子何故之問
也天子設官必循名責實周室既衰官名漸改如宋改司空爲
司城與鴡鳩之義何涉陳改司寇爲司敗與爽鳩之義何涉此
無異觚之不觚故聖人有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之歎蓋志在春秋
即此亦其一端也由少皞上遡黃帝炎帝共工太皞三皇則結
繩而治之世莫可考矣共工氏太昊上相也太昊沒作亂女媧
誅之迷其水紀官亦若虞歲之稱帝耳

三四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
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
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
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
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
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辨義伊川王畿之地也陸渾之戎本居秦晉之西北自秦晉啓
其地遷之于伊川以偪擾王畿今以其貳于楚而滅之自應獻
俘于王歸地于周乃始不如周請命而假有事于雒與三塗以

肆其詭智是時王室衰微特緩戎備以防寇盜但以大蒐其[?]
奔之餘利爲辛自是而伊川之地遂爲晉有故書曰自吳師師
狄陸渾之戎聲其任用善戰善陣之民賊滅戎以奪取王畿之
近地昔遷戎以居之今滅戎以取之其罪一也然韓起學文公
攜荀吳而授之陸渾則晉雖取之不能有之蓋政在六卿而國
分三晉其兆已見於夢矣

冬有孛星于大辰

傳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
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
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
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
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
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
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
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
見之月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

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辨義孔疏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又云公羊傳曰孛者
何彗星也彗爲常也言其狀似掃帚光芒孛孛然如狀之星非
常所有今按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其理則傳中天事恒象一語

三五

盡之火出于夏爲三月云云其詳已具於首卷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傳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
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
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
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
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于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
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
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
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辨義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大罪也
今長岸之戰吳來楚敵何爭所哉楚則司馬以其屬死大敗吳
師獲其餘皇吳則公子藉衆救死大敗楚師取其餘皇則是好
戰者死而無悔兩敗俱傷而已故楚書人及吳戰于長岸者其
無故塗爛其民而戰之也無王無伯之禍慘矣哉

歲次丁丑

正月辛未朔 丁丑戊 初雨水	七月己巳朔 癸未午 正處暑
二月辛丑朔 丁未戊 正春分	八月戊戌朔 甲寅辰 正秋分
三月辛未朔 戊寅巳 初穀雨	九月戊辰朔 四 甲申 正霜降
四月庚子朔 己酉巳 正小滿	十月丁酉朔 甲寅午 小雪

三六

五月庚午朔庚辰初夏至　十月丁卯朔甲申子正冬至
六月已亥朔壬子卯正大暑　七月丙寅朔癸丑乙正大寒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子悼公午立
傳三月曹平公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
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
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
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
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
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
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
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
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
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寬子
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于周
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
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諸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
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
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

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
知陳許之先亡也
辨義劉原父曰同日俱災非人力所爲今按星孛于大辰天既
以象告矣天致災必有由則消災必有道然人事不豫修致災
釁已成禍將發而禳之不足以回天也災後自新則存乎人矣
陳許不救不弔不畏於天也安得不亡
六月邾人入鄅
傳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
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公反鄅夫
人而舍其女
辨義藉稻以足履稻間踐草於泥也鄅小國與邾無怨邾人乘
其耨者農忙入其國都掠其貨寶并擄其妻女凶逆大盜此不
待教而誅者也無伯之禍慘矣哉
秋葬曹平公
傳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
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
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
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辨義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乃往曹者述原伯魯不說學之言以
告閔子馬而子馬覆述之也小雅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有

之于國學所以學爲大人也大人患失學而惑人皆不覺學而
大人如之則學廢故曰昔我廢則無禮儀矣上無禮下無學則
賊民興喪無日矣周之世運至此乃人心風俗之大變其禍不
至於焚書不止豈徒原氏之亡矣乎故因蕃而志之

冬許遷于白羽

傳楚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于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
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
不專于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
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
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

三九

辨義許偪于鄭而依于楚初遷葉再遷夷遷荊山又復歸于葉
至是遷于白羽是人應許都葉則鄭將俘之葉歸楚則鄭不敢
侵之所以遷許于白羽而許亦樂遷也春秋書之以志封遷日
蹙而太岳之封自是微蔑矣

附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
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于王都
不亡何待

辨義王都之伯族人殺而代之王不問也此何世道哉稔惡者
必亡何關乙卯甚矣萇弘之誣也

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
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
期三日使除徒陳于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于
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
于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
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
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
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
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
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爲
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

四十

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貳心

辨義此終鄭災之餘案

歲次戊寅

正月丙寅朔 癸未丑初雨水
二月丙申朔 癸丑丑正春分
三月乙丑朔 癸未申初穀雨
四月乙未朔 甲寅申正小滿
五月甲子朔 丙戌子正夏至
六月癸巳朔 丁巳午正大暑
七月癸亥朔 戊子酉正處暑
八月壬辰朔 己未未正秋分
九月壬戌朔 己丑亥正霜降
十月辛卯朔 己未酉正小雪
十一月辛酉朔 己丑卯正冬至
十二月庚寅朔 戊午申正大寒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傳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辨義時方無伯故邾肆毒于鄅向寧以禮請師則非大夫專兵可比宋公聲罪伐邾使歸鄅俘其庶幾田有禽利執言者乎自弭兵以來未有如此伐之近義者故書宋公以予之譬諸久旱得微雨亦可喜也二月圍蟲三月取之乃歸鄅俘可見蟲不取邾人負固鄅俘不得盡歸是其脉可取也春秋豈以此責宋哉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同盟言歸于好毋相侵害也猶本在五月後今推乙亥三月十一日故合之

四一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子斯立

傳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

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辨義傳稱許悼公瘧明瘧非必死之疾也接稱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明買之卒不死于疾而卽日死於藥也杜注止獨進藥不由醫言止自合藥以進飲致死其君也易稱無妄之藥不可試言藥必投證不容姑試縱止無弒君之心然合藥不如法原非忠愛之所必不及情非豈同于過失所當之誤殺人必治以罪況臣子而試藥於君父以致死乎故聖以正法書弒其刑或可免淺遊而科以斷絞耳不自弒其君也凡臣子致死于君父曰弒諸家皆有止不嘗藥之說設使擇醫合藥止不先嘗亦誤進止固有咎而致死由醫春秋豈加以弒君之罪哉且左氏但謂盡心力以事之舍藥物可也而胡傳指不嘗藥之說出於左氏則誣左甚矣

己卯地震

辨義汪德輔曰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此年及二十三年是也今按當是時君弱臣強逆氣所奸地不寧靜天之示變豈偶然哉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傳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于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四二

辨義齊納庚輿取其賂田今無故而伐之入其都奔其君恃強大以暴弱小書齊高發帥師伐莒罪齊也附志莒婦之報怨亦可見匹夫匹婦一能勝乎之理

冬葬許悼公

附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楚子之在蔡也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伯也邇于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辨義求自完以特其世由逸志生也逸志生而讒易入矣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于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辨義駟乞之立不順鄭君與其老豈得不知但晉欲多所干涉

四三

之不暇子產於平丘之會已稔知之豈以鄭臣即世非晉大夫所可專制其位侃侃正對而晉人自語塞也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于內而樹德于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

令尹子瑕言蹶由于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辨義城州來以挑吳歸蹶由以舍吳忿顛倒也不禁龍鬬較不聽禳大尤為不惑

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生也

辨義己丑日南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左氏以春正月為建子故移置二十年春王二月下費無極言于楚子上因傳紀閏月在八月後故也於法應閏三月此與僖四年辛亥日南至相距一百三十三年於閏法得七章乃春秋紀氣至之確據其中間節

四十四

氣可按此以推則前此六十餘年後此四十餘年皆可推矣雖
閏之遲早月之大小多不合法而大綱不越此也
歲次己卯 失閏三月而閏八月
正月庚申朔 戊午辰初雨水　八月丁亥朔 甲午子正處暑
二月庚寅朔 戊午辰初春分　閏月丁巳朔 甲子戌正秋分
三月己未朔 戊子戌正穀雨　九月丙戌朔 乙未寅正霜降
四月己丑朔　十月丙辰朔 乙丑子正小雪
五月戊午朔 己未初亥初小滿　十一月乙酉朔 甲午午正冬至
六月戊子朔 辛卯卯正夏至　十二月乙卯朔 癸亥亥正大寒
七月戊午朔 壬戌酉初大暑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辨義公羊以會爲公子喜時之後高閌齊以爲子臧之子皆無據會稱公孫則曹公室之近親也出奔自鄸則鄸蓋會所食之邑也其何故出奔也傳闕無考但經書自鄸出奔宋則與以邑來奔者不同夫曹小國也公室之親棄其食邑出奔讐國是親戚叛之也其後亡于宋豈非淪胥以亡者歟於斯時也大小諸國無一善狀讀前後經傳自見
冬盜殺衛侯之兄縶
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于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于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于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

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
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于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
夕與于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
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
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
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
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
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于青之
賞必及于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群臣臣敢
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

四七

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于回不
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辨義豹有官邑于衛而書盜者倡群不軌之徒以作亂身為盜
賊之首也讀傳自見縶以足疾不得列于宗不宜使秉國鈞况
素行不善乎張元德曰靈公受國於有疾之兄乃聽其無禮於
大夫且俾之預於政又不能防閑其母使盜賊竊發兄死自危
然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以深罪之此說極得經旨白
刃可蹈中庸不可能故世良而邪說誣行作宗魯亦其類也張
非孔子琴張竟往弔之矣此孟子以正人心自任所以有功世
教也傳稱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言青已至衛尚未將事也既
出聞衛亂言靈公既出青始聞亂由變生倉卒也使請所聘公
曰猶在境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言青請所聘於靈公而公答
之蓋恐青之輕己而答以是語也舊解既出為青出齊境公曰
以下為齊君答青之詞不思齊衛之路豈能頃刻往還衛靈以
六月丙辰出于死鳥青以是夕執鐸與燎次日丁巳而公入傳
文甚明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于
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
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于

四八

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
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
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
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
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
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
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于華費遂將
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毋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
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冬十月公殺華向之
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

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輕以歸曰
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輕將
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其所
辨義元公無信多私誠乖君道然華亥向寧華定身爲國卿無
能攻于君德而謀先傳詳序其事罪大惡極情形猶甚于弑君時
事至此君臣之倫理廢滅豈但忍任大夫哉彼豫披一亡愈於
死之謀悍然爲之故書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所以著受亂
保姦者陳之罪宋人不速請諸陳而臨之如宋萬故事則容惡
以滋惡者又宋人之罪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太子朱立

附傳二十年春王二月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
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
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于讒王執伍奢
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
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
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
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
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
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
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爾父棠君
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
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
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
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
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
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
姑爲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于鄙
辨義楚平信讒陷禍當與前傳接讀之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
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

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
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趙
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
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
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
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
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
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
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
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

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入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五一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若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五二

辯義晏子之告君有法語有巽言景公亦既從之悅之而終於不改不繹此雖孔子未如之何況晏子乎景公惑於據款雖未遂疎遠晏子然而一暴十寒何能斷以從善守道不枉己方能守官而曰守道不如守官不通極矣仲尼安有此言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政是和以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
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
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
遺愛也

離義子產是當時卿大夫之賢者傳錄其卒與晏子所言類紀
之即春秋表章之志也

歲次庚辰

正月甲申朔 癸巳未初雨水　　七月壬午朔 己亥卯初處暑
二月甲寅朔 癸亥未初春分　　八月辛亥朔 庚午丑正秋分

五三

三月癸未朔 甲午丑正穀雨　　九月辛巳朔 庚子巳正霜降
四月癸丑朔 乙丑寅初小滿　　十月庚戌朔 庚午卯正小雪
五月癸未朔 丙申午正夏至　　十一月己卯朔 己亥酉正冬至
六月壬子朔 丁卯夜子初大暑　　十二月己酉朔 己巳寅正大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傳 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
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
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離義蔡雖復不可以國自朝吳見逐盜不可以國視太子失位
而名分之淩替可見矣須知列國皆然當合前後傳觀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傳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
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
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離義趙木訥曰晉至頃公公室日衰六卿日侈頃公拱手南面即
位於今五年出始聘諸侯蓋霸業既隳諸侯外之彼亦知無求
於諸侯故聘好有所不急也六卿勢醜醜德齊睢盱相忌何暇
外交諸侯修霸業哉今按晉之聘魯亦終於此意如久留無君
之心所忌憚者惟昭子故惡諸晉晉人執始釁伏於此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五四

傳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
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
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
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
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
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
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
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
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
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

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
愆華牼禦諸横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
桑林之門而守之
辨義胡傳曰南里宋國城内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以南
里叛而宋城舊鄘及桑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
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汪德輔曰其書自陳陳亦有罪矣以奔亡之臣而能入國以爲
亂非陳助之兵力未見其可也今按春秋之世運至此政在大
夫互相黨助誰知有君故宋人之無君已極而楚太宰犯告其
君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則

五五

當年之時事可知矣多僚誣貙以將納亡人而貙不辨者由於
君臣父子素懷猜忌如防盜賊非口舌所可爭辨試觀既殺多
僚而劫父以叛豈唯不識君臣之義亦不顧父子之親盡其逞
忿歎不追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傳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愼曰是何物也禍福何
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
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於是叔輒哭日食
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
辨義二至之後陽生陰陰生陽故曰相過二分之前三陰三陽

故曰同道其說已具首卷陽不克常爲水乃術家占驗之言若
春秋之日食必書者所以示人君當遇災修省設間無政不用
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矣
八月乙亥叔輒卒
傳八月叔輒卒
辨義杜注輒叔弓之子伯張按輒無事見於經而書卒者志公
室之親凋敝而君益孤危也觀其哭日食豈非感時事而懷憂
憤以卒者哉蓋昭子亦未能窺見其深心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
傳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

五六

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
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
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
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辨義惟蔡人平日忌朝吳以功在其上故信無極之讒而逐之
朱爲世子失位在卑由蔡人不君其君也故無極貨取于東國
設危言以懼蔡人蔡人遂出朱而立東國是讒構雖由無極而
信讒以廢置其君由蔡之諸臣無一非鄙夫也於此冬書曰蔡
侯朱出奔楚二十三年夏再書蔡侯東國卒于楚本經證傳聖
人之意豈專罪楚哉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公如晉至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辨義公如晉朝嗣君以昭樂也然晉卿驕侈晉頃尸位與魯昭
同六卿亦不欲邦君朝之以為國累故託辭伐鮮虞以拒公耳
附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
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
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
則嘉成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
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辨義樂律泠人所世守也入耳藏心心億則樂不咸不容心感
生疾至理名言也此亦不賢識小之一事也

五七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
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
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
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
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
徽者公徒也眾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
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
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
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
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妵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
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
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子祿御
公子城莊堇為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遇城還華
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
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
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犨請一矢城
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
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
華貙曰吾為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

五八

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睢上哭而
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
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毋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
既許之矣
辨義此傳終入南里以叛之案也吳楚皆助逆而楚惡尤大

歲次辛巳
正月戊寅朔戊戌初雨水　八月乙巳朔
二月戊申朔戊辰戌初春分　閏月乙亥朔辰正秋分
三月戊寅朔己亥辰正穀雨　九月甲辰朔乙巳申正霜降
四月丁未朔庚午巳初小滿　十月甲戌朔乙亥午正小雪

五月丁丑朔 辛丑酉正夏至　十一月癸卯朔 乙巳子正冬至
六月丙午朔 癸酉卯初大暑　十二月癸酉朔 甲戌巳正大寒
七月丙子朔 甲辰午初處暑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乎是大惡其君

辨義傳稱牧之曰齊師賤其求不多是齊有所貪求而伐莒也莒子啼諫以怨大國固不量力而齊侯因所求不遂親往伐之尤爲貪暴故書以罪之大抵莒至是時浸不能國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傳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辨義叛臣據國偪君宋與諸侯之戍圍困之於南里驕誅在即共欲獨救而出之故書自宋南里出奔楚深惡楚也

大蒐于昌閒

辨義此與于紅于比蒲皆以著兵政盡歸私家而驅田耀武無所顧忌則剝牀以膚之禍立見矣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

傳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前此 丁巳 六月十二日 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

盟而克若多矣從之與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歸單
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
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鞁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
々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
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
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二段　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
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如王
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
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
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

六一

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
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猛
卒〇不成喪也　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
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
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
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按義昭十五年景王太子壽卒穆后亦崩猛匄皆壽母弟子朝
則庶孽也景王寵之欲廢猛立朝又有賓起阿附其意以致
崩之後嫡庶兵爭雖劉單守正不勝朋黨之衆於是二王並立
五年乃定故以王室亂書之其書某王之述皆居于皇入于王
城之倉皇皆亂象之大要也景王四月崩悼王雖立未踰年改
元故書王子猛卒與書子々之義同非不成喪之謂也兩書劉子
單子予其守正也前此王室有子頹之禍鄭虢討之又有子帶
々之禍齊桓盟之晉文納之今周室日益衰微而方伯之職盡廢
幾於亂靡有定矣天王崩而叔鞅會葬本屬非禮然當此時尚
爲空谷足音嗣是以後如京師之跡絕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按義按時歷是月癸酉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杜預謂以長
歷推之當爲癸卯非是今按此年應閏七月而閏八月小失耳
左氏誤移閏於十二月後故傳紀六月丁巳七月戊寅八月辛

六二

酉等日由經四月乙丑推之皆可合自冬十月以後則皆與經
不合如書經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稱冬十月丁巳
納王于王城經書冬十月王子猛卒傳稱十一月乙酉王子猛
卒今推之又傳稱十二月庚戌今推十一月癸卯朔八月得庚
戌經書十二月癸酉朔日食今推二十九日行辛丑而傳稱閏
月辛丑不言及癸酉日食杜氏每屈經從傳然癸酉日食之在
十二月後世歷家推算既能確指則閏月爲左氏所誤移可知
故備之經以正之
附傳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鮮虞六月荀吳略
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

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辨義前此鼓人請叛弗許以降弗許謂可藉此示信義以寵格其心而不知假之不足以服人也今則僞羅以襲叛之行同盜賊信義安在故終紀其事以深惡之

春秋深卷之十九

昭公下

歲次壬午周敬王元年

正月壬寅朔 甲辰丑初雨水

二月壬申朔 甲戌丑初春分

三月辛丑朔 甲辰未正穀雨

四月辛未朔 乙亥申初小滿

五月庚子朔 丁未子正夏至

六月庚午朔 戊寅午初大暑

七月庚子朔 己酉酉初處暑

八月己巳朔 庚辰未正秋分

九月戊戌朔 庚戌酉初霜降

十月戊辰朔 庚辰酉初小雪

十一月丁酉朔 庚戌卯正冬至

十二月丁卯朔 己卯申正大寒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傳合後

癸丑叔鞅卒

辨義鞅亦叔弓子輒之弟也繼輒書卒閔公室益孤也鄭風之閔無臣曰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魯昭不猶是乎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傳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麾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 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 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

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皆若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辨義魯取邾師由武城人遂事於疆而魯之君臣失於約束信有罪矣然當是時晉頃尸位六卿强橫本不足主諸夏之盟況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晉人亦自知之顧不詰魯不約束疆吏之罪而使其上卿與邾大夫坐韓起且欲以叔孫與其讎又怒其執辭不屈執而道諸箕邑無非挾不從鮑國卑禮之怨而極窘辱之耳加以范鞅逞求貨之貪吏人肆請狗之欲故執書晉人服罪之也觀傳所叙叔孫行事實能守義堅固不屈於威武故特書執我行人所以聲其使於四方不辱

二

君命而深嘉之也家則堂曰叔孫豹會于虢晉人詐取鄆將戮之樂王鮒求貨於叔孫使請帶焉豹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卒弗與賄諾豹之子也今爲晉所執范鞅求貨亦弗與父子所守如此亦可嘉矣魯有賢大夫如此而昭公不與共圖國事坐視彊臣之脅制以至於亡悲夫今按家氏推論經文言外之旨亦極明切

晉人圍郊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

辨義二師圍郊郊即上傳取前城軍京楚之師而經專書晉人者郊鄩雖潰子朝未誅則王室未定王使告閒不過欲稍暇以養兵力乃晉遂撤兵竟還是不終其事也夫宋有叛臣諸侯猶戍之況王室乎晉世受方伯之命王室有亂單子久告急於晉而晉侯暨上卿並不身先士卒使遣微者帥師又不克終其事是棄功養亂由晉人也觀下經自見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辨義東國致貨於無極逐朱自立朱既奔楚不復今東國立未二年亦卒于楚是與朱皆客死於外不仁貪國何益哉家則堂曰楚平復蔡僞於爲善者也朝吳之奔朱與東國之死所謂雖復猶不復也春秋書之以著楚人之無狀今按當是時無王無

三

伯弱小之君既不能修德自強則國之存滅命之死生皆制於
強大浸淫至於戰國楚懷王以大國之君客死於秦其受禍不
尤慘於東國乎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傳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
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于道左懼將
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
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辨義前此莒人不順郊公而強臣逐之齊人納庚輿今莒人又
患庚輿而強臣復逐之齊人再納郊公何置棋之無定若是極
也當此時大國之君皆拱手以聽強臣之廢置況小國乎又況
其君皆昏淫貪虐縱無道以失民心乎

四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
齧

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
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
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
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
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
三國　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
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
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
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
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
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
言戰楚未陳也

辨義自晉喪方伯之職通吳於上國又先楚以主齊盟於是楚
虔肆其貪殘毒痛諸侯合楚秦少服吳即爭雄楚乃驅弱小凋
瘵之國奔命於吳吳遂以奇兵制勝敗六國之師于雞父其國
君之幼而狂其滅焉其大夫之壯而頑者獲焉豈非人事乖逆
逢天直怒假手吳楚荼毒生靈俾無貴無賤同摧鋒鏑也哉又
何惑夫天下洶洶莫知所底止也

五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傳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
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
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
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
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
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

辨義當劉單取訾取牆丘之時使晉師未還相與協力代尹則子朝安得入尹且入王城而納諸莊宮哉當是時敬王即位已踰年而不得安其天位書曰天王居于狄泉較前之入于鄭儀後之孫于陽州者其禍尤大而侯氏之勤王者叔寂無聞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書曰尹氏立王子朝著其世卿擅權輔孽奪正使西王並立較侯氏之強臣廢置其君如奕棋者其變尤奇而方伯之糾逖王慝者昏昏罔覺也世運至此亦孔之哀矣

八月乙未地震

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

六

王必大克

辨義於斯時也天地翻覆則帝心疾怒地安得而不震杜注經書乙未地震為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為屋所壓而死汪德輔曰王城震而有子朝之奪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辨義汪德輔曰是時叔孫婼拘囚于晉未有赦命邪公是行本以請婼而中懼晉之不見納故托疾而返此說得之

附傳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于薳澨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守其守備以待不

七

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辨義此二條紀吳辱楚楚備吳之事以為後察

歲次癸未

正月丙申朔 己酉卯正雨水
二月丙寅朔 己卯辰初春分
三月乙未朔 己酉戌正穀雨
四月乙丑朔 庚辰亥初小滿
五月乙未朔 壬子卯正夏至
七月甲午朔 甲寅夜子初處暑
八月癸亥朔 乙酉戌正秋分
九月癸巳朔 丙辰寅初霜降
十月壬戌朔 乙酉夜子初小雪
十一月壬辰朔 乙卯午初冬至

六月甲子朔癸未酉初大暑 七月辛酉朔甲申夕 寒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僖子卒子何忌嗣曰懿子
婼至自晉
傳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内曰左余顧
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
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
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
辨義此與意如至自晉書法同而比屬其被執之情事觀之則
褒貶之義自別平丘之會書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所以著取鄆召辱罪在意如況被執之後晉欲歸之子服湫尚
八
知以逃命爲恥意如獨不敢出一言自明乍聞叔魚除館西河
之詐懼死先歸故書意如至自晉罪其偸生逃還大辱國也二
十三年春經書叔孫婼如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所以著武
城人取邾師罪不由婼而行人被執能仗死守義百折不回令
晉人謝過乃受禮而歸故書婼至自晉嘉其抗節來歸不辱君
命也惟據本傳叙事比屬以求經旨庶得其實矣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
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辨義陽不克莫將積聚言陽不克除之静莫陰將積聚也或水
或旱皆古人觀天象變動以占災祥之術但推測各據所見耳
日食本有常度人事和平則雖食不爲災國無政不用善則自
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日食必書所以教人遇災省修也即如昭
公久憤意如之專國而不能自強以克之豈非陽不克莫而陰
積聚之象哉
秋八月大雩
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辨義大雩在八月旱必不始於八月旱甚而雩故祭享百神
丁酉杞伯郁釐卒子悼公成立
辨義杜注丁酉九月五日今同經文類此者頗多
九
冬吳滅巢
傳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
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
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
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
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
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辨義此紀吳暴之浸張也巢爲楚邑巢滅而郢摇矣郢亡而諸
夏亦岌岌矣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豈唯楚之罪哉晉實爲之且
越從楚略吳疆而吳越之搆怨又始此矣

葬杞平公

附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前三段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後二段

辨義晉文之興始於誅太叔以勤王戰城濮以攘楚乃受彤弓之賜世為侯伯今吳楚交横晉卿啓之罪已大矣况王室播亂於茲三年自敬王即位而晉人圍郊討子朝也至是時始使士伯涖問周故不納子朝之使何其晚也蓋頃公尸位六卿強横而韓范猶專政柄其視王室安危若秦越人之肥瘠故子太叔之對獻子辭婉義嚴其稱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譏于嚐於大義曾寡婦之不若也一曰小國懼矣大國之憂再曰王室不寧晉之恥也此如治痲木不仁之症痛如針灸然後范鞅知懼而與韓起圖之然既徵會于諸侯斯速會矣且期以明年音黎人責衛伯曰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又曰叔兮伯兮褎如充耳晉人不猶是與

歲次甲申應閏六月而閏十二月

正月辛卯朔甲寅午正雨水
二月辛酉朔甲申未初春分
三月庚寅朔乙卯丑正穀雨
四月庚申朔丙戌寅初小滿
五月庚寅朔丁巳午正夏至
六月己未朔戊子夜子初大暑
七月己丑朔
八月戊午朔庚申卯初處暑
九月戊子朔辛卯丑正秋分
十月丁巳朔辛酉巳初霜降
十一月丙戌朔辛卯卯初小雪
十二月丙辰朔庚申酉初冬至
閏月乙酉朔庚寅寅初大寒

二有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

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
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
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
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
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
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
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辨義汪德輔曰意如逆公室之正卿爲己逆婦專恣甚矣昔也
討私邑遣公室之卿圍之今也娶己妻使公室之卿逆之則名
雖爲臣而實行魯君之事汪氏此說致爲明切昭子不辭者道
聘由君命則逆婦亦兼請君命勢不得辭也宋元會遭華向之
亂又求好于魯昭其右坐語相泣殆語及季氏之故感嘆泣下
耳曾將逐之其言出季公若由公若素怨意如其以此語曹氏
昭子殆與知之其意蓋欲惡之於宋然而爲謀則拙甚矣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
人小邾人于黄父
傳夏會于黄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
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夫子産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

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
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
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
七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
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
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
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
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
戰鬪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
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
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
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
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
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
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
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
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
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辨義趙鞅主會黄父以謀王室激亂也際此風雨漂搖之日前
者欲會既期以明年於此納王又期以明年方且揖讓周旋是

問是謂忙人叙問話也既聞、天經地義民行謂之禮曲直以赴禮謂之成人不知惕若懼恐而曰請終身守此言何自欺以欺人也樂大心不輸粟士伯但譏其背盟以干盟主可見天下之人心散亂知有盟主不知有尊王之義久矣趙木訥曰王室之亂於是四載諸侯無一念及成周者晉當圖邦而無功深自阻縮不復議王室矣今以太叔一言而晉赧然內慚翹然於是合九國之大夫于黄父謀定王室然於時諸侯之政類出於大夫大夫各謀弱公室以爲已私志不在是也徒勉從人言而畏天下之清議焉耳、會以示勤王之意實何補於王室哉汪德輔曰晉頃承世覇之業昏庸怠惰畧弗克振而黄父之謀納王既不躬帥三軍以往於京師又待來年遣大夫將兵侯王室之將定而竊其功至於屈之役欲納昭公於魯而敗於權臣反卻宋衛之請蓋是時晉之政權全在六卿頃若贅旒而已奚足責哉讀此兩說可知胡傳之迂疎

十四

有鸜鵒來巢

傳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謡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辨義杜注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顔師古曰今之鸜鵒中國皆有但不踰濟水耳張元德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之類得氣之先者也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爲列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越皆迭主夏盟諸侯斂衽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今按天地之氣陰陽而已當陽復於正北子中由是臨於丑泰於寅大壯于卯夬限於辰而萬物相見于巳于是陽德之發育自北而南也及陰始于正南午中由是遯於未否於申觀於酉剥于戌而天地閉塞于亥子是陰氣之肅殺自南而北也邵子以歲運通之於世運誠見夫古今之治亂若寒暑之循環耳濟在魯境鸜鵒踰濟來巢乃天下之亂徵而昭公失國適當其時故兆先發於童謡師已所稱文武之世指季文子之末武子之初而言正魯之公室將卑私家浸強之際也然則化氣人事之相倚伏其幾之動於微而先見者豈不穆然深遠而又赫然明著乎哉或解爲周文武之世則其在六百餘年之前魯公猶未封魯大懸隔矣

十五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傳秋書再雩旱甚也

辨義此災害並至時也再雩則初禱不應可知矣其則饑饉可知此年失閏六月此七月當作閏六月上辛大暑後三日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傳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于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

十六

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五段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

十七

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辯義不言出奔而言孫者猶言退避也臣子之辭不敢直而無禮然于事實非有所諱也昭公聽羣小之言輕擧妄動無異曹髦臧孫難之子家懿伯諫之皆不能用設使將伐季之時先召何忌及婼而誠告之留于公宮然後擧事既可多公室之助又以孤季氏之黨蓋季孫雖獨專魯政而仲叔亦四分公室其陪臣事之知有家而不知有國以久矣況當此之時陪臣將執國命故鬷戾不待主命師衆竟逐公走於是孟孫見旌合伐公徒而大事已去不須季氏抗伐拒敵也傳於伐季之謀前明叔孫昭子

如闞所以著昭子未得與聞伐季之謀而嚴戾之亡逐公徒不由昭子非孟氏執殺郈昭伯助洩抗君可比也或譏胡傳專歸咎於公若季氏本無罪者夫大失是非之正竊謂春秋之志責開門揖盜及慢藏誨盜者若大盜之不待教而誅殷受夏周受殷於今爲烈不待頊頊也漢末有董卓曹操之禍而昭烈與孔明追論其事惟太息痛恨於桓靈正本也豈謂卓操本無罪哉

齊侯唁公于野井

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于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辯義意如出君而專其國較孫林父甯殖之逐君以立君其罪尤大以齊之強大使有志尋盟以誅強臣則反公于魯易如反

十八

掌不此之務區區唁公于野井非禮甚矣君子不以濫假故應以下人若肩主見逐於強臣將求人先下之不過急抱佛脚甚則搖尾乞憐耳而曰禮之善物何其鄙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子不敢嗣爲叔孫成子

傳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辯義婼豹之子豎牛亂叔孫家而立之甫立誅豎牛孔子稱其不賞私勞人不能及嗣職及今二十一年其言行之見於經傳者築郎囿則謂焉用速成以勤民會盟晉平則識就見新君之非禮見齊高彊則數其棄德曠宗以及身而戒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聞梓慎望氣曰宋有亂則惜戴桓之族汰侈無禮已甚乃亂之所生祭太子朱失位則知其爲君之不終齊侯伐徐則傷諸侯之無伯凡皆此卓然可稱至於嘉郈子之答賦因郯子而問官又可見其留心學問且叔孫本與季仲並稱三家而昭子初未嘗少黨於季氏昭十二年婼受三命季孫忌之

十九

婼將與季孫謀曰書辭無瀆、令季孫惟歸罪叔仲小使昭子逐
之則曰吾不為怨府十七年六月季孫不救日食則豫懼其有
異志不君君厥後季孫聞語晉士鞅之來聘致婼如晉以卸怨
見執然其使之守義威武不屈必待受禮而歸則凜凜
今意如逐君責以人誰不死數語每一誦之嚴如斧鉞此可想
其心術之光明大惜乎昭公庸闇偏其如闕而代季孫家臣嚴
於叔季以逐公從婼之疾心在此令將安眾納公而意如又有
異志固是抱恨於中發憤祈死可哀也已王鳳兕爰之詩君子
不樂其生而作也其辭曰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婼之
祈死不猶是乎辛酉祈死閏八日戊辰卒蓋絕粒而死也

二十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子景公欒立
傳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即位于廟已與平
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
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惟其椅桐所
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
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
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死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
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辨義元公自懲強臣之禍將為公故如晉因夢太子即位于廟
知其死期將至故召六卿囑以後事然而見義必為勇於一往

不以死惑其營義之志則雖卒于曲棘與終於正寢無異矣家
則堂曰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加省而宋元特為此
行將以其前日逐華向者而討魯之強臣非能視天下之惡猶
己之惡豈能及此春秋書其卒于行錄之也此說得之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傳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辨義此月庚辰圍之正月庚申取之經但書取舉要也取鄆以
居公無意納公也故著齊侯以責之
附傳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在十月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吉臧氏
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
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
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為賈正焉計于季氏臧氏使
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
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
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辨義昭伯從公於外而季氏立臧會是公臣皆私臣而季氏居
然為君矣僂句不欺謗所謂人邪鬼亦邪也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
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

二一

憂憂將及王尚能久矣
雜義楚子初立志在撫民而浸致勞民日益法甚者逸欲害之
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雖唐明皇卒罹禍敗況棄疾乎
歲次乙酉
正月乙卯朔己未酉正雨水
二月甲申朔乙丑戌初春分
三月甲寅朔庚申辰正穀雨
四月癸未朔辛卯巳初小滿
五月癸丑朔丙戌酉正夏至
六月癸未朔甲午卯初大暑
七月壬子朔乙丑午初處暑
八月壬午朔丙申辰初秋分
九月辛亥朔丙寅申初霜降
十月庚辰朔丙申午初小雪
十一月庚戌朔乙丑夜子初冬至
十二月庚辰朔乙未巳初大寒
二二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傳葬宋元公〇如先任也
雜義如先君不前得立說然三月而葬何禮之有不日史闕之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
〇言魯地也
雜義入魯境故曰至不得入國故居于鄆公自是栖栖齊晉之
界七年而殁魯之臣民安之天下之諸侯聽之君臣之大倫滅
矣故春秋於居鄆在乾侯每歲豈書之使魯無君有君所以存
三綱也綱目於唐中宗之在位每歲必書帝在房州可謂深識

經意而善法聖人者矣上年十二月庚辰二十五日本年正月
庚申六日也此閏十二月之明據
夏公圍成
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
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
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
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
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
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
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
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
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
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
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
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
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匕
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子
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眾可
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
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
二三

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〻〻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
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
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于
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辨義齊侯將納公先命無受魯貨既知意如必行貨矣卒受嬖
臣𦘔貨之蔽不親帥討罪之師故圍成不書齊侯而稱公圍成
著公自主兵意如帥衆抗拒以臣敵君也魯之申豐女賈公孫
朝洩聲子冉豎林雍顏鳴輩皆季氏之家僕及其黨羽齊之子
淵捷陳子彊輩皆黨於季氏故炊鼻之戰不射人而射楯射馬
不相敵而相叱相罵不擒獲而取耳斷足且三入齊師之無阻

二四

細讀傳文如優人演劇而公在夢中全不覺悟也夫魯為秉禮
之邦意如逐君魯人與之者半其不與者亦必半焉公之失
策莫甚於拒子家之諫聽羣小之謀無通外內并欲殺來納公
之昭子則魯人即有願竭忠為公謀者亦內外隔絕而不得相
通矣所以齊人受賄玩弄公於股掌之上益公之昏庸又衛衎
之不若也哀哉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鄆
傳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
辨義齊侯果有志納公先遣賢臣聲意如逐君之罪曉諭魯之
臣民而親帥大師臨其城下并告莒及邾杞以師會討縱不能

立誅叛臣而責其謝罪改過迎君復國意如敢不俯首聽命不
此之務區區會盟于鄟陵何為哉接書公至自會居于鄆所以
著齊侯之無信會盟謀納之無益也噫此何世道哉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子昭王軫立
傳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
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
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
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
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辨義紀子常事以為後案

二五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傳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
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
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
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
守闕塞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
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
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
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
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

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
並建母弟以藩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
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
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
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於幽王天不弔
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
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
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
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
周其有髭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

二十六

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於靈王生而有髭王甚神聖無
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
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
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
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
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
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
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
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
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

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
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辨義武王遷九鼎于郟鄏周公營以爲都曰王城是謂東都成
周者東都之下都周公營之以遷殷頑民者也王室之亂至此
二十年子朝雖逐其餘黨多據王城故天王畏之于于成周書之
以著敬王遭亂遷都而王室愈卑也王子朝奔楚尹氏召氏之
毛伯以之者罪其以周之故家世臣輔戾作亂而竊負刑典俘
逃於誅戮也得並紀其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又以著舊章殘闕
之所由也唐志瓊曰晉人納王之善無一言及之何也罪晉不
臣而哀周之衰也晉爲同姓大國爵爲侯伯主盟於時不能即

二十七

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踰
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不臣之甚者也斯說得之
經文召伯嘗如杜注從傳文作召氏蓋繕經者之誤
附傳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
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
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
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
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一叚齊侯與晏子坐
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

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
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
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
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
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
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
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
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
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
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婦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

二八

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
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辯義此傳所紀格言也孔子之所取也景公極口稱善而曰我
不能矣自賊者也雖孔子末如之何況晏子乎

歲次丙戌

正月己酉朔 乙丑子正雨水
二月己卯朔 乙未丑初春分
三月戊申朔 乙丑未正穀雨
四月丁丑朔 丙申申初小滿
五月丁未朔 丁卯夜子初夏至
六月丁丑朔 乙亥午初大暑

七月丙午朔 庚午酉初處暑
八月丙子朔 辛丑未初秋分
九月乙巳朔 辛未亥初霜降
十月甲戌朔 辛丑酉初小雪
十一月甲辰朔 辛未卯初冬至
十二月甲戌朔 庚子卯初大寒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辯義出門情悃悃歸來氣索索可哀也已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
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
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
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
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

二九

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
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
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
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執
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
堀室鱄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于胸遂弑王闔
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
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
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
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辨義嗣世立長傳國之常經也反常經則禍亂作焉吳壽夢有四子諸樊長子當立既承國於父乃以季札賢而讓之札敢自謂賢於兄而泰然受之哉其不受也以天倫爲重也諸樊既嗣立使以私子爲輔傾心信任庶得其正乃約餘祭夷昧以次相及而強致國於季創常經之所無使已居讓國之名季享得國之利季之後將復誰致致之將何底止此季所以必不立也季既不立使夷昧體諸樊讓國之志仍以國付諸樊之子庶幾反於正矣乃必一私於子以致光弑其君反讓爲爭故春秋不專斥光而書吳以其君係所以著釀弑奪之禍以亂吳者成於夷昧之私已而始於諸樊之好名以爲世戒也然則季札無罪乎曰札不受國於夷昧退耕於野僚不讓光而自立札無如之何也今奉命出聘而光弑僚季又無如之何也且以天倫之正序傳國之常經而論吳實諸樊之吳而光其嗣子也僚不讓而僭立光不讓而弑立厥罪維鈞耳使札必誅光以謝僚而吳之爲國舍諸樊之子其誰應立故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言光之不應廢也讀者察此則季子之志可原而國弑之義益可見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

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享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于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辨義子常信無極之讒以殺郤宛而以是殺書之若令尹人臣也擅國之威福專殺其大夫而君不問是即君之殺之矣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傳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

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脫田 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
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
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
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
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
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辨義晉士鞅之專國無君與季孫同惡互濟者也其會于扈一
曰令戍周則絕不聞其申同恤王室之命其無志尊周可見矣
一曰謀納公宋衛既固請之則曹邾滕之有同心可知乃士鞅
取貨於季孫不但為之調停而且極口稱頌一曰季孫未知其
罪而伐君之再曰夫豈無備而能出君又曰季氏之復天救之
也又曰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且曰有十
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
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儼然意如為忠順之臣天與人
歸而魯昭皆獨夫之不若此其病狂喪心之語千載以下誦之
詎不髮指又且曰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居然指示宋
衛之臣當與季孫為同病之憐於是既辭 二子并辭小國竟使
魯君窮於無告而後快故經以會于扈挈其綱而詳士鞅之辭
事於傳 以為目特揭卻夫黨賊無君之情狀以昭示萬世讀者
知此傳即記鞅黨賊之獄也則鞅戕之誅 其嚴可知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弟聲公野立
邾快來奔
辨義家則堂曰邾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如納之今邾快又來
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凶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
叛其君而已為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今按扈之會士鞅力
庇意如之逐君故邾快叛其君而來附之此鬼魅公行於白晝
之時世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傳子猶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
亡者必此眾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
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
于且知前段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
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
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辨義孟懿子伐鄆欲奪公以歸也公徒不從故子家痛恨之再
如齊受辱而居仍居鄆義同前
附傳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
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
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
興謗而弗圖 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

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
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
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
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
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
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
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辨義終殺郤宛之案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辨義終會屆之事聽魯以難辭沮猷莊意如也權姦逐君以專
其國不供王事而辭曰國有難千古之奇談也

三四

歲次丁亥

正月癸卯朔 庚午卯 正雨水
二月癸酉朔 庚子卯 正春分
三月癸卯朔 庚午戌 正穀雨
四月壬申朔 辛丑戌 正小滿
閏月壬寅朔
五月辛未朔 癸酉卯 初夏至
六月辛丑朔 甲辰申 正大暑

七月庚午朔 乙亥夜子 初處暑
八月庚子朔 丙午戌 初秋分
九月己巳朔 丁丑寅 初霜降
十月己亥朔 丙午夜子 初小雪
十一月戊辰朔 丙子午 初冬至
十二月戊戌朔 乙巳亥 初大寒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
安子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
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
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辨義既見辱於齊又往求於晉又以輕率受侮次于乾侯不得
入晉公之流離在外其自辱如此自取之也而賊臣益安若泰
山此何世道哉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子獻公蠆立

六月葬鄭定公

三五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子頃公結立

冬葬滕悼公

辨義高息齋曰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

附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
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
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
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
將皆死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
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
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

毋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娶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三六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盂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魏(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

三七

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命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也何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

足是以數中道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
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辨義以上三條皆紀晉事而主于魏舒夫國家有道則人臣靖
共爾位好是正直今晉之爲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
且自趙盾以來晉之執政者賄賂公行浸淫日甚其誌於傳者
屢矣今祁盈私討其家臣之淫縱即使有罪何至族滅乃晉頃
昏庸尸位苟踈賕賂以赦之遂殄祁氏及羊舌氏是使其君自
剪枝葉而公室益孤六卿益橫也凡晉之六卿莫不多欲徇私
然當而執政柄必假竊仁義忠信以邀人心沽名譽今韓起卒
魏舒爲政貪分祁氏羊舌之田爲十縣而置十大夫無道之事
也乃藉此以市鬻賢之譽先舉有力王室者以見其尊天子次
舉儒子不失職者以見其重公室餘皆先受縣後見已以避嫌
疑而魏戊實其庶子則成鱄以表其不黨私親賈辛可收爲
爪牙則借叔向之識斷明以見已能拔人所不識而貴顯之夫
魏舒所舉即使皆賢然不稟命於君實屬作福自由以樹私黨
成鱄乃極口稱揚以爲襄天祿賴子孫近於文德所及其遠蓋
陰知其志在化家爲國故獻諛以迎合之此輩即程昱郭嘉之
流也然小人之市義沽名縱振矜於一時而其私欲横決勢不
能以終日凡貪人敗類與甚於蠻獄賊汙敗德莫甚於漁色今
賂以女樂爵將受之猶知從義若安肯出此雖閻沒等屬厭
之譏辭梗陽人不過如趙鞅之不敢有州以買爲耳傳文詳其
語言行事著其色取行違與趙武同傳也左氏遂假託聖言贊
以忠義昌思爵之有後于晉甚竊也仲尼至聖乃以擬諸文王
之配命多福是與姦邪賞亂賊也作春秋何爲乎

歲次戊子

正月丁卯朔 乙亥午正雨水
二月丁酉朔 乙巳午正春分
三月丙寅朔 丙子丑初穀雨
四月乙未朔 丁未丑正小滿
五月乙丑朔 戊寅午初夏至
六月甲午朔 己酉亥正大暑
七月甲子朔 辛巳卯初處暑
八月癸巳朔 壬子丑初秋分
九月癸亥朔 壬午巳初霜降
十月癸巳朔 壬子卯初小雪
十一月壬戌朔 辛巳酉初冬至
十二月壬辰朔 辛亥寅初大寒

三九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
次于乾侯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
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前段平子每歲賈
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
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
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于齊侯
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
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

以告公為寫兄公私喜于陽穀而思于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熟之而以公行為大子後段

辨義晉拒之故至自乾侯再居于鄆齊卑之故再如晉次于乾侯賤甚無聊御又甚矣觀其歸馬贄之死馬櫝之獻王私喜陽穀思魯始悟公為在難之性情舉動昏庸如此居安時之夢夢更可知矣賊臣安得不玩弄之於掌上乎季孫每歲歸馬具衣屨即士鞅所稱事君如在國也此與華向質君之子而又必與其妻食公子而後食同一機詐內以愚弄庸昏之君外以欺誑無識之人最可痛恨者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辨義此無傳穀梁云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是天命也非我罪也據此可見詣不附季謀欲納公而公信邪言毋通外內以致隔絕其卒也殆亦憂憤而卒歟詣卒而公室益無人矣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辨義胡傳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歷卿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反自納於咎護蹈穽之中其從者又皆以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畔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斷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卒不亡得乎汪德

輔曰或謂意如間公於乾侯誘其民而使之潰夫昭公之德澤足以固結其民而民心不忘昭公則雖誘之使叛其民亦必深思遠念而不忍叛去也今按胡傳明切汪說平正意如自有應誅之罪何必於此爲昭公隱惡即如公屢不聽子家之謀豈亦季氏誘之耶大抵昭公數年食用一切取給於鄆而從者更加威虐故鄆民不勝擾而迸散碩鼠之詩曰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此亦其類也

附傳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

辨義敬王雖入成周子朝餘黨多在王城此所殺者皆子朝之黨并殺召伯盈盈本黨於子朝也尹固之罪案定自婦人之口此可想民巖之可畏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

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
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
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
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于魯縣范氏其後也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
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
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
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
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
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

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
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
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皥氏有
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
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
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土后
爲社稷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
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難義龍見絳郊與鄭之洧淵漢之蘭陵井中同豢龍御龍惟帝
舜及孔甲時有之亦若黃帝時鳳巢阿閣成王時有鳳於靈

禽苑因其自來而飲食以擾畜之耳人實不知非龍實知蓋言
人性最靈能通乎物性試觀介葛盧識牛鳴可見董父劉累能
求龍之耆欲亦非荒誕孔甲得龍河漢各二因其不生得而自
來故尊爲帝賜然破胎毀卵則麟鳳不遊其郊物傷其類也今
龍死而醢食之縱欲以昏其智龍之不再至不亦宜乎一日失
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言官一日失職則死及於物蓋失官則
不能食物也杜注殊誤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
伏鬱湮不育此兼五行之官而言實見聖王盡人性以盡物性
之至理唐虞之六府金木水火土穀惟修其有五行之官明矣
啓之征有扈氏曰威侮五行帝之殛鯀曰汨陳其五行則官不

修其職而物乃坻伏鬱湮可知矣社稷五祀後世類然其生爲
是官死爲是神即昌黎所稱古者鄉先生死而可祭于社之說
也昔杞宋不能徵夏殷之禮由於文獻不足故傳於語關古制
者多采録之即問官郯子之志也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
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
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
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
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
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

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中其
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
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
以免
辨義唐叔之所受法度受之於文武也故足以經緯其民今取
夷蒐之亂制鑄爲刑鼎以是爲國法是變亂先王之正刑也法
姦必亡猶作備之無後也此晉事不載於魯史故未列於傳而
述聖言以斷之亦春秋之志也
歲次己丑 應閏八月早閏五月
正月壬戌朔 庚辰酉正雨水　七月戊子朔 丁巳辰初秋分

二月壬辰朔 庚戌酉正春分　八月戊午朔
三月辛酉朔 辛巳辰初穀雨　九月丁亥朔 甲申初霜降
四月辛卯朔 壬子辰正小滿　十月丁巳朔 午初小雪
五月庚申朔 癸未酉初夏至　十一月丙戌朔 夜子初冬至
閏月庚寅朔 乙卯寅正大暑　十二月丙辰朔 巳初大寒
六月己未朔 丙戌午初處暑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
辨義鄆潰公故在乾侯客寄也何以必書之書春書王正月則
歲改矣不書公所在則無所謂三十年矣季氏無君能專魯國
國史紀年其能滅公之年數哉左氏語不可曉公穀每似之杜
氏曲爲解說益形其妄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子定公午立
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
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
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
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
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
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
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

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
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
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
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
之晉人不能詰
辨義三月而葬晉自不以禮葬其君魏舒反欲責禮於鄭故鄭
明以從省不從豐詰之晉人不能詰也汪德輔曰是時公在晉
地不弔其喪不送其葬者晉不受公公亦淹恤在外不能備其
禮也今按魯會晉葬故書於史但季氏主行之耳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大子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

四六

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辨義吳怒楚而滅徐吳光之罪也然而徐子亦有罪焉孟子曰唯智者惟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徐處江淮間介于吳楚吳楚交惡則徐其所必爭也時值楚勢少衰吳威浸熾徐子當两盡事大之禮縱力不足於嗟禮斷不得隙自己開以挑其怨當吳光弒立掩餘奔徐而受其奔既爲吳所怨矣今使徐執掩餘又縱之奔楚楚疆其讎以重怨之於是奮虐滅徐乃斷髮攜妻以逆不已晚哉當是時無道之天也逆天者亡故書名以咎之

歲次庚寅

正月丙戌朔 子正雨水　七月癸未朔 辛卯申正處暑
二月乙卯朔 丙辰子正春分　八月壬子朔 壬戌未初秋分
三月乙酉朔 丙戌未初穀雨　九月壬午朔 壬辰亥初霜降
四月甲寅朔 丁巳未正小滿　十月壬子朔 壬戌酉初小雪

四七

五月甲申朔 戊子夜子初夏至　十一月辛巳朔 壬辰卯初冬至
六月癸丑朔 庚申巳正大暑　十二月辛亥朔 辛酉申初大寒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辨義義見前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

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之君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辨義意如利昭公之庸闇以專國亦非必欲逐君及公伐之不克而自出意如初念猶懼國人不服大國致討而欲復之觀其以得改事君之言稽顙告昭子可見乃公信羣小邪謀有無通外內之盟是公自隔絶魯之臣民雖魯有欲爲公忠謀者情愫不通是以大啓意如之姦而有異志焉昭子所以憤痛祈死也當是時晉晉之霸侔權姦賄賂公行季孫緣得肆其通神之力四路擱藏而公之在外遂如四窮之無告矣今晉午初立將以師納公又爲范鞅之詭辭所蔽設使其少明情理竟召意如來晉而加窮詰責以迎君反國并飭公之從者毋許阻撓縱非霸主討罪之職亦可免魯君客死於外而乃使荀躒與意如爲適歷之會何其昏哉於是范鞅潛通賂息荀躒詭致詰辭意如飾爲搖尾乞憐且儼然受之怨此其爲鬼爲蜮即詩所謂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者而晉午墮其術中茫無覺察是晉定猶魯昭也荀范猶季孫也每一閱之鳴噎氣塞春秋以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比屬於公在乾侯之下據傳讀經情狀如見乃朱子所謂直書其事善惡燃然在目者而拘拘纍一二

字以求書法不亦遠哉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子襄公定立

傳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辨義國者君之國也人臣竭忠事主而君怒欲誅之因而棄職避荒古有之矣從未有臣不受誅即從拒敵其君棄國出亡其臣專國自若而人言籍籍皆謂罪在君不在臣者惟春秋時乃有之晉侯既爲范荀所蔽遂深信意如未嘗獲罪於君但其君抱怨出亡又執意不反耳姑使荀躒唁公且亂其隨意如入國令公仍執意則晉再不敢與知魯國之難矣子姑歸祭一語言君既不歸奉宗祧仍子可攝行其事此說爲季孫得意言之以明我與子兩心相照如一也噫世衰道微邪說暴行之作遂至

是乎若昭公之盾閻在内則為强之所脅不得安其位在外則為從者所脅不得歸其國卒至客死焉天下笑豈非獨斯濯足者夫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盗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辨義傳稱邾黑肱而經無邾字先儒皆以為闕文是也公穀之妄此處辨之詳矣左氏重地書名之說已辨其謬於前而此乃更潤飾其辭陸佃沖作其妄為曲說條辨已極詳矣讀者試思竊地殺人皆是惡名而彰殺國君之兄其名尤惡齊豹如何是求名不得黑肱如何是欲蓋名章豈聖人於不義竊地者必使章其名犯義殺人者必不使留其名耶抑豈攻難之士皆願以作亂殺人標名史冊故必削之貪冒之民惟恐以賤而竊地著名後世故必書之耶使春秋之稱如此何由使善人勸淫人懼耶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辨義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連讀猶曰十月庚午其詳具首卷史墨但言日食之應不及占夢

附傳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辨義出其不意潛師掠境曰侵亦司馬九伐之一此則條出條歸奇詭多方已成戰國之風矣

歲次辛卯

正月庚辰朔 辛卯卯初雨水	七月丁丑朔 丙申亥正處暑
二月庚戌朔 辛酉卯正春分	八月丁未朔 丁卯戌初秋分
三月己卯朔 辛卯戌初穀雨	九月丙子朔 戊戌丑正霜降
四月己酉朔 壬戌巳正小滿	十月丙午朔 丁卯亥正小雪
五月戊寅朔 甲午卯初夏至	十一月乙亥朔 丁酉巳正冬至
六月戊申朔 乙丑申正大暑	十二月乙巳朔 丙寅亥初大寒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又不能用其人也

辦義義已見前閔若魯隱公之墓也公之出也與臧孫如墓謀今自外使人歸莫除之拔以取書見魯之四封尺地非公有而祖宗丘墓之所亦爲季氏所據今僅得取還之所以深惡意如而誅之也

夏吳伐越

傳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辦義二十四年冬越從楚畧吳疆故吳始用師于越報怨也書之以著其日尋干戈兵連禍結互相剪屠也家則堂曰吳方抗楚越議其後自是吳楚越不相爲下而齊晉二大國之患在強

五上

臣矣此說最見當時大勢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衞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穀作大叔 莒人下公有邾婁人 穀有邾人）

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衞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五下

辦義周道壞于幽厲而西都覆沒故彼都人士見于小雅黍離載于王風昔武王遷鼎郟鄏周公相成王營雒邑以朝諸侯是謂王城東遷以來歷世世居之此城成周者鄭子美曰敬王避子朝之黨居于成周今城之遂定都焉張元德曰此敬王徙都成周自王城而遷故因諸大夫之城而書成周以紀實也黃正憲曰成周之城非爲城圯以其狹小不足以容衆故擴而大之如狄泉本在城外今則遂入城中矣家則堂曰此諸侯之大夫奉王命而城成周覇政之僅克舉者呂居仁曰周室雖衰諸侯猶

勤之如此先王之德澤猶有存者也季彭山曰敬王以正得國能自樹立諸邦咸集見王澤未竭而晉定猶能率諸侯也合此六說事理明切極矣今按宣王中興克復文王之竟土於是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車攻美之今敬王雖頗能自立然不思復營定鼎之舊都而卽安于成周既城之後始微諸侯之戍是亦下喬木入幽谷之象也嗣是益陵益替天子浸不能號令諸侯諸侯亦浸不知有王室故胡傳謂與列國等此有周一代由盛而衰由衰而微識之大勢也傳稱晉魏舒韓不信于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而經不書魏舒者殆以南面干位削之著其功不敵罪也范欽云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又云後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而魏舒善之惟其未以懷利以事君故矣曰但知利己不知有尊王之大義薄備紀之讀者可即言以知人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傳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於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辨義公之客死于外其故已備于前子家羈獨受君賜由其愛君之忱摯不敢逆君命蓋念八年於年流離瑣尾當此死訣之際有惻然不忍違逆者也惜乎遇非其主言不聽諫不行然終不受季孫之招可謂獨抱孤忠完全名節者矣史墨博聞尤長于卜筮占驗之術言每奇中然而心術不正乃晉卿之鷹犬耳最可惡者佞口亂義夫物之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自然之理也然三辰繫于天五行產于地代天地以宣化育也豈敢權天地之權哉體有左右以衛心君也王有卿諸侯有卿以貳股肱也小體豈可奪大體股肱豈可陵元首哉自古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由天命靡常歸于有德故也豈强臣凌弱主而篡奪

具國之謂哉舜傳于賢桀紂無道湯武伐之故曰三后之姓於
今為庶然當其時周德雖衰子孫日失其序依然為君魯王本
支百世豈得與夏商並論況湯武應天順人猶慚以有慙德恐
來世以為口實何物賊臣敢相提並論也詩稱高岸為谷深谷
為陵痛夫尹氏皇父輩舉小勾結專權亂政以致災異而豈君
臣無常位之謂耶雷在天上春行天威故大壯利貞大者正也
豈乘乾為奪天之位耶且男女有兩妃耦之正也設如史墨之
說則牝雞司晨若呂氏專漢武氏篡唐亦可云天之道耶成季
始震卜人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不云為公室賊也
蓋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猶天生周召以輔周室于其子孫弗率
承東門遂殺適立庶之釁專國柄分公室浸至逐君不忌魯君
世從其失而不扶季氏世修其勤以自固易所謂履霜堅冰至
者也而妄稱曰天之道然周召之子孫設有專周政而奪王位
者亦可曰君臣無常位是勸世臣為莽操也蓋晉物專國與意
如异故史墨附腹而為是誣言者且引經述古肆為偏議其無
父無君較楊墨之言尤甚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此
類其最著者哉也備錄之所以著人心不正殊為詖淫之辭惑
人如此此孔子所以懼而春秋所以作也豈取其妄言之有當于
理哉

春秋深卷之二十

定公 名宋昭公弟

歲次壬辰周敬王十一年 失閏六月

正月甲戌朔 丙申午和雨水　七月辛未朔
二月癸卯朔 丙寅午正春分　八月辛丑朔 壬寅寅正處暑
三月癸酉朔 丁酉丑和穀雨　九月庚午朔 癸酉丑和秋分
四月壬寅朔 戊辰丑正小滿　十月庚子朔 癸卯辰正霜降
五月壬申朔 己亥午初夏至　十一月庚午朔 癸酉寅正小雪
六月壬寅朔 庚午亥正大暑　十二月己亥朔 壬寅申正冬至

元年

一

辨義公未即位改元而書元年。追書也。凡元年。雖有故不行即位之禮。必書春王正月。此不書者。君未即位。非由有故不行禮。故凡於常年書春王三月以紀事。備四時也。杜氏舊本亦如公穀本。截春王兩字繫元年下。以歇後語。不成文理。今不從之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衞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

原缺第二葉

昭公

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

三

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辨義書公之喪至自乾侯著公衍雖立爲太子不敢隨喪歸殯也著公即位著意如廢先君之嫡嗣而公受位於賊臣也書葬我君著其幸同先公之兆也傳文備矣

九月大雩

辨義大旱故大雩今推九月四日交秋分實八月

立煬宮

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辨義家則堂曰公薨于外魯之大變而意如以爲獲神靈之祐爲煬立宮其無忌憚之心何所不爲哉汪德輔曰煬公至昭公已二十世廟毀已久而復立宮如得罪于魯之先祖擢髮不足數而猶欲諂事煬公以徼福吾知煬公之不饗其祭也今立宮不久而意如卒桓子囚逐君之報近在其子益神之恫之甚矣豈但不饗其祭哉

冬十月隕霜殺菽

四

辨義菽類不一有早有遲遲者七月種十月始穫詩曰歲律云慕采萧穫菽是也又淮豆一名豌豆其苗宛宛柔弱以八月種經冬最耐霜雪而以四月與麥同熟亦名戎菽此菽西北種植甚多隕霜殺之由陰肅太重雖耐霜之物不能堪也此年失閏

六月此十月實九月

歲次癸巳 補閏五月

正月己巳朔 壬申丑正大寒

二月戊戌朔 辛丑酉初雨水

三月戊辰朔 辛未酉正春分

四月戊戌朔 壬寅辰初穀雨

七月丙申朔 丁未巳正處暑

八月乙丑朔 戊寅辰初秋分

九月乙未朔 戊申未正霜降

十月甲子朔 戊寅巳正小雪

五月丁卯朔 癸酉辰正小滿 十一月甲午朔 丁未亥正冬至
閏月丁酉朔 甲辰酉初夏至 十二月甲子朔 丁丑辰正大寒
六月丙寅朔 丙子寅正大暑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辨義天子五門雉門為中門門之兩旁有闕曰兩觀謂之象魏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使萬民觀治象自魯僭郊禘門闕皆僭天子之制至是而災天厭之矣孫明復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者雉門與兩觀俱災也此語足破公穀從及字尋義之穿鑿

秋楚人伐吳

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使我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辨義自襄三年以後楚伐吳者至是七見此蓋以報雞父之怨而入郢之禍實自名焉書伐不書敗以著首兵強戰者取禍不止于敗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辨義魯僭天子之制而天降之災正當定公在位之初即宜恐懼修省革僭制以謹侯度而災後又新作之不畏于天甚矣行父佐僖以僭郊禘意如輔定以新門觀皆陷其君于僭竊之罪

五

因以自逞其僭竊之惡者也周公之衰安能復振哉

附傳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辨義此周之故家也父兄棄子弟子弟賊父兄此何世界

歲次甲午

正月癸[己]亥朔 丙午夜子初雨水 七月辛卯朔 壬子申正處暑
二月癸亥朔 丁丑子正春分 八月庚申朔 癸未午正秋分
三月癸巳朔 丁未未初穀雨 九月己丑朔 癸丑戌正霜降
四月壬戌朔 戊寅未正小滿 十月己未朔 癸未申正小雪
五月壬辰朔 己酉夜子初夏至 十一月戊子朔 癸丑寅正冬至

六

六月辛酉朔 辛巳巳正大暑 十二月戊午朔 壬午未正大寒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辨義孔疏三傳皆無其說不知何故乃復程子曰季孫意如不告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家則堂曰公如晉至河乃復者意如所以操縱其君使之一切聽己今求諸盟皐鼬傳文曾無因會請盟之事若如家氏之說是如晉由意如遣之乃復又由意如追還之于情理亦未安竊謂當是時晉卿強橫不惟輕視其君如贅旒且有自相翦屠之勢彼本無志輔其君修霸政以主諸侯亦不願諸侯來朝其君以尊崇之故公以新立朝正于晉而晉卿託故

辭之耳昭三年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姜兵其朝召以
崇公室也晉卿之姦謀殆猶是歟

二月辛卯邾子華卒 子隱公乞立又名益

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三年
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
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
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辨義事極小而閽人挾詐欲假小釁以與大難莊公卞急不徐
察而暴怒以召禍易所謂火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者也附
志之以為世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傳冬盟于郯脩邾好也

辨義杜注邾邑拔也自隱暨桓莊之世邾魯仰有小怨並無大
怨及邾克進爵為子而傳公初立敗邾師于偃由是邾魯搆怨
日深晉霸既興邾又倚晉為重凡魯受邾而邾愬晉者不一其
事今邾之叛臣竊地出奔者既衆國勢浸微而晉霸既歇邾無
所恃又思親近依魯故傳稱脩邾好子新立求好于魯魯因
亦棄怨以脩前好時事如此亦天下之勢使然也

附傳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後寔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
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
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
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
侯自拘于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
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
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
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
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
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辨義囊瓦婪賄以禍楚當與會召陵傳合讀

歲次乙未

正月丁巳亥朔 壬子卯初雨水
二月丁巳朔 壬午卯正春分
三月丙戌朔 壬子戌初穀雨
四月丙辰朔 癸未戌初小滿
閏月乙酉朔
五月乙卯朔 寅丑夏至
六月甲申朔 丙戌申初大暑
七月甲寅朔 丁巳亥正處暑
八月癸丑未朔 戊子酉正秋分
九月癸丑朔 己未丑正霜降
十月癸丑未朔 戊子亥正小雪
十一月壬子朔 戊午巳正冬至
十二月壬午朔 丁亥戌正大寒

四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子懷公柳立

辨義杜注癸巳正月七日今同盖經文月誤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辨義傳首稱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是晉定奉天子之元老率十八國之師將聲其虐留唐蔡之罪以討之乃荀寅因求貨不遂詭而沮之軟廢然中止貪人敗類致囊瓦之罪又有甚焉余氏光曰晉政已移于六卿晉定直一偶人六卿懼公勝楚而歸功冠五伯而權不及己故乞賂以離蔡假旄以賤鄭用散諸侯之師以隳其君之功而固其私也經書侵郢晉定之無能為也此說得之水潦方降即月令季春之月時雨將降也三月之非寅建明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辨義沈微弱近楚其不會召陵非叛晉也畏楚且晉率十八國之師不能爲蔡討楚而使蔡伐沈滅其國殺其君大罪也家則堂曰春秋書滅沈于會召陵之後盟臯鼬之前責蔡也亦責晉也故書滅書殺以正其罪今沈子見殺稱名與君卒稱名同非罪沈子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傳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

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皡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

大呂殷民七族陶氏繁氏錡氏樊氏飢氏終葵氏封畛土施氏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康誥而封于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

十一

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書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反自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黄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教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辨義此經大旨與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之會本爲齊討弑君而晉人受崔杼之賂遂與齊成今召陵之會本爲蔡侯伐楚而晉人因求貨不與遂辭蔡侯故彼書諸侯同盟于重丘此書公及諸侯盟于皐鼬皆不重敘爵列皆罪晉之不足主盟以長諸侯也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經但書公及諸侯盟則劉子因晉不伐楚而先歸矣其冠以公及者晉不能脩明伯職爲蔡討楚乃欲反易周班長蔡于衛豈知諸侯尊晉主盟者以其職居方伯也今既自棄其職循先王分封之舊則尚德分物宜惟蔡不得先衛即晉又安敢先魯故以公冠之非尊魯也所以黜晉而嚴罪之也蓋自盟重丘之後而晉伯浸衰自盟皐鼬之後而晉君益弱由是年至會黄池之前凡

十二

有會盟征伐晉侯不見于經者二十四載此其強臣陵主較魯之季孫尤有甚焉豈非教猱升木之明驗哉故重丘與皐鼬兩盟乃天下滔滔日下之大局也子太叔贈簡子九言皆切中晉卿之病故并錄之

杞伯成卒于會 子乞嗣爲隱公七月其弟遂弑隱自立爲僖公

辨義卒在盟皐鼬之後而書卒會杞伯爲會召陵而來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辨義許至是四遷矣許本太嶽之裔先王所封偪于鄭依于楚屢遷浸微詳書之以著先代聖賢之後廢爲縣鄙而封建遂不

可復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辨義劉卷即劉子也劉子奉王命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今歸而卒天子念其勤勞王事以其卒赴于諸侯故不稱爵畧則書曰劉子擁立二君卒安宗社二百四十年周家大臣未有其比故特書其卒葬今敬王子虎卒而不葬譏諸侯之弔如同盟也此則卒葬備書家氏之說殆其得之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十三

傳秋楚爲沈故圍蔡

辨義晉不爲蔡伐楚而使蔡伐沈今楚爲沈故圍蔡而晉不救是晉既稱沈且害蔡是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此蔡所以轉求于吳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辨義此爲平中之敗而伐之楚圍蔡不救而約與國以伐鮮虞比事書之著其忘大義狗小怨也趙木訥曰晉伐楚諸侯之利而六卿之害也故定公出而六卿忌其有功辭蔡卑鄭而隱其伐救晉伐鮮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也故荀氏士氏趙氏交伐以顯其績此說深見其情矣

葬劉文公

辨義說已見前王室之老書葬者惟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傳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illegible]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

十四

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辨義王明逸曰楚馮陵諸夏陳蔡尤被其毒嘗滅而更之爲

縣其於蔡也誘般而殺之用隱大子於岡山遂執與出侯朱東
國客死至蔡侯吳又以裘冠求美裘弗與拘於南郢數年而後
歸之讎恥極矣及吳發憤請師晉晉不足與請師于吳吳子
爲之興師大敗楚兵于柏舉囊瓦奔鄭於是蔡人累世之讎憾
少伸矣春秋書蔡侯以吳子所以伸蔡也吳子親行君重于師
故書以吳子胡氏巧謂吳進而稱子爲善其伐楚解蔡圍成伯
討之功失經意矣家則堂曰自楚昭繼世舉國事付之囊瓦黷
貨無厭殺人不忌以至內外離叛莫有關心由是有入郢之禍
國破君逃尾不能死又不能與君俱行奔石竄以爲偷生之
計罪不可勝誅矣春秋繼柏舉之敗書尾出奔誅大臣之敗國

十五

而以身免也合此兩說經旨備矣

庚辰吳入郢

傳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
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
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
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
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
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
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
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
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
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
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
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
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
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
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
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
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

十六

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
王逃王而己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
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
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
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
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
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
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
蛇以爲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
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

焉若楚之逆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
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
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
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辨義不書吳子入楚而書吳入郢者著其全師據有國都而以
班處宮也蓋楚君臣之自名垢辱吳君臣之大肆淫虐皆于此
可見公穀作入楚者非也王明逸曰公羊以前之稱子爲進後
之不稱子爲貶皆非經意吳之爲吳自若也以其師而敗楚者
蔡人之憤利其有而入郢者吳人之志諸儒泥于一字見褒貶
之說故恕而予吳怨而貶吳而于聖人伸蔡侯僞中國之微意

十七

則莫能發也王氏此條可謂篤論

歲次丙申

正月辛亥朔 丁巳午初雨水　七月戊申朔 癸亥寅正處暑
二月辛巳朔 丁亥午初春分　八月戊寅朔 甲午 丁正秋分
三月辛亥朔 戊午子正谷雨　九月丁未朔 甲子辰正霜降
四月庚辰朔 乙丑丑正小滿　十月丁丑朔 甲午寅正小雪
五月己酉朔 庚申巳正夏至　十一月丙午朔 癸亥申正冬至
六月己卯朔 辛卯亥初大暑　十二月丙子朔 癸巳丑正大寒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傳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辨義蔡本疲困之國自上年秋爲楚所圍至冬始得以吳子爲
柏舉之戰借人之力則一切軍餉所需必取給于蔡而蔡之窘
乏可知矣今魯歸粟于蔡以周其亟蓋矜其無所資藉也經傳
之文本極明曉公穀以爲諸侯歸粟既屬節外生枝或以爲譏
魯徒畏吳而無救災之實魯雖君弱臣強豈遂無一善之足書
況當是時諸侯皆貳于晉楚又新敗于吳則諸侯各務交好以
相結亦情事所必有而蔡以吳摧楚使楚不爲患又魯人之所
喜也故春秋據事書之

於越入吳

十八

傳越入吳吳在楚也

辨義杜注於發聲也汪德輔曰汲冢周書王會篇有東越於越
戉當時之所稱歟今按於越爲越之舊稱亦若楚稱荊楚吳稱
勾吳而於乃發聲耳春秋于此舉其舊號若殊之猶夏久矣今
吳方入楚越即入吳所以著其崛起遂爲互相攻擊皆將迭爭
雄長以爲諸夏之患者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子斯嗣是爲桓子

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
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
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

郊桓子斂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
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
皆奔齊
辨義叔孫昭子責意如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
不亦傷乎春秋書季孫意如卒其取義猶是也設意如竟以璵
璠斂登諸史曰季孫意如卒以璵璠斂宜不必脩僭竊之深于
萬世哉況身甫死而嗣子因會君腐闇無戮意如何季孫強橫
其如陽虎何豈出爾反爾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哉本傳
以續經示戒之明切如此所以教萬世無窮也先儒于昭公伐

十九

季氏則責其不能待時馴致而逞一朝之忿與高貴鄉公並論
意如卒又責定公不能若叔孫昭子之不汚而封逐君之賊夫
定本庸才甫即位而討意如能保不爲昭公續哉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辨義不敢之卒賢于意如而遠遜于婼自是而後三桓之子孫
微矣
冬晉士鞅師圍鮮虞
傳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辨義上年秋伐鮮虞此冬又圍之皆報觀虎之役也然其拓土
之志不盡滅鮮虞以取中山不止矣夫君不向道志仁而日我

能爲君闢土地備曰古之民賊況陵主之弱而專丘肆暴以自
爲肥家之計者哉
附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
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
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辨義子朝依楚包藏禍心故王人因楚亂殺子朝而儋翩率其
徒在王城者因鄭人以作亂猶本錯簡在次年今移置之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
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
吳人獲薳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

二十

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
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
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
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
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
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
終不正視 前段 楚子入於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
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于楚必有亂有亂則必
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
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

吾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鬭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
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鬭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
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
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爲女子
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
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
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大
小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
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
事余亦弗能也

二十一

辨義終吳入郢之役事楚雖無道失國而猶有同患不避死生之
臣故昭王能復國且懲其前惡賞大功滅小怨亦有足取者

歲次丁酉
正月乙巳朔 壬戌酉初雨水
二月乙亥朔 壬辰酉初春分
三月乙巳朔 癸亥卯正穀雨
四月甲戌朔 甲午辰初小滿
五月甲辰朔 乙丑申正夏至
六月癸酉朔 丁酉寅初大暑
七月癸卯朔 戊辰巳正處暑
八月壬申朔 己亥卯正秋分
九月辛丑朔 己巳未正霜降
十月辛未朔 己亥巳正小雪
十一月庚子朔 戊辰亥正冬至
十二月庚午朔 戊戌辰正大寒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辨義宋則堂曰鄭人朶頤于許幾二百年矣自鄭莊憚王誅之
加入而不敢有將以有待也未幾鄭有內亂許叔復其宗社今
列國無盟主鄭人肆其不道滅同盟之國剪太岳之後鄭之罪
大矣李廉曰此鄭叛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
黨合天下遂無主自定六年鄭滅許而晉鄭之黨又合天下遂
無晉許以太岳之後不能屈節於鄭而甘心向楚其亡固宜獨
至是而晉楚俱弱春秋以終則世變亦可感也夫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傳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及

二十二

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
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
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
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群臣之
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
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
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辨義公往討鄭何故書侵蓋討鄭之令不由天王亦不由方伯
而出于晉之強臣既不足以聲義且兵權不屬公而陪臣執國
命不過挾公潛師入鄭境掠取匡邑而疾返是公外爲大國強

臣所書内為私家陪臣所挾不但不能聲罪于鄭又且中道幾
至挑釁于衛故以公侵鄭書之再以至自侵鄭申言之直筆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
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
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
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辨義獻鄭俘者取匡所俘獲也如晉而兩卿並書著季孟為陽
虎所制舂書道並出也高氏息齋曰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陵

二十三

大夫微陪臣專理勢然爾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傳秋八月宋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
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
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
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緜上
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
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范
獻子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
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辨義諸侯皆貳于晉宋獨遣使修好尊晉也然陳寅預為樂祁
謀曰子立後而行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可見晉卿之瀆貨
爭權惟賄是貪賄或不及禍必加之人所共知也晉本以方伯
主盟自六卿謀弱其君唯恐其修伯職以自強故每要列國之
卿大夫通貨賂以交于已深忌諸侯來朝聘以尊其君又且各
懷猜忌謀相傾軋所以樂祁甫入境趙鞅逆而飲酒于緜上招
之附己也范鞅忌之藉端進讒是時晉定昏庸尸位惟強臣之
言是從是信遂以無罪虐執聘使故書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深惡而嚴罪之也胡傳以為執非無名獨以為不然如以獻
楊楯為通賄則列國卿大夫出使者獻紵衣獻玉獻馬往往有

二十四

之原非以私事相干況楊楯賈禍陳寅已逆知其弗可為而范
鞅言于晉侯但曰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絕口不及楊楯
是明自如其賄說飲趙而藐己故藉私飲以加之罪也然未致使而私
飲酒自說飲也今趙鞅逆而飲之酒于緜上郊迎勞賓也如責
其非由君命當前罪趙鞅何故專罪樂祁況飲食細故其為不
敬之罪小菲其饔餼卑其禮數以黜辱之即足以示罰何至于
囚執哉

冬城中城

辨義中城屬于公室成九年嘗城之矣此再城之陽虎託以強
公室而挾公以自固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辨義杜注向忌不言向闕文鄆貳于齊故圍之今按齊取鄆以
居昭公既而鄆潰歸于齊也今季孟兩家帥師圍之其主使出
于陽虎觀後傳可見
附傳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
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令尹子西喜
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于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辨義志楚之所以復振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辨義陽虎必挾輔公以抑三桓而後國人從之之盖與曹瞞之挾
漢以為資相似但虎才不如操而暴似董卓耳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辨義晉雖戍周而儋翩未除故辟之

二十五

歲次戊戌 失閏二月
正月庚子朔 丁卯夜子初雨水
二月己巳朔 丁酉夜子初春分
三月己亥朔
四月戊辰朔 午正穀雨
五月戊戌朔 己亥未初小滿
六月丁卯朔 庚午亥正夏至
七月丁酉朔 壬寅巳初大暑
八月丙寅朔 癸酉申初處暑
九月丙申朔 甲辰午正秋分
十月乙丑朔 甲戌戌正霜降
十一月乙未朔 甲辰申正小雪
十二月乙丑朔 甲戌寅正冬至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辨義此年失閏二月四月戊辰朔交數兩實三月
秋
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傳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
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辨義杜注瑣即沙也許崧老曰齊鄭之盟叛晉也霸道廢諸侯
散離盟始復志此李廉曰此為齊景公圖伯霸之始而鄭實在
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牽會洮皆齊鄭
糾合之事今按衛侯本欲叛晉以從鹹之盟因諸大夫不可故
私使齊執結侵衛非畏晉也所以脅制諸大夫以為沙之盟也
其失道甚矣而齊侯從之則失道尤甚汪德輔曰齊侯稱人而
又書侵所以重貶之也挾詐恃力夫豈圖霸之道李氏廉曰此
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渠蒢至哀元年而
伐晉矣夫當晉楚皆衰弱之餘吳越之禍未至于北方使齊景
公果能撫霸國之餘黨尊事王室輯寧列國則桓公之功獨不
可復乎奈何今日之會明日之次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晉為事
乎李氏此說見義甚明
大雩

二十六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辨義許松老曰東夏諸侯唯魯事晉故齊伐之高息齋曰齊數晉與鄭盟故為鄭伐我且報二御之圍鄆合此兩說齊伐魯之情事始備夫魯自莊至定閔九公與其先事齊其後事晉其中又嘗事楚所謂不能役人而役于人者也今則有陽虎之難又安敢叛晉從齊昔齊桓定慶父之難以寧魯而覇業以興設齊景亦能除陽虎之亂與三桓之事以寧魯則覇統可紹桓公何 二十七 憂魯人之不傾心悅服乃不知綏之以德而徒欲威之以力向其悖也家則堂曰春秋繼鹹沙二盟而書國夏伐我皆貶也其說是也

九月大雩

辨義今推九月九日甲辰始交秋分可見前書大雩于秋尚是是六月前禱不應而再禱旱甚為災可知已

冬十月

附傳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窮谷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王

辨義杜注己巳十二月五日此三條接上王處姑猶讀之赴告不及魯故不見經而備紀于傳使讀者得以考世變也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辨義此傳亦在二月六年冬魯圍鄆齊人于此春歸之並歸陽關歸于公室也故陽虎居之以為政執國命也齊人歸鄆讙龜與鄭盟術而冀魯叛晉從之魯不從故國夏伐我西鄙

歲次己亥 補閏二月

正月甲午朔 癸卯未正大寒
二月甲子朔 癸酉寅正雨水
閏月癸巳朔 癸卯卯初春分
三月癸亥朔 癸酉酉正穀雨
四月壬辰朔 甲辰戌初小滿
五月壬戌朔 丙子寅正夏至
六月辛卯朔 丁未申初大暑
七月辛酉朔 戊寅亥初處暑
八月庚寅朔 己酉酉正秋分
九月庚申朔 庚辰丑初霜降 二十八
十月己丑朔 己酉亥初小雪
十一月己丑朔 己卯巳正冬至
十二月戊子朔 戊申戌正大寒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前段

二月公侵齊攻廩邱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
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
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
獲焉名之曰陽州
辨義此報國夏之伐我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奉君命而來故曰伐我
魯雖君親行為陪臣所挾故曰侵齊且國無君政士無鬬志正
月門于陽州陽人一出而師退二月攻廩邱之郛廩邱人一出
而師奔初侵不得志再侵亦如之是公但僕僕然躬蹈凶危之
地耳高息齊曰公通日之間再出侵齊往往作來不得休息公
之進退益不自尊矣故兩侵並以見之其說是是公穀家謂是
二十九
哀之齊多微辭今讀之但見其據事直書經綱傳目備列情狀
並非微辭二公經傳具存讀者可逐條求之
曹伯露卒子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傳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
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
辨義公以兩侵排齊故齊師伐我又以力不能禦望救于晉然
士鞅趙鞅荀寅本無恤患之志惟恐張救我之聲駐師衛之瓦地
八特■出境會之執羔執雁不過虛文相接駐瓦之晉師何
能拒伐我西鄙之齊師故晉救不書惟以公會晉師于瓦公至
自瓦聯書之著其屈己遠涉徒勞往返也噫公車千乘公徒三
萬魯宜無師乃政在權門而昭公用之則公徒釋甲執冰以游
政在陪臣而定公用之則士皆坐列傳觀六鈞之弓失衆若此
猶不省悟徒然召釁于齊仰救于晉豈不哀哉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子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
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
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
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
三十
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
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
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
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
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
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
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
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士鞅會成
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辨義晉同會召陵侵楚之後凡有事于諸侯皆以侵書若晉侯

無德以主夏盟既有恭方伯之專征況荀由孫是不恭君命而
專兵戎倚掎晉師期盟衛侯于鄟澤而危之師也晉侯不在師
而以大夫殺盟諸侯已極無禮況趙鞅使涉佗成何鄟衛于盟
原而投衛君之手衛以此叛晉晉實自絕于衛非衛有咎也故
鄭伐伊闕罪本可討而士鞅以師栴侵悉強臣之專兵于外也
再書遂侵衛悉其縱行無禮不自悔罪而强肆擾掠也自是而
諸侯不復從晉即篤衛亦不能固與晉矣

辨書晴公

辨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辨義公侵鄭之役不假道于衛而又虢之衛忍小忿而敗親睦
衛本無怨于魯也況衛之叛晉晉失衛直今二卿帥師與衛
為難不過服晉卿之役為之報怨故經書侵而衛而傳以晉故
申明之深罪魯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辨義晉侵鄭遂侵衛故鄭衛為曲濮之盟固好以棄晉也

從祀先公

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
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

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
祈辛卯禘于僖公

辨義先儒解從祀者胡傳謂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則經文
實未明言昭公三傳皆以從為順公穀俱謂此逆祀躋僖令順序
祀之然經稱先公未確指閔僖惟本傳曰冬十月順祀先公而
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則是順羣昭羣穆之序以合祀先公而禘
于僖公其文甚明也經不書合祀者陽虎之志在祈禱不在祭
祀若書合祀先公是魯于是冬亟行祫祀而陽虎順祀祈庇之
大惡不著矣蓋三桓為世卿始自僖公然公室乃僖之子孫令
三家四分公室季氏得二仲氏各一僖公之所甚怨即先公之
所共怨故以僖以為主而順羣昭羣穆之序祀先公以禘于僖
廟與欲去三桓以更其位之謀告神而祈其福庇此陽虎之姦
心也豈知先公廟祀必魯君主之陽虎乃家僕猶不得與公臣
列陪祀之班而敢主行大禘於宗廟其此為甚矣況禘祭必
在太祖之廟從祀先公于僖宮尤為無知妄作設謂昭告三桓
之罪猶如陽虎之謀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
孟氏是陪臣執國命改設卿位使綱紀淪亡其禍亂益烈于三
桓故特書從祀先公舉其以陪臣犯分干名蔑祖祈和而嚴誅之
也

盜竊寶玉大弓

傳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
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
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
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
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
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
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
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
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
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虎戰于南門之

三十三

内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
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
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
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
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辨義辛卯既祀先公以祈佑壬辰即謀殺季氏攻孟叔事亦急
矣處父之聞戒知亂桓子之乍覺謂林楚殆先公怒虎義使
之與於是陽虎戰敗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特書曰盜
言先王分封之重器先公所世守而陽虎敢竊非大惡極不待
教而誅者也夫以三家共專兵柄而束手坐困于陽虎卒而戰

敗猶敢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彼果所何恃而然哉觀
林楚之對桓子曰陽虎為政魯國服焉則公室之弱三桓之微
政散民離皆可見矣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三桓
之專國僭君是也又曰慢藏誨盜家君之屬弱失馭是也此皆
經綱傳目據事直書以昭炯戒何徵辭之有

附傳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
子伐盂以定王室

辨義單劉定王室之亂而晉不與也己丑二月二十六日推節
氣實正月接五上逆王於慶氏季朝于莊宮讀之

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

三十四

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
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
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
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
諸州

辨義趙鞅之歸樂祁為楊楯六十故非憂其叛晉也范鞅忌心
不忍又欲使其子代祁卒至客死且止尸求成雖蛇虺不若是
之毒而晉定于綠索依偏行止絕不自由晉安得不滅哉

鄭駟歂嗣子太叔為政

辨義鄭自是無良執政矣

歲次庚子
正月戊午朔 戊寅巳正雨水
二月戊子朔 戊申午初春分
三月丁巳朔 己卯子正穀雨
四月丁亥朔 庚戌丑初小滿
五月丙辰朔 辛巳巳正夏至
六月丙戌朔 壬子亥初大暑
七月丙辰朔 甲申寅初處暑
閏月乙酉朔
八月甲寅朔 乙卯子正秋分
九月甲申朔 乙酉辰初霜降
十月癸丑朔 乙卯寅初小雪
十一月癸未朔 甲申申初冬至
十二月癸丑朔 甲寅丑初大寒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 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于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于

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
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辨義竊寶玉大弓者盜也幸其歸而得之不求捕盜務獲也此書法也左氏曰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然則雖得宝玉大弓不過器用乎奚獲晉侯得何用乎果如其說聖人書盜竊于前書得于後徒費筆墨何關要義乎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傳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之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于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師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

與遒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辨義齊侯伐晉夷儀既克其城師次五氏衛侯往助之亦過中
牟如五氏經不書齊伐夷儀而合書齊侯衛侯次于五氏者著
其不能聲義責晉而中懷畏怯也晉自文公受彤弓之錫于天
王世爲侯伯今晉侯棄職不修六卿貪暴故諸侯相率叛之齊
景不能發憤聲義率諸侯以繼一匡之烈而亟思與晉爲難故
外强中怯如是此經書法與後書次于垂葭次于蘧蒢同

秦伯卒 孫惠公立

冬葬秦哀公

附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 三十七
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
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
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
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辨義終止尸求成之宋樂大心固不義而子明慚忿獻讒逐之
宋之國是日衰可知矣所謂靡國不泯也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辨義子產執政而鑄刑鼎當時識者皆譏之況鄧析不受君命
私造刑法書于竹簡所謂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烖必逮身
者駟歂殺之本罪其私造刑法而又用其竹刑則是從刑以逞
播害于民矣前傳紀歂嗣子太叔爲政此傳紀其行事所以著
鄭之當國非人政刑日紊也左氏誤以竹刑當用而殺析爲棄
人大失傳之本旨靜女之取彤管與用其道不棄其人何涉干
旄何以告之與取其忠何涉再引甘棠尤爲謬妄讀者察之庶
不致本傳爲所蔽也

歲次辛丑

正月壬午朔 癸未申正雨水
二月壬子朔 癸丑酉初春分
三月辛巳朔 甲申卯正穀雨
四月庚戌朔 乙卯辰初小滿
五月庚辰朔 丙戌申正夏至
六月己酉朔 戊午寅初大暑
七月己卯朔 己丑巳初處暑
八月戊甲朔 庚申卯正秋分 三十八
九月戊寅朔 庚寅未初霜降
十月丁未朔 庚申巳初小雪
十一月丁丑朔 己丑亥初冬至
十二月丁未朔 己未辰正大寒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傳十年春及齊平
辨義七年秋齊侯及鄭衛盟鹹又盟沙惟魯從晉不從齊故齊
國夏伐我八年公兩侵齊故齊國夏再伐我自上秋齊衛次五
氏之後魯亦願從于齊故是春及齊平釋怨修好因而有夾谷
之會也說者必指爲以德懷鄰講信修好皆由孔子爲政卓去

病曰此時用魯惟平齊從晉為救時用世第一務及齊平見魯之睦鄰非復如前日之用兵孔子用魯具施為如此竊謂聖人用魯必以正君安民立綱陳紀務本自強為要務蓋釋怨平齊事頗近義聖人亦自從然豈救時用世第一務耶兆由孔子相魯別無事見經傳而此年適有及齊平會夾谷而事遂廣大之以尊聖人魯不自知其識見之淺小也況謂書及齊平以見魯睦之鄰非復如前日之用兵何孔子之好自伐耶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夏公至（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某相犁彌言于齊侯曰孔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某以公退　三十九

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無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某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排義經書會不書盟者齊人恃力設謀要魯以三百乘從齊先加于載書故孔子不強齊人段載書但使茲無還以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揖對之並未與插牲以登盟誓故不書盟也夾谷齊地山高地險齊人謀以兵劫魯侯因而期會于其地經書會夾谷至自夾谷者齊人之藉險行詐故傳以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申明之史記稱孔子攝行相事請具左右司馬以從既可見思患豫防之道又可見聖人之不逆億而先覺也然孔子之相此會惟是物來順應恰得乎處置之宜說者多指傳文為俗儒修飾其狀貴若臨司齊畏欲復魯離患于永諸侯以魯未附齊故成仇敵今既平而會將善魯以勸來者何至以兵　四十

劫魯侯況魯制政于三家魯侯特擁虛器齊劫魯侯亦何為若竊謂齊景惟急欲獲霸不能以德綏諸侯不知善魯勸來之道故聽犁彌之邪謀將以兵劫魯侯而要盟之此齊人急利尚詐之本習昔桓公盟于寫母且將信夥子華之言去三族以要鄭乎賴管仲諫止何況景公之昏庸乎魯侯雖擁虛器三家之君也齊劫魯君正欲脅制三家而曰劫之何為然則齊會魯侯亦何為乎此尤不達乎情理之甚者矣合通春秋考之齊侯會盟多矣未嘗有毒命之變今觀左氏載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劫之必得志則是魯用孔子反為齊人所輕而召其變汲黯在朝淮南為之寢謀司馬穰正遂人戒其邊吏國

有君子固敵國婦人之所欲憚嘗謂聖人相魯乃不逮是○此迂生腐論也楚人之事非每會皆然何必齊景況齊人惟極欲憚孔子故聞孔丘相益加畏心而稱其猶勇夫也彼知聖人夙稱之禮強辭不能奪之故謀以兵劫公而得其志棄禮義而開橫逆妄人之拙謀也豈心輕孔子哉設謂聖人益德感乎妄人自不行其狡詐然匡人之要陳蔡之困桓司馬之要叔孫之毀此比皆是何獨於齊且知聖人之必狡何能以施于孔子也又曰就使齊人果有萊兵之變而聖人處此豈無禮義之論足以愧之如燭之武解鄭圍展喜卻齊寇從容辭氣化暴為仁而何至疾聲厲色以兵刃為威敢殺為能以求索為功哉此不但腐論而

四十一

且粗于謂謂不悖其文理矣燭之武是組總城夜見秦伯展喜是犒師卻見齊侯全賴說辭此則為君好會萊兵劫其來較鴻門之舞劍尤急惟聖人見幾明決變疾先以公退而命司馬曰士兵之此即仁者之勇千萬人吾往之浩氣自然流行其告齊侯之言雖辭嚴義正而必出以溫和而聽其言也厲何嘗聲厲色之有彼將僕閒之遽辟之蓋魂魄已破無地自容矣何當以兵刃為威敢殺為能不知為功也設以萬民猝然當此必不暇以公退必不敢曰士兵之方且未敢義理之論從容辭氣將以愧之竊恐辭未畢而勢已加于公身何能合萬國化暴為仁哉至于殺優施別有使施將遂不使司馬行法斬之之說殆屬

增飾凡增飾最是公羊穀梁習見當以本傳為正齊將享公非欲再行兇謀亦以周旋前過而聖人以禮辭之語極誠到能使人之意消周子嘗曰聖人至公而已矣程子讀論語嘗稱孔子儘明快今此傳所叙非是至公出以明快而和氣自然消退者哉謂齊要魯以三百乘是欲勝魯也孔子何不以禮拒之齊反汶陽之田其後齊歸鄆讙龜陰以三百乘從也曰自齊桓創霸凡有征伐列國皆即兵車以會時事今齊景自謂復修霸令孔子何為拒絕但對以齊須反我侵地我方可兵從齊伯命此正見理明快服之以公義也其後侵地所歸如齊即能聲義以行霸討魯自以兵車會之然安樂所歸孔子去魯齊疏矣

四十二

能復霸盟又何由即會哉

晉趙鞅帥師圍衛

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于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辨義齊伐晉夷儀責晉無禮于衛君也趙鞅不忠賴其君憚罪

修德而猶逞强報怨故書帥師圍衛以聲其罪洩忿誠可報然
其人特好勇作亂社金華死而不厭若耳當其下令曰群臣誰
敢盟衛君由趙歎主使之令獨殺伉以自掩飾左氏不責歟而
專罪伉謬已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傳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辨義前此鞍之戰晉令諸侯伐齊使歸魯汶陽之田公義也其
後齊附晉晉又强使魯歸田于齊以致諸侯不服攻晉今齊
景欲反晉之貪橫以復霸設又背盟不反魯侵曰何以申信義
于諸侯所以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此田聞義感悟攻中心

四十三

頗也直書之而情見矣齊要魯以三百乘魯亦要齊以反汶田
均要與諸家所以極詆其非也聖人之正也況謂郈齊要氏會
兵車者申霸令也我要齊反侵田者遵王制亦霸令也猶之陽
貨之惆亡歸脈為行詐子之惆亡往拜為執禮報必不惆亡為
是與異驅而納諸晉殆皆兵之中而晏之知郈也況兵車會時
事相洽已久孔子許以兵命亦猶魯人執較孔子亦執較說不
知兜籌工祭兜而忽其執較不知聲義責侵田而獨抗兵命是
不知務也然惆亡執較兩事若不載在論孟必為諸儒所詆豈
但夾谷之傳乎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
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
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
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
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
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
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
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
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

四十四

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于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
將遷郈民眾兇懼駟赤謂侯犯曰眾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
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
子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
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
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
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
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群臣懼死
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
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辨義成子欲立武叔而公若固諫以州仇之不可立也使州仇懟此改行既定之後委任公若為郈宰何致名叛乃心懷私怨而謀殺公若較不貴私勞而立謀豎牛者其賢不肖之相去遠矣季孫之陽虎甫去叔孫之侯犯又叛州仇三師何忌輔之以夏徂秋再圍弗克致稽首工師之賤求以陰謀救禍三桓之微甚矣春秋書之重辭之復蓋曰此自階亂而為社稷患者豈郈人為之哉汪穉輔曰魯以諸侯而僭天子三桓以大夫而專魯侯犯以家臣而叛叔孫皆上行而下效也叔孫不知改過遷善退守臣職使家隸感化而郈重郈以圍其邑又不能暴明其罪討而誅之乃使犯之僚屬駟赤多方為詐鼓之謗之出走是

四十五

教道國之人習為罔上之舉也失政刑矣詼詭欺誑誣矯不誠下執此以叛其上上執此以危其下雖者勝之其何以保有國家乎今按春秋將事至此內則家隸屢叛而有民無君外則諸侯無霸而廉國不亂凡從政者無一非斗筲之人天下之大亂安可復挽哉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傳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

辨義樂溷譏大心傳已見前至此被逐出奔曹與經公子子地出奔陳聯書之志宋亂也大心以君信讒言見逐而出地以君泣嬖臣受廷而出推其禍所由生事極微細然而君不君臣不臣以致離心大亂遂作國之所存者幸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辨義齊衛鄭復為此會固其交以絕晉然齊景不能修伯之職雖會何益書之以志時事於此

叔孫州仇如齊

四十六

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辨義此為夾谷之會聘齊以修好兼謝致郈也齊侯欲以致郈市德故曰助君憂之叔孫對以寡君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不敢以家隸勤執事不任受德也其曰不令之臣天下所惡君豈以為寡君賜并諷齊侯之保侯犯而言極公正恐州仇見不及此殆出聘時若辰嘗之受命于辰爲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傳公弟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
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辨義宋公以嬖寵之故使母弟國卿紛然離散信不君矣而其
其卿豈無罪哉則當曰辰于君爲同母弟而郤則報公子也景
公以嬖臣之故而奔其二弟辰以弟故而自絕于君兄又率仲
佗石彄與之偕行佗彄身爲卿位有君不事而與辰俱奔兄不
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貶也
歲次壬寅
正月丙子朔戊子亥正雨水　七月癸酉朔甲午申初處暑
二月丙午朔戊午夜子初春分　八月癸卯朔乙丑午初秋分
四十七
三月乙亥朔己丑午正穀雨　九月壬申朔乙未戌初霜降
四月乙巳朔庚申未初小滿　十月壬寅朔乙丑申初小雪
五月甲戌朔辛卯亥正夏至　十一月辛未朔乙未寅初冬至
六月甲辰朔癸亥巳初大暑　十二月辛丑朔甲子未初大寒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
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辨義弟辰佗彄棄君國而抱怨出奔既有罪矣況自陳入于蕭
以叛大心又自曹入于蕭黨同之乎春秋之法黨弑者服弑
叛逆者次之尋王法所必誅而傳曰大爲宋患寵向魋故翻明
禍本也故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傳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辨義及鄭平者平侵鄭取匡之怨也諸侯叛晉自叛偈之再書
叔還如鄭涖盟者以著從鄭棄晉之決也叔還爲叔曾孫乃公
室之親臣則此盟出自公意而不主于三家可知許裕老曰晉
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者政在多門貨賄議遂洹邑與闕
則無以定天下極于執樂祁行也郝仲輿曰魯自僖公以來七
四十八
世事晉晉黨季孫遂昭公識者知晉之將失魯矣及韓范爲闕
固盟㳄禮齊張于東鄭衛先往故魯有夾谷之會然猶未顯與
晉絕也至是魯鄭同盟四國之好成晉遂失諸侯不可復收矣
今按春秋不以魯叛晉爲非者蓋晉卿皆貪暴無禮以弱其君
而爲天下強臣之所黨結最不足與也說者乃謂孔子用魯以
從晉爲要務何哉
歲次癸卯失閏五月閏十一月
正月庚午朔甲午寅正雨水　八月丁酉朔己亥亥初處暑
二月庚子朔甲子卯初春分　九月丁卯朔庚午酉正秋分
三月庚午朔甲午酉正穀雨　十月丙申朔辛丑丑初霜降

四月己亥朔 乙丑 酉正小滿
五月戊辰朔 丁酉 寅初夏至
六月戊戌朔
七月戊辰朔 申初大暑
十月丙寅朔 庚午 亥正小雪
閏月乙未朔 庚子 巳初冬至
十二月乙丑朔 己巳 戌初大寒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子襄公比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 餘本合下費爲一傳

辨義傳稱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是墮都之議建自子路也然實三家本心之所深願故將墮三都而叔孫首墮郈者蓋此三家各脩固其私邑及南蒯以費叛侯犯據以郈叛而叔孫仲孫再圍弗克乃皆知大都耦國實爲大害是以仲由爲季氏宰懲邑宰之數叛建墮三都之議而叔孫欣然首墮郈也此與孔子何涉哉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于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辨義宋獨事晉而曹服于宋衛之伐曹蓋罪其不服于齊而從宋事晉也雖克郊即還而事屬甚小故書以罪之是時曹陽在位已四年委任公孫彊而荒于田弋曹之不振亦可知矣

四十九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傳季孫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五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餘本合下墮成爲一傳

辨義季氏將墮費乃其本願而與何忌同帥師者畏陪臣之專恣已不能制也觀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可見矣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而敗之始克墮費朱子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得其實矣

秋大雩

辨義旱甚故大雩此年失閏五月七月戊辰朔大暑八月三日己亥處暑此秋雩蓋當六七月間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辨義既盟鄆以叛晉再與齊爲黃盟齊魯睦也李彭山曰女樂之歸其在此盟後歟按史記季桓子受女樂孔子去在此年孟氏不肯墮成後或謂定十四年孔子由司寇攝相事殆不確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辨義按時曆是歲十月丙寅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失一閏今推是月五日庚午亥小雪

公至自黃

五十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辨義仲由謀墮三都欲陪臣據都屢叛之禍議復都邑之古制以絕叛資非謀弱三家也且建議雖由子路告諸公而舉行權在三家叔孫親受強隸叛亂之害故率先舉行繼于墮郈專書叔孫于墮費首季孫與書仲孫可見墮郈墮費由叔季本願而仲孫初心亦願墮成已有公斂此由成子子路之忠謀非孔子授意也今何忌惑于處父無成是無孟氏之言忽然變志不惟

五十一

子路所不料亦叔季所不料觀處父謂仲孫曰子偽不知其情事亦然矣當是時家臣專恣仲孫之畏處父猶季孫之畏陽虎叔孫之畏侯犯猶恐不從其謀必至叛已此則變生仲孫而與子路無涉也仲孫既佯為不知故以自固歸罪處父同于公山不狃侯犯公以圍之而克而還經書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所以罄仲孫狡信強隸阻撓國討之罪也夫大都耦國禮固難墮然孔子相魯豈亟亟于此設使魯終信用孔子而一變至道則禮達分定君禮臣忠公室自強三家為國臣室亦世食三都並受其福何愛強隸之抗墮設道不終行而公室如故禮樂征伐如故陪臣專恣如故雖成及郈費之城一時俱墮何足以抑私家強公室乎墮郈墮費圍成經順年月分三筆而本傳總叙為一事其文雖簡其叙述事由情狀歷歷如見平心細讀則知史記以仲由墮都其謀出孔子者固極繆誤而或責子路或譏定公者皆非事實矣大抵仲由為季氏家臣建墮都之議而梗于處父孔子攝行相事有行可之幾而沮于女樂道之將廢天實為之豈偶然哉

歲次甲辰

正月甲午朔己亥巳正雨水
二月甲子朔己巳巳正春分
三月癸巳朔己亥夜子初穀雨
四月癸亥朔辛未子正小滿
五月癸巳朔壬寅午初夏至
六月壬戌朔癸酉戌正大暑
七月壬辰朔乙巳寅初處暑
八月辛酉朔乙亥夜亥初秋分
九月辛卯朔丙午辰初霜降
十月庚申朔丙子寅初小雪
十一月庚寅朔乙巳申初冬至
十二月己未朔乙亥丑初大寒

五十二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辨義林注垂葭衛地按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則郥氏蓋齊地齊侯衛侯下令次于衛之垂葭其實次齊之郥氏著其怯也蓋齊衛欲使師伐晉而出次之際心懷畏怯故諸大夫皆不敢濟河及聞邴意茲之謀乃伐河內使人相恐以晉師至更于鑫呈極著其怯也夫晉人貪賄棄禮本有可伐之罪齊侯如能紹修伯職與衛聲罪以伐之亦可繫諸侯之望顧乃心懷怒怯無名輕動若此此臧武仲所譏為似鼠者而可與有為哉

夏築蛇淵囿

辨義戊寅築鹿囿之役昭築郎囿叔孫昭子曰無囿猶可無民可乎所言何其切至況時方盛夏勞民以築蛇淵囿蓋孔子既行之後矣夫女樂歸而三日不朝又築囿以供遊觀君臣之荒怠極矣

大蒐于比蒲

辨義築囿方新大蒐于比蒲非為閑車實也驅騁田獵以耀觀而已孟子所謂國家閑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者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辨義高息齋曰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今按已則畏晉次于垂葭而獨責曹之不叛晉是謂畏強而凌弱小非道甚矣故書以罪之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置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辨義高息齋曰據土背君曰叛今按晉陽趙鞅私邑也丹時既厚自封殖今又欲歸衛貢五于於百家寘以益厚之志午奉命不速作威專殺以包邯鄲之叛無君極矣及聞荀寅范吉射將作亂乃曰始禍者死為後可也是其恃有晉陽之險固故包藏禍心不先發而謀後應故范中行伐之遂入晉陽負嵎以拒討此經所以直書叛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范皋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梁嬰父嬖于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

昭子也

春秋深卷之二十一

哀公上 名蔣定公子

歲次丁未周敬王二十六年

正月丁未朔 乙卯寅初雨水

二月丁丑朔 乙酉寅正春分

三月丙午朔 乙卯酉初穀雨

四月乙亥朔 丙戌酉正小滿

五月乙巳朔 戊午寅初夏至

六月乙亥朔 乙丑未正大暑

七月甲辰朔 甲申戌正處暑

八月甲戌朔 辛卯酉初秋分

九月癸卯朔 壬戌子正霜降

十月癸酉朔 辛卯戌正小雪

十一月壬寅朔 辛酉巳初冬至

十二月辛未朔 庚寅戌初大寒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辨義陳帝舜之後嘗兩縣于楚而復封之使服事于楚漢東諸姬之國隨為大齊桓沒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代隨取成使世守盟誓以服事于楚許大岳之胤也偪于鄭遷于楚鄭既滅之楚復封之使服事于楚蔡大姒之子成王之所封建楚嘗誘殺其君用其大子以滅其國既而復封之今怨其藉吳以報怨于柏舉率三國圍之蔡人男女以辨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間而奪

其國土。蔡於是請遷於吳。蓋自魯桓二年蔡鄭始懼楚而有鄧
之會。嗣是楚日強大諸夏日衰頼桓文興霸楚稍斂戢。今王室
陵夷霸職墮壞。楚更何所忌憚。故書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所以著其伐先聖之苗裔為服屬蹟前王之建國為縣鄙。而莫
可如何也。然則封建廢為郡縣。豈待秦滅六國之後哉。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辨義此經雖不言牛死。其不畏神譴而僭郊則一也。穀梁見春
秋書郊止此。遂為之說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
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
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又曰我以六月上
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
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又曰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
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
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其辭之詖淫皆由生于心之蔽陷。
何也。天子之郊有二。一曰南至郊天。其地在南郊曰圜丘。其郊
以冬至陽生之日為主。一陽來復順天休命也。一曰啓蟄郊天。
配以后稷。天子為籍于南郊中設祀壇。與圜丘異地。其祀以正
月啓蟄。而日主上辛。三陽會和萬物發也。故皆不卜日。魯與冬
至大郊之事。而僭啓蟄之郊。其見于春秋者。宣三年正月郊之
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成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
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定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
改卜牛。哀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凡此正月皆在但言
改卜牛。不言卜郊。以啓蟄之郊日用上辛。不待卜也。既耕籍而
祈穀在三月。詩稱嗟嗟保介維暮之春是也。五月再祈穀實月
令稱仲夏之月大雩帝以祈穀實是也。此皆有事于上帝。故噫
嘻詩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有祈必有報。秋報在九月。故成十
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冬報則大蜡之祭。故孔子與于蜡賓而歎
蓋歎魯也。豐年詩序曰秋冬報是也。凡祈報雖用辛日不專主
上辛。如定之五年辛亥郊。哀之四年辛巳郊。皆當上旬。成之九
年辛丑用郊。則當中旬。此可證其不專主上辛。故必卜之。凡卜
日旬内曰近日。旬外曰遠日。凡吉事先近日。郊祀吉祭也。故于
月前先卜上辛不吉。再卜中辛不吉。再卜下辛。三卜不吉。則出
月而不郊矣。即如僖三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成十年四月
五卜郊不從。襄七年四月三卜郊不從。襄十一年四月四卜郊
不從。皆言卜郊不從。不言卜也。蓋神不從其所卜之日與牛無預然
三卜不從即當不郊。而又強以四卜五卜瀆神甚矣。且祈穀不
用季春而變用四月。俱為非禮。此經所以屢書之也。穀梁執呂
氏月令孟春上辛祈穀之文。而欲通于經之四卜郊五卜郊。因
而逞臆横議。所謂詖淫生于蔽陷者此也。又宗帝牛必在滌三
月。本月令求之。每歲八月命宰祝選擇犧牲。至九月告備于天

子。其時卜養冬至郊牛于滌。十二月又卜養啓蟄郊牛于滌。凡經書牛死牛食角。皆將舊正月上辛而牛災。故改卜之。穀梁謂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殆皆爲臆說。大抵三傳之出。公穀最先。凡漢人論郊祀者。多附會其說而行之。讀經者不可不察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傳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秋八月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辨義取義主齊侯衛侯伐晉。故其先救邯鄲不書。經綱傳目也。

汪德輔曰。並書齊侯衛侯而以伐晉爲文者。著伯統之絕而晉諸侯之兵。且誅齊衛之黨叛臣。家則堂曰。齊景公輔范中行以抗君。煥衛輒以拒父。所謂日暮途窮倒行逆施者也。高息齋曰。晉自召陵之役。不能得楚而蔡昭公以吳子勝。於是齊衛鄭皆叛之。已而我從齊鄭宋人次之。俱叛晉者也。文公之業掃地盡矣。許崧老曰。晉爲霸主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列國之無霸也。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衆伐。霸統亡矣。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四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辨義定三年及邾子盟于拔者。仲孫何忌也。終定之世。邾之事公維謹。今何忌棄盟伐之。黃若晦曰。邾子方朝魯。又奔魯襄。所以奉魯者至矣。無故而伐之何哉。蓋亂世之行如禽獸。弱之肉強之食也。今按此役一切侵伐皆當以此意求之。

附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五

辨義吳越相攻。不赴于魯。故春秋不列于經。而紀其事于傳者。世變也。春秋之季。時人之發于行事言語者。全不計理之是非。而但論勢之強弱。謀之巧拙。伍員之諫夫差。當云父仇不共戴

天三年積憤一旦克之不誅其人而又平之無以盡子道慰父靈必為天下非笑如此或可以慰夫差之心乃猥云克而弗取求伯不行末矣過澆乃有憂蔡之賊少康乃復禹舊績之君也今以吳比過澆而曰吳不如過越比少康而曰越大于少康是以過澆滅夏后為樹德求殺少康為去疾其引喻不論由憤於倫常義理蓋人心之亡亦至極矣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六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辨義忘此二條只楚之興亡大畧可覩矣逢滑所見尤為近理求蔵定哀間人乃鮮中錚錚者

歲次戊申

正月辛丑朔　庚申巳初雨水
二月辛未朔　庚寅巳正春分
三月庚子朔　庚申夜子初穀雨
四月庚午朔　壬辰子正小滿
五月己亥朔　癸亥巳初夏至
六月己巳朔　甲午戌正大暑
七月己亥朔　丙寅丑正處暑
八月戊辰朔　丙申夜子初秋分
閏月戊戌朔
九月丁卯朔　卯正霜降
十月丁酉朔　丑正小雪
十一月丙寅朔　未正冬至
十二月丙申朔　丑初大寒

七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辨義上冬仲孫伐之至此三卿並將伐取其田邾人愛絞土不敢不舍漷東沂西田是謂剜肉補瘡蓋黃氏所稱刮肉啗食者此其實也伯禽封于魯疆域七百里指所轄之屬國言之孟子

曰今魯方百里者五指侵奪屬國之土田言之邾本魯之附庸
其後受王命進爵爲子今諸侯無霸日爲魯所侵奪雖極本朝
衰之恭勤不得免焉其實公室分而三家取田以肥己與晉
卿相似耳汪德輔曰盟蔑與盟句繹爲春秋書盟之始終於此
可以考世變斯言當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蒯聵子輒立

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
之對曰臣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
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
異於他子且君没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

八

乃立輒

辨義靈公之繼嗣未定輒在内蒯聵在外必起而爭奪郢若受
國不但身家之殃乃社稷之禍也其曰郢異于他子言己無爭
心也又曰若有郢必聞言己未明受樹子之命也又曰亡人之
子輒在蓋謂己避亡亂亡人或可無爭耳此其所見亦公子中
之錚錚者

滕子來朝

辨義繼會葬而來朝新君倚魯爲宗國也豈知魯君之不足倚乎
凡經書來朝者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
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辨義趙鞅招納叛亡其親富不親仁無異陽虎其師師納蒯聵
于戚盖謂輒迎父聵則可得國而已居其功輒拒父則聵既據
戚而猶可爭國此鞅之姦也蒯聵不削其世子者舅犯曰亡人
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況聵以世子謀殺其母得罪于父而出
亡非重耳受誣之比今父死不奔喪不告曰自以嗣子應立藉
師據邑以居惡逆益重故仍書世子申明罪案以嚴斥之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孟

九

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
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
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
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
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
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
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
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
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
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

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
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麇之吏
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
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
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
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
斃于車下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
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
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
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

十

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
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
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于
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
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杜蔡晉人黨叛蛤與鄭師師師送之罪狀昭著然趙鞅平時貪
賂肆爲不道棄君助臣以致諸侯皆叛令齊鄭所爲豈但爾教
民傚抑亦出爾反爾故書晉趙鞅師師及鄭罕達師師戰于鐵
著晉霸之壞至此者由鞅輩召之也其初晉卿則爲衆設賞爲
己設罰本而鄭師敗績則先衆矜功曰我上何器小易盈至此

也鞅善獲齊粟而傅傁猝然曰雖克鄭猶有知在緣其後皆附于
趙今克鄭則范中行必亡內憂惟有知氏知氏除則籌晉在其
掌握傅傁乃其爪牙不覺于得意中吐露陰謀可見鞅之包藏
禍心無異操懿矣公孫尨背范庇趙與鄭棗餓人背公相似皆
以市恩使人反之相救猶趙氏之家法歟蒯聵禱戰無絕筋無
折骨云云婦人之態如見告祖上及文王鄭勝亦文孫未知誰
庇妄人之狀可見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

十一

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辨義姚康佐曰蔡初不自量受命于楚而背楚既而不自安請
遷于吳而誑吳及其事急殺執政以爲辭其何以令一國哉許
菘老曰蔡自殺公子駟上下危疑遂以禍敗高忌齋曰初武王
封叔度于汝南上蔡其孫以叛被誅成王復以封其子及平侯
卒徙于新蔡至昭侯乃徙九江下蔡即州來是也今按蔡嗣是微
滅而前王親賢之遺澤永斬矣殺駟情事詳見後

歲次己酉
正月乙丑朔 甲申初雨水　　七月壬戌朔 七未辰正處暑
二月甲午朔 乙未申正春分　　八月壬辰朔 壬寅卯初秋分

二月甲子朔 丙寅卯初穀雨
四月甲午朔 丁酉卯正小滿
五月癸亥朔 戊辰申初夏至
六月癸巳朔 庚子丑正大暑
九月辛酉朔 壬申午正霜降
十月辛卯朔 壬寅辰正小雪
十一月庚申朔 辛未戌正冬至
十二月庚寅朔 辛丑卯正大寒

三年春齊國夏衛ㄟ曼姑帥師圍戚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辨義書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聲其長君之惡以子圍父罪不容于死也戚求援于中山外其父如敵國而為讎之也苟以齊國夏者齊不出師衛不舉事是齊景君臣主使逆子滅倫乃苟惡也昔孔子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告景公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

十二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今至兵黨衛圍戚何其明知故犯也靈公無道南子縱淫而非蒯聵所得殺者世子也今輒則世子之子也聵不得以恥淫殺母輒獨可以據國圍父乎天下無無父之國子不父其父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是即名不正言不順不必誅及禰祖更不得旁及立郢蓋聵謀殺母發心極為悖亂而逆謀未行輒能反其所為以幹父蠱庶幾有子考無咎矣設輒果勤心待于為改子必先諭以篤父子之親迎父避位退修子職求仁而得仁是亦為政也輒如不用明日返行豈有父子讎言兵爭時作孔子肯一一立于其朝乎夫抵當是時衛不可仕子曰必也正名言外已見此吾心故由疑其迂而子責其野并責其不能闕所不知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

十三

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辨義杜注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今按火起司鐸踰公宮不災而桓僖災天意也蓋三家皆出于桓其以軍功為世卿皆始于僖且僖公肯伐郊禘三桓皆以功臣從享于大禘魯頌曰三壽作朋是也是桓僖不毀由三家之私意天之災之警魯君正以削三家也周禮在魯今魯人救火命出御書出禮書藏象魏猶存什一于千百迫秦燔楚炬而迹盈滅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辨義季彭山曰啓陽故鄅國也昭十八年邾人襲鄅鄅子從帑今

于邾其地在邾東鄙則近于費魯既取漷東沂西田邾人不得
不以啓陽讓魯矣許翰曰地震廟災變異疊見而取田城邑
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
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辨義宋樂大心自（?）入于蕭以叛今樂髡伐之修怨也許翰曰
曰宋始窺曹曹不量力而奸強國不修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
取亡而已此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圍八年入而以曹伯
陽歸今按此與魯伐邾情事相類禽獸相食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十四

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
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
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
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
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辨義斯卒而肥如位嫡已奪矣遺言甫告而生男已殺正常早
知其必然故既告而奔衛也蓋父子兄弟終去仁義而懷利以
相接又何惑其不奪不饜乎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辨義本前後傳觀之蔡（此）前請遷于吳其謀出于公孫翩公孫[illegible]
辰公孫姓公孫霍而非昭侯本志（敢）其既請而悔之也與蔡侯同
志不遷者公子駟公孫獵也及為吳師所脅亦于大夫殺駟以
說郎請遷之諸大夫迫公以不遷委罪于駟耳迫既遷于州來
蔡侯再與獵謀為又遷之謀（卄）於是諸大夫逐獵于吳故經書蔡
人放（放）其大夫著其不由君命也而盜殺之禍已兆于此凡國家
將亡其君臂屠殘忍其臣詭隨強禦詩所謂天降慆德也儒有
善謀國者非殺郎遂春秋之季傳文所紀此類多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子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辨義趙木訥曰前年伐其已奪其地盟其君今又圍邾邾何罪

十五

于魯哉虐邾甚矣今按豈惟虐之不盡奪不厭也

附傳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
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
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稷殺士皐夷惡范氏也

辨義殺士皐夷已屬遷怒況以劉范昏姻之故討周而殺萇弘
鞅之作惡居然操懿（心）矣

歲次庚戌

正月庚申朔 庚午亥初雨水　七月丁巳朔 丙子未正處暑
二月己丑朔 庚子亥正春分　八月丙戌朔 丁未午初秋分

三月己未朔辛未午初穀雨　九月丙辰朔丁丑酉正霜降
四月戊子朔壬寅午正小滿　十月乙酉朔丁未未正小雪
五月戊午朔癸酉亥初夏至　十一月乙卯朔丁丑丑正冬至
六月丁亥朔乙巳辰正大暑　十二月乙酉朔丙午午正大寒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子成侯立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辨義獵放于吳故昭侯將如吳請之諸大夫恐其又遷之患以此而起公孫翩遂于路行亡道時追逐而射之以卒其情形與衛人于國門之外無異兩矢門之衆莫敢進與執持兇械挺身拒捕無異故特書盜殺而不稱弑譬如惡獸殺人不得以罪人之法名其罪也文之鍇既誅翩立逐公孫辰出奔于吳其時嗣君未立也夏殺公孫霍成侯既立乃討賊黨也孔疏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文侯也此侯是文侯元孫乃與高祖同名周人以諱事神二申必有誤者但是經文未知孰是今按字有形似而訛者若亥豕淄澠之類此或甲之誤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十六

辨義許松老曰天下無霸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李康曰晉景圖霸無成而宋亦有志于爭權今按宋非爭霸弱肉強食而已時事至此大小封建不盡滅不止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辨義霍即盱傳已見前楚本蔡之世讐昭侯以吳師敗楚于柏舉雪前恥也然又圍攻其國使疆于江汝之間以處而蔡人不願所以請遷于吳也既請而悔之由于忍棄其故郢坵觀哭遷于墓可見也然既自請遷而又背吳無可辭謝遂爾殺駟以說己屬非道今甫遷于州來正宜君臣協心脩政自強好吳以却楚聊固吾圉而復盟又遷之想既棄楚又怨吳而強夾攻宗社之亡必在旦夕姓霍輩恐其又遷竟不敢陳利害極言忠諫而賊殺其君大逆無道極矣故翩以盜書而辰嘗出奔著其漏討也姓霍稱國以殺正盜黨之誅也

十七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傳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其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

晋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蒍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
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
以畀楚師于三户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辨義家則堂曰戎蠻雖通于楚亦嘗服屬諸夏昭十六年楚殺
其亂誘其君殺之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也於是自拔歸晉
晉人倘畏楚之强盛拒而弗納可也聽其來而適他國亦可也
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晉之罪大矣今按家氏所論誠爲正大
然此經取義尤有大于是者左傳敘事甚明也蓋晋之失霸始
于晋楚爲盟好惡同之繼又長楚于晋以爲盟主率諸夏之列
侯以事楚而且求肯薦女備極奉承其首惡則趙武也浸淫至

十八

于此時晋霸掃地以盡趙鞅方思滅范中行再除知氏以擅晋
國何敢犯楚故其言曰晋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於是
賊仁賊義助楚爲虐有如家氏所議也經書晋人執戎蠻子赤
歸于楚公羊引北宫子之説曰京師楚是也不稱晋執而稱晋
人仁趙鞅而嚴罪之也夫三卿分晋由天下無道故不仁得國
然其惡同稱懿公孔子懼作春秋正爲此筆誅也每見論春秋
者于群起趙武筆無享賦詩及諸欺世盜名之舉或繆加稱許
此最有害于春秋之教試觀曹操之上馬横槊下馬賦詩其文
采風流豈亞于趙後世遂有不負飲食之素乃此尤有害于人心
不可不察也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辨義辛丑六月十五日書城西郛于夏之後六月辛丑之前則
城在四五月甚明也杜注西郛魯西郭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
以戒亡國令按記曰喪國之社屋之有屋故災之夫城郭溝池
以爲固亦守國之道然時値南訛而勞民擾衆有城無民其誰
與守郢城而吳入之梁亟城而秦取之不恤其民故也此足爲
亡國之戒矣魯人邪分崩離析而不能守顧且違天時勞民力
西郛是城城工畢而亳社災天之警之蓋曰不凛亡國之戒必
爲亡國之續春秋比屬書之垂戒切矣

十九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子悼公虞毋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附傳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
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
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晋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會鮮
虞納荀寅于柏人
辨義備紀趙鞅滅范中行之由接後伐衛傳讀之
歲次辛亥 應閏六月而閏十月
正月甲寅朔 丙子寅初雨水
八月辛巳朔 戊正處暑

二月甲申朔 丙午寅正春分
三月癸丑朔 丙子酉初穀雨
四月癸未朔 丁未酉正小滿
五月癸丑朔 己卯寅初夏至
六月壬午朔 庚戌未正大暑
七月壬子朔
九月庚戌朔 壬子申正秋分
十月庚辰朔 癸未子正霜降
閏月己酉朔 壬戌正小雪
十一月乙卯朔 壬午辰正冬至
十二月戊申朔 辛亥酉正大寒

五年城毗

辨義違農時奪民力與夏城丙郚等譏者取城莒父及霄合下年春城邾瑕觀之則知魯之好土功與梁伯之亟城無異矣

夏齊侯伐宋

辨義齊挾諸侯以伐晉圖復霸也而宋人伐曹以執小邾子故齊侯伐宋汪德輔曰景公內不能正其國區區焉制以爭伯權是以鄭衛魯宋雖從之而不心服也老將衰而耄及之猶不知省無何身殁子弒卒以國與陳氏公孫丑稱晏子以其君顯抑末矣此說得之但史記紀晏子卒在定公十年未可追咎之

二十

晉趙鞅帥師伐衛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佾之遂死于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辨義上年秋衛寗跪從齊師救范氏圍五鹿今趙鞅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內患既遂故伐衛以報助叛之怨非納蒯聵傳文甚明也然不伐齊者齊之兵力強盛而寅吉射在齊伐齊則齊益助之而致死力以伐晉故決不敢犯齊耳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子荼立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于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群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二十一

辨義齊景在位五十八年尚未有太子乃告諸大夫曰亦姑謀樂何憂無君嬖荼故也其寘群公子于萊惟恐與荼爭立會未知死未肉寒而子弒國亂者權在陳氏也萊人作歌傷群公子之出奔父死不與埋軍政不與謀國家何所之蓋已知荼之不能享國而齊之不得為姜氏矣傳紀群公子出奔在十月萊歌稱景死不與埋在葬後經書冬叔還如齊閏月葬景公閏十月也三月而葬其禮之簡可知凡喪事不數閏者服制也哀死

之道也若士踰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諸侯五月天子七月皆
連閏數之送死之事也此與服制無涉尤于服制無礙諸家或
主公羊或舉穀梁辨說不一故附論之大抵服制自三月至九
月連閏數之以月計也期與三年不數閏以歲計也
附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
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
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辨義子思子産子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發言頗有父風

歲次壬子

正月戊寅朔 辛巳己初雨水　　七月乙亥朔 丁亥丑正處暑
二月丁未朔 辛亥巳正春分　　八月乙巳朔 丁巳亥正秋分
三月丁丑朔 辛巳夜子初穀雨　　九月甲戌朔 戊子卯正降霜
四月丁未朔 壬子夜子初小滿　　十月甲辰朔 戊午丑正小雪
五月丙子朔 甲申辰正夏至　　十一月癸酉朔 丁亥未正冬至
六月丙午朔 乙卯戌初大暑　　十二月癸卯朔 丁巳子正大寒

二十二

六年春城邾瑕
辨義許衡曰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者數
如此今按經書城止此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傳六年春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辨義四年冬荀寅奔鮮虞齊國夏伐晉又會鮮虞納荀寅于柏
人故趙鞅伐之此與伐衛皆報怨之師傳又甚明
吳伐陳
傳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
乃救陳師于城父
辨義陳以禮辭吳之召本無大怨于吳而再伐之故書吳伐陳
去其爵外之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
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
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
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
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
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
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
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
晏圉弦施來奔
辨義傳敘陳乞之作偽詩所謂譖人罔極構我二人者而國高
惜然不覺是乞素窺其可以愚弄而後施其伎倆也且乞譏國
高于諸大夫而大夫從之國高戰敗于莊而國人追之尤可見

二十三

其平時恃得君而見忌于朝臣無惠政而取怨于百姓晉屬若
此惡足與託六尺之孤又安能臨大節而不奪哉書曰齊國夏
及高張來奔則國高以庸夫受顧命而又臨難苟免景公以溺
愛建少子而又付託非人皆可見矣

叔還會吳于柤

辨義吳伐陳叔還會吳于柤與宣十五年楚子圍宋公孫歸父
會楚子于宋情事正同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子惠王立

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
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

二十四

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五辭而
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
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
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
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
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
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不
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
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
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

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
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辨義楚昭當吳未入郢之前怠情養安輔政非人以致國是日
蹙既遭挫辱乃知自奮其親出救陳雖曰不棄前盟實因受辱于
吳恥心激發觀其稱死讎可見也舍子立兄雖非正法然為宗
社大計而子閭終立其子皆有可取傳紀此事于其卒著其善
終處後以較衛靈之立郢不決致身死而父子爭國齊景之舍
長立少致身死而兄弟殺奪反起昭之不若所以備得失垂鑒
觀也附紀弗禜弗祭二事亦可見其不惑于妖祥術數之說左
氏兩引書辭增出帥彼天常一語以就己說究與本傳弗禜弗
祭情事毫無交涉其曰由己率常與俗稱信己而信相似

二十五

然謂為仁由己則可泛稱由己所率何常凡必信必果由己也六
蔽之好直好剛好勇亦由己也極之白公好復言亦由己也彼
皆自以為常學者苟知道必不為是言況聖人乎昌黎常譏左
氏浮夸今每讀其詞氣多前後雜湊自相矛盾不但浮夸而已
讀者察之

齊陽生入於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傳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
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
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
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

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
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
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
首曰吾子奉命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
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
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
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
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
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
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

二十六

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
使毛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辨義程子曰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今按陽生于
諸子為長以序當立景公黜長立幼以是召亂春秋不坐陽生
以首惡之罪者亦推論其本心是否謀奪謀弑以為予奪也景
公有疾使國高立荼寘羣公子于萊既不使陽生容身于朝景
卒未葬孺子未立而陽生來奔又不使得安身于萊其無恃長
爭立之事明矣來奔之後不聞與齊之大臣使命以通外內其
無謀奪之心又甚明陳乞既逐國高併逐其黨蓋意茲乃使人
來召陽生陽生密告公子鉏曰事未可知其非通乎使召已又

甚明既至而乞立之將明大夫鮑牧難之陽生稽首曰若我可
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
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是既立而仍以進退聽之鮑
牧不固執年長應立之義以相責而曰興廢無以亂其無謀弑
之心尤甚明鮑牧既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是長君立孽
孽廢若漢人之廢昌邑本無賊荼自立之事故書法同于小白
而不加以弑君之罪也陳乞為國大臣先君廢長立少既不能
力爭而北面事荼矣乃敢包藏禍心先以詭詐計逐國高而逐
鄗意茲以空其黨使孺子孤立然後召陽生入于其家使妾養
之使隨饋者入公宮而立之乃盟大夫是以異姓之臣專廢立

二十七

之柄罪既不容誅矣既立之後孺子在賴悼公使朱毛告乞曰
器二不匱君二有難蓋疑乞自操國柄廢置無定故乞以君舉
不信羣臣庶亦能容君言臣對之悼亦自悔之也使乞少有仁心
告以孺子既廢使之存身于賴既可全先君之愛亦不失兄弟
之愛悼豈不惟乞言是聽乃以不然孺子何罪啓其殺心致生
託大國小之謀是荼雖死于朱毛謀實主乎陳乞書曰齊陳乞
弑其君荼不易之鐵案也公羊有陳乞延諸大夫于家力士舉
巨囊至中霤開之闖然公子陽生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
稽首而君之自是往弑舍蓋出齊諧野史也當以本傳正其妄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辨義合前後經觀之魯之伐邾如蠶食葉不盡不止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辨義繼樂髡而伐之不入曹而滅之不止也

歲次癸丑

正月壬申朔 丙戌申初雨水

二月壬寅朔 丙辰申初春分

三月辛未朔 丁亥寅正穀雨

四月辛丑朔 戊午卯初小滿

五月辛未朔 己丑未正夏至

六月庚子朔 [illegible]丑初大暑

七月庚午朔 壬辰辰正處暑

八月己亥朔 癸亥寅正秋分

九月己巳朔 癸巳午正霜降

十月戊戌朔 癸亥辰正小雪

十一月丁卯朔 壬辰戌正冬至

十二月丁酉朔 壬戌卯正大寒

二十八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叛當作郎

辨義張元德曰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以起兵爭卒至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文爭之實也按定公八年鄭宋諸國皆謂晉不足主盟而叛之以郎齊久矣其後又各逞私忿互相侵伐所謂獸相食也今晉景殺鄭又郎晉故宋侵之九年秋宋又伐鄭傳稱趙鞅卜救鄭鄭之郎晉可見也左氏記郎為叛故小書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辨義恨衛救范中行故前伐不服再侵之以洩忿

夏公會吳于鄫

傳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

二十九

辨義叔還既會吳于相公又親會吳于鄫無非先事媚之以求免而百牢之徵正以此速之使來夫吳猶封豕長蛇豈稱天數引周禮可以曉之使不棄疾于我哉國君道長大夫不出門其言切真子貢明知非禮不得不以其老豈敢棄國為辭終舉斷髮臝飾以塞其口不亦無可奈何之辭耳公反自鄫不自恥其無能為而以吳為無能為是謂責人則明責己則昏也且魯之棄天而背本亦多矣何暇責吳哉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子益來

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〻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三十

辨義讀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兩語可見春秋之末前代封建前滅將盡矣然如魯諸大夫之言豈自禹以後皆大不字小小不事大唯肆其不信不仁之心爭城爭地以拓土疆而國不危者耶此之謂邪說暴行舉國皆狂而以不狂爲狂也伐邾入其國囚其君而處其公宮與吳入郢何異晝掠宵掠則較吳爲暴虐其民加慘焉傳詳紀之經直書之有何微辭邾子並未與魯接戰不得書獲明年魯復邾子故不書滅魯卿春公親往故書公伐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鐘邘

三十一

辨義家則堂曰列國無盟主諸侯擅侵伐更相吞噬不奪不饜春秋書宋圍曹罪宋人也書鄭救曹與鄭也今按書圍者宋築五邑于其郊也鄭之救宋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是以救曹然己而非以恤鄰又安足與哉中庸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公孫彊之兆于夢妖孽之先見者也

歲次甲寅

正月丙寅朔辛卯亥初雨水
二月丙申朔辛酉亥初春分
三月丙寅朔壬辰巳正穀雨
四月乙未朔癸亥午初小滿
閏月乙丑朔
五月甲午朔戊正夏至
六月甲子朔丙寅辰初大暑
七月癸酉朔丁酉未正處暑
八月癸亥朔戊辰巳正秋分
九月壬辰朔戊戌酉正霜降
十月壬戌朔戊辰未正小雪
十一月辛卯朔戊戌丑正冬至
十二月辛酉朔丁卯午正大寒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三十二

辯義入其國俘其君而不言滅者蘇子由謂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大抵虞與曹之國都雖滅而別有保聚于丁邑者若紀之酅邑雖不稱列國其宗祀猶存故經不書滅觀孟子時有曹交可見

吳伐我

傳吳為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疾之王問于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境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

三十二

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辯義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我以入邾郛其君授吳以聲罪致討之名故書伐我以著罪之在我且著其揚威直造國都莫敢師師禦之也昔衛欲叛晉詢于諸大夫皆曰晉五伐我猶可以戰今魯大于衛而吳遠于晉乃不敢以攖其鋒何哉季孫自卑

子以來但知以機詐專國權而武勇智畧皆非所長惟欺弱小
則暴之強大則畏之行賄求免則不惜重師與楽侮則不恥人復
始功忌能故徵虎之勇不用景伯之謀不從其請釋子服何于
吳季孫猶以去景伯也何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非季孫志
也噫斗筲之人非季孫之流而誰哉

夏齊人取讙及闡

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
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
及闡

辨義齊悼非欲救邾怒魯不歸季姬而藉滅邾爲兵端耳不

三十四

書鮑牧帥師伐我書齊人取讙及闡著季孫棄二邑賂之非齊
師伐而取之也

歸邾子益于邾

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
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
政

辨義季姬未歸齊侯仍借存邾爲辭將以吳伐我乃歸邾子
讙闡既失邾亦不能有小人肆惡何益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子閔公維立

齊人歸讙及闡

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
姬以歸嬖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辨義齊人取讙及闡以下歸季姬故齊人歸讙及闡以嬖季姬
故季孫於此顔之厚矣

附傳或譖胡姬于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鮑
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
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
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
之

三十五

辨義鮑牧既立陽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姬以譖見殺鮑牧
又以千乘歆動羣公子自取死也

歲次乙卯

正月辛卯朔 丁酉寅初雨水
二月庚申朔 丁卯寅初春分
三月庚寅朔 丁酉申正穀雨
四月己未朔 戊辰酉初小滿
五月己丑朔 庚子丑正夏至
六月戊午朔 辛未未初大暑
七月戊子朔 壬寅戌初處暑
八月丁巳朔 癸酉申正秋分
九月丁亥朔 癸卯夜子初霜降
十月丁巳朔 癸酉戌正小雪
十一月丙戌朔 癸卯辰正冬至
十二月丙辰朔 壬申酉正大寒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師師取鄭師于雍丘

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於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辨義春秋書取師始見於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此則嬖人求邑無以與之許其外取以致覆敗黃若晦曰取鄭師者盡俘以歸擒為己有也許翰老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迭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李氏廉曰自定十五年老丘之役以來宋鄭結怨久矣故皇瑗悉力取雍丘之師罕達悉力取嵒之師無不勝忿怨以至此也長平之坑所由來漸矣此兩說于世變民命能見其大者

二十六

夏楚人伐陳

傳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辨義陳為楚所滅者屢矣幸而僅存又為吳所偪楚不能却吳以庇陳則陳之即吳豈得已哉今憤陳之背己逞橫暴以伐之其勢不滅陳不止也世運至此強大者日肆其虎狼之噬弱小稍知自奮者猶可苟延否則終身憂辱以陷于死亡其或勢均力齊又以搆怨不已終至兩敗俱傷天乎人也何尤

秋宋公伐鄭

傳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我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辨義汪德輔曰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憯矣而又君親帥師以伐其明年為師再伐十二年向巢又伐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然則宋鄭之衆師皆其自取之也今按當時是一切戰伐不過爭地爭城馮陵之氣互相剪屠即如鄭印晉荀宋侵之故宋伐鄭而晉救之然其卜史不但不知有霸討并不知有晉君故趙鞅姓盈宋姓子而曰名位敵是直趙敵宋耳何與于晉若主乎姬救姬而伐子何憂于水適火此謬所謂人邪鬼亦邪者也傳直序其事而義已曜如矣

三十七

冬十月

附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此皆後來

歲次丙辰

正月乙酉朔 壬寅 辰正 雨水
二月乙卯朔 壬申 巳初 春分
三月乙酉朔 壬寅 亥正 穀雨
四月甲寅朔 癸酉 夜子初 小滿
五月甲申朔 乙巳 辰正 夏至
六月癸丑朔 丙子 戌初 大暑
七月癸未朔 戊申 丑初 處暑
八月壬子朔 戊寅 亥正 秋分
九月壬午朔 己酉 卯初 霜降
十月辛亥朔 己卯 丑初 小雪
十一月庚辰朔 戊申 未正 冬至
十二月庚戌朔 戊寅 子正 大寒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辨義吳討邾使諸大夫奉大子革爲政而囚益于樓臺栫之以棘于此來奔盖晚逃也焉忘齊曰先爲魯所俘而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按益之所爲與此問諸不思以辱者同一無恥春秋書名豈但賤其失國哉

三十八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傳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辨義吳不聽齊辭而徼師伐齊志在橫行于天下也公會吳伐齊報齊之請師伐我也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杜注謂以疾赴汝之經不書弒盖與鄭子駟弒髡頑楚圍弒麇皆以瘧疾赴而然皆書卒同所以著亂賊弒君而竟藉疾以赴當時諸侯亦視臣弒其君如殺老牛明知其僞赴而不問蓋三綱滅絶浸淫日大矣或獨疑此傳之不實何所見哉吳既通江淮因陰遣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用奇兵以掩襲之軍門三日之哭特假以怠齊使不知備幸齊人覺而敗之乃還也

夏宋人伐鄭

辨義說已見前

晉趙鞅帥師侵齊

傳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于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三十九

辨義齊救范中行鞅所甚怨但忘齊之強未能報復今卜之其惡以利伐姜啓之於是乘吳之播亂利齊之有喪而帥師侵之以樂禍洩忿快于其心而已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辨義特著其以伐齊之功告至而服役于吳則恬然不恥也

葬齊悼公

辨義悼公之弒由公會吳伐齊以速之死于此會其葬冊畏其殺人于路而以塡之爲仁也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附義定十四年蒯聵以謀殺母奔宋衛盡逐其黨〻彊奔鄭〻又奔齊彼逐雖非其罪平時實聵之黨也今自齊歸于衛又以黨子以拒父故其後聵將入衛彊又奔齊此經當比屬後事讀之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辯義吳陳相與之爭陳前此陳從楚吳伐而楚救之今此陳即吳楚伐而吳救伐者爭陳救者亦爲爭陳趨利而豈以德〻〻設〻〻季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〻〻諸侯民何罪焉即此經之所取義

四十

書結不書札罪伐〻不罪救〻

附傳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會吳伐齊之策

歲次丁巳

正月乙卯朔 丁未未正雨水
二月乙酉朔 丁丑申初春分
閏月戊寅朔
三月戊申朔 寅正穀雨
四月丁丑朔 己卯卯初小滿
五月丁未朔 庚戌未正夏至
六月丁丑朔 壬午丑初大暑
七月丙午朔 癸丑辰初處暑
八月丙子朔 甲申寅正秋分
九月乙巳朔 甲寅午正霜降
十月乙亥朔 甲申卯初小雪
十一月甲辰朔 癸丑戌初冬至
十二月甲戌朔 癸未卯初大寒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傳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〻〻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〻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〻是謂我不成丈〻夫也退而蒐乘孟

四十一

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〻〻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〻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

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
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
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辨義魯會吳伐齊爲不義故書齊國書帥師伐我著我有可伐
之罪也季孫謀諸冉有其上策曰從公禦諸境季孫委以不能
中策曰居封疆之間二子拒以不可不得已出于下策曰一子
帥師背城而戰故書伐我而不地著齊師偪臨國郊乃爲背城
借一之舉也左師入齊軍齊不能師而適冉有三請從之季孫
弗許怯退無能之狀如見叔孫懦衆而不敢與戰
師五日始從而接戰即奔孺子且自務其賢曰我不欲戰而

四十二

能默洩曰驅之是謂以五十步笑百步嬖僮汪錡之不若者也
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
可知魯之積弱不振有由然矣公爲死國難昭公有賢子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

傳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
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
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辨義轅頗剝民國人逐之易所謂民皆惡之與則擊之者至矣
陳以積衰之國而畜聚斂之臣國之所存者幸也諫懼先行不
仁而可與言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
齊國書

傳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
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
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
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
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
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
多以琴曰吾不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
也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

四十三

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
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
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
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
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秋季
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辨義郊戰在春艾陵之戰在五月蓋吳上冬已徵師今來伐齊
而公爲郊戰故會之非魯請師于吳以伐齊也書公會吳不書
吳子惡其逞強猾夏奪爵以貶之也甲戌戰艾陵以國書帥師
主是戰者罪國書也前此齊以弒君悅吳而敗吳舟師吳

其志故再伐齊當是時齊之諸大夫或謂其弟曰爾死我必得志或相厲以致死或相戒以必死或歌虞殯或具含玉或曰吾不復見子或曰吾聞鼓不聞金皆知吳力強橫與戰必敗故有死氣而無生心國書身為三軍司命當伐我之後兵罷器鈍不思慎固封守屈之以義而忽然與戰故書齊師敗績罪其驅民于鋒敵而糜爛之也書獲齊國書著其損軀畏元不足以逃罪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傳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〻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〻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〻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〻復之使處巢死焉殯于鄖葬于少禘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〻人以幣召之乃歸

四十四

辨義春秋之季書大夫之出奔者愈多何哉天下無道故政在大夫其始恃寵以專權于國漸而蕩檢以縱恣于家傳于衛世叔齊之出奔兼述其世次及其生卒謚所謂五世希不失者此亦具類焉不但三桓子孫之微也孔子歸魯在此年冬蓋不復歷聘他邦矣筆削魯史殆在召歸以後

附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〻〻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〻〻〻〻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〻〻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〻〻〻以興也今君易之將〻以〻大〻亦難乎弗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〻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四十五

辨義子胥諫王在將伐齊之前附志之著吳之終滅于越也子胥既知盈必毀天之道則當諫以修德恤民無務戰爭而區區勸其早從事于越設越滅而王益驕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秦楚攻之吳能不亡乎蓋員之為人機警善億中而不學無術其引盤庚之誥以無無俾易種茲邑為商之所以興較前引〻必〻事

尤爲紕繆傳附紀之著亂世之人附會詩書肆其邪說者如此

[illegible]代公孫霍而非昭侯本志故請而悔之月

哀公下

歲次戊午

正月癸卯朔 壬子戊正雨水

二月壬申朔 壬午亥初春分

三月壬寅朔 癸丑巳初穀雨

四月壬申朔 甲申午初小滿

五月辛丑朔 乙卯戌正夏至

六月辛未朔 丁亥辰初大暑

七月庚子朔 戊午未初處暑

八月己巳朔 己丑巳正秋分

九月己亥朔 己未酉初霜降

十月己巳朔 己丑未初小雪

十一月戊戌朔 己未丑初冬至

十二月戊辰朔 戊子午初大寒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以行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辨義田賦者八十家出甲車一乘此皆衆之數非用衆之數也唯四時講武則田賦畢出周禮所謂唯田與追胥竭作是也魯人之用衆前此作丘賦甲已變古制於此更用田賦民力安得不困哉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

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辨義朱子謂稱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其說甚是但以陳司敗之問觀之是昭公娶於吳時即諱姬而稱孟子故經如其本稱不稱夫人不言葬小君在以為不赴不反哭者得之

觀季氏之不絻可見

公會吳于橐皐

傳公會吳孟于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神明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辨義魯人之謀國以事先事大求免為得計由事齊而事楚而極於事吳則益卑賤矣明年再會黃池而春秋終矣橐皐吳邑也公既借力於吳安敢不往會之賴子貢有辭幸免尋盟耳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傳吳徵会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于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

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於鄖公及衛
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
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
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
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
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
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
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
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
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
其言從之固矣

辨義鄖亦吳地吳徵會于衛而公再往會于鄖并召公也書公
會衛宋而不及吳卒辭吳盟也蓋吳方無道而棄禮楚猶漸習
華風吳則純任蠻風故諸侯弃厚賄以奉之不敢以盟主事之
懼其徵朝也細繹傳文則經旨自見子貢困吳以衛君來緩為
辭故就來緩之故曉之本非實事與吳人語不得不如是耳

宋向巢帥師伐鄭

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
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旌（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
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
嵒丙申圍宋師

辨義宋鄭自老丘以來搆怨彌深鄭城隙地以處宋之叛人而
宋忿爭之兵連禍結糜爛其民故經歷書師師以聲其罪當合
下取嵒觀之

冬十有二月螽

傳冬十二月螽 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辨義家則堂曰十二月螽氣煖也宣十五年冬蝝生與此記同
杜氏所録疑非聖人之言王明逸曰明年九月螽蟲以火西作而
不時直以失政耳非關閏也此傳之誣非其辨已具首卷下

歲次己未

正月丁酉朔 戊午丑正雨水
二月丁卯朔 戊子寅初春分
三月丙申朔 戊午甲正谷雨
四月丙寅朔 己丑酉初小滿
五月乙未朔 辛酉丑初夏至
六月乙丑朔 壬辰未初大暑
七月乙未朔 癸未戌初處暑
閏月甲子朔
八月甲午朔 申初秋分
九月癸亥朔 甲子子初霜降
十月癸巳朔 甲午戌初小雪
十一月壬戌朔 甲子辰初冬至
十二月壬辰朔 癸巳酉初大雪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於嵒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
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辨義宋亦從師復没與雍丘同桓魋逃死詩謂有兔爰爰者也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黄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為伯 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于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于王曰無損于魯而祗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

五

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辨義杜注黄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黄亭近濟水吳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黄池是夫差欲霸天下鑿通水道師舟師入中國而據黄池以期會于晉徵會于魯公聞召即至而晉亦畏其桀疾肆擾不敢不來故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以及之者為主所以深貶公與晉侯也魯自会于柤于鄫于槖皋以來既如教猱升木晉侯人棄伯職不修既不能聲義討吳又畏其横暴加己疾來會之是又如塗塗附者也單平公不書義不主于王 其雖

六

先晉不書義不足書而削之也附傳志景伯之語吳人問之著其不降朝會之儀制蔑礼而信鬼最可輕賤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辨義與吳爭陳故乘吳之遠出而伐之義已見前

於越入吳

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

吳王孫彌庸壽于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
剄七人于幕下後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
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辨義胡傳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
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亦必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
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
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春秋初書于越入吳
於[illegible]爭之役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
世不待敗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今按夫差所為所謂獨夫
之心日益驕固者傳紀其欲伐宋殺丈夫囚婦人若其[illegible]生不
通人理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辨義七年春魏曼多帥師侵衛而傳曰衛不服此亦同之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辨義高息齋曰不言宿名者董仲舒劉向以為不加宿也反則
堂曰天狹旦太陽將升而孛見焉然星平太陽駭常之變也
盗殺陳夏區夫

辨義此盖有傳而左失之夏區夫事實無可考然書盗殺則其
情形殆與鄭之盗殺公子騑殺駟衛之盗殺弟縶相類荊軻聶
政之風其自是而日滋矣
十有二月螽
辨義黃東發曰螻蛄在地冬雪乃深入今冬暖而有螽將蔓延
為來歲之災尤災之甚者也呂居仁曰此年九月螽十二月又
螽比年十二月螽陰陽錯亂甚矣今按星孛而災見于天螽冬
而災發于地時事可知矣
歲次庚申
正月辛酉朔 癸亥辰正雨水
二月辛卯朔 癸巳巳初春分
三月辛酉朔 癸亥亥正谷雨
四月庚寅朔 甲午亥正小滿
五月庚申朔 丙寅辰初夏至
六月己丑朔 丁酉戌初大暑
七月己未朔 己巳丑初處暑
八月戊子朔 己亥亥初秋分
九月丁巳朔 庚午卯初霜降
十月丁亥朔 庚子丑初小雪
十一月丙辰朔 己巳未初冬至
十二月丙戌朔 戊子初冬至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傳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
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辨義杜注大野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大野在魯西故言
西狩今按本傳紀獲麟事極為簡明絕無張大之辭公羊嘗稱

孔子曰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夫麟爲王者
之祥今出非其時狩人戕之聖心感傷固其宜也其筆之于經
蓋與山崩地震星隕鷁飛同紀變異而王者不作大道不行之
兆即因此可見焉且必魯史紀之聖人因而筆之自學公穀者
以爲文成致麟故杜氏不取孔疏云先儒穿鑿妄生異論何乃
經傳羣籍了無不言杜以爲既妖且妄故悉無所取所見誠爲
明確但杜氏亦謂春秋感麟而作故朱子及諸儒多不取按自
獲麟距孔子卒兩年耳孟子嘗稱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
秋作又稱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
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且尊其撥亂反治之功同于周公以

九

爲可見筆削魯史以垂世教乃孔子素志非感麟而作也又絕
筆於獲麟之說出于公穀先儒多以爲然然實出後人所臆度今
据左氏經求之自哀十四年春小邾射來奔至夏饑又有十
五筆自十五年春王正月成叛至十六年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又有十筆原非絕筆于獲麟本傳並未聲明此爲弟子所續唐
陸德明曰孔子作春秋終于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
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于孔丘卒
陸氏此說揆諸事理大有未安何也公穀所傳經文與左氏本每
多異同而春秋事據左氏不可廢也史遷亦稱仲尼作春秋筆則
筆削則削子夏之徒莫能贊一辭使聖經果絕筆于獲麟弟子

必尊信之以傳後如欲附並紀孔子之卒自小邾射以至哀二
十七年皆當如傳文之例志之庶以絕筆獲麟者尊聖人之經
以附録史文者志聖人之卒使兩不相混乃敢摹倣聖書於續
聖經不復別異是不但謂筆削可贊而且僞託以欺後世矣昔
門人以有若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者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漢
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矣若如陸氏續經之說則
是以似乎尚于皜皜聖門諸賢豈肯出此況孔子作春秋首
嚴亂賊之誅哀十四年經書四年月陳恒執其君殺其君傳
稱孔子齊而請伐齊論語亦志其事設謂吾書已終獲麟雖弒
君大惡不再執筆然則告老之人沐浴請討又何爲乎苟田陳

十

恒弒君必書則知無弟子續經之事矣若仲尼既隱居告朔必
朝服而朝又嘗稱如有政雖不吾以吾以與聞之然則魯史逐
月所紀之事孔子既與聞之即可隨事筆之取義以爲經錄史
文以爲傳嘗聞朱子卒之前一日猶取論語諸詳增改數字竊以
儒汲汲明道之心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如此則聖人可知
又何嫌絕筆終于十六年二月而聖人卒在四月乎故今仍如本經
之舊蓋不敢降經以同傳且不敢效公穀退經以伸己說也

小邾射來以句繹來奔

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
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

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
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辨義以地來奔之罪不臣兩字盡之濟其言爲不義則無奔之
罪自著矣信必近義利必思義聖門之教也然不敢問故死其
城下兩語未免行行所發此其所以死于衛歟
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
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
驟顧諸朝諸御鞅言于公曰陳闞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弗聽子
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
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于陳宗初陳豹
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
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
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
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于陳氏矣且其
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
子子行舍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
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
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
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
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
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弇中適豐丘豐丘
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
公命取車于道及耏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
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讎何以見
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恆執公于舒州公曰吾從早鞅
之言不及此
辨義總文嚴畫不待注解陳恆憚闞止驟顧諸朝其重壓居奇
惡人諸御鞅謂爭權判不容兩相者也此其妒寵皆由患失患
失無所至不於是擁衆入宮殺侍人遷居所聞公猶怒曰何
所無君其視易君如棋已露言下蓋以此激寓宗不速行大事
非真欲出也圖殺君側之寵臣而曰非不利將除害狂夫之吠
聲也既殺闞止遂執其君寘于舒州剝牀以膚其軀則然也此
八人之見諸行事最爲深切著明者可不辨其由來之漸乎
庚戌叔還卒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辨義授時曆是月庚申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九千二百
一分入食限今推七日丙寅亥夏至是食在至前者
陳宗豎出奔楚 合見後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傳宋向魋之寵害于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

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
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
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
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
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
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
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
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先君有對
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
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
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
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

甚亡狂卒後無考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傳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
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
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
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
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
焉而適齊向魋出于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
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
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阬
氏葬諸丘輿

辨義魋入于曹以叛後自曹出奔衛聯書宋向巢來奔者其奉
君伐叛亦入于曹以黨叛是同爲叛臣也細讀傳文經旨自見
首稱向魋之寵害于公宋公之罪案立矣

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傳甲午齊陳恆執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
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
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
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辨義前經已聲明陳恆執其君置舒州故弒君稱齊人又以聲
陳黨之罪若前傳云誰非陳宗是也三日齊而請伐齊者三則
汲汲撥亂之本心知其不可而爲之是於是矣傳是采史官所
錄故與論語小異孔疏所見甚確程子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
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正
明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于所以勝齊
者孔子之餘也事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竊謂程子此論亦究迂
疎陳恆弒君沐浴請討即是正明其罪當是時上無明天子可
告下無賢方伯可告齊晉皆方伯也昭公孫于齊齊晉視不討

季孫宋衛謀納昭公晉人拒絕之卒至客死設以請討齊賊告
晉晉必掣肘若往告守府之天王殆無異告哀公蓋夫子所以
請討者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時無明王賢伯則鄰邦不得
辭其責其事即見義必爲之事其志即赫怒整旅以對天下之
志而以師文王望之魯君也公疑魯久爲齊弱疑弱之不可敵
強耳子之對之言聲義討齊賊齊雖強陳恆不能恃持耳武王
伐紂至仁伐至不仁也泰誓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
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
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何嘗不計及眾寡今子稱陳恆弒其
君民之不與者半即離心離德之謂也以魯之眾加齊之半而

十五。

可克即仗義興師同心同德之謂也至于加以勝齊者歟孔子
之談事然我戰則克不外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豈謂我以義討
賊賊必不敢以力拒我書稱紂率其旅若林則會往伐齊陳恆
必率眾拒討故牧野誓師必曰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且曰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豈以義者全不以力哉惟齊
義以作吾力則我雖寡而心力皆同彼雖眾而心力各異斯
克之且齊自太公受封歷今六百數十年民久服從其政教
桓公創霸民亦服從今隱民雖附陳氏之私恩良民豈不念先
之舊澤然則民之不與者半言簡義當說孔子師節制之罪
必先聲此義曉諭齊民此可見聖人臨事謀出萬全非以謀詞

爲悅聽之虛談也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辨義五年趙鞅伐衛七年十三年魏曼多兩侵衛衛終不服故
此秋再伐之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傳初孟孺子洩將圉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
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
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
許懼不歸

辨義此成叛之案當合下傳讀之

十六

冬〻〻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陳轅買出奔楚

辨義宗豎奔楚之故無傳可據然既出復入陳人殺之則其得
罪出奔又恃強復入爲國人所共憤可見也轅買殆轅頗之族
宗豎之黨故豎殺而買懼亦出奔楚夫陳之不絕如綫而其卿
大夫若夏區夫宗豎轅頗轅買之流皆其世家舊族今或殺或
奔紛紛若此雖其罪由自取而邦國之殄瘁亦可知矣

有星孛

饑

辨義孛不言所在之宿所出之方蓋有闕文然妖星出于是冬

則義易見也此年十六筆自卒二卿一君之外或執亘其君而又弑之或據邑以叛而相率出奔或以地來奔而求盟以出奔復而入見殺又繼以出奔其見于天者日食星孛歲饑所謂無非不祥不但獲麟而已世運至此亦孔之哀矣

歲次辛酉

正月丙辰朔 戊辰未正雨水
二月乙酉朔 戊戌未正春分
三月乙卯朔 己巳寅初穀雨
四月甲申朔 庚子寅正小滿
五月甲寅朔 辛未未初夏至
六月甲申朔 癸卯子正大暑
七月癸丑朔 甲戌辰初處暑
八月癸未朔 乙巳寅初秋分
九月壬子朔 乙亥午初霜降
十月辛巳朔 乙巳辰初小雪
十一月辛亥朔 甲戌初冬至
十二月辛巳朔 巳辰卯初大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衛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辨義何忌慼于邾言不肯隨成身死肉未寒而成叛伐之不能克將恃大都耦國爲己利而卒致家臣叛主以遺子孫之憂豈非禍在蕭墻之內者歟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辨義因高齊之世卿竊權厚矣屈春秋之末而多出奔者政在大夫五世希不失也況陳氏方張乎

鄭伯伐宋

辨義鄭宋之構怨未有艾也

秋八月大雩

辨義旱甚也十二年冬螽十三年秋冬兩螽十四年冬饑十五年秋大雩國疲民困益可知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辨義上年秋伐衛此年秋再伐衛由鞅怨衛之深也經書帥師止此通考春秋時隱在位十一年書帥師者三無駭一翬二桓十八年無之莊閔共三十四年惟莊二年書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僖在位三十三年以帥師書者五公子友公孫茲公孫敖各一公子遂二皆以著內大夫執兵柄爲世卿也文在位十八年書帥師者四外則晉陽處父郤缺各一內則季孫行父叔仲彭生各一宣在位十八年書帥師者八晉趙盾趙穿郤缺各一荀林父二宋華元鄭公子歸生魯公孫歸父各一成在位十八年書帥師者十有五衛孫良夫二弟黑背北宮括各一魯季孫臧孫叔孫公孫共一叔孫僑如一仲孫蔑叔孫僑如共二鄭公子去疾一公子喜晉欒書三楚公子嬰齊二 二襄在位三十一年書帥師者二十有七晉韓厥荀罃士匄各一楚公子壬夫公子嬰各一公子貞七公子午屈建各一鄭公孫舍之二吳公孫夏一魯季孫宿一宿暨叔孫豹一仲孫速叔孫豹仲孫羯各一衛石買孫林父各一齊高厚一崔杼二用兵漫多于前矣昭

在位三十二年書帥師者十有一晉荀吳三魯叔弓三意如暨
弓貜共二楚薳罷公子棄疾各一齊高偃高發各一緑其時以
弭兵爲號故減于襄之世自定元年至哀公十五年共三十年
而以帥師書者四十有一其間晉卿十三鄭卿三魯卿十一齊
五衛卿一楚卿三宋卿五而吳越橫行尚不與焉此何以故
國君拱手而征伐自大夫出相率加賦增兵日從事于爭城奪
地故其使民酷烈已成戰國之風矣

冬晉侯伐鄭

辨義此經無傳難以臆解前此宋公伐鄭而晉趙鞅卜救之緑
鄭仍叛晉故耳此或鄭又叛晉故伐之歟

十九

及齊平

傳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
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
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
弟我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
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
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
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
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
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
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
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以公孫
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辨義自艾陵之後至是而及齊平固魯人之願然陳恒弑君亦
不願與魯爲仇觀子路告陳瓘謂天以陳氏爲斧斤斲喪公孫
直言無所忌諱而瓘曰吾受命其情可見矣子貢之責公孫成
辭極嚴正而成曰吾不早聞命服其忠信也

衛公孟彄出奔齊

辨義前自齊歸于衛從輒也今復出奔齊殆聞蒯聵將入而
避之入爲趨利出爲避害孟彄其然不知人但子路之義矣

二十

附傳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
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
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
寡君聞楚爲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
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
還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
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
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
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
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

尚我寡君之命逆于君所雖陷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
之過也吳人內之
辨義春秋之末先生與禮曰就殘廢附志此事不及千百之一
而弱小猶藉以折服强大親賢之遺澤遠矣哉

歲次壬戌

正月庚戌朔 癸酉戌正雨水
二月庚辰朔 癸卯戌正春分
三月己酉朔 甲戌巳初穀雨
四月戊寅朔 乙巳巳正小滿
五月戊申朔 丙子戌初夏至
閏月戊寅朔
六月丁未朔 戊申卯正大暑
七月丁丑朔 己卯未初處暑
八月丙午朔 庚戌巳初秋分
九月丙子朔 庚辰酉初霜降
十月乙巳朔 庚戌未初小雪
十一月乙亥朔 庚辰丑初冬至
二十一
十二月乙巳朔 己酉亥初大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
傳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
文子卒通于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
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于伯姬（此下當有十六年春閏）
月（當作正月）良夫與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此下當有己卯）昏二人蒙
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
入適伯姬氏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
迫孔悝于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
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
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
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
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
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
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
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
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
辨義蒯聵本靈公世子得罪出奔先君無遺命立之固不當立
輒之立由公子郢讓之非靈公遺命立輒也輒所以立者以
其爲世子之子耳因世子之子得立而竟據國拒父使父居於
戚者罔不通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故書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戚
衛衛侯輒亦奔則其棄父子之倫以爭國父不父子不子之惡
罪既皆可見而輒之以子拒父其罪更重益可見矣此經之傳
舊本序于十五年冬及齊平之後中有閏月兩字夫閏月繫冬
可也以昏承閏月之下不著其日殊極蒙混今推經書十有六
年春王正月己卯正月晦日也其月二十四日癸酉交雨水又
推經書四月己丑孔丘卒十二日也其月二十八日乙巳交小
滿是以節氣推之置閏當在此年五月後不得在上年冬必[illegible]
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食與十六年正月己卯四月己丑相接

推之中間尤不得有閏月可見傳文閏月即經文之王正月晉
即己卯晦瀆乘月晦而入故蒙衣而乘稱姻妾以告也傳本與
經別行左氏誤王正月為閏月遂截置十五年之冬晉字上脫
己卯兩字杜氏附會之移己卯於正月朔指己丑為五月十二
日不為聖人正其經而為左氏文其過又使節氣舛錯誣指當
時為失閏今特辨正之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傳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
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十六年春瞞成
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於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
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
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
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
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辨義還成即瞞成書其奔出以著莊公之無禮于大臣傳附紀
告周以著天命之濫加而弗敬弗休悔其可追蓋亦逆知蒯聵
之不足以享國矣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傳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
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
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
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辨義夫子告老去位之臣何以書卒傳紀季孫曰子為國老待
子而行可見魯君臣未嘗不宗其聖德況哀公誄之則是君親
臨其喪故魯史書其卒弟子因而錄之附于經末以記聖人之
卒又以志生不能用死而誄之之非禮豈以史書其卒為聖人
之榮哉以後所錄史文終于哀二十七年蓋亦志公不沒于魯
之意云爾

附傳六月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
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于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于
西圃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
乘其車許公為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
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于橐中孔悝
出奔宋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于鄭鄭人甚
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
諜于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
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
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
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

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
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
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
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
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
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
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
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
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
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

二十五 ○一

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
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
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
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
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
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
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修也而
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
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
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

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
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
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
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
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
免冑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
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
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
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
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沈諸梁兼二

二十六 ○一

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于葉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
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
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
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
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
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辨義以上三傳皆紀不仁人情事如狂犬如毒蛇不堪卒讀
歲次癸亥
正月甲戌朔 己卯丑正雨水　七月辛未朔 甲申酉正處暑

二月甲辰朔己酉丑正春分　八月辛丑朔乙卯申初秋分
三月癸酉朔己卯申初穀雨　九月庚午朔乙酉夜子初霜降
四月癸卯朔庚戌申正小滿　十月庚子朔乙卯戌初小雪
五月癸酉朔壬午丑初夏至　十一月己巳朔乙酉辰初冬至
六月壬寅朔癸丑午正大暑　十二月戊戌朔甲寅酉初大寒

傳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于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辨義　上執公强盟爲一傳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吳師大亂遂敗之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辨義　逐弱避強趙鞅要訣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于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于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于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以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

辨義　陳亡于此年楚曰以滅國爲事然其君臣謀國猶愈于諸國之昏淫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

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
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旣入
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
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
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辨義蒯聵立甫一年其終如此太子疾之死如此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
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
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

辨義當是時齊君偪于強臣殆尤甚于魯君矣

二十九

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酁般慍
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
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麇曰必立伯
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公執之
皇瑗奔晉召之

歲次甲子

正月戊辰朔 甲申辰正雨水
二月丁酉朔 甲寅辰正春分
三月丁卯朔 甲申亥初穀雨
四月丁酉 乙卯亥正小滿
五月丙寅朔 丁卯辰初夏至
六月丙申朔 戊午酉正大暑
七月乙丑朔 庚寅子正處暑
八月甲午朔 庚申亥初秋分
九月甲子朔 辛卯寅正霜降
十月癸巳朔 辛酉子正小雪
十一月癸亥朔 庚寅未初冬至
十二月癸巳朔 己未夜子初大寒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

辨義宋人之兄弟父子君臣如此當上傳讀之

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師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
巴師至將卜師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
尹工尹勤先君也者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遂圍敗巴師于鄾
故封子國于析 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
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
王其
急焉

辨義知志而寧不能曉昆命于元龜是不煩卜筮惠王安

三十

得稱聖人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
魋與大叔遺

歲次乙丑

正月壬戌朔 己丑未初雨水
二月壬辰朔 己未未正春分
閏月辛酉朔
三月庚寅朔 寅初穀雨
四月庚申朔 辛酉寅小滿
五月庚寅朔 壬辰未初夏至
七月己丑朔 乙未卯正處暑
八月戊午朔 丙寅寅初秋分
九月戊子朔 丙申巳正霜降
十月丁巳朔 丙寅卯初小雪
十一月丁亥朔 乙未酉正冬至
十二月丁巳朔 乙丑寅正大寒

六月己未朔 甲子子正大暑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辨義自十六年楚太子建至此楚事三條紀其君臣協心治國除白公之難滅陳盟三夷國勢益大也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辨義昭二十二年四月景王崩冬王子猛卒敬王立傳于此年紀其崩甚矣王在位四十四年當以春秋經傳爲確據哀公二十年為元王元年二十七年為貞定王元年今悉遵通鑑綱目所定衆說不同者皆不取

三十一

歲次丙寅周元王元年

正月丙戌朔 甲午戌初雨水

二月丙辰朔 甲子戌正春分

三月乙酉朔 乙未巳初穀雨

四月乙卯朔 丙寅巳正小滿

五月甲申朔 丁酉戌初夏至

六月甲寅朔 己巳卯正大暑

七月甲申朔 庚子午正處暑

八月癸丑朔 辛未巳初秋分

九月壬午朔 辛丑申正霜降

十月壬子朔 辛未午正小雪

十一月辛巳朔 辛丑子正冬至

十二月辛亥朔 庚午巳正小寒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辨義亡國暗君之象如見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至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三十二

辨義吳之更降而喪食是所以厚黃池所盟者厚也黃池之役晉侯主會而曰先王與吳王有質甚至臣曰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吳子復曰寡人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與之簞珠使問趙孟是趙鞅皆晉侯而與吳子私盟也吁蓋鞅久蓄雖謀欲振晉國故私結強吳以為外援今越將滅吳故無恤猶思前事偲偲于衷傳特紀之發其姦也史黯善寺上驗當云

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子嘗聞其語因而問及之夫進禮退義則進不枉已退不尤人君子也若但進不見惡于人退無謗言及已則鄉原之閹然媚世者優爲之君子云乎哉

歲次丁卯

正月庚辰朔 庚子丑初雨水
二月庚戌朔 庚午丑正春分
三月庚辰朔 庚子申初穀雨
四月己酉朔 辛未申正小滿
五月己卯朔 癸卯丑初夏至
六月戊申朔 甲戌午正大暑
七月戊寅朔 乙巳酉正處暑
八月丁丑朔 丙子未正秋分
閏月丁丑朔
九月丙午朔 亥正霜降
十月丙子朔 酉正小雪
十一月乙巳朔 丙午卯正冬至
十二月乙亥朔 申正大寒

三十三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于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辨義紀越人始來立如越之案也齊責稽首而不伐魯之爲除館者陳氏將篡齊不與魯爲難也及齊平之歲子路謂陳瓘曰善以待晴何必惡焉陳氏蓋用其言耳周禮在魯孔子纂修六籍亦在魯齊人之歌大有厭薄儒者之意邪說誣民未有甚于此者嗣是處士橫議而焚坑之禍作矣

歲次戊辰

正月甲辰朔 乙巳辰初雨水
二月甲戌朔 乙亥辰正春分
三月甲辰朔 乙巳亥初穀雨
四月癸酉朔 丙子亥正小滿
五月癸卯朔 戊申卯正夏至
六月壬申朔 己卯酉正大暑
七月壬寅朔 辛亥子正處暑
八月辛未朔 辛巳戌正秋分
九月辛丑朔 壬子寅正霜降
十月庚午朔 壬午子正小雪
十一月庚子朔 辛亥午冬正至
十二月己巳朔 庚辰亥正大寒

三十四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辨義十七年三月越伐吳吳子拒諫不改至是而滅之

歲次己巳

正月己亥朔 庚戌未初雨水
二月己巳朔 庚辰未初春分
三月戊戌朔 辛亥寅初穀雨
四月戊辰朔 壬午寅初小滿
五月丁酉朔 癸丑午正夏至
六月丁卯朔 甲申夜子初大暑
七月丙申朔 丙辰卯正處暑
八月丙寅朔 丁亥丑正秋分
九月丙申朔 丁巳正霜降
十月乙丑朔 丁亥卯〻小雪
十一月甲午朔 丙辰酉正冬至
十二月甲子朔 丙戌寅正大寒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
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
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産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
其可以稱旌繁乎
辨義季氏居然魯君乎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
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
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
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
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顔庚

三十五　。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辨義中伯機警似曹瞞叔青始使越公始越之漸也

歲次庚午

正月甲午朔　乙卯戊初雨水
二月癸亥朔　乙酉戊初春分
三月癸巳朔　丙辰辰正穀雨
四月壬戌朔　丁亥巳初小滿
五月壬辰朔　戊午酉正夏至
六月辛酉朔　庚寅卯初大暑
閏月辛卯朔
七月辛酉朔　午正處暑
八月庚寅朔　壬辰辰正秋分
九月己未朔　壬戌申正霜降
十月己丑朔　壬辰午正小雪
十一月戊午朔　壬戌子正冬至
十二月戊子朔　辛卯巳正大寒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
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于周公願
乞靈于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
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役
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
不度敢展謝之
辨義君卑政暴晉之事時也荀瑤前稱君命伐齊此又奉晉侯
伐齊使大國之怨皆歸于君而民怨政暴亦歸于君然後可肆
行篡奪之志而無忌也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三十六　、

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
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
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有妾
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太子國人始惡之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
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辨義邾子無道而哀公行事如此魯德如邾矣康子賂越以寡
哀使不得出與平子賂齊晉以虐昭使不得入其惡一也此年
應閏六月故傳紀閏月在夏四月後自桓以下娶于齊若文姜
哀姜聲姜之類是也由周公武公孝公惠公至于桓以下以妾

為夫人固無其禮既可證惠公未嘗以仲子為夫人而用致夫人其非生致成風亦可類推矣宋稱萬辟定公諱也

歲次辛未

正月戊午朔 辛酉丑初雨水
二月丁亥朔 辛卯丑初春分
三月丁巳朔 辛酉未正穀雨
四月丙戌朔 壬辰申初小滿
五月 子子正夏至
六月〻戌朔 乙未午初大暑
七月乙卯朔 丙寅酉處暑初
八月乙酉朔 丁酉未正秋分
九月甲寅朔 丁卯亥初霜降
十月癸未朔 丁酉酉初小雪
十一月癸丑朔 丁卯卯正冬至
十二月癸未朔 丙申申正大寒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 三十七
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𣪘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大夫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于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 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于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辨義輒之為君如此妄人也其臣之妄亦如之而又甚焉

三十八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辨義魯之君臣如此此何氣象哉

歲次壬申

正月壬子朔 丙寅卯正雨水
二月壬午朔 丙申辰初春分
三月辛亥朔 丙寅戌正穀雨
七月己酉朔 辛未夜子初處暑
八月己卯朔 壬寅戌正秋分
九月戊申朔 癸酉寅初霜降

四月庚辰朔丁酉亥初小滿　十月戊寅朔壬寅庚午初小雪
五月庚戌朔己巳卯丑夏至　十一月丁未朔壬申午丑冬至
六月庚辰朔庚子丙初大暑　十二月丁丑朔辛丑亥丑小寒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
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于民乃睦于子
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
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于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
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
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
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　二十九
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
于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于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
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于越
辨義大獲大敗掘墓焚尸毒臣民也報夫人甥其殺毒妻子也
妄人愎而虐之情狀當合戟手刖逐納諸事事觀之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
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
茷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
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
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
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
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
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
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
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而匿之是無他矣
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于盧門之外己爲烏而集于其
上咮加于南門尾加于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
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
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
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　四十
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
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
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
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辨義自十七年皇瑗之子麇事此中敘宋事三條皆君臣無道
雖較愈于衛輒而亦無善狀可觀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
對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甯武子孫莊子爲
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
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

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
于何有
辨義子貢衛人也故出公遣問之其于君出奔稱孫可見經于
魯君之出稱孫皆臣子之婉辭不待別生解矣自十六年六月
至此敘衛事共九條即承經末蒯聵入輒暨蒯子還成出奔而
詳其後事皆由父子爭國恣行不仁以播惡於衆而臣民讐之
不但身皆不得其死諸子且多不得其死不仁之禍慘矣哉
歲次癸酉周貞定王元年歷閏四月而閏八月
正月丙午朔 辛未寸正雨水　八月癸酉朔 丁丑卯初處暑
二月丙子朔 辛丑未初春分　閏月癸卯朔 戊申丑正秋分

四十一

三月乙巳朔 壬申丑正穀雨　九月壬申朔 戊寅巳初霜降
四月乙亥朔 癸卯寅初小滿　十月壬寅朔 戊申卯初小雪
五月乙巳朔　十一月辛未朔 丁丑酉初冬至
六月甲戌朔 午正夏至　十二月辛丑朔 丁未寅正大寒
七月甲辰朔 乙巳夜子初大暑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
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
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
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
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
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
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
也成子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
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
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
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
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
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

四十二

千乘敢避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之所以亡
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
亦難乎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三患公之妄也故君臣
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問子余及死
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
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于越國人施公
孫有山氏
辨義附傳紀魯事共十二條皆紀哀公庸妄君臣猜忌而不得
終于魯也甲戌八月二日實七月蓋閏在八月後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可則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辨義附傳共敘晉事五條皆著晉之君卑政虐而趙荀擅權終相猜忌蓋晉室三分之兆見矣自哀十六年六月至此其錄史為傳不書王正月不備四時亦紀哀在位之晷節以備經義之後案云爾

四十三

春秋深十九卷 湖北巡撫採進抄本

國朝許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錄是書謂孔子旣因魯史作春秋其史中所載事實卽為之傳今左傳中敘而不斷言約旨精者卽孔子所作其有加注解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類又加論贊如君子曰仲尼曰之類詞氣浮夸多與經旨相悖乃屬左氏增設書內皆列之小注使不與本傳相混其有傳無經者則全刪不錄按近時河南張沐著春秋疏略以左傳為列於經左之義不為人姓伯政蓋踵是說然又覺傳中論贊或稱孔子或稱仲尼究不類孔子自作故更變其說歸於左氏增加耳至春秋之用周正原無可疑其兼用夏正以便民事則有周禮正月正歲之文顯然可據伯政但據經書中夏正之文以相詰難蓋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左傳王周正月一語尤為確證伯政并此二字詆為不通以為後人所加則凡古書之害於已說者悉以後人竄入概之天下無不可伸之論矣惟其考定每年十二月朔日甲子及節氣時刻俾二百四十年間置閏之得失干支之次序一一可見以

中其合於夏正之說似乎可據不知周正夏正在月不在日其月雖相差六十日而其日則六十甲子剛及一週不論周正夏正其朔望原未常改不足以爲建寅之據亦不揣本而辨末也

大學古今本通考十二卷

〔明〕劉斯源輯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學古今通考十二卷》提要

大學古今本通考目錄

目錄畢

例義

一是編首朱子何也大學一書經世圖譜包體用通上下古人為學次第俱見此篇朱子盤一生精力疏釋焉有章句有或問有語錄有文集彙諸家而折衷之亦足以發明其義矣及除煥章閣侍講又為大學經筵講義以上　寧宗雖時不能用而其書則可以俟後聖於無窮者

本朝崇重其書列於學官奉為國是誠以理義之精微至是而極也列今本為第一

一是編次鄭康成何也康成傳授諸經不無脫誤大學誠意之上有缺傳誠意之內有錯簡雖未能匡救其訛然能收拾於秦火煨燼之餘出入於漢初挾書之禁傳信傳疑以遺後賢而伊洛大儒得有所据以表章而攷正之大學一書煥然復明於世者漢儒傳經之力居多也次康成古本

一是編次魏石經何也石經出自

本朝鄭端簡趙文肅二公以傳於世覧者疑信相半矣然細考之漢寔有三字石經魏寔有一字石經歷代傳古之家尚有存者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者皆魏世所為北齊遷石於鄴隋自鄴復遷長安是魏石經至隋猶存也唐鄭魏公鳩集漢魏石經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獨藏秘府是魏石經至唐猶存也宋洛陽守因閱營造司碎石中得尚書論語禮記公羊碑合數十段但文字多非安國康成之舊是魏石經至宋猶存也魏石經與孔鄭本文不合益信大學[illegible]誤而漢魏間諸儒已有先程朱[illegible]矣但[illegible]之未嘗[illegible]今所傳之本安知[illegible]公之拓本洛陽之斷碑哉以其近古次於石[illegible]

一[illegible]一本既不列於學官復從而錄之[illegible]記中自漢訖五代千五百年博士家[illegible]讀書而未有能表章之者獨宋明道先生始識攷正夫幾而伊川先生復攷正其所未安者且二先生俱以格物為即物窮理一洗漢儒來物之謬而上符舜孔精一博約之傳雖一時草創未必盡合經傳次序然表章學庸列為四子配以六經終萬古不可磨滅則二程子取日虞淵之功良不細矣復錄全本以見淵源所自云

一次宋末元季諸儒何也朱子既著大學經筵講義以上　寧宗真西山先生復輯大學衍義以上　理宗自是而後廣廈細旃之上遂為不可少之書矣顧大學一書晦而復明者自宋始明而復晦者亦自宋始程朱之說既行而陸楊之說亦熾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說而專主於求心慈湖不取大

學誠意之旨而專主於無意此諸說紛紛之由也
許魯齋元儒也當南北未一之際購求朱子遺書
不啻珍寶卒能獲其書而講明之以行於蒙古之
世可不謂用夏變夷而不變於夷者歟次魯齋語
錄
一自
明興以來理學諸儒如薛敬軒羅整庵而下論辯大學
之旨言人人殊矣所著語錄筆書有大學專本則
取諸專本而纂其要無專本則取諸語錄文集內
發明大學者而採輯之如薛則讀書錄羅則困知
記是已考之理學名公不止十數人而格言正論
亦複不少但時有先後地有遠近書有傳不傳傳
者錄之不傳者俟之後之君子倘得不傳之書續
諸已傳之後嘉與天下共之亦大道為公意也穎
人劉斯原謹書

例義畢

大學通考卷之一

大學朱子定本　後學臨穎劉斯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親當作新）在止於至善知止而
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
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
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
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
而后知至（后與後同）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
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
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右經
一章）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
峻德皆自明也（右傳之一章）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
子無所不用其極（右傳之二章）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
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
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
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

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右傳之三章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右傳之四章此謂知本衍文此謂知之至也右傳之五章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謙讀為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右傳之六章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身當作心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右傳之七章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辟讀為僻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右傳之八章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右傳之九章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節讀為截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僇與戮同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儀當作宜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内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亦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迸讀同屏）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鄭作慢程作怠）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右傳之十章）

右大學定本始於程子而成於朱子者也分經釐傳正誤補缺可謂超然獨見而近儒謂大學渾是一篇文字元無經傳之分缺誤之簡未免執古太甚細玩之首章詞意簡與易範同其格局與精一同其源流與九經章明善誠身之旨相為表裏信非孔子不能作也誠意以下六傳詞意條暢其為傳體無疑而大學中惟有曾子一條孔門諸賢無與焉乃知戒欺求慊即其平日三省之功務而絜矩又其一貫忠恕之微旨則傳文出自曾子又何疑焉康誥三傳誤入誠意於義無安頃慶幸有明新止善字相證近儒俱跟誠意不無強事聯絡矣見羅先生曰舊本誤在誠意昭然簡之錯也古書錯簡者甚多武成其最著者何獨大學此是以破近儒之惑矣格致無傳經泰火而簡缺頗有此謂知之至也二句與六傳結句相同朱子補傳不為無據近世儒者多疑之大都謂傳本不缺而不必補者有三一謂天下國家身心意知即物也格物之物無別有物通篇皆傳不必另補一謂知止二條乃格致傳提出即傳不必另補一謂自天子以至知之至也乃格致傳截斷即傳不必另補由前一說則聖經之物有本末一句便足印證不犯翻裂而義味獨長朱子亦當首肯由後二說退經為傳

吳草廬所謂王盤無缺而反毀之使缺者也蓋始於宋董文靖公一言而沿襲至今惜哉惟是盧氏一[illegible]作本末傳近儒謂本末有傳始終何獨無傳於義未安竊意使民無訟正是脩身為本之效當作脩身為本之傳然而未敢質言也及讀伊川先生改本移聽訟章於脩身為本二條之下其意昭然又沈倜戊午錄嘗問朱子曰聽訟似是脩身為本傳朱子曰固是脩身為本只是公言語多是作觀此則朱子若有取於沈倜之說而卒不從未詳何意格物二字朱子以為窮至物理近儒以為格去物欲即無遠引有物有則格知天命二語為證然則物有本末之物豈是物欲之物此不待辯而明矣格至之至章句訓作極至語錄改作切至觀經文必知止知本而後為知之至則切至之說為長蓋紫陽書淵海也既博且精學者未暗其全而可以輙議乎哉謹將朱子經筵講義或問文集語類附錄於左以俟任道者裁焉

聖經一章

大學之道 至則近道矣

朱子經筵講義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之為教者有小子之學有大人之學小子之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大人之學窮理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不昧先之格物致知即其所養之中而發其明之之端繼之誠正脩身因其已明之端而致其明之之實然亦非有作為於性分之外也衆人同得乎此而不能以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汙苟賤之歸而不自知豈不惻然而有以救之哉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而去其舊染之汙亦非付畀而增益之也○義理精微之極致有不可得而名者曰至善傳所謂仁敬孝慈信五者乃其目之大○慮其理雖復而有未純欲雖克而有未盡必以是為明德新民之標準求必至於是而不使少有過不及之差 以上首節 ○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知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欲先知其所當中之地格物致知則知至善為當之地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 此與志有定向句畧異 理定則無以動其心而靜矣心靜則無所擇於地而安矣安則事至物來擬之而能處矣處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止其所矣 以上知止節 ○治人者先於治己體道者先於知道 以上近道節

朱子或問

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方語大學而及小學何也曰不習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迨進於大學則無以察

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皆備可為堯舜而參天地以贊化育者為明德觀此則明德是註惟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下此則以氣質有蔽之心而接乎事物無窮之變此德之明日益昏而本明之德終有不可得而昧者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本體已洞然矣當詳味介然有覺及空隙二字○德當明民當新皆非人力之所為又非可以私意苟且為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朱子凡解明德至善皆離不得天字近日以止善為主腦本此○孟子沒而學不傳世有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制為新民亦有自謂明其明德而不屑新

民安於小成狃於近利明有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明德意本此未[illegible]不免有因用求體之襲○親當作親以文義推之則無理以傳文考之則有據不去本文而但曰某作某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以上明明德節如射者欲中正鵠而先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中矣○真知所止必得所止中間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分為終身經歷之次序以上知止

朱子文集節要

明德統言在己之德本無瑕垢至善指理之極致隨事而在處答何京叔○李孝述問大學之教必以明明德為主章句或問之言明德必以虛靈為質其言明德

工夫不過全其虛靈之體其言存養則曰聖人[illegible]使人嘿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言格致則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欲其表裡洞然無所不盡言誠意則曰人心虛靈衆理咸備欲應物皆由此心以發而無所襍言正心則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欲其順應而無所動言脩身則曰隨事省察以審其當然之則以此觀之恐虛靈不昧是心之所以為心而聖學之基本先生批云同上批此問是說朱子以心訓明德○新民而不止於至善是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厚重云至善者本也萬善從出之原先生曰及極則○呂氏言釋老虛寂之旨堯舜雖知此乃以知人

安民為急先生曰所知在此所急在彼是二本也呂氏曰異端之學皆不知所先後故有始終為一道本末為兩物者先生曰其心未必不以為有先後者世間之粗學而無先後者出世間之妙道○定靜安是和有事腳腳次灑然處是正與事接處對同勘合也答李孝述○

朱子語類節要

明德便是仁義禮智之性○明德是指全體之妙此個物事本常自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當因其所發而推廣之錄僩○心中原有此等物發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看來亦不甚相但恐於義理有差互處有似

是而非者未能分別方昧了卓錄○明德不止動中發
見靜中亦發見不特善人時時發見即至惡人亦時
有善念之發但當於其明處下工夫格物致知是也
子蒙錄○一個光明底物事如人與我一把火照物暗
了便吹便是明明德致知格物是知得要分明誠正
脩是行得要分明燾錄○大學舊註其體虛靈而不昧
具用鑒照而不遺與今註異○良知良能本自有之
只為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所以暗而不明
如明鏡為塵所昏須磨去塵垢復明他日又曰此理
不比磨鏡之法先生忽露開兩手如閃出之狀曰忽
然閃出這光明來不待磨而現但人自不察耳友仁錄

○道之以德是明明德齊之以禮是新民總是脩道
之謂教驤錄○自君臣父子推之萬事莫不各有其止
君臣父子是所止之處仁敬慈孝是所止之善又如
視思明聽思聰之類莫不皆然德明錄○至善事理當
然之極也與伊川艮其止止其所也義同謂有物必
有則各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止其止者即止於
至善之地先生曰然道夫錄○景韶曰止是止於此而
不過否曰固是過與不及皆非但仁敬慈孝閒有不
及者矣未聞有過焉者也如舜之命契只要到這裡
他日又曰當然之則不及固不是若過其則必有割
股之事泳錄○不及於止是未當止而止當止而不止

是過其所止能止而不久是失其所止僩錄○新民止
於至善如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孟子所謂勞來匡直
輔翼振德自然到極好處林錄○元思曰上蔡云人須
識其真心乍見孺子入井時其怵惕惻隱之心乃真
心也先生曰孟子就親切處說仁令人易曉若此心
則無時不發見若只待乍見時而後用功則終身無
緣有此等時節也齊王不止愛牛一念想良心時常
發見但不知察耳以上明德新民節○定靜安相去不遠似
有淺深與中庸動變化相似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
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定
亦自有淺深如學者思慮凝定亦是定如道理都見

得徹各止其所亦是定端蒙錄○定以理言故曰有定
以心言故曰靜義剛錄○德明問章句云外物不能搖
故靜舊說又有異端不能惑之語二句參看尤見得
靜意先生曰此皆外來意今章句無此語此二句辯定意方好能安者
以地位言之也在此則此安在彼則彼安富貴貧賤
患難無不處之太然節錄○知止如行路知得是後則
心中自是定更無疑惑志不定如臨岐路不知所向
矣又曰若知所止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食之必飽
飲之必醉事事決定是如此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
能致其身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不見得
到如何會恁底賀孫錄○知止與能慮先生比易中深

與幾或問兼下極深研幾字俱未穩處只是[illegible]
處其曲折精微（錄子升）○慮而得亦是知底意思上面
是方知下面是實得通此五句只做得物格而後知
至一句（錄道夫）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至）未之有也

經筵講義

此言大學之序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
格物致知所以求止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平天
下所以求止得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
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
其明德也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
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主則心心之發則意故平天
下先治其國治國先齊其家齊家先脩其身脩身先
正其心正心先誠其意也若知知則心之神明妙衆
理而宰萬物者也不能推而致之則隱微之際私欲
萌焉故誠意者先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
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物則理之所在人
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不能即而窮之使其精粗隱顯
究極無餘則理有未窮知固不盡故致知之道在乎
即事窮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
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以上古之節）○物格者事物之理
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
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
無不盡則心之所發可一於善而無不實矣意不自
欺則心之本體可致其虛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
身之所處可不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
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
功利之末哉（以上物格節）○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
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
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
不能格致誠正以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
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
此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天下國家皆本於身又謂
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自天子二節）

或問

古之欲明明德二節大畧與經筵講義同惟正心以
下云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為善去
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
宰萬物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
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
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至為纖悉然漢魏以來未聞
諸儒論及之者而唐韓子乃能援以為說見於原道

之論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亦未免擇不精而語不詳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楊哉　治國平天下者天子之事也卿大夫蓋無與焉而俱以明明德於天下爲言豈不思出其位犯非其分而何以爲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太公其視天下無一物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非吾職之所當爲即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無不在其分內況大學之教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選皆有天下國家之責安得不素教預養而正其本清其源哉

○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子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者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脩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脩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也其他如愼獨不慊之說義利之分恒言之序亦無不脗合故程子以爲孔氏之遺書

文集節要

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之本領今必平治爲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爲爲政哉（谿江 惪功）

○泛論知行之理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何以馴致乎其大哉如子夏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與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脩辭之後是也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推而至之以及其所未知而極其至也舉天地萬物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誠正脩齊治平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以襍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兪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若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長承上接下乃人生

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
至而後行哉近世有疑朱子窮盡物理而後知可致意可誠心可正者觀此正不必然又
来諭所謂端謹以致知克己私集衆理者又似有以
行為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知行初無先
後之分答吳晦叔○近世格去物欲及知行合一之說類此○李晦叔問或
問使天下各誠其意各正其心而不言各格其物各
致其知若不擇其本而直圖其末先生曰只得如此
說過如云一是皆以脩身為本豈是刪了上四事○
徒知而不行與不學同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未知所
踐履者何事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
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答曾光可○格物之說程子論

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
也則者理也人之生固不能無是物矣不明其物之
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必即是物以求
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
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
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
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
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若必欲訓致知以窮理
則於主賓之辯有所未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
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辯訓格物以接物則於

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徒接而不
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
知其理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也今日一與物接而
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矣蓋出於聞聲悟道見色明
心之餘論而非聖人之所謂窮理也且考之他書格
字亦無訓接者又謂佛老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
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為飽也今不
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所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為
飽則其所飽者病也若曰佛老之學欲致其知而不
知格物所以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乎蔽陷離窮之
失而不足為知則庶乎可矣答江德功○理有未明則見

物而不見理理無不盡則見理而不見物不見理故
必為物蔽而知有不極不見物故知無所蔽而心得
其全答李孝述○格物致知乃是就此等實事功夫上窮
究非謂舍職分之所當為而泛然以窮事物之理待
其窮盡而後意自誠心自正身自脩也答鄭子上此則格物亦
就思切主說○知止則止字為重言知其所當止也知至
則知字為重言知識到極處也答王子合○周舜弼問曰
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知至然後能誠意也今之
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憒憒何事
於操存也誠意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能誠意則
是透得此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為君子不然崎嶇反

側不免為小人之歸也先生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作切至之知之者切然後能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子所謂真知者是也（觀此則朱子後來以切至易極至之說為長）○周舜弼問曰大學之道莫切於致知莫難於誠意天下之事其幾甚微善惡邪正是非得失常相襍於苍芴之間靜而察之者精則動而行之者善聖賢必以踐履為言者亦曰見諸行事者皆平日之所素定者耳今先生之教必曰知之者切而後意無不誠是已若泛論知至如諸家所謂極盡而無餘則與上文所謂致知者無別矣若必待知盡萬物之理而後別求誠意之功則此意何時而誠耶蓋精察乎善惡之兩端然後善則確守而不遺惡則深絕而不近先生曰致知只是致知到處非別有一事也若見得本然合當如此之正理則自然發見透徹所知自切不須更說確守深絕而意自無不誠矣（觀此則足以破近日窮盡物理之疑）○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為實字至為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為虛字至為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為至極者又皆不相似也（答陸象山）○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令必外此而厚其身此即釋氏滅天理去人倫以私其身之意也此謂知本以例推之凡言此謂者皆傳文非經之結句也又曰大學諸說亦倣前意蓋不欲就事窮理而直欲以心會理故必以格物為心接乎物不欲以愛親敬長而易其所謂清靜寂滅者故必以所厚為身而不為家以至新民知本絜矩之說亦反而附之於身蓋惟恐此心之或出而交乎事物之間也（答江德功）○（觀此則近日引躬自厚之說以解所厚之為身正犯此譏）○

語類節要

蜚卿疑或問人皆有以明其明德雖堯舜之聖閨門之內不能盡化豈能盡明其明德先生曰只是規模要如此且如伊君思匹夫不被其澤如己推而納之溝中伊尹又如何使無一人不被澤堯舜之世比屋可封也須有一家半家不恁地○知至如易所云極深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處如易所云研幾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或問兼下處字內非是（夔孫錄）○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來是夢）誠意是善惡關又曰人鬼關（誠是人不誠是鬼）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一節易似一節了（夔孫錄）○意不誠是私過心不正是公過○深自省察以致其知痛加剪落以誠其意（方子錄）○論為學次第本末精粗雖有先後須一齊做去不可說我物未格知未致而且不要誠意因說文候聽樂明官不

明音亦須去理會始得孔子問官於郯子官名有甚緊要孔子也要問過蓋聖人之學無一不備但不可輕本而重末耳且如儀禮一節立朝時不曉得禮臨事有多少利害(雉錄)○知既至則意可誠如燈燭在中間照不及處便有賊潛藏在彼若四面八方都光明了賊便無着身處所以貴格物致知佛老之學非無長處緣他無格物工夫所以明處偏明暗處偏暗(僩錄)○知至以後如何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釐不仔細便失其正自古何常有放心底聖賢(銖錄)○問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理而無所

襍曰只為一便誠二便襍如惡惡臭好好色一故也小人閒居為不善二故也○心言其統體意言其萌動正心如戒慎不睹不聞誠意如謹獨又曰意小而心大由小而大(祖錄)○問意稟命於心者也而先誠其意則意反在心之先矣曰心字卒難摸索心譬之水水本澄湛而風波撓之水亦搖動矣必風波既息而後水之體靜人之無狀汚穢皆起於意之不誠必須去此然後能正其心後所謂好惡哀矜與脩身齊家中所說者皆是合有底事但要時時省察其固滯偏勝之私耳(僩錄)○格物致知是求知其所止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求得其所止物格知至

是知所止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止(道夫錄)○大學次序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正脩是體此理齊治平是推此理(雉錄)自格物至脩身由內以及外自齊家至平天下由近以及遠(仲錄)致如以手推送去之義凡經傳中云致者義皆如此為自家原有此物但為他物所蔽耳而今便要從那知處推開去是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至於無所不知也(義剛錄)問格物只作窮理說曰非是格物乃所以窮理也又問格物是格物與人知物與人之異然後可作工夫曰若作致知在格物論只是胡說既知人與物異後待作甚合殺(元昭錄)問大學自格物至平天下凡八

事而心在中間撐着兩下者前面格物致知誠意是理會箇心後面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心之功用曰據他本經去脩身上截斷然身亦是心主之(士毅錄)問大學解所厚謂家若誠意正心亦可謂之厚否曰不可此只言先後緩急所施則有厚薄(錄)

明明德傳一

康誥曰克明德一章

經筵講義

舊本脫誤今移在此○克能也又有勝義諟古是字通用峻大也大德即明德也○人不能明其明德氣稟物欲害之也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盡氣

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惟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難也○人受天地之中所謂命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常目在之則明德常明而天命在我矣○峻德者人之為德未嘗不明而明之為體未嘗不大不明則陷於一物之小惟克為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謂止於至善以上所引三句皆言人當有以自明其明德也（人當二字疑誤）

或問

舊本原在沒世不忘之下程子乃以次於此謂知止至也之文子何以遂為傳之首章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而知一說之不然○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而人當致其克之之功○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汨於人欲而不能自明惟常自在之真若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克能明其大德三者皆自明之事而言亦有序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克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

文集（缺）

語類節要

德之明與不明只在人之克與不克克只是真箇會明其明德（節錄）○問克訓能也或問却作能致其克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曰能字無力克字有力便見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語意便軟了如云克宅厥心克明俊德之類○（僩錄）○（按今或問無此語）○自人受之為明德自天付之為明命常見在前則凜然不敢放肆（賀孫錄）○天之所以與我者便是明命我之所以為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物本自光明人自昏蔽了佛老也只是理會這箇物事老氏把住這氣便會長生又視佛氏也只是見這箇物事便放得下所以孔生禍福都不動然二氏却只是弄精魂○凡視聽言動皆是天之明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也是天之明命（夔孫錄）古註云常目在之說得極好亦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靜則湛然清明動則隨事發見只要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益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僩錄）○（按此則顧諟當兼省察存養二意）○

新民傳二

湯之盤銘曰一章

經筵講義

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懼然猶恐其意

有所怠也是以因其常用沐浴之器而刻銘以致戒焉德之本明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利欲之昏而日新焉亦猶疏瀹澡雪而去其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昏猶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猶如前日之汚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學於伊尹而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亦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皆日新之謂也詩稱聖敬日躋而敬之一字又日新之本其後伊尹復政太甲復以始終惟一時日新為丁寧之戒亦欲無少間斷而繼烈祖之成德也至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而於几席觴豆刀劍戶牖盥槃莫不有銘亦聞湯之風而興起者皆可以為萬世帝王之法矣○武王封康叔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故作康誥以告之欲其鼓舞而作興之使其舍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不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卽至善之云也用極者求止於是而已日日新之又日新之如既切而復磋之既琢而復磨之以至於至善在我而無所不用其極則宋雖舊邦而天之所以命陛下者則新矣

或問

按或問與經筵講義大同小異不全録惟講義內丹書之戒下多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四句又退而於其几席觴豆戶牖莫不銘焉今其遺語幸見禮書願治之主志學之士不可以不之考○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何也曰此五峰胡氏之說也其曰朕弟寡兄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

文集節要

無所不用其極觀三引詩書而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欲自新之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自新固新民之極然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一事非吾之所當為者辟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皆有生意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今曰不求為新民而專求為德化則亦賤彼貴我之私心而無以合內外之道

矣（答江德功）○大學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而傳之一
章結語止言自明二章結語乃言無所不用其極曰
二章兼明自新新民之事故通結之下章又正解止
於至善之意（答陳與叔）○釋自新新民而結之以君子無
所不用其極者言皆欲止於至善也深言擇善不可
以不精耳應事接物之際固有欲為公而反逐其私
欲為義而乃徇乎利厚薄輕重泛然而應不得其當
皆知之有未切也曰一事自有一事之至善如仁敬
孝慈之類（答周舜弼）

語類節要

苟日新是為學入頭處尋常只重後兩句今看得重
前一句真於一日之間決其自新之機也（僩錄）○新與
舊非外面討來昨日之舊乃是今日之新正如孟子
操存舍亡非是兩物（道夫錄）○書之始終惟一時乃日
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沐浴者早
間盥濯才了晚間垢污又生所以常要日新（德明錄）○
成湯工夫全是在敬字上大段是個脩飭底人如禹
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却是大綱到湯便說檢身若不
及（元德錄）○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等語可見日新之功曰某於或問中所以詳載（文蔚錄）
日新是明德事而屬之作新民之上言新民必本於
自新也曰然莊子言語道而非其序則非道矣（夔孫錄）

止至善傳三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一章

經筵講義

釋經文止於至善之義邦畿言物各有當止之處丘
隅言人當知所止之處引文王則以聖人之止而明
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
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
不一故為君止仁為臣止敬為子止孝為父止慈交
國人止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
已者而文王可法可傳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
人氣拘物蔽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惟聖人之心表
裏洞然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莫非至善不
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引淇澳所以明
得其至善而止之之方與其得止之驗也切磋言其
講於學者益精而益求其精也琢磨言其脩於身者
益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
而得止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於中也威儀者輝
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面盎背施於四體而得
止之驗也○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緫業之盛也
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
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

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沒世而人猶思之

或問 與經筵講義大同小異茲不全録而録其小異者

曰子之説詩旣以敬止之止爲語助而此書以爲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得其名而不得其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信或爲尾生白公之爲又况傳所陳姑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而大倫猶缺其二苟不推類以通之何以盡天下之理哉○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切磋琢磨亦求其止於是而已曰切磋琢磨何以爲學問自脩之别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引淇澳言明明德之得所止而發新民之端引烈文言新民之得所止而著明明德之效○淇澳二節鄭本元在誠意後而程子置之卒意之中二家文章不屬故有不得而從者且以盛德至善沒世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

文集節要

洪澳言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德之極功烈文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賢親樂利上四字皆自後人而言下兩字或指前王之身親賢或指前王之澤樂利又皆毫分縷析無可疑者試考之當自見答趙恭父○爲鄭注親賢樂利上四字作在上者言下四字作在下者言故作此辨○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言聖人之事渾然一體不可得而分言者也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不爲無辨耳今曰體至善以成德則學者之事而非傳文所指矣然體而成德以至於盛而無思勉之累焉則亦聖人而已矣答江德功

語類節要

黄鳥亦尋箇善處况人爲萬物之靈傳明録○道學自脩此是美武公之本旨耶抑借其詞而發得止之由耶曰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微不易得也儒用録○至善一章工夫全在切磋琢磨上泳録○瑟嚴密僩武毅俱就心言恂慄戰懼也不知人當戰懼之時果有武毅之意否曰人而懷戰懼之心則必齋莊嚴肅又烏可犯問恂慄何以爲戰懼曰莊子云木處則惴慄危懼初只作恂恂如也之恂及讀莊子然後知鄭氏音峻爲當燾録○詩五段一節緊似一節皆是説至善蓋不如此雖善矣猶未爲至善也古人言語精密有條理如此有所主於中而不能發於外務飾於外而無主於中俱非至善非録

本末傳四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一章

經筵講義

此釋物有本末之義舊本脫誤今移在此言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詞蓋已德既明而民德亦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分爭辯訟之間抑末矣

或問

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脩身傳之前程子又進而寘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前子不之從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知為釋本末之義以經之本文承之則當屬於此○然則不論終始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畧不屑屑也况章下有闕文安知其非本有而併失之耶○

文集節要缺

語類節要

問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訟乎曰固是以脩身為本只是公別底言語多走作如云凡人聽訟以曲為直以直為曲所以人得以盡其無實之詞聖人理無不明明無不燭所以人不敢如此却是聖人善聽訟正與經意相反聖人正是說聽事我也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如公言則當云聽訟吾過人遠矣故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始得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而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服聞子臯將至遂為衰子臯何甞聽訟自有感動人處耳 錄僩

格致傳五

此謂知本 衍文 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 補傳一章

經筵講義節要

謹按此傳之五章其次當釋物格知至之義今亡其辭而獨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結語也竊考大學之道綱領有三條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為先務今乃獨遺其本傳之文不知其所以發明此旨者果為何說甚可惜也然而尚賴程氏之言有可以補其亡者如曰學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正心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

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則別窮一事或先其易
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
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
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
通也至論其所以用力之本則又曰學道以知為先
致知以敬為本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又
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論其所以為敬
之方則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但莊整
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存之久而天理
明矣至其門人謝良佐之言曰敬是常惺惺法尹焞
之言曰人能收斂其心不容一物則可以謂之敬矣

此皆切至之言深得聖經之意故臣又拾遺而論之
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
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
各有當然之則具於人心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
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
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
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
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
則其口鼻耳目四支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
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
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

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是乃
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
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氏所謂天然
自有之中張載所謂萬物之一原邵雍所謂道之形
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
之異是以聖之與愚人之與物相與殊絶而不能同
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
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
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
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
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

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
而使人習於誠敬則所以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者已
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所謂格物致知
云者又欲其於此有以窮究天下萬物之理而致其
知識使之周徧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
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
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
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
見其所當然而自不容已者而又從容反覆而日從
事乎其間以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
理皆有以究其表裏精粗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知

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凡此推演雖出管窺然實皆聖經賢傳之意造道入德之方也

或問

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且為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耶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為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也哉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為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知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强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為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耶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為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為而猶或為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正叔語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以上論知先行後而真知與常知異又有問進脩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正叔語或問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唯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正叔語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明道語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

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
而無不通也 語正叔 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
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
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
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 語正叔 又曰
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
宜如何而為溫凊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
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 語正叔 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
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
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
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

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
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俱明道語 又曰致知之要當知
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
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
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明道語 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
身其得之尤切 語正叔 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
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 以上論工程九條 又曰格
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
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俱明道語 又曰致知在乎所
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

物則固已近道矣 俱正叔語 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
本者也 以上論致知在乎所養 凡程子之為說者不過如此其
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
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
問辨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
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大學始教之功為
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
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
罪為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 以下有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一段至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矣與經筵講義所同茲不錄 曰然則子之

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
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為
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
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
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
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
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
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
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
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
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

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内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景別為一種幽深恍惚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以上論心與理一不可是内非外）曰近世大儒（司馬溫公）有為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又有推其說者（孔周翰）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為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是其為說不亦善乎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也今曰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絶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然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但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其孰為天理孰為人欲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誘乎已乃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絶滅種類

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是雖裔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況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以上論扞禦外物之非近世格去物欲之說類此）曰自程子以格物為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已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畧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如合内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為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為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為一者似矣（呂與叔）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已者有不明矣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情性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為窮理只是尋箇是處

然必以恕為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
皆通者謝上蔡 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為
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
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
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
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有以為天下之物不可
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
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楊龜山 然
反身而誠乃為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
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
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

耳固非以是方為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
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
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善乎
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
誣矣今為格物之說又安遽以是而為言哉又有以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非程子之言尹和靖 則諸
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為說正
中庸學問思辯弗得弗措之事無所咈於理者不知
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
之煩耶抑直以己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耶夫
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己偶有闕

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
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
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又有以為物物
致察而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强察地勢以厚德
者亦似矣胡文定 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
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己則是不察
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
天行以自强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
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
與其所以為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
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為得致字向裏之意而

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
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胡五
峯 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
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
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
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為
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
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尚何
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以上論程子門人未盡格致之旨
間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為為學之初且當
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

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有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遠於程子然其功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以上論延平得程子格致之旨

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為己為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以上論格物博物之辨

愚按經筵主於啓沃君心故其義精而詞簡或問主於啓發後學故其義博而詞詳然所同者首言為學以知為先次言致知以敬為主又次言造化發育萬物而萬物莫不有理又次言格物致知用力之方雖其議有詳畧而大旨初不異矣至於論理無內外精粗及溫公扞禦外物之非程子門人未盡格致之旨與夫格物博物有為己為人之分則或問其最詳也噫意思深哉

文集節要

孝宗御位先生上封事曰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待於學矣而猶曰精曰一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然記誦詞章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聖帝明王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不容有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辯黑白矣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賢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不過如此而已

寧宗即位先生上奏劄曰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稟物欲之有蔽也必學以開之然後正心脩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其所以不可不學而學初非記誦詞章之謂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文分為四大段以憚其義見全文

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只是運水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有病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即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

方是若疾行後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此等處辯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着此理洶中洞然無纖毫疑礙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幾而理亦不是兩事也答陳衛道○張子部云格物知至之學内而一念外而萬事無不窮其始終窮而又窮以至於極盡之地人欲都盡一旦廓然則性善昭昭可無疑矣先生辯之曰張氏之云乃釋氏看讀之法非聖賢之遺旨愚按張子部解經多用禪旨然此解却與窮至事物之理初不甚異而先生斥之似以人欲都盡一句未免傷於太快也

語類節要

問補致知傳何不效其文體曰亦曾效而為之竟不能成劉原父却會效古人為文其集中有數篇論似禮記今則不可大雅錄○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根心只是他弄這物事熟其他有理會者却會不得鵝湖之會渠作詩云易簡工夫終久大彼所謂易簡者容易苟簡耳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言造化之理至於可久則賢人之德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則賢人之業可大者富有而無疆易簡有幾多事在豈容易苟簡而已也人傑因問格致而反此○致知是推極吾之知識無不切至切字亦未精只是一箇盡字底道理見得盡時方是真實如伊川所謂曾經虎傷者一般

○此言見到極盡處方得切實○問陸子靜不取伊川格物之說若以為隨事討論則精神易蔽不若求之於心心明則無所不照其說亦似省力曰不去討論便信口說脚便信步行冥冥地去都不管了卓錄○此即近世理在心不在物之說○問知至若到極盡處即聖賢亦未可謂之知至如孔子不能證夏商之禮孟子未詳周室班爵之制之類否曰如何要一切知得某舊來亦如此疑後來看程子說格物非謂欲盡窮天下之物又非謂只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僩錄○按知到極盡處只是義理貫通不是考制度○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聖人所以窮理盡性

而至於命凡世間所有之理莫不窮極其理所以處置得物物各得其所除是無此物方無此理既有此物聖人無有不盡其理者所謂至誠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僩錄○問格物莫是天下事皆當理會曰不必如此聖人正怕人如此聖人云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又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聖人亦恐這心走作無所歸着故程子云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卓錄○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乎寡欲言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之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寡則無紛擾之患而知益的無變遷之[illegible]

録○問知如何致物如何格曰孩提之童莫不知愛
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人皆有是知而不能
盡極其知者人欲害之也故學者必須先克人欲以
致其知則無不明矣（祖道録）○（按此亦是知之說）(　)理是懸空
底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
會方見得實體如舟以行水車以行陸各移易不得
此謂之實體釋氏只說見性亦尋得一箇空洞無稽
底性亦由他說事上更動不得（賀孫録）
謝氏曰明道先生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又
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来自然是
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尹氏曰先生教

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
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
理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只是
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
却是都無事也諸說之不同者以程子之言質之唯
尹氏之言為近所少者致知集義之功耳不知其言
之序有未及耶抑其意果盡於此也然大本既立則
亦不患無地以崇其德矣故愚於此竊願盡心焉因
書其後以自詔云（朱子論二程及程子門人論學語）

誠意傳六
所謂誠其意者一章
經筵講義
民之秉彛本無不善故人心之發莫不知善之當為
而欲為之惟其氣稟之雜物欲之私有以害之是以
為善之意有所不實而不免為自欺也自欺者外有
欲善之形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欲者以拒乎內也
外有惡惡之狀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惡者以主乎
中也是以其外雖公而中則私其形常是而心則否
皆自欺之類也所謂誠其意者亦禁乎此而已矣能
禁乎此則心之所發在於好善則表裏皆好而隱微

之間無一毫之不好心之所發在於惡惡則表裏皆
惡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惡是以其好善也如好
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而方寸之間無有纖芥不
快不足之處矣所謂自慊而意之誠也能自慊而意
誠則隱微之間無非善之實者君子於此亦致其謹
而不使一毫之私得以介乎其間而已若小人之自
欺則不惟形於念慮之間而必見於事為之際此知
其為惡而揜之則既不足以自欺人之視己如見其
肺肝則又不足以欺人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又以
為戒而必謹其獨也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則所以明
夫隱微之間實有不善則人皆知之如十日之所同

視十手之所同指甚可畏也隱微之間實無不善則其形於外也亦然蓋多財之人其屋必美有德之人其身必脩其心廣大則其體必安舒此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之旨也然考之於經則所以能誠其意者乃在夫知至蓋知無不至則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於毫釐之間而心之所發必無外善內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有地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間也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可據矣按此又重知至乃不明乎善則不誠乎身之旨

或問

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然善者天命之本然而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按物欲猶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不專以惡言惟惡則為所生之邪穢矣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為氣禀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瞢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亦有僅識其粗而不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惡之真可好可惡則其好善惡惡也雖曰好之而未必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非惟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善惡惡而不誠非惟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惡故大學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矣至此復以誠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好善如惡惡則必由中達外無一毫之不好不惡也好善而中無不好則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足乎己之目初非為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無少間斷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若小人陰為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宜其為自脩之首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欲誠其意者在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後意誠然猶不敢自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為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按誠意重知至此重誠意發明二必字

文集節要

論誠意一節極為精密但如所論則是不自欺後方能自慊恐非文義蓋自欺自慊兩事正相反纔不自

欺即其好惡真如好好色惡惡臭只為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饑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為人之意纔不如此則是為人而非自求快足之意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便是不自欺不自欺便是自慊非謂必如此而後能自慊也須知即此念慮之萌便當審欺慊之向背以存誠而去偽不必待其作姦行詐干名蹈利然後謂之自欺也小人閒居以下則極言其弊必至於此以為痛切之戒非謂到此方是差了路頭也(答孫敬甫)〇又論亦有真知而自欺者此亦未然只此自欺便是知得不曾透徹此閒有嘗鼠藥而中毒者幾致委頓只此便是不曾真知

砒霜能殺人更何疑耶然又不是隨衆畧知之外別有真知只就此畧知處着實體驗信得及處便是真知也(答趙恭父)〇誠意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若隨事講明令其透徹則自然見得義理之悅心真如芻豢之悅口而無待於自欺如其不然而但欲禁制抑遏使之不敢自欺便謂誠意不過如此恐徒然迫切而隱微之閒終不免為自欺也(答汪易直)〇大學使人戒自欺而推本必用力於格致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真實不然雖欲防微謹獨無敢自欺而正念方萌私欲隨起非力之所能制矣(答[illegible])〇小人閒居為不善惡惡不如惡惡臭也必見君子而後著其善好善

不如好好色也皆所以欺(答[illegible])〇

語類節要

諸學升堂教授請講大義曰大綱只是前面三兩章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意章誠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正所謂善惡關(錄[illegible])〇大學誠意有三樣一則內全無好善惡惡之實而專事掩覆於外者此不誠之尤也一則雖知好善惡惡之為是而隱微之際又苟且以自瞞底一則知有未至隨意應事而不覺陷於自欺曰只是一路自欺但有淺深之不同耳(錄[illegible])〇問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誠意否小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

意否曰然後面各發明前說但此處是箇半闗今能致知之至而意誠矣驗以日用閒十分為善矣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於其閒此意一發便由斜徑以長前面善意都虛矣荀子亦言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彼言偷者便是不好底意若曰使之則謀者在人使之如何耳謀善謀惡都由人須致知早辯而豫戒之耳(錄文雅)〇知至之後似無所用力而猶有謹獨之說何也曰知至之後意已誠矣猶恐隱微之閒有所不實又必提撕而謹之使無毫髮妄馳而自快慊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然必如此方能意誠蓋自古無放

心底聖賢惟聖罔念作狂一毫不謹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蔡録）○凡所惡惡之不實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所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為善而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誠意者表裡徹底皆如此如饑渴之於飲食皆求以自飽足於己非為他人而飲食也是故君子謹其獨非特明顯之處是如此雖至隱至微人所不知之地亦謹之方謂之誠意小人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是所謂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矣（真氏曰人心之明昭如日月何可期也祇自欺而已最發底有力僩録）○又引中庸論誠處而曰一則誠襍便偽只是一箇心便是誠有兩箇心便自欺又曰佛字看此亦甚精如云有十二因緣只是一心之發便被他推尋得許多來極精微又有所謂流注想他最怕這箇所以溈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至今不曾斷得流注想此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之心也（僩録）○（按楞經有云惠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與溈山語自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是怕人見蓋人雖不知而我已自知自甚可惶恐了與十目十手所指視何以異哉（時舉録）○問尹和靖云心廣體胖只是樂伊川云這裏着樂字不得先生曰是不勝其樂又問尹氏如何只長吟心廣體胖一句曰尹氏必不會恭人須是他自見得今人讀書却不識這様意思（愚按章句云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後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入非己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又曰五章乃明善之要七章乃誠身之本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蓋知至猶自察而之窮誠意又恐其自窮而入察也故兩事各有實緊工夫不可謂誠意無賴於致知亦不可謂知至而意自誠也章句之精密如此）

正心傳七（朱子經筵講義至誠意傳止誠意以後則無矣蓋朱子立朝未久隨為人所擠而講義遂未完之）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一章

或問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以為有所喜怒憂懼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為得其正耶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

其正而無不在是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静語黙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盖皆謂此

文集節要

或問喜怒憂懼人心之所不能無也而曰有是四者則心不正而身不脩何哉曰人心湛然虚明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本體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者亦其用之不能無者然亦知至意誠無所私係然後物之未感則此心之體寂然不動如鑑之空如衡之平物之既感則其妍媸高下隨物以應而我無所與此心之體用所以常得其正而為一身之主也以此而視其視明以此而聽其聽聰以此而食食必知味身有不脩者哉胸中一有不誠則未感而四者之私已主於内既感而四者之動常失其節甚則暴於其氣而反動其心（答子横）○此心不可頃刻而不存苟喜怒憂懼一萌於中則心有係累不惟不能帥乎氣而氣反得以動其心矣喜怒憂懼猶不可有而况於曠蕩外馳邪僻妄念以為此心之累者乎答曰有喜怒憂懼則四者之發何不正之有（答周舜弼）○蟠謂喜怒憂懼之氣心實帥之帥稍動揺氣不聽命則必有是四者之累學者固當逐件上用功然非先正其帥亦未見其為全功也答曰如此則與傳文全相背戾矣更推之如何○

語類節要

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可以為惡心有得失之異心有不正則為物所動却未必為惡○問誠意是去除得裏面許多私意正心是去除得外面許多私意誠意是檢察於隱微之際正心是體驗於事物之間曰到得正心時已煞好只是就好處有許多偏如水相似那時節已淘去濁脚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波浪動揺處（賀孫録）○意不誠是私意上錯了心不正是公道錯了好樂之類是合有底只是不可留滯而不消化無此便虚（節録）○當看有所二字四者是合有底若因此一事而常留在胸中便是有有所忿懥因人之有罪而撻之過了其心便平矣如顔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顔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移於人也心豈不正（淳録）○問人心不可容一物曰纔說不容一物又似一向全無相似只是喜怒哀樂要從無處發不可先有在心下人心如鏡空則能照人妍媸若先有一箇影象在裏如何照得（賀孫録）○忿懥是戾氣豈可有曰忿又重於怒如前章敖惰之心豈可有此處當

看文勢○今不是就靜中動將去却是就第二重動
上動將去如忿懥好樂之類僩錄 問心不可有一毫
偏倚纔偏倚便是私意浸浸不已私意反大所以視
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曰這下是說心不正不可以
脩身與下章身不脩不可以齊家意同視聽是就身
上說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只隨分限應去
都不關自家心事纔係物便為所動所以係於物者
有三事未來而先有期待意思事已去而長留在不
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待別事來到面前應
之便差了這如何會正賀孫錄○舊嘗聞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是說知覺之心却不說義
理之心先生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
方子錄○問心正兼體用言之否曰不可只是道體正
應物未必皆正體正則用亦正體不正則用亦不正
寓錄○或問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可以責其
不正而復乎正是如何曰若是意未誠只是一箇虛
偽無之實人更問甚心之不正惟是意已誠實然後方
可見得忿懼憂樂有偏重處隨而正之也廣錄○按今或問
無此語

脩身傳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一章

或問

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而
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脩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
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
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
而況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比
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
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曰一有所向便為
偏倚而身不脩則是必其格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
親踈之等貴賤之別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
則宜其身之無不脩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
然也以為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為一與事
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曰心得其正
乃能脩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脩也○
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所宜有若敖惰則凶
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敖之為凶德也
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敖爾若因人
之可敖而敖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
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
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
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視
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
而歌孟子之隱几而卧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

故有敖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况此章之指乃為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敖惰而其意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雖曰所當敖惰而猶不敢肆其敖惰之心也亦何病哉

文集節要

宋傑常於親愛而僻上用功如兄之子常欲愛之如己子每以第五倫為鑒但愛己子之心終重於愛兄之子答曰常欲二字即十起之心也須見得天理發見之本然則所處厚薄雖有輕重而不害其理之一矣

語類節要

問正章說忿懼憂樂脩身章說愛惡畏矜敖如何曰是心卓然立乎數者之外則平正而不偏僻自外來者必不能以動其中自內出者必不至溺於彼○畏敬如家人有嚴君理當畏敬然當不義則爭之若一味從令則陷於偏矣賤惡固有可賤惡者若有長處亦當知之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illegible]○七八章頗似一意如何曰忿懥之類心上理會是見於念慮之偏親愛之類事上理會是見於事為之失又曰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illegible]○五者本有當然之則然敖惰則氣習之所為[illegible]也哀矜正良心苗裔雖偏不失為仁德何以為身不脩而家不齊曰孔子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驩言自有此等時哀矜謂如有一般大姦大惡方欲治之被他哀告掉便恕之這便是哀矜之不得其正處錄道夫○大學有許多節次學者須逐節用工非如一無節之竹纔格物便能平天下也人固有意誠而心不正者故於忿懼憂樂等事不可不隨事而排遣也亦有心正而身未脩者故於好惡之間不可不隨人而節制也齊家以下教人節節省察用工故經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來脩身者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既誠而心無事於正心既正而身無事於脩也觀平天下方且言先慎乎德則可見矣錄祖[illegible]

齊治傳九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一章

或問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為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后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蓋以明夫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强為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

善必積而后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曰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而后化且內適自脩而遽欲望人之皆有己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為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脩己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為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為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為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為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為道有可言者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强於自治為本蓋能强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以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為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范忠之言有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今曰恕己則昏而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藉令其意但為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為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為主一以自治為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辯也○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之意也

文集節要

汪長孺以書問先生曰注云孝弟慈者家之所以齊

也推之於國則所以事君事長使民之道不外乎是故三行者脩於家則三教者成於國矣詳經之文與注之意蓋言事父與君之理一也事兄與事長之理一也慈幼與使衆之理一也能孝於親則人化其孝而知所以事君能悌於兄則人化其悌而知所以事長能慈其幼則人化其慈而知所以使衆故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又曰三行者脩於家則三教者成於國蓋上行下效感應之機自然而然也然經文又引康誥如保赤子而云云何也注曰此言慈幼之心非由外得推以使衆亦猶是也蓋作經者又發明孝悌慈人之本心有是三者舉斯加彼初無二致但舉慈幼一端以見其理之實同而非指名齊家之人又推慈幼之心以使衆也今考之或問乃有曰言此以明在上之人能推保赤子之心以使衆至於教成於國而凡從政者皆以是為心焉民之不得其所非所患矣則似以為齊家之人又能推保赤子之心以使衆然後教成於國與前注三行脩於家而三教自成於國之說不同豈非或問自是發明推心之意不與前注相關但教成二字偶用之耳不審然否先生答書曰此說甚善舊亦疑所解有未安者得此甚快而此問諸朋友說多未合更俟商榷也按汪長孺所舉章句三行脩於家三教成於國等語今注無之想已更改矣然義猶未明長孺問難明甚故先生亦云所解未安

語類節要

孝弟慈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着自然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泳錄○孝弟二者人所固有然未有守而不失者惟有保赤子一事罕有失之者故特發此以示人正與孟子言見赤子入井之意同壯祖錄○問治國在齊其家曰且只說動化未說到推上後章方說推保赤子是慈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是使衆慈於國也○治國禁人為惡欲人為善便求諸人非諸人然須是在己有善無惡方可求人非人也或言范忠宣以恕己之心恕人此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連下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才說恕己便不是若橫渠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愛己與恕己自不同也僩錄○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是責人之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愛人之恕又曰推己及物之謂恕聖人則不待推而發用於外者皆恕聖人之恕又不專在愛人上見如絜矩之類是也寓錄○問所藏乎身不恕就接物上說如何曰是就接物上見得忠只是此心真實不偽到應接事物上也只推這箇心直是忠方能恕若不忠將甚麼去及物程子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便是實理流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便是實理及物

賀孫錄○按經文原無忠字然藏乎身三字已帶盡己之忠意故朱子發其藴○一家仁讓一國仁讓是在我有以感之故民亦興起自家爭利責民間禮讓如何得應且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産民自去買田又去取他牙税錢古者羣飲者殺今置官誘民飲酒惟恐其不來民安得興於善淳錄○李德之問齊治平三章似皆言恕之功用曰治國章乃責人之恕平天下章乃愛人之恕齊家章但説人之偏處按此問先將齊家章辟字作譬字看○恕之一字只可説出去不可説入來只可以接物不可以處己蓋自家身上着不得恕字又問今人言情恕恕以待人是否曰如此也未見邪正之所在若説道自家不合穿窬切望情恕這却着不得若説偶忙不及寫書切望情恕却無害僩錄○有諸己不必求諸人無諸己不必非諸人這是説尋常人當如此如孔子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説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能不責於人然又須先責己賀孫錄

治平傳十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至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矣

或問節要

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為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家以及天下雖有小大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為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蹈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强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

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為守則易尉而為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己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為亦將何所不至哉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以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而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為本而程子亦言忠恕而言如形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唯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為推己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為一說若有不能相通焉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己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徧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為異說哉○曰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己狥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為天下僇如桀紂幽厲也○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為天下僇而失衆失國矣○

文集節要

興孝興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此章再舉之者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此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然則治平雖無二道然其設施之際不可謂無異術也(答王子合)○老老長長恤孤正是

治國之事皆人君躬行以化其下者有三者之效則國治矣故欲平天下者先要有此本領効驗然后有以為地而致其潔矩之功文勢甚明無可疑者其不能潔矩之病章句或問三處說極分明如來諭所謂奪其財力使不得養其父母者亦無疑矣又何以更有憤然不平善心為之不生之說耶答陳齊仲○潔矩之道惟己度物而求所以處之之方故於上下左右前後之際皆不以己之所不欲者施諸彼而已矣然皆以敬老事長恤孤之三者推之以見民心之同然故下文極言好惡不可以異乎人而財利不可以擅乎己尚惟不然皆取惡之道也是則一章之意無非發明恕之一字上章既言所藏乎身不恕則不能喻諸人矣於此復推廣之以極其所不通之意恕之為用其大如此求其指歸則不過孝弟慈三者行乎一家推其至於治國平天下同一機而已孝弟慈非恕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推之者近施之者廣必與人同其欲而不拂乎人之性茲其所以為恕以此觀之是否答曰此段說得條暢答周舜弼

語類節要

此節見得上行而下效又見得上下雖殊而心則一是以君子有潔矩之道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使皆得以自盡其興起之善心全章反覆是說潔矩如專利於上急征橫斂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裡雖能興起其善心濟甚事賀孫錄○才卿問上老老而民興孝恐便是連老衆人之老說曰不然此老老長長恤孤是就自家身上說所謂齊家也興孝興弟不恤是就民之感興說所謂國治之事也人心感發之同如此所以君子用推潔矩之心以平天下若如才卿說則此便是潔矩何用下面更說許多才卿不合誤認老老長長為潔矩所以差也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皆是潔矩以後事如何將做老老說得僩錄○按才卿是以孝弟慈作矩矩同則上行下效亦一義也但潔矩更推廣說不專主孝弟慈三事○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風化也能遂其興起者聖人之政事也[illegible]錄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兩摺說只以己對人而言若潔矩上之人所以待己己又所以待人是三摺說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一類意又見錯云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亦此意也賀孫錄○六所惡是己分上切近事六毋以是推己及物之事端蒙錄○陶安問潔矩之道是廣其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工夫若仁者則舉而措之不待潔矩而自無不平者矣銖曰己欲立達而立達人不待推矣若潔矩正恕者之事先生頷之又曰曾子之傳發明恕字上下四旁無不該也銖錄○上下前後左右我常居中間如觀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

於我而我不能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却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短不能絜矩了寓録○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至道不善則失之矣

或問

曰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刼奪之敎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為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曰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為耳可不謹哉

文集節要

平天下之事蓋新民之極功則用益廣而法宜益詳今考傳文則皆感發維持之意而不及乎他似未免乎畧答曰平天下章以絜矩推之而詳言同貨利公好惡之事其法可謂詳矣何謂畧耶答李敬子

語類節要

為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又問平天下說財用特詳當是民生日用最緊要事耳曰然孟子七篇首言義利其原出此林之錄○財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獨占須推與民共之未論為天下只作一縣若完其賦歛民便愛戴若賦歛稍急民便生怨又曰寧過於予民不可過於取民即如居一鄉若胥胥與利爭利便是傷廉若饒潤人些子不失為厚孟子言傷廉傷惠主意在傷廉一邊傷廉與傷惠不同所以冉子過與子華聖人不大故責他過取便深惡之如冉求為之聚歛而附益之是也僩錄○問爭奪其民而施以刼奪之敎曰民本不是要如此惟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急於暴征横征民便效尤相攘相奪則是上敎他如此賀孫錄○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至驕泰以失之

或問

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娼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耶曰小人為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娼

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於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為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可罪焉故不敢以已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魅而後已盖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為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

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曰好善惡惡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媢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曰忠信驕泰之所以為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狥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

文集節要

問十章之言得失而章句云至此而天理存亡之機决矣何也曰初言得衆失衆再言善不善意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就心上說得失之由以决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也(趙答)

(庚卿)

語類節要

引楚書舅犯二節就財上說來却接用人說去天下惟理財用人二事最大(饒氏 朱子語)〇當連上文康誥善與不善看在我者惟善則得之在人者亦當惟善是寳而寳字結上文財用之意寳善愛親又起下文用人之意傳文脉絡貫通如此(胡氏 朱子語)〇斷斷者是絜矩媢嫉者是不能絜矩仁人流放之是大能絜矩見賢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稍能絜矩好人之所惡惡

人之所好是大不能絜矩(節錄)〇君子有大道平天下事如此廣闊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子粗說不過如此若細說則如操存舍亡克己復禮等語皆是也(錄僩)〇

生財有大道至末

或問

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夫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盖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

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産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箕歛厲民之云哉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買禍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僇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為利於己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聚歛之臣剝民之膏血以[illegible]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illegible]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

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歛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温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厭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出於此曰此其言菑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人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猶有用桑弘羊孔僅宇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蹷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歛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旨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

文集節要 缺

語類節要

仁者以財發身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教人来奉

已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矣這便是散財之效賀孫録○國不以利為利如秦發閭左之戍也是利堕名城殺豪傑銷鋒鏑築長城只要他便利利不必專主財利所以孟子從頭截斷只說仁義仁不遺親義不後君利便在裏面所以說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蓋惟義之安則自無不利矣○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絜矩所以道以義為利者義以方外也○明德新民止至善之理極精微至治國平天下只就人情上區處又極平易蓋至於平而已以上三段俱泳録

右大學一篇經二百有五字傳十章今見於戴氏禮書而簡編散脱傳文頗失其次子程子蓋嘗正之熹不自揆竊因其說復定此本蓋傳之一章釋明明德二章釋新民三章釋止於至善以上並從程本而增詩云瞻彼淇澳以下四章釋本末五章釋致知並今定六章釋誠意從程本七章釋正心脩身八章釋脩身齊家九章釋齊家治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並從舊本序次有倫義理通貫似得其真謹第録如上其先賢所正衍文誤字皆存其本文而圈其上旁注所改又與今所疑者并見於釋音云新安朱熹謹記

大學通考卷之一終

大學通考卷之[illegible]

後學臨頴劉斯原編輯

大學鄭玄古本内小註係舊注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身有明德而更章顯之在親民親愛也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心無欲故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先習學晚其成敗致知在格物格來也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言善惡之來緣人所好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大解作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illegible]言本亂而末不治之事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謙讀為慊安靜之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厭讀為黶黶閉藏貌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心寛廣則體胖大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切習為學）如琢如磨者自脩也（重習為脩）瑟
兮僩兮者恂慄也（恂讀作峻）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
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
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美前王能賢其賢人而親其親族）小
人樂其樂而利其利（美前王能樂民之樂而利益人之所利）此以沒世不
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
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康誥曰作新民（化紂惡俗）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
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
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

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
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
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
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
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
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猶適也辟猶喻也）之
（情適於彼反以喻己）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
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
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

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
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
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
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
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
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
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
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
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
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

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
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
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
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
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絜猶結也矩法也）所惡
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上謂君下謂臣）所惡於前
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
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
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
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具俱同）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辟邪僻也）詩云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外疏也內親也）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楚昭王時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舅犯晉文公舅）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異端之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才藝之士）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寔直子孫安黎民亦有利益）人之有技娼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命作慢）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

聚歛之臣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盜臣損財歛臣損義）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彼謂君也）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右古本在禮記第四十二篇。漢大司農鄭玄注。唐祭酒孔穎達疏。今以旨義考之。所謂誠其意者以下。所以釋經文誠意之條目也。而下帶彼二條、康誥四條、盤銘四條、邦畿黃鳥穆穆文王三條、聽訟一條、其於誠意脉絡。已無所屬。而所引詩書。皆與經文明新止善之義合。其為錯簡失序甚明也。而漢唐諸儒。互相傳疑。不能匡救其訛。補綴其闕。聖經賢傳。淆而不分。直至有宋二程先生。稍稍銓次。而朱子分釐經傳。訛者正之。闕者補之。有功後學。良非淺尠。而陽明氏必欲毀今本而從康成何也。亦未考乎經藉之屢變矣。世經秦火。雅亡六篇。書亡四十九篇。易亡褋卦。禮亡冬官。其餘不可勝紀。是經藉以秦火而變也。漢靈之季。俗儒穿鑿。疑悞後學。諸慱士試甲乙科爭高下者。多行賂定蘭臺漆書。以合其私文。始命蔡邕校正。而石經傳焉。是經藉以行賂而又一變也。石經之後。遭漢末喪亂。石本磨滅。轉相傳寫。篇第時有錯亂。遺字不同者數百。是經藉又以轉寫而變也。然則逸文錯

簡天學何得獨無哉

按鄭本注疏云大學者此篇通論學成之事以其記慱學可以為政也明德謂身有明德而更章顯之致知在格物者格来也知善深則来善物知惡深則来惡物善惡之来緣人所好也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訓之猶適也辟猶喻也所惡於上上謂天子所惡於下下謂諸侯諸凡穿鑿迂曲之訓類如此矣夫小學大學古人俱有成說大學非謂弘慱可以為政也明德所受於天之明命傳文不啻明矣乃不屬心屬性而脩身更欲章顯之則涉於務華而非誇已之圖訓格為来與訓格為至意亦相近但謂致知為通曉成敗而既在来善物又在来惡物何也善物来而後知至似矣可謂惡物来而知亦至乎之訓適辟訓喻文義亦通但此章五辟字與後章辟字相同不應一作辟喻一作偏辟也所惡於上下蓋泛言上下事使之情而遂以天子諸侯訓則害義尤甚毋惑乎楊升庵以上下為君臣前後為父子左右為兄弟而詆朱注之為非矣然亦非漢儒之罪也當其時性學未明故能傳經而不能傳心若唐韓子能原道矣而不知大學之道始於格致於漢儒乎何尤

大學通考卷之三

後學臨頴劉斯原編輯

大學石經小篆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吾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所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於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

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

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
舒則財恒足矣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
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
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
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
利以義為利也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
以失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
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
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
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
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
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
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
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
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
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
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
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
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
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右大學石經一卷出自我
朝鄭端簡曉古言中之所録也其言曰魏政和中詔諸
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
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松表
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
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
子思所作經緯之說不為無見蓋必有所授矣戴鄭
賈不分經傳經傳之分自宋儒始此端簡序石經大
學之源流也間嘗詳其銓次之序與康成所傳古本
稍異首章蹐駁無倫獨誠意章至君子必誠其意止
而進鄭本邦畿黃鳥聽訟三條於首章退鄭本康誥
盤銘穆穆淇澳前王五條於卒章似亦疑大學不無
錯簡而與程朱更次之意同正心傳中又有顏淵問
仁一條則異之尤異者也於此益見大學一書有闕
有訛古今相傳之本不同如此而陽明遂信鄭本牢
不可破至以朱本為支離惜乎不見石經大學而更
定討論已有先程朱着鞭者矣近日有疑其為新創
僞書者然則端簡之言非乎曰未可非也按魏初傳
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衛覬寫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
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則魏之有石經
固也但魏有正始之年而無政和之號耳然則遂以
石經為古本可乎曰未可也前有康成之舊本後有

有伯喈之石經最後乃有正始之石經在前者去古
未遠猶有錯誤而況最後者乎其非古文也明矣況
虞松衛覬邯鄲淳鍾會諸人先後不同時固未知出
何人筆也蓋當是時聖經殘缺簡帙錯誤漢魏間諸
儒疑其錯簡自以己意銓次之耳藏於民間近代始
出亦猶後世汲冢竹書也天台楚侗先生發其蘊豫
章李氏贊釋其義確山陳氏疑其非傳信傳疑以俟
夫後之君子

耿楚侗先生曰鄭端簡著古言一卷言魏政和中詔諸
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
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此篇傳焉虞松盖受
之賈逵者近內江趙文肅手書授韓少宗伯者又不
知何所受也余讀端簡所述者若尤可玩乃括其意
指為義於左

大學一篇曾子發師門一貫之蘊也曰明德一之真
體也曰親民一之實用也曰至善人己同歸之宗至
一不二者也是故明德者必親民民親矣乃明德維
已與人一以貫之者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豈
故為是闊遠哉一之貫於天下者其體本若斯其大
也然先之國與家而推本於身心意知始終本末理
本一貫格物者格此也知至至之一本諸身則近之
家遠之國暨天下舉貫矣一者何也即吾心之獨知
不昧者也一貫於目則為視一貫於耳則為聽一貫
於口則知味是故君子慎之一貫於身而身潤矣曾
子得之曰慎獨顏子得之曰約禮道一而已孔門無
二教也由此一貫於親則為孝一貫於兄則為悌一
貫於幼則為慈斯一之貫於家者何弗明也孝貫於
君則忠矣弟貫於長則順矣慈貫於衆則仁矣所惡
於上毋以使下一貫於下矣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一
貫於上矣至於前後左右所惡毋施一貫於前後左
右矣此一之貫於國暨天下者又何弗明也曾子當
發之門人曰忠恕而已信哉忠恕外無一貫也昔秦
穆晉文楚莊之徒竊其似而一言有幾於是亦足以
伯矣堯舜則得此一以帝湯文則得此一以王故曰
皆自明也吾夫子以匹夫而祖述憲章以教萬世無
窮者同此道也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
身為本丘隅之喻有味哉夫是道也至近且易矣何
明之之難哉所謂愚不肖者不及而賢智者過之也
忿懥恐懼也好樂憂患有所而不化則一之體以蔽
親愛畏敬哀矜傲惰賤惡僻矣而不察則一之用以
閼夫是以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妨賢𧸖貨卒至於病
國災身為天下僇也豈不悲哉乃世所謂賢智者顧
以此為卑近未可以盡道見以生死為一大事而離
倫斷性求明出世之道者吁視弗見聽弗聞食弗知

味生耶死耶子弗孝弟弗悌父弗慈生耶死耶舍此大道不明而別求明心所謂罔之生也幸爾夫知止云者止於是而不遷之謂也為子止孝為臣止敬為父止慈為友止信雖文王之德之至亦止是耳舍此非大事孰為大又有異焉者駘宕恣睢逐流踰矩而猶謔於人曰見性審如是則屬聖如衛武切磋琢磨之釋何以稱焉是故學之不可以已也夫約之一心而親賢樂利貫之天下暨於沒世此道之所為大學之所為大也蓋孔子自十五時志之矣惟子曾子獨秉宗傳能發其蘊所謂忠信以得之者也語曰多指亂視異教亂道亦若是已吾為此懼滋甚因覽石經此篇而括其義如此以俟後之君子就正焉

○豫章李氏（贄）曰近世傳有石經大學一卷與古本不同但不知何所傳授姑存之以見大學一書古今異同之辯如此石經首一條（先綱領也）次古之欲明一條（後條目也）次黃鳥一條（起知止意）次遂繼之以知止而后有定一條次邦畿一條次聽訟一條次此謂知本（皆言致知也）因以此知本字接下條身為本本字（既知本則物格矣）遂次物格而后知至一條（以七後字前後字也）應次誠意一章次正心一章增顏淵問仁二十二字次脩身齊家一章次治國一條次一家仁一條次如保赤子一條（以後條居前亦無不）可摘出堯舜帥天下一條置之平天下中（以有天下字也）次故治國五條次平天下章止此之謂民父母繼以秦誓者（先言用人也）以節彼一節次之者應災必逮夫身也次君子先慎乎德（言理財也）引殷之未喪師言得失以惟善為寶證之次言悖而出一條引康誥惟命不於常言得失以仁親為寶證之次仁者以財發身二條次生財有大道次孟獻子二條（言理財止此）以是故君子有大道一條總前用人理財得失然後以堯舜帥天下一條結脩身為本應自天子以康誥曰克明德一章結明明德以湯之盤銘結新民以詩云穆穆文王前王不忘結止至善此石經銓次之義也

○確山陳箏山先生曰按鄭端簡古言魏政和中詔虞松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馬又稱賈逵言子思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據晉書衛瓘覬子也年十歲失父遡魏志則覬之死太和三年也時松年十五歲會方五歲耳松信才矣豈十五即受考正五經之詔耶會夙成矣五歲即能與覬等書石耶正始中立石經已云轉失淳法則覬卒已十五六年而淳之死久矣又云與會等書石耶漢熹平四年蔡邕書石經禮記十五碑會魏人十三歲時已誦周禮禮記又

云禮記始行而學庸傳耶逵傳止云四經不及禮記
則逵言學庸經緯之說出何典記耶何鄭在逵後而
注不言之穎達為疏而亦畧不及耶釋文昔官諫垣
曾與鄭公曉同事恨未早見公書得以面質其疑云

大學通考卷之四

後學臨頴劉斯原編輯

大學明道先生改正本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
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康誥曰克明
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
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
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
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
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
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
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
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
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
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
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
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

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幾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於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

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

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
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
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
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
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
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
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
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
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
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
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
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
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
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
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
聚斂之臣寧有盗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
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
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右明道先生改正大學次序也。初大學中庸舊在禮記中。先生既已表而出之矣。猶以誠意章不無錯簡。遂移鄭本康誥四條、湯銘四條、邦畿黃鳥至止於信三條、次物有本末之後。明明德於天下之前。亦所以釋綱領也。又移鄭本瞻彼前王聽訟三條、次節彼南山之後。殷之未喪師之前。則未詳何意。餘舊本新本併同。蓋自鄭康成以後。千有餘年。襲訛踵謬。未有能及此者。而表章討正。實自明道始。至於解格物為窮理。一洗漢儒來物之說。而上符精一博約明善誠身之旨。學者必由是而入焉則不差。蓋至於今。而學庸語孟。合為四子。配以六籍。如日月照而四時行。缺一不可矣。謹考二先生遺書、語及大學者備録之。以見開端啓鑰之功。非僅僅補其隙漏而已也。

明道先生語録

大學乃孔子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大學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明此道以自新在止於至善者見之所止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於至善反己守約是也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初所以能使如初者蓋謂自家本質元是完

足之物若合脩治而脩治之是義也不消脩治而不
脩治亦是義也故嘗簡易明白而易行
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
名且以至善言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言
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
釋氏多言定聖人則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
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
只是定更無所為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
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
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
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
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
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
誠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物即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
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如游騎無所歸也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
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
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
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
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物理最好玩
物理也窮至物理無他惟思而已思曰睿睿作聖
人亦自思而得況於事物乎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
物也然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
只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所
謂博物多聞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
人須是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
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才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
因指柱曰此木可以為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
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
序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着力處如成於
樂樂則生矣之意同又曰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
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知至則意便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耳知至

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
則可與存義也○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
之也
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之所發否
曰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
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
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或云正叔語
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以語王道其要只在
慎獨
問學何以有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
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
學焉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於作聖亦是一
箇思故曰勉強問學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又問致知
與力行兼否曰為常人言纔思得非理不可為須用
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為則不待勉強矣是知亦有
淺深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
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
樂何苦而不樂自不須勉強也若聖人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學在知其所有及養其所有又曰學在誠知誠養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
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易曰知至至之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善學者
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
義皆栽培之意
理有未窮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
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己
力哉○在物為理處義為義理義體用也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
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
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
外物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亦
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
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
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

大學通考卷之五

後學臨頴劉斯原編輯

大學伊川先生改正本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當作）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四字衍一本衍下四字朱子從之）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慊當作）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止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心當作）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其字衍）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於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

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
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國在齊其
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
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
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
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
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瞻彼淇澳菉
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
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
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
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
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惟命不於常
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
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
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
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
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
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
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作怠之誤）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
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
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
以失之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
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
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
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内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
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
亦悖而出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

四

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
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
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
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
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
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一本云彼為不善之小人使之為國家）

右伊川先生改正大學本也。首章初無移動。止移聽
訟一條。次末亂末治之後。以見脩身為本之意。即以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繼之。次康誥。釋明德也。次

盤銘釋新民也次邦畿至止於信釋止至善也次天下章亦以淇澳前王二條次節彼南山之後則亦詳何意次康誥曰惟命不於常一條似以善則得結樂只君子不善則失結辟則為天下僇之意次楚書次舅犯次秦誓次唯仁人次見賢次好人之所惡次君子有大道次殷之未喪師似以用人為先而以殷監結其得失之意次君子慎德次德者本也次争民次上財聚次言悖次生財有大道次仁者以財發身次上好仁次孟獻子至末似以理財為後而理財者又當深絶乎聚歛之臣也間嘗細玩其義首章渾金璞玉不可離合而移易康誥三傳明道似不若伊川之為得也用人居前理財居後美則美矣而鄭本原無錯簡上文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而以殷為監次即繼之曰君子先慎乎德此舊本脉絡相聯之意似不若明道仍從舊本之為得也朱子曰八政食貨居先孔子首言足食故於二先生有從有不從者其斯之謂歟至於以格物為窮理則兩程一致蓋理至於是則不容有異說矣

伊川先生語録

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脩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次者已正之矣新民以明德新民

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乃止於至善也知既至自然意誠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末始終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大學論誠意已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蓋可以意得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脩者未有能中於理者

或問進脩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

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来格之格凡一物上
有一理須是窮至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
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人物而處其當
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是格一物而萬
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萬理雖
顏子亦不敢如此道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
習既多然後脱然自有貫通處
格物窮理非是要窮盡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
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為孝者如何如一
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
各隨其淺深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
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為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
事雖小皆有至理
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
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則是已然之詞更
窮甚
真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
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人若虎能傷人雖
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
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為不善則亦未嘗真知若真知
決不為矣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
然後脱然自有悟處然於物上理會也得不理會也
得且須於學上格物不可不詣理也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
天下物皆可以理燭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
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
致知在格物
又問如何是格物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
何可以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却在人明
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
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
臣父子間皆是理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
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
物也然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或曰人問其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大本如何求
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上行
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强樂不得須是
知得了方能樂得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

也然非特行難知之亦自難也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由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村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而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睿知聰明怎生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數却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白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着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淺深向親見一人曾為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獨變他人非不知虎之可畏而色有變不變者知之有真不真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着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便泰然行將去也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終之須以知為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知是知得淺饑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不為善只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為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按此原解乾九三而發明知至之旨最精故附錄於此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常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理性命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按子厚謂二程此論不免失於太快言窮理然後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得人之性既盡人性須至併萬物之性一齊盡得然後能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儘有遠近豈可便以知謂之至也然二程論窮理盡性以知言知無遠近所謂神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厚論盡性至命帝引中庸文義帶行言行有次第二者並行而不相悖

忿懥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問有所忿懥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或問如保赤子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曰今母保養赤子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雖推此心以保民設不中其所欲亦不遠赤子不能言尚能中其欲民能言却不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

大學通考卷之六

後學臨頴劉斯原編輯

真西山先生大學衍義

序曰臣始讀大學一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

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不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illegible]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胷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

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楊雄周惇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帝王為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歉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帝王為學之本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辯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

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姦雄竊國之術曰憸邪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輕重之別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靈嚮背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實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脩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儆箴戒之要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沉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遊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謹言行正威儀者脩身之要也二事無其目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

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賴規儆之益曰明嫡媵之辯曰懲廢奪之失嚴內治之目有四曰宮闈內外之分曰宮闈預政之戒曰內臣忠謹之福曰內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蚤曰諭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辯曰廢奪之失宜監教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然可觀昔者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乃得紬閱經傳彙而輯之畝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祕之巾笥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衍義要畧

按堯典諸書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至於先之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後次之以脩其身則自大學始發前聖未言之蘊示學者以從入之塗厥功大矣

或謂大學先言誠意正心而後脩身中庸九經之序乃自脩身始何邪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此所謂敬也敬則意誠心正在其中矣

按孟子謂天下國家乃世人常常稱道之言而不知國乃天下之本家乃國之本身又家之本其言蓋有原也本猶木之根本根固而後枝葉盛為治本[illegible]也然大學言心而孟子不言心者蓋誠意正心皆脩身之事言身則心在其中矣

按禹既以謹之一言戒帝矣猶謂未盡其義又為三言以敷析之安汝止者謂安其心之所止也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為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然欲其常安則有道焉幾者念慮萌動之初康者治安愉佚之際幾微之不察則喜怒哀樂有時而失節治安之不戒則盤樂怠傲有時而或肆如是而欲安所止其可得乎曰安止曰幾康聖人養心之要法也

按此仲虺勉湯之辭欲其於身心用其功也德脩於身者日新而不已則萬邦惟懷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也心之所存者驕盈自足則九族乃離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日新則日進一日堯舜兢業之事也自滿則日怠一日後世人主不克終之事也治亂之分在此而已懋昭大德即所謂日新其德也懋者欲其常勉昭者欲其常明此心無時而不勉則其德無時而不明懋之一言乃其機括也大學所引湯之盤銘即其事也懋昭大德者[illegible]之事大學所謂明

明德也建中於民者以身率人之事大學所謂新民也中者民性之本然惟因物有遷故失其正聖人以一身為民之極使望而趨之皆歸於中此所謂建中於民也

按成王即政之初群臣進戒首以敬之敬之為言成王則謂予小子不聰而未能敬方期日有所就月有所進其道由惟學而已蓋學則有緝熙光明之功凡人之性本自光明大學所謂明德是也惟其學力弗繼是以本然之光明日以闇晦今當從是於學猶婦功之績挨續而不已以廣吾本性之光明

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理也器者物也精粗之辨固不同矣然理未嘗離乎物之中知此則知有物有則之說矣蓋盈乎天地之間者莫非物而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以人言之如目之視耳之聽物也視之明聽之聰乃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物也而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乃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古人謂規矩繩衡為五則者以其方圓平直輕重皆天然一定之法故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則者天實為之人但循其則爾如視本明視而不明是失其則也聽本聰聽而不聰是失其則也君當仁君而不仁是失其則也臣當敬臣而不敬是失其則也然此一事之則爾若為人而不能全乎為人之理是失其所以為人矣何非人矣彝而言秉何也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惟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不仁不義不忠不孝所謂惡德也人無賢愚莫不惡之觀乎此則知性之善矣

真西山

或謂以性善為人君致知之首何也曰人君之於道所當知者非一而性善尤其最焉蓋不知已性之善則無以知已之可為堯舜不知人性之善則無以知人之可為堯舜故孟子於滕世子之見曹交之問皆以是告焉庶幾其道得行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也不幸邪說紛紛正理衰熄當時之君無能尊信其言者未幾而荀卿氏出則為性惡之說於是李斯本之以相秦（李斯荀卿弟子）剗滅先王之禮教一以嚴法峻刑毒天下由其以人性為惡故也片言之誤流禍至此豈不哀哉

真西山

按此太甲不惠於阿衡之時也（惠順也阿衡伊尹之號）故尹作書以湯之所以敬天者告之夫天之明命至可畏也常人視之邈乎幽顯之高聖人視之瞭然心目之間故常常瞻顧而不敢斯須間斷惟恐已之所為少咈天意則明命去之推此一心於天神地祇社稷宗廟無

不祇肅天視成湯之德如此故大命集焉俾任撫安萬方之責湯惟敬天天亦眷湯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

按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為人君為人臣以至於國人交各有所當止止云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也以君道言之有一毫未至於仁不可以言止知仁之當為而或出焉或入焉亦不可以言止何謂仁克己復禮仁之體也愛人利物仁之用也為人君者內必有以去物欲之私使視聽言動無一不合乎禮外必有以廣民物之愛鰥寡孤獨無一不遂其生此所謂仁也必有是體然後其用行焉故聖人論仁莫先於克

己也人君為天下民物之主痒痾疾痛孰非同體故君道必主於仁而為仁必極其至所謂止於至善也自古帝王獨稱堯舜為至仁者以其兼體用之全無纖微之間故也若宋襄以不禽二毛為仁梁惠以移民移粟為仁是特區區之小善耳其可以言至乎其可遽止於是乎以此推之則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以極至為當止之地若夫貌恭為敬以從令為孝以長惡為慈以小諒為信而曰止於是焉則非所敢知也

按衛武公之所以約敕其身者可謂至矣自卿以下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職自在輿以下無一處不欲聞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也

斯原 謹按大學一書雖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二學然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句實則為帝王而設也韋布之士得志則以輔世長民為己任不得志則脩之家而已未必能滿其志也真西山先生當宋端平中為翰林學士因朱子之經筵講義而著大學衍義蓋為啓沃君德而作也時理宗忻然嘉納不過進講一二篇以戎事方急而止而其書固萬世不可磨滅之書也但體製用大學之目始於格物致知終於脩身齊家而治國平天下之畧反不之及識者不無遺

憾後三百年而丘文莊公當
孝宗皇帝時為侍從之臣又即真氏之所未完者而補以治國平天下之界然後為帝王一統全書非若真氏書僅僅止於脩齊而已也

陸象山先生大學語錄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辯是格物之方

伯敏云爲學無箇下手處先生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盡述大學一段語）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下手處伯敏云如何樣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萬物不勝其繁如何盡研究得先生云萬物皆備於我只要明理然理不解自明須是隆師親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古之學者爲己所以自昭其明德己之德已明然後推其明以及天下鼓鍾於宮聲聞於外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在我者既盡亦自不能掩

先生言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豈是人心只有這四端而已又就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端指示人又得此心昭然但能充此心足矣

古之君子知固貴於博然知盡天下事只是此理所以博覽者但是貴精熟知與不知元無加損於此理若以不知爲慊便是鄙陋以不知爲慊則以知爲泰今日之慊乃他日之泰

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博學在先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爲是不當爲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骨象脆切磋之工精細玉石堅琢磨之工麄大學問貴細密自脩貴勇猛

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一段是總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故反覆言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是性所好惡非出於勉强也自欺是欺其心謹獨即不自欺誠者自成而道自道也自欺不可謂無人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若此

誠則明明則誠此非有次第也其理自如此可欲之謂善知至而意誠亦同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辟比量也家中以次之人以我親愛賤惡而比量之或效之或譏之其弊無窮不可悉究要其終實不足以齊其家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於此盡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

先生居象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學者於此亦多興起

天理人欲之私論極有病自禮記有此言而後人襲之
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若
是則動亦是靜亦是豈有天理物欲之分若不是則
靜亦不是豈有動靜之間哉

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又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曾子雖能傳其脉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蓄孔子
所分付顏子事業者亦竟不傳

存養是主人檢斂是奴僕

復齋問如何做工夫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後
世言學須要立箇門戶又要各護門戶此尤鄙陋

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師友載籍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擧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一

其自来非由乎學自然與一種人氣相忤纔見一造作
營求底人便不喜有一種冲然淡然底人便使喜說

晦翁云莫教心病最難醫

不専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

書答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
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
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是知也後世耻一物之不知者亦耻非其耻矣人情
物理之變何可勝窮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

答邵叔誼

綿蠻黄鳥止於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
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
能慮慮而后能得學不知止而謂其能慮能得吾不
信也人不自知其為私意私說而反致疑於知學之
士者亦其勢然也人誠知止即有定論靜安慮得乃
必然之勢非可强致之也此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
之者之所由辯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之所由分而
曾子子夏之勇孟子告子之不動心所以背而馳者
也書曰欽厥止不知所止豈能欽厥止哉又曰安汝
止不欽厥止豈能安汝止哉 答劉文輔

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
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内外鑠我也故
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
心也 答曾擇之

學問之功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
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己實未能自克而
不以自疑憑之以决是非如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
之憂耳況又未能也物則所在非達天德未易輕言
也 答胡季隨

仁義者人之本心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

失其本心賢智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云
云深知其非則蔽解惑去而得所止矣道本自若豈
如以手取物必有得於外然後為得哉 答趙監
儒為大中佛為大偏以什與百家論則百家為不及釋
為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來教謂佛說
出世非舍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處某本非謂其
如此獨謂其不主於經世非三極之道耳又謂若衆
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言經世與於出
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豈別有
別道尊兄日用中所行合理處自是天資之美與探
討儒書之力豈是讀華嚴有省發後方如此 答王順伯

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
者即此理也語贊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
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
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 答朱元晦
古人不自滿假克自抑畏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戰戰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取善求益如恐不及者乃其
踐履之常也誠若此者非如桎梏陷阱然也中庸言
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大學言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
此其辯也 答諸葛誠之
講明存養自是兩節易言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
之可與存義也大學言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

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孟子言始條理者
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皆聖賢教人知有講
學豈有一句不實頭 答彭子壽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夫子生今之
世為今之吏亦豈遽能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來
久矣不能無訟豈惟今日若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
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舜之
受終必誅四凶而後天下咸服夫子得魯政必誅少
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鎮
氏出其妻鎮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價
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前聖後聖其理一也必使無訟

之道必欲聽訟之間見之矣 答楊守
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與
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
○大學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
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果已格則知自至所知既至則
意自誠意誠則心自正必然之勢非強致也 答李宰
斯原謹按象山先生發明大學之旨如曰明德新民
止至善是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大學標的
格物致知是下手工夫學問思辯是格物之方又曰
乾知大始知之在先坤作成物行之在後又曰不知
所止豈能欽厥止不欽所止豈能安汝止 斯謹識

亦何以異於洙泗洛閩之旨哉亦豈若今之所謂知即是行物為物欲格為正物哉然朱陸二家所以不能歸一者何也起於近年以來各立門戶而勝心未化也是故象山之說行而後有霍胃匡之學辯慈湖之說行而後有湛甘泉之析衷道一編作而後學蔀通辯出晚年定論行而後困知記著悖出悖入致使吾聖人之道若漢之甘陵二部若禪之南北二宗此豈統一聖真之所宜有耶蓋朱子教人主於格物窮理以開明此心而後反之要約之地陸子教人主於直指人之本心而後泛觀博覽以印證之是二家格致之旨皆主於窮理而朱以窮理入陸以窮理證先後着用之有不同者若大本大原處二先生皆已見及此矣何必嘵嘵然置辯不已也

黄氏日抄格致說

黄氏東發曰晦庵之說既行異端之辯交起皆所不問惟以格物為格去外物其說本於大賢温公或者宗之以鬪格為證後學不能無疑愚謂格之義皆至也格於皇天上至於天也格汝舜舜來至於前也七旬有苗格至於中國也惟先格王先王有格至之德也若鬪格云者正以兩人親手而鬪彼此擊刺皆至其身非有習暖其閒故謂之格安得以鬪格為格去外物之證哉若曰格去外物當用閒隔之格不得用感格之格武夷胡氏既以格為格式盧陵胡氏又以格有三義謹按格式之格亦以法制於是為極所謂規矩方圓之至也一以論語有耻且格為證不思格乃感格與吾無閒隔是亦至而已矣

斯原謹按黄氏震學出朱子泒下有黄氏日抄行世凡經史諸子文集俱有提要而朱子尤詳格致說搜羅經子書內有關格字者一以至字訓義可謂有功朱子矣但謂鬪格之格是以兩人親手而鬪彼此皆至其身是以温公鬪格之格亦歸於朱子格至之格也其意雖美而亦不考乎許氏之說文矣按說文訓鬪格者從手不從木故以鬪擊為義訓格至者從木不從手故以感通為義音同而字不同大學格物之格從木不從手安得以窮至物理為[illegible]物之說哉温公未必不見說文而主此說蓋欲是[illegible]其義而不思古人造字元不同也另有格致考以悉其義

胡雲峯先生大學通

通曰章句釋明德專以心言而包性情在其中虛靈不昧是心具衆理是性應萬事是情有時而昏又是說心本體之明又是說性所發又說情蓋心雖有時而昏然情之本體具於心則不可得而泯故必有時而發焉學者當因其發之端而遂明之即孟子言仁義禮智之端而謂知皆擴而充之也

通曰此極字本傳中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或問曰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真氏釋之曰則法則也天下之理皆天實為之莫不有一定之法非人力所可增損故曰則然則所謂事理當然之極者事理當然之則也下文曰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何嘗以造極之地為言哉

通曰異端之教言理不言事大學之教言理必及於事故章句釋明德則曰具衆理應萬事及釋至善則曰事理當然之極事理當然之極即天也一貫萬分故曰衆會萬為一故曰天

通曰知止二字讀者多作用力字看殊不知用力只在下文格物致知上按章句於下文曰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齊家以下新民之事則前三句皆是說工夫曰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則此五句皆是說功効蓋格物致知則求知所止是工夫物格知至則已知所止矣是功効定静安慮得又是知止之功効定而能静則事未來而此心之寂然不動者不失安而能慮則事方來而此心之感而遂通者不差

通曰中庸言誠身大學但言誠意誠身是連誠意正心脩身都說了是說身之所為者實此則欲心之所發者實章句所發二字凡兩言之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性發而為情也實其心之所發者心發而為意也朱子嘗曰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然則性發為情其初無有不善即當加夫明之之功是統體說心發而為意便有善不善不可不加夫誠之之功是從念頭說又按章句初本實其心之所發欲其自慊而毋自欺後改作一於善而無自欺朱子嘗曰只是一箇心便是誠纔有兩心便自欺愚謂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實而陰虛陽一而陰二也一則誠二則不誠君子為善去惡表裏為一一則實實則充足於中便有自慊之意小人亦豈全無為善之念亦豈甘於為惡之歸但表裏為二二則虛虛則欲掩覆於外無不自欺之蔽章句一於善三字有旨哉

通曰章句初本云欲其所知無不切後改切為盡本活

子盡心之盡也盡心章集註曰心者人之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即此所謂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此章或問則又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其釋知字與釋明德正自相應蓋此心本具衆理而妙之則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知明德中自具全體大用致知云者欲其知之至而此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大學前分事與物言若物自物事自事此獨言物物猶事也大抵有一事必有一理理本非空虛無用之物大學教人即事以窮理亦惟恐人為空虛無用之學世之學者論事則支離而不根於理言理則空虛而不貫於事未免岐理與事而二之所以章句釋明德則兼事與理釋至善亦曰事理釋格物亦曰窮至事物之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即事以窮理明明德第一功夫也故曰致知在格物此一在字又與章首三在字相應大學綱領所在莫先於在明明德而明明德所在又莫先於在格物

通曰顧諟猶言看此此吾之本心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也此即所謂至善也曰常在此而不失心常在此而不忘顧諟二字有省察意亦有存養意

通曰此正釋新民所引只添一作字蓋我能自明其明德又能鼓舞斯民使之皆自明其明德故謂之作前章言顧諟是特特提撕警覺其在我者此所謂作是又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民者

通曰前王能使後王不忘其親思親猶子孫之常情也必使後之賢者不忘其賢始足以見新民之至善故先言賢其賢而後言親其親能使後民不忘其利懷利猶小民之常情必使後之民不忘其樂始足以見新民之至善故先言樂其樂而後言利其利平天下一章不過好惡與義利兩端而已我能好民之所好故後之民猶樂我之樂我能利民以為利故後之民猶利我之利不特民不敢忘而民自不能忘此人心天理之真也

通曰易訟卦曰有孚窒惕政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相應蓋有孚是有實無情是無實者使無實者不得盡其辭則有實者不至於窒便是使民無訟然欲使民無訟本於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又本於大畏民志大畏民志又本於明明德

通曰愚按章句此章屢改視初本大異蓋朱子獲麟之筆也中庸釋慎獨曰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於此則初本曰慊與不慊其幾甚微末乃改之曰必慎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其於幾字獨不改者用子通書言誠必言幾况意者吾心動而未形之幾審其幾即所以誠其意幾之不審其意即墮於自欺而不慊矣

通曰前章說致知格物未便分君子小人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者善惡之關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傳末章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閒居為不善之小人也意稍不誠已害自家心術他日用之為天下國家害也必矣

通曰子思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蓋本諸此上文獨字即是隱微此所謂十目十手即是莫見莫顯愚嘗謂孟子說浩氣處與此章意合不自欺則自反而縮自欺則自反而不縮厭然即是氣餒心廣體胖即是浩然之氣

通曰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爾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直內之功夫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敬以直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直內之本體蓋謂心之本體無不正而人自失之也曰正其曰其正自分體用心體本如太虛或景星慶雲或烈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之一心寧無喜怒憂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喜則喜喜已而休喜怒憂懼皆在物而不在我我雖日與物接而不物於物此所以全其本體之虛或疑中庸首先存養而後言省察本章先省察而後言存養大學誠意言省察獨欠存養[illegible]不知此章正自有存養功夫喜怒哀懼之未發也不可先有期待之心其將發也不可一有偏繫之心其已發也不可猶有留滯之心事之方來念之方萌是省察時節前念已過後事未來又是存養時節存養者存此心本體之正省察者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也宜仔細看章句三察字并四存字

通曰脩身章示戒尤嚴或疑傲惰所不當有殊不知本文人字非為君子言為衆人而言也衆人中固自有偏於傲惰之人如下文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亦泛言衆人多是溺愛貪得之人也兩人字示戒深矣

通曰心與物接惟怒最易發而難制所以前章以忿懥先之身與事接惟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曰只是說愛之偏處人情所易偏者愛為尤甚況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昵之私尤所難克身所以不脩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此

通曰自脩以上皆是學之事到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拈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為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四端萬善皆脩身之教何獨舉孝弟慈言之蓋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焉故曰孝有長上焉故曰弟下有子弟僕隸之類故曰慈事君事長使衆方從治國上說

通曰天下未嘗有無忠之恕忠是在內底恕是推出在

外底此一恕字人皆知其以推己之恕言不知救乎
身三字已帶盡己之忠言也此有無二字必自誠意
章說来可見天下未嘗有無忠之恕况上文心誠求
之即是誠意之誠非有二也誠意者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皆務决去而求必得之求必得之則有諸己矣
務决去之則無諸己矣

通曰子思中庸引詩明行遠自邇之意必先妻子好合
而後兄弟既翕此引三詩首以婦人之宜其家人者
而繼之以宜其兄弟蓋家人離必起於婦人非刑於
寡妻者未易至於兄弟亦未易御於家邦也其示人
以治國之在齊其家也益嚴矣

通曰此章當分為八節右第一節言所以有潔矩之道
夫子十五志學即此所謂大學志學以下分知行到
末節方言不踰矩是生知安行之極致格物而下亦
分知行到末章方言潔矩是致知力行之極功矩者
何人心天理當然之則也所謂明德是吾心自有此
天則聖人隨吾心之所欲不自踰乎此則故曰不踰
矩人心同有此天則學者即吾心之所欲以為施於
人之則故曰潔矩規矩皆法度之器此獨曰矩者規
矩方圓者動而方者止不踰矩即是明德之止至善
潔矩即是新民之止至善

通曰右第二節言此之謂潔矩之道上章舉孝弟慈言
教化此章又舉上章所謂孝弟慈者言教化而又言
政事言教化則我之孝弟慈便是人之孝弟慈之矩
言政事則我欲孝欲弟欲慈或使天下之人不得皆
遂其孝弟慈便是不能潔矩蓋矩者此心而已只一
矩字此心所操者約加一潔[illegible]此心所及者廣然又
須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間於已是以
有潔矩之道已之心能不間於人此之謂潔矩之道

通曰右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用之潔但言君子有
大道此道字即章首所謂潔矩之道也忠信是真實
之心道以此得驕泰是虛浮之氣道以此失前兩言
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

亡之幾也章句此一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通看

通曰誠意章曰小人閒居為不善故此章曰彼為不善
之小人前後正應蓋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平日已害
自家心術所以用之必為天下國家之害也生財大
道亦即潔矩之道能使天下之人皆務本而上之人
自不節用非潔矩矣第六節言仁人此節言仁者皆
因潔矩而言也潔矩為恕之事恕為仁之方好惡不
能恕安得如仁人能愛人能惡人財用不能恕安能
如仁者以財發身末又舉獻子之言者用人亦當取
其潔矩也於好惡不能潔矩者媢嫉之人也於財用
不能潔矩者聚歛之臣也皆小人不仁之甚者也故

曰菑必逮夫身曰菑害並至皆菑其不能絜矩之禍言之為戒深矣義利之辯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有自來矣

斯原謹按雲峯元儒也宗朱子學嘗以趙格庵纂疏集成多有差誤而著四書通去取諸説亦云精矣大學通辯朱子所解至善不以造極之地言而以心之本體言視諸家為精但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性發而為情實其心之所發是心發而為意蓋以情無不善而意有善惡故云爾然心統性情情與意俱從心上發出豈有性發心發之分但心之初念發而與性相近無有不善故謂情無不善心之轉念發而與性相遠遂有不善故謂意有善惡善不善俱是意俱是心之所發也但有初念轉念之分耳豈可云情是性之發而無與於心哉雲峯之學與雙峯之饒慶源之輔俱屬箋學無甚相遠而中間理論為多於朱子大有發明故錄之

許魯齋先生大學直説要畧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德是人心都有這德性虛靈不昧因後來多有昏昧了處孔子所以説在明明德正教後人都改了昏昧復那明德天地造化陰與陽相為運行中間便有五行金木水火土陰陽是春夏秋冬四季春屬木夏屬火秋屬金冬屬水四季屬土木是仁火是禮土是信金是義水是智夫婦是陰陽人受五行之氣成人天與人的仁義禮智信這五件雖是天與人的德性一箇箇人都有但稟受不同有稟得清氣多的有稟得濁氣多的後來多被昏濁的氣蔽了德性不明天生好聰明的人與萬民作主如湯王去沐浴盤上寫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人身上有塵垢今日洗了明日又洗若一日不洗塵垢便生又説在新民民是天下百姓若不教道多是合仁處不仁合義處不義合禮智信處不禮智信雖有人形便與禽獸一般聖人教他改過自新這便是新民在止於至善是那事最上等好處依着行便是止於至善事到根前心裏知有處置心便定心既定更不動便靜心靜不亂便安安呵是能處置便理會得那不合怕的不怕不合喜的不喜不合憂的不憂不合怒的不怒歛心常在這其間將事上心細尋自有得處然後理會格物致知聖人教人今日學一件把那一

件道理窮究到是處明日再去學一件又恁的窮究或看文書評論古人是的不是的或是眼前見的思量合做不合做的揀的是便是格物心上明白無些昏蔽便是致知誠意是不昧自已不謾他人如臭穢之物是真箇嫌好的顏色人見便愛是真箇愛此便是誠意雖獨坐時也常把心來休縱了心是一身的主宰心若主的正身便行的不錯若事上不用心眼前見也不明白耳中聞也不分明心中喫也不知滋味心既正身自脩身既脩家自齊身是一家的主既做得正家法自然不亂了若自已有偏愛的偏嫌的偏怕的偏敬重的偏可憐的便是不會齊家齊的家便是治國的法度孔子道一家仁一國興仁如堯舜行仁天下皆行仁桀紂不行仁𢗅百性怎生行得仁在上的敬老在下的便孝順在上的重長在下的便敬長在上的恤孤念寡在下的便憐孤寡在上者不以正禮使在下人在下者也不肯盡心事上若不以正禮使在前人在後者也不肯盡心若不以正禮使右邊人左邊人也不肯盡心聖人千言萬語須索一件件體驗依着行方有益若不用心體驗便似一場閑話過去了便無益錢穀是國家大事生財有道作生活者多食用者少做造者多使用處不過當財便不闕少宋呂正獻公曾說做宰相只理會錢呵不是好事百姓是國之本財是百姓之心多歛錢財必損着百姓損着百姓必損着國家小人收歛錢財教君王見喜君王不覺却道國家有利益又道此人肯受天下怨却不知天下怨氣只在君王處孔子道脩身在正心這是大學裏好法度正心便能脩身能齊家能治國能平天下那誠意格物致知都從這根脚做起如朱晦庵解了六經四書諸家文字許多生受了他是箇正心的人肯去做都是好勾當云云大槩大學只是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細分開却有八件如堯帝去征有苗有苗並驩兜都改正了重新做好人又如楚平王臨潼鬭寶用賢人贏了諸國故大學說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惟楚有好人所以楚國强這般便是明德新民到那至善的意思這三項都從心正上做若心正也能誠意也能格物也能致知大凡為人件件從那正心上行得來自然有箇主張不胡亂行事又如前賢說學好人的如造塔兒一步高如一步學歹的人似穿井一步低如一步天下事不揀甚麼公事撇不得正心兩箇字備細思量正心是大學的好法度按大學先格致誠意然後能正心魯齋言心正了方能誠意致知格物此是以心字作主與經異

語錄

聖人立教使民生八歲皆入小學及十有五歲學有長

進始與王公卿士之子同入大學小學教人自下事
上之道（如子孝於父臣忠於君弟之類）大學教人自上臨下之道（如敬天脩德節用愛民之類）上知所以臨下則下順下知所以事上
則上安上安下順此古昔治平之興必本於小學大
學之教也
上帝降衷人得之以為心心　形雖小中間蘊藏天地萬
物之理所謂性也所謂明德也虛靈明覺神妙不測
與天地一般故聖人說天地人為三才
天生聖人明德全明不用分毫功夫見天下之人皆有
自己一般的明德只為生來的氣稟拘之又為耳目
口鼻身體的愛欲蔽之故其明德暗塞與禽獸不遠
聖人哀憐故設為學校以變其氣養見在之明開未
開之明使人人明德皆如自己一般此聖人立教之
本意然為學之初先要持敬敬則身心收斂氣不粗
暴清者愈清而濁者不得長美者愈美而惡者不得
行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
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日日省察不要逐物此持敬
之大畧也禮記最初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今之善
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上生在小
學便索要敬在大學便索要敬這一件先能着力然
後可以論學學先要窮理且如論人才如何知得高
下

或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曰便是一以貫之又
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曰天即理也有則一時有本
無先後凡物之生必得此理而後有是形無理則無
形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所寓讀史傳事實文字
皆已往粗迹但其中亦有理在聖人觀轉蓬便知造
車或觀擔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可泥
於迹而不知變化雖淺近事物亦必有形而上者但
學者能得聖神功用之妙以觀萬事萬物之理可也
則形而下者事為之間皆粗迹而不可廢
二程以格物致知為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大
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為
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
問之慎思之明辯之只是要箇知得真然後道篤行
之一句聖人教人只是知行兩字
或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
然之則所謂理也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辯此解說箇
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
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
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
然
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持將去他本有如
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

發達椎擴不是元無的強去安排後世却將良知良能斲喪了却將人性上元無的強去安排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却天下人才及去做官不知何者為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然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叙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

斯原謹按許文正當勝國時此乾坤何等時也而有斯人焉以用夏而變夷不陳伐宋之謀存中國也而且汲汲然購求朱子遺書以行於餘分閏位之世此所謂五陰盛長而碩果不食為民所載者也今觀直說大學要畧文詞質朴肯意懇惻能引程朱學於後世吾道不絕如綫者魯齋之力也豈非天之未喪斯文也哉

宋董丞相 槐 大學更議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至 致知在格物次物格而後知至 至 國治而後天下平次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次其本亂 至 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 次康誥曰克明德次太甲次帝典次皆自明也 右釋明明德傳 次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次康誥曰作新民次詩云周雖舊邦次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右釋新民傳 詩云邦畿千里次詩云緡蠻黃鳥次詩云穆穆文王次詩云瞻彼淇澳次詩云於戲前王 至 此以沒世不忘也 右釋止至善傳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知止而后有定 至 慮而后能得次物有本末 至 則近道矣此謂知本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至 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釋格致傳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以下新本舊本同

黃氏東發曰自二程先生更定至晦庵先生章句益精矣獨所謂傳之四章自聽訟至大畏民志釋本末之下有闕文傳之五章釋致知之上有闕文遂有亡夫次第大備之間猶有文字闕失不備之恨也辛酉歲見董丞相行實載此章謂經本無闕此特錯之釐正未盡者耳首章明新止三綱之下即繼以古之欲明明德以下八事之目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illegible]

能得物有本末止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止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右正釋致知格物之傳不待别補今錯在首章三綱之下耳

洛陽劉文靖公健曰宋董丞相更本正謂格致傳不缺而以知止物有本末二條為傳竊謂首章簡與精潔與六經同二節知止緊接上文止字三節結上起下序本不紊而後儒志欲復古或退經而為傳或躋傳而為經欲復古而反亂乎古矣首章似不若仍從古本

愚按朱子補傳後學士家以為傳不缺而不必補者自宋董丞相槐始但以知止近道二節為傳之錯簡

則未必然首章語意格局渾然完璞也有所破詞於其間聖經不免舛寡簡促而失其旨趣矣細玩之當自見盖至善者天理之極則而止善者聖學之極致然止善必由於知止而格物乃其實下手工夫也今反以知止定靜安慮為格物工夫是由知止而后格物非由格物而后知止也經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聖學始終條理之次第不啻明矣以此知格物當别有傳而未可退經以為傳也

蒲陽鄭儕仲大學篆書正文

大學之道以下次序與董丞相大學更議同

方正學希古題其後曰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顯至朱子而其義知精然致知格物傳之缺朱子雖當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全書為恨董文靖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不缺特斷簡錯亂而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格物致知之意由是大學復為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為書以辯其書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蒲陽鄭儕仲辯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刻本以傳來世舊說以聽訟吾猶人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為不類合一章而觀之與先舜之

智不徧物之意正相發明其為格致之傳無疑也由家國而推之天下則欲致知者舍聽訟何以哉

臨海金氏賁亨大學議曰格物致知乃大學入門第一步惜乎傳文脱簡儒者紛無定議或不得其說則又以為舊文無缺者今觀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而言分明是格致傳結語故居誠意章之前知本恐即格物二字之訛條目傳俱引經語發端此亦併失之矣可謂舊文無缺耶鄉先正車玉峯欲移知止有定九語合聽訟章為格物致知傳金華王魯齋深善其說夫以知止釋格致似矣但其詞義緊承止善說來而通篇大旨俱包括九語之中非獨為格物致知

立言也

謹按退經二節躋傳一節以補格致自宋末及元儒之論也國初諸公亦頗然之故世傳有大學篆書正文一本蓋以聽訟為格致傳者正以訟者狡詐百出非聽訟者之明無以剖判是非曲直故曰自國家而推之天下則欲致知者舍聽訟何以哉但聖人本意正不以聽訟為貴而以無訟為本故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二句聖人再言之則格致之所重者又可知矣以此知不以聽訟為傳也況引堯舜之智不徧物二句以附傳末識者議其支離牽强斯亦有所見乎

管窺大學古本

其凡例云大學之道以下三句乃一篇綱領知止一節乃申明止至善之意物有本末乃為下二節張本以見先後之序八者乃一篇條目自天子以下至此謂知之至也乃釋格致之傳以後各有所謂二字冠篇

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管窺以為格致之傳而近世吉陽王心齋大學說正與此同學士家徤羨之或贊其真得聖經本旨或贊其直從無聲無臭中覷破此物未免隨人看場而不知其正從管窺古本中来也詳味經文若以自天子二節為格致傳須當有所謂致知在格物者冠篇而末之有又安見其為傳但此謂知本二句例之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此謂有國者云云則為格致傳之結句明甚金一所先生曰此謂知本二句分明係格致傳結語其上有闕文無疑也

蔡虛齋先生格致傳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按虛齋先生曰先儒所定誠有未安看来當以物有本末然後終以知止而後一條終以聽訟一條則由粗及精先自治而後治人格致之序也此虛齋正擬董丞相本而以知止一條居後物有本末一條居前似亦以知止緊接上文止至善来不當作格物傳而提物有本末冠知止而后有定之上以應格物之物亦一義也果若知此則格致傳完矣不應一簡上獨脱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一句也

薛敬軒先生大學語録　　後學臨頴劉斯原編輯

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文簡而包括無窮乃全體大用之書也

大學乃諸書之括例○有大學之工夫則有王佐之事業八條目工夫一節不可缺

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下文即繼之以知止而后定靜安慮得以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皆由知止定靜安慮而后能止於至善也○人心能止則篤實光輝故易於大畜言之

易言艮止書言安止欽止詩言敬止大學言知止止之為義最精乃天理當然之極也須臾失其止即人欲之私矣

止當內外動靜交致其功靜而心不止於天理非止也動而事不止於天理非止也○萬事所以不治者失其所當止也萬事各止其止則天下治矣

止則心定理明止則順事而無事止則天地位萬物育

止則物各付物自無紛擾之患

伊川艮傳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只說得靜之止○人心失其動靜之時者皆不得其止○止非一定不移之謂乃隨時而止如當止而止止在止止當行而行止在行上萬事萬物各有當止之理惟止得其時乃止之義

物格知至是明得天理盡也

大學經文致知格物連誠意說則格物先欲格身心之理而後誠意之功可施故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物格是逐事逐物上窮至其理知至是萬物萬事上心通其理格物猶是物各為一理知至則知萬物為一理

致知格物是於事物求至極之理○論理而不及於事物末流為虛無之弊故聖人多教人以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

知至處即性之一源○知至知性知天也

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無非盡已盡人之性各造其極物理之極處即性之一源也天下之物理皆造乎極處則吾心所知無不至矣

明德指此心虛靈不昧而言蓋心明則理亦明故朱子釋明德曰明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重在虛靈不昧上其曰具曰應皆虛靈之所為所謂心統性情者也

知止所包者廣就身言之如耳之止聰目之止明手之止恭足之止重皆是就物言之如子之止孝父之止慈君之止仁臣之止敬兄之止友弟之止恭之類皆是蓋

止者止於事物當然之則則即至善之所在知止則定靜安慮得相次而見矣

大學之至善論語之一貫孟子之性善中庸之誠周子之太極言雖殊而理則一

大學言聖人之止雖有仁敬孝慈信之分其實皆以敬為主故曰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未應物時心體只是至虛至明不可先有忿懼憂樂在心及事至應之之際當忿懥而忿懥當恐懼而恐懼當好樂憂患而好樂憂患則發皆中節無過不及之差及應事之後心體依舊虛明不留一事於心故心體寂然不動乃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感而遂通乃已發之和天下之達道也一感一寂動靜循環無端心之體用其妙如此

孟子之知性即大學之物格盡心即知至也

明善是格物致知知性知天之事誠身是誠意正心養性事天脩身之事

大學經傳一明德貫之故曰欲明明德於天下〇至善即明德之極處非明德之外別有一理為至善

大學出於書如克明俊德作新民之類是也

大學之明德即中庸天命之性

象山謂人讀書窮理為義外工夫必欲人靜坐先得此心若知其說未有不流於禪者

論理而不及事物未流為虛無之弊故大學不遺事物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為大學之體要誠為中庸之體要仁為論語之體要性善為孟子之體要

知至至之窮理也知終終之盡性以至於命也又曰知至至之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而不去

格物致知到豁然貫通處即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〇天地萬物分雖殊而理則一所以可格而致其知〇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如在父子有仁君臣有義之類是在物之理也處之各得其宜所謂義也

格物只是格箇性日用間必體察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於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物總歸一原是其貫通處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以有一物必有一理而言謂之則以秉執此常理而言謂之秉彝以是理之美得於心而言謂之懿德則也彝也懿也德也皆理也理即道也故曰知道

物格知至在物之理與在己之理無間故曰纔明彼即曉此

程子門人論未發之中無致知格物皆失程子本意至

朱子發明盡矣
窮理之言出於易自有大學以来發明格致為窮理之
事者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言者朱子一人而已
不知格物致知之功即始條理之事有缺矣
朱子集註章句或問皆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
之權衡學者但當潛心而力行之自有所得後人於朱
子之書之意尚不能遍觀而輙逞已見妄有疵議徒新
奇而掠着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斯原謹按敬軒先生乃我
朝理學第一人其學以復性為主復性以居敬窮理為
要蓋潛心洛閩以達洙泗而有得焉者先生讀書録
乃包羅融會六經四書及羣儒闡道之言而折衷以
自得之見粹然一出於正者也讀書録中發明大學
尤詳凡近代古本今本之異厭常喜新之說絕不之
及而其解格物知至也乃一言以蔽之曰是明得天
理盡也此語渾然天成不可移易可謂簡而明切而
當矣初朱子解致知為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
不盡也解格物為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
也後門人亦或疑其不能窮盡天下之理朱子欲改
極至為切至矣然章句至晚年不厭再三而竟不以
切至易極至之說何也蓋極至者[illegible]分量而
言不極至不足以滿其量如易之所[illegible]
至於命孟子之所謂盡心知性以知天是也切至者
就聖學之要約而言不切至不足以操其要如書之
所謂惟精惟一程子之所謂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
得之尤切是也朱子以知無不盡解之則極至切至
二義皆在其中矣天下豈有知到極處而知不到切
處者乎豈有至命知天而尤患不能遏欲存理者乎
朱子所以不易極至之說者意在斯歟敬軒先生恐
學者不能察朱子之微意而或以為務博為義外則
直指喫緊處詔之曰格物知至是明得天理盡也又
曰物理之格處即性之一源天下之理皆造乎其極
則吾心之所知無不至矣此則深契洛閩之旨以上
達洙泗之源而近儒未能或之先也昔年議從祀時
或者議其少著述唐荊川公曰說經之多莫如馬融
不肯為六經註脚者莫如陸九淵我
朝嘗進九淵而黜融矣文清所著讀書録不下十萬餘
言著述則已繁何疑於從祀時舉朝俱善其言而後
来從祀之議遂定

羅整庵先生大學語録書答

先生曰　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為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盖方是時禪學盛行學者往往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二程切有憂之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人之學者物我兼照内外俱融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於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誠亦鮮矣夫此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萬初匪安排之力會萬而歸一豈容牽合之私是故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即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

察之於物固無分於鳥獸草木即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斯為格致之極功然非真積力久何以及此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固萬物中一物爾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猶物也我猶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質既具則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備於我夫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暗皆不誠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格物之訓如程子九條往往互相發明其言譬之

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而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為疑是豈嘗一日實用其功徒自誣爾且如論語川上之歎中庸鳶飛魚躍之旨孟子犬牛人性之辯莫非物也於此精思而有得焉則凡備於我者有不可得而盡通乎又如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三百三千莫非人事聖人之道固於是乎在矣至於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而以之言聖人之道何邪其人又若何而行之邪於此精思而有得焉天人物我内外本末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

之情狀皆當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則所謂萬物者果惟外之物也邪

格字古註或訓為至如格於上下之類或訓為正如格其非心之類格物之格二程皆以至字訓之因文生義惟其當而已矣呂東萊釋天壽平格之格又以為通徹三極而無間愚按通徹無間亦至字之義然比之至字其意味尤為明白而深長試以訓格於上下曰通徹上下而無間其孰曰不然格物之格正是通徹無間之意盖工夫至到則通徹無間物即我我即物渾然一致雖合字亦不必用矣

格物致知學之始也克己復禮學之終也道本人所固

有而人不能體之為已有者蓋物我相形則惟知有
我而已有我之私日勝於是乎違道日遠物格則無
物惟理之是見已克則無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理
之流行此其所以為仁也始終條理自不容紊故曰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知及之而行不逮蓋有之矣苟
未嘗真知禮之為禮有能不遠而復者不亦鮮乎
大學八條目八箇字虛八箇字實須字字看得有下落
不相混淆方是本旨而先後兩字果見得親切自然
邪動分毫不得若可隨意那動先者可后后者可先
則非所以為聖人之訓矣或謂物格之至則意便誠
心便正身便修更不用做工夫此言尤錯即如此經

文何須節節下而后兩字乎姑無取證於經文反求
諸身有以見其決不然者
王伯安答蕭惠云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
箇便是性便是天理又答陸原靜書有云佛氏本來
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渠初未嘗諱禪為其徒者
必欲為之諱之何也
理財之道大學四言盡之而後世鮮不相戾公私交病
固其所也今太倉之粟化為月課以入權門者不可
勝計內庫之出內司國計者不復預聞謂有政事可
乎經費不足則橫歛亟行桒之何民不窮且盜也且
唐之德宗猶能納楊炎之請立移財賦於左藏況乃

英明之主抑又何難由此推類以盡其餘財不可勝
用也以上語録
答黃鈞谿云知行當並進而知常在先先儒有定論矣
南軒之說未見全文所謂知有淺深理固如此陽明
學術大本已自不同其餘要不足深辯知萬物同出
一理為知至此言未為不是但不知呂氏於格物處
若何用工乃自為四說之異攙其所說與同出一理
之言自不相應朱子以牽合二字斷之可謂切中其
病矣余所云物格則無物者誠以工深力到而豁然
貫通則凡屈伸消長之變始終聚散之狀哀樂好惡
之情雖千緒萬端而卓然心目間者無非此理一切

形器之粗迹舉不能礙吾廓然之本體夫是之謂無
物孟子所謂盡心知性而知天即斯義也天人物我
其理本一不容私意安排若有意於合物我而一之
即是牽合之私非自然之謂矣勉强牽合此處或通
他處復礙何由得到盡心地位邪
答歐陽少司成云來書凡三段第一段中明良知即天
理之說甚悉首云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末云考
之孔曾思孟濂溪明道之言質之楞伽楞嚴圓覺涅
槃諸經其宗旨異同頗覺判別足知賢契不肯以禪
學自居也然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本意但以不
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

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為良知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為知覺是果有二知乎夫人之視聽言動不待思慮而知者亦多矣感通之妙捷於桴鼓何以異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乎且四端之發未有不關於視聽言動者是非必自其口出恭敬必形於容貌惡惡臭輒掩其鼻見孺子將入於井輒匍匐而往救之果何從而見其異乎知惟一爾而强生分別吾聖賢之書未嘗有也惟楞伽有所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三種之別必如高論則良知乃真識而知覺當為分別事識無疑矣夫不以禪學自居志之正也而所以自解者終不免墮於其說無乃未之思乎天性之真

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僕雖耄昏知賢契所得在此數語然其誤處亦在此數語此正是講學切要處不得無言第恐定力難疑言之若無益耳雖然吾心其可以不盡乎夫謂良知即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區區之見要不免於二之蓋天性之真乃其本體明覺自然乃其妙用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有體必有用而用不可以為體也此非僕之臆說其在樂記則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即天性之真也感物而動性之欲即明覺之自然也在易大傳則所謂天下之至精即天性之真也天下之至神即明覺之自然

也在詩大雅則所謂有物有則即天性之真也好是懿德即明覺之自然也諸如此類其證甚明曾有一言謂良知為天理者乎然孔曾思孟濂溪明道之言賢契嘗[illegible]之矣或恐別有可證高論者惜乎略未舉及僕請再以所聞於數子者證之孔子嘗言知道知德矣曾子嘗言知止矣子思嘗言知天知人矣孟子言知性知天矣凡知字皆虛下一字皆實虛實既判體用自明以用為體未之前聞也況明道先生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illegible]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尤為明白易見若前[illegible][illegible]文而欲自我作古非惟不足以明道且將獲罪[illegible][illegible]門且僕又嘗聞之伊川之道與明

道無異晦菴之[illegible]以二程為宗來書所舉竟不及二先生何也得[illegible]以其格物之訓於良知之說有礙乎夫天人物我[illegible][illegible]無二來書格物工夫惟是隨其位分脩其日[illegible][illegible]云與[illegible]氏異然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則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又安能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哉此無他只緣誤認良知為天理於天地萬物上良知二字自是安著不得不容不置之度外爾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天地萬物之理既皆置之度外其所本從可知矣若非隨其位分脩其日履則自頂至踵寧復少有分別二先生所見之理洞徹無間凡其格物之訓

誠有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孰能易之世儒妄加詆訾以自陷於浮薄諒賢契之所不取然於二先生之學似宜更加之意第二段所論學問思辯工夫與僕所聞亦無甚異但本領既別則雖同此進為之方先後緩急自有不可得而同者蓋以良知為天理則易簡在先工夫居後後則可緩陳白沙所謂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自茲以往但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是也謂天理非良知則易簡居後工夫在先先則當急中庸所謂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也此說頗長姑舉其槩以賢契之明悟宜亦不待余詞之畢也聖賢經書人心善惡是非之迹固無不紀然其大要無非發明天理以垂訓萬世世之學者既不得聖賢以為之師始之開發聰明終之磨礱入細所賴者經書而已舍是則貿貿焉莫知所之矣善讀者工深力到內外自然合一易簡之妙於是乎存岐而二之不善讀書者也夫天下之士亦多矣豈可謂凡讀書者皆遠人以為道惟尊奉其良知以從事於易簡者乃為不遠人以為道乎第三段所論教學本原與夫後世學術之獘亦可謂句句合矣但微意所在乃專以尊奉良知從事於易簡者為是窮究物理博通於典訓者為非只緣本領不同故其去取若是夫孔孟之絕學至二程兄弟始明二程未嘗以

良知為天理也以為有物必有則故學必先於格物今以良知為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此語見傳習錄來書亦云致其良知於日用之間以達之天下）則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本然之則矣無乃不得於言乎（雜語亦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總是此見）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此是告子大疾凡為孔孟之學者或偶露斯疾不早進瞑眩之藥以除其根是無勇也格致與博物洽聞不同先儒已自說破彼徒博而不知反諸約者望其入道誠亦難矣若夫講之精辯之悉知之明而學之果不差焉斯固吾夫子之所謂好學者豈易得哉

答劉煥吾云來書云道心即本心本心即天理又云求仁之外無餘學又云孔門答諸子問仁處只指其要言之而本體已自在所言皆當但要認得天理反仁字分明庶乎存養之不差爾至謂聖賢論心皆指道心言又為赤子之心即道心却恐未的僕嘗徧考經書中專言心體者惟是虞書道心孟子良心兩言最盡其他就發用處說為多如所謂以禮制心從心所欲不踰矩其心三月不違仁此三心字若認作道心則禮字矩字仁字皆說不去矣赤子之心伊川以為發而未遠乎中晦菴以為純一無偽亦是說發用處其言皆不容易若曰道心則人人有之何獨赤子也然亦非獨人爾物皆有之易不云乎各正性命故欲

見得此理分明非用程朱格物工夫不可夫物我並
立而内外形焉乃其散殊之分然而内此理也外亦
此理也所貴乎格物者正要見得天人物我原是一
理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人物之性
各在人物身上而吾乃能盡之者非以此理之同故
邪凡程朱格物之訓正所謂合内外之道而顧以為
非只欲固守此心而物理更不窮究則雖名為合一
實已分而為二矣大抵區區之見與近時諸公異者
只是心性兩字人只是一箇心然有體有用本體即
性性即理故名之曰道心發用便是情情乃性之欲
故曰人心須兩下看得分明始得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非發用而何然則
良知之說可知已若但認取知覺之妙執為天理則
凡草木之無知金石之至頑謂之無性可乎推究到
此明有窒礙恐不可不深思也
答林次崖書云王陽明湛甘泉二子皆相知蓋嘗深服其
才而不能惜乎學術之誤其所以安於禪學者只為
尋箇理字不着偶見如来面目便成富有而其才辯
又足以張大之遂故挾此变駕古今殊不知只成就
得一團私意而已嘗見傳習録陽明作有云於事事物
物求至善却是義外至善是心之本體又云至善只
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来以

此知陽明不曾見理字又嘗見雍語甘泉作云天理只
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曾
尋見理字二子平生最所尊信者莫過於明道先生
其遺書具存緣何都不照勘乃爾相反明道先生曰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是都從那裏来生
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萬物則
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又曰萬物皆備
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来只是物不能推人
則能推之詳味此言便是各正性命之旨便是格物
第一義二子都當面蹉過謂之尋箇理字不着可不
信乎抑程子止言物爾未及於事只如俗說殺人償

命欠債還錢則事事皆有定理亦自可見斯理也在
天在人在事在物蓋無往而不亭亭當當也此其所
以為至善也果然尋得着見得真就萬殊之中悟一
致之妙方知人與天地萬物原来一體不是牽合惟
從事於克己則太公之體以立而順應之用以行此
聖門之實學也若但求之於心而於事物上不理會
厭煩而喜徑欲速而助長則其回光返照之所得自
以為千載不傳之秘者圓覺固其第一義矣如書中
僅有良知一語大意略相似陽明於是遂假之以為
重而謂良知即天理孟子何嘗指良知為天理鄉是
誣孟子也嘗閱陽明文録偶摘出數處凡指良知字

者如其所謂鄉以天理二字易之謂之更不成說話
許多聰明豪爽之士不知緣何都被他瞞過可嘆也
夫如答陸元靜有云能戒謹恐懼者是天理也答顧
東橋有云所謂善惡之幾真妄之辯者舍吾心之天
理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答南元善有云耳而非天
理則不能以聽矣目而非天理則不能以視矣心而
天理則不能以與思與覺矣答歐陽崇一有云天
理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天理亦自能知得若私意
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天理亦自會分別得蓋思
之是非邪正天理無有不自知者答魏師說有云能
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天理諸如此類非徒手
足盡露誠亦肺肝難掩曾不考顧乃誣孟子以就達
磨裂冠毀冕可為痛恨其自誤甚矣士之有志於學
而終不免為其所誤者何可勝計非有高明特立之
君子以身障其流而樸其焰欲求斯道大明於世其
可德乎

答羅允恕云格物之義程朱之訓明且盡矣當為萬物
無疑人之有心固然亦是一物然專以格物為格此
心則不可說卦傳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
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後兩句皆主卦爻而言窮理云者即卦爻而窮之
也蓋一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皆所當窮
窮到極處却止是一理此理在人則謂之性在天則
謂之命心也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處也豈可謂
心即理而以窮理為窮此心哉良心發見乃感應自
然之機所謂天下之至神者固無待於思也然欲其
一一中節非思不可研幾工夫正在此處故大學之
教雖已知止有定必慮而後能得之其工夫之詳審
可知矣若此心粗立猶未及於知止感應之際乃一
切任其自然遂以為即此是道其不至於猖狂妄行
者幾希凡象山之為此言誤人多矣其流禍迄今益
甚士之好高欲速者更倡迭和駸駸乎有丕變於夷
之勢世道升降將必由之余惟恐攻之之不力而無
以塞其源殊不覺其言之已甚也以上書答

答陽明格致二書附陽明卷中

斯原謹按整菴先生初亦問禪矣繼而潛心諸大儒
語錄始悔前所見者為虛靈之妙而非性之實體遂
一意自窮理而入晚年着困知記凡道心人心儒佛
心性之辯以及理一分殊理氣合一之說莫不極其
精詳可謂良工苦心矣發明大學之旨一宗程朱不
為異說故其論格致也直從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
物皆備於我者分疏而下近而格之身心性情之微
遠而格之鳥獸草木之賾其究歸於通徹三極而無
間然後謂之格而力拒格去外物之說為非旨此先

生一天人而合內外之道也又答黃筠谿云功深力到豁然大通則格物無物若有心合物我而一之亦是牽合之私而非自然一致之妙正朱子所謂物格知至則見理而不見物之意又與歐陽少司成論良知非天理之說其語淑於險峻蓋亦放到險處而後徐理之耳其曰天性之真乃其本體明覺自然乃其妙用有物有則為天性之真好是懿德為明覺之自然由此觀之非謂良知不是天理也正謂良知自是發用而屬情天理自是本體而屬性若認情為性則必認心為理其流必至於不分真妄而一切以妄為真此先生力辯之微意也獨論理氣謂伊川嘗言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朱子嘗言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安頓等語皆疑其微有分為二物之嫌似與程朱小有未合而其餘則鮮有不合者矣故太史崔後渠云發道若指諸掌闢邪則扶其肺肝中丞陳虞山云愛日於嚴侍則司成如遺介石於感時則峻辭冢宰直指諭吳阜云四事論思則進必措忠九經抗䟽則退不忘時由諸公品題觀之則先生其醇儒哉泳化編理學名臣以薛文清為第一而整庵次之曹月川又次之胡支湖又次之諒非阿私所好而已也

胡支湖先生異學格致辯

陽明翻刻古本大學獨宗陸氏格物之說而訾程朱先生辯曰萬物一源者象山之學異異於惡物也惡物不已遂以格物為玩物又以絕物為格物以物為外而欲絕之則萬物皆非我矣象山以程子格物之說徒使人玩物以喪志嗚呼自鄒孟氏沒而大學之道不明學者茫然不知所謂格物者為何事往往雖有求道之心而昧所從入程夫子出始發其旨以教人夫然後學者乃知格物所以窮理如繳而射者必先明乎的如跣而行者必先視乎地象山反厭窮理之煩而欲誣其說何耶或又引明道嘗以玩物喪志箴上蔡為言先生曰明道正以其徒務博而不窮夫理也苟博學而篤志問思仁在其中矣奚其喪或又曰象山嘗令徐仲誠思萬物皆備於我是亦以物為我有也何謂外而絕之先生曰孟子云物備於我非為有外也必心體乎物而後能誠象山言我有物非假乎外也必心不累物而後能誠故其告徐仲誠曰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語則似是而實非也毫釐之差已判於此矣象山以讀書之累心與夫外物之累心故欲內絕乎想外絕乎習曰只此是格物非絕之而何象山之言曰汝耳自聰汝目自明又曰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蓋言吾心與耳目自有知豈

非釋氏以聞見緣覺為外必知亢倉子七竅自覺五
臟所知方謂之在內耶程子曰物我一理纔明彼即
曉此也苟專求之心而果易簡也孔子當先為之矣
何以曰思不如學也嘗聞讀書窮理之要也張子曰
書可以維持此心象山顧以為累心何也孔子施教
先之以詩書子路曰何必讀書則佞以絕之象山乃
欲廢書嗚呼學之晦也豈不以多說之亂之也而誰
歟或人又述朱子與劉子澄書亦云始知言語文字
之外別有用心處是其所見亦以讀書之能亡乎而
去之也何獨非乎象山哉先生曰朱子答子澄之書
正以其專事編綴異學以為業而無日用切己之功

乃託為自貶之詞以箴之觀其前後諸書豈真欲廢
其言語文字耶或又象山之欲廢諸儒之傳註也非
古訓也故常言秦不廢乎道脉至漢而大壞故以讀
伊川易傳胡氏春秋傳范氏唐鑑為陋說孟曰六經
皆我註脚匪己贅矣又讀註脚之傳註不亦瘵弊精
神矣乎先生曰遺經之難知久矣傳註之翼經也尚
矣馬遷述古史之言曰孔子傳禮記否則儀禮之喪
服非子夏之傳乎否則大學誠意以下之傳非曾子
之意乎否則十翼非夫子之傳易者乎程子易傳序
曰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予憐斯文之
湮晦將俾後人沿流以求源此傳之所以作也若夫

漢儒雖非伊洛之比其於傳經明制度辯名物功亦
博矣使當時而無此則後世亦將何所取以澄而折
衷之且老莊之教尚虛無滅禮法為我過而不擇義
利惟適意者取之楊氏申韓皆其流也秦以其教而
遂至焚書晉以其教而甚亂華之禍象山不此之追
議而反罪吾儒且曰漢禍甚於秦亦見其自比於借
王猾夏說滛亂而助邪以攻正也象山之欲廢書我
知之矣蓋其於書初不甚解慮乎有問之不能答而
見詘於門人也乃預為是言以禁止之學者歆其易
簡之說而靡然趨之卒至塗其耳目而不知其賊夫
人之子也象山常教人曰格物者研究其理但不究

於物而物究於心去其人欲而存其天理噫研而究
之者擇善之功去而存之者克復之事象山不知天
理人欲者焉能去而存之何也象山以天人而分理
欲非也象山謂樂記論語分別天人理欲之言皆根
於老氏則其於理欲之介混淪而不欲區別者矣平
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豫究其孰為天理孰為人
欲至於酬酢之間須臾之頃方欲去之存之其為義
外而襲也甚矣烏得以是而反譏夫精義者哉自象
山之倡為是說也而近世之解夫格物者遂恣竊横
議而莫可禁止惟訓格為正取尚書格正孟子格其
非心為義似為有證而實非聽者是之而不知其[illegible]

理甚矣或又曰格物者非正心也所以誠其意也象
山有言曰誠意者毋自欺也總脩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要也夫物有所蔽斯意有不誠惟格而去其蔽
則誠而明矣是得其用功之要者何子不憚煩而必
瑣瑣窮理之務耶先生曰此正象山之學之蔽也非
大學之道也今如其言以誠意代乎格物而移於致
知之前以致知不為擇善而移於固執之後非其序
矣且自誠而明者非性之而聖者乎聖人無欲者也
既曰猶有欲之可去則未至於聖矣欲其自誠而明
有是理乎先生見士習襍於玄禅又指象山以維之
曰禅家之言曰見性是佛作用是性夫天命者太極

之流形也其在於人為性即所受於天之太極也而
禅以作用者當之象山於禅學中認取其昭昭靈靈
能作用者為太極是以氣為性矣是以形而下者為
道矣至其論學惟曰端坐拱手完聚精神是其所以
為學者惟欲見於己而已矣守此而已矣又曰余觀
象山自鵝湖辯論之後亦兩致書於朱子自訟前日
偏見之說而朱子箴謂其自葱嶺帶来故再會之間
辭多斬屈余竊意欲有逃焉而未能者也或有問人
於子靜不謂之禅而謂之異學者何也先生曰禅者靜
也佛老之通學也象山之學之駁正韓子所謂雜佛
老而言之張子所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者禅亦

不足以盡之二氏之教虛無寂滅體若相近而用則
大異老氏絕念去知而以微明為用是猶役其情於
權謀詐術者釋氏則并其情而滅之象山凝神為學
老釋其心獨儒其言若良心若仁義若四端必以為
口實聽之似是而實非也虛而不受寂而不感於二
氏之體則同之矣而又以檎搦乎人為用是又純用
老子之術而非吾儒道德齊禮之意矣非儒非釋而
又非老故君子異之而以其害為甚於佛老也或又
問象山乃終身不合以流於異者其故何在先生曰
象山嘗自言其性好與人異也而其所以為學者其
誤又非一端昔朱子謂子靜之學只在不知性有氣

稟之雜余謂此特其一也又其一乃讀書入門之誤
又其一乃自廣狹人而不知取善於人之誤又其一
乃以養知即為致知之誤又曰於其問仁象山獨謂
顏子用力甚難夫子答之猶下克己二字仲弓冲靜
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夫子但告以出門云云嗟
夫同己者則進之而異己者則退之象山之見其異
乎人之見歟時倡知行合一之說先生又指象山以
辯之曰象山異其所學好靜厭動是內非外心不盡
而欲其存性不知而覬其養此學之所以為異也是
以老太極墨西銘蔽錮伊川而支離其學又云昔列
禦寇託為孔子告顏淵之言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欲其不分所以不用也不用則不知而自以為無不知也象山亦曰人須要用不肯不用人須要為不肯不為而又繼之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是以為堯舜可以不用不為為也孟子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夫不用而不知以用近於二故不用也不知而不為以為近於用故不為也其功惟在於不用而已謂之知行同功可也謂之知行合一可也然非吾儒之學也堯性之者也名其德者但曰克明而已舜於禹始以惟精惟一告之大學之格致知也即惟精也誠正脩身行也即惟一也昔傅說之告高宗又以非艱惟艱別之孔子之告哀公又以三知三行別之是又其顯然而明較者烏得而混之嗚乎古之人惟恐人之不知而今之人惟恐人之有知其亦老氏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之意歟或舉象山晚年悔悞書張魏公能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能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分為兩截始悟夫知行之為一而不可分先生曰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力行先須知夫致廣大極高明者所以存其心涵養也盡精微者致知也道中庸者力行也誠如象山之言則存養無施於靜居之時必待致知力行而後為之然則君子戒懼於不聞敬信於不言不動者將偽之盡精微耶屬之道中庸耶象山非特欲廢乎知又將并存養者而廢之惟欲歸於不用而已哀哉或曰然則必待存養之定而後致知知之盡而後力行歟先生曰非也朱子嘗推程子之意矣三者以涵養為主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然亦須一時並行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或又舉中庸天命以至位育未嘗言知蓋以存省之中自有知象山畧乎知而惟從事於存省蓋有得於中庸者先生曰象山止求於一心之念慮而欲廢其他於此而偶有見焉遂謂知行之功一舉而可以兼得其為惑也深矣或又舉象山之言有曰踐履則精神又曰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此皆其近理者先生曰彼以精明生於踐道精一即為涵養此皆混合之意但讀者不覺耳彼雖不廢知而其所知者不由致知而得皆其意見之偏不若不知之為愈也朱子嘗告張南軒曰子壽兄弟欲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其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裡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斯原謹按支湖先生所著有典學說的有異學辯而其辯異學也言雖主於象山而意則深遠矣先生與陽明俱姚江人陽明登弘治己未進士先生後六年而登乙丑進士其同里同時同宦遊如此而論學迥

氷炭枘鑿又如彼故鄧[illegible]氏泳化類編曰先生痛
時之宗子靜者而作異學辯言其非儒非禅非老而
天下之所謂異學者俱自子靜發之故不謂之禅而
謂之異意思深哉整庵與象山同鄉而深辯其不當
斥朱子支湖與陽明同郡而深辯其不當陸氏夫
君子居鄉不非其先生長者而論學則惟正是從毋
以大道為公雖鄉曲不得而比暱[illegible]亦禮恭而言
直宛然孔氏家法也

王陽明先生大學傍注古本依鄭玄古本不分經傳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至　止至善明德新民猶言脩己安百姓至善者心之本體

盡其心之本體謂之止至善知止而后有定　至　能得知至善惟在於吾心則求之有

定向物有本末　至　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至　在格

物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發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之事格之必盡夫天理則

吾心事親之良知無私欲之間而得以致其知致知則意無所欺而可誠矣意誠則心無所放而正矣

物格而后知至　至　天下平自天子　至　為本其本亂　至　未

之有也此謂知本　至　此謂知之至也知脩身為本斯謂知本斯謂知之至也非

實能脩其身未可謂之知脩身也所謂誠其意者　至　其獨也脩身惟在於誠意故

特揭誠意以示人脩身之要誠意只是慎獨工夫只在格物上用猶中庸之戒懼也小人閒居　至

其嚴乎猶中庸之莫見莫顯也德潤身　至　其意詩云瞻彼淇澳　至

民之不能忘也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只在格物引詩言格物之事詩云於戲　至

不忘也親民之功至於如此不過自明其德而已亦康誥曰克明德次太甲

次帝典次皆自明也自明不已即所以為親民湯之盤銘次作新民

次新命　至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君子之明德新民豈有他哉亦不過止於至善

而已詩云邦畿次緡蠻黃鳥　至　鳥乎止於至善豈有他哉惟求之吾身而已

詩云穆穆文王　至　止於信子曰聽訟　至　此謂知本又即親民

中聽訟一事要在其極亦必本於明德則信乎以脩身為本矣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

也脩身工夫只是誠意就誠意中體當自己心體當令廓然太公便是正心功[illegible]所謂脩身在正

其心者一章[illegible]所謂齊家

在脩其身者一章[illegible]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一章只是脩身只是誠意所謂平天

下在治其國者一章（又說歸脩身上工夫只是誠意）

陽明自序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手己謂之明德以言手人謂之親民以言手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為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大學問（有全本行世不俱錄茲節畧其要語）

大學者昔儒以為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廼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按天地萬物一體之說程伯子非為大學而發陽明不過援此以證其親民說耳聖學先明體而後適用非因適用而後明體也今謂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明德故許敬菴有因用求體之議）

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廼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模測度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

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按至善以理言良知焉心言以仍不同即以學

事物物各有定理立言何至人欲肆而天理亡遂大亂乎天下指斥朱子忍哉已甚

致者至也知云者致乎衰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廼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為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耳按此一段發揮良知極有力但大學一致知中間無良字朱子解作推極吾之知識語意渾然德性之知與聞見之知俱在內陽明專主良知故無取於推極知識之說然致字亦須辯作推極始得

曰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為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按意所在之事為物物從意起憧憧往來反增一障必如樂記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為當故程伯子曰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然後意誠不動等語則益精矣

傳習録

徐愛問朱子以親民為新民於傳有據先生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據乎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作字正與親字作對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與新字無發明如親賢樂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皆是親字意孟子曰親親而仁民親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敬敷五教堯典克明俊德便是明明德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說親民便兼教養說新民便覺偏了按孟子分明言君子之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與仁自有一本二本之辨

（）問朱子以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曰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然亦離不得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人欲之私者得之按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為外義窮究義理非義外也

（）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曰心即理也天下無心外之事無心外之理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

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治民不成去民上求箇仁的理交友不成去友上求箇信的理只在此心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治民交友便是仁與信又問事父如温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亦須講求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大頭腦譬之樹木孝是根許多條件是枝葉先有根然後有根葉（按心有道心人心之分謂心即理則不當云人心惟危不若朱子具衆理而應萬事爲當）○徐愛云始聞先生之教如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學問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始皆落落難合久之不覺手舞

足蹈（從古以來無此議論異哉）○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又云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即孝親便是物又云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心即性性即理不可析心與理而為二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為善為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按性惟一善謂性即理可心有不善謂心即性不可朱子有尚）○問知至然後可以言意誠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

到岐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按致知如問路克己如行路臨事而處如臨岐更問）○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相合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即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曰大學工夫即是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為主去用格致工夫始有下落即為善去惡無非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即茫茫蕩蕩無着落處須添箇敬字方才牽扯的身心上来（按誠意以格物經當云意誠而後物格知至矣）○問大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如何大學又說箇厚薄先生曰惟是同體自有厚薄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踰越（按大學理一而分殊原無取於一體之說）○問先生嘗

謂善惡只是一物此兩端正如氷炭之相反如何只是一物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箇善又有箇惡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聞先生之說則知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云性過與不及之間耳其說皆無可疑○門人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物亦是無善無惡的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

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脩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

異日各舉請正先生曰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裡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熟後渣滓盡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接利根人德洪之見是為其次立法的既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用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此是徹上徹下

功夫只依我話頭隨人去指點按大學明言止至善易傳言繼之者善中庸言擇善孟子道性善陽明亦屢言至善是心之本體矣何故又以無善無惡明宗

書答

陽明答陸原静云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無內外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静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静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静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静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静也

按良知良字含有中意而知字已涉發用當屬已發之和而以為未發之中是不以程子纔思即是已發之說為然也理無動動即屬欲語意從樂記來然理乘氣而動動未必皆欲

答南元真書云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為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為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按顏子初欲求道於高遠故未領其要及聞博約之訓然後知事物皆有定理而不立精粗內外二見見道卓矣乃云顏子止是求心而不知博文正格致之事約禮正克復之事非所謂窮冥昏默者博約惟一理而各有工夫不可云博文是約禮之功

正德庚辰春陽明以所注大學古本併朱子晚年定論寄泰和羅整庵先生整庵答書曰承惠二編珍感切詳大學古本之復蓋以人之為學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聖人之意殆不其然於是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直以支離目之會無所用夫當仁不讓可謂勇矣竊惟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顏淵稱夫子之善誘亦曰博我以文文果內邪外邪是無難辯者凡程朱之所為說有戾於此者乎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顧

經既有此文理當尊信又不容不有以處之則從而
為之訓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
於正也其為訓如此要始之內而不外以會歸一處
亦嘗以此訓推之如曰意用於事親即事親之事而
格之正其事親之事之不正者以歸於正而必盡夫
天理盖猶未及知字已見其繳繞迂曲難明矣審如
所訓茲惟大學之始苟能即事即物正其不正以歸
於正而皆盡夫天理則心亦既正矣意亦既誠矣繼
此誠意正心之目無乃重復堆疊而無用乎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吾之有此身與
夫萬物之為萬物孰非出於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

理也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觀之我亦物也渾然
一致而已夫何分於內外乎所貴乎格物者正欲即
其分之殊而有見於理之一無彼無此無欠無餘而
實有所統會夫然後謂之知至亦即所謂知止而大
本於是乎可立達道於是乎可行自誠意以至於治
平庶乎可以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學者之資禀不
齊工夫不等其能格與否或淺或深或遲或速詎容
以一言盡哉惟是聖門大學之教其道則無以易此
學者所當由之以入不可誣也外此或誇多而鬭靡
則溺於外而遺其內或厭繁而喜徑則局於內而遺
其外溺於外而遺其內俗學是已局於內而遺其外

禪學是已凡為禪學之至者必自以為明心見性然
於天人物我未有不二之者是可謂之有真見乎今
欲援俗學之溺而未有以深杜禪學之萌使夫有志
於學聖學者將或昧於所從恐不可不過為之慮也
又詳朱子定論之編盖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爰
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尺數十卷之摘其
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為得於既悟之餘
偶考得何叔京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
六年今取答何書者四通以為晚年定論至於章句
集註則以為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
之太果也

陽明覽整庵所遺格物之旨不契復致書云格物者
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
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
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
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理之主宰而言則
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
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
之物

羅整庵復為書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
正以歸於正也此執事格物之訓也向蒙惠教有云
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

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来無此議論此高明獨得之妙夫豈淺陋之所能窺也邪然誨諭之勤兩端既竭固嘗反覆椎尋不敢忽也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其為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為物也一而已矣就三物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者果何物邪如必以為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此愚之所不能無疑者一也又執事嘗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

是一物諸如此類不妨說得行矣有如論語川上之嘆中庸鳶飛魚躍之旨皆聖賢喫緊為人處學者如未能深達其義未可謂之知學也試以吾意着於川之流鳶之飛魚之躍若之何正其不正以歸於正邪此愚之所不能無疑者二也又執事答人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當云知至而后物格不當云物格而后知至矣且既言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言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然則天理也良知也果一乎果非一乎察也致也果孰先乎孰後乎此愚之所不能無疑者三也書既成將寄之而陽明卒念非一家私議因附於困知録中

○羅整庵先生曰庚辰春王伯安以古本大學見惠其序乃戊寅七月所作序云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格物以誠意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復

而體正體正而無不善之動矣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本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本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支與虛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為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罪我者其亦以是夫此其全文也並無一言及於致知近見陽明文録古本大學序始改用致知立說其結語云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陽明以良知為大頭腦其初序明斥朱子傳註為支離何故却將

大頭腦遺下豈其擬議之未審歟合二序而觀之安排布置委曲遷就勞亦甚矣然於大學本旨烏能掩其陰離陽合之迹乎

斯原謹按陽明先生翻刊大學古本一遵鄭玄序次而傍釋其義者也大學問如朱子之或問傳習録如朱子之語録大都言經傳之不必分也格致之不必補也三綱領傳之不必移也親民不以新言而以親愛言至善不以造極言而以本體言格物不以窮理言而以格去物欲言蓋言言與朱子相左者耳經生學士家相與諍論者近百年矣或曰大學總是一篇文字未有經傳之分而朱子分之或問所据不嘗明

矣今觀大學在戴記冠昏義諸篇之上近世王順渠著論謂冠昏義既為儀禮之傳以類相從則大學首章為經誠意以下為傳不為無據此亦發先儒之所未發者也格致傳之有無不可知但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分明是格致傳結句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一簡安知其不脫畧哉近世金一所先生獨謂格致傳本缺而言不缺者未之思也傳釋三綱寔入誠意章内理當釐正而遵信鄭本俱跟誠意章來强事聯絡猝於移技接木苗脉絡不相似近世李見羅先生大學義不從康成而從晦庵者亦從乎人心之所同然而已親新二字前後不同均出古本從前則倍後從後則倍前程朱以傳正經陽明以經正傳孰是孰非或曰君子之於民也仁之而弗親孟子嘗言之矣以慈愛則二本故也或曰親新二字通用宋王應麟氏曾言之矣以予小子其新迎證之是也近有見傳作新民經作親民求其說而不得直以綱領三傳為漢儒講師附會之言而欲一併刪削者此則程朱所不敢言而言何容易耶以至善為本體朱子章句内所謂事理當然之極與夫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皆直指天命人心之粹然而無襍者當之惟或問中有不可安於小成狃於近利必以是為明新之標準等語故造極本體二義朱

子皆有之衆業家專主造極而遺其本體故近世議其有半明半新之病而陽明專主至善為吾性之本體正與朱子章句相符合而千古不易之確論也若以為與或問不同而駁之則過矣若遵或問而忽章句則舛矣陽明以格物為格去物欲乃遏欲存理之旨循其言皆可入道何嘗不是第大學一書乃古人為學次第者當自窮理而入所謂自明而誠非自誠而明也若以格物之物為物欲則物有本末之物亦當為物欲乎程朱窮格物理之說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但陽明門人或引中庸之戒慎顏子之克復未嘗以窮理為先不應大學以格物[illegible]

亦嘗言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顏子亦嘗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矣柰何以窮理為非哉然陽明格物之訓一曰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一曰用誠意以格物一曰意之所用為物一曰理在心而不在物當致良知於事事物物之中近世羅整庵胡支湖呉悟齋諸公昌言辯之皆已切中肯綮矣獨理在心不在物之說如事親不應在親身上求孝之理事君不應在君身上求忠之理交友不應在朋友身上求信之理治民不應在百姓身上求仁之理觀此則理義由衷而出誰曰不然但其中有在物為理處物為義之分間不容髪最難持論者也親有孝之理君有忠之理朋友有信之理百姓有仁之理分既不同理亦各異此所謂在物為理也親而事之以孝君而事之以忠朋友交之以信百姓撫之以仁此所謂處物為義也正猶告子所論彼長彼長彼白在物之理也乃不以為理而誤以為義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之處物之義也乃不以為內而誤以為外故孟子深闢之若朱子求定理於事物之中則窮理之事也陽明致良知於事物之中則處物之事也窮理在先處物在後故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今執處物之義而遺在物之理宜乎謂理在心而不在物致使後之學者誦朱子之言則曰有物有則理誠在物誦陽明之言則曰物各付物理誠在心二者交戰於中未能自決久之遂自信曰與其是外而非內無寧是內而非外也與其是內而非外無學內外之兩忘也紛紛聚訟尚未歸一是謂百年不了之公案尤將俟夫後之君子

湛甘泉先生大學語録

大學即是國學人生十五入大學教以大人之學何謂大人這箇大人即易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的大人大人渾然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物我體用全具的人故大人之學為說明德而不足又說親民說明德親民而不足故又說止於至善明德即吾心中正之本體本體未嘗昧人自昧之耳常存此心昧爽丕顯使無一毫私蔽這便是明明德明明德則體具矣未及言用故又言親民這親字即百姓不親之親親則見得與物同體便痛癢相關養之教之之心自不能已便視之如傷便痌瘝乃身是謂在親民明德親民體用具矣的於何處下手故又言在止於至善至善即天理純粹便是明德親民體用一原皆在於此此三言者皆是一事非有三事是至善乃明德親民之奥是乃一章之大頭腦處下文只說止至善的工夫更不必說明德親民所謂格物者即此物也知止是知至善之理到至處惟其知之深是以能定靜安慮得而行之至所謂知行並進者也譬如識寳者自能求之知芻豢之味者自欲食之有不能自已者矣故知之功最先最切大這一叚知行並進之功乃止至善之功也下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者欲人知上文止至善及下格物乃為本始先務之

急以承上止至善之說起下格物之說也其下兩節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逆推本直至格物又自物格順馴致至天下平可見格物為聖學一大頭腦見首節止至善之為獨到之地也格物即止至善也其後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節末古本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蓋以脩身申格物見格物乃以身至之之義而非聞見之知以為格物也伊川先生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涵養寡欲皆兼行義非獨徒知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亦此意正與古本大學以脩身說格物之意同爾

大學者學其大者也物我同體故曰大明德得於天之理民同得此理者在心為明德在事為親民實非二事成己成物皆性之德也至善者吾心之理即明德親民之理體用一原者也程子曰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成德是至善故此下至天下平是止至善事

心體無不正也無不正也者何也無物也無物故神心者人之神明也四私有一焉則蔽蔽故失其所以為神明矣故不正不正故不在心也者所以神明其百體者也故心不在則視聽食味之職廢而百體不仁矣故脩身之要在正心也

子謂平天下章凡六段何以知其然也曰吾於經文而知之也自首至絜矩之道統論絜矩何也曰以兩言絜矩之道之相應當為一段故曰統論絜矩也曰其下三段何取也曰以三言得失也其語脉當為三段也故吾曰自樂只至失國通言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乎人也自先慎至失之矣言理財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乎天也自楚書至以失之又言用人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乎天理也自人心而天命也自天命而天理也天理在吾之一心故曰其言微矣其第五段何以也上言得本財末財散民聚而未竟其說也故此言生衆也食寡也為疾也用舒也好仁

也以財發身也所以盡前段之義也故吾謂自生財有大道至非其財者也又覆言上意盡理財之道也曰孟獻子至終一段何以云合言用人而具理財之道曰上三段者皆分用人理財二事而言之也至此又合二者而言之也若曰欲理財盡夫仁義者必去尚利之臣也則君臣上下一於義也然後國家可保菑害不生矣曰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先儒以為善之上當缺一不字而連下國家為句子以善之為句何也曰以文理推之而知其然也若小人即不善矣而又云不善之小人豈古之立言者然邪蓋貪利之君不覺小人之非而反以為善也如神宗之於

安石也呂正獻公曰小人聚歛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怨歸於上也此之謂也

斯原謹按甘泉先生論大學以至善為聖經大頭腦格致為聖學大頭腦則皆至當不易之論先生着述最多嘗以隨處體驗天理立旨又謂勿忘勿助當是時天理自見又謂至善是心之本體不當於事物上尋討夫謂事物上無至善是有物無則也委有可疑矣但陽明議其隨處體驗天理是義襲而取之然則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亦可謂義襲乎整菴議其勿忘勿助四字只是體認工夫不當云天理自見然此句正與明道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恐未可非也惟胡文湖有云甘泉言勿忘勿助當是時天理自見此言是也間復以勿忘勿助即為天理則不然蓋自見與即為意致相去遠矣甘泉著楊子折衷亦猶朱子之闢象山也特以其師白沙而友陽明彼此牽制未歸於一以致整菴子亦議其為禪矣

大學通考卷之八

後學臨頴劉斯原編輯

吳悟齋先生與王龍溪辯格致

答王龍溪書曰近得陽明提點良知二字令人言下直見本體又賴二翁遞相發明使其說汗漫海內即来論數百言又何待来添註脚也来於陽明不信中起深信於二翁則又於深信中生不信故所急急求正而以格物之說先之者誠願効忠於二翁俾一深信合并耳来諭謂文公之說支離有晚年誑已誑人之悔来謂今日良知之說支離殆甚其誑已誑人殆甚則未見有能悔知文公大勇知文公者文公於本體何嘗不見特其註解篤信舊聞不敢自立知見自任主張故以窮理訓格物以推極知識訓致知即所謂窮理者易文也所謂事物何曾不是這箇物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豈可指為逐外事物耶即所謂推極知識與良知之旨未嘗差別吾心原有本来知識安得以文公所稱即指為學癒為意見為知解而盡非耶來竊謂格物者吾心靈明上格天下格地明格人物幽格鬼神大而五品小而三百三千無不貫通透徹無有內外無有靜動不容纖毫間隔不容纖毫加減何在非格故曰體物而不可遺體物即所謂格物也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通故即所謂格

物也格物者致知之實功也曰致知在格物蓋吾儒之實證實脩所以異於禪家者此也禪家之學只在不格物吾儒之所以大中至正行之萬世無弊者正在格物今講學之弊有二其一則以良知本來無可脩證若欲脩證便落二乘其弊使人懸空守寂無所事事截然不著格物工夫其一則以知即是行凡見之行一切應迹皆可放過其弊使人見這光景自以為足不復脩行遂至好貨好色日乾沒於其中而不自知且不自以為非是看格物為不緊要工夫二者緣於良知本體未曾徹悟蓋傳流之誤非二公之為教則然也來以為良知二字已足傳說愈多愈添障

弊又失宗旨所謂支離太甚也言言良知事事不良知安所為逈照乎所謂誑已也且以是教人誤後人所謂誑人也其故只緣格物上看得輕其蔽使人不信其行并不信其言又不如一等高明標厲之人猶足以立此身於無過之地彼且深避我知避瘧者則二公宜為吾道愛惜思所以自救以救后學斯可矣來諭謂文公師承專在讀書窮理循序致精居敬持志尚隔幾里公案來謂特是進脩可以寡過尤不失為躬行之君子若道這公案又行不掩言任意糊塗甚且裂羞惡是非之藩而盡撤之其弊為無所忌憚之中庸總之於大道未聞也

公曰若專指格物為窮理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不惟繫辭之義有偏亦非大學之本旨夫謂窮理雖未盡格物之義其實窮理亦一格物也即如公所說仁極仁而后謂窮仁之理來則曰窮仁之理格仁之物也義極義而后謂窮義之理來則曰窮義之理格義之物也仁義生心之物也達之有事物之物焉詩曰有物有則則乃天則也因物而生物雖在物則常在我以我之天貫徹於事物之中正感正應不過其則正謂之格則雖在我常貫徹於事物之中由物而後有格之名格之云者合知與物而名之也故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格物也絜矩曾子之格物也體物

而不違三達德五達道九經三重子思之格物也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易之格物也六經所載何莫而非格物無人我無內外無大小無不歸於天則之謂格故必物格而后知致公謂繫辭所謂窮理兼格致誠正而言來之所謂窮理亦兼格致誠正而言不但兼格致誠正亦且兼脩齊平治而言恐公於陽明良知二字信得及而於聖經在格物三字未信得及時故曰只緣本體未徹為其有良知障子在其胸中也

公曰根於良則為德性之知因於識則不免假於多學助又曰信得良知及時則知識莫非良知之用不明

根因之蔽治習舊見而遂以知識為良知其誤矣嘗
千里而已哉此正来之所欲求正者夫知識有假於
學慮者正不是本来知識亦不可謂之良知之用然
本来知識從不知不識中来者便不可謂之外来
知識知與識同出而異名識之明處謂之知知之遠
處謂之識公認識為外来則謂之假助来謂識根從
知出凡知識皆良知但在慮於不慮中分耳知天道
也慮人道也識非慮也故曰凡良知良能皆屬用何
者感而遂通良知良能皆性之通矣既曰根於良若
如所云語良不語知但謂之良不可謂之知語知不
語良但謂之知不可謂之良良知云者合良與知言

之也則不知致知之知屬良乎屬知乎屬體乎屬用
乎抑合而言之乎来以為良知生機也故曰凡良知
良能皆屬用非謬也正當以學慮不學慮分内外不
當以良知與知識分體用此非身坐堂上者未易以
語此也
公曰意者心之發動知者意之靈明物即靈明感應之
迹信斯言也則意也知也皆屬用也来初悟時其於
此一片明白地盖皎皎然在其胸中亦且三箇月其
後不能行持係任漸漸磨滅根不能再見此也以是
而知格物之不可無也然其悟時謂之不見不聞真
見其不見不聞謂之無思無為真見其無思無為謂

之天真見其如天之清謂之地真見其如地之寧乃
人之靈氣結而為心也此所謂中也仁者靈氣之元
也義者靈氣之利也禮者靈氣之亨也知者靈氣之
貞也皆靈氣之生意也惟其知此之謂良知良知者
乃其意之常明常覺處非靈根也今以良知為靈根
何啻千里辟之天蒼蒼然而已矣天無日月則萬古
長夜人無良知則人心長夜故曰為之有要良知是
也然日月不足以盡天而謂良知足以盡道乎至於
格物則詞同意異如来之說不特文公之格物陽明
之格物二說皆具凡千聖五經作用無不具凡諸儒
之說無不具當克己即克己正温公所謂扞禦云者

亦一格物也當反身即反身楊中立之所謂反身而
誠者亦一格物也當窮理即窮理即程朱之今日格
一物明日格一物亦一格物也當正物即正物即陽
明所謂格不正以歸於正亦一格物也故曰格於上
下此上格天下格地也有耻且格三月有苗格格君
心之非此明格人物也神之格思此幽格鬼神也何
莫非物何莫非格耶
公曰文公云天下之物皆有定理陽明曰物理不外於
吾心兩家之說較然不可強而同也如物有本末事
有終始非天下之物皆有定理之說乎苟以意逆志
自能得之若以文害辭則六經無一完語文公曰吾

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其具衆理而應萬事又曰道體無為人心有覺即此數言於文公何嘗不見即陽明與公發明數千萬言何曾出得這一語未可以其註解凝滯而盡非之也

公曰良知心之本體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前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后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故以来所謂未發之中為分靜動所謂良知為心之用為非毋惑也但子思子未發之中一語漢唐以来無人會得惟周子無欲主靜之旨明道廓然之語有以發其秘藏何者天地萬物皆從無生無欲者心之本體廓然即無欲之景象故自不見不聞以至無聲無臭成始成終約之於無此聖學之宗公前書謂龜山豫章延平遞相傳授每令觀未發以前氣象是也公乃以已發前未嘗別有未發者在此其意本欲合未發已發而明心無動靜之意殊不知落在已發上遂失聖賢本領工夫其弊將使吾輩為無體之學第恐公用力原未見得未發以前氣象則所謂良知心之本體亦祇在已發上見此良知為已發之體原未曾於謂未發上見良知為未發之用心無常發發因乎感物無常感感因乎時吾輩用力與其動中觀靜未若於靜中涵動夫已發之時何嘗無此未發之體但須先得此未發之中而后能見此已發之中流中尋源不如源上觀流枝中尋根不若根上尋枝公信以為動中觀靜矣夫聲動有止息時氣機亦有偶定時此偶定雖非寂然之體然寂然之體亦有可見本無喜喜何在本無怒怒何在以為無此未發之中則以良知為心之體云者亦恐未見心之真體也来實以吾之真體無知也纔說知便涉於發矣程伯子曰覺悟便是性此良知也又曰物来則知起故曰無知無不知是之謂良知無知者即無不知之未發也無不知者乃無知之已發也辟之鐘惟空故有聲未扣未嘗無已扣未始有此未發已發之喻也無聲而無不聲此無知無不知之喻也然既謂之聲則涉於發矣謂此無聲而無不聲為鐘之體其實鐘之所以無聲無不聲者則以空也空乃聲之體聲乃空之用故曰良知心之用者此之謂也無聲有聲惟其所扣而空體常在然惟未發之時寂體乃見此千載學脉願潜究之

公曰知行合一前人辯論多矣如来教所指此特究其理之合如此耳其實知曰知行曰行謂知之真切篤實處謂之行行之明覺精察處謂之知可也謂知即行行即知不可也謂知行合下巧力俱到可也謂聖知無始終巧力無先後不可也既於知行合一矣又良知是知行之本體是分良知與知而二之矣来以

為知即良知非知之外別有良知非良知之外又有
一知但以慮而不慮分良不良不宜以知與良知分
二體乾知太始非此知之外別有良知僞擬知愛知
敬非此知之外又添一個良知不可執斷見之知遂
謂吾心之中有兩知也至所謂格物者公則合知行
工夫而後謂之格來曰行其所知謂之格此二句原
無大異但來所謂行其所知正誠明合下所謂自明
誠也公則行無所指未免補出知即是行此其中都
大不同夫夜行必以燭誠意則其行也知即其所秉
之燭也到處即是格若以為知行分而為二然則條
理始終孟子亦分而為二矣自誠明者行該知也自

明誠者知該行也然則行中何嘗不有知或與其就
知上發明行不若就行上發明知程伯子曰明得盡
渣滓便渾化又曰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又曰學必先
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又曰責善之道要
使誠有餘而言不足此來區區請教之微意也

公曰意之所用為物來前書曰盡內之物曰心曰意曰
知皆謂之物則意之所用何莫不可謂之物哉但細
玩公之所指則意之所用不以物言而以事言不以
事言而以意言夫意之所至為物意之所用為事事
即物也知事親事君君親物也意有所用用必有事
事不必同莫非為君為親故事之所在即君親之所
在也若以君親非物意之用謂物如此則偏而不全
似有舉內遺外之病何者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而身
以心為之主帝王相傳正心二字盡之矣而誠意一
語乃正心斬關定命本子而致知格物正誠意用力
處誠譬則力也知譬則巧也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云
者自明誠合下巧力俱齊而物正射之所至之處也
吾人生聚於倫物之中不能離此倫物正於倫物上
盡遂其間若謂有意而后有物是先有應而后有感
若謂物非物也意之所用為物是萬物之物與意中
之物成兩物也又不知訓萬物之物為何乎天下之
達道有五五者天下之大物也不曰物而曰道以其

備於我也萬物一體合內外之道也以意之所用為
物是有內心也有內心即有外心便不是萬物一體
之義故來謂物即事物之物

來書云於此三者（已發中觀未發云知行 一又云意之所用為物）合契悟得徹
則凡所謂禪學俗學本體工夫天道人道等說皆可
迎刃而解誠然矣愚謂前項諸說即從來教宜無不
可獨此三者雖欲强去其己之見以從公之見不可
得已公就己發中觀未發未免為截前之學不如從
未發上觀已發辟之鏡空體常在任其妍媸美惡而
應之也若以照體言不以空體言其弊將使人泥裏
洗土塊畢竟討不得明白不敢奉命也公以知行合

一衍教其弊將使知行混淆不復求行非前聖所以
立知行二字之意不如直就知訓良知就行訓行之
為易曉也公以意之所用為物其語似新但從古聖
賢所立物字之物為非其弊使人信心自用不復見
之倫物之間未免為斷后之學不如直以物訓物之
為易曉也吾輩講學歸在理明諸心可見之行即龔
后儒之餘唾不必廻避公有心避后儒之餘唾必欲
仲其師說此乃學問中一大病其為良知之障殆甚
若責其與陽明宗說契悟未盡則來原欲求明此理
不能曲生意見而強附之矣

答陸三巖書云自古聖學只一正心而心所弗正以意
之故孔門消息只在王伯誠偽間討致知者觀法也
所以考其誠不誠也著誠去偽歸之正心而止故曰
明善誠身誠即正心即生所謂正念良知乃正心之
靈明而靈明之照臨處謂之物正心流行於事事物
物之間斯謂之格誠之一字大學真訣故格於鬼神
只在洋洋如在一念之中易觀卦即儒門觀法曰盥
而不薦惟此盥而不薦正洋洋如在之初而正心照
格之極處以此格神何神弗格以此事親即格親以
此事君即格君故誠之至處謂之格誠之所至必有
其物一以貫之所貫即物至之一語最妙惜程朱二
夫子用之而未究其義陽明近之而尚隔一塵

答歐陽三溪書云大學止至善三字聖功已畢又何添
下面許多名色性靈無相知與善同體而異名善外
無知知即善之靈明知外無善善即知之本體佛氏
之學斷棄倫物直以一語截下吾儒却須正其名義
方可入頭豈是前古聖賢簸弄文字直是為后學設
階梯重重指出令其步步可依有明德之明有明明
德之明總是這箇明體有良知之知有致知之知有
知止之知總是這箇知體善何以明也欲明乎善則
明以本體為工夫良知何以致也欲致良知則致以
工夫為本體故曰良知鏡之光

答陳豹谷書云吾儒原有性宗却被禪門道去其曰心
如明鏡是也然此明鏡本來明明一惹塵垢便須磨
刮此易之自昭與大學之在明乃吾儒宗旨可謂倚
天長劍揳透端的斷人命根者矣人但不實做做則
念念精專便是聖功即此念念便是磨刮即此磨刮
便見本體若謂落在念上此言念不可落耳安可不
念克念作聖亦是念上故正念為聖教丹頭

又答陳豹谷云自然而明其本體也必須磨刮以還初
體若以為落佛氏之第二義則正欲破此一說當初
神秀就工夫言惠能就本體言其實工夫本體不是
二事即如惠能何曾廢得拂洗功夫後人因見惠能
得傳衣鉢便說超悟說第一層事丢却拂洗工夫故

檀溪以後佛法流布中國所在高妙只是做佛不成衣鉢亦遂不傳則超悟之說誤之也

答劉凝齋書云道不遠人誠能動物夫子恐人外物以為知也故曰致知在格物孟子恐人逐物以為知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此一開一闔之語文公求之於事事物物者稍支離而陽明於意之上又起一物反增纏繞天下一感一應而已感即物應即知貞應即格文公與陽明所誤者都緣將此語作求端用力之要故兩失之其實此語只是教人不遠人以為道於事物上致此良知耳其求端用力之要誠意一語中包羅都盡

答蔡肖謙書云鄙人格物二紙蓋見近日講學者不著心身既心身照管不到安謂之良知安能平治天下將此種學問為天下后世一大蠹故將格物一語提出欲就自家心身事物上日著日察與其求靜於靜不若求靜於動靜中之動動中之靜消息最真來教云萬物生於心君親其最大者又引白沙語云自茲以往更有分殊處合須理會毫分縷析誠然誠然但其中尚有商量處理一分殊當下語致知格物當下語毫分縷析乃真正格物日乾夕惕以貞正格物所謂格者即吾之良知貞通乎徹於事物之中也故格上格下即徹上徹下之謂也川流者大德流也分殊者一之殊也此一貫之學

答錢緒山書云格物二字枉費多言徒成訟端鄙亦自厭然學至此處又不得不辯文公之格以知言故曰窮理然窮理固一格也陽明之格以行言故曰正事然正事亦一格也就知言知就行言行何莫非格耶以文公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之言為非蓋未免以文害辭天下國家身心意知莫非物也平治脩齊誠正致莫非事也君親物也事君事親事也求理者窮此事親事君之理也理本我理求亦我求何曾教人於君親身上討出孝忠耶此語自好但未盡耳即所謂格者正也正吾之事君事親之物也此語亦好但未透耳來謂有物必有則則不在物亦不在我因感而起若有規矩不可增減謂之天則以吾之天則則物所謂絜矩正格之義窮理固在其中正事亦在其中凡用處皆物凡致用皆謂之格致知以吾之明言格物以明之所至言窮理正物皆致用也龍溪又謂來之良知與陽明良知尚隔一塵大意以來之良知就明處言陽明先生該本體言若此豈特隔一塵哉吾心中有正念此所謂誠也既謂之知則正念中之光明此所謂明也以物對知則良知為體然析以為良知之體者豈易易言耶

答錢緒山書云集中云離物不可以言[illegible]曰心不離

乎人情如曰合內外通物我而一之曰物曰人情非
物而何曰不離曰合曰通而一之非格而何郤不以
此語訓格物又曰物者非外也良知一念之微從無
聲無臭中著見出來格物者順其帝則之常不使一
毫私意間隔於其中也若無私意不待格而自無不
格若有私意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則斯語又覺[illegible]
矣帝則即物則即天則乃吾之良知因物而[illegible]
貞應不可增減之則也以人治人其則不[illegible]矩不
踰矩順此則而已矣則不在物亦不在[illegible]物
亦在於我何者無物不起知無知不應[illegible]云
者正不離物不離人情之謂也格之云[illegible]
則之常乃吾之良知一念之微從無聲無臭中著見
於事物者也良知在我隨物之來而順以應[illegible]即此
順應便是天則此之謂格來又舍此而曰物[illegible]知
之著見格乃格其不正之私意則既言誠意又言格
物頭上安頭竊恐天子不如是之贅詞也則未知翁
所謂物所謂人情者復何所指而所謂合所謂通者
補湊何處程伯子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
怒以物之當怒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
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此數語犯今日講學之
病
答鄒穎泉書云經云致知在格物正所謂欲明孝德非
徒超悟吾孝之理已也必在竭吾之所以事父者竭
吾之所以事父若即窮吾孝之理也即行吾所明也
即格也欲明弟德非徒超悟吾弟之理已也必在竭
吾之所以事兄者竭吾之所以事兄者即窮吾弟之
理也即行吾所明也即格也明庶物察人倫舜之格
也陳說經史薛先生之格也習禮講小學陳先生之
格也明心易行所明難故曰在格物在云者一字訣
也以一句言乃五字訣也
斯原謹按先生所輯證道編皆為新學而發也時龍
溪王公畿為陽明入室弟子倡明良知學先生書答
往復辯之尤力龍溪曰良知心之本體先生曰良知
心之發用龍溪曰知即是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先生
曰知即是行知為重不行不足謂之知行固尤重與
龍溪曰良知乃德性之知而知識假於多學之助先
生曰知與識同根而異名龍溪曰意之所用為物先
生曰有心中之意又有意中之物意上起意反增經
繞至與陸三巖趙大洲陳豹谷錢緒山諸公長篇大
牘無非辯明此事識者謂困知記證道編二集乃聖
賢正法眼藏為宇宙間不可磨滅之書信然哉獨先
生格物之說曰格者知之所至以良知貫徹於事事
物物之中又曰誠之至處謂之格誠之所至處謂之
物當窮理即窮理當克己即克己當正物即正物當

反身即反身上格天下格地明格人幽格神從心不踰矩孔子之格絜矩曾子之格三達德五達道九經三重子思之格蓋包知行以為格而衆說畢具尚未歸之一也錢緒山遺之書曰公之格物不免名色太多而先生三致書辯之嗚呼以先生之卓識如此而格物名色稍多緒山即從而擬其後信乎道之難明也

王新城先生太學申教録

問德性之知見聞之知曰知一而已德性未嘗不以見聞通特患為見聞所梏道未嘗不以人心達特患為人心所勝道心人心一心也德性見聞一知也又曰程朱格物之義何嘗不納之身心今有志於學者日用之間於書未嘗不讀於事未嘗不審於人未嘗不察於政務兵民利害聞之亦未嘗不究其所由是未嘗不由於程朱格物之中也陽明亦不能盡外程朱之格物但陽明以簡要為功至其矯枉之過却將自古聖賢諸衆學古學文遊藝之方穽寥不以為訓是以其流之弊又曰陽明揭示本原刊落支蔓有功末學大矣中間至論自有不可易者特其矯枉之過故傳之不能無弊陽明之言往往欲拯萬世之弊余之言又以拯陽明之學之流弊也陽明嘗自云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污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援蓋矯枉救傷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近來漸流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有足憂然則陽明固慮先及矣又曰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陽明之言可謂明切過白沙矣又曰

國朝理學薛文清公可謂克承絕緒卓然矣觀讀書録其言皆自苦心極力中來當時無師友講明心一於載籍事物上研究却亦能念念反求踐履篤實又曰

羅整庵言此理誠至易誠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以進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乎問學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者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為此說者適有以投其所好中其所欲人之靡然從之無怪乎其然也然其為斯道之害甚矣又曰理不在氣之外性不在虛靈之外所謂良知則因以德性之知言也但人不皆聖以氣稟物欲蔽其德性之知多矣故孔門之教必博文而約之以禮必擇善而固執之今學者執良知之說脫畧問學專崇悟入誠簡以佚矣然

自古好問好察學古有獲學聚問辯好古敏求詩書執禮博學詳說皆不免為汗漫而三省四勿九思六蔽皆屬支離矯輕脩慝利仁强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歸義襲聖賢相傳數千百年開引學者之義一舉而盡棄之則曰我非如盡臧諸相以事理為障者噫吾不敢從也又曰孔子所以為萬世師賢於堯舜以有六經也今世以誦習講求俱為末事而不必為則孔子不可謂之有功萬世而享無窮之祀矣盖已嘗言朱子當不能一日安心於廟廡之間此其亦可推之外孔子也崔後渠云今孔子之六經猶襄獻之王周漢也驟强之臣外曰周漢王室然別出令教自

立社稷矣此言雖激然亦有當又曰甘泉言勿忘勿助當此時天理自見此言是也聞復以勿忘勿助即為天理故陽明不以為然陽明之論任知太過故甘泉以為空知甘泉以勿忘勿助為忠信為天理故陽明以為虛見然陽明言致知格物未嘗遺學問思辯之功得之太遽則為空知耳甘泉如言勿忘勿助之間於此可以得所有事之真體則為無弊又曰象山之學先立乎其大者然未嘗不在人情事變上用功讀書故過夜分陽明之學祖象山然其言每過偏盖出於矯枉又曰象山晚年已覺其偏陽明晚年愈遂其偏所以不及象山君子論道論學為斯道為斯人

則有不得而苟同者楊朱墨翟皆大賢也其人亦何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其學之流弊必至於此當其時楊墨之言滿天下人亦皆言其傳先王之道孟子獨闢之豈得已而不已哉

斯原謹按先生申教録乃為南司成時所著也論格物言陽明亦不能盡外程朱之窮理而矯枉過甚遂以為不足訓也正猶朱子嘗言陸子靜讀書至枝分而誨人不以讀書為先之意嗚呼象山非不知讀書之為美也為學與人同而講學與人異勝心矯之也申教録亟稱陽明求靜之心即動處動之心非靜二句為遠過白沙而鄧氏泳化猶以[illegible]

魏莊渠先生大學指歸

大學言明明德新民而後以止至善終焉此何以首言知止曰終始一脉止於至善者定性也知止教人見性求悟入之功也如何是止曰吾心被物牽動念念遷轉無停時豈吾性寂然本體知止而後有定悟入後教以執持之功也性不妄動其妄動者血氣也志能帥氣全在執持只此是着力處亦便是得力處定與靜何別曰執持而後靜曰定不執持而自定曰靜靜者聖學之極功何以又言安曰此兼境言是處皆靜謂之安何以又言慮曰此又兼有事言動而徵照謂之慮至是則靜亦定動亦定是之謂真止心之未靜以思慮多也何故收功在慮曰思無邪則思慮不當慮而慮當慮弗能慮矣

八條目文相應也何獨致知言知至曰致之而後至也致也者精專造至也者真切也朱子謂言極至不若言切至乃與誠意相通心也意也知也物也何別曰心本體也意心所顧爲也諺云主意知心體之明也物則日用事物是也格者撥正之也俗學以多聞多見爲知是故舍本逐末格物知本也知至則知止矣不能及本還原不可言至意誠與定相通脩猶補完也吾身百行出焉不脩則不自知其缺壞也齊猶整也化成若一也治理也物各順其則也平均也天

下爲公也

此下三章釋經皆意在言外略宣其意人皆有是德而弗克明康誥克明德德從何來若何明之太甲顧諟天之明命顧常目在之也諟審定而言也心之漏在目在口多矣天以道理全付於人與民同大帝典克明峻德此皆自明我明德而明明德於天下包舉其中矣

明明德只說自明新民必本於自新始盤以灑沐銘取灑濯其心但汩沒之久一旦發端最難其後接續又難非懇篤不可必也常自喚醒及賴人提醒銘盤是欲怵目而恒儆於心乃如子張之書紳固將始惕而終玩則又有務觀美者矣轉使善意消薄心不真也作新民者既觸其善機又當從而振德之世界只是舊世界至於文王而天命聿新宇宙一似重闢極是人力盡處故可言用天性本無容力

文王是說聖人唯止能止衆止穆穆玄敬也盛德深遠人惟見其雝容而迹亦泯矣於嘆詞將言聖人之心學其妙有不容言者故先發爲嘆詞止者天性本然之妙也惟聖人欽厥止故能安汝止心性所以妙合也緝熙者敬止不息之功也緝如理絲連綴不斷非有總會從何接來熙如種火由接續斯有光明否且隨滅矣仁敬孝慈信者至善之應用隨事而名其

德也各言止者非曰一事一止也皆原於心所謂常
應常靜者也
自欺病微極重然求其病原甚輕却甚微要只是丑
放過延哄自家坐令萬惡填積傳者指欺小人之醜
又諄諄舉君子慎獨意良切矣決欲為君子則當內
省好善如好好色乎惡惡如惡惡臭乎決不欲為小
人善莫求人知不善莫求人不知獨居之時常如衆
共監察其誣蔽如此則能防惡於未萌矣
聖人之心寂然如鑑空有感如鑑照物各還定形應
迹而無迹空恒自若也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匪
情本然是動於血氣也此心粘著於一本體以之而
歆物過而留滯物交又從而牽之無已前後塵相積
鑑晦無明矣傳枚舉其受病處乃復指其病根只是
心不在也心既無主此身若空殼然不為我用矣欲
求鮮脫只要心在物本不能累心心自累物當下絕
斷過去事勿追而想謂來事勿逆以想其見在乎行
所無事靈臺有持中洞而虛何不正之有
恕仁術也責人則明自責則昏愛已則切愛不切人
欲礙之也反責人之心責已推愛已之心愛人天理
流通矣平天下章所謂絜矩即此恕心程伯子所謂
充拓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者也謝氏論格物曰只
是求箇是處以恕為本與此實相始終曾子嘗謂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忠為本千事百事總是一箇
真切心通蔽通礙
傳釋平天下還從身教說來治國者惟患不能教家
能教其國平天下亦猶是矣傳復以絜矩為言何也
曰國邇而天下遠非以仁心行仁政則教化無由廣
被若井田封建皆其大者也矩者非他吾心之天則
也自始覺執此以格物矣平天下乃復絜之吾心猶
有夫人者在則未能合天心也公共大世界惟當以
公共道理處之然必身為之式而後天下可使如我
式書云天命自度夫子自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
矩則前乎此必絜矩而後能不踰此正聖人之小心
翼翼也此從吾身畫出箇樣譬如開平方法一里為
式而萬里仿同各占其私動而見礙所謂緣軀殼起
意思也故曰除卻身都是義理各安本分端然方正
程伯子曰將身放天地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快活
平天下莫大乎用人故舉宰相之能絜矩與不能絜
矩者而宰歸之君心君之職論一相而已矣宰相不
論才惟論德量斷斷無技鎮靜也人不見其所長所
以能用天下之長休休和若陽煦也天地生生氣象
也其如有容言其大心不知其容多少也好善之心
甚於其口所說深厚懇誠也茲人若用天下衆君子
並用為民造無量福子孫尚賴其餘澤然此等人為

之君者孰不欲用佪以其守正持重務體或不喜之
而喜阿意者故奸邪得用人之有才者嫉之人之有
德者距之玆人若用天下衆君子皆不得用所用惟
羣小人為民作無邊禍子孫尚受其餘殃此宗廟社
稷之憂也唐明皇知李林甫妬賢嫉能無比而用之
只為林甫善養君欲天下大亂豈非萬世之覆轍哉
君之職惟在進賢退不肖患在不能知知而不能進
者好名無實也不能退者流於姑息也均之不得為
仁乃若疆戾而好惡與人反者嘻其甚矣夫民合而
聽之則天豈其天下皆非而已獨是邪其心自聖人
莫敢言其非耳不曰拂人之情而曰拂人之性言逆

天理也
傳言用人由於君之好惡而卒關紐歸意誠大道絜
矩也忠信竭吾誠也其心常自謂不足驕泰惟不能
慎故自謂有餘天理存亡決於此心慎與肆之間耳
仁生理也人而體仁自與天地萬物血脉相通堯舜
之治從此而出觀乎蜂蟻之君臣則下之忠義固天
性也上復以仁感之宜乎固結而不可觧於心
廡恥道喪賄賂公行皆起於士大夫與民爭利也哀
季多此事若孟獻子可謂表獨立乎世俗之上而不
蒙其塵垢者矣
小人禍天下國家而甚焉者宜莫若娟嫉之臣志在
專寵與君子讐空人之國而不顧使人主孤立而危
又莫若聚斂之臣剝民膏血以富國使天下囂然喪
其樂生之心故傳特舉之為萬世戒彼為善之者實
則掊克而託於美名以濟其主之私欲亦緣人君內
多欲而外欲善之故甘受其欺罔自古善人而無救
於亂亡者不用之於可為之時不可為而後用之也
斯原謹按莊渠先生大學指歸歸於止至善故曰始
終一脉止於至善者定性也知止者教人見性也知
止而后有定者悟入後教以執持之功也但知止自
然有定決不為他岐所惑似已不用執持之功又云
致者精專至者真切引朱子言極至不若言切至與

誠意相通則得其旨矣又引謝上蔡論格物只是求
箇是處以恕為本而推其與藏乎身者恕相為始終
朱子嘗言格物尋箇是處則得矣而以恕為本則是
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今先生欲以忠恕之恕
貫道故言相為始終但未審上蔡立言之旨果是貫
道之意否也以待知者裁焉

王順渠先生大學億

大學之道一節　知止節　物有本末節　古之欲明明德節

物格節　自天子節　其本亂節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聖經一章節依鄭玄古本）

所謂誠其意者節　小人閒居節　曾子曰十目所視節　德

潤身節（右傳之首章釋誠意）

詩云瞻彼淇澳節　詩云於戲前王節（以上二節詩乃泰漢間講師附益之言當刪去）

康誥曰克明德至皆自明也（右傳之二章講師因明明德之言而附益之且皆以明自明為說尤為無謂當刪去）

湯之盤銘曰至無所不用其極（右傳之三章講師誤讀親民為新因取古語之同者以附益之尤當刪去）

詩云邦畿千里節　詩云緡蠻黃鳥節　詩云穆穆文王節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右傳之四章釋止至善語意明粹乃曾子正傳存之）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章（以下與鄭本同）

大學億註解

明德也者心也心而謂之明德者以其虛靈不昧而

能盡乎性也（常人之心不可謂之明德）至善也者性也性而謂之

至善者以其沖漠無朕而實主乎心也（常人之性亦已失其至善）

親愛之也親民之中實兼孟子親親仁民愛物之義

止居其所而不動也易曰居其所而遷若其所者[illegible]

至善也內聖之德也遷者明明德於天下以親民也

外王之業也○大學言止即堯之安安（安安安其所安即安汝止）

也舜禹之執中安汝止禹箕之建其有極也千古聖

賢欛柄惟在於此或曰孟子嘗道性善與此同乎曰

孟子之道性善是也而未盡也四端云者情之善非

性之善也情之善與惡相對使無性之至善以主宰

之則感物而動因物而遷倏起而倏滅隨變而隨壞

最不可常者也不可常而可止乎不可止而可謂之

至善乎○致知致師之致招而來之也格如格鬬之

格扞而禦之也物外物也與孟子物交物之物同知

本在內者也故欲招而來之物本在外者也故欲扞

而禦之○正心者復其鑑空衡平之體也體上纖毫

不可著也故有所忿懥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

患則心不得其正矣脩身者達其鑑空衡平之用也

用上纖毫不可差也故辟於親愛辟於賤惡辟於畏

敬辟於哀矜傲惰而身不可以言脩矣心正則未發

也中而至善之體以立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身脩則

已發也和而至善之用以行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至

是而止至善之能事畢矣○雖乾坤毀世界壞而吾

明覺之本體固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夫至於

是而後無物可格而後止至善之道始無餘蘊矣○

愚嘗反復考之大學者天子之學也大學之經大學

之教也孔子未嘗居天子之位為大學之師必行創為大學之教以教人也耶意必周家一代定制出於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若後世監學之規者至於傳之得者或曾子之意門人之所述而其失者乃後人附會之言非必盡孔門之舊也何也大學雜出於戴記之中而戴記實成於漢儒之手漢儒勦聖人之微言而附以讖緯之術說者蓋亦多矣（明德新民二傳又刪聖經俱當刪去）承上文遂引孔子聽訟之言以明聖人止於信之效所明明德以親民之血脈實貫乎其間○此謂知本與經文意同蓋通結上文以見止至善之為本明明德以親民之為末而欲人知所先後云○忿懥之類心之所本無而不可有者也有則為累矣親愛之類情之所當有而不可偏者也偏則為害矣去其累謂之廓然而太公祛其偏謂之物來而順應合而言之謂之止至善謂之定性○矩也者何君子之心是也○與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矩同（絜矩不踰矩之矩皆借制度之名以名此心應物當然之則若孟子所謂權度云者初不取義於方也如後世家規學規之類亦曷當取義於員哉）絜古註與挈同謂執而行之是也大學言絜矩猶書言執中中庸言用中蓋君子居中而御天下不外乎舉此心以加諸彼而已矣章內反覆詳言好惡義利公私之極無非欲舉此心當然之則以加諸天下之民皆絜矩之道也○辭斷絕也有止之意絕乎彼則止乎此矣休休止也有美之意惡者止於外則美者止於內矣斷斷休休四字足以形容止至善之妙

大學億 釋疑

大學二字則實以地言原不取夫天地萬物一體之義朱說近質故從之○其曰明明德於天下云者即明明德之謂也其曰齊家治國平天下云者即親民之謂也其曰脩身以至於格物云者即止至善之謂也其序未始或亂而其功未始或缺也如舊說則是綱欲先乎脩己而目乃先於治人綱欲止於至善而目乃全缺其事目與綱違功與序戾聖人作經以訓萬世其不若是舛也明矣■親之云者視為一體也有休休容保之意新之云者別為異類也有察察簡核之意正伯之分亦決於此○捐書靜思獨觀昭曠之原如是者又十餘年（此屢工夫言不盡意）賴天之靈瞥焉忽若有見也由是而得性善之說焉（非得之孟子得之）由是而得定性之說焉（得之程子）又由是而得止至善之說焉又由是而得格物之說焉（按性善非得之孟子天之靈也定性卻得之程子何邪）○疑曰分大學為經傳者程朱也補大學之格致者亦程朱也近世因疑格致之說而并與其經傳者廢之子於是而一從之一違之何其無定見也曰程子欲分大學為經傳是也其釋格物則因鄭氏來物之說而小變之隨文生解遂失之支不若溫公之簡而當

矣〇曰何以見大學之分經傳為是也曰詳考大學通篇之文參以戴記全書之體知其當分經傳而無疑也大學之道首列三綱次詳八目綱之下繼以知止本末始終先後之說以見止至善為綱之本也目之下繼以脩身本末治亂厚薄之說以見脩身為目之本也綱舉而目張本立而末隨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或出於先王之所講畫或經乎孔子之所筆削雖不可知而其為聖人之經則斷乎其可信而無疑也至其下文五節皆以所謂云云者起語不過舉經之目而不能別為之說雖曰釋經之旨而未深詳其義故就其全篇觀之固未免有中不中之分明德新民洪澳烈文皆非經之本義而就其中者觀之亦未免於畫不畫之別也正心止言不正之害而不及正之之工脩身止言不脩之害而不及脩之之事此其文體之淳漓煩簡義理之淺深事非不待辯而較然明矣是必曾氏門人所述而後之講師稍附益之以附於大學之經而為之傳如戴記儀禮之疏者也嘗疑戴記大學之後受之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諸篇類從不知何為而作也及讀儀禮而後知此諸篇者皆儀禮之傳也夫所謂大學之經也者安知其本非儀禮之一而孔門取而傳釋之也儀禮之逸者多矣安知大學不因孔門傳釋而儀禮之逸其篇也耶又安知非講師引傳附經與諸篇相次而

并存之於記也耶夫考大學之通篇其義既如彼而參戴記之全書其體又如此則程朱經傳之分不可謂無所據也而說者乃欲取而合之曰渾是一篇文字也則亦矯枉而過於直矣按戴記儒行之下為大學大學之下為冠義以類相從則大學之分經傳也猶儀禮之、、有傳也先生此論可以釋近世之疑曰明德新民之傳淇澳烈文之詩程朱蓋三移之而後其次始定其義始明也子何所處而直以為講師之言而欲刊而去之也耶曰十翼皆夫子所自作古有是言也而歐陽公於繫辭之可疑者盡舉而歸之講師矣況大學之傳乎況傳之不合於經而有害於義者乎按歐公不信易係併河圖洛書以為幻妄無稽尚書明有洛書論語明言河圖歐公已誤不當再誤

斯原謹按順渠先生大學億分經傳而取證於儀禮冠昏等傳大學以地言而無取於天地萬物一體之說以至善為明德之本體以明德為至善之妙用皆其說之正大者獨謂大學之綱先欲脩己而目乃先於治人綱欲止於至善而目乃全缺其事遂以欲明明德於天下一句為明明德之目平天下治國齊家為親民之目脩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為止至善之目似亦一種議論但明明德於天下即是平天下乃由來終以遂推本始之次第非先於治人也止至善三字實總貫八條目之要旨非專為脩正誠致格立言也觀傳中淇澳烈文二詩可見又欲刪去明新二

傳以為漢儒附會之詞然各傳引用詩書格言詠嘆其義直至終篇乃大學體製如此似非漢儒之言也若刪去明新二傳則止善平治諸傳各引詩書亦當刪去而何以獨存之耶且引例朱子之刪孝經歐公之疑易傳為詞但朱子因孝經中間引用左傳子太叔北宮文子之言明此襲彼非彼取此而欲刪正之非無所据而指摘之也歐公不信易係圖書以為幻妄蘇長公引魏張掖口湧出八卦寶石為證亦足以見歐公之誤矣似不必引以為例也

王龍溪先生沖玄會記

先師提掇良知二字乃是千聖秘藏虞庭所謂道心之微一念靈明無寂感無內外吾人只是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致知隨事隨物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格物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相生天則乃見蓋良知原是無知而無不知原無一物方能類萬物之情或以良知未盡精義於良知攙入無知意見便是異學或以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俗學吾人今日致知工夫不得力第一意見為害意見是良知之賊卜度成性明體宛然便認以為實際不知本來靈覺生機封閉愈密不得

出頭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即是良知之流行見即是良知之照察徹內徹外原無壅滯原無幫補所謂丹府一粒點鐵成金若認意見以為良知便是認賊作子此是學術毫釐之辯不可不察也

先師提出本體工夫夫人皆能談本體說工夫其實本體工夫須有辯自聖人分上說即此知是本體即此知便是致的工夫自學者分上說須用致的工夫以復其本體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五者廢其一非致也世之學者或以致良知為落空其亦未之思耳

吾人講學切忌幫補輳合大抵聖賢立教言人人殊而宗旨所在一言便了只此一事但得一路而進皆可

以入道只如大學格致等說本來完足無欠必待補箇敬字以爲格致之本便是贅說必待補箇志字以致其知便是臆見不知說箇誠意已是主一格致正是做誠意的工夫非二事也古人說箇欲明明德於天下便是最初大志願一切格致誠正工夫了得此志願而已何等開易直截攙搭補輳便是葛藤無有了期今人講學以神理爲極精開口便說性說命以日用飲食聲色財貨爲極粗人面前若不肯出口不知把性命講解到入微處一種意見終日寄頓盤桓其中未爲究竟縱令宛轉歸己亦只是比擬卜度與本來性命生機了無相干終成俗學若能於日用貨色上料理經綸務循天則超脫得靜如紅蓮出汚泥而不染乃見定力極精的是極粗的學問極粗的是極精的學問精精粗粗其機甚微非實用功之人不能辯也吾人今日講學未免說話太多亦是不得已只緣吾人許多習聞舊見纏繞只得與之剖析分疏譬一株樹幹被藤蔓牽纏若不與之剪截疏解本根生意終不條達但恐吾人又只在言語上承接過去反滋見解爲病更甚須知默成而信不著言銓孔門惟顏子爲善學子貢以下未免此病吾人既要學顏子此等處須痛與斬除方成德行不然只成騰口說與本根生意原無交涉也

唐荊川覽王龍溪致知議畧而答以書曰世間茅葛議許正自充塞更無一片寸草不生地步了老於其間又翻窠倒臼又撰出一種馭氣攝靈一息等語又是一場捏怪此等語言自謂洩却半箇秘藏却起世間鉅儒諸老先生無限爭端不止如曩時實格物而虛致知之說也昔時已病其推儒入佛今且病其推儒入道異日王老又將費力分疏越分疏不下此時當服老拙屢中之億耳王老試觀爲此語者其會得王老宗旨其會不得王老宗旨

斯原謹按龍溪冲玄會記三條蔡公汝楠收附陽明大學後者也龍溪亦受[illegible]良知學而以良知作未發之中故羅整庵胡文湖吳悟齋王新城諸公極力與之辯此

明興以來論學之一大公案也諸公曰良知自是已發之和而良知之所以然處方是未發之中此以體用辯也又曰愛親敬兄良知也甘食悅色亦不可不謂之良知也此以良知兼有理欲二用辯也蓋初談良知時猶以爲發用既而轉爲本體之說又轉爲無體用內外之說說愈玄而諸公辯之愈深理欲二用不具論即以天理一邊言之其實愛親敬長情之發乎外也有仁義然後有愛敬性之存諸內也發者發矣而發發者未嘗發則良知本屬發用一邊諸公之不

肯降伏也亦有所攖矣乃龍溪公堅執良知是未發之中又見知字終是發用底意思無柰何又以無寂感無內外無知而無不知立旨與陽明答陸元靜書語意同殊不思無知而無不知者正猶易之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不足以與此也此所以贊人心之妙而非所以語人心之體心之體則性也孟子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是已明道亦嘗言寂感是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具足說甚感與不感觀此則可以明認心為理之悞矣既云良知是無知而無不知又云纔入無知意見便是異學既云加見聞知識便是俗學後却言學問思辯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前後不相蒙令人難解又云終日說性說命極精的是極粗的日用料理飲食聲色貨利極粗的是極精的此已將精粗分為兩物看了工夫不免斷為兩截食色天性當就其間識得真與妄而性命在其中矣須形而上下觀之若云極精的是極粗的蘊與極粗的是極精的體質則庶乎惟所云意見乃良知之賊一段則切中學者膏肓之病良知與意見相去間不容髮率性而出最初一念與天德不遠是謂良知隨智流轉師心自用與良知相似是謂意見羅念庵嘗與龍溪公書曰終日惟談本體不論工夫拈着工夫便指為外道此等景象使陽明先生復起亦當擯習也嗚呼是亦不得已而救時之論哉

王心齋先生大學語録

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於至善格物二字是止至善底要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數句是釋格物致知之義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格物也故即繼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正己而物正也

大學傳言正心不言在誠其意誠意不言在致其知可見致知誠意正心各有工夫不可不察

中庸中字大學止字本文自有明解不消訓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分明解出中字義來於止知其所止是分明解出止字義來

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

智辟則巧聖辟則力宋之周程邵學已皆到聖人然而未智也故不能巧中孔子致知格物而止至善便智巧孔子雖天縱至聖亦必學詩學禮學易逐段研磨乃得明徹之至

戒慎恐懼莫離却不睹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戒慎有所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物有本末是吾身為天地萬物之本也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知天地之化育

答鄒東廓云堯舜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孔子不得顏曾為己憂其位分雖有上下之殊然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則一也是故堯舜孔曾相授受者此學而已云云世之知明德而不親民者因不足以與此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者亦不足以與此也大學釋止至善必曰緡蠻黃鳥止於丘隅於止知其所止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白沙之意有在學者須善觀之六經正好印證吾心孔子之時中會在韋編三絕

學講而後明明則誠矣不誠只是不明

良知者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曰致曰體認知天理也否則日用不知矣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分明明亭亭當當不用安排思索此至簡至易之道

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當思則思思通則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何嘗纏繞要之自然天則不著人力安排

斯原謹按心齋先生太州安豐場布衣也年近二十始讀孝經論語忽有所悟謂聖賢可學初猶自格物而入聞陽明唱良知學遂一意受業焉有心齋遺錄二卷內大學語數條益亦遵依陽明古本而發明之者以自天子以至庶人至知之至也二條為格致傳是已但陽明以物為意中之事以格物為正事又先誠意以格物等語先生絕口不之及且曰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而格物二字是止至善之要訣雖依傍靈明而亦不拘拘法門外護者初先生有格物論明哲保身論勉仁方三篇嘗曰王公論良知某談格物意必以洛閩為正而此論獨不傳惜哉往在湖南時曾植齋先生亦刊心齋遺錄予為問格物論之存否先生曰內江趙文肅公嘗言越中良知淮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則心齋格物論信有之而今也亡豈心齋尊良知而不敢傳歟抑亦傳之者之削其稿也又遺錄中屢言九二見龍以為君子家舍未喻其旨

大學通考卷之九

金一所先生大學識

後學臨潁劉斯原編輯

大學一書歷千餘年始表章於二程至紫陽始復釐為經傳於是適道者卓然塗轍可循矣三先生各有更定未能畫一蓋聖賢道同而所見或異不害其為同後學擇術以自脩則固不得不求定說也明道先截取經文前一半論綱領者置之綱領傳三章之前後一半論條目者置之條目傳諸章之前無論經傳惟類是從使格物誠意兩章退復其所固一說也竊玩首章細大畢陳而開關舉要詞意聯絡若不可得而分者其後諸章乃皆發明此章之義中引曾子之言則前後非一人語可知矣諸子分經分傳恐亦未為過也特多釋本末一章而所補格物傳猶是與經旨未協耳豈可即其所未瑩而盡棄其純然者邪爲首三言乃自古相傳體用合一之學若知止兩字則其入門指訣也此乃默識本原工夫苟能定能靜能安若能慮則理會萬殊也蓋自尚書安汝止欽厥止來象山先生云不知所止豈能欽厥止哉不欽厥止豈能安汝止哉此言當深玩而服膺也曰明明德於天下便須見得古人萬物一體氣象知此可以知仁矣末章提出身與家最是喫緊為人處濂溪先生云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其根於斯歟

釋明德章便有四明字新民章便有五新字止至善章便有十止字一至善字古人釋經明切如此乃知伊川改親為新非無據也其引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一言於明明德工夫尤為簡要即易所謂成性存存夫子所謂參於前倚於衡者其後明道得此則曰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延平得此則曰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學者體諸身而自得焉則於大學之道思過半矣淇澳烈文兩詩二程移置末章節彼南山之下恐或未安晦庵以此發明止至善之義却似不可易也蓋邦畿即民所止以例物各有止而當止之地未明言也綿蠻即鳥知止以譬人當知止而所以知止者未明言也文王一詩乃直指止善之大端且以聖人立的以終邦畿詩之意淇澳烈文兩詩乃詳言其功之所以容與其效之所以遠以終綿蠻詩之意二詩發其端三詩足其義諷詠優游令人感動興起三復之真所謂活潑潑地者淇澳之末分明說出盛德之善四字謂非明德止至善可乎親賢樂利謂非新民止至善可乎晦翁此章超然獨見尚何置疑喙於其間哉

格物致知乃大學入門第一步惜乎傳文脫簡儒者紛

無定議或不得其說則又以為舊文無缺者今觀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兩言分明是格致傳結語故居誠意章之前知本恐即物格二字之訛條目傳俱引經語發端此亦并失之也可謂舊文無缺邪伊川先生以此兩言置聽訟章之末以釋格物致知使人先從根本上用力不至泛求固為有見苐恐格致之義猶所未盡且仍列於綱領三傳之先與經文序次未合耳朱子補傳又其初年所見似亦未足闡明格致微旨鄉先正車玉峯欲移知止有定以下九語合聽訟章為格物致知傳金華王魯齋深善其說夫以知止釋格致最為切要但其詞義緊承止至善說來

而通篇大旨俱包括九語之中非獨為格物致知言也今且以經文知止一言及濂洛諸儒論格致語虛心以求其義亦不待補傳文而可通也且格物之格為說亦殊竊觀尚書有格知天命一言足為證據蓋如地理家格向之格夫欲有所建造不格知其方無由取中矣惟學亦然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夫我物也萬物物也一本無二也先格我則知所止如水有源千流萬派可次第而得矣其實只一水也明道先生云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又云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又云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

索又云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凡此皆格致要言也是故君子之學求諸心通諸天下者也靜而觀默而識徵於書資於友其功也及其至也窮神而知化焉是謂下學而上達也一貫也噫此學不明悅頓悟者厭察理其流也放浪為高而不屑於自檢務博識者忘本根其究也空言自誤而不足以有為二學與吾道塞矣去茲務者難其人哉

誠意一章大學所最重者故上不連格至下不連正心而特發一義詞詳以峻非他章比也蓋理欲毫釐而君子小人霄壤良可畏哉周子書深明一幾自明道論天德王道而云只在慎獨此幾不謹蓋有終其身

從事於學而不免為小人之歸者可不念哉可不誠

正心脩身章病在四有字脩身齊家章病在五之字蓋心體靜虛乃得其正若有一物橫乎其中則為所蔽而失其本體矣事至而應豈能各得其宜哉此身之所以不脩也明道云人心不得有所繫又云心不可有一事足徵此章之義矣伊川改身作心良是夫心專言則兼動靜該體用對意與身言則心為體屬靜意與身為用屬動周子誠幾德一章與此相類誠無為者心也幾善惡者意也德愛曰仁以下皆以用言則身也心不正妄念累之故大學以誠意居先經文知止以下說出一靜字已是正心境界矣周子言主

靜言一程門靜觀未發氣象皆正心要訣也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五者生於心發見於外者也稱物平施則大中在我而身脩故家可教而國與天下可推有所之則狥物而辟之往也如人往東安知有西欲家之齊得乎蓋骨肉至親情易溺恩怨易生身之脩不脩得效最速也周子云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易大象言有物行有恆亦獨於家人卦發之其旨深哉

治國平天下章二程加淇澳烈文兩詩明道又加聽訟一章伊川又將樂只君子以下分類更置定為兩截俱似不若仍舊文之為優也此章大旨只在絜矩二字既以上下前後左右推明之復以好惡義利兩端更迭敷演以盡其義樂只君子至文王詩緊言好惡之得失也先慎乎德至仁親為寶緊言聚財散財之得失也秦誓至忠信驕泰則又以用舍推明好惡之大端而決其幾於君心以終樂只以下一段之義生財有大道至章末則又以足國不在聚財而深明義利損益之相懸以終慎德以下一段之義更端互發趣味無窮此晦菴所以獨仍舊文而不復更定者也蓋古書於義可通不必過求苟有缺誤亦不宜仍訛踵謬滋後人之迷惑也世儒或以大學古本為全書不亦信之過乎

斯原謹按一所先生台之臨海人有大學議一卷僅僅六篇而聖賢傳心之要備焉以知止為入門要訣而黙識本原工夫以慮為理會萬殊以明明德於天下一句為言仁微旨論格物曰先格我則知所止如水有源千流萬派可次第而得又引明道四要語以證之似專主養知一邊而玩味之則致知欲其切至之說亦在其中矣天台車玉峰氏欲以知止二節併聽訟節作格致傳此說即王魯齋蔡虛齋諸公皆從之獨先生不以為然嘗曰諸先正欲退經補傳辟於割上衣補下裳非善成衣者也嗚呼以朱子之補傳近儒猶或非之而況於退經為傳躋傳為經者乎割衣補裳之論可謂善喻者哉

高中玄先生大學辯問録

大學之道節知止而后有定節物有本末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節物格而後知至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節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節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詩云瞻彼淇澳節詩云於戲前王不忘節康誥曰至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至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緜蠻黃鳥至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至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所謂誠其意者至故君子必誠其意以下舊本問新本

辯問録

此言明德新民條件工夫次第而又揭言其本欲人之知要也故先曰本末後曰本末云瞻彼以下又承知本而言皆以明修身為本之意而格致在其中民不能忘後世不忘由於盛德至善非脩身為本歟不觀之古人乎康誥克明太甲顧諟帝典克明皆自明也明即新也有自新不已之功而後可以新民可以新命非脩身為本歟極至也用其極止至善也如民之邦畿鳥之丘隅是也而文王君臣父子交人之理備非脩身為本歟乃若大畏民志無情不得盡辭則脩身為本益可知矣故曰此謂知本前云知本示其的始之也此云知本乃證以事終之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問三綱領然否曰大學止是明德新民而新民亦自明德中事所謂止至善者乃以足明德新民之意至善此善耳止善止此耳非明德新民之外別有所謂止至善也亦非不止至善可以為明德新民也不可以為三也問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何如曰大學只是明德中事既曰明德能不新民乎未能新民可謂明德乎若曰皆欲止於至善則明德固要止於至善新民亦要止於至善是二之也且至善之所由止者知止定靜安慮而得此皆自明德言乃心學在已無預於人者而新民固在其中也若分而為二則明德之知止定靜安慮能得者不待言矣不知新民之知止定靜安慮能得者當是何如

問先後近道何如曰此非結上乃以起下脩身為本所謂本也舉此以措則為齊治平所謂末也起於格致所謂始也迄於治平所謂終也知所先後而不已其功則至善可止而大學之道其近之矣

人心本虛無物則正喜怒憂懼皆心之用若能順應而中節則所謂順萬事而無情此心之廓然太公者固自如也若有於心則不勝其意必固我之思而所謂廓然太公之本體必為之累而不得其正矣此章為正心言非為忿懥等言也又何以為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也

問聽訟無訟曰獄決分明使是非曲直各得其理聽訟之能也然而無情者猶將騁辭以辯焉無以服其心耳惟聖人德威惟威德明惟明有以大畏民之心志是以赴愬者各輸其情而是非曲直惟上所決而莫敢不服無復有騁辭以辯者是無訟也曰訟不待聽而自無何如曰堯舜之世不無赴愬之人若使天下皆無是非曲直雖聖人不能也若謂訟不待聽而自無則所謂無情者當是何人若謂民自無訟又何以言畏服曰釋本末何如曰然則又以何者釋始終耶

問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何如曰通篇更無

好善惡惡之說晦翁因好惡字遂以為好善惡惡然則何如曰人之意念至真至實而無一毫之不然者無如惡惡臭好好色必也凡意念之發皆當如惡惡臭好好色之至真至實而無一毫之不然方是自慊方是毋自欺蓋謂毋自欺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非謂惡惡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也

問齊治之言恕何也曰不止齊治其平天下之道止是絜矩絜矩即恕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齊以治以平不外乎恕所謂一以貫之者也此曾子之學得其宗也曰何不言忠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言恕則忠在矣

問爭民施奪云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刼奪之教然歟曰非也謂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於民也民豈不以奪報我乎故下文即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問仁人於媢嫉之人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何若是甚也曰媢嫉之人其害不可勝窮彼黨惡者固不待言世乃有識道理務為忠厚之人即大奸巨惡亦曲為容庇以為厚德及其奸惡既稔至於殘害忠良傾覆社稷流毒萬姓而無已則所謂厚德者安在故惟仁人純乎天理至公無私不惟所愛必善而又為之維持保護使不為人所中傷而長為國家之利不惟所惡必惡而又為之屏絕黜逐使不得中傷善類以

禍國家是愛固愛也然必能惡而後成其能愛則惡亦愛也故惟仁者能之曰先儒蝎子銘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然歟曰若然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仁義不相為用也是放流媢嫉之人亦有傷於仁也而可乎故知殺之則所全者衆義也所以為仁也放之則所傷者多不義也亦不可以為仁也

問大學何以言生財曰此正聖賢有用之學夫洪範八政首諸食貨禹謨三事終於厚生理財王政之所務也後世迂腐好名者流不識義利不辯公私徒以不言利為高乃至使人不可以為國殊不知聚人曰財理財曰義又曰義者利之和則義固未嘗不利也

義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苟出乎義則利皆義也苟出乎利則義亦利也而徒以不言利為高使人不可以為國是亦以名為利者耳而豈所謂義哉曾子既極言聚財之不可矣以為聚財之不可也者豈遂使國家之無財乎生財自有大道苟得其道則財用自足正不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夫生財自有大道則聚財斷不可為務財用之小人斷不可用彼後世言利之徒如桑弘羊裴延齡輩徒掊剋以奉迎而斂怨於民國事日去誠所謂菑害並至者人君不可不深察而痛絕之也

蔣道林先生大學義

大學學之大者也性分之學故曰大學明德指良心言良心神明昭應故曰明德上明字謂掃除物欲不使昏蔽之也民即人也對己之稱與西銘民吾同胞之民同親親之也同胞同體痛癢相關之謂論語立達人是也明明德是理會自家一箇心親民是理會家國天下之人要使之各得其所此二句言性分之學其大規模如此也止即居止之止與所其無逸所字相似至善是指心之本體以其中正純粹精故曰至善止至善是終日終身不違仁之意蓋既言學之大規模如此又不得不指出大頭腦極要約功夫以示人也心止乎此則物我渾融宇宙一身明德新民一以貫之矣

物即下格物之物本末即下脩身為本本亂末治之本末本以身言末以家國天下言物以合身家國天下言身家國天下何言乎一物一氣也一理也無間隔也何言乎有本末理其身之性情好惡而後能通家國天下之好惡使之各得其所故身本也家國天下末也事即指下脩齊治平脩齊治平何言乎一事身家國天下同乎一物故脩齊治平同乎一事也何言乎有終始發端於脩身而後收功於齊治平故脩身始也齊治平終也何言乎知所先後身家國天下之

心之理統同無間者也示人理其身之性情好惡以通家國天下之好惡也即下脩身為本之義何言乎近道道者仁而已公是也理其身之性情好惡以通家國天下之好惡則道不外是矣

由明明德於天下推到脩身者蓋身者家國天下之本無其本安得有末又由脩身推到格物者蓋正心以上皆脩身裏面功夫總之為成就一箇脩身以立家國天下之本也正心何以必誠意凡人好善惡惡念頭不真則人心為主道心反為客豈能自做主宰以復廓然大公之體誠意何以必先致知凡人不見得善可好惡可惡豈能真好真惡又何以言在格物物

即指身家國天下身家國天下渾然同體一物也格即書格知天命之格言在覰破這物同此心性同此好惡只是一物不是二物覰破時此心便廓然廣大浩浩其天始悟凡人都在軀殼起念昏迷了一生即此謂之知止即此是識仁體即此是明善即此是知性知天意自然誠心自然正自此功夫止是乾乾不息保養此緝熙此而已知止下言定靜安慮誠意裏面言慎獨是也或曰若此則脩身而下全無功夫矣曰非是無功夫只是一箇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在脩身上用功脩身功夫都只是這一箇知作主宰即此知便是廓然大同大公之心到得家齊國治天下平處却又只成就得一箇身脩故始之以格物致知繼之以誠意約歸於慎獨推極於天下平脩身之全功止至善之心法盡之矣或曰二氏亦每言覺言見性矣吾聖人乃獨言格物致知者何以此正聖人之學所以異於二氏者也蓋格物而知則其覺處即公普之人與宇宙在吾度內自羲皇而下數聖人許多經綸事業自住不得所以與天地合德者正在於此知二氏惟自觀其知如如不動一脈靈耀以為見性蓋并其四大且外之矣故聖人之覺體萬物以為公二氏之覺外一身而守寂非深造乎道者其孰能知之

大學一書血脈通貫元是渾成一篇文字未有經傳分

別文王之詩示人止至善惟如文王而已矣以仁敬孝慈信言至善是就事上指出至善示人蓋此心顯著於日用處不如是則與老佛空空說心者無異矣其所以止至善功夫則知止一段言已極盡中明誠意處又提掇出慎獨則更無餘蘊矣

此是申明篇首格物之意無實之人與人好惡大相反有家國天下者若此心大同公普端此好惡之極以示家國天下這便是身脩如此則此輩自然革面強於為善不敢為惡何故如此為元同此良心而已以無實之人猶可感通故知身本也家國天下末也見得此便是知本知本即格物也此段再言此謂知本

則篇首兆謂知本即接修身為本本亂末治所薄所
厚無疑格物之義亦甚明矣
大學義云此專論誠意却指出慎獨者慎獨乃誠意妙
絕功夫也愚前謂格破這物時此心便廓然廣大即
此謂之知止意自然誠心自然正此却何故又言慎
獨蓋此慎獨却又是知止後定靜安慮保養此至善
功夫也明得淨渣滓便渾化此自是上智底事拳拳
服膺勿失雖顏子亦少此不得況其下者乎此獨字
即周子所謂幾善惡一幾字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言
聖學到此精矣至孟子又發出箇勿忘勿助會得此
便知孔子敬直義方之云先儒分動分靜失之矣或

曰此與知止果二乎曰慎獨功夫即是這一箇知烱
然在此有甚幾不能明決故知止慎獨殊旨而同功
者也

斯原謹按道林大學義以大學為孔門言仁微旨亦
陽明天地萬物一體之意大都謂至善即仁止至善
即不遠仁故始之格物惟是身家國天下渾然同體
其氣一其理一其好惡一覷破此物是一非二不在
軀殼上起念即此是知止知性知天是識仁體觀此
則全以覷破此物四字為格物初下手工夫矣此清平孫淮海公之所亟稱而取法者也說見學孔新語及教秦總錄然仁者性之元而善之長至善者又所以贊性善之總名程子所謂義理精微之極致而人不足以名之者玩此則所以至善當有辯

耿楚侗先生大學說

大學一篇曾子發師門一貫之蘊也曰明德一之真體
也曰親民一之實用也曰至善人已同原之宗至一
不二者也是故明德者必親民民親矣乃明德維已
與人一以貫之者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豈故
為是闊遠哉一之貫於天下者其體本若斯其大也
然先之國與家而推本於身心意知始終本末理本
一貫格物者格此也知至至之一本諸身則近之家
遠之國暨天下皆貫矣一者何也即吾心之獨知不
昧者也一貫於目則為視一貫於耳則為聽一貫於
口則知味是故君子慎之一貫於身而身潤矣曾子

得之曰慎獨顏子得之曰約禮道一而已孔門無二
教也由此一貫於親則為孝一貫於兄則為悌一貫
於幼則為慈斯一之貫於家者何弗明也孝貫於君
則忠矣弟貫於長則順矣慈貫於衆則仁矣所惡於
上毋以使下一貫於下矣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一貫
於上矣至於前後左右所惡毋施一貫於前後左右
矣此一之貫於國暨天下者又何弗明也曾子嘗發
之門人曰忠恕而已信哉忠恕外無一貫也昔秦穆
晉文楚莊之徒竊其似而一言有幾於是亦足以伯
矣堯舜則得此一以帝湯文則得此一以王故曰皆
自明也吾夫子以匹夫而祖述憲章以教萬世無窮

者同此道也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
為本丘隅之諭有味哉夫是道也至近且易矣何明
之之難哉所謂愚不肖者不及而賢智者過之也忿
懥恐懼也好樂憂患有所而不化則一之體以蔽親
愛畏敬哀矜傲惰賤惡僻矣而不察則一之用以閼
夫是以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妨賢黷貨卒至於病國
災身為天下僇也豈不悲哉乃世所謂賢智者顧以
此為卑近未可以盡道見以生死為一大事而離倫
斷性求明出世之道者吁視弗見聽弗聞食弗知味
生耶死耶子弗孝弟弗悌父弗慈生耶死耶舍此大
道不明而別求明心所謂罔之生也幸爾夫知止云
者止於是而不遷之謂也為子止孝為臣止敬為父
止慈為友止信雖文王之德之至亦止是耳舍此非
大事孰為大又有異焉者黠宕恣睢逐流踰矩而猶
號於人曰見性審如是則僭聖如衛武切磋琢磨之
釋何以稱焉是故學之不可以已也夫約之一心而
親賢樂利貫之天下暨於沒世此道之所為大學之
所為大也蓋孔子自十五時志之矣惟子曾子獨秉
宗傳能發其蘊所謂忠信以得之者也語曰多指亂
視異教亂道亦若是已吾為此懼滋甚因覽石經此
篇而括其義如此以俟後之君子就正焉
楚侗子嘗以邦畿二條及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

覇試士且諭之曰此二條蓋言天下有箇邦畿在此
人便都紛紛向那裏去以其為民所止故也爾我一
生心神也自有箇安頓處所纔是箇人豈可只恁地
虛貿過了一生而不知反求乎昔有非孟子者說他
不應常把人來比禽獸以為不如孔子處不知此是
聖賢不得已喚人不醒不柰何為此激切語耳即如
孔子說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是又恨人反鳥之不如
也這等激切語豈是得已耶想這黃鳥只是禽類也
尋箇棲身所在今做箇人天與我一箇心神只使他
役役然馳逐於功名富貴之場迷眩於勢利紛華之
途更無安頓所在尚得為人乎仲尼之門五尺童子
所以羞稱五覇者因是他的心神都有箇安頓所在
有了安頓所在就是堯舜事業也只當浮雲過太虛
况五覇乎五覇幹的事未嘗不好只是他的心神安
頓在取威定覇上便施些救患之仁要人降服他便
假箇尊王之義外面雖是赫赫震人耳目孔門道眼
人看破他都是俗心腸如何不羞稱他若是文王便
不同看他一生緝熈工夫只在這止體上安頓是以
遇着君便自敬遇着民便自仁遇着父便自孝遇着
子便自慈遇着國人便自信這便是孔門人樂道取
法者爾等只見得世上榮華富貴心神都在那裡着
脚是以讀過聖賢的好言語便都與自己無相干涉

只剽竊些別人的說話挐來哄主司知道者那看得
上眼但只從旁哀之也爾等尋思孔子說人一生心
神無箇安頓處便禽鳥不如從此奮發立志做人收
歛精神向裡尋討一日十二時中更勿放過周旋明
師懇求指點出此性靈澄徹智慧自開聖賢經傳都
如自己固有把筆矢口自有佳文此志雖是不在功
名富貴上着脚功名富貴亦何曾舍却此等人耶就
是遇數之奇終身不偶亦何所欠缺怍於人乎信得
此及便是文王路上的人便是孔子門下的人不然
徒負人形而且禽鳥之不如也豈特見羞於孔門五
尺之童而已哉

楚侗先生徃来頻上　斯原　因而問學嘗以所刊大學
石經一卷併今後語手授焉　原　受而卒業後語雖為
石經而發而以一貫忠恕立旨實所以發明孔曾授
受之秘耳先生既以至善為人已同原之宗至一不
二而又以一即吾心之獨知不昧何也盖至善者心
之本體一而不二即是未發之中獨知不昧乃是人
心所發最初一念當屬已發之和故以視聽知味與
仁敬孝慈信一例看此與周元公所謂中也者和也
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意同程伯子亦曰忠恕大本
達道也學者須細玩之始得末一段嘆賢智者之離
倫斷性求明出世之道乃為異學而發也李卓吾畢
言未發之中先生覘之曰人倫之至彼卓吾裂冠毀
冕既不知人倫之至為何物又焉知未發之中耶曾
植齋紫函草一段說破此事可玩　先生諭士直說
是以道眼觀世界足以徹醒瞶俗學者亦當大着眼
目覩之矣

大學通考卷之十

後學臨頴劉斯原編輯

李見羅先生大學古義

大學之道一節 知止節 物有本末節 古之欲明明德節 物格而后知至節 自天子節 其本亂而末治節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經一章從陽明古本

康誥曰克明德至皆自明也 右傳從晦庵今本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至無所不用其極 右傳從晦庵今本

詩云邦畿千里節 詩云緡蠻黃鳥節 詩云穆穆文王節 子曰聽訟吾猶人節 詩云瞻彼淇澳節 詩云於戲前王節 右傳從晦庵今本惟以聽訟一條從古本仍置止於信之下

所謂誠其意者以下至末 右傳古本今本同

大學考次序義

一大學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明道先生言之矣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惟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晦庵先生言之矣故欲明學者必以孔曾為宗以大學為竅大學不明烏取而識孔曾之宗章句定於朱氏古本復於王氏孰是孰非一考訂信而從之即大學之章次尚未覩倫理也而學何由明乎

一謂大學之有錯簡而考訂序次之者程朱也謂大學之無錯簡而一循用其古本之舊者陽明也古書之有錯簡者多矣何獨大學武成最著但由千載而下遡觀於千載之前所以考尋而序次之者非有據莫徵也經者傳之案也假令經而缺焉傳雖錯無徵也無徵誰信所幸者經文具在也以此謂知本為衍文以此謂知之至也為斷簡此經文之所以缺也陽明先生之復古本是也今從之

一傳者所以傳經也經之序傳之序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經之首揭也而傳誤在沒世不忘之下此昭然簡之錯也晦庵先生正之是矣今從之

一聽訟一章蓋釋經文知本之義正示人以止之歸宿也故次止於信下非錯也今復其舊

一淇澳一條以證明德之止至善而自兼乎親民親賢一條以證親民之止至善而寔本乎明德皆以明知本義也教人以知止之法也舊本誤在誠意章下亦昭然簡之錯也晦庵先生正之是矣今從之

一致知格物孔為之經曾不傳者非缺也蓋就物而言實實落落有箇物除却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無別有物也就知而言實實落落有箇知除却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無別有知也故傳誠正傳脩齊傳治平而格致即在其中也懸空傳格致不得也晦庵先生補之矣其是其非未論也只所云即凡天下之物者不知令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他復何物乎故格致無傳也

曾不為傳非缺也今仍其舊
一經者傳之案也古本復經無缺矣以傳釋經以經印
傳孔曾雖在千載上其心固昭然如見也按經文標
章句一一循其理之序次是正之而畧箋其義之要者
附之古義諸篇後俾覽者得詳焉

知本義上

或問子言學之以知本為要也義何居乎曰此非意言
也脩身為本大學言之矣知脩身為本斯謂知本陽
明先生言之矣今論學愛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以是為學之大綱也似也然不省要歸在於何處言
近似而卒無有下手從入處也大學明說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必先知止矣而後能
定能靜能安能慮以馴至於有得若止不知則斷無
有能得者必竟止安在乎物有一條正教人以知止
之法也若曰要知止處不難只就事物上辯其所本為
末始終者而知所先後而止可知矣今世學者大都
皆是後其所宜先先其所宜後倒亂了始終本末之
序無所至止而於道卒去之遠也古之人則不然也
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治其國欲明於國先之家欲
明於家先之身欲明於身先之心先之意先之知先
之物心者何則身之所主宰是也意者何則心之所
運用是也知者何則意之所分別是也物者何則知

之所感觸是也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者所謂物也
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者所謂事也本末始終先後則
序之自然而不容紊者也故辯得本末明白自然不
去末上着功本正而末自舉識得終始明白自然不
去終上着功始治而終自就條其教人功夫亦真可
云喫緊而猶慮夫外騖者固致遺其本始而反觀者
又或涉於玄虛則其下手之際亦終茫昧而無有所
歸宿也故於先後兩節之下又直斷以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此是聖人之學十分平
實十分妥當斷知身外無有家國天下脩外無有格
致誠正均平齊治但一事而不本諸身者即是五伯

功利之學格致誠正但一念而不本諸身者即是佛
老虛玄之學故身即本也即始也即所當先者也知
脩身為本即知本也知止也知所先後者也浩然一
身通乎天地萬物直與上下同流而通體渾然一至
善矣家於此齊焉國於此治焉天下於此平焉所謂
篤恭而平垂衣而治無為而理者用此道也本亂一
條又以決言身之必為本而學之必先於知本也若
舍身之不本而汲汲於均平齊治而能有成者斷斷
乎無是理也故直結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知本義下

或問子之以身為本而本之似也不知家國天下心意

知物亦烏所用其力乎曰天下國家非他也即身之所體備者也心意知物非他也即身之所運用者也故格致誠正一毫有不備則身固無自而斜脩均平齊治一毫有不至則身亦無不可以言脩何者身之所處不於家則於國不於國則於天下未有遺人物而獨立者故言身則家國天下皆舉之矣身之所脩非齊家則治國非治國則平天下故言脩身則格致誠正兼舉之矣曰然則本體之明德抑何所從而識認之乎曰明德者非他也即德性之充滿於吾身而貫通於家國天下者也人惟不知身之為本也而倀倀然支離其意緒流散其精神則本體之無由而識認者有之矣今既知夫身之為本也而本之而止之而脩之而精神不以騖於外則此虛靈之體自然日就月將有緝熙於光明矣且今學者正為學不知本之故將身所體備切實之事彝倫日用之常盡數看作麁迹而日以尋索本體為事糜費歲月眩瞀精神播騰脣吻是蠱誤學者之坑阱膏肓也而尚欲踵而行之淪胥以底於溺乎曰然則昔之儒有謂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而陽明先生亦惟專揭致良知以為是聖學之正法眼藏也夫豈其無見於此也而云然乎曰有是也只以經之本義考之則極其用之大而廣也至於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析其工之密而精也至於心正意誠知到而物格而要其歸之終也則斷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彼豈不知夫知也者心之體也乃不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致知為本而必曰脩身也乎今既不曰正心不曰誠意不曰致知而特揭曰脩身則其意端亦真可想矣至於陽明先生之揭致知者則又自有說獨不觀註中之所以訓知者乎曰知猶識也只一箇識字誤將德性之良知誘為聞見之記識由此以多聞多見為致知以博古通今為格物濫為記誦侈為辭章淫為訓詁日倀倀焉求明於其外以是為天德之良知也而聖人之學幾於淪晦陽明故於致知之上特為點出良字若云大學之所謂致知者非知識也乃良知也故揭良知者意誠在於此也至其古本旁註一則曰只是脩身二則曰只是脩身而於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之旁註之曰知脩身為本斯謂知本斯謂知至此又豈其無見於此也而云然乎今天下之士已無不知學之必求諸其心也而其所缺者正惟在於不知身之為本也此其所以高持意見流為空踈甚至恣情徇慾亦弊之所容有者則此脩身者豈惟學聖之常法固今日學者對治之良劑也

知止說

或問註以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明德為本親民為末今

子乃以知止者即知本也則所云本末始終者義安在乎曰皆非也德與民一物也即下文之所謂身心意知家國天下者是也然而有本末焉明與親一事也即下文之所謂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者是也然而有終始焉物既有本末則舍其本而事末者非也事既有終始則緩其始而急於終者亦非也此正教人以知止之法也若以明德親民為兩物是岐而二之也以知止能得為始終是不復知有明與親之實事也而可乎曰然則所謂定靜安慮者於學何所取乎曰斯義也易言之矣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艮其止止其所也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世之人惟不知夫身之為本而本之也故反觀者既致墮於空虛而外騖者又以遺其本始卒茫昧而無有所歸宿也既不知止安能有定既未能定何由得靜既不能靜云何能安既未能安則睿智聰明一切無從出也何自能慮既未能慮則所云均平齊治者術數也權謀也所云正誠致格者聞見也揣摩也何云能得彼所謂定靜安者即所為本無思為而寂然者也心之本體然也不復其本體何由能慮所謂能慮者即所為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心之本體然也不復其本體何為能得得者何即德之貫通於事物而實體於已者也家齊焉國治焉天下平焉而知致意誠心正而身脩然必自知止始也所謂艮其背者是也此知本所以為學之要也

格致義

或問致知格物學問之工蓋莫要於此也獨無傳者何與曰知非他也即所謂意之分別者是也物非他也即所謂知之感觸者是也除却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無別有物矣除却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無別有知矣故格致無傳也一部之全書即所以傳格致也如傳誠意則意物也而所以誠之者即知也傳正心則心物也而所以正之者即知也傳脩身則身物也而所以脩之者即知也傳齊家傳治國平天下則家國天下者物也而所以齊之治之平之者即知也故格致無傳一部之全書即所以傳格致也曰知之無別有知也物之無別有物也似也而所以格之致之抑何如以用其力耶曰難言也然非難言也抑亦不攷於經之過也如戒自欺求自慊慎其獨知必其意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而無有不誠而所以格誠意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身之有所忿懥恐懼也好樂憂患也所以使心之失其正者此也心之有不在焉所以使身之失其脩者此也而所以格脩正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之其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而

辟焉身之所以不脩者此也家之所以不齊者此也
而必由其好惡之正而所以格脩齊之物而致其知
者可知也正其身以刑家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必有
諸己而後求諸人不令於民而反所好而所以格齊
治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所惡於上者則不以使
下所惡於下者則不以事上所惡於前者不以先後
所惡於後者不以從前所惡於左者不以交於右所
惡於右者不以交於左推之理財用人一切同民之
所好惡而不以己意與之而所以格治平之物而致
其知者可知也大率致字固兼體認擴充而格字亦
兼察識格正所謂其次致曲喪致乎哀者寔足以盡

致義而所云格其非心格於文祖有苗来格格物之
格寔亦兼有其義也故曰非難言也抑亦不攷於經
之過也以格物為去慾是不知物之非慾也體備於
我者也其失也虛以格物為感通是不知致知者非
虛也格物者正其實下手處也其淪也穿以格物為
窮至事物之理是不知物理非外也遺吾心而求之
無復有物理也其失也支是皆不攷於經之過也各
以其意窺之不得已從而為之詞故曰非難言也不
攷於經者之過也

按先生古大學義有二本初本門人李培刊後本門
人汪極刊初本有明明德為主腦及身即止也等語
今後本無之未知孰是然以宗旨玩之則後本為精
今從之

斯原謹按大學經世圖譜也而有古今本之異主古
本則以今本為支離主今本則以古本為脫誤提宗
立旨言人人殊矣見羅先生折衷於古今本之間作
大學古義謂首章原無錯簡從古本謂明新止善三
傳昭然簡之錯也從今本謂聽訟釋知本也非錯也
仍從其舊謂除却身心天下國家意知無別有物也
謂除却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無別有知也故格致無
傳也一部全書皆傳也曾不為傳非錯也其立言大
旨有學不在辯體而在明宗之語盖以聖學之有宗
旨也猶禮家之有宗法也宗法明而後羣昭羣穆不
能亂宗旨明而後百家諸子不能淆大學首列三綱
而三綱之中止善尤為大綱次列八目而八目之中
脩身尤為提要今觀誠意傳以下每傳無有不點出
身字者乃知脩身為本四字真大學宗旨而中庸之
脩身則道立孟子之脩身而天下平皆自此出者也
特諸家將本色字覷面差過而別求字面以立門戶
故有一種議論即有一種辯駁隨其後見羅先生特
為拈出止脩二字以括大學之旨揆歷所至戶外屨
常滿所著有四書五經等說及正學堂稿行世近者
徐匡嶽先生復表章而光大之所著有明宗録行世師
友淵源在諸家中卓然足以自立而世之辯駁者亦
少且謂止脩學為救時對症之良劑也信然哉但初

學之士驟聞見羅攝知歸止語不契遂謂求止者當收攝知識於不用因而譏及朱子之格物窮理為非殊不思先生之所謂攝知歸止者猶云收攝吾之知識一味歸落在止上用也豈收攝知識於不用耶匡嶽先生答澄弟書亦云聖學無有不先知者第大學於脩身為本上取齊惟知本然後為知之至也斯亦足以發明攝知歸止之意矣同志者其謂之何

徐匡嶽先生大學全經

大學一經蓋孔子平生勘定學脉以傳受曾子而開宗立教於後世者也學何以曰大唯天為大唯性為大學盡性也所以事天也大學也故合下来原是萬物一體便須已與物俱成一曰在明明德一曰在親民言明德在親民親民乃所以明明德也然要緊是歸宿處則又曰在止於至善蓋天命之性渾然至善此明親之本體也人之所當止也必止於此而後復命歸根乃真盡性之學顧世之人自發覺来便一味向外馳求誰復有知止者既不知止安能有定既未能定云何能靜既未能靜云何能安既未能安何從發慮其不得所止也固宜故必須知止矣而后定后靜后安慮從此發焉不知不識順帝之則於是乎得所止矣然畢竟止安在乎物有一條正教人以求止之方也若曰要知止處不難只就事物中辯其所謂本末始終者而止可知矣何也德與民一物也而有本末明與親一事也而有始終於此辯得本末明白決無有舍本而逐末者本正而末自舉識得始終明白決無有舍始而圖終者始善而終自該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止之消息蓋從此討出猶恐不知本之所在而無以得所止也故古之三節詳數其物各分先後本歸脩身直示人以歸止之的竅道个謂物身

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天下之實物也萬物統括於其中矣何謂事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八者天下之實事也萬事該貫於其中矣故論親民則自天下而國而家而約之身論明德則自身而心而意而知而推之物復自物而知而意而心而身而德明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而民親始爲自遠而收之近自裏而達之表既焉由表以透乎裏由近以及乎遠徹内徹外通人通己若綱在網而一本諸脩身故直結之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此孔子立教之宗也止至善之法也葢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語勢分等級千層語性分兩無餘欠同一本原同一學術格致誠正但一念而不本諸身即是二氏虛玄之學齊治均平但一事而不本諸身即是五霸功利之學故身外無本本外無善明德親民一切必本諸脩身而至善自我止矣本亂一條又决言之見身之必爲本未有本既亂而末能治者見脩身之必爲始未有責己薄而責人厚者甚哉脩身之爲本也即所先也所止也人知其爲本而本之即知先也知止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葢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而盡性至命此其極則矣老孔子以一布衣抗立萬世師教以此

語錄

夫人之性體本自至善一切明德親民皆從此出合下若不向此處歸根則所謂明明德者非老佛之虛寂即俗儒之訓詁所謂親民者非管晏之功利即申韓之刑名安在其爲大學故止至善爲大學劈頭第一關是矣然此間却有三說其一至善固非以詰極言然詰極畢竟只是至善出門功夫便是到底學問故下文繼之曰知止矣由此而定靜安慮歷盡生平不過得此止耳非初終有兩事也其一知至善爲明親之本體而不能反之大本大原之地或不免索之日用應酬之間如生所云明親之外無至善者則又以流行散殊着至善便可從格致起宗終難透性顏子得一善而服膺勿失中庸擇乎善而固執之此所謂善皆知書云協于克一者也若流行處則善無常主安可固執安得止之其二知至善之爲性知止至善之爲盡性而不知脩身爲本即是止于至善則所謂至善者探之不睹不聞而不知其即喜怒哀樂之未發求之無聲無臭而不知其即遠近顯微之真幾玩之前後高堅而不反諸我之博文約禮見之發育峻極而不察諸禮之三百三千一切架空脫漏其于此性終難湊泊故大學教人止至善只揭脩身爲本一語而曰此謂知本此謂知至真見身外無復有本脩外無復有知本知本外無復有止至善葢非募空

語也

大學以至善為宗譬則射之的也而止為之入彀譬則巧之中彼的也故性之入不係於知而係於止猶的之中不在心目而在心目之所注

何謂根何謂命此處直與萬物同體本無可名名曰至善先儒云性者萬物之一原是己聖學若不為歸根復命何以必曰知本根本若不是萬物一體何以必曰脩身

大學一經至善是主宰而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則為流行故語止則脩身為本是歸宿而心意知物家國天下乃其應感若文王之敬止一也而仁敬孝慈信各

得所止中庸之中一也而喜怒哀樂各中其節諸如此類皆大德者敦其化而後有小德之川流故曰所以為大

易曰艮其背而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故吾師云脩身為本者止至善之竅也艮其背者脩身為本之缺也學不歸本而曰求止將隨事因物則萍浮無根如何得止將斂精返神則株枯無[illegible]何取於止大學於事物紛擾中討出止法而直以脩身為本蓋全體向性命上歸宗至善處落脚

聖人欲了天下國家事靜固止動亦未始不止一二事固慮千萬事亦未始不慮為之蓋必有其本焉吾斷

不但曰從止發慮而必曰從本立宗者良有以也不然遺事物而言止與二氏之禪寂何異

靜坐收心澄神定慮自是學者入手功夫故先儒每教人靜坐又每見人靜坐則稱其為善學此自不可少者但謂靜中養出端倪吾儒則無此學問蓋吾儒之學何所謂端倪何分於動靜往往見友朋中有專意習靜者每自道靜中光景儘好動處不免便錯此學者通弊吾人一身不在家則在國不在國則在天下何日可離却事物聖人惟不離却事物歸止故無時而不止易曰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此之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與程子所謂動亦定靜

亦定者皆見性語皆聖學也

有問八條目之序者予曰聖賢學問不離日用間此序只就用處見之吾人時時刻刻與物應接物寂先矣物至知故知次之知然後好惡形焉故意次之意動則心從之故次心心動則身從之故次身身之所處近而家遠而國又遠而天下其序之不可亂自如此然則無先格致矣柰何曰脩身為本蓋學問有功夫必有主腦八者其功也各分先後一者其主也摠本脩身夫人之一身內而心意知物性術之變盡於斯矣外而家國天下分量之大盡於斯矣此自有生以來一本渾成者也故格者格此致者致此誠正者誠

正乎此齊治均平皆不外乎此夫是之謂有主腦的
學問
大學止脩之法與虞廷精一孔門克復果是一般然要
知精一者為執中克復者為求仁即止脩之為至善
皆從本體上歸宗不若致知只從用處揭
所謂一副精神止歸本上者豈臨事時徹然收視返聽
云乎哉不格不致是冥行也不誠不正是妄動也即
不可以齊之治之平之終苟道也蓋必毫無滲漏而
後可以言脩而惟一切反求諸身而後可以言止非
區區臨時一收拾而已也
以格物為格去物欲原是舊說近已更易若直指為為
物不貳之物則獨出已見物一也或認為欲或認為
理兩者懸殊其視宋儒紛紛窮理之辯病則一般耳
蓋總之在知見上立家而非在性命處究竟故總之
從支節上起手而不從全體處歸宗也大學明親止
善之旨畢竟只是一箇修身為本而格致誠正不過
其中檢照提撕之功而非可以揭學之宗也味之
大學止脩並揭會不得已成兩項而吾師又申之曰真
止真脩云者尤令人難理會殊不知止曰真止謂致
虛守靜之止非真而事物酬酢中能止之為真脩曰
真脩謂救偏補弊之脩非真而本原徹底處能脩之
為真由斯以譚真止非即脩乎而何其能經綸也真
脩非只止乎而何其極性命也此止脩之所以合一
而深究之萬脩只了當得一止
大學中以止對脩則止為主意脩為工夫若以止脩對
至善則止脩皆是工夫而至善是本體故即止而指
為根本為性體則不可究止之處而謂之根根本為
性體則可
學分不得止脩萬脩只一止止又分不得動靜無動而
非止
後人之說又豈可用為前人幫扶如聖經章謂明親之
止至善則欲究歸宿處至善是已而何待或問之主
敬如誠意章謂好惡之必慎獨則欲得要領處慎獨
是已而何必程子之主一必以主敬為歸宿主一為
開關者是不善讀大學者也
李師云知止者知脩身為本而止之也知本者知脩身
為本而本之也而又曰本在此止在此矣故謂此兩
字為一部大學的要訣
學不急辯體要在明宗非謂體之不必辯也宗明體立
宗明而體可知也人不愁不知只愁不止非謂知之
可廢也知從何生必止而知始靈也生所引日夜息
而旦氣清非止而能知之一驗與
據文義格致誠正以言明德齊治均平以言親民是矣
止善一綱又申之曰必知止乃能定靜安慮而后得

者是乎止之重也而於目獨無一言及何耶故知脩身為本即是止于至善無疑也中庸云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蓋善者身所自有身非善弗誠也大學誠身之學也其言脩身既非皮膚之脩則必言止善以示性命之止天人合一之學原自如此

今世宗良知之學者直認本體遺落躬脩生訾其為是內非外之過卓哉見也豈惟後學之誤亦提宗立教者誤之也蓋既已主知矣則只識心不識性既不識性矣所以只透心不透跡心跡之判知行之所以淆也

釋氏以出世為宗一空一切皆空吾儒以經世為宗一實一切皆實天下國家皆屬吾身道德九經皆屬吾事而所以寧之者蓋有大本在故中庸言一而必歸之明善誠身猶大學言止而必歸之脩身為本此吾儒所以與釋氏異為經世也

止至善之說俗儒正解之為造極而大學傳亦曰無所不用其極又何恠人言自新必至於新民新民必至於新命乃可謂極如生所稱引云也不知此所謂極即易之太極範之皇極蓋言其理耳故下文承之曰邦畿民所止丘隅鳥所止而文王則緝熈敬止止以言乎其極也夫極一而已矣用之明德則為自新之極用之親民則為作新之極用之明親止至善則為新命之極用雖不同其極一也

聽訟宸是求諸人者使民無訟則是求諸己者聖人去彼取此正好發明知本宗旨

有謂知止知本畢竟所主在知者予曰不然學非不用知也知不可為主也易傳之言性也而曰仁者見之為仁智者見之為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謂所見之分仁智也見可去乎然纔去見便無知矣夫謂不知之為百姓也知其急乎然纔有知便着見矣然則君子之道其不去知見乎而又不落知見乎何若生生之易不測之神非可以徒知見擬之者也

統言之則皆備者萬物也析言之則當幾者一物也學師云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蓋指見前應酬者而言如遇父為慈遇子為孝物隨時而感觸則知隨物而萌動格致何嘗一日少得

誠意章從來看欠分曉要須分別何謂意則好惡是也何謂誠則去欺以求慊是也何謂獨則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是也本自未發何有好惡本自大中何有欺慊慎之者所以正好惡之本而謹欺慊之原也此正學問之主腦

獨字釋字義謂之無對論道理直指天命之性本自未發有何欺慊有欺有慊者意也非獨也慎之云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止也而脩在其中矣意誠之徵至

於心必廣體必胖脩也而得所止矣大學只為意上
駐脚不得故推而本之曰慎獨此最學問大頭腦處

欲以中庸三句配大學則天命之性至善也率性之道
明德也脩道之教止至善也中庸不於發處用工而
直致未發之中猶大學不於明處着力而直止至善
之體所以為性命之學

勘透了大學一經則六經皆其註脚勘透了脩身為本
四字則大學一經亦其註脚

吾道中之異端最難辯如呂嬴牛馬潛移族姓而不及
覺也只一心性之間便自毫釐千里世學愛說即心
即性而不知言下已即佛即儒此孟子生之謂性與
緊致辯於告子非得已也

大學之止善與虞庭之執中原是一個學脉而大學結
歸終身不過揭出止的地頭非有二也禹之幾康安
止即舜之精一執中臯之慎脩思永而曰邇可遠在
茲分明知本血脉此孔子以匹夫紹帝王之統學之
所以為大

良知發自孟子蓋從情善處見性善也大學之至善直
指性體原不屬知其止善直落性根不為致知良因
不慮而知致之得無致乎若慮從知止而發其知不
亦良乎

學既明纔能以學印經學未明還須以經印學脩身為
本四字是六經之體骨

大學之止至善譬之落根者以性中本有至善必止之
而後復猶種中本有生理必種之而後生脩身為本
是從根柢上用工所謂止也

李師謂止為主意脩為工夫蓋合而言之為止善故以
脩身為本猶之為上達乃下學為反約乃博學詳說
為約禮乃博文工夫蓋從主意用也故止法只有一
個修身而格致誠正不過就其缺漏處而檢照之耳

吾輩未能蹋得聖人之等但要明得聖人之學若果明
得聖人之學不患不造於聖人之地孔子十五志學
便是大學明親止善之學其作法只在脩身為本一
訣

平天下一傳其用總在絜矩絜矩之道大道也絜矩之
人仁人也仁人為能好惡大道得以忠信此知本之
論非秦誓所能及

齊治均平固只在脩身格致誠正亦只為脩身故曰以
脩身為本知止者即指知脩身為本乃劈初入門事
若曰必先格致則善何時而止耶

斯原初讀朱子語有曰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
曾氏之傳獨得其宗語意引而不發學者尚未知所
傳何事所得何宗及

三徵先生以明宗一脉語人而後知朱子之所謂獨得

其宗者止脩之學是已止為主意脩為工夫止以定命脩以嚴防直從經世宰物中底歸性命之奧此皆聖經之所本有特為拈出而非以己意創焉者也先生嘗曰中庸不於發處用工而直致未發之中大學不於明處着力而直止至善之體又曰不去知見而亦不落知見玩味斯旨非為明之可無用也用靈明而不於靈明上弄精魂直於安身立命處着脚辟之射然止則射之的也知則射之巧也學期知止射期中的不然安所稱知巧哉所謂不急辯體要在明宗者此歟蓋良知辯體所以解見聞之縛也止脩明宗所以實良知之虛也言者不離於宗則聽者直達天德要之宗明而體固已辯矣說者謂洛閩揭大學於戴記豈城提止脩於大學取之廣淵行之中天皆有功聖門不淺斯亦大道為公之論也

呂巾石先生大學辯疑録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一本之道也

余訪問朱子作大學章句補格物致知之傳先生曰知止而后有定二節即致知格物之事不必補傳而其義已備不必提出而此心自存以此誠意正心脩身無內外無上下無遠近齊治均平同歸一道

物有本末之物即下文格物之物有本之本即脩身為本此謂知本之本其本亂而末治者之本之末即物有本末之本之末

至善是天則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天然自有之中也純粹精焉者也不繼便偏偏陰偏陽都從稟受地氣查滓上生來惡焉而已顏子得一善得天則也中庸明善明天則也擇善擇天則也天則如如不動本自止也止於至善安於所止而已矣

問至善先生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蓋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人之所以生也生生不息繼之謂也陰剝陽生天根昭露純粹精焉者也五行之端也天地之秀也人心之則也大學止至善止此也中庸擇善固執之擇此執此也易言成之者性成此也孟子道性善其原盖出於此

物有本末節是言學不可不知本萬物咸備於我身者物之本末家國天下之物物物之末一感一應莫非天

之故而皆統於心也以家國天下之物感於心以我
身之物順適此心以應家國天下之物是為物格物
之不格我身偏勝之物浮動感物而應非復天下之
故而道或幾於息矣格物便是事
廓然太公心體天地萬物而不遺也物来順應物各付
物莫非天下之故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
亭即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事事物本末終始莫
非心也義豈在外哉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
以為可者正以其不在事上去正然不知察之於心
以集義是卒不免於義襲爾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二節是推原一本之道而究極
於致知格物物格知至則家國天下一以貫之而一
本之道立矣
知者心之神明心無內外故知亦無內外以家國天下
之物而感乎吾身之物以我身之物而應乎家國天
下之物是謂心之神明是謂物格是謂知至內外本
末一以貫之只緣我身偏勝之物為累遂令此心感
應失真不神不明物有不格知有不至而內外本末
之道離矣是故身者物之本格物格其身也誠意誠
其身也格致誠正則氣質變化而身脩始終本末一
以貫之大人之學備矣
王道問物我能相貫通何居先生曰性者五行之性也

知天下無性外之物則知天下無一物非我是故性
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死生晝夜皆我也此之
謂安身立命又曰萬物感備於我日用事物感之而
應觸之而通一物不於其所則違之不順化機中過
皆心體之累也又曰天下無性外之物物格付物性
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
祖已所謂惟先格王正厥事之正格王之格亦不是格
去之義蓋啓心沃心如格於皇天格於藝祖之格也
或問大人格君心之非如何曰亦是深切病根啓心
以沃其心爾矣
問格物或以格為去蓋如何曰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
之物謂并其物之本末而去之可耶此禪釋之宗旨
吾儒之學正不如此
道備於已溺於無則下不通於事物滯於有則上不達
於天命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易曰知
幾其神乎在明明德言乎其我也在親民言乎其事
物也在止於至善則固上達於天命矣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萬物咸備於我合內外一天
人齊遠近而大人之學備矣
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二節是聖經又
歸結在本上去
此謂知本以脩身言也謂知之至也以物格言身者物

之本知本則物格知至本治而天不能於矣

問身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否曰固然氣既發自軀殼雖前事已過後事未來然物而未化之氣不免潜滋暗長無復寂然不動之體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心有不正而大本撥矣

問正心曰正心不獨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既[illegible]而後有不正但凡日用應事軀殼偏勝之氣有[illegible][illegible]化雖靜而無事此心中猶是客氣浮動心體不[illegible][illegible]而遂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言失中也心既失中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聽以食客氣用事感應災真而身有不修此謂修身在正其心者靜而正也

問誠意曰意是心之發動處毫髮不由此心之正便是自欺不由格物致知而曰我能誠意[illegible][illegible]只是自欺故曰形氣為障往往被他瞞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學

濮陽傳問大學釋正心修身章則云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數語釋修身齊家章則云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數語夫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莫非此心之用何以一屬之心[illegible]一屬之修身願聞其說先生曰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以心之所感而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以身之所接而言其為氣質偏勝之累一也[illegible]獨此耳物之不格偏氣間之知之不至偏氣蔽之意之不誠偏氣雜之夫萬物咸備於我身者物之本也氣質偏勝則物不格而本亂是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格致誠正無非變化氣質之道氣質變化則身修身修則本立本立則感應不偏物各付物始終本末一以貫之而齊治平不能外矣

曾子受一貫之道於夫子其退也發聖人之蘊以教門人而曰一貫之道忠恕之謂也今觀大學之傳始終本末無非忠恕二者之所貫徹是可見傳習之實學也不知是否先生曰此節看得好足見吾契體認情切忠恕一貫同道異名蓋心只是陰陽剛柔之中得中始是本心天人致一無非實理故曰中心為忠如我此心推以及人使人人得其本心故曰如心為恕一部大學只此二字便了修身以上皆求忠之事齊家以下是行恕之事齊家只是箇好惡不偏治國只是箇孝弟慈平天下只是箇絜矩曰好惡曰孝弟慈曰絜矩一一皆自本心中發揮出來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也篇中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數語尤是的確此便是曾子一貫之學三代以下之治只是綳把支持安得有此意思在

斯原謹按巾石先生廣信人嘉靖壬子為南太僕少卿謝病隱石塘山中著心統圖說周易卦變圖傳律呂等書而辯疑錄又門弟子錄其論學之語也大學論至善即易之繼善中庸之擇善孟子之性善以明止善非造極之地論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修身為本即物有本末之本孟子格君心之格是啓沃感通之意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萬物咸備於我合內外一天人以明一本之義以辯格去外物之非是皆有功於程朱矣然以變化氣質立旨又似宗橫渠而有契者但謂天氣無偏故人性皆善地氣有偏故氣質有不善則先生自得之見而先儒未嘗言及此也

大學通考卷之十一

後學臨穎劉斯原編輯

許敬庵先生大學解

先生初作大學述依鄭玄古本不分經傳親民用陽明大人一體之說格物仍用朱子窮至物理之說而小變其義作此心通徹於物而無間隔之謂格答胡進應一書所以辯格去物欲之非者明且悉矣嘗曰親民之親自王文成以大人一體之說立旨余三十年信之不疑比來一誦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語恍若有悟蓋與天下共明其明德正可謂之新民不可謂之親民也欲毀初本已無及矣更作大學解仍用朱子之說粹然一出於正嗚呼敬庵之學可謂善變而愈精者歟

大學解節要

大學何以名也學以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而贊化育參天地謂之大學大云者明非異端曲學之流也在明明德明其在我者也完其初而已在新民與民共明其明德也明德在人本同一體而明明德之教必自君子身之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作君作師之道也在止於至善明明德新民一止於天性當然之則而已焉天性本來純粹至善學以盡性為則而無有過無有不及所以止之也不止於是吾心不慊也禹之告舜曰安汝止周公之稱文王曰緝

熈敬止孔子之贊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而大學揭之曰止於至善盡之矣彼虛無寂滅之教權謀術數之學紛紛於天下而不已者皆不知止於至善故也知止云者識其端而止之也非徒知之乃實止之此定靜安慮之所由生也學必知止方有機可入定靜安慮止之實際也復其天故定天定而物不能揺故靜身心俱平康故安中虛而能照物故慮匪定匪靜匪安匪止也匪慮亦非止也止以發慮慮以證止故學至於能慮而得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乃示人以下手用功之次第也而其準在古之人古之人欲明明德於天下其分量若是乎大也

而必先之治國先之齊家先之脩身身者家國天下之則也書所謂慎厥身脩思永邇可遠在兹詩所謂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者也然而身不可以徒脩故先之正心端本澄原在於神明之地也心體渾然其萌在意故又先之誠意無妄之謂誠誠乃所以為正也意有真妄本體常知故又先之致知知至至之是之謂致明乃所以為誠也然而又在於格物者何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心之知觸物而形因物察則無有迷障是之謂格格物所以為致知之實也格致誠正脩總歸於明明德而齊治平總歸於新民而一止於天性之本然是謂止至善然則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何也天下國家之本在身無貴賤一也本治末治本亂末亂未有能違者也人之所厚者莫知身身不能脩是謂所厚者薄(按所厚謂身宋時已有此說朱子闢之)然而能導人以善禁人以非其所薄者反厚無是理也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厚薄輕重之等固知此也知身之為本而本之當厚精神命脉一歸於吾身而天下無餘事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首列三綱而要之知止是謂安身立本之宗中條八目而結之知本是為執簡守約之道知本必知止善止則身脩嗚呼此大學之道也◎問儒者於大學之說何其難明與曰義理原是無窮

聖學亦費討究大學中庸二篇舊雜於戴記之中傳習者少二程先生始表章而更定之及朱文公先生復為更定訓解以詔來學其功並大朱先生又疑致知格物原傳亡而補其缺畧其心最苦王文成先生非之而依鄭玄古本為旁註作序言揭致良知三字為宗旨大學條貫亦未盡符合此後學所以猶不能無疑近時李孟誠子著大學古義而專以脩身為本一語提宗意至深切但謂止其入竅脩其功夫身其歸宿善其命脉而本之一言又所以點化此身樑柄此善則又落孟誠之見費言說矣(按良知係倡陽明間或流於空虛李見羅以止脩明宗近乎切實亦救時之論也)○格物之說紛紛久矣程朱

主於窮至物理然遺書或問所言窮理之事亦非一端司馬温公訓作扞禦外物王文成先生謂意之所在為物格是格其不正以歸於正王心齋氏則謂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近来儒者或以為從無聲無臭中覷破此物而知其欛柄在我是默識仁體之意又謂與天下通為一體而無有間隔乃吾儒開物成務之學余從事此學亦既有年其於諸說靡不參究往在山中因惡外物之累以為吾心無物則明有物則蔽格去物欲本體湛然如撤雲霧而覩青天故嘗謂主此說須求留都與同志討論頗費言辭每自生疑靜夜深思沉潛反覆乃知格物二字原有包涵不盡一義人心之知觸物而形因物察則無往非格但看當幾何如學問之功未嘗離物而亦不容逐物格字之訓為至為正為通為感為扞格為格斷其義俱存會而通之則語默動靜進退周旋無非格物以此廢彼但有未盡學者得之言詮之外則聖門格致之學豁然無疑矣○大學之道只明明德一言包括殆盡必繼言新民者有體有用道固如是也近儒謂明明德之功全在親民則以用為體求之過矣○親民之親先儒以為當作新學者誦習久矣自王文成先生謂親字義兼教養於大人一體之學為切余三十年信之而不疑一誦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語恍然若悟夫與天下共明其明德正可謂之新民不可謂之親民也且傳中自新新民新命之云明有證據而興仁興讓齊家教國與上老老而民興孝弟語皆在明明德一邊蓋脩己治人本無二致理固如此仍從朱註作新民云○一是皆以脩身為本本只對家國天下而言故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鄭端簡言謂齊治均平格致誠正皆以脩身為本者恐非○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皇建有極之極蓋至善之別名也學不止於至善而能立極當時垂法後世者未之有也

大學述節要

吾之明德與物同體故欲其親之纔有物我間隔而與民不相親是明德之障也親之正以明之也惟明明德然後能親民而必親民乃可以語明明德體用一原之道也（按此是舊宗陽明說後改用朱子說）

意言其心之動而知言其動之幾故研幾即所以慎動微乎其微無以加矣然而致知在格物何也記有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人心之知未有不緣物而起者也詩有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天性之妙又即物而具存焉如所謂耳之聰目之明父之慈子之孝推而至於天下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皆是也格如格

於上下格於皇天之格言此心通徹於物而無所隔蔽之謂視以思明而格聽以思聰而格君臣以仁敬而格父子以慈孝而格隨其初之所感常著常察無少隔蔽而不違於天性之則是乃所以為致知之實也哀公問孔子曰何以成身而子對曰不過乎物又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此其證也然則格物居大學之始何與道不離器而心不離物不由其器不達其道不通於物不悅於心古之所謂學者必有事存焉則格物先之也

答胡進菴書云往者王敬所先生嘗著格去物欲之說此說宋儒已有之獨反覆彝釋格物本旨似未盡然何者正心誠意致知格物功本一貫語無重複正者無邪誠者無偽無偽則去惡為善已含在誠意之中致知者特以研其幾格物者所以體其撰不當於格物又云格去物欲也且天下無性外之物孟子蓋云萬物皆備於我物無可格去之理所可去者私欲耳如聲色不可邇而聲色不能無好惡不可僻而好惡不能無有我便有物終其身不能須臾離者也直云去物渉於險峻聖門恐不為此言經傳旨趣歷歷可考也若弟所云格物其說具在述中來教以為常著常察無少隔蔽而不違於天性之則似是物來順應明覺自然之道疑非大學之始功然而古之聖賢只有此學其主為心其端為意其幾為知其感為物曰正曰誠曰致曰格節節根究令學者日可見之行故先後次第犂然若此其實當下用功即心即意即知即物不可離而二之人自蒙童以至於耄耋自始學以至於聖人未有能離去事物者而物之有則原於天性形形色色各有自然之理心以此通意以此準知以此別所以欲其格之弟所云通徹而無隔蔽者格之義也常著常察而不違於天性之則者格之道也故視以思明而格聽以思聰而格君臣以仁敬而格父子以慈孝而格推之天下之物凡感於吾前者莫不有格之之道故不昧之謂格則知即由此而致無私之謂格則意即由此而誠中正之謂格則心即由此而正中規中矩之謂格則身即由此而脩物物由當之謂格則家國天下即由此而齊而治而平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此理烱然有物欲所不能搖奪者在然無方體可執無聲臭可擬故微微則不危危則不微天人之間耳聖人所為精而一之者謂察於心之寂感之幾不從其人而從其天不由其危而由其微而常一之於道也未精未一則道心固在人心已精已一則人心全是道心非謂人心可以格而去之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何去之有耶

孫淮海先生學孔近語

大學之道明明德盡之矣必言親民此通已天下國家本吾一體故親民即所以明明德也至善即明德之本體也止至善然後明德始盡此一節大學之道已盡矣欲人知明明德之要也故言知止一節知止之[illegible]之知也欲人知致知之實也故言物有本末[illegible]之物之物也知所先後[illegible]止[illegible]德[illegible]善則止矣蓋合此身與天下國家言之只是一物故合脩齊治平言之共是一事一物也而有本末之分是以一事也而有始終之異致知者知此本末始終以為先後而已故格物所以致知知致而物斯格也此三節已見大學之全矣又恐人不明於格致之說也乃說明明德於天下二條又恐人於格物之說有疑也又言自天子二條以見身與國家天下為一物而脩身為本也猶必先其本而後末治也格物者格此也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則致知者知此本末之共為一物而致之必立其本以舉其末則明德明而至善止矣○大學不為格物立傳以自知止而後有定至此謂知本皆所以釋格致也○書曰格於上帝格於文祖祖考來格神與人感通無間謂之格言天下國家與我感通無間謂之格物也

黃葵峰先生格致正旨

致知所以在格物者人心所知不外萬事萬物之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庶物人倫之外舜無空虛之知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物理之外人心無混沌之備也天命之性其全體本如是也但惟聖人稟天地精純之氣足以靈承天命之性自餘氣質不能如聖人之純虛靈不能如聖人之完加之稟受昏濁物欲染蔽雖其本然之靈未嘗息也必須擴而充之推而極之乃能全其虛靈之體而其所謂擴充推極者非混沌可充空虛可極須是於眾物之理逐一窮究得到則窮究之所到即知之所到無一而不窮究即無一而不知眾理復具於心而虛靈之體全矣此致知所以在格物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古人言行之理即物也考求古人言行之理即格物也中庸以擇善為誠之之功顏子傳學於文既竭吾才然後心融神悟無所不悅曾子隨事精察子貢多學而識乃聞性與天道一貫之旨窮究得到其知乃真須是真知乃是能實行此古人之學所以必由格致為入門也且天下之物無常形而事有常變即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自有許多當隨時隨勢應機從宜處若都不窮究其事之理知何遽知得透徹格物一目斷是欠不得

又曰近世講學反宋儒者謂即物究理是以吾心求理於事物乃析理與心為二如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在於親之身不在吾之心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吾心本然良知見成有天理在此不待即事即物窮究惟攄吾心良知之天理而致諸事事物物之間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致良知者致知也事物得其理者格物也如此方是合心與理為一耳不思人心虛靈雖原具衆理然其氣質不能如聖人之純則其虛靈不能如聖人之完而其義理亦不能如聖人之昭著自須由窮究考索之功致擴充推極之力所謂學而知之也天下之人豈有無事窮究之學各各本然良知自有全副天理見成完完在此惟待事物之至攄此致之於事自皆各得其理是何聖人之多也率天下之人冥悍自負凌躐自高誣已廢學者必此之言也

穆穆深遠之意此贊其德性也緝熙即是敬緝言其敬處續續無間也熙言其敬處惺惺不昧也但常主敬自是緝熙的故曰常惺惺法止字不在敬先亦不在敬後只無不敬就是無不止也所謂小心翼翼厥德不回是也豈非極其至善乎下文五者乃其無不敬而極於至善之大處也穆穆一條不止言明德止至善而所以親民者亦在其中矣蓋所謂立民極也

此章朱子以謂釋物有本末蓋以無訟為新民之驗為末以所以使民無訟在己德之明為本也然本末終始厚薄皆只是聖經結言之意似無專傳申釋結言之理況既釋本末則終始厚薄如何又遺了大抵格物之物兼人與己在內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皆物也此姑舉聽訟一端而格其理須是使民無訟方為民漸必須自明己德方能使民無訟以此窮究其理則其知也洞徹根源深格要領非徒汗漫而已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又曰格物之物即聖經物有本末之物也物猶事也己德之與民德皆物也明之新之皆事也此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民德之新也

大畏民志己德之明也曾子即孔子所言聽訟一事而窮究之而已德之明民德之新其理皆可知矣故愚斷以此章即為釋格物致知之義不必更為傳也謂格致即在誠意內攄其說統論道理何嘗不貫如曰動者為意知者為知好惡所在為物欲誠其意者惟毋自欺其本心之真知而惡者實惡之善者實好之則物格知至而意誠矣又曰知而致則不欺矣知而不致則欺矣慎獨者此格致之第一義也言其格之於無物之先而不格之於有物之後也如此渾淪統籠說來於意知合一道理若有的確見解但據下文釋脩齊治平章說心便心說身便身說家便家說國

天下便國天下本文都有着落都有明白䟽解此章只是解誠意二字絶不曽及到知字物字格致字如何把来添入本文而强為之説也即理串得去於本文之辭不無添枝節説話又有許多纒擾不順處還格致是格致傳誠意是誠意傳不應混串夫子既立箇八目曽子釋之决無丢却格致不釋而專釋誠意以寓其義之理也畢竟是後儒穿鑿杜撰之見且於聖經中先後數字俱説不去

即物窮理之説晦庵之見未為不是聖人教人大學自是上知以下人人有可着實下手做處非專為頓悟一等人設也耳目之知德性之知兩者不可偏廢好古敏求豈不是孔子之所以為知處今曰物理不必窮吾自合下有知只無自欺其本心之明足矣不知欲無自欺其本心之明從何處下手做来令本心都無朦昧看来朦昧本心的人都是平時無窮理工夫的人格物致知豈不是誠意下手處不然人人皆能誠意何以慎獨君子之少也格事物之理致本體之知耳目德性互發並用自是吾儒學問不可少但不可謂盡天下物都格了然後知可得而致也心元有本然靈覺物理上理會一番明朗心體上靈覺便一番通透故曰物格而後知至如聽訟亦是格物之一事也人情物理之最難窮者莫如訟苟非曲直剖判得明亦是格物窮理處然畢竟是麄事上討明可謂之求知未可謂之知本知至無訟不是人都無争訟了只是有訟的人吾不消費力鞫審用意剖决而人自輸服不得騁其虛誕之辭以欺其上便是無訟分明在上的人至虛至靈萬理明盡不用億逆而自然先覺有以大畏民志使然聽訟者臨訟求聽此一物一事之明貫思索工夫格物之義也無訟者非臨訟求聽此心上全體之明到朗照地位此知至之義也知本本者心也物理盡時則本體皆明不止一物一事之知故曰知之至然則格致之義可類推已臆見以俟知者

此自欺是本心知善欲為知惡欲去但不能真心用加乃徒苟且狥外為人既自惰於為善仍卽甘於為惡畢竟自昧了一點本心欲為善欲去惡的意思也世固有欺心者分明本心自知不是却乃故犯為之是亦朦昧本心者也然此於意處分數本少且全不要用力亦説不得不能實用其力蓋又在此自欺之下者也噫人惟能無自欺不但本身心正身脩天下亦太平矣

斯原謹按葵峰正旨大抵宗朱子即物窮理之説言人心無空虛混沌之知而本来性命全體萬物皆備於我者也故學者當由格致而入中間引發之明物

察倫孔之好古敏求顏之既竭吾才曾之隨事精察以證從來聖賢相傳之旨如此所論聽訟一章是格致傳與東王峰蔡虛齋以下說同而亦異諸公以聽訟剖判曲直非明決不足以語此乃格致之一端也癸峰以杜塞訟源非知本不足以語此乃格致之要旨也觀論語先舉子路之折獄而即以孔子之無訟繼之正見子路能窮格到訟處而未能窮格到無訟處也若以此章為格致傳則癸峰格物不務末而務本之意為精又言聖人教人自是上智以下人人可着實下手做處非專為頓悟一等人設也此亦為當時有頓法以待利根有漸法以待鈍根之說故云然

蓋孔門教法正無教外別傳之旨而所甚慮者常在賢智之過賢智者聰明特達常加人一等若不令其真積力久深造自得而傾刻間即驟而談極則事彼便謂常道為不足知不足行而專畧上一截矣此聖人之所甚慮也故曰有若時雨化之者言點化及其時也後世見莊子稱顏子有心齋坐忘墮體黜聰一段寓言遂謂顏子自德性而入聖人有一種頓法教之子貢以下自聞見而入聖人又有一種漸法教之不知聖人正無如許意也且以顏子聞一知十之資即令言下悟亦奚不可何事循循善誘哉然必曰博文約禮必曰克己復禮必曰語之而不惰必曰服膺而勿失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見道之卓也何嘗有所謂心齋坐忘墮體黜聰如方外者流耶自此論延習至今而世之論學者若南能北秀然正不覩彼公案所謂教外別傳者亦看因緣時節非口頭一語便付衣法而已也

魯睢陽先生大學講

大學次序依鄭玄古本

先生自序曰大學綱領條目雖多然一言以蔽之曰明明德於天下是已明德性也明明德盡性也明明德於天下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也實與中庸相表裏中庸言盡性始於明善誠身大學言明德先之格致誠意遡諸虞廷精一執中之旨千載若契孔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可見孔顏曾思之授受一也今本分經傳補格致非作者之意復古本誠是也乃或淆以禪旨則聖賢大學之道愈晦予憂學之不講而申明之非敢為訓詁也聊與同志者講焉

講錄

明德者人所得於天之明命即仁義禮知之性也章句作心訓偶誤也○知所當止之處而後志有定向志有定向而後能心不妄動心不妄動而後能居之安居之安而後能慮之審慮之審而後能得止於至善知止即中庸擇善之事下文格物致知是也有定即中庸固執之事下文誠意是也大學工夫全在此句定曰有言真見後方有定力不惑於多歧也静以下皆曰能言真見定力後漸能如此也故大學工夫莫先於格致莫要於誠意格致誠意而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思過半矣正心以後存養漸熟大段易為力也

物即上文物有本末之物格字從木從各即今之窓格也窓格衆方錯列而交疏相連衆方錯列有條目之義交疏相連先後之義蓋大學之道固在明明德新民止至善然明德之條目有致知焉有誠意焉有正心焉有脩身焉新民之條目有齊家焉有治國焉有平天下焉各為一事不相混同猶窓格之各成一方也條目一有闕則扞格而不勝次第一或紊則獵等而難入故致知者在將此數事博學審問慎思明辯如何為明明德於天下如何為治國如何為齊家如何為脩身如何為正心如何為誠意如此一一剖析極其精然後吾心知識極其至故曰致知在格物

窓格區別而有次第如今銓選用人言資格先儒言學詩令人長一格諺云格調格式格眼之類皆其義也窓格者室廬之因牖以通明也大學格物蓋取諸此先儒以格物為窮至事物之理似微有過於高遠蓋格物乃始學之事不過只講習討論此六件事而已討論既久則其條目工夫先後次第一一剖析得分明故曰物格物格則自誠意以至明明德於天下心上都曉得了故曰知至物格知至如今平地看山望見山麓崗巒只是遠遠看得分明如此然自身却依舊在平地須是誠意正心脩身等事一一看實做到

平天下處方是真陟山頂不然正明道所謂荊公之
學如對塔談相輪近世丘文莊大學衍義補皆是此
樣學問其知至乃聞見之知耳與聖賢神明默成者
異矣
大學為明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學則其所格之物宜無
出此三者程子曰察之性情固切然一草一木皆有
至理亦不可不察味其語意所指與明於庶物察於
人倫正同蓋謂察之性情固切要然一草一木生之
有時取之有節用之有宜皆明德新民所當知者中
庸所謂盡物之性是也知之有不明則處之有不當
故曰亦不可不察世之學者遂率以博物為格物誤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格致誠正以脩其身為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故物有本末此之謂知本致
知在格物此之謂物格而知之至也知至則知止而
定靜安慮止可得矣○自知止至此為一節言格物
致知○六經四書皆聖賢垂世立教之意然未有若
大學工夫次第分明如登九層之臺須步步拾階而
上越一步一階不可得而升也其指要全在本末先
後四字古今人才高下治道盛衰皆由此分古人先
本而後末今人逐末而忘本故也讀大學而不體驗
此四字雖終身何益哉
為學第一患在心上不能知既知復卻患不能實心做
去真知實做何事不成故大學於知至後繼以誠意
誠意是聖學徹底工夫便做到平天下不過是至誠
能化工夫第一莫若慎獨徒格致而不慎獨小人也
瞻彼於戲二節俱是意誠之極功康誥言明德由於
誠意湯銘言新民由於誠意邦畿申言止也黃鳥申
言知止也穆穆申言止至善也誠意之極功聽訟由
誠意之極與國人交止於信大畏民志也上以誠感
下以誠應故曰此謂知本上文格致言知本此又言
知本古人誠明並進知行合一之學也
大學到誠意已是七八分人但不能無纖毫私意身有
所忿懥等項是也身字依本文為是正所謂緣軀殼

起意念也程子曰人有此身便有箇自私之理又曰
除卻身都是義理克己最難雖上智不能無人心身
有即己也即人心也聖人之心廓然而太公隨物而
應如明鏡止水來則見之去不留形靜亦定動亦定
不失其本體之正賢人以下未免牽於情欲動於血
氣失其廓然太公之體而不在本位矣
格致而不誠意惡也非過也小人為不善者也誠意而
心不正過也非惡也君子而不仁者也其人品學力
相去遠矣
人到心正後忿懼憂樂皆以物不以我自家身上已無
纖毫私意矣惟是身與物接之時情之所向而不加

察則好惡不得其正周公使管叔監殷是好而不知其惡尹吉甫使伯竒優霜操氷是惡而不知其美○父母吾所親愛畏敬有過亦當諌諍子弟吾所哀矜不才亦當教訓

何以不曰人之其所好樂忿懥恐懼憂患而辟焉而曰之其所親愛五者何也前四者是意後五者是情情與意不同情是性之動感於物而自出不待主張而然意是心之發有心主張而然故意字從立從曰從心言立心要知此也情字從性從肉言天性發於骨肉至情之不可遏者也二字却分明學者未到正心田地雖則意誠未免有意正心後都無意了但猶有情耳脩身情亦無矣情何能無無私情也

明道定性書伊川與蘇季明論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是正心脩身之理學者宜體玩之漢唐以來多少誠意君子不入於聖只緣到誠意處便稅駕更不知有向上一步工夫向微二程夫子則此學終古不明矣

艮卦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艮其背止其所當止之理即大學所謂止至善也不獲其身是不知有身不見其人是不知有人聖人正心脩身之學只見得天地間有箇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内之不見有身外之不見有人而惟此理在此理何也天也學至於心與天一則其喜怒哀樂未發即致中既發即致和天地位萬物育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故誠意而不正其心是猶知有我也正心而不脩其身是猶知有人也均之未能盡其性未能止至善也

斯原謹按先生雎州人有河圖洛書解及大學講行世謂明德即仁義禮智之性而朱子以心訓偶誤也然朱子語録正以在我之德本無瑕垢為解又似非誤先生論格物之格如窻格言窻格者室廬之所以因暗生明格物者吾心之所以因暗通明因作格物圖如窻格然以發明之既列綱中之目又列目中之目巨細畢舉令人有豁然貫通處又言格物即舜之明物察倫而世以博物為格物誤矣此皆至當不易之論也

尤西川先生擬學小記

大學次序依陽明古本

知猶水也止水自能鑑物處在其中矣

知止則不馳逐故有定而能得

從明明德於天下逆推直到格物且曰在可見只是格物從格物順下直到天下平可見天下平只是物格

心主乎身意者心之用也道無內外故誠意則身皆舉之矣大學工夫只在此章此章又只毋自欺三字

小人之為不善無所不至其心若已死矣忽見君子即其厭然且見全體不從外益揜惡著善好惡之本心也誠之不可泯所謂自也益可以見至善之非他而

誠意之功不可以他圖矣是以君子之必慎乎此也何謂獨只有此更無他莫非此豈有他故曰獨又曰自

切磋琢磨益言學也語學之道惟脩身語學之要惟恂慄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也所以毋自欺而慎其獨也威儀暢於四支也親賢樂利發於事業也皆天則也盛德至善止至善也

人之所以至於相爭而起訟者皆由知不止知不止則自欺故訟無訟由於知止舉此例彼[illegible]通乎上下也

大學一篇終於理財治天下只此一[illegible]

生財大道一條重食寡用舒二句意今[illegible]用不足非因生不衆為不疾乃由食不寡用不舒也

能理天下財斯能幹天下事但古之理財以勤儉為主後世以聚歛為急古人利民後世利已

彼為善之者不止能其事亦又善其說使人易感也

自篇首至此謂知之至也總說學之大端自所謂誠其意至此謂知本細說學之工夫而要其歸極各以知本結之所謂脩身為本本治末治止於至善也不釋明明德通篇皆明明德也不釋親民通篇皆親民也不釋止至善德明民親乃所以止至善也專揭誠意者止至善之功全在此也致知格物所以誠其意也致知格物之功則毋自欺是也恂慄者毋欺之實也

釋正心脩身明其無內外也釋脩身齊家明其無人已也釋齊家治國明其無親疎也釋治國平天下明其無遠近也自所謂誠其意以下每到段落處必屢引言以詠歎發明之自正心脩身至治國平天下皆並舉而於誠意獨單言則其要旨所在與其無闕文錯簡皆可見矣

好惡情也好惡所在則物也好之惡之事也學本性情通物我故於好惡所在用工而其要[illegible]體悉物我好惡之情蓋物我一體人情不通[illegible]心不安且如子不通父之情子心安乎子職盡乎[illegible]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推之草木鳥獸莫不皆然物

我一體知本相通故致知必在通物情物情通
而後吾之良知始快足而無所壅過是以必物格而
後知乃至也
則字雖曰天則然易流於意見若通則物各付物意見
自無所容蓋才著意見即爲意見所蔽便於人情不
通便非天則天則須通乃可驗故通字是工夫
上文既說物有本末則下文格物之物不當另有所指
下文既說脩身爲本又承上家國天下來是家國天
下爲末也若吾心好惡則但可以言本不可以言末
矣且本末相因而言無末不可以言本也又良知不
慮而知本無虧欠若曰推極而離家國天下非畋精
於聞見即游心於杳冥非大學格致之旨也故致知
必在格物物字必通身家天下則格之爲通蓋不可
移易而曰則曰正曰至皆在其中矣聽說因泥先後
字而不察工夫本無節次古人立言之意蓋從內說
向外從本說向末不得不取次言之其實工夫無節
次如樹之根本枝葉可以本末言不可以本末分先
後也栽培灌溉始終一而已矣工夫寧有二乎哉
人只一心心之虛靈曰知此天則也知之發動曰意過
有順逆好惡形焉所謂物也順不歆羨逆不生怨尤
則不逐於好惡發猶未發所以則之也好惡不逐心
常在此虛靈本然無所虧蔽知斯至矣知至則良心
眞切自不容已意斯誠焉意誠則心正身脩而家國
天下皆舉之矣歸於了此心事耳
斯原謹按西川先生洛人也擬學小記中有與劉晴
川朱近齋往復書答則淵源所自主新建矣大學臆
說以物爲意中好惡即陽明意所在之事謂之物而
又云格字必通身家國天下則格之爲通不可移易
似又不專主新建之旨也先生嘗云當得前人案始
得前人意故論學多所自得不主故常而朱近齋尤
謂先生格物之見未免尚爲聞見所牿不若盡滌舊
聞空洞其中聽其有觸而覺方爲眞實夫曰空曰覺
爲人鮮粘去縛似矣獨不慮墮於空而緣於覺乎昔
嘗以此語西川門人孟雲浦雲浦曰如此則不墮落
邊見也

後序

廣陽先生編次大學古今本通考成士元
適來
謁見於稷下先生即以通考本見示且
屬序於末簡夫大學者明體適用其道
一貫而孔門授受之微旨也自程朱表
章於世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天矣而
說者頗有異同業已載在斯編是必有
子厚筆力揚摧其義士元何敢殿後顧先
生所以輯錄是書者勤渠蓋亦有年而
不敏承誨日久其又何辭憶昔先生初計
偕射策南宮時不敏適遊太學居止常相
近早晚會先生無他嗜好攻苦嚅淡晏
如也惟是購求古今經子書之爲汲汲

嘗謂大學一書漢儒存而不論宋儒論
而不辯自
明興以來辯論紛紛有如聚訟大都以朱
子爲之招先生於是聚古今大學書而
紬繹之即服官聽政不少厭怠久之渙
然於心信吾道必有所宗必不至散亂
衡決故會衆說而一宗於朱子會朱說
而一宗於洙泗也蓋諸儒之說經也莫
詳於朱子而朱子之說經也莫詳於大
學約之以章句辯之以或問析之以語
錄廣之以文集可謂義理之淵藪矣而
大學
經筵講義尤可以陳於
黼座之前真希元氏大學衍義寔從此出

宋人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也詎不信哉茲以今本爲第一而考亭平日折衷去取說靡不該載所以一吾道之宗也然又附之以三十餘家之說其同者足以彙其異者足以存匪惟諸家藉以不泯而亦稽古驗今者之所必採也辟之廣肆然聚天下之貨臚列於前惟人賞

鑒而千古明眼之士亦必有不可以眇論眩者矣謹敘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歲中秋之吉

後學唐士元頓首拜書

後序畢

大學古今通考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斯源編斯源字憲仲臨頴人是書成於萬歷戊申首列朱子大學改本次列禮記古本次列魏石經本次列二程本而以宋元明諸儒說大學者附焉以諸說並陳無所去取故名通考然禮記傳自戴聖鄭元不過依經作注指爲鄭元之本已爲未安至政和石刻出爲豐坊僞撰其政和年號以宋爲魏賈逵姓名以漢爲魏前人駁之悉矣斯源猶珍重而信之耶